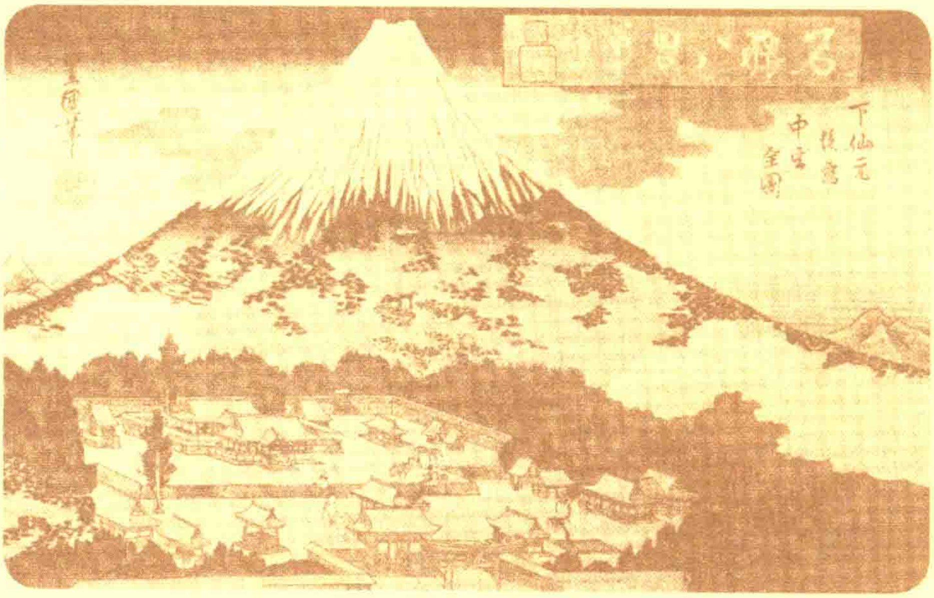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八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一歷史一史籍一叢刊②日本一歷史一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元亨釋書（目録、表、卷一—卷三十）……一
本朝高僧傳（總目、序、凡例、援引書目、卷一—卷二）……四三五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本朝高僧傳 續（卷三—卷四十七）……一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本朝高僧傳 續（卷四十八—卷七十五）……一
東國高僧傳（序、卷一—卷十）……二四三
續日本高僧傳（序、总目、援引书目、凡例、卷一—卷九）……三七九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續日本高僧傳 續（卷十—卷十一）……一
吉水實録（序、卷第一—卷第十四）……三七
正法山六祖傳……二五五
日本往生全傳（序、極樂記、續本朝往生傳、拾遺往生傳、後拾遺往生傳、本國新修往生傳）……二七三
扶桑往生傳（序、卷上—卷下）……四〇九

淨土真宗付法傳 …… 四五五
三國高僧略傳（序、例言、卷之上—卷之中）…… 四七五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三國高僧略傳 續（卷之下）…… 一
近世禪林僧寶傳（序、凡例、目録、卷之上—卷之下）…… 二七
高僧名士傳 …… 一二七
和漢高僧傳 …… 一五三
門跡傳 …… 二四一
天台圓宗列祖略傳 …… 三〇三
密宗血脉鈔 …… 三二九
日本國大師一覽 …… 四五一
唐鑑真過海大師東征傳 …… 四五九
東福開山聖一國師年譜 …… 四八七
蒼龍窟年譜 …… 五〇九
東海一休和尚一代記（上）…… 五二九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東海一休和尚一代記 續（下）…… 一
智証大師年譜 …… 一三
正受老人崇行録 …… 三五
東海鐵塔諸祖年譜略頌 …… 六一
峨山禅師行實並法語 …… 九一

方廣開山無文元選禅師行狀……九九
越溪道蹟……一一三
損翁老人見聞寶永記……一二一
近世高僧年表……一六三
淨土傳燈總系譜（序、卷上、中、下）……一九九
東大寺要録（序、卷一—卷六）……二六九
興福寺年代記（序、卷一—卷六）……三八五
長谷寺緣起……四三九
扶桑伽藍紀要……四六一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四七七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一—卷第四）……一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第一—卷第八）……一四九
神道
神道五部書（卷第一—卷第五）……三〇五
皇國神社志……三七三
古義神代考（卷第一—卷第三）……三九三
天滿宮世家……四三七
祖志（序、緒論、目次、卷一—卷三）……四五五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祖志　續（卷四—卷六）……一

雜紀
古事記（卷一—卷三）……八三
春記（卷一—卷三）……一六三
玉葉（序、例言、目録、卷一—卷十二）……二一七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玉葉　續（卷十三—卷二十六）……一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玉葉　續（卷二十七—卷四十）……一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玉葉　續（卷四十一—卷五十五）……一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玉葉　續（卷五十六—卷六十六）……一
明月記（諸言、目次、第一）……三九一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明月記　續（第一、第二）……一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明月記　續（第二、第三）……一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明月記　續（第三、補遺）……一
古語拾遺……三四三
将門記……三六一

大塔物語 …… 三八三
保建大記（巻上―巻下）…… 四〇九
本朝稽古篇（上中下、續上中下）…… 四三七
十三朝紀聞（慶弘紀聞）（序、巻一―巻三）…… 四七五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十三朝紀聞 續（巻四―巻七、跋）…… 一
今日鈔（巻一―巻七）…… 七五
柱史鈔（巻上―巻下）…… 一七七
近古史談（巻一―巻四）…… 二二一
近世史談（巻一―巻四）…… 二九三
帝國史談（巻上―巻下）…… 三六五
續近事紀略（巻一―巻三、征臺略記）…… 四一五
尊攘紀事（巻之一―巻之六）…… 四七三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尊攘紀事 續（巻七―巻八、跋）…… 一
尊攘紀事補遺（巻一―巻四）…… 二五
行在或問（巻上―巻下）…… 七九
皇朝靖献遺言（巻一―巻八）…… 九五
慶安小史 …… 一七一
先朝私記 …… 一八五
遠野史談（巻上―巻下）…… 二一一

西京傳新記（初編―四編）……二三七
日本詩史（卷一―卷五）……三三三
回天詩史（卷上―卷下）……三九一
和漢茶誌（卷一―卷三）……四三一
本朝畫史（卷上中下）……五一一

第十八册目錄（總第79册）

續本朝畫史（卷上―卷下）……一
近世畫史（卷一―卷五）……二七
雲煙略傳（卷上―卷下）……一一五
日本國事跡考……一五七
史館茗話……一九七
寤眠録……二二三
幽囚録……二三九
在津紀事（卷一―卷二）……二六五
正名緒言（上下）……二八九
本朝蒙求（上中下）……三三三
扶桑蒙求（上中下）……四〇九
神代千字文……四九五
本朝千字文……五〇九
內國千字文……五二一
日本千字文……五三三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大統歌（上下）……一
盡忠録……一九
涉史偶筆（卷一—卷六）、涉史續筆（卷一—卷七）……四一
香亭雅談（上下）……一八九
櫻史新編……二三五
酒史新編（上下）……二五五
國朝佳節録……二九七
外史劄記……三一一
歷代君臣名功録（上中下）……三三三
傳疑小史……三九三
仙臺支傾録……四〇九
先哲醫話（上下）……四三七
奇談新編……五二三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中朝事實（上下）……一
潛中紀事（卷一—卷六）……一〇七
正保野史……二六五
稽古要略……二七三
丙丁炯戒録（上下）……二八五
養真亭藏泉譜……三二一

新撰寛永泉譜（前編—後編）……三九九
明治新撰泉譜（一集—三集）……四二一
明治新撰泉譜別集（初編—貳編）……四八三
大東世語（序、卷一—卷二）……五一七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大東世語　續（卷三—卷五）……一
近世叢語（卷一—卷六）……三五
新撰叢語（卷一—卷三）……一〇七
修身叢語（上下）……一五一
日本智嚢（卷一—卷十）……二二三
皇朝金鑑（上書、序、凡例、總目、卷一—卷十七）……三三九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83册）

皇朝金鑑　續（卷十八—卷五十五、跋）……一
戰略新編（序、目録、卷一—卷五）……四一七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84册）

戰略新編　續（卷六—卷十一）……一
策府（題、序、凡例、目次、卷一—卷二十四）……七九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85册）

策府　續（卷二十五—卷三十、跋）……一

外史

日本外史前記（卷一—卷五）……九七

日本外史（序、例言、引用書目、目次、巻一—十八）……二二九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86册）

日本外史　續（巻十九—巻二十二）……一
續日本外史（巻一—巻十）……七三
近世日本外史（巻一—巻八）……二五三
續近世日本外史（巻一—巻二）……三九一
日本外史補（自序、凡例、目次、引用書目、巻一—巻七）……四四一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87册）

日本外史補　續（巻八—巻十四）……一
江戸將軍外史（巻一—巻五）……六一

史表

皇朝金石年表……二五五
日本金石年表……二八七
史籍年表……三一九
日本史籍年表（前編）……三五九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88册）

日本史籍年表　續（前編續—後編）……一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89册）

日本史籍年表　續（後編續）……一
銅鐫和漢年契……四五
增訂新撰年表……七七

近世儒林年表……一三五
日本外史年表……二三五
重撰和漢皇統編年合運圖（上下）……二六三
年代紀略……三四一
新編分類本朝年代記（卷一―卷七）……三六一
國史年表……五二九
逸號年表……五三九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祖志　續（卷四—卷六）……一

雜紀
古事記　（卷一—卷三）……八三
春記　（卷一—卷三）……一六三
玉葉　（序、例言、目録、卷一—卷十二）……二一七

神代志第七

阿波　岡本監輔　著

八嶋篠神一稱清之繫名坂輕彦八嶋手神嘗曰八雲立出雲國者初造小奚若狹布之堆哉吾欲彌縫也八雲立出雲之号始于此乃曳新羅及北門諸處來合諸出雲故又稱國引神其傳曰栲衾志羅紀乃三埼乎國乃餘有耶止見波國乃餘有止詔氏童女乃胷鉏所取氏大魚乃支太衝別氏波多須須支穗振別氏三身乃綱打挂氏霜黑葛闇耶闇耶爾河船乃毛曾呂毛曾呂爾由良由良引來縫國波去豆與理打絕氏八穗米支豆支乃御埼奈利此氏堅立志加志波石見國與出雲國乃境奈留名波佐比賣山是奈利又持引綱波薗乃長濱是奈利其引北門佐伎之國者自多久絕之是爲狹田之國其引北門良波之國者自手波絕之是爲闇見國其引高志都都之三埼者是爲

三穗之埼而引三埼之綱則夜見嶋其加志則伯耆國火神岳云曳國旣訖植杖曰意惠其地曰意宇因八雲立出雲因素尊歌言之猶言所謂八雲起出雲國也堆訓佐波伎小壤也謂狹小栲衾謂栲布之衾其色白以冠志良紀志良紀新羅也童女胷鉏謂其形廣平如美女之胸一本胸作齋或曰大嘗儀式始作內院雜䥶造酒童女執齋鍬掘稻實殿四角柱穴物部次之役夫次之蓋童女先取之而八嶋篠神取之也支太謂䚡䚡訓阿支登是省阿也太與登通衝別謂分其地波多須須支爲穗之冠辞神功皇后紀有幡荻或曰䚡䚡也穗振屠也三身三縒之省也謂三絞之綱霜黑葛謂遭霜之黑葛黑葛訓加都羅或訓久流加都羅以冠下語闇耶闇耶爲操之義因葛而言耶呼聲余之轉也毛曾呂與和也毛爲發語是與三河國舟子歌曰船波行久行久於曾呂相似河船泝水必緩由良由良船搖動也一本作國來國來止去豆御埼皆在楯縫郡八穗米爲杵築冠辞八即彌義或曰米是爾誤爾謂土即神賀詞八百丹是也加志謂泂戕所以繫舟也楫訓加志本起于戕河

用桓佐比寶山在飯石郡長濱在神門郡北門謂北海佐伎謂隱伎島前隱伎有島前島後島前三島並列今日向島島後則奧之意所謂意伎國也狹田在秋鹿郡良波恐意伎手波恐手染誤手染在島根郡闇見未詳島根郡有久良彌社津津之三埼亦未詳敦賀郡敦賀津有天筒山三穗在島根郡火神岳蓋會見郡大山火恐大誤

當是時素尊所栽松杉披樟之類森然成林製造船舶亦頗多往來新羅高志等國交易有無其民無不來附故大役之與土功於濱海而遂致有曳國之説也其用綱云者蓋有煽強梗命者故係累而役之也然亦用心愼密不敢以暴威迫之使其赴義而已故曰毛曾呂毛曾呂其情可見也然察上世以來有若說流傳或由諸神有包括宇內之志世人嗟賞弗置蓋有非常思想然後有非常事實所以世運大進國勢勃興則彼曰二神生國曰日神御高天原者亦安知其非遠大思想之所致乎是不可不知也本居平田諸子皆以此等事爲神明當然而不容疑焉併諸尊化

作八尋殿爲出于神明妙用平田氏曰據淳和天皇紀天長九年五月伊豆國賀茂郡伊古奈比咩神作二宮二院池三處神異之事不可勝計仁明天皇紀承和七年九月伊豆國言賀茂郡上津島阿波神新作神宮四院石室二間屋二間閣室八基其島東北角有新造神院東方片岸有階四重靑黃赤白色沙次第敷之東南角有新造院周垣二重以堊築固各高二許丈廣一許丈南面有二門其中央有一壟周六百許丈高五百許丈其南片岸有閣室八基南面四基闊各二十許丈高十二許丈其上階東有屋一基瓷玉瓦形葺造之長十許丈廣四許丈高六許丈其壁以白石立周則南面有一戶其西方有一屋以黑瓦葺作之其壁塗亦土東面有一戶院裏礫砂皆悉金色又西北角有新作院此二院元是大海又山岑有一院一門其頂有如人坐形石高十許丈右手把劍左手持桙其後有侍者跪瞻貴主其邊嵯峨不可通達自餘雜物燎焰未止不能具注去承和五年七月五日夜出火上津島左右海中燒炎如野火十二童子相接取炬下海附

火諸童子廣漳如地入地如水震上大石以火燒摧炎煬達天其狀朦朧所所焰飛其間經旬雨
灰滿部清和天皇紀貞觀七年十二月駿河國淺間明神化作神宮富士大山西峯忽有熾火燒
碎巖石仰而見之正中最頂倣造社宮垣有四隅以丹青石立其四面石高一丈八尺許廣一尺
餘立石之門相去一尺中有一重高閣以石構營彩色美麗不可勝言是皆正史所記年久然後
皈壞滅後人好爲聰明不信神明故神明亦隱其威可勝歎哉按史此事起於神欲得冠位殊崩
奇怪要之百靈變化不外乎道之妙用人須知斯心之所以變化未可謂神明斷無此等事也
素盞鳴大神之子更有都留支日子命皆在山口言曰此吾所知山口之處也國忍別命在方結曰
此吾所知地形甚可矣磐坂日子命巡國到惠曇鄉曰國稚美好如畫𦀌哉吾欲造宮于此也衛杵
等乎留比古命巡國到多太鄉曰吾心明正眞成焉吾欲隱于此也青幡佐草日子命始種麻於高
麻山上留魂焉其所居曰大草國方結與形可通盤音與𦀌通杵爲杵之省字多太訓與正通其所

居指住處而言山口方結並在島根郡方結惠曇多太並在秋鹿郡高麻在大原郡大草在意宇郡
畫𦀌謂𦀌之描繪者此時既有畫𦀌則是非結繩世界也身住大草殖麻于高麻山可見與彼逐
氷風遷徙者不同矣按後風土記衛杵命巡行和泉到一處與言曰吾體衰矣遂老焉其地曰於
登利後日大鳥即在大鳥郡是未可信已
大年神娶神活須毘神之女伊怒比賣生子大國御魂神次韓神次曾富理神次白日神次聖神又
娶香用比賣生子大香山戸臣神次御年神又娶天知迦流美豆比賣生子奧津日子神奧津比賣
命此庶民所奉齋竈神也次大山咋神一稱山末之大主神在近淡海日枝山亦在葛野之松尾好
用鳴鏑者也次庭津日神次阿須波神次波比岐神阿須波波比岐二神者座摩御巫所祭也次香
山戸臣神次羽山戸神次庭高津日神次大土神一稱大土之御祖神是爲伊勢度會之地
主神次稻依比女命千依比賣命佐佐津比古命三神亦在度會縣其地主神者蚶貝比賣所生

佐太大神也一稱猨田毘古大神蚶貝比賣將生佐太大神偶失弓箭蚶貝姬祝曰吾子果大丈夫
則弓箭自出矣則有角弓箭隨水流出大神言曰此非弓箭也擲而棄之則又有金弓箭流出即取
之曰闇窟哉射而洞之忽得光輝炳如其地曰加加即加賀神崎佐太大神而蚶貝姬之祠在焉今
人行窟傍必發聲碻礚而行否則飄風忽起舟即覆云羽山戸神娶大氣都比賣神生子若山咋神
次若年神次若沙那賣神次彌豆麻岐神次夏之賣神次秋毘賣神次久久年神次久久紀若室葛
根神囲與津蓋區土之義也大山咋之咋亦與主同義庭津日之日與火通此恐合日子比賣二神
而言也阿須波蓋足場之義取其守立脚之處波比爲伺匐入來之義謂庭戸之間少步行之處庭
摩御巫祭生井福井綱長井三神與二神也山戸猶言山處取其開山里大土因其有功于田得名
稱依比賣以下三神在度會縣據延暦内宮儀式金弓箭謂鐵弭之弓箭非黄金也佐太大神即猿
田彥猿訓佐如猨嶋猨投皆是也若年以下五神蓋因稱得名末一神因造屋得名

出雲諸神系統存于口碑者詳蓋其功業甚盛國人稱誦不忘也平田氏以大國御魂神韓神
曾富理神大氣都比賣等神爲出傳者之妄然神代諸神同名者甚多未可執一而論也佐太大
神弓箭之談出生誕時偶有失箭事遂甚之蓋爲其神異常故特神異之也大國主神諸子中獨
以大神稱者必有其故也加賀崎在島根縣舟覆之說土人所傳如此不必深推其理也
八島篠神娶大山津見神之女木花知流比賣生子布波能母遲久奴須奴神此神娶淤迦美神之
女名日河比賣生子深淵之水夜禮花神此神娶天之都度閉知泥神生子淤美豆奴神此神娶布
怒豆怒神之女布帝耳神生子天之冬衣神天之冬衣神一稱天葺根神素盞嗚尊嘗遣此神獻叢
雲劍于天照大神于天大神曰此吾昔幽居時墜伊吹山者也淤美豆奴神之子更有赤衾伊努大
住日子佐別命其神之祠在伊努鄉其后天甕津日女命巡國到此曰伊努波夜囲諸神名意多未
詳日河深淵蓋皆地名武藏國有氷川神社土佐國有深淵神社淤美豆奴蓋大水主之意出雲風

土記作八束水臣津野命或以爲八島篠神異稱者非也冬菅皆與振通蓋因劍得名伎奴君主之義也波夜與波毋相似而意尤切

大神落劍者蓋遺忘也非故墮之也阿波國忌部鄕有穴吹里其山背當往來天石窟之路安知伊吹非穴吹之誤乎近江與阿波音相近而近江之山伊吹最顯故致此誤也天書所謂帶劍之人者殆是忌部諸神之族奉命赴山陰諸國者也

天之冬衣神娶刺國大神之女刺國若姫生子大國主神一稱國作大巳貴神一稱顯國玉神一稱葦原醜男神一稱八千矛神一稱大地主神一稱大名持神其荒魂之號曰大國御魂神又曰大國玉神大國主神之庶兄弟八十神率皆慓悍無賴而大國主神獨稱寛仁八十神各欲娶稻羽八上姫偕往稻羽令大巳貴神負袋從行到氣多崎有禿兎困臥八十神謂之曰汝宜浴潮水當風臥山上兎從其言隨潮乾風吹皮膚盡折痛苦而泣大巳貴神至問曰汝何泣對曰吾嘗在淤岐島欲度

此地欺鰐曰吾與汝較族之多寡汝率其族列背自此島亘氣多崎吾踏其上走且數矣鰐信之如我言吾既度鰐背將下地乃謂鰐曰汝爲我見欺也最端鰐怒捕我剝我衣服吾爲之泣八十神敎我浴潮當風而臥吾從其言我身盡傷矣大巳貴神謂之曰汝急抵水門以水洗身取水門蒲黃而散布之輾轉其上則愈矣兎從之果差兎白大巳貴神曰彼八十神決不得八上姫汝命雖負囊終必獲之是爲稻羽白兎至今稱兎神蓋兎本住因幡國高草郡竹林一日洪水浸林竹根悉穿而流兎擁之漂着隱岐也既而八十神聘八上姫八上姫曰吾不能從汝等吾欲適大巳貴神也八十神怒欲殺大巳貴神相議至伯耆手間山下紿之曰有赤猪在山中吾且追下汝待而捕之不能捕者死乃將大石似豬火焚之自上轉墜大巳貴神追捕爲其所焚而死其母刺國若姫泣哭上天訴諸神皇產靈尊神皇產靈尊乃遣蚶貝姫與蛤貝姫作活之蚶貝姫燒焦研磨蛤貝姫持水塗母乳汁則忽爲麗壯夫而行八十神誘之入山斬大樹剖樹茹矢拯入之令入其中急拔箭拷殺刺國若姫

探知裂樹取出乃蘇因謂之曰汝居此間終爲八十神所滅矣趣之抵木國投大屋彥神八十神追至注矢將射之自巨樹椏間脫去矣因多衣神生大國主神據古事記固不容疑也書紀作素盞嗚尊配稻田姬生人己貴神蓋上代通自父至遠祖曰意夜通自子至苗裔曰古意夜親也古子也如訓祖曰意夜可以見矣大巳貴訓於褒娜武智即大名持也巳字雖解醜謂勇猛非美醜之醜也氣多崎在出雲郡禿兎謂無毛古事記作裸兎是也兎神社在因幡國爲草郡內海村手間山本蓋在天萬郡燒焦斫磨謂燒焦貝殼而斫磨之古事記作伎佐宜集集蓋焦誤持水之水謂蛤貝所含之漿也塗母乳汁者塗之如乳汁也母謂乳母不拘生母與否也二神之名因貝得之是非謂貝爲神也矢古事記作氷目矢謂木之具也氷恐羽誤或曰宜訓能米矢令呑矢之義也緲緲笳笳四字通用所以塞船漏轉訓能美能麻如水器塞穴之㭘及匠具之鑿曰能美皆是椏謂樹岐

氣多崎之談所以激人仁物澳人所謂有陰德斯有陽報者也兎質八名爵謂舟子蓋此乘船約

實而進之者也自其呼兎呼鰐遂有此說否則白兎何物而得千載廟食乎

於是刺國若姫告大巳貴神曰宜從素盞嗚尊于根之堅洲國乃往焉素盞嗚尊女須勢理姫出見忽目成還入白父曰美麗神至矣大神出見曰此是葦原醜男矣召入使寢蛇室須勢理姫以蛇褶授之曰蛇將咋以之三擊因如其言蛇不敢動乃安寢得出翌日又令入蜈蚣與蜂之室姫授以蜈蚣及蜂褶告之如前亦安寢而出矣後大神自以鳴鏑射於巨野使大巳貴神探之四面放火不知所出有鼠鳴曰內波富良富良外波須夫須夫因踏其地則陷而隱焉須臾火燒過鼠含鳴鏑來獻須勢理姫持喪具來哭大神以爲巳死出觀其野則持矢獻之因率歸家入八田間大室令捫頭虱頭多蜈蚣須勢理姫取椋實及赤土授之因咬碎木實含赤土吐出大神謂咋破蜈蚣也心愛之而寢於是握大神髮髮縛之於椽用巨石五百夫所引塡塞其戶負姫持大神生大刀生弓矢及其天詔琴而遁琴觸樹地動響大神驚覺引倒其室比縛解巳遠逃因追至豫母津平坂遙望之呼曰汝

祖志卷之四

持生大刀生弓矢追汝庶兄弟于山之尾于河之瀨而爾爲大國主神亦爲顯國魂神以吾女爲正妃營宮宇賀山下大立宮柱于底磐之根峻峙搏風於高天原而居哉是奴耶大國主神既還將伐八十神先追城城名樋山曰吾不許八十神居青垣山也乃親執生大刀弓矢逐追攘之其時追及之地曰來次立梁而射之處曰矢代殖笶之處曰矢内囲此段於是刺國若姬告大國主神曰一句諸本皆脱之今據一本及舊事記補之加茂氏本居氏平田氏皆曰當有大屋彥神告云等字平田氏曰大屋彥即諾冉二神最初所生神之一即大綾津日神即大禍津日神今使大國主神到根國者所以使其祓除立功也須勢理爲進之義謂自進成昏也蛇蓋蝮蛇也蛇鰭謂撥蚰之鰭鰭爲振手之省語蜈蚣古事記作吳公省偏也如健作建弦作玄條作條其例甚多古俗住山野三蟲之害居多故特言之如大祓詞昆蟲災皆是也鏑訓加夫艮與神同義鳴鏑謂矢飛有聲如雷也内謂穴中外謂穴口富艮富賀艮加之省語謂空洞也須夫牢也統訓須夫亦爲集廣多之物于一處之

十三

十四

義八田即八箇之轉蓋謂内寢也心愛之感其勇也大神所爲莫非此意上曰出觀其野者亦思其意外焦死也生大刀謂其可長生美稱也天沼琴謂以瓊飾琴沼與瓊通琴訓許登言所也古人請命于神必彈琴神降琴上憑人告之也坂之尾謂坂路長延者爾訓意禮吾人辭如中古言夜意禮今世言自意禮皆是顯國魂自其鎮獲大地而言宇賀山在出雲郡按出雲風土記大神欲婚神魂尊子綾門比女命女神逃隱大神伺求故云宇加底磐就掘地立柱而言太立或作太知謂爲此宮之主太爲美稱峻峙古事記作高知搏風訓比宜肱木也謂枅其製本一而末分左右蓋自前後軒至棟合爲一又分左右高出棟上謂之榑風也居哉言外有其間必當云云之意蓋既含讓國之意也是奴訓許夜都猶今俗語許伊都俗語又謂彼奴曰伎夜都誰奴曰杼伊都素尊言皆貿愛而陽詈者也城名樋山在大原郡城訓紀加紀之省也加紀垣也謂周垣搆成也青垣謂青山四周如垣非山名也梁訓阿牟都知謂立的射弓之處笶箭竹也

就素尊于根國蓋避之於對馬新羅等處也當時自有素尊族在彼域者故往而依之耳曰素尊者通稱宗鰲尊者與大加羅稱崇神天皇御名曰任那同例鼠謂穴居賤民猶言土蜘蛛如景行天皇紀鼠石窟是也平田篤胤曰鳥獸能知火災避之其非人畜盜者此不見蹤可見屬幽與神通故也人亦或愛與神接爲其愛之通幽也凡物化爲人形則能言語神化爲物形則不能言語未知果然否抑追捕大石燒赤者爲其所燒遇割樹茹箭彊入其中以打殺之入蛇蜂蜈蚣之室同蔽以鯖攫之拾矢野中遇火至陷穴避之捫頭上蜈蚣合咋椋實赤土此是何等艱難自古未聞而乘大神寢臥負姬奪弓矢而去何其膽之大且壯也然據大神汝爲大國主神爲顯國魂玉神之說則知前日艱難莫非爲大國主神進脩之地併八十神凌辱亦所以成就其材德其猶石之磨玉乎火傷爲二神所作活此爲後來醫療之仁火中拾鳴鏑此爲後來平國之勇合咋椋實赤土此爲後來處變之智其爲慶于天下後世果何如也人之於艱難其可不備嘗哉少壯之芳

老後之臭丈夫所耻須臨于大國主神自省焉大國主神怒八十神之暴而所以處之者不過不許其居青垣山而其違者追攘之而已未嘗致流放竄殛之慘焉思之渥德之盛亦可想也

大國主神巡國到伊那佐之小汀御食忽聞海上有人聲驚而求之都無所見少頃有一少男以鷦鷯羽爲衣乘天蘿摩船隨潮浮至大國主神取置掌中翫之則跳齧其頰大國主神以爲怪物問其名不答問從神皆不知多邇具久白曰久延彥必知之乃召久延彥問之久延彥者今稱山田之曾富騰其足雖不行而盡知天下之事者也久延彥曰是神皇產靈尊之子少彥名也因遣使白神皇產靈尊于天神皇產靈尊曰是實吾兒也吾所生兒凡一千五百座是兒最惡不順敎養自指間漏墮者也汝葦原醜男宜愛而養之結爲兄弟固造國土於是大國神主神與少彥名神一心戮力經營國土伊奘諾尊之廝奈子熊野加武呂命取五百津鉏授二神植菽及菰嘗固造浮漂之土因号曰葦原國大國主神嘗痒而臥少彥名神以大分速見之湯自下樋浴之則須臾而蘇起曰眞暫寢

哉踏叱之跡至今存于湯中石上即伊豫國之温泉是也於是二神相議始製藥湯泉術伊豆神湯
亦居其一即箱根之元湯是也又製醫藥以療人民畜産之病定禁厭法以攘鳥獸昆蟲之災百姓
聊賴少彥名神嘗始製酒故又曰久斯神因伊那佐在出雲郡羅藦俗稱乳草割其莢可以爲船也
多邇且久谷蟆也且字當作具具久由其聲而名之謂蟾蜍也曾富騰謂案山子少彥謂其短少古
者往往對大曰少也自指間漏墜言其不可拘束也麻奈子神賀詞作日眞名子猶言眞子万葉作
愛子親之之詞也加武呂神賀詞或作加夫呂伎即神祖也此謂素尊之靈也瘴中毒氣也大分速
見即碩田國速見邑自下樋謂自地中通流也藥訓久須理久須奇異也理流活用是爲貼傳之義
浴洒身也夔與暫同畜訓氣母能飼物之省也是與獸異獸訓毛陀母能毛津物也療病及畜産仁
之至也犬猫有病自食草葉而吐之翡翠作巢巖間四周蛞蝓粘汁以防蛇入蜘蛛遇蜂刺齧芋棄
小魚遇大魚傷入淡水江皆莫非神靈使然而是非二神所關也鳥獸昆蟲之多變異是其陋幽之

十七

十八

性爲然人以爲災故以咒術禱神也禁厭訓麻自那比麻自交也謂交此靈于彼體那比助辭古者
醫人必兼禁厭非止我國爲然也内經曰先巫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說苑
曰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輿而來
者皆平復如故蓋皆自大國主少彥名傳之其所以稱曰巫醫巫而兼醫也百姓訓意富美多訶羅
公御寶也久斯奇也而又與藥通

蘿藦船鷦鷯羽形容其極短少之狀不必拘也置諸掌中謂執其手而親之也跳齧其頰抑呢之
如兒於母也皆自矮少上立言甚之也問案山子者其意與鹿卜無異彼本爲無心之物吾精誠
純一以對之乃有默契自得于言意之表者焉蓋上古自有其法而失傳也或曰是有神託宣也
我邦古俗好問虛心故也虛心者莫如神神者無知而知者也故神習者必好問好問者不存固
我唯善之與集衆智于一身是其所以爲大智也則知所謂學者不止讀書講義也神皇産靈爲

百神之父母、擧世知之、而久延彥以爲其子者、蓋人或疑少彥名短矮異常、非産靈之子、故斷定其非超乎神人者也、一千五百座與伊奘諾尊曰生之數符合、言生生之多也、非止一千五百也、然此所謂産靈者、卽天照大神輔佐之神、因其國中齊推、以擬産靈、遂爲此說、非眞産靈也、自指聞漏墜言其敏捷、不顧細謹、而終遠適外國也、據此曰葦原國、則知天神命諸尊曰葦原云云者、蓋後人追書也、抑大國主神、備嘗艱難、拓地撥亂、以經營國土、旁及備生療病等法、莫不精究、以爲天下後世之慮、是一身而兼三皇者也、其有大名持八千戈等諸般之号、亦不足怪也、

大國主少彥名二神、巡視丹波時、火明命天降在其國、二神謂之曰、汝宜知此國、其地曰志樂、二神相議把白黑鐵砂、告天火明神曰、是吾靈也、汝宜祭之、雖遇浪激、國乃安矣、火明命從之、石自分左右、至今不變、曰二石崎、今曰瀨崎、大國主神到此、望地上有光、數夜因鑿其地、數仞得白石、其地曰出石、其石則今一宮御形是也、二神欲合諸島于一處、登笠松山、盡聲号呼曰彼來彼來、則四嶋自

然來列、因呼曰彼來、今曰枯木、巡行播磨海畔、大國主神言曰、此國如張弓哉、因号之曰張濱國、後曰播磨、二神行戲相謂曰、荷堲而行、與不放屎而行、孰難、少彥名曰、我欲荷堲行數日、大國主神曰、吾不堪行、坐而放屎、少彥名笑曰、是太苦矣、擲堲于岡上、因呼其地曰堲岡、放屎時、小竹彈之、屎黏衣、其地曰波自賀村、其堲與屎皆化爲石、長存云、巡行大和、鑿山通谷、使其平易、因呼之曰山跡、後曰大和、巡行尾張到登登川、往還足迹存焉、其地曰迹迹、後曰登登、大國主神與少彥名及建御名方神、巡行信濃、到阿羅野、言曰何阜木之多、稱也、因號其地曰品野、今曰信濃、大國主神巡行日向、到那珂郡、言曰此國之中央也、因呼之曰中郡、國志樂石崎出石枯木、四節據丹波風土記、堲岡一節據播磨風土記、登登川一節據塵添壒囊抄、其餘據後風土記、

此段事、質信疑未可知、姑存古傳而已、要之二神造國之績、自有非尋常所企及者、從而神之、不足怪也、堲岡之說、由大國主神堅忍成性、致之世人傳之所以訓兒童也、如山跡之說、而果有之、

則是奉天神之命也後風土記又稱伊賀國伊賀郡有玉揃山山上有敢國社祭小彥名昔高產靈命守此郡國神皆愛敬之因曰敢國高皇產靈命即神皇產靈尊蓋往伊賀生少彥名于此也」

大國主神謂少彥名命曰吾既造斯國土其謂之善成乎應曰或有成或有不成其言蓋有微妙之旨焉後少彥名命行至熊野之碕遂抵伯耆粟島種粟粟秀離離乃攀粟幹緣之爲其所彈而適於常世國矣因謂善成乎蓋少傜也有成謂大八洲不成謂外國也淡島在相見郡常世借字猶言底依謂絕遠外國也與常世思兼神爲常夜之義常世重浪歸國爲常石不變之義不同

大國主神造國不謂之善成其實謂已有成功也少彥名謂有成有不成是使大國主神謙虛自牧以成其未成者也小人譽人使人自負其有功勞信其無過差以致失敗傾蹶醫諸酒食生病可不畏哉所以爲有微妙之旨也耕於粟島是所謂功成名遂身退者豈諷大國主之讓國乎然其適常世國者其志猶存遠畧即追素尊之蹟先大國主神著鞭以爲國中諸神之謀者也以爲

厭世遠遁者非矣攀粟之說亦由其短矮致之蓋間關耕粗之間而忽失蹤跡也或曰爲粟幹所彈絕穀爲仙之謂也入常世國者不外乎入仙鄉彼乘蘿藦殼服鷦鷯羽皆仙術也按文德天皇紀齊衡三年十二月庚午朔戊戌常陸國上言鹿島郡大洗磯前有神新降初郡民有煮海爲鹽者夜半望海光耀屬天明日有兩怪石見在水次高各尺許體於神造非人間石塩翁私異之去後一日亦有廿餘小石在向石左右似若侍坐彩色非常或形沙門唯無耳目時神憑人云我是大奈母知少比古奈命也昔造此國訖去往東海今爲濟民更亦來歸此事在古事記撰錄後一百四十五年亦奇矣據其曰大奈母智即知大國主神營杵築宮之後從少彥名神于常世國也二神曰往東海者自飯常陸而言其實自西海先經營之遂轉而東也姓氏錄有常世連燕國王公孫淵之後云可見常世國者廣指海外而言不必拘東西也平田篤胤曰玄學古書有泰一小子東海王淸華小童君東華大神靑童君方諸靑童君靑眞小童君輔人皇氏造世界傳伏羲以

三才之道教神農以醫藥之術授黃帝老子以養神金丹之法漢武內傳女眞上元夫人曰青眞小童君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也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眞小童爲号木公傳青童君治方諸山在東海中紫陽眞人傳乃到桑林登扶廣山遇青眞君受金書秘字凡玄學言仙術鍼灸必稱扶桑大帝西王母小童君小童君蓋少彥名神也東周時有扁鵲爲名醫通稱由其黃帝以前有扁鵲其實謂少彥名神也扁謂羅摩殼形扁鵲當作爵若雀以其同音故借用耳史記有長桑君稱年老出藥予扁鵲長桑君即眞扁鵲爲授方藥故現老翁形也

神代志第八

於是大國主神歎曰吾安得獨作此國誰與吾偕者忽有神光照海白衣裳持天瓊矛蹈浪頭而至者曰非我安得作此國能治吾前者吾與作之大國主神問汝爲誰應曰吾是汝之幸魂奇魂也大國主神曰唯然汝是吾之幸魂奇魂也今欲何住邪應曰吾欲住大和之青垣東山也乃就其地營

宮室号曰御室山是大三輪大物主神也是爲大國主神之和魂其神之荒魂曰大國御魂神在狹井社於是大國主神與之戮力以廣矛爲杖以平國中惡神因号曰八千戈神嘗到手染鄉曰此丁寧所造也号其地曰丁寧即有正倉後曰多染又將造天御飯田之御倉行覓其地遇雨暴至曰何降雨之驟也其地曰玖潭又到一處曰此國不大不小河上樹木交加河下川柴繁茂何滋潔之盛也其地曰仁多又到一處曰田美矣眞吾御田也其地曰三處囮雅訓奴與瓊通是神之璽符也前與座同治前猶言收我謂齋祠也治訓袁佐牟義出于箴長訓袁佐亦本治之義幸魂奇魂謂神之分靈合二者謂之和魂世有生靈憑人而不自知者如漢人所謂青女離魂是也荒魂亦有分其身而成功業者如大國御魂是也御室山一作三諸山即大和國城上郡三輪山孤絕峻拔樹木鬱葱一望與他山異廣矛蓋大物主神所持瓊矛也以矛爲杖者蓋古行路者皆然也丁寧訓多志又有多志陀志偕偕也正訓多陀志亦爲此省語久多美龍如降來玖潭在楯縫郡川柴謂芸及水楊等

物何其磯禪之盛本作爾多志枳小國爾多爾濕濕知俗語爾知耶及奴多三處與御地同訓手染
在角根郡三處在仁多郡
神光照徹喩本心一覺靈智瑩徹蓋至誠憂國之餘遂致應物不昏有知天神祐之新降靈魂者
曰吾曰汝自問自答也幸魂奇魂就善處而說幸者慶也謂應物而無逆者也奇者靈也謂內省
而自覺者也幸魂外照乃有幸福道我奇魂內省有知識自識神后紀載和魂服玉身守壽命荒
魂爲前驅伏新羅荒魂粗和魂精荒魂主氣和魂主神和魂即幸魂奇魂是已和魂中有幸奇是
心之動靜未嘗失其中正者也所以爲精故心之觸事發動而未省者荒魂也退而自省得失自
明者和魂也荒魂猶人之怒而戰是也和魂如自省而自修是也荒魂屬五官和魂屬心思是爲
同一魂而有二名二者相須成用非荒和判然爲二也大國主神至是始知万化生心皆由本體
流行吾心不留一物乃其所以主宰万物也俳詩入桃青有古池章即答佛問心者其詞云古池

耶蛙飛古武水乃音是喩心鑑虛明如池蛙無心而不留痕跡也乃以俚歌解之曰世乃中波障
子乃引手峰乃松燧袋爾鷲乃聲燧袋謂喚煙言万物變化無窮其感耳目者互爲之主而本躰
空明無有一物也古歌曰池乃面爾每夜月波通倍杼母心毛留受影毛殘佐受大國主神用心
殆如此也營宇於御室山猶後世壽塋也大國主神嘗朝天照大神于大和高市淡賞此山不忘
諸懷故設壽塋于此莫非報國之誠覩三輪社嘗無宮殿以山爲神體可以見壽塋之實也或曰
三輪三玉也玉無端故曰輪并幸魂奇魂與八坂瓊而言也果然則是以玉爲主使吾心象玉之
循環無端猶之無物之意也而猶以三言之者示本體之存于虛中也三輪明神歌曰三輪川爾
諧互清幾唐衣來登思布奈得津登思波士是見江談抄上句或作三乃輪波淸久淨幾唐衣
或曰此近佛家無所來無所去故名如來之意然三輪者更自有其說當別論也源君美以大物
主爲別神輔佐大國主神者以大國御魂神爲御年神之子是亦自爲一說因其名求其義二神

事實當知前說也、
大地主神營田食田人牛肉時御年神子至其田唾而還告父御年神御年神怒放蝗苗葉忽枯大
地主神使片巫肱巫占之則御年神爲祟也獻白豬白馬白鷄而謝之御年神曰是眞吾意也宜以
麻柄作桛而桛之以其葉拂之天押草押之烏扇扇之仍不去則置牛宍於溝口以薏苡山椒呉桃
葉及鹽列置其畔大國主神從之苗葉復茂年穀豐稔自是祭御年神常用白豬馬鷄云田人謂
耕御田者御年神子益與父同巡田者也巫訓加牟那岐加牟神也那岐命和也片與肩通肩肱謂
從神命如手足猶漢人所謂股肱臣也片巫謂鵐即蒿雀鵐字從巫取諸占與年魚作紿擽神后故
事無異椨本八巓呂歌曰巫乃可也也小鳥爾物問牟我思人爾早晚逢邊幾片巫之謂也肱巫如
後世竈輪及米占藤原俊頼歌曰佐良比須流室能八島能事請爾身乃果成牟程遠知加奈佐良
比者掃除也室八鳴謂竈民間除夜掃竈以占來年吉凶也此近竈輪拾芥抄曰布那度佐問夕食

乃神爾物問閇波道行人與占正爾爲與布那度佐問船戸塞也夕食夕來經也或曰食與占同万
葉有夕衢占問波恐波牟誤蓋持黃楊櫛向衢路作堺散米三歸此歌三鳴櫛齒以待人來入堺內、
聞其言以推吉凶也是近米占信濃國諏訪神社例以正月十五日設筵于神前用釜煑小豆投芦
管可五六寸煑之爾宜在傍以箸出管見米粒入其中以察豐凶是謂筒粥神事云是亦米占之遺
也桛懸績苧之具也押草玄參也烏扇射干也置肉溝口蓋集蟲于此而流之也擣謂堅擣猪馬雞
皆用白者蓋神明好白也凡鳥獸入幽界者皆化爲白色云據此則神代必有肉食但皇大神宮爲
嚴禁不許肉食者入廟殆必有以也、
告御年神是咒詛也御年神有言是憑談也御年神惡田人食牛肉蓋謂牛者代人耕田非田人
所宜食且恐長殺伐之風也而其下又曰置牛肉于溝口爲牛宍者既多也驅蟲法頗有妙理然
亦待人而行可見神也者固不可慢而亦不可恃神自怠也楢爲仲歌曰祈理都都神乃惠爾任

祖志卷之四

世都留、苗代水眞、伊都毛絶世志、加茂眞淵曰多布多欺也、天皇命汝、神奈賀良神眞、祭眞須今
日能新嘗信識言也、大國主神祭御年神其意亦如此也、蓋謂祭祀供給鬼神出於人情自然、必
有致禱之實、然非知神之聰明正直不能食潟則亦無益矣、蓋神之與人、相須而存不得道外有
神獨立孤行、神之變化靈妙乃道之變化靈妙也、道者神之所以爲神、故古人謂遂于道者曰通
神、神之本體無窮而道亦無窮、故禱祀祭祀、一心虔誠以事之、毋論賢愚必從此規、是人之所以
爲人也、

大國主神時有天日槍自韓國抵播磨宇頭川、請宿于大國主神、曰汝爲國主、吾欲因汝得所宿之
地、大國主神命居海中、天日槍乃以劍攪海中而宿焉、大國主神畏之巡撫其地、餐于丘上飯自口
落、因呼其地曰粒丘、丘上小石皆似飯粒、以杖刺地塞泉涌出、天日槍宿川音村、謂水壓甚高、其地
曰川音村、大國主神與天日槍爭地、致其形如曲葛、其地曰奪谷、時賜馬嘶于河邊、其地曰伊奈加

二十九

川、天日槍先得一地、據之、大國主神後至、大異之曰不圖彼先至也、其地曰波加村、大國主神軍與
天日槍軍齊集舂米其粳聚成丘、其地曰粳岡、時天日槍軍八千屯對其地、曰八千軍、因此一段、據
播磨風土記、宇頭川、粒丘並在揖保郡、川音村、奪谷、伊奈加川、波加村並在完禾郡、粳岡八千軍並
在神前郡、飯自口落謂狠狽之甚、以杖刺地塞泉涌出、由神定也、波加即圖之省語也、

天日槍之說、播磨土人口碑所傳如此、則其實自有不可掩者、而書紀則載在垂仁初似失實意
者、天日槍在上古時爲飯化人、尤有功名者、毋乃少昊氏之族乎、平田篤胤神字日文傳有尾崎
氏所傳古文、其字類雲書曰[illegible]
[illegible]據清人沈文熒釋曰和靈縣斥郎啓開與
宿孔雖嚴、仇尿殿、金幾驥、塞楚壁成族、壘所苍覆口、倭九國、無態里關旅、望四幾台司辰、星輿承
雷頡、此疑在少昊之世、當時書書之體漸變而未盡、改少昊摯義和氏生十子皆以日名之分王

三十

其土故有白日暘日遠日奇日隧日日向諸國、山海經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是也、其後巴蛇作亂於楚、其餘黨或逃至此、故曰楚蠻成族、詩殿屎呻吟也、殿同譏、雷頽雷伯少昊也、倭即和字轉音、益倭國之稱已見於此、更有十字曰 [illegible] 此自一至十、取象列宿、蓋羲和本天官也、按少昊都曲阜、其地東距海不過百許里、其一帆過新羅達筑紫亦不甚難、則亦未可謂斷無其族至此者也、天日槍之來、安知非因少彥名諸神訪少昊於曲阜而倣其所爲者哉、山海經亦稱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蓋燕自彼而育殆爲無稽之談、而又稱少昊羲和之國皆在東海之中、似少昊羲和並出于皇國者、彼此關係之至大可知也、藤原兼良日本記纂疏舊說、邦人入漢、漢人問國名、答曰謂吾國耶、漢人不曉其意、即取吾字之訓命之曰倭、此說果信、則其所謂入漢者必在夏后氏以前也、東漢王充論衡曰、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又曰暢草獻於倭、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是知三代之間常有使人往來也、又有

齋部氏所傳文曰 [illegible] 沈氏釋曰、吾那立羲叔邦、邦于貫豊日甘、羲叙盤具旅家、禹並又貢万世、即爾主兆斧鉞刀及戚盾戈甲、義叔自堯時官於暘谷、至夏大康無道、其襲職者自立爲國、故仲康征之、此文即當時告國人之辞、先儒謂羲和黨於羿疑、此文即羿所爲、貫甘豊日皆地名、豊日今之豊前、甘即大戰于甘之甘、是亦一考矣、又有出雲國大社邊嵩島大巖壁刻文曰 [illegible] 沈氏釋曰、羲和叔伐阜邱、冑五介四弁、領俾勤赤弗玄組葱衡四戟矛九弓矢百、糸六韸帶佩釋冕旒斿節纛大明、賜宥勿而恭受、夙夜匪勉、此文當在陶唐氏之世、阜邱未詳何地、蓋命羲和征伐有功而賜之、出雲大社所傳更有六字曰 [illegible] 沈氏釋曰韭且井且弟壺、此似司天掌壺漏事、井疑羲之譌、羲與犧古字通用、清人考證古字的確精審、殆非前代所

及如沈氏所說殆非杜撰也堯典乃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山海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注湯當作暘即今之日本也筑紫人自古屢通西土其地邊界有暘谷亦未可知焉魏志稱夏后小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等此說以我爲出于夏后氏之裔以亟俗譏之蓋誤認毛民者也山海經海外東經有毛民之國出于禹後是或然也平田篤胤以爲羲和居媛島是臆度之言耳然亦不爲全無據也出雲所刻之文尤属可疑蓋天日槍與大國主神息兵納降之後屢朝出雲因刻諸石以垂不朽者乎不然所謂大國主者謂大國主之子孫非眞大國主神也大國主爲主領大國之号而大已貴神有大功故專得此号口碑相傳率皈之大己貴神或恐大已貴神既讓國于天孫而天孫西下之後氣運轉乎西南入附包荒故其子孫據有播磨諸國依然不變也日文傳載筑後國生葉郡石室中石刻二十六字曰[illegible]

[illegible]沈氏釋曰日星月辰天地人水火土金水臣民混沌合日月隱日月図皇分日此篆甚奇殆尊盧氏之書也日文傳又稱壹岐島石室廣可方三十間高七間上生檜柏其中有刻字土人以爲鬼書沈氏以爲三皇大文遺迹據此則玄家所謂已皇出于暘谷六皇登出榑桑伏羲生于東海稱東王父者未必盡爲荒唐不經之談也太古事蹟皈于泯滅者何限而天日槍之非異種則亦不容疑矣

大國主神屢幸須勢理毘賣宮宮門前有磐石其質甚滑乃言曰石與滑達哉因号其地曰滑狹與神魂尊子眞玉着玉之邑日女婚朝而行其地曰朝山欲娶桑娑嗚尊女八野若日女就其所居造室其地曰八野八上比賣嘗與婚媾故又率之而來然畏須世理姬心不自安挾兒於樹椏而去因号其子曰木股神一稱御井神此座摩御巫所齋也又欲娶高志沼河比賣覩到其家遂與之婚生子建御名方神須勢理毘賣妬甚大國主神窮窘不知所爲將上大和治裝臨發手攀鞍足踏鐙而

歌歌曰奴波多麻能久路伎美祁斯遠麻都夫佐爾登理與曾比於岐都登理牟那美流登伎波多
多藝母許禮波布佐波受幣都那美曾邇奴岐宇弖蘇邇杼理能阿遠伎美祁斯遠麻都夫佐邇登
理與曾比淤伎都登理能牟那美流登伎波多多藝母許布佐波受幣都那美曾邇奴藝宇弖夜
麻賀多爾麻岐斯阿加泥都岐曾米紀賀斯流邇斯米許呂母遠麻都夫佐邇登理與曾比淤岐都
登理牟那美流登岐波多多藝母許斯與呂志伊刀古夜能伊毛能美許等牟良登理能和賀牟禮
伊那波比氣登理能和賀比氣伊那波那迦士登波伊布登母夜麻登能比登母須須岐宇那加
夫斯那賀那加佐麻久阿佐阿米能佐疑理邇多多牟叙和加久佐能都麻能美許登許登能加多
理碁登母許袁婆須勢理姫乃執大杯獻之且和之曰夜知富許能加美能美許登夜阿賀淤富久
邇奴斯許曾波遠邇伊麻世婆宇知微流斯麻能佐岐邪岐加岐微流伊蘇能佐岐淤知受和加久
佐能都麻母多勢良米阿波母與賣邇斯阿禮婆那遠岐弖遠波那志那遠岐弖都麻波那斯此謂

神語於是交觴相歡如初不果行居杵築宮生子健御名方及若布津主二神大國主神又娶胷形
奧津島宮多紀理毘賣生味耜高彥根神及下照姫娶邊津宮高津比賣生積羽八重事代主神及
高照姫又娶八島牟遲能神女鳥耳神生鳥鳴海神因沼狹朝山八野並在神門郡須勢理姫不住
宇迦宮蓋上代諸神各住別房也御井神自其鑿井有功而言也座摩猶言井後是本爲攝津國西
成郡地名此祭始于仁德天皇云沼河比賣按出雲風土記爲意支都久辰爲命子俾都久辰爲命
之子蓋亦名族也越後頸城郡有奴奈川神社又有沼川鄉奴波多麻謂烏扇之實烏扇即射干其
實如黑玉以冠下語也或曰寐經間也多是發語久路伎美祁斯黑御衣也斯爲也麻都夫佐眞具
也登理與曾比取裝也淤岐都登理與津鳥也牟那美流登伎見胸之時也謂自撿其形如翠鳥見
胸也波多多藝揚袖而見也波多謂袖之端多藝揚也許禮波布佐波受此者不宜也幣都那美邊
浪也曾邇奴岐宇弖謂遠脫棄也曾極也或曰磯也蘇邇杼理翠鳥也阿遠伎美祁斯青御衣也許

母布佐波受是亦不宜也夜麻賀多山縣也麻岐求也阿加泥都佐須茜根也曾米紀賀斯流染木之汁也斯米許呂母染衣也許斯與呂志是宜也言宜求妻也斯是助語伊刀古夜勢子族也親之之辭伊毛能美許等妹命也牟良登理群鳥也比從家眷而遠行也和賀牟禮伊那吾群往也比氣登理所引鳥也謂一鳥飛而衆鳥從也和賀比氣伊那吾被引而往也那迦士不泣也伊布登母雖言也夜麻登山處也比登母登須須岐一本薄也宇那加夫斯項傾也那賀那加佐麻久汝將泣也麻久是將之活阿佐阿米淺雨也或曰朝雨也佐疑理遁如與霧也多多牟將起也和加久佐弱草也都麻能美許登妻命也許登能加多理碁登事之談辭也許遠婆是者之意夜知富許八千戈也加美能美許登神命也阿賀淤富久邇奴斯吾大國主也遠邇伊麻世謂身爲男也遠男也伊麻世在也宇知微流打見也斯麻能佐岐邪岐島之岬又其岬也加岐微流搔見也伊蘇能佐岐淤知受至礒之端亦不遺也都麻母多勢良米將有妻也阿波吾者也母與歎辭又呼聲賀遙斯阿禮謂身

爲女也賣女也阿禮在也那遠岐弖除汝也遠波那志無夫也此謂神語言上代以來談辭所傳不必神之自製也邊津宮高津比賣命即神屋楯姬出雲風土記有高彥根神而無事代主神蓋一神而異稱者歟高照姬與下照姬亦恐一神也

大國主神多妻多子在神代稱最大福神如其多娶美女亦由備嘗艱難經營國土人心翕然皈嚮而致之絕無刼迫之跡如此歌所陳極能言人情所以致須勢理姬誠悟長保無爭世當草昧務在生息未可譏其多娶之失然赫赫大國主神而猶有須勢理姬之慨可見多娶之非人情也僣寂然歌曰佐𡧃努多爾重幾賀上能佐與古呂毛我賀妻奈𡧃努妻奈重禰曾其言不可易已須勢理姬歌言男須有多妻女不得有二夫固爲千古婦人之大訓蓋男子固不得到處有妻而婦人則專任繼嗣之重或有私姦之行其心不容欺遐而四五十歲已上業已不得乳育與男子全異其撰故不得有二夫之義爲婦人第一節操不妨其稍有嫉妬之心亦未可見男子不度而

安易其操也須勢理姫言之大國主神安得不自省乎無名氏歌曰風吹婆奥津白浪立田山夜半尒也君賀獨踰由覧牟或曰此係在原業平妻所作諷良人潜姿別處乘夜往來也言良人勞苦而不自怨咎尤爲可賞若夫婦處常則亦自有其道焉柿本人麻呂歌曰石見能也高野能山能木能間與利我賀振袖遠妹見都覧牟加朝倉音人曰我賀妹賀志努比介勢須登都計志紐糸留奈賀登毛我波登加士登與爲夫子者當如此也無名氏歌曰君遠舎且阿多志心遠我賀毛多婆末能松山波毛踰恋那牟又曰黒髪能白髪末傳登結比豆志心一遠今解米也毛爲婦人者當如此也

若布都主命嘗爲天御領田之長而供奉焉其郷曰美談味耜高彦根神比鬚髯八握不言晝夜泣哭因造高屋構之設高椅登降奉養呼其處曰高岸其母以船載之巡八十島以慰喩之哭如故大神憂之自告天神而禱夢辞通覺而問之則曰御津問其何處則直至石川度坂上曰此處是也因

汲其津之水沐浴焉其地曰三津有正倉焉國造至朝奏神吉事則汲其水而用之自是妊婦不食彼村之稻食則生子不言也味耜高彦根神之后天御梶日女命生多伎都比古命塩治毘古命塩治毘古之子曰燒大刀火守大穗日子命事代主神嘗爲八尋熊鰐與溝咋比賣通生子天八現津彦命溝咋比賣一稱玉櫛比賣薦集日神之子天神玉命之子三島溝咋耳命之女也三島鴨社是爲事代主神亦在伊豆三島社三島社其后曰伊古奈比賣命本后曰阿波咩命阿波咩命一稱阿波波神一稱天津羽羽神天石帆別命即天石戸別命之女也生五神並在伊豆國其中一神曰物忌奈命國美談在出雲郡高岸在神門郡三津在仁多郡美談是御田長之義蓋所以享天照大神也八十島猶言島之八十島言其多也告天神而禱請夢告也其津謂石川埼治即止屋本是地名以地名爲神号也燒大刀爲火之發語大穗亦自火而言熊鰐言其猛也天神玉命即太玉命三島在津國溝咋名義未詳島下郡有溝杭莊三島鴨社在嶋上郡三島江村其曰鴨者徴大和也伊

豆三島神社蓋遷祭津國神社也伊古奈比咩蓋溝咋比賣而阿波咩命即御梶日女命生多伎都
比古命者也石帆別爲嚴別之義
天御領田不止祭享乃所以調貢供御饌也余家在阿波國忌部鄉其地曰三谷在友内山麓杣
吉野川多沃壤世乃美談之轉乎造高屋設高椅者蓋神代之俗好住高處也燒大刀謂其銳利
此神蓋有功於鍛冶也按播磨風土記載香山發歡火與耳梨山爭出雲國阿菩大神聞三山相
鬪欲諫而止之行到播磨國聞鬪止覆其所乘之船而留焉曰神阜阜形似覆乎田篤胤曰阿菩
大神蓋大穗日子命也其說似是事代主神爲龍鰐者自其乘船往來犯險者大鰐遂爲此說也
阿波咩命即日鷲神之姊妹出于阿波者也阿波國忌部鄉以捉名地者甚多此神恐出于此也
伊古奈比賣爲大玉命孫則亦出于同祖者也阿波多事代主神祠豈其讓國之後就妻于阿波
者邪伊豆三島祔祭事代主神而阿波咩命社在神津嶋豈與溝咋比賣同從事代主神徙住其

地而不欲與之同居故退居島中者邪後來天富命率阿波忌部徙于安房蓋亦追阿波咩命之
遺蹤也
大國主神子一百八十一神而其十五神最顯蓋皆遷於衆神分遣四方以治其國云自鳥鳴海神
經國忍富神速甕之多氣佐波夜遲奴美神甕主日子神多比理岐志麻流美神美呂浪神布忍富
鳥鳴海神天日腹大科度美神至遠津山岬多良斯神凡八世通上八島篠神曰十七世神
筑紫與羽等祭事代主味耜高彥根諸神者甚多可以徵其分遣四方之實意者毛人蝦夷之族
皆出于十五神蘗庶者也山海經以毛民爲出于禹禹父鯀爲鼎伯恐十五神之裔經略四方抵
赤縣者也遠津山岬多良斯神其歿蓋在神代出雲有斯十七世神而皇神之統不過四五傳殆
無此理或有以鳥鳴海以下諸神爲出古代杜撰者然天統相續不能無世襲御名之疑而出雲
諸神宗族之盛未可謂無此事也平田篤胤嘗證大國主神時開化引扶桑略記曰天智天皇七

年、近江國志賀郡建崇福寺掘地得寶鐸一口高五尺五寸、元明天皇和銅六年大倭國宇太郡波坂鄉人大初位上村東人得銅鐸於長岡野地獻之高三尺口徑一尺、音協律呂、嵯峨清和兩朝、亦有獲銅鐸之事、及寬政中亦獲之于播磨及參河皆高可三尺餘、其他諸處所出極多率皆數千歲之物、而非人代所有亦非殷周以後之製則其出于大國主神之時也不容疑矣、蓋天神造鏡用鉄磨之其曲玉亦用美石磨之而大國主神時則其鏡和白銅鑄八花形等貼水銀使生光其曲玉亦似多用煉玉者銀銅皆出于外國、而國人用之殆由素戔嗚尊之教也、其說似不可易者、豈非天孫風化將于西海而大國主神餘澤存乎東北、尚能保數百千年乎、銅鐸即鐵鐸天目一箇神所作用諸奏樂或曰鈴之一種、其製縱長蓋古者、母天神國神皆用之也、是固不容疑矣、出雲風土記載有大國主大神所追猪犬之大石像、有積財之鄉、有造宮材之山、有稻稻及御屋桙冠之山、夫猪犬而石刻之、則其他可知也、紀記言冠唯有諸尊與大國主神、而神代以後無

復聞焉、如文迺中止者魏晉人評我為露頂殆亦傳其實也、魏志倭人傳男女皆露紒以木綿招頭婦人被髮屈紒結髮曰紒招頭謂結束頭髮也被髮屈紒言或被髮或屈紒也、如大國主神文物之盛稍涉奢麗、未若天孫清淨恭儉之治、千載仰韓、泯于無形、天孫能御大化、遂發以待之、不敢貪天功先時運以強其民、是其所以神祖勅與能復舊物、而天統綿綿万世無變、非德之褎也、大凡人情愛美好勝往往過度、故其衣食什器家居之屬、常與實力背馳而其過度愈甚、則其害實力亦愈甚、且物之美醜、因相形而生、美進則醜亦從之而進、無所底止、我忘為物所移、是之謂奢侈、自古敗家滅國者莫非此術、天下有一二製奇器、事淫巧者、未必為万人必需、而吾先用之、使世爭競以倣之、是從一己之欲而遺天下之患者也、必致國財消耗民生凋斃、其罪大矣、至于肆己所欲浚民膏血以製巨像鑄奇器者、則是天下之蠹、不免乎戮辱者也、奢侈之風雖在上下等威極嚴之國、猶虞其易僭越、況於法度未明、民志未定乎、故古之善為政者必致慎于

此雖一微物、不敢泯哉、以爲天下後世慮也。世人說古之文、延歷寰者、動輒徵諸近、王奇器是執
一偏智巧之跡、爲全體道德之皆盛、猶從花之美而遺根之枯也。孰知人間良味存于土窟醜惡
之中、惡魔毒氣行于金屋瑤臺之間哉。以此言之、大國主神非業、猶有可議也。若夫道德拔盛者
如祖宗列聖不言之化、是爲人間至文、而人嫌其不文、是不知文者也。文爲道之樣、共有異同氣
選、儼然固非人力所及、古有古之文、今有今之文、在上古不爲少、在今日不爲多、質直而好義、雖
霽纖百結、不謂之不文、爵必踐行、雖錦衣玉食、猶謂之鐵部、道固無窮、而文亦無窮、出于天、行乎
人、不可强爲、故君子視時察勢、審計我力之所及、不敢踰于奢侈、恬靜以居正直之行、變化如神、
中道而立、是祖宗之家法、俟万世而不可易者也。

祖志卷之四畢

神代志第九

阿波　岡本監輔　撰

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素戔鳴尊所生、天照大神取以爲子、常鍾愛焉、懷抱扶掖、故又曰腋子、大神嘗曰、此豐葦原千秋長五百秋之瑞穗國者、吾兒天忍穗耳尊可知之地也、天忍穗耳尊奉命天降、立于天浮橋、臨睨曰、彼土未平矣、喧擾甚矣、不須也、頗傾也、凶目之國歟、更還具陳其不降之故、於是高皇產靈尊召集八百萬神于天安河上、問思兼神、以天照大神之詔曰、此葦原中國者、吾兒可知之國也、然而暴神成羣、磐根木株猶能言語、夜如火瓮、晝如蒼蠅、今遣何神平之、思兼神及八百万神僉曰、天穗日命哉、是神之傑也、乃遣天穗日命、媚附大國主神、比及三年、尚不復奏、乃遣其子大脊飯三熊之大人、亦順其父、遂不報聞、○不須者否也、頗傾爲頭振之義、言其國未成而

有不平之處也、凶目謂指剌目瞼而反之、即醜目反之謂也、磐根謂巖根、爲助語、木株杌也、磐根木立猶言青人草也、大脊謂其形長大、是即武夷鳥命、一稱武日照命、嘗在出雲國飯石郡熊野、爲宗姓、故曰飯三熊之大人、古嘗謂熊野曰三熊野、紀伊國稱三熊野、擬出雲地也、

天忍穗耳尊與天照大神、同御高天原、其宮址陵墓未詳、蓋其經營四方、遷徙無常、有如漢人所謂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者、而邇屬草昧、民心純一、視大神淵默御宇、動止不測、與日月在天無異、後人尊信之至、遂爲在天上發政出令、而終不得知其所在也、然其精神滿天下、無所不在、万世崇奉不能忘者、由其體乎大虛至明、占位天日、與造化三神合一無間、不得不謂之在高天原、而其蹤之不可揜者、固不竢一丘一山而存也、今日諸國地名神社、以日高見及高天原等稱者、不一而足、阿波美馬郡有天石窟及神明山、大和葛上郡有高天村、宇智郡有高天岸野神社、津國島下郡有天照御魂神社、河内高安郡有天照大神高座神社、筑後三非郡有伊勢天照御祖神

社、而和泉日根郡有日根神社、其緣起稱昔有神鳳降于大鳥郡、天照大神所化也、是安知非大
神御宇之地乎、如大和天高市神社、蓋亦不外乎大神托跡之地也、山城宇治郡木幡神社祭天
忍穗耳尊、有三座、二座在木幡村、一座在大和田村、土佐蠣前、並有天忍穗耳神社、相模箱根山
神社、亦祭此神云、祭之必有其故、非如漢人祭星不與我不相關也、神樂歌稱神座曰意久都伎、
而書紀萬葉集並稱墓曰意久都伎、宮爲神殿之稱、而万葉集稱墓曰宮、可以見其無甚差別也、
既有神祠、安得無陵、阿波忌部鄕稱御魂所者數處、率係日讀神尊墳、而更稱神明者二處、一在
宮內邑前、既皆陳之矣、其一在吉良邑、今稱伊勢神明、是亦安知非大神遺蹟所在乎、神代諸陵
之湮沒、雖出雲諸神且然、讀國典者、安得皈之于高天原與豫母津國、而漫然不省乎哉、然本居
平田諸子、以諸神爲有生而無死者、果然、則其無陵墓、亦宜矣、抱朴子曰、物之老者多知、率皆潛
藏、故人少見之耳、千歲之鳥、万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也、顧者諸神之於天地間、最上至尊、無物

可比、然其理或有類此者乎、人之能得信大神爲日神者、出於敬祖崇神之誠、一致幽明、不二生
死、其說若固陋、亦似虛誕、而其中自寓無限正大之理、周遍通達、的確精當、非深達神明之德、万
物之性者、未易言已、是亦不可不知也、此所謂高皇產靈者、蓋與三神在高天原者不同、蓋當時
自有別神代大神爲政、功業赫著、猶產靈於天中主、故天下尊之曰產靈、經數世襲其号也、皆事
記以高皇產靈尊列獨化天神第六之位、與伊奘諾尊配、亦名高魂尊、亦名高木神、生天思兼命、
天太玉命、天忍日命、天神立命、次神皇產靈尊、亦云神魂尊、生天御食持命、天道根命、天神玉命、
生魂命、次津速魂尊、生市千魂命、與登魂命、天兒屋命、武乳遺命、次振魂尊、生前玉命、天忍立命、
次萬魂尊、生天剛川命、是可以見高皇產靈之與神皇產靈諸神、各異配偶、自爲一神、而其多異
稱者、由其功德大盛、雖曰獨化、非隱身之神也、或曰此月讀尊也、然月神與素尊、其跡相類、人多
疑其爲一神、殆非無謂、則未可指定之、以爲產靈也、據天照大神降三神女于筑紫、使其守護天

孫則知天孫知中國之事既定于大神與素尊誓約易子之時故產靈尊奉詔而行之也大和十市郡添上郡並有高御魂神社山城亦有之出雲多神魂神社亦有神魂御子神社而姓氏錄列二神裔可見二神常住大和等處輔佐大政也大國主神爲素尊六世孫而大神詔之使讓其國耳以穗日命爲之祭主亦屬可疑據出雲國造神賀詞有使經津主命副天夷鳥神之說曾無穗日命媚附大國主神之文近得其實蓋天孫降臨之初穗日命奉特旨使出雲諸國故併其子孫出使者一般之穗日命也

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問當遣者思兼神諸神僉曰天津國玉神之子天稚彥是壯士也宜試之乃賜天稚彥天鹿兒弓天羽羽矢遣之天稚彥至娶大國主神之女下照姬因取其國留住至八年遂不復命高皇產靈尊更會諸神議之諸神及思金神共薦雉名鳴女乃遣名鳴雄雉雉飛降見粟田豆田留而不還因復遣名鳴雌雉令伺之此諺所謂雉頓使之緣也雌雉飛降止於天稚彥門前

湯津杜樹之杪而呼焉委曲如天神詔天探女聞之告天稚彥曰鳥鳴甚惡宜射殺之天稚彥乃手高皇產靈尊所賜天之波士弓天加久矢射之矢洞其胸而達天照大神高皇產靈尊之座前高皇產靈尊取而視之則血染其羽高皇產靈尊曰是嚮吾授天稚彥者也今何爲而來豈與國神戰乎徧示諸神呪曰天稚彥果射惡神者必當無恙苟懷不良者必于此矢取矢還投會天稚新嘗寢胡床矢中其胸即死是諺所謂反矢可畏之緣也國國玉蓋出雲國之功得此名也天稚彥不曰神若命貶之也然後世指天降之人曰阿米和加美古者蓋起于此也鹿兒弓謂射鹿之弓是通大小而言不必限鹿兒也羽羽矢爲羽張矢之省語謂羽之廣大猶訓布帛之幅曰波婆即爲波多婆理之省也留住謂在女許不必常住其家也無名雉人名自其名曰雉遂有飛降之說天書以爲天之後國神爲人清潔少好五彩有靈常侍左右歌鳴遊舞奉使無功名故曰無名雉或曰微賤無名者未知孰是頓訓比多頻也雄雉不還故復遣雌雉故曰頓或曰頓借字謂單獨無從者也杜樹一作樹

樹。或曰、是桂樹也。俗曰多夫者、即桂屬也。杜訓毛利、謂神社。又訓佐加木、即榮樹。神社尤多此樹。故用此字耳。揆女取其揆他人心之義。是蓋天稚彥侍妾自天降者也。攝津風土記、難波高津者、天稚彥從神天揆女天磐船所泊之處、可以見矣。此段高皇產靈尊、古事記作高木神。且曰高木神者、高御產巢日神之別名。木爲其比之省語。其比與其美其牟通。謂凡物之萌芽。即與產靈同。如角樴曰角凝魂命、活樴曰生產日神、皆是。波士木名。即今之黃櫨也。波士弓加久矢、與鹿兒矢羽羽矢體用互言、非別物也。咒訓登許。比爲利詛之義。死古事記作鳴。賀禮鳴賀者、枉也。吉善曰直、凶惡曰枉。故死之與禍、皆謂之鳴賀也。胡床借字、是爲揚座之義。胸古事記作高胸坂。謂仰臥之狀高如坂也。擯使者、使八万神僉議。蓋重其任也。覩人之艱難、神靈猶諸可不愼。與矢達座前者、謂彥罪惡貫盈、其氣動天。蓋不忠之質、由矢著聞。故曰矢達也。豈與國神戰乎。蓋不疑彥之不忠、即是與人爲善者也。取矢還投、謂矢之自墜也。由神明主持。故有此說。非天神親爲之也。是爲人自速禍殃人

所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雖天地鬼神亦無如之何。故以反矢可畏評之也。蓋當時無名雉之黨有惡彥不忠、伺其寢臥陰射殺之者。而揆之不得其主。世人以爲天罰。所以假樋于高皇產靈尊也。據一書則無名雌雉爲天稚彥所射中。其矢而上報也。近得其實。天稚彥天揆女二人之姦兒而出于高天原。且大神與產靈神待其復命、殊可疑也。古之言昇天者、稱其精明純粹能乘正氣。理固當然。況於此時天地相去甚遠乎。若謂天稚彥而能往來乎、雖吾人亦可能也。是知大神御高天原者、非天日也。然其德體乎至明、與天日合一無間、則又無論矣。

下照姬見之哭泣悲哀。其聲與風響遠天。天稚彥之父天津國玉神及其妻子聞之、知天稚彥定死、遣疾風神舉尸致天。造喪屋而殯。以河鴈爲持傾頭、鷺爲持帚、鵄爲尸者、鷦爲造綿、聚鳥爲御食人、雀爲舂女、鳥爲宍人、雉爲哭女。其他皆用衆鳥任之。啼哭歌舞爲樂八日八夜。先是味耜高彥根神與天稚彥友善。至是昇天弔之。其神容貌與天稚彥克肖。天稚彥之父母親屬及其妻子攀持衣帶、

大喜且慟曰吾子不死矣吾君猶在矣味耜高彥根神大怒曰爲愛友故來弔何比吾於穢死人扱其所帶十掬劍亂斫喪次舉趾蹋散忽然飛騰而去其喪次則墮而爲山今美濃國藍見川上之喪山是也其劍曰大葉苅一名神度國疾風訓波夜知與速飄同出雲有波夜都武自神社是訓母爲麻賀許登之省語麻賀切爲麻許登爲許而麻許切則爲母凡凶事皆曰母万葉集有母那久狎言無恙也造喪屋者太古之俗雖凡人皆然也河鴈謂鳬鴈等類鵜小鳥也色青翠而食魚俗呼曰川世美即翠鳥也持傾頭訓伎佐理母智爲笥飯背垂持之省語謂負死者食傾頭俯而行者也尸者口訣謂着死者衣以謁人來弔者未知是非綿造薟製之以塡棺中安處也御食人掌供死者饌也舂女謂精米爲糈所以享神也宍人庖丁之類也箒爲持帚取其毛延如帚花爲舂米取其躍而不步如舂雉爲哭女取其善鳴鷄爲造綿取其觜尖能解綿翠鳥爲御食人取其能捕魚鳥爲宍人取其食死獸肉鵄即翠鳥而我國古未有尸者則是必有訛也古事記則無復尸者之說似可從歌樂

冀其再還人間也不外乎招魂所以見味耜高彥根神繫持衣帶也藍見山未詳或曰在厚見郡喪山即今僧都山大葉苅神度皆美稱稱藥與又通度與利通上既曰大怒而下又曰忿然見其不告名而去也

遺疾風者發飛使也致天者皈葬皇都也其地蓋在美濃係天神直隸者也以衆鳥任事者言不以人類待之蓋天神尉之也鵄鷺翠鳥屬其形相似然本自別種非一鳥也天稚彥喪儀有持傾頭以下諸人各供使令如此况於諸神乎神代儀文之修可想也上曰致天故有墮而爲山之說非其賢也天稚彥爲叛臣之魁其罪不容於誅而味耜高彥根未知其情且爲妹夫故與之交親亦未害乎義則爲愛友來弔一語可以爲朋友相接之訓也然其父母妻子所爲而去豈避嫌而然乎所謂妻者蓋指衆妾而言非下照姫也古之能言朋友之交者無名氏歌曰思布登知麻登比勢留世波唐錦多多麻久惜幾毛能爾曾阿利計留藤原兼輔曰新志幾年能始能嬉佐波布

識人登知逢留奈利計利大伴池主曰櫻花今曾盛登人波言登我波佐布志毛君登志在爾波
源光國曰白雪能降志昔能友奈良傳誰加訪麻志宮前能里藤原通俊曰佐志能保留朝日爾
君遊思比出牟傾久月爾吾遊忘留奈參河内侍曰今曾知留心都久志波君賀爲米惜武餘能
名爾古曾阿利計留僧契沖曰別禮來弖友遊思邊波奈禮奈禮弖親志幾程波疎幾奈利計利
源信明歌曰阿多良與能月登花登遊同久波阿波禮知良禮武人爾見勢婆也紀友則返歌曰
君奈良傳誰爾加見勢牟梅能花色乎毛香乎毛知留人曾知留此皆言朋友之情懇到誠切使
人自然興感不已信朋友之龜鑑也
當味秬高彥根神之飛騰而去也光儀華艶映于二丘二谷之間下照姬欲傳其名作歌頌之曰阿
米那流夜淤登多那婆多能宇奈賀世流多麻能美須麻流美須麻流邇阿奈陀麻波夜美多邇布
多和多良須阿治志貴多迦比古泥能迦微曾也又歌曰阿麻佐加流比那都賣能伊和多羅須勢

杼伊志加波加多布知加多布知邇阿彌波理和多斯米呂余斯邇余斯余理許禰伊斯加波加多
布知此二首者後世謂之夷曲也因阿米那流在天也夜是呼聲淤登多那婆多弟棚機也弟謂季
子是父母所愛故活用之以爲美女等稱此將言玉故冠之也宇奈賀世流謂頸之所嬰也多麻能
美須麻流玉之御統也統謂貫數玉于一緒也阿那陀麻穴玉也穿穴貫緒也或曰阿奈謂甚之甚
切波夜歎美辭或曰光映也夜與延通言光映如穴玉也美多邇谷也布多和多良須二亘也良
須與流同自此以上謂目前所見至此語絕會也指示辭歌意言彼容儀如在天織女所嬰之玉而
映二谷者味耜高彥根神也阿麻佐加流遠於天也是爲冠辭比那都賣夷津女也伊和多羅須勢
杼渡瀨戶也伊爲發語伊志加波加多布知石川片淵也多石之川其旁必爲淵謂之片淵也阿彌
波理和多斯綱之張亘也米謂綱之目呂助辭余斯寄也或曰米呂余斯諸依也余斯余理許禰寄
依來也歌意言我遠于天之夷婦辭在邊土其所陟涉于川于淵可以設網罠以遊觀之次來相見

也夷曲稍盲國風蓋邊鄙風情與皇都不同也
飛勝咲于二丘二谷之間謂其盛飾疾行丘上而遙入目蓋下照姫與會喪者望其去比高彥
根行盡二丘行立目送而作之也友愛之情可想也二丘者彼此丘岡相接之地必有二谷故曰
二丘二谷末一首慰懷人之作辞誰情切自爲一首恐非下照姫所詠
於是高皇産靈尊更會諸神選當遣者思兼神及諸神僉曰磐裂根裂神之子磐筒男磐筒女神之
子經津主神可矣更有伊都之尾羽張神居天安河河上之天石窟是可遣也若非此神則其子甕
速日神之子熯速日神之子武甕槌之男神可也天尾羽神塞天安河之水阻路而居他神得不行
當遣天迦久神問之乃遣天迦久神傳旨天尾羽張神對曰謹奉命然此事當遣吾子武甕槌神武
甕槌神進曰豈經津主神獨爲丈夫而吾不能爲丈夫哉時天穗日命親排雲霧回聰天下復命曰
豐葦原之瑞穗國者暴神喧擾之國也且鎮撫之令皇孫平安御之以其子天夷鳥命副三神而遣

之国天迦久神蓋鹿神也常陸風土記曰香島之大神天則號曰香島宮地則名豐香島宮此謂武
甕槌神香島即石窟所在而迦久神在香山與二神尤相近也經津斷物之聲甕訓彌加與嚴通皇
孫廣稱天皇非御孫之義此謂天忍穗耳尊經津主神一稱彌加布津命一稱比古佐自布都命武
甕槌之男神一稱健布府神一稱健雷神

武甕槌經津主其名相因古事記以爲一神書紀以爲二神未知孰是顧武甕槌神慷慨自奮不
辞艱險折衝禦侮信千古武夫之龜鑑也武甕槌神自謂丈夫一節或譏其係後史文飾然推其
報國一念之所在固當如此也天智謂經津主神沈靜威重衆神伏其威武甕槌神生而倜儻其
辟如鐘是固爲旅飾之言而其實不可得而易也境部王歌曰虎毛乘利布留屋邇越豆阿豆布
知留美都知執古武劍大刀毛知宗良親王曰世邇波加留人毛有波登物部能鍔努加志多留
大刀毛加志古志源賴宜曰武士能弓箭執名能爲見山奈保幾度毛除武登甘思布高橋紹運

日加波爾遠婆岩屋能苔爾埋美豆曽雲居能空爾名遠留武邊幾　小野古道曰、虎吼留國能境
毛物部能守留限波安計加里計里　是武甕槌神之志也、

於是、二神降到出雲國伊那佐之小汀、拔十握劍、植于地、踞其鋒端、問大國主神曰、高皇産靈尊命
我問汝曰、汝所主領葦原中國者、是吾子所知之國也、故使我二神驅除而平定之、汝意奈何、對曰、
疑汝二神非來吾處者、不敢奉命、誠令吾所住如天孫所御天之御巣、而太敷宮柱于底津磐根、高
峙搏風於高天原而收我者、吾將隱於百不足八十坰手而守候焉、二神復命高皇産靈尊、更使二
神諭之曰、聞汝所言、深有其理、故更條陳之、其汝所治顯露之事、宜使吾孫治之、汝其知神事、汝所
住百千足天日隅宮者、今當供造之、其制縱橫以天皇千尋之栲繩、百結焉八十結焉、柱則高太、板
則廣厚、汝田使人佃之、又爲汝遊海、造高梁浮梁及天鳥船、造打橋於天安河、又造白楯百八十縫、
使天穂日命主汝祭、大國主神報曰、天神敎勅慇懃如此、敢不從乎、當告吾兒八重事代主神、時事

代主神、往三穂崎、以釣魚遊鳥爲樂、因以熊野諸手船載使者稻脊脛、命遣之致勅、事代主神報父
曰、當擧此國獻天孫、吾不敢違、蹈船枻、拍後手而隱于八重蒼柴籬焉、稻脊脛命飯報、大國主神白
二神、如其子之辭、武甕槌神謂大國主神曰、事代主神如此、更有餘子可告者乎、對曰、有建御名方
神、言未畢、健御名方神擎千夫力大石于手端而至、曰、誰也、密爲若言者、請試角力、進取武甕槌神
之手、手忽化爲立氷、又化爲劍、及懼而退、武甕槌神乞執建御名方神之手、柔如弱葦、搤批而投之、
建御名方神、知其不可克也、乃逃、武甕槌神追之、至信濃國諏訪海、將殺之、建御名方神謝曰、恐惶、
矣、勿殺我、吾不復他適、亦不敢違父兄之言、此諏訪祝部所齋之神也、此神之后曰八坂刀賣命、国
非來吾許者、一句大箇言外自有我有造國之大功、而汝之擧動如此、非天神所以勞我、果如天神
所命、不敢從乎之意、誠使吾所住云云一節、直承上文者、從平田氏考訂、天之御巢謂竈上炊煙所
出巢借字、簀也、謂編竹、其間有孔隙可見、蓋厨上缺修葺之處、蘆觀如簀也、百不足者、將言八十之

發語也、八十隈謂深遂不易到之地、坰手猶隈也、手與道通、百千足爲諸富足之義、千與登通、日隅即御巣百結八十結、謂以繩結構宮室、使務高厚不可深拘、玉勝間稱出雲大社神殿之高、上古三十二丈、中古十六丈、今世八丈、使人佃之所以作稻享之也、高梁蓋今之反橋也、鳥船自其疾行如鳥而言、打橋猶言移橋、謂其可移轉也、万葉集有棚橋、亦此類、云百八十縫謂楯之多也、楯者縫而製之者也、故曰縫、熊野諸手船名義取其出于熊野、疾如衆水手漕行也、熊野在意宇郡、稻脊脛即天鳥船神、稻脊之訓猶諸否也、取其徵答辞、鳥船取其船往來迅疾如鳥、即是天夷鳥命、建比良鳥命、武日照命、健三熊之命、武三熊之大人、一神異稱也、逆手借字、此謂後手、謂之天者、爲恭敬意、伊勢貞丈曰、拍手者爲神代以來之禮、凡謁人者拍手而進、拍手而退、其退之時拍手、謂之佐加手、爲佐加理手之省語、鎮魂祭式、行酒三盃以後、拍後手退出、是也、此説甚是、凡拜神、擧兩手、其來甚遠、儀式曰、大嘗祭辰日、獻物拍手四段、段別八度、所謂八開手也、周禮春官辨九拜、四曰振動、鄭玄讀

勤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釋文、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説、蓋古之遺法、魏志皇國傳見大人所敬、搏手以當跪拜、是皆漢人見聞所及而筆記之者、今俗謂之加志波手、蓋其開手平如柏葉也、八重蒼柴籬、謂植機幾重其中、蒼青柴一方開口、使魚來潛、因塞其口以捕之、事代主神斷然勇退不食其言、所以謂之事代、事代者、爲言信之義、仲哀天皇紀事代主神憑皇后曰、於天事代、於空事代、言無天與空、其言必有信也、雄略天皇紀稱事代主神現形告天皇、亦有惡事一言、善事一言之説、謂其善惡決于一言、万葉集思努豆思登言波遯眞鳥住宇奈提能杜能神志知佐牟言口與心違、必爲事代主神所罰也、密爲若言者、佯爲不知者也、海謂湖、古者指湖曰海、然信濃國多海神子孫地名、亦有潮尻等、傳稱千久麻川本爲海、則其海之變爲陸、亦未可知已、曰鋸鋒端曰手化爲劍、皆寫其勇敢不可當之状耳、不曰經津主者、兼之也、顯明之事、謂政法、必有形迹可見、故一曰明事、神事謂祭祀存乎精神所安、故一曰幽事、幽事論諸神功德而序列之、

使人信而從之超于政法安乎無其說往往幽深不測所以謂之神然神之可信其實在我蓋人心本體聰明正直一出自然不容毫髮欺誣者即是神明所在故精思而純熟焉可以通神是之謂神習也天夷鳥神異稱大多屈可疑蓋天穗日命之後天降者數世相續有此諸神而其孰爲祖孰爲孫不可得而詳也大國主之名亦取其統領此國不必限大巳貴神也古事記作二神問其大國主神先嘗謂其字自其神之爲國主而言也可以見矣事代主神之悅然無累建御名方神之斷乎抗命莫非知勇之資而建御名方神勢窮乃降效誠無二武甕槌神舍之不言既往彼此並得其所與衆傑之暴動也抑事代主神身爲冢嗣讓國如脫屣如甚輕擧者蓋先是高天原使至出雲者數次事代主神知天意所在不可動勸父讓位而健御名方諸神執持不聽因釣魚射鳥以避之示其不敢自擅也及二神天降軍士從者如雲聲勢甚盛大國主神諸子等皆懷危懼事代主神紛闘其失計會有使者來問故斷然奉勅不疑也二神更問其有可告者蓋使其

甘心樂聽不欲强之耳果有健御名方神之事二神固有成算存也使天穗日命主汝祭者言使穗日命子孫世任祭主也下曰詔穗日命䂓皇孫之世常堅無變亦此意也平田篤胤曰八十坰手謂海外諸國蓋大國主神避世入幽界之後盡帥其族先隱登國姫𤰖等赴赤縣彼伏羲氏者即大國主神也據龜卜易道文字出于大兆度量起于減我古尺曆算及古銅器多創于我國則其自我西漸者可以見矣日本紀擧神武天皇勅稱自天祖降迹以逮于今一百七十九万二千四百七十餘歲其實係綏靖天皇時所推後人以弘仁曆運記攙入之而其曆運記言万數者亦出後人假托據漢人稱伏羲興于庚申之年則是爲綏靖即位之前二千四百七十九年弘仁曆運記以神農元年丁亥至周僖王二年庚申爲十代七十九王二千四百三十四年蓋古說佚于彼而存乎我也平田氏又論其神農嘗作伏羲矣按此說未必爲不經孔子易傳曰帝出于震震東方也而五帝所起多在東方荒外沿黃河漸西其蹟歷歷可徵而其國政事自古皆以東爲主

者蓋亦貴其所出也獨入幽界之說大國雖信此說現身避世抵外國留靈于杵築宮也
二神還報大國主神大國主神曰吾從吾子耳二子不違是既献也如吾防禦者國內諸神亦必當
與我同抗今吾不違誰有不順者吾子百八十神者事代主神爲神之前後以奉事天孫則無復違
背者矣又啓曰大倭國者是皇孫將鎭之處也託和魂於八咫鏡令居大三輪令其子味耟高彥根
命居葛城鴨事代主命居宇奈提賀夜奈流美命居飛鳥定爲近衛之神焉遂平越之八國還至長
江山曰吾所造之國者皇孫宜平世知之唯此八雲立出雲國者是吾隱居之國繞靑垣山陳玉而
守焉因號其地曰母理將平越而發見樹林繁茂曰是吾心之林也其地曰拜志圖皇孫廣指天統
大倭國畿內大和先是大物主神既居靑垣東山而今復有此言爲其近守皇孫故特言之也葛
城鴨在葛上郡宇奈提飛鳥並在高市郡事代主高彥根賀夜奈流美三神亦蓋一神分靈也八國
猶言諸國八即彌之義平越在讓國之際其爲皇孫慮何如也長江山母理拜志並在意宇郡林訓

波夜志與拜志通吾心之林謂林木榮茂如我心蓋喜讓國也
大三輪等地皆在大和國此言留魂于此以守衛皇城也大國主神稱大和曰皇孫將鎭之處者
因其爲天祖遺蹟以卜後世子孫之奠都于此也據此言則高天原之在大和也可知矣大和有
天香山蓋在高天原近傍也伊豫香山亦然阿波祖山在四國之中而稍偏南風土記所謂天辞
辭山者是已可以見高天原之在此間也繞靑垣山自護者是限其所有之地俾之子孫使其衣
食毋告乏絕也不敢私富貴是其所以長保富貴也據出雲國未聞有大國主神之苗裔則是不
過爲法于天下而自帥其族遷徙高天原及根國各處以保富貴者乎抑有子孫依靑垣山世享
富貴久後奢泰成風以致家道不振者乎顧此二者並有之而人不能記耳杵築宮嚴乎長存豈
由子孫感戴祖德之深其理昭昭不可誣也則大國主神苗裔之盛榮亦不容疑矣

於是產巢日神從大國主神之請以天量造瑞殿於多藝志之小濱命其子天御鳥命爲楯部天降作楯以充大神之宮之儀伏自是世造楯桙獻皇神等矣出雲國楯縫之地即其造楯之處也是時大國主神授廣矛於二神啓曰吾嘗以此矛卒有治功皇孫命若用此矛治國者必當平安自今我所治顯明之事皇孫當治之吾將治幽事乃薦岐神於二神曰是能代我奉仕者也言畢躬披八坂瓊長隱於八百冉桙築宮其造宮之初衆神齊會執桙築之故名其宮曰桙築百八十神會於佐香河內立御廚釀酒讌喜百八十日乃散呼其地曰佐香國多藝志益桙築舊名自諸神桙築遂變音名也神門郡盐治鄉有武志村天御鳥命一本作天御鳥鳥命蓋彥狭知命也皇神廣指素尊及大國主諸神而言授二神即獻皇孫也吾以此矛有治功見武備之不可無也是傳授治國之要也八百丹謂多種之土丹土也佐香川在楯縫郡

大國主神既使長子仁厚者統領庶子以保無事又授廣矛附全權薦岐神爲鄉導何其厚也蓋

以皇孫爲己宗家故能知此非常情所窺也授廣矛於二神亦示其後來無釁兵之意也是尤爲難事使世之爲人主者其用心如此則可以弭宇內之兵而永世無事矣衆神歡喜抃舞相亂無敢懷不平者蓋皆得其所也讓國之際而如此千古所無也岐神自爲一神任鄉導者恐若布都主命也舊說若布都主之號因其從經津主神有功得之信矣以岐神爲諸尊所生爲船鳥神者皆非也大國主神治幽事者平田胤篤以爲掌握幽冥之大權統治百神之靈魂從是非而賞罰之盖奉產靈大神之勅也篤胤曰顯事人道也幽事神道也人爲惡於顯明之地則帝皇誅之爲惡於幽冥之中則鬼神罰之爲善獲福亦同之神事則冥府之事也此言不可易已人固不可爲惡至於枉神邪鬼所爲反有禍益人之德行者何則枉神之成不于諸尊好生利物之德故其枉態亦爲人用也若夫愚者多幸福猶父母之舍不肖子何足貴哉善者爲善終至不知善惡者爲惡終至不知惡唯神能知之是其所以爲神故人之有嘗有悲不能通于神之賞罰也人必有知

是非之心是出神之賜其知是非者是爲神所知也人心辨知善惡而從惡是自造之惡也非神
所與也其言可謂精矣抑古今記出雲大社神迹者頗多近衛院天皇康治中神殿傾倒中納言
家保任造營有大木百株自海上漂至社邊稻佐浦其中一株自著因幡上宮近傍土人欲採之
有大蛇纏木乘懼而止其人罹病者多上宮神憑人曰每大社造營諸神爲行事今我任行事獻
材木因以一本爲我有也宜急造我正殿從之及永久三年十月行遷宮式是謂寄木造營建久
初源賴朝科諸國莊園改造大社民庶大困嘉祿末北條氏準其法更新之既而柱面得十六䖝
字曰居大頰物朕非素意若人飯德栖高木足守護佐佐木信濃前司泰淸報之鎌倉云古傳說
十月國內及異國諸神會于出雲有篠舟浮波上不可勝數社傍有鞍挂松園可丈餘自十月二
日垂枝是爲諸神來朝之徵自四月至十日河水白如米泔汁以爲諸神造酒之徵每歲異國神
獻蛇背有龜甲交輪之紋長尺餘聚潮沫包之如箱乘風烈波高乘化度草而至因入之捲納神

殿云二十五日社人登山送諸神作十五小舟結神籬于其中皆用榊七重其一舟載異國神當
此時三部內禽獸必死入夜神原有神樂然聽其音者凶故日哺後民皆閉戶云此等神異之事
古今所傳殆不可誣而未必由人心感召蓋亦有所以然者而然其理幽深不測是道之所以體
乎天地万物變變化化妙用無窮雖上智有所不知宜還諸神明就吾所知愼而修之一心誠敬
爲善以合神明之本體不必問變化之迹也今聞每出雲造營大社命諸國獻大木諸國之民斫
伐大木書姓名鄕貫祓除而流之于海大木自然漂着出雲不失一株神之靈異固不可測也
於是神魯岐神魯美命詔天穗日命曰汝宜奉祝皇孫之世常堅無變嚴乎長榮是出雲國造世仕
杵築宮獻神寶於天皇奏神賀吉詞之緣也神賀吉詞皆述天穗日命奉祝皇孫之旨者也其詞曰
八十日日波在止毛今日能生日能足日爾出雲國造姓名恐美恐美毛申賜久掛麻久毛畏岐明
御神止大八島國所知食須天皇命乃大御世乎手長能大御世止齋止爲氏出雲國乃靑垣山內

爾下津石根爾宮柱太敷立氐高天原爾千木高知坐須伊射奈伎乃日真名子加夫呂伎熊野大神櫛御氣野命國作坐志大穴持命二柱神乎始天百八十六社坐皇神等乎某甲我弱肩爾太襷取掛天伊都幣能緒結天乃美賀秘冠利天伊豆能眞屋爾麁草乎伊豆能席登苅敷支天伊都閉黒益之天之𤭖和爾齋許母利氐志都宮爾志静米仕奉氐朝日能豐榮登爾伊波比乃返事能神賀古詞奏賜波久登奏高天能神王高御魂神魂命能皇御孫命爾天下大八嶋國乎事避奉之時出雲臣等我遠祖天穂比命乎國體見爾遣時爾天能八重雲乎押別氐天翔國翔氐天下乎見廻氐返事申給久豐葦原乃水穂國波晝波五月蠅如水沸支夜波火瓮如光神在利石根木立青水沫毛事問天荒國在然毛鎮平天皇御孫命爾安國止平久所知坐之米牟止申氐己命兒天夷鳥命爾布都怒志命乎副天天降遣天荒布留神等乎撥平氣國作之大神乎毛媚鎮天大八嶋國現事顯事令事避支乃大穴持命乃申給久皇御孫命乃静坐牟大倭國申天己命和魂乎八咫鏡爾

取託天倭大物主櫛𤭖玉命登名乎稱天大御和乃神奈備爾坐己命乃御子阿遲須伎高彦根乃命乃御魂乎葛木乃鴨能神奈備爾坐事代主命能御魂乎宇奈提爾坐賀夜奈流美命乃御魂乎飛鳥乃神奈備爾坐天皇御孫命能近守神登貢置天八百丹杵築宮爾静坐支是爾親神魯伎神魯美命宣久汝天穂比命波天皇命能手長大御世乎堅石爾常石爾伊波比奉伊賀志乃御世爾佐伎波閇奉登仰賜志次乃隨爾供齋仕奉氐朝日乃豐榮登爾神乃禮自利臣能禮自登御禱乃神寶獻良久登奏白玉能大御白髮坐赤玉能御阿加良毘坐青玉能水江玉乃行相爾明御神登大八島國所知食天皇命能手長大御世乎御横刀廣爾誅堅米白御馬能前足爪後足爪踏立事波大宮能内外御門柱乎上津石根爾踏堅米下津石根爾踏凝之振立流事波耳能彌高爾天下乎所知食左牟事志太米白鵠乃生御調能玩物登倭文能大御心毛多親爾彼方能古川岸此方能古川岸爾生立若水沼間能彌若叡爾御若叡坐須須伎振遠登美乃水乃彌乎知爾御表知

坐麻蘇比乃大御饒乃而乎意志波留志天見行事能已登久明御神能大八嶋國乎天地日月等
共安久平久知行牟事能志太米登御禱乃神寶乎擎持氐神禮自利臣禮自登恐彌恐彌毛天
津次能神賀吉詞白賜久登奏國獻神寶者是祝皇孫壽康御宇如祖宗也常堅本作堅石常石訓
加伎波邇登伎波邇或作床磐垣磐横平曰床磐縦立曰垣磐八十日日謂日數之多生日謂万物
生榮之日足日謂万事滿足之日爾字係岡部眞淵所補姓名謂奏此詞者之姓名掛麻久毛畏岐
離挂齒牙猶可畏也明御神猶天皇御宇而言既曰天皇又曰命敬之也古多此例大御世乎四字
亦係岡部氏所補乎益滿足意齋止下岡部氏訂本小書若後齋時者加後齋字蓋言當作御世止
齋後齋止爲氏也曰眞名子猶言眞子通子孫而言或曰日與日子之日同爲尊稱日子即彦也加
夫呂伎神祖也言其爲大國主神祖也熊野大神櫛御氣野命素尊在熊野之号猶大國主神在倭
大三輪稱大物主櫛𤭖玉命也或曰奇御木之義自素尊生木而言也度會延慶據長寛勘文引天

地本紀與須佐乃乎命列各爲一神非也大穴持即大名持也名爲美稱百八十六社皆在出雲風
土記稱一百八十四所而神祇官式則八十七社矣皇神敬辭不必拘何神也某甲自稱其名也故
不曰姓名弱肩謂肩弱自其易屈伸而言也伊都齊清之義也緒謂木綿及麻也結謂著之于頭所
謂木綿鬘也美賀秘即御蔭所以遮日光秘蓋氣誤秘下須有登字爲語急故省之也冠訓加賀布
理加之於頭也眞屋謂齊屋麁草謂山野之草不爲八氣所汚者今神事尚用麁薦也伊都閇謂瓮
登古者指堝缶瓱等土器皆謂之閇金鍋曰奈閇即魚菜瓮也黒益者燒黒也瓱甕也盛酒之具也
和益甕堝之總名或曰回也造酒於齋屋床邊故有此言也志都宮謂鎭神之宮蓋爲此齋新造者
也靜恐都誤此齋祈天皇壽康爲國造一生重事故招請國中諸神也伊波比齋也奏賜波久登奏
亦敬辭自八十日日以下至此自爲一段此冠詞也神王蓋神祖誤神祖訓加牟漏岐神生祖君之
義也高御魂神魂命能句絶能字直接事避事避蓋事依之誤謂委托也國體見視察國狀也五月

蝿謂五月蒼蝿、水沸皆沸也、水借字、火瓮謂瓮内所燒之火也、木立謂所伐之杭也、水沫訓美奈和、奈是乃阿之省也、事問之事謂言語也、荒國在之在爲爾阿利之省語、與上光神在之在不同、上訓阿利即有也、現事顯事本唯一事、而重言之者古文之常也、顯訓阿羅播貳、貳與利通、靜坐謂居住也、大物主櫛𤭖玉号、唯三輪稱之、櫛𤭖玉是奇嚴魂之義、𤭖訓美加、與伊加通、伊加嚴也、玉與魂通、神奈備謂神社、万葉集指神社曰毛理、毛理社也、毛理切即爲美、美與備通、四坐字訓麻勢、令坐也、岡部氏曰、宇奈提下恐脱神奈備三字、靜坐猶言臨也、自神王至此自爲一節、親神魯伎上或脱皇字、然孝德天皇紀亦有親神祖、仰令負也、次謂穗日命以來、次𥝱之國造、蓋爲承其後繼其志之義、供齋下本文傍注曰若後齋時者、加後字、朝日爲最好時間、先言高年與幼年對、故不必用此時、而必言此時也、自利謂物貢、留志切爲利、猶曰禮之章也、寥利者蓋爲調音耳、此謂穗日命以來出雲氏諸臣、及國造獻朝之禮、代神賓云云、言獲所獻之神寶而奏賀詞也、白髮坐謂長生也、阿加赤也

亘比是理之活用、猶言紅顏也、祝詞有赤丹穗、亦此意、水江借字、是謂稚枝、言玉之青如稚枝之青也、行相謂玉與玉相逕並者之處、蓋謂其齊列不亂、以喩天皇統治天下也、或曰江是可愛之義也、廣字未詳、誅借字、誅堅謂鍜治作刀也、柱謂柱根之土、立蓋之誤、對上堅米而言、振立謂耳不曰耳者、避下耳能云云也、耳能言如此馬之耳也、馬耳高聳、故曰彌高、言如馬耳之高也、彌取愈盛之義、志太米下見也、謂下形之顯、猶俗言下地、蓋爲之地也、鵠訓久久比、即白鳥也、倭文是上古麻有織筋、鮮明者、以喩天皇之心之明確也、此訓志豆、蓋筋曰須遲之轉也、後世謂之島織、島即狹間、謂筋與筋之間細密也、多親正確也、或曰多字草書與和相似、恐是和誤、和親宜訓那𢍁、夜彼方能之能、字舊本脱之、今從岡部氏補入、岸本作庿、岡部氏改爲原、今從本居氏考訂、水泥間蓋久留須誤寫、久留須即栗栖、謂栗林也、若叡謂老變爲壯、中古言和加耶伎、若是也、須須伎振猶言振滌、振字重、故在下謂振動也、遠登美淀也、謂隨振滌之勢、水流渟滯也、此時有獻三津川之水、故遂有此言也、

禰盞彌誤、表盞袁誤、乎知謂凡物之復初、万葉多其例、此言天皇之復壯、盛如水之回流也、麻蘇比謂眞澄鏡須美切、爲志遂轉爲曾也、獻貢之外有鏡、故言之以比其明知天下也、意志波留志押時也、天津次謂穂日命以來次續不絶也、

一篇大意、始言爲祝大皇永壽、明禰出雲諸神因得神賀吉詞奏之、末甞容國造私僞也、中言高皇産靈尊之委天下于皇孫、先使天穂日命平定之、穂日命自任撥亂之功、使子夷鳥命喩大巳貴神與諸子同守衛皇城、而諸神效誠歟無有二心也、末言産靈尊使穂日命祝皇孫之世常堅無變、故子孫世獻神寶、奉祝天皇雖至白髮無不康強、弘席土宇、而鞏固之如馬足踏土能察庶政、如馬耳高聳、潔白自發如白鵠之清明、確臨下如倭文之文、隨老益壯如栗林之再榮、無有遜蔽如眞澄鏡照而其知大八洲與天壤無窮而安平御之、今獻神寶者、其意實在于此、是出雲諸神及國造所以盡其職分也、蒼老簡樸、雄健勁拔、其中含有無限道理、古今祝詞是爲第一、

祠志卷之五　三十三

瑞殿既成時、水戸神之孫櫛八玉神爲膳夫、將獻天饗禱告焉、化爲鵜入海底、含埴土而出、作天八十平瓮、苅海布莖作燧臼、海蓴莖作燧杵、鑽火祝曰、是我所燧火波、高天原邇波、神産日御祖命能登陀流天能新巣能凝煙能、八拳垂麻傳燒擧、地下波底津石根邇燒凝豆、栲繩能千尋繩打延、爲釣海人能口大能尾翼鱸佐和佐和邇控依騰豆、拆竹能登遠遠登遠遠邇、天乃眞魚咋獻艮乎 圍

櫛八玉爲奇彌魂之義、謂精神滿足也、今杵築有此神之裔、姓財氏、別火行神事云、膳夫訓加志波傳、柏手也、上古盛饌用木葉、毋論何木、皆謂之加志波、手謂其人也、天御饗謂天上饗、禱告祈爲鵜也、入海取埴、瓮尙清潔也、平瓮訓比良迦、謂瓮之平而不深、瓮與盆同、如今皿鉢也、迦爲此類器物之總名、又與氣通用、海布訓米、謂海藻、此云和海藻、俗所謂和布也、海蓴訓古毛、有蒓也、與菰不同、臼杵謂其鑽火之狀、若杵舂非眞臼杵也、上古俗火、尙鑽出雲國造有神火相續之儀、毎繼世抵大社、請神火神水、有鑽火臼杵、天照大神授之天穂日命、世世相傳、以爲至寶、當抵大社、懸之于頸

三十四

而行以繼神火謂之火繼國造飲食常用此神火不用他火正月元日祭此曰杵謂之火祭其神水
用異名井神社之水云登陀流盞富足之意與大殿祭祝詞有血垂神武天皇紀有千尻皆與此同
新巣謂竈突之新成者此曰神皇産靈御巣假設辭賓謂大國主神御舍也凝煙謂煤八拳垂謂煤
之多蓋由用火之劇且久也打延謂施網此句絕直接控依爲釣訓都良世流釣有之意爲古語格
非必尊之也海人賀亦句絕隔次句接佐和佐和邇口大恐大口倒尾翼小鰭也尾借字鰭訓波多
在魚身左右鰭背訓比禮通背上及左右而言也訓波多者非本義也或曰尾翼宜訓袁波泥蓋此
魚以尾飛也佐和噪也謂挽網之聲甚喧此承上海人而言控依挽之令寄也騰揚之陸也折本作
打從本居宣長考訂折辟也破也登遠與多和通撓貌言積鱸魚于簀上也或曰折竹爲登遠遠冠
辞果然則登遠遠謂載饌器物之撓也眞名訓麻那凡食料之魚皆曰那也是與菜同訓而人尤賞
魚故曰眞那也肴訓佐加那亦爲酒魚之義眞魚咋猶言割烹

櫛八玉命司水戸長於沺水故有化爲鵜之説言投水如鵜也祝辭大意謂自今侍飲食司烹羹
永世無變多屠大魚以獻之使供御不乏絕也精虔忠厚之意溢于言外古色蒼然過于神賀吉
詞古人重火以其爲飲食要具且能消物清潔所在也清潔自愼火始于飲食于居室不存一毫
汚穢所以保生養神也我邦自古以是成俗故其人往往保壽康數百年也按阿波國忌部鄉山
中之民間有傳神代以來之火者鋸大木投爐中以繼其火未嘗一日絕滅擧家敬之不敢輕犯
是亦櫛八玉命之意所以敬祖宗事神明也

於是二神以岐神爲鄉導巡行國中逆命者戮叛順者舍國中悉平唯有星神不服曰天香香脊男
一稱天津甕星遣倭文神建葉槌命討之乃服矣經津主神巡國到出雲山國之地曰吾欲見此土
常常不已也因号曰山國山讃如己也有正倉焉又到一處縫天石楯而修之其地曰楯縫二神遂
到常陸信太國高來里留隨身器伏甲戈楯劍及其所執寶玉乘白雲登天復命囲香香炫也背爲

佐衣切即清明意蓋謂金星山國楯縫並在意宇郡高久里未詳今信太郡木原村有楯縫神社爲
郡一宮竹來村有阿彌神社稱二宮云
香香背男諾邪神謂小威者香香者光曜之義也以其據高險晝伏夜出如星故謂之星神也乘
白雲者自其登天云云而成此說耳非其實也留隨身甲仗者處中國擾亂以備再征也兵之難
弭自古而然然留之一處不敢散布各處者蓋亦欲弭之意也按常陸風土記香島神子神社在
其他者頗多可以見二神住此之甚久也清和天皇紀貞觀八年正月二十日常陸國鹿島神宮
司言大神之苗裔神三十八社在陸奧國菊多郡一磐城郡十一標葉郡二行方郡一宇多郡七
伊具郡一亘理郡二宮城郡三黑河郡二色麻郡一志太郡一小田郡四牡鹿郡一聞之古老曰
延曆以往割大神封物奉幣彼諸神社弘仁而還絕而不奉由是諸神爲祟物怪寔繁嘉祥元年
請常國移狀奉幣向彼而陸奧國稱無舊例不聽入關宮司等於關外河邊祓棄幣物而歸自後

神祟不止境內旱疫望請下知彼國聽出入關奉幣諸社以解神怒其幣料用大神封物依請是
知二神風化之東漸固非一日蓋二神常居常陸下總遣其子于奧羽以鎭撫其地也而後世無
復傳其事者豈非天孫天降世運轉西久後漸皈湮滅乎阿波國阿波郡香香美村有建布都祠
實祭武甕雷神云其地在距忌部鄉迤東三里許其東郡村有杉尾祠亦係建布都祠云是恐二
神復命隱居之地也凡有神祠或因諸神托趾或因其子孫建營如里巷賤民決不得恣營諸神
之祠也據阿波國自古未聞有二神之裔則知由其托跡于此而然也阿波諸郡多傳天神遺跡
而不甚著聞者豈非以其地狹神衆曾無勁桀可策各自散之四方之故邪天太玉祠在忌部鄉
毛賀村天兒屋命在麻殖郡敷地村而諸郡之中無復二神蓋亦在此地不久故也
是時皈順首渠大物主神大國御魂神及事代主神會八百万神於天高市率之昇天以效誠欵高
皇產靈尊救大物主神曰汝若以國神爲妻吾猶謂汝有疏心今以吾女三穗津比賣配汝爲妃汝

宜領八百万神奉護皇孫乃使還降因命手置帆負神定爲作笠者彥狹知神爲作楯者天目一箇神爲作金者櫛明玉神爲作玉者天日鷲神爲作木綿者乃命天太命肩者太手繦代御手祭大物主神命天兒屋命掌神事之宗源以太兆卜事奉仕焉太玉命祭大物主神始於是時是時齋主神号曰齋之大人今在東國檝取之地即經津主神也其武甕槌神一稱香島天大神此鹿島連所齋也亦在春日社時大國魂神期曰天照大神悉治高天原皇孫命專治葦原中國之八十魂神吾則親治大地官以統天下之地主神自是号曰大地主神在大和社其天降時御膳食之地今曰飯梨事代主神亦製天磐笛獻於皇孫而祝之兼獻天押楯天狹弓矣國大物主諸神昇天謂其靈非現身也其與前段異名亦爲此也大物主猶言神之大人蓋產靈大神所賜之名也大國御魂神即大國魂神是爲大國主神之荒魂故與和魂大物主神同列而言也笠楯金玉木綿皆所以供幣也卜事亦不外乎聽命于大物主齋之大人謂祭主檝取在下總國香取郡香島在常陸國鹿島郡天大

神自國人稱之也鹿島連中臣神聞勝命之後也春日在大和國添上郡春日社所祭四座鹿島神在其第一是藤原氏所遷祭號曰氏神蓋始于奈良朝氏訓宇遅與內同語親之也四座之一祭平岡大神平岡在河內國河內郡其所齋之神即天兒屋命也春日訓加須賀爲鹿棲所之義蓋此神好鹿也元要記春日流記皆稱鹿島大神駕神鹿可以見矣漢土有仙人乘麒麟之說亦謂鹿是偶與我古傳合者也其曰三笠山者擬鹿島之御笠山也大國魂神即大國御魂神大國主神之荒魂也八十魂神廣指天神地祇而言大和社在大和國山邊郡大倭邑以八尺瓊爲神體云飯梨與飯成同磐笛以石作之本細末大側向有穴形似螺角祝訓宮伎與吹同語笛訓布延亦自吹而言上古即位行軍齋皆用此如神后征韓皷吹起鼙亦恐用此物也押楯未詳狹與貞通

大國主神既行讓國之儀廿八柞築宮猶富家翁營別宅徙住其中以養庶子庶孫而不管生家之事故復朝天以謝隆遇是勢之必至决非靈魂往來者也大物主大國魂之稱殆係天神所賜

故特列擧之其實猶言大物主國魂神也名義取其帥倭傑諸神經畧四方萬國敷教于內外所謂統天下之地主神者使從來諸神君臨其國者聽命于已也山上憶良贈遣唐使多治比廣成歌曰諸能大御神等船舳爾道引麻遠志天地能大御神等倭大國魂久堅能阿麻能見虛喩阿麻賀氣利見渡多麻比事了還日者又更大御神等船舳爾御手打挂氐云云是可以見矣按神名式阿波國美馬郡有倭大國玉神大國敷神社豈欲得豪傑之神相與協力以經常世國巡行到此托迹者乎抑爲高天原諸神多出于此故來見者邪根據之地在倭故仍以倭稱也高皇產靈尊使諸神作笠盾命玉木綿大玉命持之代天孫祭之以經津主神爲祭主者蓋定此祭儀使大國主神日隱之且使天下後世均知其尊崇之至視猶祖者不敢以客禮待之而世世紹述不倦也神代之俗敬祖重神祭祀如在以爲無上大典一致幽冥不分神人故有此大異常之事是四海萬國所未曾有而非後人意想所能及也高天原自爲皇都所在此曰治高天原是永鎮皆

都之義也葦原中國謂已所經營諸國知天孫天降日向即其實也源君美以爲此所謂高天原蓋大和國高市郡天高市社所在也未知是非大地官所以司掌土地後世謂杵築宮爲大社亦爲此

於是天照大神高皇產靈尊詔太子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曰今者葦原中國既告平定宜隨前勅天降而知之先是天忍穗耳尊娶高皇產靈命之女万幡豐秋津師比賣命之女玉依姬爲妃生子天火明命次天饒石國饒石天津日高彥火瓊瓊杵尊至是天忍穗耳尊自吾將往束裝間生子此宜遣也從之圖秋津師比賣即栲幡千千姬秋津師謂細精帛布如蜻蛉羽之薄也師爲師師之省語師師謂織也千千亦與師師通火明穗亦赤之義瓊瓊杵丹饒也是亦因稻得名天饒石國饒石取稻穗豐饒于天地之義火火出見穗穗出實之義天津日高謂天位猶天日胜天也紀記二書以万幡豐秋津師比賣爲天忍穗耳尊妃豐秋津師比賣即高皇產靈尊女千千姬皆

紀一書以千千姫爲高皇産靈尊兒火之戸幡姫兒一書則曰高皇産靈兒萬幡姫兒玉依姫、爲
天忍骨尊妃生天之杵火火置瀬尊見秋津師比賣從皇孫天降即玉依姫之説似長益秋津師
比賣天降出于愛孫之至情、不能自禁也、一書又曰勝速日命兒天大耳尊娶丹舃姫生火瓊瓊
杵尊據此則瓊瓊杵尊實爲忍穗耳尊之孫也、忍穗耳尊稱号不一既已如此而瓊瓊杵尊、則其
稱号相似者七蓋係後人頌其功德足以徵上世開化之實然亦安知其非合數神以爲一神者
哉、

祖志卷之五畢

祖志卷之六

神代志第十一

阿波　岡本監輔撰

天饒石國饒石天津日高彦火瓊瓊杵尊、一稱天之杵火火置瀬命、一稱天杵瀬尊、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之次子也、天照大神高皇產靈神特鍾愛而崇養焉、於是詔御天津高御座曰、此豐葦原水穗國者、汝宜知之國也、宜從命而天降焉、勅天兒屋命天太玉命天鈿女命石凝姥命櫛明玉命五神、與天忍日命諸神、各任伴緒而從侍焉、授以八咫鏡及叢雲劍、爲天日嗣之御璽、又副賜八尺勾瓊及平國廣矛常世思兼神布刀玉神天手力男神万幡豐秋津師比賣護齋鏡三面子鈴一合、大神又勅曰、當使吾兒御吾高天原所御齋庭之穗也、囯瀬訓勢、猶早稻訓和勢、置訓意幾、猶奥津御年之奥也、愛訓米具斯、目組也、養訓比多斯、日足也、御天津高御座、謂即天位也、伴緒猶言

部長緒、是袁左之本語、長也、是爲長兄名之意、八尺勾瓊曰副賜、可以見其不得與鏡劒稱三器也、古語拾遺不以瑞玉爲神璽、蓋璽信也、猶云神明之徵信、即謂鏡劒也、然自選祭鏡劒、別模造之、而與瑞玉同列、則謂之三器、固其所也、天皇踐祚時、羣臣獻神器于天皇、以祝万歲、是爲古來不易之典例、中古以來、使內侍奉祀、謂之內侍所、是專指鏡也、古事記鏡瓊上有遠岐斯三字、謂招禱義、大神幽居時用諸招禱也、常世思兼、因其有功于大神幽居之間、得此名、思兼以下四神、托其靈于物而降之、物者如鏡劒是也、非現身隨行也、四神曰神而不曰命、亦可以見其非現身也、四神從平田篤胤考定、古事記也、有思兼手力雄石門別三神、平田氏謂思兼即天兒屋之靈、非二神也、吾兒通万世子孫而言、按古事記、五神皆從饒速日尊天降、而今日從瓊瓊杵尊者、豈以饒速日尊既薨乎、然饒速日尊之爲火明命、非有確據、未足信已、使御天津高御座者、將出之使鎭外、故尊其位、使天下知己意之所在也、然此事實至于忍穗耳

尊之時、產靈尊特中前勅耳故曰從命天降也三器者所以表神明之德而万善具于其中極廣大尽精微入幽深達玄遠誠治心之要道經國之極則也神皇正統記稱三器在國猶日月星在天鏡則石凝姥命所作玉則玉屋命所作劍則素盞嗚尊所得而鏡則不蓄一物以照万象是非善惡無所偏私玉則以柔和善順爲德慈悲之本也劍則以剛利決斷爲德智慧之本也神勅彰明詞約旨深且由神器表章之尤爲可貴就中以鏡爲宗廟正體者鏡以明爲體也人之心性明、則慈悲決斷自在其中其見可謂卓矣使諸神托靈于物者蓋以諸神威德顯于遠邇國人莫不尊信故頒物于諸神使其各宜太諄辭以祝其當堅無變從而獻之以爲護國安民之具也上古人心誠篤淳朴故隨諸神精誠所在而尊信之殆非後人意想所及也

是時天照大神手持鏡劍賜皇孫祝曰此大八島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者吾子孫可知之地也、汝皇孫其御天津高御座安之平之以天津日嗣之瑞穗爲天御膳之長御膳之遠御膳御之于齋

庭于万千秋之長五百秋宜視此鏡猶視我同殿共床奉齋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矣又勅天兒屋天太玉二神曰惟爾二神同侍殿內執政是所以配祀二神于裂釧五十鈴宮也其天手力男神万幡豐秋津比賣命在佐那縣此御戶開之神也一鏡名天懸神一鏡名國懸神並爲天照大神之前靈卽木國名草宮所解祭也次一鏡及子鈴爲天皇御食津神朝夕所齋卽卷向穴師兩社也於是高皇産靈尊詔創儀于高天原附諸皇孫以天津祝詞之大祝詞祭天社國社諸神又勅曰吾起樹天津神籬天津磐境爲吾孫奉齋汝天兒屋命太玉命宜持神籬降於葦原中國爲吾孫奉齋別勅太玉神曰宜率諸部神供其職如天上之儀而令諸神陪從焉因惟汝二神兼現神與靈質而言教政亦兼天祖與天孫而言惟喚起辞釧謂貫小鈴于諸纏之於臂釧鈴也鈴訓與鎭同蓋因其地多鎭得此名也萬幡豐秋津師比賣神蓋謂大宮賣神本一神也佐那縣卽狹長田御戶開謂大神幽居時開石窟戶也雄畧天皇時大神託宣以天兒屋太玉二神爲外宮相殿奉陪皇孫以御戶別二

神為五十鈴宮相殿、見于御鎮座本紀、阿波國名方郡有天石門別八倉比賣神社、名方恐因遷祭
佐那縣神得名、今名東郡佐那河内村有二神、神社云、八倉即石倉義、如石窟也、外宮謂大神別宮
其曰内宮外宮者、始于村上天皇時、非古也、懸借字、炫也、自招禱日神而言、此社無神位、尊之之至
也、卷向社在大和國城上郡、祭稚産靈神、以鏡為靈躰、穴師亦在城上郡、祭兵主神、以鈴為靈躰、兵
訓都波母能、為摘羽物之義、謂矢也、兵主蓋謂素盞嗚神也、天津祝詞係天神所傳、大為美稱、吾則
二字、對上有大神之詔而言、神籬訓比茂呂伎、謂以眞坂樹為神室而祭之、即柴室木之謂也、柴訓
布志、布志切為比、垂仁天皇紀、天日槍所齎寶物、有熊神籬一具、熊借字、訓久麻、是隈隱之義、所以
藏神體、此日持降者、蓋此類也、或曰比茂呂伎、日室木也、日室猶言日神之室也、後世謂神供為比
茂呂伎、亦本于此、磐境謂祭神之場、用石周築也、神籬下恐脫於字、是為神祇官八神殿之起原、古
語拾遺稱從皇天二祖之意、建樹神籬、二祖謂產靈尊、非高皇產靈與天照大神之謂也、或曰是齋

字之意、如磐船磐座皆是、
大神此詔、據書紀一書、則為授天忍穗耳尊、而忍穗耳尊、使瓊瓊杵尊代己天降、因併諸部神及
服御之物、一依前授者、近是安之平之大殿祭詞、作瑞穗之國平安國止平氣久所知食、中臣壽
詞作瑞穗遒平介久安介久由庭仁所知食、安者万民各得其所之謂也、平者一民無不得其所
之謂也、是為治國之要道、極致祖宗精神、全在於此、所以上下一體、固結不解、皆解以為安心平
氣者非也、抑安平之念、發乎天祖、猶穀種落地、恭儉仁慈之政、淪乎人心、經久愈益發暢、猶穀之
發育滋長、其間或有戕害之者、未嘗損乎大體、猶穀之遇霜害、損傷稍致彫落、而終不變為荆棘
為蓬茅、蓋其建國精神、本在相保、發乎天然、無所偏私、固非專為君、亦非專為民、君民自有尊卑
而莫非我之子孫、故使其互相扶持、以保無事、譬猶頭腹手足、相須成用、不可欠一、故祝實祚之
無窮、以明君臣之分、使其万世一定不變也、是為人道大本、於是忠孝一體、流行不間古今無事

敵之心、無辱親之行、祖不悲孫之忠、孫忍墜祖之業、是兼全忠孝、無所抵牾、而百行万善、自其中發生不息也、聖武天皇詔、汝多知乃祖止母乃云來久、海行波美豆久屍、山行波草牟須屍、王乃弊尓去曾死米、能杼尓波不死止云來流人等止奈母聞召須、故是以子波祖乃心成伊自子尓波可在、美豆久屍謂水漬之骸、草牟須屍謂草生之屍、皆方也、猶言邊能杼謂無事也、伊自助辞、與曾同、言為君死而不徒死、是父之志也、能成父之志、可謂真子也、天皇倭佛頗損國體、為後世大惑、而其言如此、可見祖宗大訓嚴乎銘于宸衷、其不可誣也、雀部廣島歌曰、大君能御言尓在禮波父母遠齋瓶登意伎且參出且來尓志遠、藤原雅賴曰、子遠思布道尓惑尓祈留天皇尓事留跡遠邊邊佐夏余牟、是亦可以見忠孝之不相悖也、對寶鏡、視我面、是視祖宗之遺體也、我之與祖宗、本於神明、一體無二、故視寶鏡、猶謁祖宗、然則其心誠敬純一、與神明合、幸魂奇魂、各得其正、處事接物之間、曾無大過不及之患、故對寶鏡、奉齋匪懈者、所以修其身正其德、而萬善凝聚

也、壬生忠岑歌曰、人乃子乃親尓似奈留毛能遠登且戀志哉時波鏡遠曾視留、斯言也、尚未盡善也、人須朝夕對鏡照面、曰父母全體、待我而存、我心有與面違者、是欺父母、誣神明也、果有之否、有則改之、無則益進、修之是修己治人之要、不獨天皇於寶鏡也、同殿共床、亦戒其心之精明純粹、不敢暫違也、其心常常如鏡、則是與神合、而邪氣無所存也、漢人嘗有古鏡避邪魅卻百病照人心膽之說、按抱朴子、萬物之老者、其精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其言極有理、蓋彼虛明洞徹者、為三神自然之本體、万物得之以生、故物不得違之也、況於大神所托神靈、而明威赫赫不可思議者乎、塵添壒囊抄、大神幽居時、懸鏡于真坂樹枝、會一千神、大神嘉之、射開窟戶、天壤忽明、御影映於鏡面、永不消滅、是名八咫鏡、太平記因此御影即神靈、其映於鏡面者、神體之自然、與鏡相發也、宜矣、其不消滅也、然是非至誠不能見也、皇孫誠明、以對之、深思大神所以現存則

孝敬之心、不能自禁、安得在人上自肆、臣民亦安得以邪思逆之乎、艱難無窮、必與此念並行而已、後嵯峨天皇御製曰、此君乃御代加志古志登呉竹能末末廠傳毛伊加天伊波禮本後宇多天皇御製曰、伊登登廠多民安加禮登祈留加那我身世留立春乃初波後醍醐天皇御製曰、世治利民安加禮登祈留古曾吾身留都幾乃思比那理个理後光嚴院天皇御製曰、世遠治米民遠阿波禮不誠阿夏波天津日嗣能末毛限夏志後柏原天皇御製曰、治米知留我遠何如留登泯風能八十島加計豆行久心加那後嵯峨後宇多諸天皇、皆承皇綱解弛之後、爲武臣所挫制劫持、不能有爲、然其一片安民之志、溢乎歌詠者如此、所以金甌無缺、而忠志之士踵起不絕也、我邦君上仁民之惠、與臣民報國之誠、皆發乎祖宗、濬流成風、是一國精神所在、自爲治平之本、治平自外來者、皆諸揠苗助長、其勢若速、而忽致枯槁、譬猶五穀生於土、久而益長、是不可不知也、爲皇孫奉齋、蓋傳其所以起樹神籬之意、使弗失墜也、產靈訓勅、慇懃如此、報本之厚也、

報本之厚、所以重其身也、又按、平田氏以阿波國名方郡神社石門別神、爲手力男、八倉比賣爲豐秋津師比賣、其言不易、而謂佐那河內因遷祭佐那縣得名、殊不知伊勢遷祭此神也、忌部諸神、率在阿波、而忌部鄉、氏多傳手力男神迹、蓋此神本在忌部鄉也、忌部鄉出強有力者、角觝常冠天下、土人皆謂之手力男神之餘、未必無以也、村雲命神社在麻殖郡種穗山、此際謂之外山、對忌部鄉諸山曰內山而言、實此神所住也、村雲命爲手力男神孫、而村雲命子曰天波與命、孫曰日別命、日別實爲伊勢度會氏之祖、是可以見當時諸神根據之地皆在阿波也、

於是天孫將天降、先驅者還報曰、有一神居天八達之衢、背長七尺餘、眼如八咫鏡、上照高天原、下照葦原中國、因使從神問之、目眩不得相面、天照大神高皇產靈神勅天鈿賣神曰、汝雖纖腕女子、能與敵神抗、而不目逃者、宜往而問之、吾兒天降之道而若然者誰也、天鈿賣命許諾往而問焉、對曰、吾是國神猨田彥、聞天孫命至、故來奉迎、天鈿賣命復問曰、汝先我行乎、抑我先行乎、對曰、睹先

啓行復問曰汝到何處皇孫到何處邪對曰天孫當到筑紫日向高千穗槵觸之峯吾應到伊勢狹長田五十鈴之川上顯我者汝也汝宜送我也天鈿女命還報因八達謂岐路之多也言背長者蓋屈膝跪坐故唯見其背之長也狹長田五十鈴蓋五十鈴川上在狹長田之中也今屬度會郡宇治鄉伊賀風土記伊賀國者猿田彦神所經始也始謂伊勢加佐波夜國其女吾娥津媛命守天神所降金鈴因號曰吾娥郡後以爲國名曰伊賀御鎭座本紀神魯伎神魯美命投降大小金鈴五十口於伊勢加佐波衣國神皇實錄大神宣旨曰吾將顯于伊勢之狹長田五十鈴川上以天逆矛爲宮處之璽諸說紛紛未知是非

背長七咫上照高天原云云者摸其身材長大有威名能伏人之狀而已聞天孫至四字可見大神盛德淪于國中人心之久也此四字實爲舉國人事君之大義不獨爲士臣急務也猿田彦神奉迎者蓋將朝高天原自出雲發經山陽諸國漸近高天原始聞皇孫天降故遠來謁也皇孫天

降筑紫本出于天祖之意而鈿女命故問之者察猿田彦神用心之誠僞耳猿田彦神明知筑紫諸國爲大國主神外府時有暴神與外人往來出沒抗命故告皇孫先到日向據伊奘諾大神舊都糾集義故以爲恢弘天業之地身隱伊勢陰助大神爲政于東北諸國使大國主神庶子及八百万神在出雲古志諸國者一心恭順毋逆其父兄讓國之意以待皇運之開也言簡而旨遠朴質之風可想蓋亦有出天神意表者焉

於是奉皇孫于眞床覆衾離諸天磐座開天磐戶而奉降焉猿田彦神啓行天忍日命背負天磐靫臂著高鞆手執天波士弓挾天眞鹿兒矢副持八目鳴鏑佩頭槌之劍帥大久米部立于御前天村雲命取太玉串天忍雲根命宣天諄辭披祓排天八重雲稜威分道立于天浮橋于浮渚平地遂降于筑紫日向之高千穗之槵觸峯曾啼冥不辨晝夜有土蜘蛛大鉗小鉗奏曰天孫親拔稻千穗爲籾投散四方則晴矣因如其言果晴乃以大來目部定爲天靫負部轉幸槵之穗日二上峯天靫負

部、始此天忍日命者、產巢日神之子安牟須比命之子也、天村雲命者天香己多智命之子、天闘杵命之子、天鈴杵命之子、天御雲命之子也、天忍雲根命者天兒屋根命之子也、國具牀衾、衾謂襁臥床之衾、衾訓當須麻臥裳也、磐座謂御座、磐戶謂宮門、忍日藍靫靈稱其武也、忍日命蓋手力男神也、大久目命亦然、此神多異稱、如阿多都命天背男命安國玉主命神狹日命天闘杵命、其實一神而已、八目鳴鏑謂矢有八竅生音也、頭槌謂劔首如槌也、大久米謂久米命所率武士也、高千穗在日向國臼杵郡、即日向北界與豐後接之處、而附於郡霧島山亦曰高千穗、蓋初天降臼杵郡、後遷霧島也、鉗借字、蓋頭之謂也、日向風土記作鉏、稻蓋皇孫所携帶者也、安牟須命蓋天底立命也、天降者自皇都赴邊鄙之謂、非自天上飛降也、皇孫尚幼而奉降諸西陲者、蓋出于高皇産靈尊之意、欲使外孫夙立偉功于外也、排天八重雲者、謂其行遠跋涉艱難也、浮渚謂流沙中渚、蓋乘桴若一地傍沙汀而行也、降槵觸峯者、謂居山外一處、非降絕頂之謂也、土蜘蛛謂穴居人、賤之

之辭、非謂賊也、投稻粒于四方者、所以祈晴、千謂其多、不必拘也、土人獻此說、天孫從之乃晴、偶然耳、口碑相傳、亦非有深意也、抑世人或有以天降爲駕舟自遠至者、謂當時民乏經驗、以山爲近天、又視其自茫茫大洋接空之處而來、遂爲此說也、是以皇神爲外人之裔、而不知自滅其身者也、人之生于國土、猶草木生於山、魚介生于水、皆由氣凝成自然成形、然後形化相禪、万物皆然、未可謂東家之水出于西家之井、未可謂我身之半風子係于汝身所生之孫也、太古之時、多土穿人、人食天産諸物、無有不足、安得有率其男女徙住絕海者乎、凡物必有消傳存人、雖同居一土者、動有血脉之異、如中風狹癘失心勞瘵、傳諸子孫經久不絕、如滿州獷狁、天竺黧部、安得遽生天祖以下大德至仁之諸神乎、土氣能移物、雖同有之、如家園之菊與在荒野者不同、是已、然亦必有漸焉、雖以我邦士氣之神秀、安得驟化海外獷俗之族乎、或謂人祖出于猿猴、自然進化也、然人自人、猿自猿、其質各異、則知進化雖同、其物自別也、如猿化爲人、則子子亦化爲人矣、

十五

是亦不通之論也、嗚呼不知祖宗神明之所以生于斯土、而妄馳臆說、自托外人之裔、是甘爲外
人奴隷者也、侮蔑君父者也、是豈啻自滅之道云乎、罪不容於誅矣、抑漢土古人說三皇五帝出
于東海大荒之中、似不外乎神州者、三皇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小昊
顓頊、此古說也、間有以燧人列三皇者、不知燧人爲伏羲別号也、後世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
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蓋始于周人也、春秋命歷序諸書稱天地初立、溟涬始芽、鴻濛滋萌、
歲起甲寅、有天皇氏十二頭出於昆崙之東南無外之山、号曰天靈、以木德王、各八千歲、地皇亦
十二頭、女面而相類、與于熊耳龍門等山、号曰地靈、各八千歲、皇伯皇仲伯叔皇季皇少兄弟同
期、俱駕龍而上下、曰五龍、人皇九頭、乘雲祗車、駕六提羽、而出谷口、一曰暘谷、分九河、依山川之
勢、裁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各居其一、各三千三百歲、鴻濛元氣未分也、淮南子、万物以鴻濛爲景
柱、高誘曰、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爲景柱、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扶搖即

十六

扶桑也、歲起甲寅、言其元年日御建東方甲木之位、歲星亦建寅位也、有天皇氏、言甲寅歲起于
赤縣之域也、古人以昆侖爲天下之中、此曰昆侖者、實謂赤縣也、無外山、鄒玄以爲在昆侖東南
万二千里是也、以木德王、謂受生于東方扶桑之域、與于熊耳龍門、自其發跡而言、天靈地靈猶
言陰陽之神、地皇蓋天皇之婦、道家所謂天皇太帝皇天上帝三天太上大道君、皆指二靈也、十
二頭、謂十二人、十二人各奉二靈、約東代二靈爲政、猶二靈分身也、万八千歲、謂二靈相繼馭宇
之歲、五龍即五帝也、雲祗車六提羽未詳、谷謂暘谷、專言谷者、皆暘谷也、周詩習習谷風、爾雅東
風謂之谷風、是也、蜀志、三皇乘祗車而出于谷口、可見三皇皆出于暘谷也、分九河、言其經國自
黃河口始也、人皇氏次有六皇、謂狟神黃神次民辰放離光柏皇、皆係人皇裔、柏皇氏記、登出栲
桑、曰之陽州、駕六蜚龍而上下、以木紀德、駕六蜚龍上下、言六皇皆乘龍飛來也、上下、重下字與
上登字應、伏羲稱東王父、拾遺記、春皇者庖犧之別号、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

虹繞神母、久而方娠、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布
至德于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叡照於八區、是謂大昊、位居東方、
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号曰木皇、華胥曰洲、海中島也、山海經稱小昊之國在東海之外、其母女
節、生少昊于華渚、帝王世紀諸書作母曰華胥、其上謂華胥之上、可見華胥在東海也、位居東方、
以含養蠢化、言占位華胥之國、以撫赤縣蠢化之民也、葛洪枕中書、扶桑太帝治東方、故世間帝
王之子、處東宮也、言東方為帝王之始也、扶桑太帝、謂伏羲、伏羲都陳、陳音與申近、申是古神字、
云、淮南子曰、正東易州曰申土、又曰扶木在易州、日之所曊、注、扶木、扶桑也、在暘谷之南、曊猶照
也、世紀以伏羲女媧並為風姓、風東方也、素問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古易八卦、巽居東北、配風木、
矣、漢武內傳西王母說榑桑之墟、王逸九思、東遊訪太昊兮道要、蓋伏羲常在東方也、
十洲記、扶桑地方万里、上有太帝宮、太昊東王父所治之處也、王母傳、王父生于碧海、理於東方、

圖志卷之六　十七

亦号曰木公、為王母生于神州、理於西方、亦号曰金母、焉與木公共理二氣、陶均万物、神州即淮
南子東南神州曰農土、者是也、老子中經、乾神号曰伏羲、坤神号曰女媧、古易八卦、乾坤謂東西
也、炎帝、黄帝、亦出于伏羲、黄帝本行紀注、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農及黄帝、春秋外傳、晉語、司空
季子曰、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為姬、炎帝為姜、
二帝用軍以相濟也、賈逵新書、黄帝者軒轅之兄也、用軍謂黄帝與楡罔戰也、帝王世紀、神農姜
姓也、母曰妊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尙羊、生炎帝、長於姜水、以火
承水、故謂炎帝、都於陳、在位百二十年、春秋元命包、小典妃安登、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龍眼、好耕、
是謂神農、尙與常通用、淮南子東南為常羊之維、謂東南荒外也、華陽謂華渚之陽、孝經援神契、
及玉海、皆稱伏羲樂曰扶桑、又曰扶來、曰立基、神農曰扶黎、黄帝曰咸池、古微書按、扶桑歌即神
農之扶黎也、來黎音相同、是知神農因太昊之樂也、而咸池亦在扶桑、日出之域、楚辭、與汝沐兮

十八

咸池晞于髮夕陽之阿可以見矣世紀黃帝母曰附寶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以爲名乾坤鑿度注有熊氏庖犧氏亦名蒼牙譙周古史考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有熊爲何地名未詳據大昊少昊生于華渚則亦必在其域蓋庖犧少典黃帝相繼居之也軒轅本北斗黃神之稱黃帝因其精而生故以爲名因其所居曰軒轅非因居軒轅以爲号也小昊者黃帝之子也命歷序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即窮桑氏世紀少昊帝名質姬姓也母曰女節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而生少昊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在位百年窮桑或作空桑或作穹桑亦未詳其所在山海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大壑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莊子諄芒將東之大壑詩含神霧東注無底之谷者是也小昊之國猶言小昊本國也孺謂幼子蓋顓頊爲昌意之孫生于西域若水少昊取之爲子故從小昊居東竹書紀年所謂生十年而佐少昊氏者是也棄琴瑟者非爲異常故特書之也甘水甘淵未詳

帝俊一名俊大荒東經稱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姓又曰東海之渚中有神名曰禺䝞黃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䝞處東海是惟海神注渚島也禺䝞似是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俊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義和爲帝俊之妻生十日常浴于甘淵是知帝俊亦出于榑桑也義和爲司曆者帝堯時亦有義和蓋其子也尸子曰造曆數者羲和之子也生十日言生十子各以日名之也帝嚳更有四妃元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慶都生帝堯次妃常儀生帝摯摯堯契皆生于赤縣稷生于扶桑春秋元命包姜嫄游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而生后稷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嫄而生是也平田篤胤曰天地二皇謂諸冉二尊人皇謂素尊五帝謂二尊所生五行之神伏羲謂大國主神女媧謂須勢理姫命小典味耜高彥根神也黃帝炎帝多伎都比古神塩谷毘古神也女媧蓋西王母是爲伏羲妹即其妻也以妻爲妹如易歸妹卦所稱暗與我古典合無外也

昆崙東南蓋謂高千穗二上峯暘谷咸池大壑甘淵皆謂速鞆湍門即速吸門在豊前國女島扶桑陽州皆謂我神州華渚亦在神州華爲美稱蓋因扶桑得名堯典居嵎夷曰暘谷嵎夷在登州擬扶桑暘谷猶昧谷擬西洋悲谷也有熊亦神州地名黃帝姓公孫由其爲東王父伏羲之孫姬美字皆从女由其母住女島近傍洭若常羊之水邊少典不旒彼土其子神農先行而黃帝後行也小昊邑于窮桑窮桑即扶桑蓋黃帝在神州生小昊西征後生玄囂昌意故黃帝本行記以小昊爲黃帝之小子據周書黃帝命少昊正五帝之官則知非小子也桑琴瑟者蓋以爲祓昊也顓頊之裔出于神州者如嬴氏姚氏妘氏皆是大荒東經有靑邱之國有狐九尾有柔僕民是維嬴土之國注嬴猶沃衍也蓋在暘谷傍近隸女島女脩住此生大業故其後稱嬴姓也世紀伯翳爲舜主畜多賜姓嬴氏是非因生賜姓之義也舜姓姚蓋自其祖窮蟬始窮蟬顓頊子傳卜兆故得此姓史稱鵕有姚易是也禹姓姒大荒北經有依姓係禹後依與妘通而姒音與依近故假用也

或曰禹生于西羌非生也與父同徙住也十道記禹生碣石之東斯繆矣不知是反近實也后稷生于神州而毛詩注疏諸書不載扶桑之說殊致曖昧五姓之外如妘姞姚嫣妍嬐諸姓蓋皆出於神州世傳野馬臺詩梁僧寶誌所作其詩首稱東海姬氏國殆有所受也孔安國謂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上所謂斷者果何說也未若訂正之以傳其說否則存之以待後賢不亦可乎蓋知其祖宗出于我邦而言之恐違諱國惡之禮也然曰乘桴浮于海曰欲居九夷亦見其眞情所在也平田氏博物卓絕古今其言大壯人意恨其商較彼此入地失乎大甕未免牽強附會諸冉二尊生國之跡國典詳之瓊矛探海潮沫凝成赤縣諸州固在探討之下天照大神御高天原光華明彩照徹六合如日月無所不照而素尊之往根國少彥名命之適常世國必有神算存焉八島條神之曳新羅諸岬大巳貴諸神之巡按四方天孫瓊瓊杵尊之天降筑紫彥火火出見尊之間海神宮其所以用心綏遠者彰々乎不容疑

大己貴事代主父子之冢雄決非一隧于杵築宮靑柴垣之內者而漢人所傳如此未可尽爲虛語則其關係之廣大亦可知也我邦羣島羅列諸神生于其間勢易生息嫣集而睹彼土曠人稀遷徙彼此未嘗有統領之者往而撫綏之固易易已據大八洲山川出玉石者自古未之前聞而勾玉等出于古墳者多安知非採之海外者哉因生賜姓則或有之如文字从某从女者由照祖大神爲神州之大祖故諸神西征者以是自号不敢忘本也寶誌呼我爲姬氏國亦爲此不必拘女島也又按據天辭辭山在阿波而近侍諸神亦皆在其國遺蹟歷歷分明則知所謂高天原者亦不外乎此萬葉集所謂如眉雲居爾所見阿波乃山母乃此之緣乎而猿田彥大神迎皇孫于八達之衢者亦恐在吉野川上流之域當時天祖自忌部鄉徙日峰若矢野神山欲政于四方瘠筑紫多沃壤且易爲功使皇孫沿河而西也自阿波出筑紫有雲邊諸山連霧能嶺排之而行又且乘桴航海所謂排天八重雲立于天浮橋者也天孫天降先據曰杵郡薛到噌唹郡可見其非

自外洋而來者也漢人說三皇五帝皆出于東方國典說神明多適根國及常世國其言不可疑易磨滅而致疑于祖宗所出者由高天原之不可明徵其實自誣自侮之甚也琉球大祖稱天孫氏蓋亦出天漢主彼地者歟諸冉二神生大島兼琉球諸島在其中二神居日向既久皇孫亦傳其口碑之說夙知西南諸島之饒沃故先徙日向糾集義故而宗室子孫終到琉球也大隅名勝考載種子嶋口碑之說曰諾冉二神生國之時最初生種子島其後彥火火見出尊乘龜幸龍宮城與龍宮女玉依姬命婚及二旬不皈陰神覓陽神抵此島歌曰𢭏路能跡波都幾能足引能龜能尾能上爾名母多多留陪久後陽神得五穀種子來于此島敎樹藝耕獲因名曰種子島是我邦耕獲之始也及葺不合尊自日向再抵此島敎耕穡後幸日向鵜戶誕生皇子即神武天皇是也此說本於二尊生大島而言殆難信據然古來所傳未可盡非也則宗室子孫之到琉球亦可知也北史琉球國居海嶋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

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可見先是琉球之於漢土無甚關係也、北史又稱其南境入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是臺灣生蕃之族徙住者耳、非琉球土人也、我大八洲自二尊降臨以來、未聞有噉人肉者、琉球以外則有之、其於神州絕不相涉也、太平廣記曰、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憚之、有客曾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羅日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屆、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時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塡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噉、兼出醇酒、同爲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爲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爲不去、吾請道焉、衆悅、婦人出其練縷數百匹負之、然

後取刀盡斷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繫身自縋而下、諸人更相縋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虓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是亦臺灣以南蠻族之事、非大八洲所在也、太平廣記又曰、唐江夏李邕之爲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沈其船、既明、諷所館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敕邕令造船數十艘、善水者數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卻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國、史未載此事、豈筑紫土人自稱國使者邪、所謂珍貨者、盡將以供互市、未必盡爲國信也、豈嘗聞長人等說、以爲我邦遠邊有此輩、行刼忍爲此貪虐、與長人同歸者邪、殊不知長人在其近海嶋嶼中、出沒窺人、往往出己族類、而琉球以東之俗、仁慈成性、與此輩

負然不同也迄年七十爲李林圃所虐殺其報固當然而後世筑紫土人寇其邊界敢肆殺掠無
所顧忌者殆由土人子孫記此大不情之擧所謂復九世之仇者也可勝嘆哉中山世系圖序云
大荒之世有一男一女因生三男二女長男爲君王之始号曰天孫氏中男爲按司之始少男爲
若生之始長女爲女君之始少女爲內侍之始天孫氏世世傳統一万八百餘年其代數不詳其
書又記二神之名曰其男曰志禰理岐由女曰阿魔禰伎由志禰理未詳阿魔禰岐當是天女君
或曰天孫氏二十五代而亡一万之說恐豫儲耳其實當得八百餘年至于代數則必多遺脫者
北史歟斯當是按司之轉蓋自天孫氏既亡之後而立言也國史載琉球事亦在推古天皇以來
猶且茫乎忽乎其多遺脫可知也然是豈特琉球哉如三皇五帝亦無不然也雖我神祖以上亦
恐非止僅僅五六世者也後人深信神明之詔考詩考則固然矣而其遺忘不傳者不容疑也人
家子孫能記先塋在某地而不知其世系者比比皆是也今天下之人疑祖宗陵墓所在紛紛聚

訟安保其世次無遺脫哉
既而自襲之高千穗會褒里山峯覓國行過脊之空國到吾田笠狹之崎登長屋之竹島巡覽其地
詔曰是地也朝陽直射夕日晻映甚善國也召事勝國勝長狹神而問焉曰是誰之國也對曰長狹
所住也今乃奉上因太立宮柱于底盤根峻峙榑風于高天原而居焉其長狹神者一稱鹽土老翁
伊奘諾大神之子也國曾褒里山峰即槵日二上峰是也脊宍謂脊宍無肉以譬不毛之地也吾田即
今薩摩國阿多郡長屋笠狹未詳其地謂笠狹
天孫既相其地奠都而失其所在徒存其名高天原之不足徵也又何疑焉按後風土記日向國
臼杵郡高日鄉皇孫始宮居之地故曰高日高日者日都之名也此說近是蓋天孫天降不住一
處而其自東漸西之跡則有不可得而掩者焉書紀以爲幸襲之高千穗者終言天孫一生之事
也後風土記又曰自皇孫天降傳至神祖世居宮崎郡郡中有日殿鄉昔有皇孫宮殿云大宮鄉

亦昔有大殿之地也、世居宮崎郡固屬杜、撰然其遷徙彼此者、或有之、未可謂不再住宮崎郡也
於是天孫詔天鈿女命曰、猿田毘古大神今立御前奉仕、是汝之所發顯也、汝宜送之、且冒其神之
名奉仕、乃隨猿田毘古神所請而侍送焉、因使猨女君等冒猿田毘古神之名、男女皆呼爲猨女君
猿田毘古神、背漁於阿邪訶、遇比良夫貝咋其手、而沈溺於海、爰因名其沈居水底之時曰底度久
御魂、水鳴有聲之時曰都夫多都御魂、沫起之時曰阿和佐久御魂、鈿女命還到、悉聚大小魚介以
問焉曰、汝等奉仕天孫乎、諸魚皆諾、唯海鼠不言、鈿女命謂之曰、汝不能言乎、以紐小刀拆其口、海
鼠口拆是其緣也、而歷代獻速贄之時、賜猨女君等、亦原此猨田毘古大神稱五十鈴原地主神、其
子曰吾娥津媛、吾娥津媛所領之地曰伊賀國、冒名奉仕、謂以猿田彦名仕朝、非仕猿田彦也、猿女
蓋以女立家、猶後世杜女、出于神功皇后侍女也、度久若也、都夫水聲也、佐久與咲同、紐小刀七首
也、自其插懷中小帶而言、古人男女皆重刀劍、如男子雖寢臥不敢離諸其身也、万葉集柿本人麿

呂歌曰、劒刀於身副不寐者、問答歌曰、劍刀身副妹之、可以見矣、速贄謂獻最初所獲之物也、阿邪
訶在壹志郡、比良夫貝今俗呼曰赤貝、即蚶貝也、古事記速贄上有島字、謂志摩也、蓋是爲鈿女命
在伊勢時事、還到恐罷到誤
命、鈿女命送猿田彦神、是配爲妻也、而賜姓者、啻使其別成一家也、猿田彦爲貝所咋、蓋言其母
爲蚶貝姫而捕之、故有此禍、雖大神不能免、所以示大戒也、然分三魂言之者、謂其神之隨處隨
時變化無窮、非爲貝所咋殺者也、還到謂還日向、不必改也、島謂四面諸島、島多魚也、聚魚介問
其仕天孫與否、蓋以猿田彦沈溺爲魚介有恨、而然故有此說也、其實從猿田彦住阿邪多識魚
介、故受命、檢其性能適供御與否也
是時國中水性濁惡不適飲料、於是天兒屋根命敬其子天忍雲根命登天、到神魯岐神魯美命之
御前請命曰、加天水於國水、以爲皇孫之飮、天忍雲根命乘天浮雲昇天二上、白之神魯岐神魯美

命乃以天玉串授之曰立此玉串自夕至于日出宣天津祝詞太諄詞則有由都五百篁之生于弱
韮繭其下將有天之八井出矣當以是爲天水從之巣有清水涌出時天村雲命亦昇天神魯岐神
魯美命以天忍石之長井之水盛之玉甚誨曰持此水天降以献皇大神與皇孫之御膳其餘則咒
曰天忍石水灌諸食國之水上以供朝夕御膳使屬從諸神八十部諸人盡飲此水乃授神寶玉梚
等天村雲命持下而献之皇孫曰上天從何道對曰大橋則恐皇大神皇孫命天降故自後小橋參
上皇孫嘉之使稱天村雲命天二登命後小橋命三名乃定高千穗御井供朝夕御膳後還之於丹
波氷沼奉仕焉國天二上天津國山名玉串葢用野篠本非一箇故能生五百篁也立謂植之于地
也蒻葅借字訓和加比流即稚葦謂午前也由都與伊都通謂清淨也篁竹叢也天之八井即天水
也八貪爾之義瓮瓦器訓倍多比持堪之義歟八十部諸人兼青人草而言也梚訓毛比所以飲水
也梚謂梚是御井于丹波者葢由還祭豊受大神而此神實宰皇大神之御饌也

天二上在高千穗山上皇孫崇祀天神之處也神魯岐神魯美命授玉串玉櫛者不外乎託宣串
之與櫛本係皇孫所獻而今還賜之也五百篁八井謂其數之多不必拘也生於弱韮者言小竹
生於韮中也井而曰天取其清淨之義可見凡物清淨者雖在地中亦謂之天也宣大諄辭以致
清水涌出要由精誠感應豈非以誠之與神合一無間能爲万物之本體万物不得不親比乎賜
天水者所以使與國水比較以知其性能之善惡此與天忍雲命本爲一時之事爲其所傳不同
故致詳略各異耳大橋小橋之說亦可以見古人用心之精也
於是太修祀典享皇祖諸神天兒屋根命奉天神之命持太兆卜事卜定齋廷定悠紀主基二國作
齋廷之讓穗又定採大嘗宮材御膳柏御琴木之山及刈萱草之野多求天罪國罪科國中之大幣
爲國中之大祓出荒世和世之御服贈物奉幣帛于天神地祇遣拔穗使卜定稻實殯屋祭八柱神
次卜定物部人等酒造兒酒波稲走相作薪採灰燒稻實公等皇孫幸卜食川爲祓禊荒妙和妙之

神服諸國之由加物悉備焉物部人等持之齋戒甫畢參大嘗齋庭以爲齋實嚴實恐惶淸白各奉
其職造大嘗宮月內選定時日以十一月中卯日作多米都物悉備而獻之令歌人等奏國風語部
等奏古詞祝曰此厳留悠紀主基乃黑木白木乃大御酒遠天都御膳乃長御膳乃遠御膳止汁仁
毛實仁毛赤丹乃穗仁所聞食弖豊明仁明御坐弖天都神乃壽詞遠稱辭定奉留皇神等毋千秋
五百秋乃相甞仁相宇豆乃比奉利堅磐常磐仁齋奉利弖伊賀志御世仁榮志女奉利自此年始
弖與天地月日共照志明良志御座事仁本末不傾茂槍乃中執持弖奉仕利留禱詞遠稱辭定奉久
止申此大嘗祭之始也而諸部神者奉其職世世無變矣因此一段係近衞天皇康治元年大嘗所
奏之詞蓋因古文修之也悠紀由久爾之畧謂齋定之國也主基訓與次通言居第二也或曰淸淨
以祭天神謂之悠紀後次祭地神謂之主基也郞訓都美都都美之省語謂諸凶事不限惡行也荒
世和世謂之節折以竹度身長也世謂與荅也謂兩節之間以當人身經過生涯曰荒曰和者再次

供之也是天皇自出嚴物也拔穗所以供神嘗其田國別六反用百姓所營田其價以正稅給之八
柱神謂御歲神高御魂神庭高日神大御食神大宮賣神事代主神阿須波神波比岐神物部謂武
職健士然上代尙武故又通士臣而言此謂男女與祭者也酒造兒以當郡少領女未嫁卜食者充
之酒波謂次酒造兒行事者波借字並也或曰甞也謂味酒粉走掌篩和酒之灰走猶篩也或曰奔
走奉仕也相作取相共作酒之義或曰綜作也綜謂絡絲之具或曰比衣切爲閇比衣㽞肉也或曰
合作也謂調和衆味也稻實公蓋掌炊御飯也由加物神語謂雜贄也齋實之實訓志呂謂物實即
下文所陳黑白二酒及御膳等物是也多米都物謂美味飲食應神天皇紀作珍物獻之天皇親献
也黑木白木上代酒名儀式以槃灰和御酒五斗和內院白黑二酒五斗和大多米院黑白二酒造
酒式其造酒者米一石以二斗八升六合爲蘖七斗一升四合爲飯合水五斗各等分爲一甕甕得
酒一斗七升八合五勺熟後以久佐木灰三升和合一甕是稱黑貴其一甕不和是稱白貴久佐木

謂常山也、或曰黒酒澄酒也、白酒濁酒也、汁謂黒白二酒錬去精故曰汁、赤謂顔赤丹訓邇系也、妍也、如玉曰運亦取其光外發昭明、亦謂顔色美好以爲宴名者詞之轉也、御坐弖之弖當是止誤、皇神謂七十一座、與相嘗之神及天地諸神相嘗猶言相伴、謂與天皇同嘗之蓋大嘗主祭皇大神及諸神也、或曰皇神與現人神相嘗之義也、相宇豆能比猶言嘉納宇豆爲現顕之義、言現顕來享也、伊賀志爲厳橿之義、本謂皇神、末謂皇孫、是就中臣爲祭主而言、言無違皇神之遺訓與皇孫命之詔旨也、

大嘗之祭爲祭之最大者、孝敬精誠、以事天祖、而悠紀主基各有一定之制、專要潔清素朴、不許濫用一物德化修于上、人心和于下、是之謂不言之教也、執皇神與皇孫之中、言天兒屋命自奉祖宗之訓、皇孫之意、專任祭政、中立不倚也、祖宗之訓、即人心所在、皇孫視時進退、無所凝滞、而執政實代之、故曰執中、自任其責之謂也、

當天村雲命之孫丹波也、天香語山命亦在其國、豐宇氣大神教二神天降居伊去奈子嶽、香語山命與其妣天道日女命共祭大神、當新嘗井水忽變不能炊神饌、道日女命拔葦占之、授弓矢于香語山命曰、汝發三矢、矢留之處必有清水矣、香語山命從之、矢到一山、即時生根枝葉青青、其地曰矢原、乃建神籬遷祭大神、始定墾田、乃有靈泉涌出其傍、生天吉葛、因盛水調神饌獻大神、因号其地曰眞名井原、匏宮天香語山命創營神庫於倉部山、以藏種種神寶、設長梯到神庫、是謂高梯山、頭有神祠、曰天藏、祭香語山命、道日女命老居此處、績麻蠶蚕、教人民製衣、因稱之曰御衣知祖母云、謹此段據丹波風土記、

此說蓋故老所傳如此、不必深求其說也、顧諸神漸往四方之實、亦可以見矣、村雲神社在阿波國、未明其在佗國、豈非以其老後回鄕隱居歟、

天孫背遊來笠狹之碕、遇一美人、問曰汝其誰子、對曰妾是大山津見神之女、名木花開耶姫、又問

汝有兄弟乎對曰有姉磐長姫天孫曰吾欲以汝爲妻奈何對曰吾不得言吾父將言因使告大山津見神大山津見神大悅併其姉磐長姫令持百机飲食而奉進焉天孫謂磐長姫醜也遣之獨留弟木花開耶姫以幸一夜有身大山津見神大耻復奏曰吾所以獻二女者欲磐長姫則天神之子壽康如磐石雖遇風雨常堅無動欲木花開耶姫則如木花之榮茂焉誓言敢貢今獨留木花開耶姫天神之子之壽當如木花之移落也此天壽不長之緣也磐長姫亦悔恨爲唾且泣曰顯見蒼生如木花之轉衰矣此世人短折之緣也磐長姫者在伊豆國之神也因大山津見蓋伊奘諾尊之子也塵添壒囊抄稱天孫天降還薩摩國閼駝郡竹屋村聘土人竹屋守女生二男子守即神也木花開耶姫訓佐久夜開光咲之省也櫻訓佐久良良亦夜之借通也百机飲食謂机上列物之多古事記作百取机代之物是也机訓都久恵即坏居之義居飲食之器也弟謂女弟對姉而言也古無姉妹之言兼稱兄弟而言耳後世反之蓋從漢制也磐長姫爲櫻之精靈故其子必壽木花開耶姫

是櫻之精靈故其子不壽固理之所在非詛之也然曰不長而不曰短言有餘於言天壽之長固當然也後世天壽多至百餘歲者比之神代甚短耳磐長姫社在伊豆國賀茂郡大島三原山上稱三浦大神島中多長壽者島人誇稱云

妾不得言妾父將言是爲婦人之常道婚姻必受命于父母自太古既然神明自然之制也蓋男女各有自由擇定之權而無自由婚配之弊万世不可易者也自大山津見神與磐長姫耻其見退出此怨言後世相傳以爲上下人不壽之緣所以垂戒於女色然天孫嘗問木花開耶姫以兄弟有無者蓋謂無兄弟者不得娶也大山津見神併姉納之何其疎也天孫不娶二女豈天孫之過哉後之學者就此言爲壽夭之説者誤矣顧人代壽康不及神代者乃其所以爲人代亦不可不知也

是後木花開耶姫謂天孫曰妾妊娠將娩天神之子不可私產敢請天孫啣笑曰開耶姫曰一宿而

娠予殆非我子木花開耶姫大悲恨曰妾所娠之子若非天胤者必當焦滅否則火不能害矣乃造無戸八尋殿入其中以土塗塞臨産放火焚之盛揚之時所生曰火酢芹命一稱火照命次火衰之時所生曰火折命一稱彦火火出見命凡二柱矣於是木花開耶姫自火中出曰今吾母子身不受害如此奈何天孫曰吾本知是吾子也意一夜而娠恐有疑者故使衆知吾子也然木花開耶姫恨天孫不復與言天孫憂之爲作歌曰意佉都母波倍迺波余禰杼母佐禰杼許母阿多波怒加毋用波廱都智杼理用初兒生時以竹刀截其臍帶從而棄之竹刀終成竹林号其地曰竹屋木花開耶姫卜田作稻釀天甜酒以嘗之其田曰狹名田又以渟浪田稻爲飯以供新嘗矣久之天孫崩葬日向國埃之山陵其木花開耶姫者在駿河國福慈岳淺間社木花開耶姫一稱神吾田津姫又稱鹿葦津姫又稱櫻大刀自神與櫻大白刀神合力之神曰苔蟲神並在小朝熊社園無戸蓋謂埴土塗塞者也酢芹訓須勢理與進同意火折即火弱之義也火火一作穗穗謂稻穗非火之謂也出見與

手耳通智美稱也意佉都母與津藻也海中遠處曰意佉都藻柔順故喩女也波語助倍迺波禰余禰杼母雖寄海畔也陛謂海畔也佐禰杼許其床也或曰佐發語辞禰杼許寝牀也阿多波怒不能也加毋哉也不能哉歎其不能同居也用呼聲波廱都智杼理濱千鳥也此鳥終夜呼雌以譬獨寝不眠也竹屋即鹿屋在薩摩國阿多郡今稱竹尾有王子大明神蓋無戸室之地也麓曰鞍鋪野蓋笠狹宮故址有竹林蓋棄竹刀之地也狹名田即狹長田擬天上蓋陸田也名借字耳甜酒美酒也渟浪田謂沼田浪訓與之通山陵訓美佐佐岐謂御墓所在如曰某處之陵是也御墓謂藏玉體之處訓美波加如曰某天皇之御墓是陵墓之別也埃之山陵在薩摩國高城郡水引郷宮内村其地古屬穎娃郡有八幡山一稱神龜山是謂新田宮山形圓而大非自然成就者前有小流山背曰城山如屏障傳成相傳以爲宮址蓋自笠狹遷都于此也否則往古宮所不一而足也埃與江通此處沿大河朝潮潮數里隔河有高江之地所以有江之稱也左有中陵嶺安磐石二尙如擴壙陶閫

以井幹世世修之、其石最大、如俗所謂片石、非神功不能輸山上、更有中陵端陵、併八幡山爲三陵、葢皆葬貴神也、更有川合陵、或曰中陵瓊瓊杵尊、而川合陵在左、端陵在右、是天照大神忍穗耳尊之陵也、世傳高城千臺之言、以爲瓊瓊杵尊築千臺構高城、在八幡山殆虛語也、諸神記謂新田宮、始不營廟殿、而皇帝記伏見院正應三年庚寅、薩州八幡宮高麗橋有棧數五十三軒、見物人三万云云、其社之盛可知也、地理纂考四神社奉祀彥火火出見尊豐玉姬鵜草葺不合尊玉依姬天降五部諸神、諸神記國司到任、先奉幣于龜山、然地誌備考又有言、水引鄉內屋形原、殆皇孫宮址也、其地高廣、可容廣屋數宇、是自一考矣、地理纂考嘉永三年改造新田宮寶殿下有石築成圓二丈餘、高三尺、堅如化石、少堀之、有磐石數片覆之、葢葬玉體之處也、或曰臼杵郡縣西三里有大陵、異氣甚盛、而人不得近焉、是可愛陵歟、或曰臼杵郡永非可愛村、傍山百餘町、絕頂疊石三尖有岩洞、是可愛陵也、或曰延岡近傍有可愛山陵、或曰臼杵郡高千穗山東南有槵嶽、山中有瓊瓊藝命陵、

里人稱大石明神、是自爲異說、然亦未可爲盡非也、穗慈爲穗奇之義、謂卓出如穗而豐也、刀自爲戶主之義、以其爲天皇祖神、故特貴之也、蓋借字與生同義、此謂巖生苔、葢指磐長姬合力者助之使生人永壽之謂也、小朝熊在伊勢國宇治鄉朝熊村、朝熊舊訓阿佐玖麻、今曰阿佐麻、與淺間同、如信濃淺間富士淺間、皆此神所在也、

人壽長短必有定數、而淫于美色、以損生命、且貽害于子孫者、由其欲之難節、是美人所以不宜子孫也、然木花開耶姬既知其姊不悅、故不敢恃其色、以入天孫之宮、可以見其非尋常美人之比、而天孫不娶二女者、乃其德之所以大過人也、葢納二女者爲素尊之遺制、非天照大神之意、故天忍穗耳尊以下大統相承、以至神祖、未聞其納二女、如瓊瓊杵尊之於木花開耶姬、彥火火出見尊之於豐玉姬、一別之後、絕不相通、獨居終身、葢伊奘諸尊嘗懲伊奘冉尊害生之志、有得于祓除淸心之間、傳諸天照大神、自有不老不死之術、以大德代天工、而子孫承之不敢失墜、是

其所以長生久視不衰也神祖既納吾平津媛又娶五十鈴依媛蓋承吾平津媛既薨之後也及後世遂納衆妾者大國主神之遺風援之耳遂致魏晉人目我以爲一男數十婦非古也臨產放火或有此事蓋其精神一決不畏水火視水火猶無者所以水火不能害之邦俗自古重火臨產必異其火蓋由火爲至淸至潔之物其德與神明同揆故不敢侵侮也六朝人評我俗有言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此事未詳所焉豈其鑽火淸齋者遂爲著說邪開耶姬一心光明純潔與火同體何憂火害且所謂八尋殿者或以草茅作之極易燒過則雖常人亦當無有大害也天書作稍苫草放火燒之近得宵天孫歌意言妃在我近而不得相接猶海藻著岸而不宿海鳥無有此理也橘守部曰是彥火火出見尊贈豐玉姬之言錯出于此未知是非栾竹刀終成竹林云者神之也二子已有不死于火之異故遂爲此說耳按宋史稱寇準死飯葬西京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揷地掛紙逾月枯竹皆生筍時人謂深仁所致天人感應之際妙用不測未可謂斷無此

事況於神明爲万化之源乎安可執一而論哉埃之山陵紛紛衆訟蓋由其遷徙彼此不住一處以致之或恐自天孫傳至神祖實有十數世世襲御名之偏也天照大神忍穗耳尊之陵在高城郡者是葬二神之遺物猶後世埋藏遺髮也苟二神之陵而在地球上則是不外乎南海幾內諸國之間矣福慈爲穗奇之義其說的當蓋言神蹤甚著不唯山勢高絕也自古職此山之神迹者淸和天皇貞觀六年有燒火之變七年立淺間明神祠列于官牒有言今年八代郡擬大領無位伴直眞貞託宣云我淺間明神欲得此國齋祭頃年爲國吏成凶咎爲百姓病死然未曾覺悟仍成此恠須早定神社兼任祝禰宜潔奉祭眞貞之身或伸可八尺或屈可二尺變體長短吐作等詞國司求之卜筮所告同於託宣於是依明神願以眞貞爲祝同郡人伴秋吉爲禰宜郡家以南作建神宮且令鎭謝雖然異火之變于今未止遣使者檢察埋剗海千許町仰而見之正中最頂飾造社宮垣有四隅以丹靑石立其四面石高一丈八尺許廣三尺厚一尺餘立石之間相去

一尺中有一重高閣以石搆彩色美麗不可勝言望請齋祭兼預官社從之今大宮有伴氏贇
眞貞之裔云都良香文曰承和中從山巒落來珠玉有小孔是仙簾之貫珠也至今有得之於山
麓者其貌如管非自然之物也更科日記有人遊富士川見黄色物流至見之則丹書來年之凶
揭出二人以爲奇而收之明年三月國守死而其見徵者亦如其所書寶永中富士山失火謹宮
觸記是時富士野有淨光寺比夜半聞數百人足音過門前僧怪之乘月自垣隙覘之有異獸數
万自富士山上向中堤而走一時許中有一物可長一丈形如熊背有二角全身有眼其光如鏡
人立張臂而過及明乃火國語之古老則曰是山之主神自古所傳也其他言神異者甚多是猶
出雲大社説盈跡諸社緣起多此等説未可以人生常理推之也

神代志第十二

天津日高彦火火出見尊一名火折尊瓊瓊杵尊第二子也嘗有山幸号山幸彦取膚廣物膚狹物

而兄火酢芹命有海幸号海幸彦取毛麤物毛柔物火酢芹命每風雨失幸彦火火出見尊未嘗有
一日失幸於是火酢芹彦命告彦火火出見尊易幸彦火火出見尊釣魚不得一尾失鉤空手而皈
火酢芹命亦不得獸悔之還弓箭乞己鉤曰山幸海幸各自所得不可久易請互還之彦火火出見
尊曰君鉤釣魚不得一尾遂失之不可復覓別作新鉤償之不受責故鉤乃以其所佩十拳劍毀作
五百鉤盛一箕與之不受更作一千鉤與之火酢芹命怒曰非我故鉤雖多何用責之益急彦火火
出見尊憂之抵海畔低徊愁吟見鴈嬰羅困厄憐而放之須臾遇一老人髮白如雪面如少男着麻
衣手杖緩歩而至彦火火出見尊問曰汝爲誰對曰吾是塩土老翁也君豈非虚空津日高乎胡爲
泣也因答以所由老翁曰勿復爲憂取嚢中玄櫛投之於地則化爲五百林竹因採其竹造無目堅
間小船使彦火火出見尊入其中教曰吾放此船暫往將有好路乘路而行當有宮室如魚鱗則綿
津見神之居也門外有一井井上杜樹枝葉扶疏汝命攀樹緣其上海神見之必爲汝命審處矣載

彥火火出見尊放之海中、則自然沈去、海底果有小汀、乃棄船沿汀而進、忽抵海神之宮、雉堞整頓、
臺宇玲瓏、進就杜樹下、徙倚彷徨、跳登樹枝以居、時海神之女豐玉姬侍妃持玉壺將酌水、終不能
滿、俯視有人影在水底、笑顏倒映、仰見則麗壯夫也、甚奇之、彥火火出見尊請水、盛玉壺進之、不飲
水、解其頸所繼之璵、含之吐入器中、著器不離、婢持之進豐玉姬、豐玉姬問曰、門外豈有人乎、婢曰
然、現坐井上杜樹、甚佳麗人也、遠勝我王矣、其人乞水、含璵吐之、故來獻也、豐玉姬以為奇、排闥出
見、忽目成人、謂其父曰、門有麗人、殆非常人、從天降者當有天垢、從地來者當有地垢、實是妙美、虛
空津彥者歟、海神出見、知其為天孫、曰、此是天津日高之子、虛空津日高矣、迎拜曰、僕以天神之命
掌海久、受天神之恩、今有何故到此處耶、延入、為設三床、敷海驢皮席八重、上敷絁席八重、彥火火
出見尊拭両足于邊牀、據兩手于中牀、然後寬坐內牀于眞牀覆衾之上、海神見之、益加崇敬、設饌
百机奉饗、遂問來故、因具語以其兄責鉤之狀、海神乃悉召大小魚問之、諸魚皆曰、頃者口女言有

口疾、以為憂意、必是也、乃召之探其喉、果得失鉤、海神制曰、惟汝口女、從今勿呑餌、勿預天孫之饌、
是口女魚不進御之緣也、國幸訓佐知、為佐伎發理之省語、即幸取也、知薩麻之稱、蓋亦自幸取遂
居住而言、或曰、幸是狹道、狹就性而言、意狹道就業而言、義弘亦通、彥尊稱唯貫族稱之、彥火火出
見命兄弟有此稱、蓋奉瓊瓊杵尊命、分治山野、衆自漁獵、以供大祭及御膳也、廣物狹物、麁物和物、
唯神饌有此稱也、易幸易取幸之具也、山幸海幸各自所得、古事記作山佐知亦已之佐知佐知、海
佐知亦已之佐知佐知佐知、即弓矢釣鉤之謂也、佐知佐知重言者、古語格、以此與彼相對而言、万
葉集悲弟歌曰、遠津國黃泉乃界爾、蔓都多乃各各向向天雲乃別石往者、其曰向向者以死者
對我身而言也、後拾遺集加多加多乃親乃親杼智祝布米理子乃子乃千世遠、思比古曽也、證此
例甚多、責故鉤者、蓋欲托此事以奪天位也、瓊瓊杵尊本知弟命堪重寄、使之常執弓矢以寵之、將
傳天位、而兄命妬之、曾有大喪、乃欲逞禍心也、繩訓和那、當是輪繩之義、見隱嬰網而放之可以見

其仁慈成性也鹽土爲知識大都知之省語猶如言博識也陸奧國頴娃郡有枚聞神社祭鹽土神

云老人手杖一節擲天香堅間小船一作小籠無目謂密着無間隙堅間謂竹籠所編之目細密源

君美謂編竹細密使風不透以爲小船之帆也或曰以竹籠爲筏乘之也一書作以無目堅間爲浮

木以細繩繫着彥火火出見尊而沈之所謂堅間是今之竹籠也乘路就水路而言如陸路則不可

曰乘也如魚鱗謂重稠猶言櫛比海神宮在海底其有樹木多物類各成區域與陸地無異云然

幽界非常人所能到也薦器不離蓋自有其術也垢猶言香氣仙神皆厭人氣不堪臭穢豺狼獅虎

則聞人香氣猶之獅猶鼠云瑜加論諸天身内外恐清潔無有臭穢猶有妙色相人身肉多穢不

淨穿竅以是說天垢地垢猶未矣妙美虛空津彥謂往來天地莫不自由所謂神仙也万葉集見席

久保理於毛比之奈倍爾　加都良賀氣香具波之　君乎　安比見都流賀毛　加都良賀氣卽桂蔭蓋月

夜見大神曰桂壯士万葉集又曰月人壯士蓋傳此故事也和名抄稱靈日本紀云美太万一云美

加介卽御陰本謂天日神氣充塞天地造化万物者故熏涵天地諸神之靈魂及人靈而言也海驢

皮潮滿則柔涸則枯云絁緒似布也絹謂纁惡之絹上代通稱曲並曰多多彌重重敷之也八重卽

彌重猶言幾重據兩手之據抑也銜頸根而屈折之也祝詞鵜自物頸根衝拔萬葉集鹿自物膝折

伏鵜成伊這平呂賀美可以見矣魏志倭人傳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殆是之謂

也或曰據兩手于牀言猶未坐而暫休息也以天神之命掌海謂伊奘諾大神勅大綿津見神知大

海之政也今夜謂昨夜古語多此例口女今東國謂之米那陀卽赤目魚之省語亦曰口女者謂此

魚也口女不進御之緣也蓋邦人禁忌皆必仍舊貫沿襲也

山幸海幸者蓋二神好山澤之遊捕魚獵獸常有所獲自以爲天賜故有此說也玄櫛化竹自其

得竹之容易而言陰陽寶鑑識玄王兒之櫛投地則爲竹蓋亦傳聞此事者也海神宮蓋在琉球

以其在八州外海島中故謂之海宮也或曰在對馬按延喜神名式對馬島祭海神凡四社其三

爲大社是可以見矣初曰失鈎故有海神之說海神司海故有召魚云云之說勢之必至不足怪
也本居平田諸子以此等事爲古傳不可易若不容疑于其間曰神明之事非人智所及也平田
氏門人矢野玄道考證事實恭詳曰諸國周遊奇談載筑前國志摩郡毛屋村有農民八兵衛其
屋後有小祠天明九年有神憑其妻罵人請沙門及解魔法師祈之百方無驗近傍有神職菊地
帶刀能叱野狐逐之因請帶刀禱之其妻冷笑之而已帶刀大聲疾罵妻曰汝以我爲狐狸乎汝
宜下座而聽之帶刀拜伏女正襟端坐威儀儼然曰吾是塩筒老翁也帶刀問曰聞神代火折命
自此赴海宮如何女答曰天津日高之子空津日高命失鈎愁吟海畔故吾爲之謀也問其詳如
何答如古史所記問其何故憑人則曰欲使世知吾有神靈灼然也縷述神代之狀如目前事國
主聞之相海邊一地建祠以八兵衛擬神主其後神憑妻經久隨衆人祈願報其吉凶云其地有
大巖窟曰毛屋大門即在突出玄海洋之岬船入窟中二三町有穴通左右不知其深貝原篤信

曰傳言太古往來海宮之處也毛野村陸田有宇賀耶屋敷宇賀耶當是鵜鷀草又有御產屋故
跡嚴禁不淨諸物又有豐玉姬社龍宮社又有大祖宮祭神彥火火出見尊云櫻井社緣起載櫻
井社在筑前國志摩郡櫻井村慶長十五年六月有海神憑浦新左衛門尉妻妻名曰純應答世
事吉凶如響每夜現少童形一夜有童男女可十六七歲皆純見海宮童女持鉢先行童男持榊
從之潮分左右忽到海宮宮皆彫鏤金銀諸神列坐其中粧嚴不可言純謁諸神賜歌還之自是
屢到海宮持宴經時日乃飯或帶儆臨國守侍從源忠之聞之親往問之時江戶邸有土木之事
問之不差一事比江府所報尤詳有所祈願無不如意國守嘗宿其家早旦樓上有聲曰新左新
藏封鎖依然國守問神從何許至曰自窻窻用鉄厚二三分外張銅網雖鼠不可通也托宣曰吾
左衆驚欲入戶扃緊鎖不得入國守推扉覩之三襲紅白綿衣白領帕首皆壁櫥下屏衣匣中所
自地神末不通上界二千餘年爲與國主有宿緣故今來救其難且安諸民也國守年三十八當

參天下之事後果有嘗長崎互市塲之事矣神憑此女經廿七年神曰年七十當赴海宮至寛永十三年十二月癸酉如眠而逝年六十八十九年嘗社曰與止姬大明神貝原篤信續風土記亦載此事國守厚崇奉之云據此則攝土老翁及彦火火出見尊事迹似全在筑前國者然諸國言海神靈蹤者亦甚多彦火火出見尊赴海宮蓋亦不止一處一時也玄道曰琉球神道記載昔者狹町有一人曰若狹殿一日失妻蹤跡失悲之禱神三十三年妻一日自外至初亡失時年二十歲而今少于二十歲時夫與隣人皆疑之妻曰吾遊二三日耳何變之有語昔日事一一不違夫信之好合如初子孫連綿至今六代矣近時棚晴浦有一女船子子失跡七年乃皈身纒綾錦上覆藻入取其衣易以脈衣忽失綾錦其女現存年可六十是知琉球對馬並有所謂海宮者也制口女不得預天孫之饌蓋辱之也發心集有一僧乘船過近江湖見人網獲大鯉魚脫衣買之放諸湖夜夢有白衣翁來謁氣色甚怨問之則書日所放之鯉也僧辨其非理翁曰信如君之言

然我爲鱗族無出湖之期適有賀茂祭將供身于神饌以免苦患而今若此道業已古今著聞集東大寺僧春家過伊勢海見海人捕蛤哀而買之放海夜夢蛤成群來訴曰今將供身于二宮御膳而爲汝所放失脫苦之方万物出于神飯于神其理固當然也

於是彦火火出見尊遂娶豐玉姬留住其國三年纏綿篤愛而仍有懷鄕之情一日追想往事愴然大息豐玉姬聞之語父曰三年無歎今夜乃一大息何故海神見彦火火出見尊從容問曰今聞我女之言三年無歎今夜大息豈欲皈鄕乎若然者吾當奉送也乃出其釣鈎洗滌而獻之副以潮滿涸潮二瓊因敎之曰以此鈎與兄宜咒曰貧鈎煩鈎踉跨鈎痴騃鈎三唾後手投棄以與之兄作高田平汝命作汚田兄作汚田平汝命作高田吾掌水比及三年必使兄漸貧窮若怨而來賊者當漬滿潮瓊以溺之若悔而求救者旋漬涸潮瓊若兄釣于海則汝命在海濱招風吾乃起風波漂溺之如此則兄自服矣天孫辱臨于此中心慶之雖隔八重之隈寞時相憶而勿棄置也乃悉召鰐魚

問之曰天孫將還幸上國汝等以幾日奉送乎鰐魚各從其身之長短定其日數中有一尋鰐自言
一日奉送乃命之曰在海中勿令恐畏奉載鰐頸送致如期鰐將返天孫賞其功解其所佩紐小刀
著頸故鰐身一尋者至今謂之鋤持神也天孫既飯本宮從海神敎還鉤火酢芹命怒不受稍貧來
攻因出滿潮瓊則水大溢而火酢芹命辛苦求救乃出涸潮瓊則潮涸矣既而曰吾爲汝兒何事汝
乎因又出滿潮瓊火酢芹命走登山潮亦沒山緣高樹潮亦沒樹終無所逃乃又出涸潮瓊救之後
火酢芹命行釣海彥火火出見尊向海而嘯則風浪忽起而漂溺焉火酢芹命請曰汝久居海原必
有善術願救之自今以後吾子孫八十連屬不離汝命之墻邊以爲狗人焉夜守護彥火火出見尊
憤不與言火酢芹命着犢鼻以赭塗掌及面以謝曰吾汚身如此當永爲汝命之俳優乃舍之曰是
其後裔隼人等代吠狗爲當時漂溺之態不絕是世人不償失鉤之緣也大息古事記作大嘆嘆
訓邦宜伎長息也通悲喜然悲者尤多此事故於悲專言那宜伎彥火火出見尊有一歎此隱忍不

言之所致蓋感海神待遇之厚且以一人行幸故隱忍自屬也此說三年與人界不同蓋神仙界不
知其長妖魅界大苦其長如諸尊抵豫母都國感其甚久可以見矣懌訓意褒保志謂懲悒也踧踖
訓須須一訓須須能美能美辭之活用也進貌與會會呂通痴騃訓于留又訓于樓該如愚訓於呂
加及俗語鈍訓奴留志亦然鈎訓賦但貧鈎鬱鈎訓知蓋古言無濁音重復者也賦是取訓登理之
切或曰鈎訓都理之切皆自其得不幸而言也後手投棄所以厭人也作高田作汚田蓋謂樹稻
也稻有四種一曰出雲種二曰古志種皆出雲大神所作三曰齋庭種又名笠狹種又名日向種高
千穗宮時所作四曰笠縫種俗曰鶴粳鶴糯垂仁天皇時鶴所含來云八重者深遠之意上國自海
神宮在海底而言非尊稱之謂也截頸者蓋鰐背難乘也着紐小刀于頸賞其功也鋤訓佐比截物
貌爲須加比之省語劍有須加流劍是也用鋤字義未詳豈以須伎之展爲須加比乎或曰佐比謂
刀劍之刄佐爲佐夜切即亮也靈異記訓嵡䆪爲佐比謂光輝也或曰是副身之謂刃爲佩帶不離

身之物、故有此名也、西洋人謂大刀曰佐阿倍流、俄人曰佐比苢、皆佐比之轉也、本宮在大隅國桑名郡、今鹿兒島神社、云怒不受怒、其遲也、其意不在故鉤者、可見矣、洪水沒山、益在唐堯時、彼邦亦被此災也、桓武天皇紀延曆十八年八月、常陸國鹿島郡加久慈多珂四郡、今月十一日、自晨至晚海潮去來、凡十五度、滿則過常涯一町許、涸則踰常限廿餘町、海畔父老僉云、古來所未見聞也、天地間神異之事、有如此者、焉招風書紀作嘯、訓宇曾夫伎、息吹也、或曰、虛吹也、鄭玄曰、嘯蹙口而出聲也、經國集曰、音聲之妙、莫過於嘯、宋人蘇軾詩曰、永嘯來天風、八十連屬、謂永世子孫、犢鼻訓多布佐幾、股寒也、明人李時珍曰、縫合者爲袴、短者爲犢鼻、犢鼻穴名、在膝下、褶亦土也、爲當時之態不絕不忘、祇先服罪之事也、隼人訓波夜比登、敏捷猛勇之義也、風土記兵名曰薩男、謂薩摩男子也、薩訓佐、都擇取美物之謂、摩爲牟禮切、群也

思鄉、漢息不敢安處樂國也、漢人謂宴安酖毒、彥火火出見尊其知之矣、所以能制兄之暴在乎

[illegible][illegible]考之六

五十七

五十八

備嘗艱難、熟練世故、是爲人倫之大變、故口碑喧傳、以爲大戒、非古人薄于兄弟之情也、火酢芹尊欲奪天位、托小失鉤、責弟使其流離顚沛、而海神和解之、不至相害、以全天倫、可謂厚矣、藤原光賴歌曰、古毛知毛阿苢志、我賀宿爾枝這、速努留加志波、木能影古人豈無此類乎、兄弟友于、是茶飯常事、故不經見、己源定信歌曰、埋火能阿多利乃登加爾、波苢加苢能、麻登爲勢志、世爾戀志加利計留、源光國曰數布爾波、君賀齡能、高松也、速奈留、枝毛千代爾、儀波牟、大來皇女曰二人行計杼、行過難、秋山遠爭加、君賀一人、踰由苢牟、大伴田村大孃曰、與曾爾居苢、古布禮波、久留志、和幾毛子遠、繼苢、逐見牟、古登波加利、勢與、又曰、遠加苢波、和比苢毛、阿苢牟、遠里近久、在登聞、都、美努、加須遠、奈佐、尊胤法親王曰、卿近幾、多計能、闇生能、與、與能、風速奈留、枝爾、吹曾、偽迴牟、是人情之當然也、乾滿二珠者、蓋得水精等所造、隨大氣呈變化、豫知潮汐風雨之器、每有爭戰、用此進退隊伍者邪、珍重其物、謂之有乾滿之功、而世人相傳神之也、高田汚田

之說特甚之耳按神名帳信濃國埴科郡有玉依姬神社蓋今松代近傍東條村池田宮云北宮以明玉爲神體有靑紅白三種數百顆光明透徹自然分爲小粒漸大不似人造屢有靈異之事正月七日神主與村人相會開石函撿之其分身者名曰生石自外納之者曰來石收藏穀麻等至明年取出見其色澤以知年之豐凶云石之生長自古傳之然此事頗屬異聞豈有一種精靈之氣彼此相感而然乎據此等事言之末可謂無乾滿珠豫知潮汐者也

先是天孫將自海宮還豐玉姬從容語曰妾已有身分娩不久願天孫之裔不可產於海中將就君處請以風濤急峻之日造產屋以被待也因聚鵜羽造產舍于海邊波際其蓋未至葺合豐玉姬乘大龜將其女弟玉依姬直冒風波而至時產月既滿腹方急不待葺畢徑入而居焉謂天孫曰願勿見吾天孫異之竊伺則化爲八尋熊鰐匍匐逶虵大驚畏而逃豐玉姬覺知深以爲恥曰吾常欲通海路往來君覩吾形是已甚矣自今以往吾奴婢至君處者勿放還君奴至吾處者亦不許復還其

兒以異床覆衾及草儲諸海濱留玉依姬侍養天孫就而問焉曰兒宜何稱對曰宜稱彥波瀲建鵜草葺不合尊言畢徑入海鄕此海陸不通之緣也當是時大綿津見神之子振魂命四世孫天忍人命陪侍供奉作箒掃蟹且掌鋪設遂以爲職号曰蟹守是爲掃部連等祖掃守者蟹守之轉也又取他婦人以爲乳母湯母及飯嚼湯坐凡諸部備以奉養焉是乳母養兒之緣也因將就君處蓋古俗產兒必擇其地也產室舊蹟在那珂郡海濱号宇止磐窟宇止即鵜鷀殿也窟縱橫五丈許深一町許東面抱海負山其山名早日嶺絕勝之地也熊鰐訓和邇熊謂魚色也波瀲古事記作波限訓那藝佐謂波寄之際日向國那珂郡宮浦村海邊有大窟曰鵜殿窟俗曰鵜戸權現即此產殿之跡云

乳母謂以乳哺兒者湯母謂掌湯藥之人飯嚼謂嚼飯哺兒者湯坐謂洗浴兒者坐訓熏即須惠切使兒坐于湯中也或曰謂調湯之人

婦人不修飾則不見人古今同情豐玉姬不欲天孫親覩忌其煩悶醜惡之態也夫婦相接之間

必要有禮儀防範如其狎昵太甚則反致彼此厭惡不相容如豐玉姬此舉蓋及天尊不絕而已
自絕者也以其爲海神之子故曰化爲鰐非其實也絕海路之說亦然以爲海陸不通之緣傳者
之妄也一書以爲自抱兒而去久之使玉依姬送致近是蓋豐玉姬本慕天孫而來風土既異且
與天孫有異言故其心不安而皈也藤原質清歌曰契多留達閇佐理妙婆和多都美乃底留毛
人耶行通波末志信哉言也鰐魚與龜並爲水族中靈物自古往往說其與人婚豈以其氣之相
近乎必有所以然者焉淸人王大海海嶋逸誌鰐魚性淫每雌雄交媾其遺精溢出隨水而流婦
人浴於河者觸之不自知也竟能成孕而產鰐魚死敢加害必送於河間之安南極多吧國不啻
有也蓋亦謂其與人相近也此段說話出海神云云致之據後來豐玉姬戀慕獻歌天孫答歌則
知其非恥爲鰐匍匐之狀者也
是後豐玉姬不堪戀慕之情因玉依姬侍養生子獻歌曰阿加陀麻波袁佐閇比迦禮杼斯良多麻

能岐美何余曾比斯多布斗久阿理祁理天孫報之曰意岐都登理加毛度久斯麻遁和賀韋泥斯
伊毛波和須禮士余能許登碁登邇是二首者謂之舉歌也玉依姬生武位起命武位起命之子曰
椎根津比古命天孫居高千穗宮五百八十歲而崩陵在高千穗山之西高屋之山上國阿加陀麻
赤珠也袁佐閇比迦禮杼雖緒亦光也斯良多麻白玉也此下當添如字看岐美何余曾比君之儀
也猶言姿容君指彥火火出見尊而言斯是語助多布斗久阿理貴在也貴訓多布止伎是太字之
訓附多之一音也此言赤玉雖緒亦有光未若君裝似白玉之貴也蓋以天孫比白玉也意岐都登
理奧津鳥也爲鴨之冠辭加毛度久斯麻鴨著島謂海神宮島亦爲冠辭非謂鴨之著島也若猶寄
也度與豆通和賀韋泥斯率寢也言率妹而寢也伊毛波和須禮士妹者不忘也妹謂妻余能許登
碁登邇世之盡也謂終身言吾之於汝至終身每思而不忘也舉歌謂歌曲音節玉依姬住武位起
命者據舊事記然是恐豐玉姬誤也蓋武位起命在海中所生從母住海宮故其裔亦不列天神據

根津彥乘大龜者亦由其自海宮來而其鄕導皇師者蓋亦海神之意也高千穗峭霧島山其宮址即今都城也又莊內鄕有阿母理天神社阿母里即天降天神謂瓊瓊杵尊或曰火火出見尊宮址在大隅國桑原郡宮內有鹿兒島神社今曰八幡宮係神武天皇創建云鹿兒因爲得名蓋彥火火出見尊行幸海宮在此際也今曰石體宮高屋山陵在始羅郡地理纂考以爲溝邊郡麓村神割岡在高千穗正西二里鹿兒嶋神社之北二里高六十間下漸大圍可十町獨立曠野其南有鷹屋神社自古嚴禁人耕田及繫牛馬犯者往往暴死高屋本皇孫所生故其所葬亦曰高屋或曰肝屬郡內浦鄕北方村高屋山之巓然其地在高千穗南與古事紀不合矣

天孫御製曰鴨著島可以見其非水底也今薩摩國江居郡海門村有海童神社海門山今曰鴨著嶋所謂海宮謂此山云未知果然與否已天孫居高千穗宮五百八十歲其前年紀若干未可知也是屬可疑然倭姬書五百歲源親房載之於神皇正統記亂部比企壽七百歲宇佐人至今

稱之其他以數百數者正史所載不可枚舉在後世尙且如此況於上古乎我邦古人多壽考淡土人所豔羨未必無其故也意者太古之人淸潔成俗恬澹無欲居住山岡呼吸淸氣而其受生薄弱者往往夭折無遺唯有强健之人喜其有山幸海幸交際闃閴曾無勞其心思之事是所以長生久視而亦非人人壽考也當是時士多人寡衣食稍足上下男女保生之外無復佗事而道德智識與年壽長進有自得于長生久視之法者衣鉢相傳實際踐履弗爽如導引服氣之法亦在其所不遺也人身吸大氣于口鼻遍諸全身以遂其生如勞心太過氣血凝滯則生百病而好名利耽聲色貪滋味及虛妄嫉妬之念皆爲勞心之根所以釀病也如瓊瓊杵尊幸木花開耶姬一宿乃已不復再幸火火出見尊娶豐玉姬三年乃告別可見其恬靜寡慾絕無漁色之行也凡人之難制者莫如男女之交男女之交尙且如此況於其他乎彭祖富云上士異床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蓋戒色之言也然彼壽八百歷夏商周三代娶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則未能如

天孫之清靜無慾也、天孫寡慾有所自得而然、固非強之夫豈易言哉、抑嗇於外者必蓄於內、久後愈致康強、愈恩待久、所以有導引服氣與諸般術生法也、我邦昔有山人山居木食、以事神爲務、蓋述上古神明之迹而得其一端者也、至今猶內諸國中往往見其人、皆得壽數百歲云、世傳僧白隱坐禪惡勞、燥百藥無效、聞山城國白河山有一老人曰白幽、深達醫方、遂往而訪焉、白幽年二百餘、住巖洞、可方五六尺、不蓄一物、白隱告病、問治法、白幽授內觀法、蓄力于氣海丹田、其法每夜入寢、仰臥強伸兩脚、使一身元氣充乎臍下及腰脚足心、止妄想、屈指數息一百、然後縱兩脚、是爲一次、須臾再伸其脚、修如前、每夜行之至四五次、每月五六日、則元氣充滿、百病皆去、臍下瓠然如毬云、唐人柳公度嘗有煖氣游之說、彭祖導引術有挨閉氣以攻所患、運行體中下達趾末、蓋亦不外乎此、道家習閉氣而呑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咽之名曰胎息、抱朴子曰、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氣、鼻中引氣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

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人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氣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自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氣當以生氣之時、勿以死氣之時也、故曰僊人服六氣、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氣、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爲死氣、死氣之時行氣無益也、行氣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胎息而已、是道家胎息之說、頗致其詳者也、其要在習熟加以恬靜無慾、庶乎可以躋上壽矣、道家說神仙常稱蓬萊在東海之中、其地不外乎皇國、平田篤胤以爲海神豐玉彥所居、其說殆難信據、然彼此關係之大、則有不可誣者、而我邦人自古有上壽之質、未聞有傳其術者、蓋存乎實際修煉、不在言語文字之間也、今之言人壽者、以爲飲食滋養人身多滋味者尤適人身、古人食物寡單、決無永壽之理、殊不思世間多非多端、而年壽漸縮、是古今之定

理也、物類繁雜則爭競日甚而長育之力漸微且漸故其變滅亦甚速猶百草生於一地也、若夫見大乱之後氣運漸復人漸壽康而遂評今人之壽者陋矣、聞遠西人近通計國內病人雀目者、禿頭者逐年漸多蓋皆出其勞心過度則知一切體質官能之衰弱亦不容疑也、

天津日高彥波瀲武鸕草葺不合尊彥火火出見尊子也、娶姨玉依姬生五瀬命次稻飯命次三毛入野命次若御毛沼命凡四柱矣、久之崩於西州之宮葬於日向吾平山上之陵焉、因娶姨者上古往往有此事、古俗不避姨姪庶母及異母妹者由其無同居之親、古俗有妻二三人者、女常在其家男子時往往宿而其子在母家長育故異腹兄弟則有不相知者云、玉依之依為余呂志之省語、五瀬訓伊都世嚴稻之義、稻訓志禰者其例甚多志禰切為世也、御毛沼是為御食主之義、狹野訓佐奴早稻主之意、高千穗東北山下有狹野之地、相傳為天皇降誕之地、立幣表之不許人繫牛馬云、葺不合尊自都城遯此者歟、吾平陵在大隅國肝屬郡始羅鄉上名村巖洞中巖洞面東其中廣

三十步、陵上有祠、又隔小川前有廟曰鵜戶權現、祭葺不合尊云、

葺不合尊年壽若干、史無所徵、如聞豐日諸國之間、口碑相傳為葺不合尊陵者及數十處云、蓋彥火火出見尊海宮之行自為神代一大異常之事、比其皈生葺不合尊葺不合尊嗣立威德大行、故天統相傳經數世襲稱曰某某葺不合尊、及後世遂合之以為一者乎、如玉依姬亦恐非一人也、神代以玉依姬稱者甚多、是蓋與倭迹迹媛大中姬等有叔姪殽入無異也、據姓氏錄曰、稻飯命為新羅祖、則所謂海宮亦似不外乎新羅等處者、源君美以天孫海宮之幸為抵新羅請援兵者、其說未必為無所見、然詔之請者非也、其實徵之耳、顧天孫自高天原西下者、其意在于收外以定內、與神后舍熊襲征新羅無異、蓋大國主神據有山陰及筑紫國神從者如雲、故懲懲敎飭不從既服之後、亦不敢直收其地、而到筑紫、漸經畧之、琉球新羅諸國莫不來附、所以有此行也、平田篤胤曰、天孫之在日向也、石凝姥命為鏡作長、玉屋命為玉作長、手置帆負神為木工頭、

彥狹知命爲主殿頭、天目一箇神爲鍛冶正、天日鷲命爲織部正、是文官也、天忍日命天津久米命二神爲左右衛門督、兼左右近衛大將、是武官也、是有後世諸官之質、而無其名者也、而諸神在諸國者、如天津彥根命在近江國、天夷鳥命在出雲國、天香山命在紀伊國、天兒屋根命在津國、常常往朝日向、而天孫亦時巡行諸國、故箱根祭瓊瓊杵尊、富士山祭木花開耶姬、若狹丹波美作越前諸處祭彥火火出見尊、皆不合尊也、大國主神以後之勢則固當然也、

祠志卷之六畢

明治廿三年七月三日印刷
明治廿三年七月六日出版

版權所有

（定價金三拾五錢）

著作兼發行者　東京府平民
岡本監輔
東京市小石川區小日向臺町一丁目十一番地

印刷者　東京府平民
岡本利三郎
東京市麹町區麹町十丁目四番地

東京市麹町拾丁目岡本活版所印刷

太安麻呂 撰

古事記

寛永二十一年（一六四四）京都刻本

據寛永二十一年（一六四四）

京都刻本影印

古事記上卷 并序

臣安萬侶言夫混元既凝氣象未效無名無爲
誰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參神作造化之首陰陽
斯開二靈爲群品之祖所以出入幽顯日月彰
於洗目浮沈海水神祇呈於滌身故太素杳冥
因本敎而識孕土產嶋之時元始綿邈頼先聖
而察生神立人之世寔知懸鏡吐珠而百王相
續喫劒切蛇以万神蕃息歟議安河而平天下

論小濵而清國土是以番仁岐命初降于高千
嶺神倭天皇經歷于秋津嶋化熊出爪天劒獲
於高倉生尾遮徑大烏導於吉野列儛攘賊聞
歌伏仇即覺夢而敬神祇所以稱賢后望烟而
撫黎元於今傳聖帝定境開邦制于近淡海正
姓撰氏勒于遠飛鳥雖步驟各異文質不同莫
不稽古以繩風猷於既頽照今以補典敎於欲
絶曁飛鳥清原大宮御大八州天皇御世潛龍

體元洊雷應期開夢歌而相纂業投夜水而知
承基然天時未臻蟬蛻於南山人事共洽虎步
於東國皇輿忽駕淩渡川六師雷震三軍電逝
杖矛擧威猛士烟起絳旗耀兵凶徒瓦解未移
浹辰氣沴自清乃放牛息馬愷悌歸於華夏卷
旌戢戈儛詠停於都邑歲次大梁月踵夾鍾清
原大宮昇即天位道軼軒后德跨周王握乾符
而摠六合得天統而包八荒乘二氣之正齊五

行之序設神理以奬俗敷英風以弘國重加智
海浩汗潭探上古心鏡煒煌明覩先代於是天
皇詔之朕聞諸家之所賷帝紀及本辭既違正
實多加虛僞當今之時不改其失未經幾年其
旨欲滅斯乃邦家之經緯王化之鴻基焉故惟
撰錄帝紀討覈舊辭削僞定實欲流後葉時有
舍人姓稗田名阿禮年是廿八爲人聰明度目
誦口拂耳勒心即勅語阿禮令誦習帝皇日繼

及先代舊辭然運移世異未行其事矣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光宅通三亭育御紫宸而德被
馬蹄之所極坐玄扈而化照船頭之所逮日浮
重暉雲散非烟連柯并穗之瑞史不絶書列烽
重譯之貢府無空月可謂名高文命德冠天乙
矣於焉惜舊辭之誤忤正先紀之謬錯以和銅
四年九月十八日詔臣安萬侶撰録稗田阿禮
所誦之勅語舊辭以獻上者謹隨詔旨子細採

摭然上古之時言意並朴敷文構句於字即難
已因訓述者詞不逮心全以音連者事趣更長
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訓或一事之内全
以訓録即辭理叵見以注明意況易解更非注
亦於姓日下謂玖沙訶於名帶字謂多羅斯如
此之類隨本不改大抵所記者自天地開闢始
以訖于小治田御世故天御中主神以下日子
波限建鵜草葺不合尊以前爲上卷神倭伊波
禮毗古天皇以下品陁御世以前爲中卷
大雀皇帝以下小治田大宮以前爲下卷并録
三卷謹以獻上臣安萬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和銅五年正月廿八日正五位上勲五等太
朝臣安萬侶

天地初發之時於高天原成神名天之御中主
神訓高云阿麻下效此次高御產巢日神次神產巢日神
此三柱神者並獨神成坐而隱身也次國稚如
浮脂而久羅下那州多陁用幣流之時流字以上十字以音
如葦牙因萌騰之物而成神名宇摩志阿斯
訶備比古遲神此神名以音次天之常立神訓常云登許訓立云多知
此二柱神亦獨神成坐而隱身也
上件五柱神者別天神

次成神名國之常立神訓常立亦如上次豊雲野神
此二柱神亦獨神成坐而隱身也次成神名宇
比地迩神次妹須比智迩神此二神名以音次角
杙神次妹活杙神二柱次意冨斗能地神次妹大
斗乃辨神此二神名亦以音次淤母陀琉神次妹阿夜
訶志古泥神此二神名皆以音次伊耶那岐神次妹
伊耶那美神此二神名亦以音如上
上件自國之常立神以下伊邪那美神以前

并稱神世七代上二柱獨神各云一代次雙十神各合二神云一代也
於是天神諸命以詔伊耶那岐命伊邪那美命
二柱神修理固成是多陀用幣流之國賜天沼
矛而言依賜也故二柱神立訓立云多々志天浮橋而
指下其沼矛以畫者塩許々袁々呂々迩此七字以音
畫鳴訓鳴云那志々而引上時自其矛末垂落塩之累
積成嶋是淤能碁呂嶋自淤以下四字以音於其嶋天降
坐而見立天之御柱見立八尋殿於是問其妹

伊耶那美命曰汝身者如何成荅曰吾身者成
成不成合處一處在尒伊耶那岐命詔我身者
成々而成餘處一處在故以此吾身成餘處刾
塞汝身不成合處而為生成國土生奈何訓生云宇
牟下效此伊耶那岐命荅曰然善尒伊耶那岐命詔
然者吾與汝行廻逢是天之御柱而為美斗能
麻具波比此七字以音如此之期乃詔汝者自右廻
逢我者自左廻逢約竟以廻時伊耶那美命先

言阿那迩夜志愛上袁登古袁此十字以音下效此後伊
耶那岐命言阿那迩夜志愛上袁登賣袁各言
竟之後告其妹曰女人先言不良雖然久美度
迩此四字以音興而生子水蛭子此子者入葦船而
流去次生淡嶋是亦不入子之例於是二柱神
議云今吾所生之子不良猶宜白天神之御所
即共參上請天神之命尒天神之命以布斗麻
迩尒上此五字以音卜相而詔之曰因女先言而不良亦

還降改言故尒反降更往廻其天之御柱如先於是伊邪那岐命先言阿那邇夜志愛袁登賣袁後妹伊邪那美命言阿那邇夜志愛袁登古袁如此言竟而御合生子淡道之穗之狹別嶋（訓別云和氣下效此）次生伊豫之二名嶋此嶋者身一而有面四毎面有名故伊豫國謂愛上比賣（此三字以音下效此也）讃岐國謂飯依比古粟國謂大宜都比賣（此四字以音）土左國謂建依別次生隱伎之三子

古事記上　七

嶋亦名天之忍許呂別（許呂二字以音）次生筑紫嶋此嶋亦身一而有面四毎面有名故筑紫國謂白日別豐國謂豐日別肥國謂速日別日向國謂豐久士比泥別（自久至泥以音）熊曾國謂建日別（曾字以音）次生伊伎嶋亦名謂天比登都柱（自比至都以音訓天如天）次生津嶋亦名謂天之狹手依比賣次生佐度嶋次生大倭豐秋津嶋亦名謂天御虛空豐秋津根別故因此八嶋先所生謂大八嶋國然

後還坐之時生吉備兒嶋亦名謂建日方別次生小豆嶋亦名謂大野手比賣次生大嶋亦名謂大多麻流別（自多至流以音）次生女嶋亦名謂天一根（訓天如天）次生知訶嶋亦名謂天之忍男次生兩兒嶋亦名謂天兩屋（自吉備兒嶋至天兩屋嶋并六嶋）既生國竟更生神故生神名大事忍男神次生石土毘古神（訓石云伊波亦毘古二字以音下效此）次生石巢比賣神次生大戸日別神次生天之吹上男神次生大屋

古事記上　八

毘古神次生風木津別之忍男神（訓風云加耶訓木以音）次生海神名大綿津見神次生水戸神名速秋津日子神次妹速秋津比賣神（自大事忍男神至秋津比賣神并十神）速秋津日子速秋津比賣二神因河海持別而生神名沫那藝神（那藝二字以音下效此）次沫那美神（那美二字以音）次頰那藝神次頰那美神次天之水分神（訓分云久麻理下效此）次國之水分神次天之久比奢母智神（自久以下五字以音下效此）次國之久比奢母智

神〔自沫那藝神至國之久比奢母智神并八神〕次生風神名志那都比古神〔此神名以音〕次生木神名久久能智神〔此神名亦以音〕次生山神名大山津見神次生野神名鹿屋野比賣神亦名謂野椎神〔自志那都比古神至野椎并四神〕此大山津見神野椎神二神因山野持別而生神名天之狹土神〔訓土云豆知下效此〕次國之狹土神次天之狹霧神次國之狹霧神次天之闇户神次國之闇户神次大户惑子神〔訓惑云麻刀比下效此〕次

大户惑女神〔自天之狹土神至大户惑女神并八神〕次生神名鳥之石楠船神亦名謂天鳥船次生大宜都比賣神〔此神名以音〕次生火之夜藝速男神〔夜藝二字以音〕亦名謂火之炫毘古神亦名謂火之迦具土神〔迦具二字以音〕因生此子美蕃登〔此三字以音〕見炙而病臥在多具理迩〔此四字以音〕生神名金山毘古神〔訓金云迦那下效此〕次金山毘賣神次於屎成神名波迩夜須毘古神〔此神名以音〕次波迩夜須毘賣神〔此神名亦以音〕次於尿

成神名彌都波能賣神次和久產巢日神此神之子謂豐宇氣毘賣神〔自宇以下四字以音〕故伊耶那美神者因生火神遂神避坐也〔自天鳥船至豐宇氣毘賣神并八神〕凡伊耶那岐伊耶那美二神共所生嶋壹拾肆嶋神參拾伍神〔是伊耶那美神未神避以前所生唯意能碁呂嶋者非所生亦蛭子與淡嶋不入子之例〕故尒伊耶那岐命詔之愛我那迩妹命乎〔那迩二字以音下效此〕謂易子之一木乎乃匍匐御枕方匍匐

御足方而哭時於御淚所成神坐香山之畝尾木本名泣澤女神故其所神避之伊耶那美神者葬出雲國與伯伎國堺比婆之山也於是伊耶那岐命拔所御佩之十拳劍斬其子迦具土神之頸尒著其御刀前之血走就湯津石村所成神名石拆神次根拆神次石筒之男神〔三神〕次著御刀本血亦走就湯津石村所成神名甕速日神次樋速日神次建御雷之男神亦名建布

都神(布都二字以音下效此)亦名豐布都神(三神)次集御刀之手上血自手俣漏出所成神名(訓漏云久伎)闇淤加美神(淤以下三字以音下效此)次闇御津羽神

上件自石拆神以下闇御津羽神以前幷八神者因御刀所生之神者也

所殺迦具土神之於頭所成神名正鹿山上津見神次於胸所成神名淤縢山津見神(淤縢二字以音)次於腹所成神名奥山上津見神次於陰所成

神名闇山津見神次於左手所成神名志藝山津見神(志藝二字以音)次於右手所成神名羽山津見神次於左足所成神名原山津見神次於右足所成神名戸山津見神(自正鹿山津見神至戸山津見神幷八神)故所斬之刀名謂天之尾羽張亦名謂伊都之尾羽張(伊都二字以音)於是欲相見其妹伊耶那美命追往黃泉國尒自殿縢戸出向之時伊耶那岐命語詔之愛我那迩妹命吾與汝所作之國未作

竟故可還尒伊耶那美命答白悔哉不速來吾者爲黃泉戸喫然愛我那勢命(那勢二字以音下效此)入來坐之事恐故欲還且具與黃泉神相論莫視我如此白而還入其殿内之間甚久難待故刺左之御美豆良(三字以音下效此)湯津津間櫛之男柱一箇取闕而燭一火入見之時宇士多加禮許呂呂岐弖(此十字以音)於頭者大雷居於胸者火雷居於腹者黑雷居於陰者拆雷居於左手者若雷

居於右手者土雷居於左足者鳴雷居於右足者伏雷居幷八雷神成居於是伊耶那岐命見畏而逃還之時其妹伊耶那美命言令見辱吾即遣豫母都志許賣(此六字以音)令追尒伊耶那岐命取黑御鬘投棄乃生蒲子是摭食之間逃行猶追亦刺其右御美豆良之湯津津間櫛引闕而投棄乃生笋是拔食之間逃行且後者於其八雷神副千五百之黃泉軍令追尒拔所御佩

之十拳劔而於後手布伎都都此四字以音逃來猶
追到黄泉比良此二字以音坂之坂本時取在其坂
本桃子三箇待撃者悉坂返也尒伊耶那岐命
告桃子汝如助吾於葦原中國所有宇都志伎
此四字以音青人草之落苦瀬而患惚時可助告賜
名号意富加牟豆美命自意至美以音最後其妹伊耶
那美命身自追來焉尒千引石引塞其黄泉比
良坂其石置中各對立而度事戸之時伊耶那

美命言愛我那勢命爲如此者汝國之人草一
日絞殺千頭尒伊耶那岐命詔愛我那迩妹命
汝爲然者吾一日立千五百産屋是以一日必
千人死一日必千五百人生也故号其伊耶那
美神命謂黄泉津大神亦云以其追斯伎斯此三字以音
而号道敷大神亦所塞其黄泉坂之石者
号道反大神亦謂塞坐黄泉戸大神故其所謂
黄泉比良坂者今謂出雲國之伊賦夜坂也是

以伊耶那伎大神詔吾者到於伊耶志許米上
志許米岐此九字以音穢國而在祁理此二字以音故吾
者爲御身之禊而到坐竺紫日向之橘小門之
阿波岐此三字以音原而禊祓也故於投棄御杖所
成神名衝立船戸神次於投棄御帶所成神名
道之長乳齒神次於投棄御嚢所成神名時置
師神次於投棄御衣所成神名和豆良比能宇
斯能神此神名以音次於投棄御褌所成神名道俣

神次於投棄御冠所成神名飽咋之宇斯能神
自宇以下三字以音次於投流左御手之手纒所成神名
奥疎神訓奥云於伎下效此訓疎云奢加留下效此次奥津那藝佐
毗古神自那以下五字以音下效此次奥津甲斐弁羅神自甲
以下四字以音下效此次於投棄右御手之手纒所成神
名邊疎神次邊津那藝佐毗古神次邊津甲斐
弁羅神
右件自船戸神以下邊津甲斐弁羅神以前

十二神者因脱著身之物所生神也
於是詔之上瀬者瀬速下瀬者瀬弱而初於中
瀬墮迦豆伎而滌時所成坐神名八十禍津日
神 訓禍云摩賀下效此 次大禍津日神此二神者所到其
穢繁國之時因汚垢而所成神之者也次爲直
其禍而所成神名神直毘神 毘字以音 次大直
毘神次伊豆能賣 并三神也伊以下四字以音 次於水底滌
時所成神名底津綿上津見神次底筒之男命

於中滌所成神名中津綿上津見神次中筒之
男命於水上滌時所成神名上津綿上津見神
訓上云宇閇 次上筒之男命此三柱綿津見神者阿
曇連等之祖神以伊都久神也 伊以下三字以音下效此 故
阿曇連等者其綿津見神之子宇都志日金拆
命之子孫也 宇都志三字以音 其底筒之男命中筒之
男命上筒之男命三柱神者墨江之三前大神
也於是洗左御目時所成神名天照大御神次

洗右御目時所成神名月讀命次洗御鼻時所
成神名建速須佐之男命 須佐二字以音
右件八十禍津日神以下速須佐之男命以
前十柱神者因滌御身所生者也
此時伊耶那伎命大歡喜詔吾者生生子而於
生終得三貴子即其御頸珠之玉緒母由良迩
此四字以音下效此 取由良迦志而賜天照大御神而詔
之汝命者所知高天原矣事依而賜也故其御

頸珠名謂御倉板擧之神 訓板擧云多那 次詔月讀命
汝命者所知夜之食國矣事依也 訓食云袁須 次詔
建速須佐之男命汝命者所知海原矣事依也
故各隨依賜之命所知看之中速須佐之男命
不治所命之國而八拳須至于心前啼伊佐知
伎也 自伊下四字以音 其泣狀者青山如枯山泣枯
河海者悉泣乾是以惡神之音如狹蠅皆滿
物之妖悉發故伊耶那岐大御神詔速須佐之

男命何由以汝不治所事依之國而哭伊佐知
流尒荅白僕者欲罷妣國根之堅洲國故哭尒
伊耶那岐大御神大忿怒詔然者汝不可住此
國乃神夜良比尒夜良比賜也自夜以下七字以音故其
伊耶那岐大神者坐淡海之多賀也故於是速
須佐之男命言然者請天照大御神將罷乃參
上天時山川悉動国土皆震尒天照大御神聞
驚而詔我那勢命之上來由者必不善心欲奪

我國耳即解御髮纏御美豆羅而乃於左右御
美豆羅亦於御鬘亦於左右御手各纏持八尺
勾璁之五百津之美須麻流之珠而自美至流四字以音
下效此曽毗良迩者負千入之靫訓入云能理下效此自曽至迩
以音比良迩者附五百入之靫亦所取佩伊都此二
字以音之竹鞆而弓腹振立而堅庭者於向股蹈
那豆美三字以音如沫雪蹶散而伊都二字以音之男建
訓建云多祁夫蹈建而待問何故上來迩速須佐之男

命荅白僕者無邪心唯大御神之命以問賜僕
之哭伊佐知流之事故白都良久三字以音僕欲往
妣國以哭尒大御神詔汝者不可在此國而神
夜良比夜良比賜故以為請將罷往之狀參上
耳無異心尒天照大御神詔然者汝心之清明
何以知於是速須佐之男命荅白各宇氣比而
生子自宇以下三字以音下效此故尒各中置天安河而宇
氣布時天照大御神先乞度建速須佐之男命

所佩十拳劒打折三段而奴那登母々由良尒
此八字以音下效此振滌天之真名井而佐賀美尒迦美
而自佐下六字以音下效此於吹棄氣吹之狹霧所成神御
名多紀理毗賣命此神名以音亦御名謂奧津嶋比
賣命次市寸嶋比賣命亦御名謂狹依毗賣
命次多岐都比賣命三柱此神名以音速須佐之男命乞度
天照大御神所纏左御美豆良八尺勾璁之五
百津之美須麻流珠而奴那登母々由良尒振

滌天之眞名井而佐賀美迩迦美而於吹棄氣吹之狹霧所成神御名正勝吾勝勝速日天之忍穗耳命亦乞度所纏右御美豆良之珠而佐賀美迩迦美而於吹棄氣吹之狹霧所成神御名天之菩卑能命（自菩下三字以音）亦乞度所纏右御美豆良之珠而佐賀美迩迦美而於吹棄氣吹之狹霧所成神御名天津日子根命又乞度所纏左御手之珠而佐賀美迩迦美而於吹棄氣

吹之狹霧所成神御名活津日子根命亦乞度所纏右御手之珠而佐賀美迩迦美而於吹棄氣吹之狹霧所成神御名熊野久須毘命（自久下三字以音）并五柱於是天照大御神告速須佐之男命是後所生五柱男子者物實因我物所成故自吾子也先所生之三柱女子者物實因汝物所成故乃汝子也如此詔別也故其先所生之神多紀理毘賣命者坐胸形之奧津宮次市寸

嶋比賣命者坐胸形之中津宮次田寸津比賣命者坐胸形之邊津宮此三柱神者胸形君等之以伊都久三前大神者也故此後所生五柱子之中天菩比命之子建比良鳥命（此出雲國造无邪志國造上菟上國造下菟上國造伊自牟國造津嶋縣直遠江國造等之祖也）次天津日子根命（凡川內國造額田部湯坐連茨木國造倭田中直山代國造馬來田國造道尻岐閇國造周芳國造倭淹知造高市縣主蒲生稻寸三枝部造等之祖也）尒速須佐之男命白于天照大御神我心清明故我所

生之子得手弱女因此言者自我勝云而於勝佐備（此二字以音）離天照大御神之營田之阿（此阿字以音）埋其溝亦其於聞看大嘗之殿屎麻理（此二字以音）散故雖然爲天照大御神者登賀米受而告如屎醉而吐散登許曾（此三字以音）我那勢之命爲如此又離田之阿埋溝者地矣阿多良斯登許曾（自阿以下七字以音）我那勢之命爲如此登（此一字以音）詔雖直猶其惡態不止而轉天照大御神坐忌服屋

而合織神御衣時穿其服屋之頂逆剥天班馬剥而所墮入時天衣織女見驚而於梭衝陰上而死 訓陰上云富登 故於是天照大御神見畏開天石屋戸而判許母理 此三字以音 坐也尓高天原皆暗葦原中國悉闇因此而常夜往於是万神之聲者狹蠅那須 此二字以音 滿万妖悉發是以八百万神於天安之河原神集集而 訓集云都度比 高御產巣日神之子思金神令思 訓金云加屋々 而集常世長

鳴鳥令鳴而取天安河之河上之天堅石取天金山之鐵而求鍛人天津麻羅而 麻羅二字以音 科伊斯許理度賣命 自伊下六字以音 令作鏡科玉祖命令作八尺勾璁之五百津之御須麻流之珠而召天兒屋命布刀玉命 布刀二字以音下效此 而内拔天香山之真男麻之肩拔而取天香山之天婆々迦 此二字以音木名 而令占令麻迦那波而 自麻下四字以音 天香山之五百津真賢木矣根許士尓許士而 自許

下五字以音 於上枝取著八尺勾璁之五百御須麻流之玉於中枝取繫八尺鏡 訓八尺云八阿多 於下枝取垂白丹寸手青丹寸手而 訓垂云志殿 此種々物者布刀玉命布刀御幣登取持而天兒屋命布刀詔戸言禱白而天手力男神隱立戸掖而天宇受賣命手次繫天香山之天之日影而爲縄天之真折而手草結天香山之小竹葉而 訓小竹云佐々 於天之石屋戸伏汙氣 此二字以音 而蹈登杼呂

許志 此五字以音 爲神懸而掛出胷乳裳緒忍垂於番登也尓高天原動而八百万神共咲於是天照大御神以爲怪細開天石屋戸而内告者因吾隱坐而以爲天原自闇亦葦原中國皆闇矣何由以天宇受賣者爲樂亦八百万神諸咲尓天宇受賣白言益汝命而貴神坐故歡喜咲樂如此言之間天兒屋命布刀玉命指出其鏡尓奉天照大御神之時天照大御神逾思奇而稍

自戸出而臨坐之時其所隱立之手力男神取
其御手引出即布刀玉命以尻久米（此二字以音）縄
控度其御後方白言従此以内不得還入故天
照大御神出坐之時高天原及葦原中國自得
照明於是八百万神共議而於速須佐之男命
負千位置戸亦切鬚及手足爪令抜而神夜良
比夜良比岐又食物乞大氣津比賣神尒大氣
都比賣自鼻口及尻種々味物取出而種々作

具而進時速須佐之男命立伺其態為穢汚而
奉進乃殺其大冝津比賣神故所殺神於身生
物者於頭生蠶於二目生稲種於二耳生粟於
鼻生小豆於陰生麥於尻生大豆故是神産巣
日御祖命令取茲成種故所避追而降出雲國
之肥上河上名鳥髪地此時箸従其河流下於
是須佐之男命以為人有其河上而尋覓上往
者老夫與老女二人在而童女置中而泣尒問

賜之汝等者誰故其老夫答言僕者國神大山
上津見神之子焉僕名謂足上名椎妻名謂手
上名椎女名謂櫛名田比賣亦問汝哭由者何
答白言我之女者自本在八稚女是高志之八
俣遠呂智（此三字以音）毎年來喫今且可來時故泣
尒問其形如何答白彼目如赤加賀智而身一
有八頭八尾亦其身生蘿及檜椙其長度谿八
谷峽八尾而見其腹者悉常血爛也（此謂赤加賀知者今

酸醤者也）尒速須佐之男命謂詔其老夫是汝之女
者奉於吾哉答白恐亦不覺御名尒答詔吾者
天照大御神之伊呂勢者也（自伊下三字以音）故今自
天降坐也尒足名椎手名椎神自然坐者恐立
奉尒速須佐之男命乃於湯津爪櫛取成其童
女而判御美豆良告其足名椎手名椎神汝等
釀八塩折之酒且作廻垣於其垣作八門毎門
結八佐受岐（此三字以音）毎其佐受岐置酒舩而毎

船盛其八塩折酒而待故隨告而如此設備待之時其八俣遠呂智信如言來乃毎船垂入己頭飲其酒於是飲醉死由伏寝尒速須佐之男命拔其所御佩之十拳劔切散其虵者肥河變血而流故切其中尾時御刀之刄毀尒思恠以御刀之前刺割而見者在都牟刈之大刀思異物而白上於天照大御神也是者草那藝之大刀也那藝二字以音故是以其速須佐之男命宮可造

作之地求出雲國尒到坐須賀此二字以音下效此地而詔之吾來此地我御心須賀々々斯而其地作宮坐故其地者於今云須賀也玆大神初作須賀宮之時自其地雲立騰尒作御歌其歌曰夜久毛多都伊豆毛夜弊賀岐都麻碁微尒夜弊賀岐都久流曽能夜弊賀岐袁　於是喚其足名椎神告言汝者任我宮之首且負名号稲田宮主須賀之八耳神故其櫛名田比賣以久美

度迩起而所生神名謂八嶋士奴美神自士下三字以音下效此又娶大山津見神之女名神大市比賣生子大年神次宇迦之御魂神二柱宇迦二字以音兄八嶋士奴美神娶大山都津見神之女名木花知流此二字以音比賣生子布波能母遅久奴須奴神此神娶淤迦美神之女名曰阿比賣生子深淵之水夜礼花神夜礼二字以音此神娶天之都度閇知泥上神自都下五字以音生子淤美豆奴神此神名以音此神

娶布怒豆怒神此神名以音之女名布帝耳上神布帝二字以音生子天之冬衣神此神娶刺國大上神之女名刺國若比賣生子大國主神亦名謂大穴牟遅神牟遅二字以音亦名謂葦原色許男神色許二字以音亦名謂八千矛神亦名謂宇都志國玉神宇都志三字以音并有五名故此大國主神之兄弟八十神坐然皆國者避於大國主神所以避者其八十神各有欲婚稲羽之八上比賣之心共行稲羽

時於大穴牟遅神負帒爲從者率往於是到氣
多之前時裸菟伏也尓八十神謂其菟云汝將
爲者浴此海塩當風吹而伏高山尾上故其菟
從八十神之教而伏尓其塩隨乾其身皮悉風
見吹折故痛苦泣伏者㝡後之來大穴牟遅神
見其菟言何由汝泣伏菟荅言僕在淤岐嶋雖
欲度此地無度因故欺海和迩此二字以音下效此言吾
與汝競欲計族之多小故汝者隨其族在悉率

古事記上　廿七

來自此嶋至于氣多前皆列伏度尓吾蹈其上
走乍讀度於是知與吾族孰多如此言者見欺
而列伏之時吾蹈其上讀度來今將下地時吾
云汝者我見欺言竟即伏㝡端和迩捕我悉剥
我衣服因此泣患者先行八十神之命以誨告
浴海塩當風伏故爲如教者我身悉傷於是大
穴牟遅神教告其菟今急往此水門以水洗汝
身即取其水門之蒲黄敷散而輾轉其上者汝

身如本膚必差故爲如教其身如本也此稲羽
之素菟者也於今者謂菟神也故其菟白大穴
牟遅神此八十神者必不得八上比賣雖負帒
汝命獲之於是八上比賣八十神言吾者不聞
汝等之言將嫁大穴牟遅神故尓八十神怒欲
殺大穴牟遅神共議而至伯伎國之手間山本
云赤猪在此山故和礼此二字以音共追下者汝待
取若不待取者必將殺汝云而以火焼似猪大

古事記上　廿八

石而轉落尓追下取時即於其石所焼著而死
尓其御祖命哭患而參上于天請神産巣日之
命時乃遣𧏛貝比賣與蛤貝比賣命作活尓𧏛
貝比賣岐佐宜此三字以音集而蛤貝比賣持水而
塗母乳汁者成麗壯夫訓壯夫云袁等古而出遊行於
是八十神見且欺率入山而切伏大樹茹矢打
立其木令入其中即打離其氷自矢而拷殺也
尓亦其御祖哭乍求者得見即折其木而取出

活告其子言汝有此間者遂爲八十神所滅乃
違遣於木國之大屋毘古神之御所爾八十神
覓追臻而矢刺乞時自木俣漏逃而去可參向
須佐能男命所坐之根堅州國必其大神議也
故隨詔命而參到須佐之男命之御所者其女
須勢理毘賣出見爲目合而相婚還入白其父
言甚麗神來爾其大神出見而告此者謂之葦
原色許男卽喚入而令寢其蛇室於是其妻須

古事記上　廿九

勢理毘賣命以蛇比禮二字以音授其夫云其蛇將
咋以此比禮三擧打撥故如教者蛇自靜故平
寢出之亦來日夜者入呉公與蜂室且授呉公
蜂之比禮敎如先故平出之亦鳴鏑射入大野
之中令採其矢故入其野時卽以火廻燒其野
於是不知所出之間鼠來云內者冨良冨良此四
字以音外者須須夫夫此四字以音如此言故蹈其處
者落隱入之間火者燒過爾其鼠咋持其鳴鏑

出來而奉也其矢羽者其鼠子等皆喫也於是
其妻須世理毘賣者持喪具而哭來其父大神
者思已死訖出立其野爾持其矢以奉之時率
入家而喚入八田間大室而令取其頭之虱故
爾見其頭者呉公多在於是其妻以牟久木實
與赤土授其夫故咋破其木實含赤土唾出者
其大神以爲咋破呉公唾出而於心思愛而寢
爾握其神之髮其室每椽結著而五百引石取

古事記上　三十

塞其室戶負其妻須世理毘賣卽取持其大神
之生大刀與生弓矢及其天詔琴而逃出之時
其天詔琴拂樹而地動鳴故其所寢大神聞驚
而引仆其室然解結椽髮之間遠逃故爾追至
黃泉比良坂遙望呼謂大穴牟遲神曰其汝所
持之生大刀生弓矢以而汝庶兄弟者追伏坂
之御尾亦追撥河之瀨而意禮二字以音爲大國主
神亦爲宇都志國主神而其我之女須世理毘

賣爲嫡妻而於宇迦能山三字以音之山本於底津石根宮柱布刀斯理此四字以音於高天原氷椽多迦斯理此四字以音而居是奴也故持其大刀弓追避其八十神之時毎坂御尾追伏毎河瀨追撥而始作國也故其八上比賣者如先期美刀阿多波志都此七字以音故其八上比賣者雖率來畏其嫡妻須世理毘賣而其所生子者刺挾木俣而返故名其子云木俣神亦名謂御井神也

八千矛神將婚高志國之沼河比賣幸行之時到其沼河比賣之家歌曰夜知富許能迦微能美許登波夜斯麻久尓。都麻々岐迦泥弖登々冨々斯。故志能久迩々佐加志賣遠阿理登岐加志弖。久波志賣遠阿理登伎許志弖佐用婆比尓阿理多々斯用婆比迩阿理加用婆勢多知賀遠母伊麻陀登加受弖淤須比遠母伊麻陀登加泥婆遠登賣能那須夜伊多斗遠淤曾夫良比和何多々勢禮婆比許豆良比和何多多勢禮婆阿遠夜麻迩奴延波那伎佐怒都登理岐藝斯波登與牟尓波都登理迦都婆那久宇禮多久母那久那留登理加許能登理母宇知夜米許世泥伊斯多布夜阿麻波勢豆加比許登能加多理其登母許遠婆尓其沼河日賣未開戶自內歌曰夜知富許能迦微能美許等怒延久佐能賣迩志阿禮婆和何許々呂宇良

須能登理叙伊麻許曾婆和梯理迩阿良米能知婆那梯理尓阿良牟遠伊能知波那志勢多麻比曾伊斯多布夜阿麻波世豆迦比許登能加多理基登母許遠婆阿遠夜麻迩比賀迦久良婆奴婆多麻能用波伊傳那牟阿佐比能惠美佐迦延岐弖多久豆怒能斯路岐多陀牟岐阿和由岐能和加夜流牟流迹曾陀多岐多々岐麻那賀理麻多麻傳多麻傳佐斯麻岐毛々

那賀尓伊波那佐牟遠阿夜尓那古斐岐許志
麻知冨許能迦微能美許登許登能迦多理碁
登母許遠婆故其夜者不合而明日夜爲御合
也又其神之適后須勢理毘賣命甚爲嫉妬故
其日子遲神和備弖三字以音自出雲將上坐倭國
而束裝立時片御手者繫御馬之鞍片御足蹈
入其御鐙而歌曰奴婆多麻能之路岐美祁斯
遠麻都夫佐尓登理與曾比淤岐都登理牟那

美流登岐波多々藝母許禮婆布佐波受弊都
那美曾迩奴岐宇弖蘇迩杼理能阿遠岐美祁
斯遠麻都夫佐迩登理與曾比游岐都登理牟
那美流登岐波多々藝母許母布佐婆受弊都
那美曾迩奴棄宇弖夜麻賀多尓麻岐斯阿多
岳都岐曾米紀賀斯流迩斯米許呂母遠麻都
夫作迩登理與曾比淤岐都登理牟那美流登
岐婆多々藝母許斯與呂志伊刀古夜能伊毛

能美許等牟良登理能和賀牟禮伊那婆比氣
登理能和賀比氣伊那婆那迦上登波伊布登
母夜麻登能比登母登須々岐宇那加夫斯那
賀那加佐麻久阿佐阿米能疑理迩多々牟叙
和加久佐能都麻能美許登許登能加多理
碁登母許遠婆尓其后取大御酒坏立依指擧
而歌曰夜知冨許能加微能美許登夜阿賀淤
冨久迩奴斯許曾波遠迩伊麻世婆宇知微流

斯麻能佐岐邪岐加岐微流伊蘇能佐岐淤知
受和加久佐能都麻母多勢良米阿波母與賣
迩斯阿禮婆那遠岐弖遠波那志那遠岐弖都
麻波那斯阿夜加岐能布波夜賀斯多尓牟斯
夫須麻尓古夜賀斯多尓多久夫須麻佐夜具
賀斯多尓阿和由岐能和加夜流牟泥遠多久
豆怒能斯路岐多陀牟岐曾陀多岐多々岐麻
那賀理麻多麻傳多麻傳佐斯麻岐毛那賀迩

伊遠斯那世登與美岐多亘麻都良世如此歌即爲宇岐由比四字以音而宇那賀氣理亘六字以音至今鎭坐也此謂之神語也故此大國主神娶坐胷形奥津宮神多紀理毘賣命生子阿遲一字以音鉏高日子根神次妹高比賣命亦名下光比賣命此之阿遲鉏高日子神者今謂迦毛大御神者也大國主神亦娶神屋楯比賣命生子事代主神亦娶八嶋牟遲能神自牟下三字以音之女鳥耳

神生子鳥鳴海神訓鳴云那留此神娶日名照額田毘道男伊許知邇神田下毘又自伊下至邇皆以音生子國忍冨神此神娶葦那陁迦神自那下三字以音亦名八河江比賣生子速甕之多氣佐波夜遲奴美神自多下八字以音此神娶天之甕主神之女前玉比賣生子甕主日子神此神娶淤加美神之女比那良志毘賣此神名以音生子多比理岐志麻流美神此神名以音此神娶比比羅木之其花麻豆美神木上三字花下三字以音之女活玉前玉比賣神生子美呂浪神美呂二字以音此神娶敷山主神之女青沼馬沼押比賣生子布忍冨鳥鳴海神此神娶若晝女神生子天日腹大科度美神度美二字以音此神娶天狹霧神之女遠津待根神生子遠津山岬多良斯神

右件自八嶋士奴美神以下遠津山岬帶神以前稱十七世神

故大國主神坐出雲之御大之御前時自波穗

乘天之羅摩船而内剥鵝皮爲衣服有歸來神尒雖問其名不答且雖問所從之諸神皆白不知尒多邇具久白言自多下四字以音此者久延毘古問時答白此者神産巣日神之御子少名毘古那神自毘下三字以音故尒白上於神産巣日御祖命者答告此者實我子也於子之中自我手俣久岐斯子也自久下三字以音故與汝葦原色許男命爲兄弟而作堅其國故自尒大穴牟遲與少名毘

古那二柱神相並作堅此國然後者其少名毘古那神者度于常世國也故顯白其少名毘古那神所謂久延毘古者於今者山田之曾富騰者也此神者足雖不行盡知天下之事神也於是大國主神愁而告吾獨何能得作此國孰神與吾能相作此國耶是時而有光海依來之神其神言能治我前者吾能共與相作成若不然者國難成尒大國主神曰然者治奉之狀奈何答言吾者伊都岐奉于倭之青垣東山上此者坐御諸山上神也故其大年神娶神活須毘神之女伊怒比賣生子大國御魂神次韓神次曾富理神次白日神次聖神（五神）又娶香用比賣（此神名以音）生子大香山戶臣神次御年神（二柱）又娶天知迦流美豆比賣（訓天如天亦自知下六字以音）生子奧津日子神次奧津比賣命亦名大戶比賣神此者諸人以拜竈神者也次大山（上）咋神亦名山末之大主

神此神者坐近淡海國之日枝山亦坐葛野之松尾用鳴鏑神者也次庭津日神次阿須波神（此神名以音）次波比岐神（此神名以音）次香山戶臣神次羽山戶神次庭高津日神次大土神亦名土之御祖神（九神）

上件大年神之子自大國御魂神以下大土神以前并十六神

羽山戶神娶大氣都比賣（下四字以音）神生子若山咋神次若年神次妹若沙那賣神（自沙下三字以音）次彌豆麻岐神（自彌下四字以音）次夏高津日神亦名夏之賣神次秋毘賣神次久久年神（久久二字以音）次久久紀若室葛根神（久久紀三字以音）

上件羽山之子以下若室葛根以前并八神

天照大御神之命以豐葦原之千秋長五百秋之水穗國者我御子正勝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命之所知國言因賜而天降也於是天忍穗

耳命於天浮橋多々志此二字以音而詔之豊葦原
之千秋長五百秋之水穂國者伊多久佐夜藝
弖此七字以音有那理此二字以音下效此告而更還上請于
天照大神尒高御産巣日神天照大御神之命
以於天安河之河原神集八百万神集而思金
神令思而詔此葦原中國者我御子之所知國
言依所賜之國也故以爲於此國道速振荒振
國神等之多在是使何神而將言趣尒思金神

及八百万神議白之天菩比神是可遣故遣天
菩比神者及媚附大國主神至于三年不復奏
是以高御産巣日神天照大御神亦問諸神等
所遣葦原中國之天菩比神久不復奏亦使何
神之吉尒思金神答白可遣天津國玉神之子
天若日子故尒以天之麻迦古弓自麻下三字以音天
之波々此二字以音矢賜天若日子而遣於是天若
日子降到其國即娶大國主神之女下照比賣

亦慮獲其國至于八年不復奏故尒天照大御
神高御産巣日神亦問諸神等天若日子久不
復奏又遣曷神以問天若日子之淹留所由於
是諸神及思金神答白可遣雉名鳴女時詔之
汝行問天若日子狀者汝所以使葦原中國者
言趣和其國之荒振神等之者也何至于八年
不復奏故尒鳴女自天降到居天若日子之門
湯津楓上而言委曲如天神之詔命尒天佐具

賣此三字以音聞此鳥言而語天若日子言此鳥者
其鳴音甚悪故可射殺云進即天若日子持天
神所賜天之波士弓天之加久矢射殺其雉尒
其矢自雉胸通而逆射上逮坐天安河之河原
天照大御神高木神之御所是高木神者高御
産巣日神之別名故高木神取其矢見者血著
其矢羽於是高木神告之此矢者所賜天若日
子之矢即示諸神等詔者或天若日子不誤命

為射惡神之矢之至者不中天若日子或有邪心者天若日子於此矢麻賀禮（此三字以音）云而取其矢自其矢穴衝返下者中天若日子寢胡床之高胷坂以死（此還矢之本也）亦其雉不還故於今諺曰雉之頓使本是也故天若日子之妻下照比賣之哭聲與風響到天於是在天天若日子之父天津國玉神及其妻子聞而降來哭悲乃於其處作喪屋而河鴈為岐佐理持（自岐下三字以音）鷺

為掃持翠鳥為御食人雀為碓女雉為哭女如此行定而日八日夜八夜以遊也此時阿遲志貴高日子根神（自阿下四字以音）到而弔天若日子之喪時自天降到天若日子之父亦其妻皆哭云我子者不死有祁理（此二字以音下效此）我君者不死坐祁理云取懸手足而哭悲也其過所以者此二柱神之容姿甚能相似故是以過也於是阿遲志貴高日子根神大怒曰我者愛友故弔來耳

何吾比穢死人云而拔所御佩之十掬劍切伏其喪屋以足蹶離遣此者在美濃國藍見河之河上喪山之者也其持所切大刀名謂大量亦名謂神度劍（度字以音）故阿治志貴高日子根神者忿而飛去之時其伊呂妹高比賣命思顯其御名故歌曰阿米那流夜淤登多那婆多能宇那賀世流多麻能美須麻流美須麻流迩阿那陀麻波夜美多迩布多和多良須阿治志貴多迦比

古泥能迦微曾也此歌者夷振也於是天照大御神詔之亦遣曷神者吉尒思金神及諸神白之坐天安河河上之天石屋名伊都之尾羽張神是可遣（伊都二字以音）若亦非此神者其神之子建御雷之男神此應遣且其天尾羽張神者逆塞上天安河之水而塞道居故他神不得行故別遣天迦久神可問故尒使天迦久神問天尾羽張神之時答白恐之仕奉然於此道者僕子建

御雷神可遣乃貢進尒天鳥船神副建御雷神而遣是以此二神降到出雲國伊耶佐之小濱而伊耶佐三字以音拔十掬劒逆刺立于浪穗趺坐其劒前問其大國主神言天照大御神高木神之命以問使之汝之宇志波祁流此五字以音葦原中國者我御子之所知國言依賜故汝心奈何尒答白之僕者不得白我子八重言代主神是可白然爲鳥遊取魚而往大御之前未還來故尒

遣天鳥船神徵來八重事代主神而問賜之時語其父大神言恐之此國者立奉天神之御子即蹈傾其船而天逆手矣於青紫垣打成而隱也訓柴云布斯故尒問其大國主神今汝子事代主神如此白訖亦有可白子乎於是亦白之亦我子有建御名方神除此者無也如此白之間其建御名方神千引石擎手末而來言誰來我國而忍如此物言然欲爲力競故我先欲取

其御手故令取其御手者即取成立氷亦取成劒刄故尒懼而退居尒欲取其建御名方神之手乞歸而取者如取若葦搤批而投離者即逃去故追往而迫到科野國之州羽海將殺時建御名方神白恐莫殺我除此地者不行他處亦不違我父大國主神之命不違八重事代主神之言此葦原中國者隨天神御子之命獻故更且還來問其大國主神汝子等事代主神建

御名方神二神者隨天神御子之命勿違白訖故汝心奈何尒答白之僕子等二神隨白僕之不違此葦原中國者隨命既獻也唯僕住所者如天神御子之天津日繼所知之登陀流此三字以音下效此天之御巢而於底津石根宮柱布斗斯理此四字以音於高天原氷木多迦斯理多迦斯理四字以音而治賜者僕者於百不足八十坰手隱而侍亦僕子等百八十神者即八重事代主神爲神之御

尾前而仕作奉者蹉神者非也如此之白而於
出雲國之多藝志之小濱造天之御舍多藝志三字以音
而水戸神之孫櫛八玉神爲膳夫獻天御饗之
時禱白而櫛八玉神化鵜入海底咋出底之波
迩此二字以音作天八十毘良迦此三字以音而鎌海布
之柄作燧臼以海蓴之柄作燧杵而鑽出火云
是我所燧火者高天原者神產巢日御祖命之
登陀流天之新巢之凝烟訓凝烟云州須之八拳垂摩
弖燒擧摩弖二字以音地下者於底津石根燒凝而栲
繩之千尋繩打延爲釣海人之口大之尾翼鱸
訓鱸云須受岐佐佐和佐和迩此五字以音控依騰而打竹
之登遠遠登遠遠迩此七字以音獻天之眞魚咋
也故建御雷神返參上復奏言向和平葦原中
國之狀尒天照大御神高木神之命以詔太子
正勝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命今平訖葦原中
國之白故隨言依賜降坐而知者尒其太子正

勝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命答白僕者將降裝
束之間子生出名天迩岐志國迩岐志自迩至志以音
天津日高日子番能迩迩藝命此子應降也此
御子者御合高木神之女萬幡豐秋津師比賣
命生子天火明命次日子番能迩迩藝命二柱也
是以隨白之科詔日子番能迩迩藝命此豐葦
原水穗國者汝將知國言依賜故隨命以可天
降尒日子番能迩迩藝命將天降之時居天之
八衢而上光高天原下光葦原中國之神於是
有故尒天照大御神高木神之命以詔天宇受
賣神汝者雖有手弱女人與伊牟迦布神自伊至布
以音面勝神故專汝往將問者吾御子爲天降之
道誰如此而居故問賜之時答白僕者國神名
猨田毘古神也所以出居者聞天神御子天降
坐故仕奉御前而參向之侍尒天兒屋命布刀
玉命天宇受賣命伊斯許理度賣命玉祖命并

五伴緒矣支加々而天降也於是副賜其遠岐
斯此三字以音 八尺勾璁鏡及草那藝劒亦常世思
金神手力男神天石門別神而詔者此之鏡者
專為我御魂而如拜吾前伊都岐奉次思金神
者取持前事為政此二柱神者拜祭佐久々斯
侶伊須受能宮自佐至能以音 次登由宇氣神此者坐
外宮之度相神者也次天石戸別神亦名謂櫛
石窓神亦名謂豐石窓神此神者御門之神也

次手力男神者坐佐那那縣也故其天兒屋命
者中臣連等之祖 布刀玉命者忌部首等之祖 天宇受賣命者
女君等之祖 伊斯許理度賣命者作鏡連等之祖 玉祖命者
玉祖連等之祖 故尒詔天津日子番能邇々藝命而離
天之石位押分天之八重多那此二字以音 雲而伊
都能知和岐弖自伊以下七字以音 於天浮橋宇岐士摩
理蘇理多々斯弖自宇以下十一字亦以音 天降坐于竺紫
日向之高千穗之久士布流多氣自久以下六字以音 故

尒天忍日命天津久米命二人取負天之石靫
取佩頭椎之大刀取持天之波士弓手挾天之
真鹿兒矢立御前而仕奉故其天忍日命此者大伴
連等之祖 天津久米命此者久米直等之祖也 於是詔之此地者
向韓國真米通笠沙之御前而朝日之直刺國
夕日之日照國也故此地其吉地詔而於底津
石根宮柱布斗斯理於高天原氷椽多迦斯理
而坐也故尒詔天宇受賣命此立御前所仕奉

猨田毗古大神者專所顯申之汝送奉亦其神
御名者汝負仕奉是以猨女君等負其猨田毗
古之男神名而女呼猨女君之事是也故其猨
田毗古神坐阿那訶此二字以音地君 時為漁而於比良
天具自比至具以音 其手見咋合而沈溺海塩故其沈
居底之時名謂底度久御魂度久二字以音 其海水之
都夫多都時名謂都夫多都御魂自都下四字以音 其阿
和佐久時名謂佐久御魂自佐至久以音 於是送猨田

毗古神而選到乃悉追聚鰭廣物鰭狹物以問言汝者大神御子仕奉耶之時諸魚皆仕奉白之中海鼠不白爾天宇受賣命謂海鼠云此口乎不答之口而以細小刀拆其口故於今海鼠口拆也是以御世島之速贄獻之時給猨女君等也於是天津日高日子番能邇邇藝能命於笠沙御前遇麗美人爾問誰女答白之大山津見神之女名神阿多都比賣（此神名以音）亦名謂木

花之佐久夜毗賣（此五字以音）又問有汝之兄弟乎答曰我姉石長比賣在也爾詔吾欲目合汝奈何答白僕不得白僕父大山津見神將白故乞遣其父大山津見神之時大歡喜而副其姉石長比賣令持百取机代之物奉出故爾其姉者因甚凶醜見畏而返送唯留其弟木花之佐久夜毗賣以一宿為婚爾大山津見神因返石長比賣而大恥白送言我之女二並立奉由者使

石長比賣者天神御子之命雖雪零風吹恒如石而常堅不動坐亦使木花之佐久夜比賣者如木花之榮榮坐宇氣比弖（自宇下四字以音）貢進此令返石長比賣而獨留木花之佐久夜毗賣故天神御子之御壽者木花之阿摩比能微（此五字以音）坐故是以至于今天皇命等之御命不長也故後木花之佐久夜毗賣參出白妾妊身今臨產時是天神之御子私不可產故請爾詔佐久

夜毗賣一宿哉妊是非我子必國神之子爾答白吾妊之子若國神之子者產不幸若天神之御子者幸即作無戶八尋殿入其殿內以土塗塞而方產時以火著其殿而產也故其火盛燒時所生之子名火照命（此者隼人阿多君之祖）次生子名火須勢理命（須勢理三字以音）次生子御名火遠理命亦名天津日高日子穗穗手見命（三柱）故火照命者為海佐知毗古（此四字以音下效此）而取鰭廣物鰭狹

物火遠理命者為山佐知毗古而取毛麁物毛柔物尓火遠理命謂其兄火照命各相易佐知用三度雖乞不許然遂纔得相易尓火遠理命以海佐知釣魚都不得一魚亦其鈎失海於是其兄火照命乞其鈎曰山佐知母已之佐知海佐知母已之佐知今各謂返佐知之時（佐知二字以音）其弟火遠理命荅曰汝鈎者釣魚不得一魚遂失海然其兄強乞徵故其弟破御佩

之十拳劔作五百鈎雖償不取亦作一千鈎雖償不受云猶欲得其正本鈎於是其弟泣患居海邊之時塩椎神來問曰何虚空津日高之泣患所由荅言我與兄易鈎而失其鈎是乞其鈎故雖償多鈎不受云猶欲得其本鈎故泣患之尓塩椎神云我為汝命作善議即造无間勝間之小船載其船以教曰我押流其船者差暫往將有味御路乃乘其道往者如魚鱗所造之宮

室其綿津見神之宮者也到其神御門者傍之井上有湯津香木故坐其木上者其海神之女見相議者也（訓香木云加都良木）故隨教小行備如其言即登其香木以坐尓海神之女豊玉毗賣之從婢持玉器將酌水之時於井有光仰見者有麗壯夫（訓壯夫云遠登古下效此）以為甚異奇尓火遠理命見其婢乞欲得水婢乃酌水入玉器貢進尓不飲水解御頸之璵含口唾入其玉器於是其璵

著器婢不得離璵故璵任著以進豊玉毗賣命尓見其璵問婢曰若人有門外哉荅曰有人坐我井上香木之上甚麗壯夫也益我王而甚貴故其人乞水故奉水者不飲水唾入此璵是不得離故任入將來而獻尓豊玉毗賣命思奇出見乃感目合而其父白吾門有麗人尓海神自出見云此人者天津日高之御子虚空津日高矣即於内率入而美智皮之疊敷八重亦絶疊

八重敷與上坐其上而與百取机代物為御饗
即令婚其女豊玉毘賣故至三年住其國於是
火遠理命思其初事而大一歎故豊玉毘賣命
聞其歎以白其父言三年雖住恒無歎今夜為
大一歎若有何由故其父大神問其聟夫曰今
且聞我女之語云三年雖坐恒無歎今夜為大
歎若有由哉亦到此間之由奈何爾語其大神
備如其兄罸失鉤之状是以海神悉召集海之

大小魚問曰若有取此鉤魚乎故諸魚白之頃
者赤海鯽魚於喉鯁物不得食愁言故必是取
於是探赤海鯽魚之喉者有鉤即取出而清洗
奉火遠理命之時其綿津見大神誨曰之以此
鉤給其兄時言状者此鉤者淤煩鉤須須鉤貧
鉤宇流鉤云而於後手賜（淤煩及須須亦宇流六字以音）然而
其兄作高田者汝命營下田其兄作下田者汝
命營高田為然者吾掌水故三年之間必其兄

貧窮若恨怨其為然之事而攻戰者出塩盈珠
而溺若其愁請者出塩乾珠而活如此令惚苦
云授塩盈珠塩乾珠并兩箇即悉召集和邇魚
問曰今天津日高之御子虚空津日高為將出
幸上國誰者幾日送奉而覆奏故各隨己身之
尋長限日而白之中一尋和邇白僕者一日送
即還來故爾告其一尋和邇然者汝送奉若渡
海中時無令惶畏即載其和邇之頸送出故如

期一日之内送奉也其和邇將返之時解所
佩之紐小刀著其頸而返故其一尋和邇者於
今謂佐比持神也是以備如海神之教言與其
鉤故自爾以後稍兪貧更起荒心迫來將攻
之時出塩盈珠而令溺其愁請者出塩乾珠而
救如此令惚苦之時稽首白僕者自今以後為汝
命之晝夜守護人而仕奉故至今其溺時之種
種之態不絶仕奉也於是海神之女豊玉毘賣

命自参出白之妾已妊身今臨産時此念天神
之御子不可生海原故参出到也尓即於其海
邊波限以鵜羽為葺草造産殿於是其産殿未
葺合不忍御腹之急故入坐産殿之時白其日
子言凡佗國人者臨産時以本國之形産生故
妾今以本身為産願勿見妾於是思竒其言竊
伺其方産時者化八尋和迩而匍匐委蛇即見
驚畏而遁退尓豊玉毘賣命知其伺見之事以

為心恥乃生置其御子而白妾恒通海道欲往
來然伺見吾形是甚作之即塞海坂而返入是
以名其所産之御子謂天津日高日子波限建
鵜葺草葺不合命（訓波限云那藝佐　訓葺草云加夜）然後者雖恨
其伺情不忍戀心因治養其御子之縁附其弟
玉依毘賣而獻歌之其歌曰阿加陀麻波袁佐
閇比迦禮抒斯良多麻能岐美何余曾比斯多
布斗久阿理祁理尓其比古遅（三字以音）荅歌曰意

岐都登理加毛度久斯麻迩和賀韋泥斯伊毛
波和須禮士余能許登碁登迩故日子穗々手
見命者坐高千穗宮伍佰捌拾歳御陵者即在
其高千穗山之西也是天津日高日子波限建
鵜葺草葺不合命娶其姨玉依毘賣命生御子
名五瀬命次稲氷命次御毛沼命次若御毛沼
命亦名豊御毛沼命亦名神倭伊波禮毗古命
四柱　故御毛沼命者跳波穗渡坐于常世國稲氷

命者為妣國而入坐海原也

古事記上巻終

古事記中卷

神倭伊波禮毗古命自伊下五字以音與其伊呂兄五
瀨命上伊呂二字以音二柱坐高千穗宮而議云坐何
地者平聞看天下之政猶思東行即自日向發
幸御筑紫故到豐國宇沙之時其土人名宇沙
都比古宇沙都比賣此十字以音二人作足一騰宮
而獻大御饗自其地遷移而於竺紫之岡田宮
一年坐亦從其國上幸而於阿岐國之多祁理

宮七年坐自多下三字以音亦從其國遷上幸而於吉
備之高嶋宮八年坐故從其國上幸之時乘龜
甲爲釣乍打羽擧來人遇于速吸門介喚歸問
之汝者誰也答曰僕者國神又問汝者知海道
乎答曰能知又問從而仕奉乎答曰仕奉故介
指渡槁機引入其御船即賜名號槁根津日子
此者倭國造等之祖故從其國上行之時經浪速之渡而
泊青雲之白肩津此時登美能那賀須泥毗古

自登下九字以音興軍待向以戰介取所入御船之楯
而下立故號其地謂楯津於今者云日下之蓼
津也於是與登美毗古戰之時五瀨命於御手
負登美毗古之痛矢串故介詔吾者爲日神之
御子向日而戰不良故負賤奴之痛手自今者
行廻而背負日以擊期而自南方廻幸之時到
血沼海洗其御手之血故謂血沼海也從其地
廻幸到紀國男之水門而詔負賤奴之手守死

爲男建而崩故號其水門謂男水門也陵即在
紀國之竈山也故神倭伊波礼毗古命從其地
廻幸到熊野村之時大熊髮出入即失介神倭
伊波礼毗古命倏忽爲遠延及御軍皆遠延而
伏遠延二字以音此時熊野之高倉下此者人名齎一横刀
到於天神御子之伏地而獻之時天神御子即
寤起詔長寢乎故受取其横刀之時其熊野山
之荒神自皆爲切仆介其惑伏御軍悉寤起之

故天神御子問獲其横刀之所由高倉下答曰己夢云天照大神高木神二柱神之命以召建御雷神而詔葦原中國者專汝所言向之國故良志（此二字以音）伊久玖佐夜藝帝阿理那理（此十一字以音）我之御子等不平坐良志（此二字以音）其葦原中國者專汝所言向之國故汝建御雷神可降尒答曰僕雖不降專有平其國之横刀可降（此刀名云佐士布都神亦名云甕布都神亦名布都御魂此刀者坐石上神宮也）降此刀状

者穿高倉下之倉頂自其墮入故阿佐米余玖（自阿下五字以音）汝取持獻天神御子故如夢教而旦見己倉者信有横刀故以是横刀而獻耳於是亦木大神之命以覺白之天神御子自此於奧方莫使入幸荒神甚多今自天遣八咫烏故其八咫烏引道從其立後應幸行故隨其教覺從其八咫烏之後幸行者到吉野河之河尻時作筌有取魚人尒天神御子問汝者誰也答曰僕者

國神名謂贄持之子（此者阿陀之鵜養之祖）從其地幸行者生尾人自井出來其井有光尒問汝者誰也答曰僕者國神名謂井氷鹿（此者吉野首等祖也）即入其山之亦遇生尾人此人押分巖而出來尒問汝者誰也答曰僕者國神名曰石押分之子今聞天神御子幸行故參向耳（此者吉野國巣之祖）自其地蹈穿越幸宇陀故曰宇陀之穿也故尒於宇陀有兄宇迦斯（自宇以下三字以音下效此也）弟宇迦斯二人

故先遣八咫烏問二人曰今天神御子幸行汝等仕奉乎於是兄宇迦斯以鳴鏑待射返其使故其鳴鏑所落之地謂訶夫羅前也將待擊云而聚軍然不得聚軍者欺陽仕奉而作大殿於其殿內作押機待時弟宇迦斯先參向拜曰僕兄宇迦斯射返天神御子之使將為待攻而聚軍不得聚者作殿其內張押機將待取故參向顯白尒大伴連等之祖道臣命久米直等之祖

大久米命二人召兄宇迦斯罵詈云伊賀（此二字以音）
所作仕奉於大殿内者意礼（此二字以音）先入明白其
將爲仕奉之状而即握横刀之手上弟由氣（此二
字以音）矢刺而追入之時乃己所作押見打而死
尒即控出斬散故其地謂宇陀之血原也然而
其弟宇迦斯之獻大饗者悉賜其御軍此時歌曰
宇陀能多加紀尒志藝和那波留和賀麻都
夜志藝波佐夜良受伊須久波斯久治良佐夜

流古那美賀那許彼佐婆多知曾婆能微能那
祁久袁許紀志斐惠泥宇波那理賀那許婆佐
婆伊知佐加紀微能意富祁久袁許紀陀斐惠
泥疊々（音引）志夜胡志夜此者伊能基布曾（此五字以音）
阿々（音引）志夜朝志夜此者嘲咲者也故其弟宇
迦斯（此者宇陀水取等之祖也）自其地幸行到忍坂大室之
時生尾土雲（訓云具毛）八十建在其室待伊那流（此三
字以音）故尒天神御子之命以饗賜八十建於是

死八十建設八十膳夫毎人佩刀誨其膳夫等
曰聞歌之者一時共斬故明將打其土雲之歌
曰意佐加能意富牟盧夜尒比登佐波尒岐伊
理袁理比登佐波尒伊理袁理登母美都美都
斯久米能古賀久夫都々伊々斯都都伊母知
宇知弖斯衣麻牟美都美都斯久米能古良賀
久夫都々伊々斯都々伊母知伊麻宇多婆尒
良斯如此歌而拔刀一時打殺也然後將擊登

美毗古之時歌曰美都々々斯久米能古良賀
阿波布尒波賀美良比登母登曾泥賀母登曾
泥米都那藝弖宇知弖志夜麻牟又歌曰美都
美都斯久米能古良賀加岐母登尒宇惠志波
士加美久知比々久和礼波和須礼志宇知弖
斯夜麻牟又歌曰加牟加是能伊勢能宇美能
意斐志尒波比母登富呂布志多陀美能伊波
比母登富理宇知弖志夜麻牟又擊兄師木弟

師木之時御軍暫疲尒歌曰多々那米且伊那
佐能夜麻能許能麻用毋伊由岐麻毛良比多
多加閇婆和礼波夜恵奴志麻都登理宇上加
比賀登毋伊麻須氣尒許泥故尒迩藝速日命
叅赴白於天神御子聞天神御子天降坐故追
叅降來即獻天津瑞以仕奉也故迩藝速日命
娶登美毘古之妹登美夜毗賣生子宇摩志麻
遅命（此者物部連穂積臣婇臣祖也）故如此言向平和荒夫琉

神等（夫琉二字以音）退撥不伏之等而坐畝火之白檮
原宮治天下也故坐日向時娶阿多之小椅君
妹名阿比良比賣（自阿以下五字以音）生子多藝志美美
命次岐須美美命二柱坐也然更求爲大后之
美人時大久米命曰此間有媛女是謂神御子
其所以謂神御子者三嶋湟咋之女名勢夜陁
多良比賣其容姿麗美故美和之大物主神見
感而其美人爲大便之時化丹塗矢自其爲大

便之溝流下突其美人之富登（此二字以音下效此）尒其
美人驚而立走伊須須岐伎（此五字以音）乃將來其
矢置於床邊忽成麗壯夫即娶其美人生子名
謂富登多多良伊須須岐比賣命亦名謂比賣
多多良伊須氣余理比賣（是者悪其富登云事後改名者也）故
是以謂神御子也於是七媛女遊行於高佐士
野（佐士二字以音）伊須氣余理比賣在其中尒大久米
命見其伊須氣余理比賣而以歌白於天皇曰

夜麻登能多加佐士怒袁那々由久袁登賣杼
毋多礼袁志摩加牟尒伊須氣余理比賣者立
其媛女等之前乃天皇見其媛女等而御心知
伊須氣余理比賣立於最前以歌荅曰加都賀
都毋伊夜佐岐陁且流延袁斯麻加牟尒大久
米命以天皇之命詔其伊須氣余理比賣之時
見其大久米命黥利目而思奇歌曰阿米都々
知杼理麻斯登々那杼佐那流計米尒大久米

命答歌曰咨登賣尒多陁尒阿波牟登和加佐
祁流斗米故其孃子白之仕奉也於是其伊須
氣余理比賣命之家在狹井河之上天皇幸行
其伊須氣余理比賣之許一宿御寢坐也其河謂佐
阿由者於其阿邊山由理草多在故取其山由
理草之名號佐韋河也山由理草之本名云佐
韋也後其伊須氣余理比賣參入宮内之時天皇
御歌曰阿斯波良能志祁去岐袁夜迩須賀多
多美伊夜佐夜斯岐弖和賀布多理泥斯然而

阿礼坐之御子名日子八井命次神八井耳命次
神沼河耳命三柱故天皇崩後其庶兄當藝志
美々命娶其嫡后伊須氣余理比賣之時將殺
其三弟而謀之間其御祖伊須氣余理比賣患
苦而以歌令知其御子等歌曰佐韋賀波用久
毛多知和多理宇泥備夜麻許能波佐夜藝奴
加是布加牟登須又歌曰宇泥備夜麻比流波
久毛登韋由布佐礼婆加是布加牟登曾許能

波佐夜牙流於是其御子聞知而驚乃為將殺
當藝志美々之時神沼河耳命曰其兄神八井
耳命那泥此二字以音汝命持兵入而殺當藝志美
美故持兵入以將殺之時手足和那々岐弖此五字以音
不得殺故示其弟神沼河耳命乞取其兄
所持之兵入殺當藝志美々故亦稱其御名謂
建沼河耳命尒神八井耳命讓弟建沼河耳命
曰吾者不能殺仇汝命既得殺仇故吾雖兄不

宜為上是以汝命為上治天下僕者扶汝命為
忌人而仕奉也故其日子八井命者茨田連手嶋連之祖
神八井耳命者意富臣小子部連坂合部連火
君大分君阿蘇君筑紫三家連
雀部臣雀部造小長谷造都祁直伊余國造科
野國造道奧石城國造常道仲國造長狹國造
伊勢船木直尾張丹羽
臣嶋田臣等之祖也神沼河耳命者治天下
也凡此神倭伊波礼毗古天皇御年壹佰參拾
柒歲御陵在畝火山之北方白檮尾上也神沼
河耳命坐葛城高岡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師

木縣主之祖河俣毗賣生御子師木津日子玉
手見命 一柱 天皇御年肆拾伍歳崩御陵在衝田
岡也師木津日子玉手見命坐片塩浮穴宮治
天下也此天皇娶河俣毗賣之兄縣主殿延之
女阿久斗比賣生御子常根津日子伊呂泥命
自伊下三字以音 次大倭日子鉏友命次師木津日子命
此天皇之御子等并三柱之中大倭日子鉏友
命者治天下次師木津日子命之子二王坐一

子孫者 伊賀須知之稲置那婆理之稲置三野之稲置之祖 一子和知都
美命者坐淡道之御井宮故此王有二女兄名
蠅伊呂泥亦名意富夜麻登久迩阿礼比賣命
弟名蠅伊呂杼也天皇御年肆拾玖歳御陵在
畝火山之美富登也大倭日子鉏友命坐輕之
境岡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師木縣主之祖賦
登麻和比賣命亦名飯日比賣命生御子御眞
津日子訶恵志泥命 自訶下四字以音 次多藝志比古

命 二柱 故御眞津日子訶恵志泥命者治天下也
次當藝志比古命者 血沼之別多遅麻之竹別葦井之稲置之祖 天
皇御年肆拾伍歳御陵在畝火山之眞名子谷
上也御眞津日子訶恵志泥命坐葛城掖上宮
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尾張連之祖奧津余曾之
妹名余曾多本毗賣命生御子天押帶日子命
次大倭帶日子國押人命 二柱 故弟帶日子國忍
人命者治天下也兄天押帶日子命者 春日臣大宅臣

粟田臣小野臣柿本臣壹比韋臣大坂臣阿那臣多紀臣羽栗臣知多臣牟邪臣都怒山臣伊勢
飯高君壹師君近淡海國造之祖也 天皇御年玖拾參歳御陵在
掖上博多山上也大倭帶日子國押人命坐葛
城室之秋津嶋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姪忍鹿
比賣命生御子大吉備諸進命次大倭根子日
子賦斗迩命 二柱 自賦下三字以音 故大倭根子日子賦斗
迩命者治天下也天皇御年壹佰貳拾參歳御
陵在玉手岡上也大倭根子日子賦斗迩命坐

黒田廬戸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十市縣主之祖大目之女名細比賣命生御子大倭根子日子國玖琉命一柱玖琉二字以音又娶春日之千々速眞若比賣生御子千々速比賣命一柱又娶意富夜麻登玖迩阿禮比賣命生御子夜麻登々母々曾毗賣命次日子刺肩別命次比古伊佐勢理毗古命亦名大吉備津日子命次倭飛羽矢若屋比賣四柱又娶其阿禮比賣命之弟蠅伊呂杼生

御子日子寤間命次若日子建吉備津日子命二柱此天皇之御子等并八柱男王五女王三故大倭根子日子國玖琉命者治天下也大吉備日子命與若建吉備津日子命二柱相副而於針間氷河之前居忌瓮而針間爲道口以言向和吉備國也故此大吉備津日子命者吉備上道臣之祖也次若日子建吉備津日子命者吉備上道臣笠臣祖次日子寤間命者針間牛鹿臣之祖也次日子刺肩別命者高志之利波臣

豐國之國前臣五百原君角鹿海直之祖也天皇御年壹佰陸歲御陵在片岡馬坂上也大倭根子日子國玖琉命坐輕之堺原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穂積臣等之祖内色許男命色許二字以音下效此妹内色許賣命生御子大毗古命次少名日子建猪心命次若倭根子日子大毗々命二柱又娶内色許男命之女伊迦賀色許賣命生御子比古布都押之信命自比至都以音又娶河内青玉之女名波迩夜須毗賣

生御子建波迩夜須毗古命一柱此天皇之御子等并五柱故若倭根子日子大毗々命者治天下也其兄大毗古命之子建沼河別命者阿倍臣等之祖次比古伊那許志別命自比至志六字以音此者膳臣之祖也比古布都押之信命娶尾張連等之祖意富那毗之妹葛城之高千那毗賣那毗二字以音生御子味師内宿祢此者山代内臣之祖也又娶木國造之祖宇豆比古之妹山下影日賣生子建内宿祢此建内宿

祢之子并九 男七女二 波多八代宿祢者 波多臣林臣波美臣
黒川臣淡海臣長谷部君之祖也 次許勢小柄宿祢者 許勢臣雀部臣
輕部臣之祖也 次蘇賀石河宿祢者 蘇我臣川邊臣田中臣高向臣治田
臣櫻井臣岸田臣等之祖也 次平群都久宿祢者 平群臣佐和良臣馬
御樴連等祖也 次木角宿祢者 木臣都奴臣坂本臣之祖 次久米能
摩伊刀比賣 次怒能伊呂比賣 次葛城長江曽
都毗古者 玉手臣的臣生江臣阿藝那臣等之祖也 又若子宿祢 江野
財臣之祖 此天皇御年伍拾漆歳 御陵在劔池之中

岡上也 若倭根子日子大毗々命 坐春日之伊
耶河宮治天下也 此天皇娶旦波之大縣主名
由碁理之女竹野比賣 生御子比古由牟須美
命 一柱此王名以音 又娶庶母伊賀迦色許賣命 生御
子御真木入日子印恵命 印恵二字以音 次御真津比
賣命 二柱 又娶丸途臣之祖日子國意祁都命之
妹意祁都比賣命 意祁都三字以音 生御子日子坐王 一柱
又娶葛城之垂見宿祢之女鸇比賣 生御子建

豐波豆羅和氣 一柱自波下五字以音 此天皇之御子等
并五柱 男王四女王一 故御真木入日子印恵命者治
天下也 其兄比古由牟須美王之子大筒木垂
根王 次讃岐垂根王 二王讃岐一字以音 此二王之女五
柱坐也 次日子坐王娶山代之荏名津比賣
亦名苅幡戸弁 此一字以音 生子大俣王 次小俣王
次志夫美宿祢王 三柱 又娶春日建國勝戸賣之
女名沙本大闇見戸賣 生子沙本毗古王 次袁

耶本王 次沙本毗賣命 亦名佐波遅比賣 此沙本毗
賣命者為伊久米天皇之后 自沙本毗古以下三王名皆以音 次室毗古王 四柱
又娶近淡海之御上祝以伊都玖 此三字以音 天之御
影神之女息長水依比賣 生子丹波比古多多
須美知能宇斯王 此王字以音 次水之穂真若王 次
神大根王 亦名八爪入日子王 次水穂五百依
比賣 次御井津比賣 五柱 又娶其母弟袁祁都比
賣命 生子山代之大筒木真若王 次比古意須

王次伊理泥王三柱此二王名以音凡日子坐王之子幷
十一王故兄大俣王之子曙立王次菟上王二柱
此曙立王者伊勢之品遲部君伊勢之佐那造之祖菟上王者比賣
陀若之祖次小俣王者當麻勾君之祖次志夫美宿祢王者
佐々君之祖也次沙本毗古王者日下部連甲斐國造之祖次袁耶
本王者葛野之別近淡海蚊野之別祖也次室毗古王者若狹之耳
別之祖其美知能宇志王娶丹波之河上之摩須
郎女生子比婆須比賣命次眞砥野比賣命次

弟比賣命次朝廷別王四柱此朝廷別王者三川之穗
別之祖此美知能宇斯王之弟水穗眞若王者近淡
海之安置之祖次神大根王者三野國之本巢國造長幡部連之祖次山
代之大筒木眞若王娶同母弟伊理泥王之女
丹波能阿治佐波毗賣生子迦邇米雷王迦邇米三
字以音此王娶丹波之遠津臣之女名高材比賣
生子息長宿祢王此王娶葛城之高額比賣生
子息長帶比賣命次虛空津比賣命次息長日

子王三柱此王者吉備品遲君針間阿宗君之祖又息長宿祢王娶
河俣稻依毗賣生子大多牟坂王多牟二字以音此者多遲
字以音摩國造之祖也上所謂建豐波豆和氣王者道守臣忍
海部造御名部造稻羽忍海部丹波之竹野別依網之阿毗古等之祖也天皇御年
陸拾參歲御陵在伊邪河之坂上也御眞木入
日子印惠命坐師木水垣宮治天下也此天皇
娶木國造名荒河刀弁之女刀弁二字以音遠津年魚
目々微比賣生御子豐木入日子命次豐鉏入

日賣命二柱又娶尾張連之祖意富阿麻比賣生
御子大入杵命次八坂之入日子命次沼名木
之入日賣命次十市之入日賣命四柱又娶大毗
古命之女御眞津比賣命生御子伊玖米入日
子伊沙知命伊久米伊沙知六字以音次伊邪能眞若命自伊
至能以音次國片比賣命次千々都久和此三字以音比
賣命次伊賀比賣命次倭日子命六柱此天皇之
御子等幷十二柱男王七女王五也故伊久米伊理毗

古伊佐知命者治天下也次豊木入日子命者上毛野下毛野君等之祖也妹豊鉏比賣命拜祭伊勢大神之宮也次大入杵命者能登臣之祖也次倭日子命此王之時始而於陵立人垣

此天皇之御世疫病多起人民死為盡尒天皇愁歎而坐神牀之夜大物主大神顯於御夢曰是者我之御心故以意富多多泥古而令祭我御前者神氣不起國安平是以驛使班于四方求謂意富多多泥古人之時於河內之美努村

見得其人貢進尒天皇問賜之汝者誰子也答曰僕者大物主大神娶陶津耳命之女活玉依毘賣生子名櫛御方命之子飯肩巣見命之子建甕槌命之子僕意富多多泥古白於是天皇大歡以詔之天下平人民榮即以意富多多泥古命為神主而於御諸山拜祭意富美和之大神前又仰伊迦賀色許男命作天之八十毘羅訶此三字以音也定奉天神地祇之社又於宇陀墨坂

神祭赤色楯矛又於大坂神祭墨色楯矛及河瀨又於坂之御尾神悉無遺忘以奉幣帛也山代國我之庶兄建波迩安王起邪心之表耳波迩二字以音伯父興軍宜行即副丸迩臣之祖日子國夫玖命而遣時即於丸迩坂居忌瓮而罷往於是到山代之和訶羅河時其建波迩安王興軍待遮各中挾河而對立相挑故号其地謂伊杼美今謂伊豆美也尒日子國夫玖命乞云其廂人先忌

矢可彈尒其建波尒安王雖射不得中於是國夫玖尒彈矢者即射建波迩安王而死故其軍悉破而逃散尒追迫其逃軍到久須波之度時皆被迫窘而屎出懸於褌故号其地謂屎褌今者謂久須婆又遮其逃軍以斬者如鵜浮於河故号其河謂鵜河也亦斬波布理其軍士故号其地謂波布理曾能自波下五字以音如此平訖參上覆奏故大毘古命者隨先命而罷行高志國尒自東方

所遣建沼河別與其父大毗古共往遇于相津
故其地謂相津也是以各和平所遣之國政而
覆奏尒天下太平人民富榮於是初令貢男弓
端之調女手末之調故稱其御世謂所知初國
之御真木天皇也又是之御世作依網池亦作輕
之酒折池也天皇御歳壹佰陸拾捌歳 戊寅年十二月崩
御陵在山邊道勾之岡上也伊久米伊理毗古
伊佐知命坐師木玉垣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

沙本毗古命之妹佐波遲比賣命生御子品牟
都和氣命 一柱 又娶旦波比古多多須美知宇斯
王之女氷羽州比賣命生御子印色之入日子
命 印色二字以音 次大帶日子淤斯呂和氣命 自淤至氣五字
以音 次大中津日子命次倭比賣命次若木入日
子命 五柱 又娶其氷羽州比賣命之弟沼羽田之
入毗賣命生御子沼帶別命次伊賀帶日子命
二柱 又娶其沼羽田之入日賣命之弟阿耶美

能伊理毗賣命 此女王名以音 生御子伊許婆夜和氣
命次阿耶美都比賣命 二柱此二王名以音 又娶大筒木
垂根王之女迦具夜比賣命生御子袁耶弁王
一柱 又娶山代大國之淵之女苅羽田刀弁 此二字以音
生御子落別王次五十日帶日子王次伊登志
別王 伊登志三字以音 又娶其大國之淵之女弟苅羽
田刀弁生御子石衝毗賣命亦名布多遲能伊
理毗賣命 二柱 凡此天皇之御子等十六王 男王十三

女王三 故大帶日子淤斯呂和氣命者治天下也
御身長一丈二寸御脛長四尺一寸也 次印色入日子命者作血
沼池又作狹山池又作日下之高津池又坐鳥
取之河上宮令作横刀壹仟口是奉納石上神
宮即坐其宮定河上部也次大中津日子命者
山邊之別三枝之別稻木之別阿太之別尾張國之三野別吉備之石无別許呂母之別高巣鹿之別飛鳥君牟禮之別等祖也 次倭比賣命者 拜祭伊勢大神宮也 次
伊許婆夜和氣王者 沙本穴太部別祖也 次阿耶美都

比賣命者（嫁稻瀬毗古王）次落別王者（小月之山君三川之衣君之祖也）次五十日帯日子王者（春日山君高志池君春日部君之祖）次伊登志和氣王者（因無子而為子代定伊部）次石衝別王者（羽咋君三尾君之祖）次布多遲能伊理毗賣命者（為倭建命之后）此天皇以沙本毗賣為后之時沙本毗賣命之兄沙本毗古王問其伊呂妹曰孰愛夫與兄歟答曰愛兄尓沙本毗古王謀曰汝寔思愛我者將吾與汝治天下而即作八塩折之紐小刀授其

妹曰以此小刀刺殺天皇之寢故天皇不知其之謀而枕其后之御膝為御寢坐也尓其后以紐小刀為刺其天皇之御頸三度舉而尓忍哀情不能刺頸而泣淚落溢於御面乃天皇驚起問其后曰吾見異夢從沙本方暴雨零來急洽吾面又錦色小蛇纏繞我頸如此之夢是有何表也尓其后以為不應爭即白天皇言妾兄沙本毗古王問妾曰孰愛夫與兄是不勝面問故

妾答曰愛兄歟尓誂妾曰吾與汝共治天下故當殺天皇云而作八塩折之紐小刀授妾是以欲刺御頸雖三度舉哀情忽起不得刺頸而泣淚落洽於御面必有是表焉尓天皇詔之吾殆見欺乎乃興軍擊沙本毗古王之時其王作稲城以待戰此時沙本毗賣命不得忍其兄自後門逃出而納其之稲城此時其后妊身於是天皇不忍其后懐妊及愛重至于三年故廻其軍

不急攻迫如此逗留之間其所妊之御子既產故出其御子置稲城外令白天皇若此御子天皇之御子所思看者可治賜於是天皇詔雖怨其兄猶不得忍愛其后故即有得后之心是以選聚軍士之中力士輕捷而宣者取其御子之時乃掠取其母王或髮或手當隨取獲而掬以控出尓其后豫知其情悉剃其髮以髮覆其頭亦腐玉緒三重纏手且以酒腐御衣如全衣

服如此設備而抱其御子刺出城外尒其力士等取其御子卽握其御祖尒握其髮者御髮自落握其御手者玉緒且絕握其御衣者御衣便破是以取獲其御子不得其御祖故其軍士等還來奏言御髮自落御衣易破亦所纏御手之玉緒便絕故不獲御祖取得御子尒天皇悔恨而惡作玉人等皆奪其地故諺曰不得地玉作也天皇命詔其后言凡子名必母名何稱是子

之御名尒答曰今當火燒稻城之時而火中所生故其御名宜稱本牟智和氣御子又命詔何爲日足奉答白取御母定大湯坐若湯坐宜日足奉故隨其后白以日足奉也又問其后曰汝所堅之美豆能小佩者誰解 美豆能三字以音也 答白旦波比古多多須美智宇斯王之女名兄比賣弟比賣茲二女王淨公民故宜使也然遂殺其沙本比古王其伊呂妹亦從也故率遊其御子之狀

者在於尾張之相津二俣榲作二俣小舟而持上來以浮倭之市師池輕池率遊其御子然是御子八拳鬚至于心前眞事登波受 此三字以音 故今聞高往鵠之音始爲阿藝登比 自阿下四字以音 尒遣山邊之大鶙 此者人名 令取其鳥故是人追尋其鵠自木國到針間國亦追越稻羽國卽到旦波國多遲麻國追廻東方到近淡海國乃越三野國自尾張國傳以追科野國遂追到但馬國而

於和那美之水門張網取其鳥而持上獻故号其水門謂和那美之水門也亦見其鳥者物言如思尒而勿言事於是天皇患賜而御寢之時覺于御夢曰修理我宮如天皇之御舍者御子必眞事登波牟 自登下三字以音 如此覺時布計摩迩迩古相而求何神之心尒祟出雲大神之御心故其御子令拜其大神宮將遣之時令副誰人者吉尒曙立王食卜故科曙立王令宇氣皆 宇氣

二字以音因拜此太神誠有驗者住是鵠巣池之樹
鷺乎宇氣比給 如此詔之時宇氣比其鷺墮地
死又詔之宇氣比活尒者更活又在甜白檮之
前葉廣熊白檮令宇氣比枯忽令宇氣比生尒
名賜其曙立王謂倭者師木登美豊朝倉曙立
王 登美二字以音 即曙立王菟上王二王副其御子遣
時自那良戸遇跛盲自大坂戸亦遇跛盲唯木
戸是掖月之吉戸卜而出行之時毎到坐地定

品遅部也故到於出雲拜訖大神還上之時肥
河之中作黒樔橋仕奉假宮而坐尒出雲國造
之祖名岐比佐都美餝青葉山而立其河下將
獻大御食之時其御子詔言是於河下如青葉
山者見山非山若坐出雲之石硐之曽宮葦原
色許男大神以伊都玖之祝大廷乎問賜也尒
所遣御伴王等聞觀見喜而御子者坐檳榔之
長穂宮而貢上驛使尒其御子一宿婚肥長比

賣故竊伺其美人者蛇也即見畏遁逃尒其肥
長比賣患光海原自船追來故益見畏以自山
多和 此二字以音 引越御船逃上行於是覆奏言因
拜大神大御子物詔故叅上來故天皇歡喜即
返菟上王令造神宮於是天皇因其御子定鳥
取部鳥甘部品遅部大湯坐若湯坐又隨其后之
白喚上美知能宇斯王之女等比婆須比賣命
次弟比賣命次歌凝比賣命次圓野比賣命并

四柱然留比婆須比賣命弟比賣命二柱而其
弟王二柱者因甚凶醜返送本土於是圓野比
賣慚言同兄弟之中以姿醜被還之事聞於隣
里是甚慚而到山代國之相樂時取懸樹枝而
欲死故号其地謂懸木今云相樂又到弟國之
時遂墮峻淵而死故号其地謂墮國今云弟國
也又天皇以三宅連等之祖名多遅麻毛理遣
常世國令求登岐士玖能迦玖能木實 自登下字以音

故多遲摩毛理遂到其國採其木實以縵八矛將來之間天皇既崩尒多遲摩毛理分縵四竿獻于太后以縵四縵矛四竿獻置天皇之御陵戸而擎其木實叫哭以白常世國之登岐士玖能迦玖能木實持參上侍遂叫哭死也其登岐士玖能迦玖能木實者是今橘者也此天皇御年壹佰伍拾參歲御陵在菅原之御立野中也又其太后比婆須比賣命之時定石祝作又

定土師部此后者葬狹木之寺間陵也大帶日子淤斯呂和氣天皇坐纏向之日代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吉備臣等之祖若建吉備津日子之女名針間之伊那毗能大郎女生御子櫛角別王次大碓命次小碓命亦名倭男具那命（具那二字以音）次倭根子命次神櫛王（五柱）又娶八尺入日子命之女八坂之入日賣命生御子若帶日子命次五百木之入日子命次押別命次五百木

之入日賣命又妾之子豐戸別王次沼代郎女又妾之子沼名木郎女次香余理比賣命次若木之入日子王次吉備之兄日子王次高木比賣命次弟比賣命又娶日向之美波迦斯毗賣生御子豐國別王又娶伊那毗能大郎女之弟伊那毗能若郎女（自伊下四字以音）生御子眞若王次日子人之大兄王又娶倭建命之曾孫名須賣伊呂大中日子王（自須至呂四字以音）之女訶具漏比賣生

御子大枝王凡此大帶日子天皇之御子等所録廿一王不入記五十九王并八十王之中若帶日子命與倭建命亦五百木之入日子命此三王負太子之名自其餘七十七王者悉別賜國々之國造亦和氣及稻置縣主也故若帶日子命者治天下也小碓命者平東西之荒神及不伏人等也次櫛角別王者（茨田下連等之祖）次大碓命者（守君大田君嶋田君之祖）次神櫛王者（木國之酒部阿比古宇陀酒部之祖）

次豊國別王者〔日向國造之祖〕於是天皇聞看定三野
國造之祖大根王之女名兄比賣弟比賣孃子
其容姿麗美而遣其御子大碓命以喚上故其
所遣大碓命勿召上而即己自婚其二孃子更
求他女人詐名其孃女而貢上於是天皇知其
他女恒令經長眼亦勿婚而惚也故其大碓命
娶兄比賣生子押黒之兄日子王〔此者三野之宇泥須和氣之祖〕
亦娶弟比賣生子押黒弟日子王〔此者牟宜都君等之祖〕

此之御世定田部又定東之淡水門又定膳之
大伴部又定倭屯家又作坂手池即竹植其堤
也天皇詔小碓命何汝兄於朝夕之大御食不
參出來專汝泥疑教覺〔泥疑二字以音下效此〕如此詔以後
至于五日猶不參出爾天皇問賜小碓命何汝
兄久不參出若有未誨乎答白既為泥疑也又
詔如何泥疑之答白朝署入廁之時持捕搤批
而引闕其枝裹薦投棄於是天皇惶其御子之

建荒之情而詔云西方有熊曾建二人是不伏
无禮人等故取其人等而遣當此之時其御髮
結額也爾小碓命給其姨倭比賣命之御衣御
裳以小劔納于御懷而幸行故到于熊曾建之
家見者於其家邊軍圍三重作室以居於是言
動為御室樂設備食物故遊行其傍待其樂日
爾臨其樂日如童女之髮梳垂其結御髮服其
姨之御衣御裳既成童女之姿交立女人之中入

坐其室內爾熊曾建兄弟二人見感其孃子坐
於己中而盛樂故臨其酣時自懷出劔取熊曾
之衣以劔自其胸刺通之時其弟建見畏逃出
乃追至其室之椅本取其背皮劔自尻刺通爾
其熊曾建白言莫動其刀僕有白言爾暫許押
伏於是白言汝命者誰爾詔吾者坐纏向之日
代宮所知大八嶋國大帶日子淤斯呂和氣天
皇之御子名倭男具那王者也意禮熊曾建二

人不伏無禮聞看而取殺意禮詔而遣尒其熊
曾建白信然也於西方除吾二人無建强人然
於大倭國益吾二人而建男者坐祁理是以吾
獻御名自本今以後應稱倭建御子是事白訖
即如熟苽振折而殺故也自其時稱御名謂倭
建命然而還上之時山神河神及穴戸神皆言
向和而參上即入坐出雲國欲殺其出雲建而
到即結友故竊以赤檮作詐刀為御佩共沐肥

河尒倭建命自河先上取佩出雲建之解置横
刀而詔為易刀故後出雲建自河上而佩倭建
命之作刀於是倭建詐云伊奢合刀尒各拔其
刀之時出雲建不得拔詐刀即倭建命拔其刀
而打殺出雲建尒御歌白夜都米佐須伊豆毛
多祁流賀波祁流多知都豆良佐波麻岐佐味
祁志尒阿波祁故如此撥治參上覆奏尒天皇
亦頻詔倭建命言向和平東方十二道之荒夫

流神及摩都樓波奴人等而副吉備臣等之祖
名御鉏友耳建日子而遣之時給比比羅木之
八尋矛[比比羅三字以音]故受命罷行之時參入伊勢大
御神宮拜神朝廷即白其姨倭比賣命者天皇
既所以思吾死乎何擊遣西方之惡人等而返
參上來之間未經幾時不賜軍衆今更平遣東
方十二道之惡人等因此思惟猶所思看吾既
死焉患泣罷時倭比賣命賜草那藝劔[那藝二字以音]

亦賜御囊而詔若有急事解茲囊口故到尾張
國入坐尾張國造之祖美夜受比賣之家乃雖
思將婚亦思還上之時將婚期定而幸于東國
悉言向和平山河荒神及不伏人等故尒到相
摸國之時其國造詐白於此野中有大沼住是
沼中之神甚道速振神也於是看行其神入坐
其野尒其國造火著其野故知見欺而解開其
姨倭比賣命之所給囊口而見者火打有其裏

於是先以其御刀苅撥草以其火打而打出火
著向火而燒退還出皆切滅其國造等即著火
燒故於今謂燒遣也自其入幸渡走水海之時
其渡神興浪廻船不得進渡尒其后名弟橘比
賣命白之妾易御子而入海中御子者所遣之
政遂應覆奏將入海時以菅疊八重皮疊八重
絹疊八重敷于波上而下坐其上於是其暴浪
自伏御船得進尒其后歌曰佐泥佐斯佐賀牟

能袁怒迩毛由流肥能本那迦迩多知弖斗比
斯岐美波毋故七日之後其后御櫛依于海邊
乃取其櫛作御陵而治置也自其入幸悉言向
荒夫琉蝦夷等亦平和山河荒神等而還上幸
時到足柄之坂本於食御粮處其坂神化白鹿
而來立尒即以其咋遺之蒜片端待打者中其
目乃打殺也故登立其坂三歎詔云阿豆麻波
夜（自阿下五字以音也）故号其國謂阿豆麻也即自其國

越出甲斐坐酒折宮云時歌曰迩比婆理都久
波袁須疑弖伊久用加泥都流尒其御火燒之
老人續御歌以歌曰迦賀那倍弖用迩波許々
能用比迩波登袁加袁是以譽其老人即給東
國造也自其國越科野國乃言向科野之坂神
而還來尾張國入坐先日所期美夜受比賣之
許於是獻大御食之時其美夜受比賣捧大御
酒盞以獻尒美夜受比賣其於意須比之襴（意須

比三字以音）著月經故見其月經御歌曰比佐迦多能
阿米能迦具夜麻斗迦麻迩佐和多流久毘比
波煩曾多和夜賀比那袁麻迦牟登波阿禮波
須禮杼佐泥牟登阿禮波意母閇杼那賀祁
勢流意須比能須蘇尒都紀多知迩祁理尒美
夜受比賣答御歌曰多迦比迦流比能美古夜
須美斯志和賀意富岐美阿良多麻能登斯賀
岐布禮婆阿良多麻能都紀波岐閇由久宇倍

那宇倍那宇倍那岐美麻知賀多尒和賀祁勢
流意須比能須比能須蘊尒都紀多多那牟余
故尒御合而以其御刀之草那藝劔置其美夜
受比賣之許而取伊服岐能之神幸行於是詔
茲山神者徒手直取而騰其山之時白猪逢于
山邊其大如牛尒為言擧而詔是化白猪者其
神之使者雖今不殺還時將殺而騰坐於是零
大氷雨打或倭建命（此化白猪者非其神之使者當其神之正身因言擧見也）故還下坐之到玉倉部之清泉以息坐之
時御心稍寤故号其清泉謂居寤清泉也自其
處發到當藝野上之時詔者吾心恒念自虛翔
行然今吾足不得歩成當藝斯形（自當下二字以音）故
号其地謂當藝也自其地差少幸行因甚疲衝
御杖稍歩故号其地謂杖衝坂也到坐尾津前
一松之許先御食時所忘其地御刀不失猶有
尒御歌曰袁波理迩多陁迩牟迦幣流袁都能

佐岐那流比登都麻都阿勢袁比登都麻都比
登迩阿理勢婆多知波氣麻斯袁岐奴岐勢麻
斯袁比登都麻都阿勢袁自其地幸到三重村
之時亦詔之吾足如三重勾而甚疲故号其地
謂三重自其幸行而到能煩野之時思國以歌
曰夜麻登波久尒能麻本呂波多多那豆久阿
袁加岐夜麻碁母礼流夜麻登志宇流波斯又
歌曰伊能知能麻曾多祁牟比登波多多美許母
幣具理能夜麻能久麻加志賀波袁宇受尒佐
勢曾能古此歌者思國歌也又歌曰波斯祁夜
斯和岐幣能迦多用久毛韋多知久母此者片
歌也此時御病甚急尒御歌曰袁登賣能登許
能弁尒和賀游岐斯都流岐能多知曾能多知
波夜歌竟即崩尒貢上驛使於是坐倭后等及
御子等諸下到而作御陵即匍匐廻其地之那
豆岐田（自那下三字以音）而哭為歌曰那豆岐能多能

伊那賀良迩伊那賀良尒波比毋登富呂布登許呂豆良於是化八尋白智鳥翔天而向濱飛行（智字以音）尒其后及御子等於其小竹之苅杙雖足䟕破忍其痛以哭追此時歌曰阿佐士怒波良許斯那定牟蘊良波由賀受阿斯用由久那又入其海塩而那豆美（此三字以音）行時歌曰宇美賀由氣婆許斯那豆牟意富迦波良能宇恵具佐宇美賀波伊佐用布又飛居其礒之時歌曰

波麻都知登理波麻用波迦受伊蘇豆多布是四歌者皆歌其御葬也故至今其歌者歌天皇之大御葬也故自其國飛翔行留河內國之志幾故於其地作御陵鎮坐也即号其御陵謂白鳥御陵也然亦自其地更翔天以飛行凡此倭建命平國廻行之時久米直之祖名七拳脛恒爲膳夫以從仕奉也此倭建命娶伊玖米天皇之女布多遲能伊理毗賣命（自布下八字以音）生御子帶中津日子命（一柱）又娶其入海弟橘比賣命生御子若建王（一柱）又娶近淡海之安國造之祖意富多牟和氣之女布多遲比賣生御子稲依別王（一柱）又娶吉備臣建日子之妹大吉備建比賣生御子建見兒王（一柱）又娶山代之玖々麻毛理比賣生御子足鏡別王（一柱）又一妻之子息長田別王凡是倭建命之御子等并六柱故帶中津日子命者治天下也次稲依別王者（犬上君建部君等之祖）次

建見兒王者（讃岐綾君伊勢之別登袁之別麻佐首宮首之別等之祖）足鏡別王者（鎌倉之別小津石代之別漁田之別祖也）次息長田別王之子杙俣長日子王此王之子飯野真黒比賣命次息長真若中比賣次弟比賣（二柱）故上云若建王娶飯野真黒比賣生子須賣伊呂大中日子王（自須至呂以音）此王娶淡海之柴野入杵之女柴野比賣生子迦具漏比賣命故大帶日子天皇娶此迦具漏比賣命生子大江王（一柱）此王娶

庶妹銀王生子大名方王次大中比賣命 二柱 故
此之大中比賣命者香坂王忍熊王之御祖也
此太帶日子天皇之御年壹佰參拾漆歲御陵
在山邊之道上也若帶日子天皇坐近淡海之
志賀高穴穗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穗積臣等
之祖建忍山垂根之女名弟財郎女生御子和
訶奴氣王 一柱 故建內宿祢為大臣定賜大國小
國之國造亦定賜國國之堺及大縣小縣之縣

主也天皇御年玖拾伍歲 乙卯年三月十五日崩也 御陵在
沙紀之多他那美也帶中日子天皇坐穴門之
豐浦宮及筑紫訶志比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
大江王之女大中津比賣命生御子香坂王忍
熊王 二柱 又娶息長帶比賣命是大后生御子品
夜和氣命次大鞆和氣命亦名品陀和氣命 二柱
此太子之御名所以負大鞆和氣命者初所生
時如鞆宍生御腕故著其御名是以知坐腹中

國也此之御世定淡道之屯家也其大后息長
帶日賣命者當時歸神故天皇坐筑紫之訶志
比宮將擊熊曾國之時天皇控御琴而建內宿
祢大臣居於沙庭請神之命於是大后歸神言
教覺詔者西方有國金銀為本目之炎耀種々
珍寶多在其國吾今歸賜其國尒天皇答白登
高地見西方者不見國土唯有大海謂為詐神
而押退御琴不控默坐尒其神大忿詔凡茲天

下者汝非應知國汝者向一道於是建內宿祢
大臣白恐我天皇猶阿蘇婆勢其大御琴 自阿至勢
以音 尒稍取依其御琴而那麻那摩迩 此五字以音 控
坐故未幾久而不聞御琴之音即舉火見者既
崩訖尒驚懼而坐殯宮更取國之大奴佐而 奴佐
二字以音 種々求生剝逆剝阿離溝埋屎戸上通婚
馬婚牛婚鷄婚犬婚之罪類為國之大祓而亦
建內宿祢居於沙庭請神之命於是教覺之狀

具如先日凡此國者坐汝命御腹之御子所知國者也尒建内宿祢白恐我大神坐其神腹之御子何子歟答詔男子也尒具請之今如此言教之大神者欲知其御名即答詔是天照大神之御心者亦底筒男中筒男上筒男三柱大神者也（此時其三柱大神之御名者顯也）今寔思求其國者於天神地祇亦山神及河海之諸神悉奉幣帛我之御魂坐于船上而真木灰納瓠亦箸及比羅傳（此三字以音）多作皆々散浮大海以可度故備如教整軍雙船度幸之時海原之魚不問大小悉負御船而渡尒順風大起御船從浪故其御船之波瀾押騰新羅之國既到半國於是其國王畏奏言自今以後隨天皇命而為御馬甘毎年雙船不乾船腹不乾柂檝共與天地無退仕奉故是以新羅國者定御馬甘百濟國者定渡屯家尒以其御杖衝立新羅國主之門即以墨江

大神之荒御魂為國守神而祭鎮還渡也故其政未竟之間其懷妊臨產即為鎮御腹取石以纏御裳之腰而渡筑紫國其御子者阿禮坐（阿禮二字以音）故号其御子生地謂宇美也亦所纏其御裳之石者在筑紫國之伊計村也亦到坐筑紫末羅縣之玉嶋里而御食其河邊之時當四月之上旬尒坐其河中之礒拔取御裳之糸以飯粒為餌釣其河之年魚（其河名謂小河亦其礒名謂勝門比賣也）故四月上旬之時女人拔裳糸以粒為餌釣年魚至于今不絶也於是息長帶日賣命於倭還上之時因疑人心一具喪船御子載其喪船先令言漏之御子既崩如此上幸之時香坂王忍熊王聞而思將待取進出於斗賀野為宇氣比獦也尒香坂王騰坐歷木而是大怒猪出堀其歷木即咋食其香坂王其弟忍熊王不畏其態興軍待向之時赴喪船將攻空船尒自其喪船

下軍相戰此時忍熊王以難波吉師部之祖伊佐比宿祢為將軍太子御方者以丸迩臣之祖難波根子建振熊命為將軍故追退到山代之由還立各不退相戰尒建振熊命權而令云息長帯日賣命者既崩故無可更戰即絶弓絃欺陽歸服於是其將軍帥信詐弭弓藏兵尒自頂髪中採出設弦（一名云宇佐由豆留）更張追擊故逃退逢坂對立戰尒追迫敗於沙々那美悉斬其軍於

是其忍熊王與伊佐比宿祢共被追迫乗船浮海歌曰伊奢阿藝布流玖麻賀伊多弖遊波受波迩本拂理能阿布美能宇美迩迦豆岐勢那和即入海共死也故建内宿祢命率其太子為將禊而經歷淡海及若狭國之時於髙志前之角鹿造假宮而坐其地伊奢沙和氣大神之命見於夜夢云以吾名欲易御子之御名尒言禱白之恐隨命易奉亦其神詔明日之旦應幸於

濵獻易名之幣故其旦幸行濵之時毀鼻入鹿魚既依一浦於是御子令白于神云於我給御食之魚故亦稱其御名號御食津大神故於今謂氣比大神也亦毀鼻入鹿魚之其血臰故号其浦謂血浦今謂都奴賀也於是還上坐時其御祖息長帯日賣命釀待酒以獻尒其御祖御歌曰許能美岐波和賀美岐那良受久志能加美登許余迩伊麻須伊波多々須久那美迦微

能加牟菩岐本岐玖流本斯登余本岐岐母登本斯麻都理許斯美岐叙阿佐受袁勢佐々如此歌而獻大御酒尒建内宿祢命為御子荅歌曰許能美岐袁迦美祁牟比登波曽能都豆美宇須迩多弖々宇多比都々迦美祁禮加母麻比都々迦美祁礼加母許能美岐能美岐能阿夜迩宇多陁怒斯佐佐此者酒樂之歌也凡帯中津日子天皇之御年伍拾貳歳（壬戌年六月十一日崩也）御陵

在河内恵賀之長江也 皇后御年一百歳崩葬于狹城楯列陵也 品陁和氣命坐輕嶋之明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品陁真若王 品陁二字以音 之女三柱女王一名髙木之入日賣命次中日賣命次弟日賣命 此女王等之父品陁真若王者五百木之入日子命娶尾張連之祖建伊那陁宿祢之女志理都紀斗賣生子者也 故髙木之入日賣之額田大中日子命次大山守命次伊奢之真若命 伊奢二字以音 次妹大原郎女次髙目郎女 五柱 中日賣命之御子木之荒田郎女次大雀命次根鳥命 三柱 弟日賣命之御子阿倍郎女次阿具知能 此四字以音 三腹郎女次木之菟野郎女次三野郎女 五柱 又娶丸迩之比布礼能意富美之女 自比至美以音 名宮主矢河枝比賣生御子宇遲能和紀郎子次妹八田若郎女次女鳥王 三柱 又娶其矢河枝比賣之弟袁那弁郎女生御子宇遲之若郎女 一柱 又娶咋俣長日子王之女息長真若中比賣生御子若沼毛二俣

王 一柱 又娶櫻井田部連之祖嶋垂根之女糸井比賣生御子速總別命 一柱 又娶日向之泉長比賣生御子大羽江王次小羽江王次幡日之若郎女 三柱 又娶迦具漏比賣生御子川原田郎女次玉郎女次忍坂大中比賣次登冨志郎女次迦多遲王 五柱 又娶葛城之野伊呂賣 此三字以音 生御子伊奢能麻和迦王 一柱 此天皇之御子等并廿六王 男王十一 女王十五 此中大雀命者治天下也於是天皇問大山守命與大雀命詔汝等者孰愛兄子與弟子 天皇所以發是問者宇遲能和紀郎子有令治天下之心也 尒大山守命白愛兄子次大雀命知天皇所問賜之大御情而白兄子者既成人是無悒弟子者未成人是愛尒天皇詔佐耶岐阿藝之言 自佐至藝五字以音 以加我所思即詔別者大山守命為山海之政大雀命執食國之政以白賜宇遲能和紀郎子所知天津日繼也故大雀命者勿違天皇之命

也一時天皇越幸近淡海國之時御立宇遲野上望葛野歌曰知婆能加豆怒袁美礼婆毛毛知陁流夜迩波母美由久尒能冨母美由故引坐木幡村之時麗美孃子遇其道衢尒天皇問其孃子曰汝者誰子答白丸迩之比布礼能意冨美之女名宮主矢河枝比賣天皇即詔其孃子吾明日還幸之時入坐汝家故矢河枝比賣委曲語其父於是父答曰是者天皇坐那理此二字以音恐之我子仕奉云而嚴餝其家候待者明日入坐故獻大御饗之時其女矢河枝比賣命令取大御酒盞而獻於是天皇任令取其大御酒盞而御歌曰許能迦迩夜伊豆久能迦迩毛毛豆多布都奴賀能迦迩余許佐良布伊豆久迩伊多流伊知遲志麻美志麻迩斗岐美本杼理能迦豆伎伊岐豆岐志那陁由布佐佐那美遲袁須須久迩久登和賀伊麻勢婆夜許波多能

美知迩阿波志斯袁登賣宇斯呂傳波袁陁弖呂迦母波那美波志比比斯那須伊知比韋能和迩佐能迩袁波都迩波波陁阿可良氣美志波迩波迩具漏岐由惠美都具理能曾能那迦都迩袁加夫都久麻肥迩波阿弖受麻用賀岐許迩加岐多礼阿波志斯袁美那迦母賀母賀美斯古良迦久母賀登阿賀美斯古迩宇多多氣陁迩牟迦比袁流迦母伊蘇比袁流迦母

如此御合生御子宇遲能和紀自宇下五字以音郎子也天皇聞看日向國諸縣君之女名髮長比賣其顏容麗美將使而喚上之時其太子大雀命見其孃子泊于難波津而感其姿容之端正即誂告建內宿祢大臣是自日向喚上之髮長比賣者請白天皇之大御所而令賜於吾尒建內宿祢大臣請大命者天皇即以髮長比賣賜于其御子所賜狀者天皇聞看豊明之日於髮長

比賣令握大御酒柏賜其太子尒御歌曰伊耶
古梯母怒毗流都美迩比流都美迩和賀由久
美知能迦具波斯汾耶多知婆耶波木都延波
登理韋賀良斯友豆延比波登登理賀良斯美
都具理能那迦都延能本都毛理阿迦良袁登
賣袁伊耶佐佐婆尒良斯那又御歌曰美豆多
麻流尒佐美能伊氣能韋具比宇知賀佐斯良
流斯良迩奴那波久理波閇祁久斯良迩和賀

許許呂志叙伊夜袁許迩斯豆伊麻叙久夜斯
岐如此歌而賜也故被賜其孃子之後太子歌
曰美和能斯理古波陁袁登賣袁迦微能碁登
岐許延斯迦杼母阿比麻久良麻久又歌曰美
知能斯理古波陁袁登賣波阿良蘇波受泥斯
久袁斯叙母宇流波志美意母布又吉野之國
主等瞻大雀命之所佩御刀歌曰　本牟多能
比能美古意富佐耶岐意富佐耶岐波加勢流

多知母登都流藝須惠布由布由紀能須加良
賀志多紀能佐夜夜夜又於吉野之日檮上作
横臼而於其横臼釀大御酒獻其大御酒之時
擊口鼓為伎而歌曰加志能布迩余久須袁都
久理余久須迩迦美斯意富美岐宇麻良尒岐
許志母知袁勢麻呂賀知此歌者國主等獻大
贄之時々恒至于今詠之歌者也此之御世定
賜海部山部山守部伊勢部也亦作劔池亦新

羅人參渡來是以建內宿祢命引率為渡之堤
池而作百濟池亦百濟國主照古王以牡馬壹
疋牡馬壹疋付阿知吉師以貢上此阿知吉師者阿直史等
之祖亦貢上横刀及大鏡又科賜百濟國若有賢
人者貢上故受命以貢上人名和迩吉師即論
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貢進
此和迩吉師者文首等祖又貢上手人韓鍛名卓素亦呉服
西素二人也又秦造之祖漢直之祖及知釀酒

人名仁番亦名須々許理等參渡來也故是須
須許理釀大御酒以獻於是天皇宇羅宜是所
獻之大御酒而 宇羅宜三字以音 御歌曰須々許理賀
迦美斯美岐迩和禮惠比迩祁理許登那具志
惠具志尒和禮惠比迩祁理如此之歌幸行時
以御杖打大坂道中之大石者其石走避故諺
曰堅石避醉人也故天皇崩之後大雀命者從
天皇之命以天下讓宇遲能和紀郎子於是大

山守命者違天皇之命猶欲獲天下有殺其弟
皇子之情竊設兵將攻尒大雀命聞其兄備兵
即遣使者令告宇遲能和紀郎子故聞驚以兵
伏河邊亦其山之上張絁垣立帷幕詐以舍人
為王露坐呉床百官恭敬往來之狀既如王子
之坐所而更其兄王渡河之時具餝船檝者舂
佐那 此二字以音 葛之根取其汁滑而塗其船中之
簀椅設蹈應仆而其王子者服布衣褌既為賤

人之形執檝立船於是其兄王隱伏兵士衣中
服鎧到於河邊將乘船時望其嚴餝之處以為
弟王坐其呉床都不知執檝立船即問其執檝
者曰傳聞茲山有忿怒之大猪吾欲取其猪若
獲其猪乎尒執檝者答曰不能也亦問曰何由
答曰時々也往々也雖為取而不得是以白不
能也渡到河中之時令傾其船墮入水中尒乃
浮出隨水流下即流歌曰知波夜夫流宇遲

能和多理迩佐袁訂理迩波夜祁牟比登斯和
賀毛古迩許牟於是伏隱河邊之兵彼廂此廂
一時共興矢刺而流故到訶和羅之前而沈入
訶和羅三字以音 故以鉤探其沈處者繫其衣中甲而訶
和羅鳴故号其地謂訶和羅前也尒掛出其骨
之時弟王歌曰　知波夜比登宇遲能和多理
迩和多理是迩多弖流阿豆佐由美麻由美伊
岐良牟登許々呂波母閇杼伊斗良牟登許々

呂波毋閇杼毋登幣波伊毛袁游毋此傳伊良那祁久曽許尒游毋此傳加那志祁久許々尒游毋比傳伊岐良受曽久流阿豆佐由美麻由美故其大山守命之骨者基于那良山也是大山守命者（土形君幣岐君榛原君等之祖）能和紀郎子二柱各讓天下之間海人貢大贄尒兄辭令貢於弟弟辭令貢於兄相讓之間既經多日如此相讓非一二時故海人既疲往還

而泣也故諺曰海人乎因己物而泣也然宇遅能和紀郎子者早崩故大雀命治天下也又昔有新羅國主之子名謂天之日矛是人參渡來也所以參渡來者新羅國有一沼名謂阿具奴摩（自阿下四字以音）此沼之邊一賤女晝寢於是日耀如虹指其陰上亦有一賤夫思異其狀恒伺其女人之行故是女人自其晝寢時妊身生赤玉尒其所伺賤夫乞取其玉恒裹著腰此人營田

於山谷之間故耕人等之飲食負一牛而入山谷之中遇逢其主之子天之日矛尒問其人曰何汝飲食負牛入山谷汝必殺食是牛即捕其人將入獄囚其人荅曰吾非殺牛唯送田人之食耳然猶不赦尒解其腰之玉幣其國主之子故赦其賤夫將來其玉置於床邊即化美麗孃子仍婚爲嫡妻尒其孃子常設種々之珍味恒食其夫故其國主之子心奢詈妻其女人言

凡吾者非應爲汝妻之女將行吾祖之國即竊乘小船逃遁渡來留于難波（此者坐難波之比賣碁曾社謂阿加流比賣神者也）於是天之日矛聞其妻遁乃追渡來將到難波之間其渡之神塞以不入故更還泊多遅摩國即留其國而娶多遅摩之俣尾之女名前津見生子多遅摩母呂須玖此之子多遅摩斐泥此之子多遅摩比那良岐此之子多遅麻毛理次多遅摩比多訶次清日子（三柱）此清日子

娶當摩之咩斐生子酢鹿之諸男次妹菅竈上由
良度美(此四字以音)故上之多遲摩比多訶娶其姪
由良度美生子葛城之高額比賣命(此者息長帶比賣命之御祖)
故其天之日矛持渡來物者玉津寶云而
珠二貫又振浪比禮(比礼二字以音下效此)切浪比禮振
風比禮切風比禮又奧津鏡邊津鏡并八種也
(此者伊豆志之八前大神也)故茲神之女名伊豆志袁登賣
神坐也故八十神雖欲得是伊豆志袁登賣皆

不得婚於是有二神兄号秋山之下氷壯夫弟
名春山之霞壯夫故其兄謂其弟吾雖乞伊豆
志袁登賣不得婚汝得此孃子乎答曰易得也
尒其兄曰若汝有得此孃子者避上下衣服量
身高而釀甕酒亦山河之物悉備設為宇礼豆
玖云尒(自宇至玖以音下效此)尒其弟如兄言具白其母
即其母取布遲葛而(布遲二字以音)一宿之間織縫衣
褌及襪沓亦作弓矢令服其衣褌等令取其弓

矢遣其孃子之家者其衣服及弓矢悉成藤花
於是其春山之霞壯夫以其弓矢繫孃子之廁
尒伊豆志袁登賣思異其花將來之時立其孃
子之後入其屋即婚故生一子也尒白其兄曰
吾者得伊豆志袁登賣於是其兄慷愾弟之婚
以不償其宇禮豆玖之物尒愁白其母之時御
祖答曰我御世之事能許男(此二字以音)神習又宇
都志岐青人草習乎不償其物恨其兄子及取

其伊豆志河之河嶋一節竹而作八目之荒籠
取其河石合塩而裹其竹葉令詛言如此竹葉
青如此竹葉萎而青萎又如此塩之盈乾而盈
乾又如此石之沈臥如此令詛置於烟上是以
其兄八年之間干萎病枯故其兄患泣請其御
祖者即令返其詛戶於是其身如本以安平也
(此者神宇礼豆玖之言本者也)又此品陀天皇之御子若野毛
二俣王取其母弟百師木伊呂弁亦名弟日賣

眞若比賣命生子大郎子亦名意富々杼王次忍坂之大中津比賣命次田井之中比賣次田宮之中比賣次藤原之琴節郎女次取賣王次沙祢王 七王 故意富々杼王者 三國君波多君息長君坂田酒人君山道君筑紫之米多君布勢君等之祖也 又根鳥王娶庶妹三腹郎女生子中日子王次伊和嶋王 二王 又堅石王之子者久奴王也凡此品陀天皇御年壹佰參拾歲 甲午年九月九日崩 御陵在川內惠賀之裳伏 百舌鳥陵也 岡也

古事記中　五十九

古事記中卷終

古事記下卷

起大鷦鷯皇盡豐御食炊屋比賣命凡十天皇

大鷦鷯命坐難波之高津宮治天下也此天皇娶葛城之曽都毗古之女石之日賣命大后生御子大江之伊耶本和氣命次墨江之中津王次蝮之水齒別命次男淺津間若子宿祢命（四柱）又娶上云日向之諸縣君牛諸之女髮長比賣生御子波多毗能大郎子（自波下四字以音下效此）亦名大日下王次波多毗能若郎女亦名長日比賣命亦

名若日下部命（二柱）又娶庶妹八田若郎女又娶庶妹宇遲能若郎女此之二柱無御子也凡此大雀天皇之御子等并六王（男王五柱女王一柱）故伊耶本和氣命者治天下次蝮之水齒別命亦治天下次男淺津間若子宿祢命亦治天下也此天皇之御世爲大后石之日賣命之御名代定葛城部亦爲太子伊耶本和氣命之御名代定壬生部亦爲水齒別命之御名代定蝮部亦爲大

日下王之御名代定大日下部爲若日下部王之御名代定若日下部又役秦人征茨田堤及茨田三宅又征九迩池依網池又堀難波之溛江而迴海又溛小椅江又定墨江之津於是天皇登高山見四方之國詔之於國中烟不發國皆貧窮故自今至三年悉除人民之課役是以大殿破壞悉雖雨漏都勿脩理以椷受其漏雨遷避于不漏處後見國中於國滿烟故爲人民

冨今科課役是以百姓之榮不苦役使故稱其御世謂聖帝世也其大后石之日賣命甚多嫉妬故天皇所使之妾者不得臨宮中言立者足母阿賀迦迩嫉妬（自母下五字以音）尒天皇聞看吉備海部直之女名黒日賣其容姿端正喚上而使也然畏其大后之嫉逃下本國天皇坐高臺望瞻其黒日賣之船出浮海以歌曰淤岐幣迩波志夫泥都羅之玖叉漏耶夜能摩佐豆古和

藝毛玖迩幣玖陁良須故太后聞是之御歌大
忿遣人於大浦追下而自歩追去於是天皇戀
其黒日賣欺太后曰欲見淡道嶋而幸行之時
坐淡道嶋遥望歌曰於志弖流夜那尓波能佐
岐用伊傳多知弖和賀久迩美禮婆阿波志摩
淤能碁呂志摩阿遅摩佐能志麻母美由佐氣
都志摩美由乃自其嶋傳而幸行吉備國尓黒
日賣令大坐其國之山方地而獻大御飯於

是爲煮大御羹採其地之菘菜時天皇到坐其
孃子之採菘處歌曰夜麻賀多迩麻祁流阿表
那母岐備比登々等母迩斯都米婆多怒斯久
母阿流迦天皇上幸之時黒日賣獻御歌曰夜
麻登幣迩尓斯布岐阿宜弖玖毛婆那禮曽岐
袁理登母和禮和須禮米夜又歌曰夜麻登
幣迩由玖波多賀都麻許能母理豆能志多用
波閇都々由久波多賀都麻自此後時太后爲

將豊樂而於採御綱柏幸行木國之間天皇婚
八田若郎女於是太后御綱柏積盈御船還幸
之時所駈使於水取司吉備國兒嶋之仕丁是
退己國於難波之大渡遇所後倉人女之船乃
語云天皇者皆婚八田若郎女而晝夜戲遊若
太后不聞此事乎静遊幸行尓其倉人女聞此
語言即追近御船白之状具如仕丁之言於是
太后大恨怒載其御船之御綱柏者悉投棄於

海故号其地謂御津前也即不入坐宮而引避
其御船泝於堀江隨河而上幸山代此時歌曰
都藝泥布夜夜麻志呂賀波袁迦波能煩理和
賀能煩禮婆迦波能倍迩淤斐陁弖流佐斯夫
袁佐斯夫能紀斯賀斯多迩淤斐陁弖流波毘
呂由都婆都波岐斯賀波那能弖理伊麻斯芝
賀波能比呂理伊麻須波淤富岐美呂迦母
自山代迴到坐那良山口歌曰都藝泥布夜夜

麻斯呂賀婆袁美夜能煩理和賀能煩禮婆阿袁迩余志那良袁須疑袁陁豆夜麻夜麻登袁須疑和賀美賀本斯久迩波迦豆良紀多迦美夜和藝幣能阿多理如此歌而還暫入坐筒木韓人名奴理能美之家也天皇聞其太后自山代上幸而使舎人名謂鳥山人送御歌曰夜麻斯呂迩伊斯祁登理夜麻伊斯祁伊斯祁阿賀波斯豆摩迩伊斯岐阿波牟迦母又續遣丸迩

臣口子而歌曰美母呂能曽能多迦紀那流意富韋古賀波良迩阿流岐毛牟加布許々袁陁迩迦阿比游母波愛阿良牟又歌曰都藝泥布夜麻志呂賣能許久波母知宇知斯游冨泥泥士漏能斯漏多陁牟岐麻迦受祁婆許曽斯良受登母伊波米故是口子臣白此御歌之時大雨尓不避其雨參伏前殿戸者違出後戸參伏後殿戸者違出前戸尓匍匐進赴跪于庭中時

水潦至腰其臣服著紅紐青摺衣故水潦拂紅紐皆變紅色尓口子臣之妹口日賣仕奉太后故是口日賣歌曰夜麻志呂能都々紀能美夜迩母能麻袁須阿賀勢能岐美波那美多具麻志母尓太后問其所由之時答白僕之兄口子臣也於是口子臣亦其妹口比賣及奴理能美三人議而令奏天皇云太后幸行所以者奴理能美之所養虫一度爲匐虫一度爲鼓一度爲

飛鳥有變三色之奇虫看行此虫而入坐耳更無異心如此奏時天皇詔然者吾思奇異故欲行見自大宮上幸行入坐奴理能美之家時其奴理能美己所養三種虫獻於太后尓天皇御立其太后所坐殿戸歌曰都藝泥布夜麻斯呂賣能許久波母知宇知斯意富泥佐和佐和尓那賀伊幣勢許曽宇知和多須夜賀波延那須岐伊理麻韋久禮此天皇與太后所歌之六歌

者志都歌之返歌也天皇戀八田若郎女賜遣
御歌其歌曰夜多能比登母登須宜波古母多
受多知迦阿禮那牟阿多良須賀波良許登表
許曾須宜波良登伊波米阿多良須賀志賣尒八
田若郎女荅歌曰夜多能比登母登須宜波比
登理表理登母意冨岐弥斯與斯登岐許佐婆
比登理表理登母故為八田若郎女之御名代
定八田部也亦天皇以其弟速總別王為媒而

乞庶妹女鳥王尒女鳥王語速總別王曰因大
后之強不治賜八田若郎女故思不仕奉吾為
汝命之妻即相婚是以速總別王不復奏尒天
皇置幸女鳥坐機而織服尒天皇歌曰賣杼理
能和賀意冨岐美能游呂須波多他賀多泥呂
迦母女鳥王荅歌曰多加由久夜波夜夫佐和
氣能美游須比賀泥故天皇知其還入於宮此
時其夫速總別王到來之時其妻女鳥王歌曰

比婆理波阿米迩迦氣流多迦由玖夜波夜夫
佐和氣佐那岐登良佐泥天皇聞此歌即興軍
欲殺尒速總別王女鳥王共逃退而騰于倉椅
山於是速總別王歌曰波斯多弖能久良波斯
夜麻袁佐賀志美登伊波伎泥弖和賀弖登良
須母又歌曰波斯多弖能久良波斯夜麻波佐
賀斯祁杼伊毛登能煩禮波佐賀斯玖母阿良
受故自其地逃亡到宇陀之蘇迩時御軍追到

而殺也其將軍山部大楯連取其女鳥王所纒
御手之玉釧而與己妻此時之後將為豊樂之
時氏々之女等皆朝參尒大楯連之妻以其王
之玉釧纒于己手而參赴於是大后石之日賣
命自取大御酒拍賜諸氏々之女等尒大后見
知其玉釧不賜御酒拍乃引退召出其夫大楯
連以詔之其王等因无礼而退賜是者無異事
耳夫云奴手所纒己君之御手玉釧於膚熅剥

持來即與已妻乃給死刑也亦一時天皇爲將
豐樂而幸行日女嶋之時於其嶋鴈生卵介召
建內宿祢命以歌問鴈生卵之狀其歌曰多麻
岐波流宇知能阿曾那許曾波余能那賀乃比
登蘇良美都夜麻登能久迩加理古牟登岐久
夜於是建內宿祢以歌語白多迦比迦流比能
美古宇倍志許曾斗比多麻閇麻許曾迩斗比
多麻閇阿礼許曾波余能那賀乃比登蘇良美

都夜麻登能久迩介加理古牟登伊麻陀岐加
受如此白而被給御琴歌曰那賀美古夜都毘
迩斯良牟登加理波古牟良斯此者本岐哥之
片歌也此之御世免寸河之西有一高樹其樹
之影當旦日者逮淡道嶋當夕日者越高安山
故切是樹以作船甚捷行之船也時号其船謂
枯野故以是船旦夕酌淡道嶋之寒泉獻大御
水也茲船破壞以塩燒取其燒遺木作琴其音

響七里介歌曰加良怒袁志本介夜岐斯賀阿
麻理許登介都久理加岐比久夜由良能斗能
斗那加能伊久理介布礼多都那豆能紀能佐
夜佐夜此者志都歌之歌返也此天皇御年捌
拾參歲丁卯年八月十五日崩也御陵在毛受
之耳上原也

子伊耶本和氣命坐伊波礼之若櫻宮治天下
也此天皇娶葛城之曾都毘古之子葦田宿祢

之女名黒比賣命生御子市邊之忍齒王次御
馬王次妹青海皇女亦名飯豐皇女[illegible]本坐難
波宮之時坐大嘗而爲豐明之時於大御酒宇
良宜而大御寢也介其弟墨江中王欲取天下
以火著大殿於是倭漢直之祖阿知直盜出而
乘御馬令幸於倭故到于多遲比野而寤詔此
間者何處介阿知直白墨江中王火著大殿故
率逃於倭介天皇歌曰多遲比怒迩泥牟登斯

理勢婆多都基毋基毋知且許麻志毋能泥牟
登斯理勢波到於波迩賦坂望見難波宮其火
猶炳尒天皇亦歌曰波迩布耶迦和賀多知美
禮婆迦藝漏肥能毛由流伊幣牟良都麻賀伊
幣能阿多理故到幸大坂山口之時遇一女人
其女人白之持兵人等多塞茲山自當岐麻道
廻應越幸尒天皇歌曰淤冨佐迦迩阿布夜袁
登賣袁美知斗閇婆多陁迩波能良受當藝麻

知表能流故上幸坐石上神宮也於是其伊呂
弟水歯別命參赴令謁尒天皇令詔吾疑汝命
若與墨江中王同心乎故不相言荅白僕者無
穢邪心亦不同墨江中王亦令詔然者今還下
而殺墨江中王而上來彼時吾必相言故即還
下難波欺所近習墨江中王之隼人名曾婆加
理云若汝從吾言者吾為天皇汝作大臣治天
下那何曾婆訶理荅曰隨命尒多禄給其隼人

曰然者殺汝王也於是曾婆訶理竊伺己王入
廁以矛刺而殺也故率曾婆訶理上幸於倭之
時到大坂山口以為曾婆訶理為吾雖有大功
既殺己君是不義然不賽其功可謂無信既行
其信還惶其情故雖報其功滅其正身是以詔
曾婆訶理今日留此間而先給大臣位明日上
幸留其山口即造假宮忽為豊樂乃於其隼人
賜大臣位百官令拜隼人歡喜以為遂志尒詔

其隼人今日與大臣飲同盞酒共飲之時隱面
大鋺盛其進酒於是王子先飲隼人後飲故其
隼人飲時大鋺覆面尒取出置席下之劒斬其
隼人之頸乃明日上幸故号其地謂近飛鳥也
上到于倭詔之今日留此間為祓禊而明日參
出將拜神宮故号其地謂遠飛鳥也故參出石
上神宮令奏天皇政既平訖參上侍之尒召入
而相語也天皇於是以阿知直始任藏官亦給

粮地亦此御世拾若櫻部臣等賜若櫻部名又
比賣陀君等賜姓謂比賣陀之名也亦定伊波
禮部也天皇之御年陸拾肆歳壬申年正月三
日崩御陵在毛受也
水齒別命坐多治比之柴垣宮治天下也此天
皇御身之長九尺二寸半御齒長一寸廣二分
上下等齊既如貫珠天皇娶丸迩之許碁登臣
之女都怒郎女生御子甲斐郎女次都夫良郎

女二柱又娶同臣之女弟比賣生御子財王次多
訶弁郎女并四王也天皇之御年陸拾歳丁丑
年七月崩御陵在毛受野也
男淺津間若子宿祢命坐遠飛鳥宮治天下也
天皇娶意富本杼王之妹忍坂之大中津比賣
命生御子木梨之輕王次長田大郎女次境之
黑日子王次穴穗命次輕大郎女亦名衣通郎
女御名所以負衣通王者其身之光自衣通出也次八爪之白日子王

次大長谷命次橘大郎女次酒見郎女九柱凡天
皇之御子九柱男王五女王四此九王之中穴穗命者
治天下也次大長谷命治天下也天皇初爲將
所知天津日繼之時天皇辭而詔之我者有一
長病不得所知日繼然大后始而諸卿等因堅
奏而乃治天下此時新良國主貢進御調八十
一艘亦御調之大使名云金波鎭漢紀武此人
深知藥方故治差帝皇之御病於是天皇愁天

下氏氏名名人等之氏姓忤過而於味白檮之
言八十禍津日前居玖訶瓮而玖訶二字以音定賜天
下之八十友緒氏姓也又爲木梨之輕太子御
名代定輕部爲大后御名代定刑部爲大后之
弟田井中比賣御名代定河部也天皇御年漆
拾捌歳甲午年正月十五日崩御陵在河内之
惠賀長枝也天皇崩之後定木梨之輕太子所
知日繼未即位之間姧其伊呂妹輕大郎女而

歌曰阿志比紀能夜麻陁袁豆久理夜麻陁加
美斯多備袁和志勢志多梼比尒和賀登布伊
毛袁斯多那岐尒和賀那久都摩袁許在許曽
婆夜須久波陁布礼此者志良宜歌也又歌曰
佐佐婆尒宇都夜阿良礼能多志陁志尒韋泥
呂牟能知波比登波加由登母宇流波斯登佐
泥斯佐泥三婆加理許母能美陁礼婆美陁礼
佐泥斯佐泥呂波此者夷振之上歌也是以百

官及天下人等背輕太子而歸穴穂御子尒輕
太子畏而逃入大前小前宿祢大臣之家而備
作兵器 尒時所作矢者銅其箭之内故号其矢謂輕箭也箭也如本 穴穂王
子亦作兵器 此王子所作之矢者即今時之矢也若也此謂穴穂箭也 於是
穴穂御子興軍圍大前小前宿祢之家尒到其
明時零大氷雨故歌曰意富麻幣袁麻幣須久
泥賀加那斗加宜加久余理許泥阿米多知夜
米牟尒其大前小前宿祢舉手打膝儛訶那傳

自訓下三字以音 歌叅來其歌曰美夜比登能阿由比能
古須受意知尒岐登美夜比登々余牟佐斗毘
登母由米比歌者宮人振也如此歌叅歸白之
我天皇之御子於伊呂兄王無及兵若及兵者
必人咲僕捕以貢進尒解兵退坐故大前小前
宿祢捕其輕太子率叅出以貢進其太子被捕
歌曰阿麻陁手加流乃袁登賣伊多那加婆比
登斯理奴倍志波佐能夜麻能波計能斯多那

岐尒那久又歌曰阿麻陁手加流表登賣志多
多尒母尒理泥呂登冨礼加流表登賣梼母故
其輕太子者流於伊尒湯也亦將流之時歌曰
阿麻登夫登理母都加比曽多豆賀泥能岐許
延牟登岐波和賀那斗波佐泥此三歌者天田
振也又歌曰意冨岐美表斯麻尒波夫良波布
那阿麻理伊賀幣理許牟殿和賀多々祢由米
許登表許曽多々美登伊波米和賀都麻波由

米此歌者夷振之片下也其衣通王獻歌其歌
曰那都久佐能阿比泥能波麻能加岐賀比尒
阿斯布麻須那阿加斯弖杼冨礼故後亦不堪
戀慕而追往時歌曰岐美賀由岐氣那賀久那
理奴夜麻多豆能牟加閇表由加牟麻都尒波
麻多士此云山多豆者是今造木者也故追到之時待懷而歌
曰許母理久能波都世能夜麻能意冨表尒波
波多波理陁弖佐表々尒波波多波理陁弖意

冨表尒斯那加佐陁賣流淤母比豆麻阿波礼
都久由美能許夜流許夜理母阿豆佐由美多
弖理多弖理母能知母登理美流意母比豆麻
阿波礼又歌曰許母理久能波都勢能賀波能
賀美都勢尒伊久比表宇知斯毛都勢尒麻久
比表宇知伊久比尒波加賀美表加氣麻久比
尒波麻多麻表加氣麻多麻那須阿賀母布伊
毛加賀美那須阿賀母布都麻阿理登伊波婆

許曽尒伊幣尒母由加米久尒表母斯怒波米
如此歌即共自死故此二歌者讀歌也穴穗御
子坐石上之穴穗宮治天下也天皇為伊呂弟
大長谷王子而坂本臣等之祖根臣遣大日下
王之許令詔者汝命之妹若日下王欲婚大長
谷王子故可貢尒大日下王四拜白之若疑有
如此大命故不出外以置也是恐隨大命奉進
然言以自事其思无礼即為其妹之礼物令持

押木之玉縵而貢獻根臣即盜取其礼物之玉
縵讒大日下王曰大日下王者不受勅命曰己
妹乎為等族之下席而取横刀之手上而怒歟
故天皇大怒殺大日下王而取持來其王之嫡
妻長田大郎女為皇后自此以後天皇坐神牀
而晝寢尒語其后曰汝有所思乎答曰被天皇
之敦澤何有所思於是其太后之先子目弱王
是年七歲是王當于其時而遊其殿下尒天皇

不知其少王遊殿下以詔大后言吾恒有所思何者汝之子目弱王成人之時知吾殺其父王者還爲有邪心乎於是所遊其殿下目弱王聞取此言便竊伺天皇之御寢取其傍大刀乃打斬其天皇之頸逃入都夫良意富美之家也天皇御年伍拾陸歲御陵在菅原之伏見岡也尓大長谷王子當時童男即聞此事以慷愾忿怒乃到其兄黑日王子之許曰人取天皇爲那何

然其黑日王子不驚而有怠緩之心於是大長谷王詈其兄言一爲天皇一爲兄弟何無恃心聞殺其兄不驚而怠乎即握其衿控出拔刀打殺亦到其兄白日子王而告狀如前後亦如黑日子王即握其衿以引率來到小治田堀穴而隨立埋至腰時兩目走拔而死亦興軍圍都夫良意富美之家尓興軍待戰射出之矢如葦來散於是大長谷王以矛爲杖臨其內詔我

所相言之孃子者若有此家乎尓都夫良意善聞此詔命自參出解所佩兵而八度拜白者先日所問賜之女子訶良比賣者侍立副五處之宅以獻所謂五村屯宅者今葛城之五村苑人也然其正身所以不參向者自往古至今時聞臣連隱於王宮未聞王子隱臣之家是以思賤奴意富美者雖竭力戰更無可勝然恃己入坐于隨家之王子者死不棄如此白而亦取其兵還入以戰尓力窮矢

盡白其王子僕者手悉傷矢亦盡今不得戰如何其王子答詔然者更無可爲今殺吾故以刀刺殺其王子乃切己頸以死自茲以後淡海之佐々紀山君之祖名韓帒白淡海之久多此二字以音綿之蚊屋野多在猪鹿其立足者如荻原指擧角者如枯樹此時相率市邊之忍齒王幸行淡海到其野者各異作假宮而宿尓明旦未日出之時忍齒王以平心隨乘御馬到立大長谷王

假宮之傍而詔其大長谷王子之御伴人未寤
坐早可白也夜既曙訖可參獵庭乃進馬出行
尒侍其大長谷王之御所人等白宇多弖物云
王子（宇多弖三字以音）故應愼亦宜堅御身卽衣中服
甲取佩弓矢乘馬出行倏忽之間自馬往雙
拔矢射落其忍歯王乃亦切其身入於馬槽與
土等埋於是市邊王之王子等意祁王袁祁王
（二柱）聞此亂而逃去故到山代苅羽井食御粮之

面黥老人來奪其粮尒其二王言不惜粮然汝
者誰人荅曰我者山代之猪甘也故逃渡玖須
婆之河至針間國入其國人名志自牟之家隱
身役於馬甘牛甘也
大長谷若建命坐長谷朝倉宮治天下也天皇
娶大日下王之妹若日下部王（无子）又娶都夫良
意富美之女韓比賣生御子白髮命次妹若帶
比賣命（二柱）故爲白髮太子之御名代定白髮部

又定長谷部舍人又定河瀬舍人也此時吳人
參渡來其吳人安置於吳原故号其地謂吳原
也初大后坐日下之時自日下之直越道幸行
河内尒登山上望國内者有上堅魚作舍屋之
家天皇令問其家云其上堅魚作舍者誰家荅
曰志幾之大縣主家尒天皇詔者奴乎己家似
天皇之御舍而造卽遣人令燒其家之時其大
縣主懼畏稽首白奴有者隨奴不覺而過作其

畏故獻能美之御幣物（能美二字以音）布繫白犬著鈴
而己族名謂腰佩人令取犬縄以獻上故令止
其著火卽幸行其若日下部王之許賜入其犬
令詔是物者今日得道之奇物故都摩抓比（此四字以音）之物云而賜入也於是若日下部王令奏
天皇背日幸行之事甚恐故己直參上而弁能
誰知能仕奉是以還上坐於宮之時行立其山
之坂上歌曰久佐加弁能許知能夜麻登多々

美許母幣具理能夜麻能許知碁知能夜麻能賀比尒多知耶加由流波毗呂久麻加斯母登尒波伊久美陁氣淤斐須惠幣尒波多斯美陁氣淤斐伊久美陁氣伊久美波泥受多斯美陁氣多斯尒波韋泥受能知母久美泥牟曽能淤母比豆麻阿波礼即令持此歌而返使也亦一時天皇遊行到於美和河之時河邊有洗衣童女其容姿甚麗天皇問其童女汝者誰子答

白已名謂引田部赤猪子尒令詔者汝不嫁夫今將喚而還坐於宮故其赤猪子仰待天皇之命既經八十歳於是赤猪子以為望命之間已經多年姿體痩萎更無所恃然非顯待情不忍於悒而令持百取之机代物參出貢獻然天皇既忘先所命之事問其赤猪子曰汝者誰老女何由以參來尒赤猪子答白其年其月被天皇之命仰待大命至今日經八十歳今容姿既耆

更無所恃然顯白己志以參出耳於是天皇大驚吾既忘先事然汝守志待命徒過盛年是甚愛悲心裏欲婚憚其極老不得成婚而賜御歌其歌曰美母呂能伊都加斯賀母登加斯賀母登由々斯伎加母加志波良袁登賣又歌曰比氣多能和加久流須婆良和加久閇尒韋泥弖麻斯母能淤伊尒祁流加母尒赤猪子之泣淚悉濕其所服之丹摺袖答其大御歌而歌曰美

母呂尒都久夜多麻加岐都岐阿麻斯多尒加母余良牟加微能美夜比登又歌曰久佐迦延能伊理延能波知須波那婆知須微能佐加理毗登登母志岐呂加母尒多祿給其老女以返遣也故此四歌者志都歌也天皇幸行吉野宮之時吉野川之濵有童女其形姿美麗故婚是童女而還坐於宮後更亦幸行吉野之時留其童女之所遇於其處立大御呉床而坐其御呉

床彈御琴令爲儛其孃子亦因其孃子之好儛
作御歌其歌曰阿具良韋能加微能美弖毋知
比久許登尒麻比須流表美那登許余尒毋加
毋即幸阿岐豆野而御獵之時天皇坐御呉床
尒虻咋御腕即蜻蛉來咋其虻而飛訓蜻蛉云阿岐豆
於是作御歌其歌曰美延斯怒能表牟々漏賀
多氣尒志斯布須登多礼曽意冨麻弊尒麻表
須夜須美斯志和賀淤冨岐美能斯志麻都登

阿具良尒伊麻志斯漏多閇能蘓豆岐蘇那布
多古牟良尒阿牟加岐都岐曽能阿牟表阿岐
豆波夜具比加久能基登那尒淤波牟登蘇良
美都夜麻登能久尒表阿岐豆志麻登布故自
其時号其野謂阿岐豆野也又一時天皇登幸
葛城之山上尒大猪出即天皇以鳴鏑射其猪
之時其猪怒而宇多岐依來宇多岐三字以音故天皇
畏其宇多岐登坐榛上尒歌曰夜須美斯志和

賀意冨岐美能阿蘓婆志斯志斯能夜美斯志
能宇多岐加斯古美和賀尒宜能煩理斯阿理
表能波理能紀能延陀又一時天皇登幸葛城
山之時百官人等悉給著紅紐之青摺衣服彼
時有其自所向之山尾登山上人既等天皇之
鹵簿亦其裝束之状及人衆相似不傾尒天皇
望令問曰於茲倭國除吾亦無王今誰人如此
而行即答曰之状亦如天皇之命於是天皇大

忿而矢刺百官人等悉矢刺尒其人等亦皆矢
刺故天皇亦問曰然告其名尒各告名而彈矢
於是答曰吾先見問故吾爲名告吾者雖悪事
而一言雖善事而一言言離之神葛城之一言
主之大神者也天皇於是惶畏而白恐我大神
有宇都志意美者自宇下五字以音不覺白而大御刀
及弓矢始而脱百官人等所服之衣服以拜獻
尒其一言主大神手打受其捧物故天皇之還

幸時其大神滿山末於長谷山口送奉故是一
言主之大神者彼時所顯也又天皇婚丸迩之
佐都紀臣之女袁杼比賣幸行于春日之時媛
女逢道即見幸行而逃隱岡邊故作御歌其歌
曰袁登賣能伊加久流袁加袁佐須岐母伊
本知母賀母須岐婆奴流母能故号其岡謂金
鉏岡也又天皇坐長谷之百枝槻下為豊樂之
時伊勢國之三重婇指擧大御盞以獻尓其百

枝槻葉落浮於大御盞其婇不知落葉浮於盞
猶獻大御酒天皇看行其浮盞之葉打伏其婇
以刀刺充其頸將斬之時其婇白天皇曰莫殺
吾身有應白事即歌曰麻岐牟久能比志呂乃
美夜波阿佐比能比傳流美夜由布比能比賀
氣流美夜多氣能泥能泥陀流美夜許能泥能
泥婆布美夜々本尓余志伊岐豆岐能美夜麻
紀佐久比能美加度尓比那閇夜尓淤斐陀弖

流毛毛陀流都紀賀延本波都延波阿米亦淤
幣理那加都延波阿豆麻袁淤幣理志豆延波
比那袁淤幣理本都延能延能宇良婆波那加
都延尓淤知布良婆閇那加都延能延能宇良
婆波斯毛都延尓淤知布良婆閇斯豆延能延
能宇良婆波阿理岐奴能美幣能古賀佐々賀
世流美豆多麻宇岐尓宇岐志阿夫良淤知那
豆佐比美那許袁呂許袁呂尓許斯母阿夜尓

加志古志多加比加流比能美古許登能加多
理基登母許袁婆故獻此歌者赦其罪也尓大
后歌其歌曰夜麻登能許能多氣知尓古陀加
流伊知能都加佐尓比那閇夜尓淤斐陀弖流
波毘呂由都麻都婆岐曾賀波能比呂理伊麻
志曽能波那能弖理伊麻須多加比加流比能
美古尓登余美岐多弖麻都良勢許登能加多
理基登母許袁婆即天皇歌曰毛々志紀能淤

冨美夜比登波宇豆良登理比禮登理加氣㠯
麻那婆志良表由岐阿閇尓波須受米宇受須
麻理阜㠯祁布毋加毋佐加美豆久良斯多加
比加流比能美夜比登許登能加多理碁登毋
許志婆此三歌者天語歌也故於此豊樂譽其
三重婇而多祿也是豊樂之日亦春日之袁杼
比賣獻大御酒之時天皇歌曰美那曽々久淤
美能登賣本陀理登良須毋夫陀理許理加多

久許良勢斯多賀加多久夜賀多久許良勢本
陀理許良須古此者宇岐歌也尓袁杼比賣獻
歌其歌曰夜須美斯志和賀淤冨岐美能阿佐
許尓波伊余理陀多志由布斗尓波伊余理陀
多須知岐豆紀賀斯多能伊多尓母賀阿世袁
此者志都歌也天皇御年壹佰貳拾肆歳己巳
月九日崩也　御陵在河内之多治比高鸇也白髮大
倭根子命坐伊波礼之甕栗宮治天下也此天

皇無皇后亦御子故御名代定白髮部故天皇
崩後無可治天下之王也於是問日繼所知之
王也市邊忍齒別王之妹忍海郎女亦名飯豊
王坐葛城忍海之高木角刺宮也尓山部連小
楯任針間國之宰時到其國之人民名志自牟之
新室樂於是盛樂酒酣以次第皆儛故燒火小
子二口居竈傍令儛其少子等尓其一少子曰
汝兄先儛其兄亦曰汝弟先儛如此相讓之時

其會人等咲其相讓之狀尓遂兄儛訖次弟將
儛時爲詠曰物部之我夫子之取佩於太刀之
手上丹畫著其緒者載赤幡立赤幡見者五十
隱山三尾之竹矣訶岐此二字以音苅末押縻魚簀
如調八絃琴所治賜天下伊邪本和氣天皇之
御子市邊之押齒王之奴末尓即小楯連聞驚
而自床墮轉而追出其室人等其二柱王子坐
左右膝上泣悲而集人民作假宮坐置其假宮

而貢上驛使於是其姨飯豊王聞歡而令上於
宮故將治天下之間平群臣之祖名志毘臣立
于歌恒取其表祁命將婚之美人乎其孃子者
菟田首等之女名大魚也尒表祁命亦立歌恒
於是志毘臣歌曰意冨美夜能表登都波多傳
須美加多夫祁理如此歌而乞其歌末之時表
祁命歌曰意冨多又美表遲那美許曽須美賀
多手祁礼尒志毘臣亦歌曰意冨岐美能許々

呂表由良美淤美能古能夜弊能斯婆加岐伊
理多々受阿理於是王子亦歌曰斯本勢能那
表理袁美禮婆阿蘊昆久流志毘賀波多傳尒
都麻多弖理美由尒志毘臣愈忿歌曰意冨岐
美能美古能志婆加岐夜布士麻理斯麻理母
登本斯岐禮牟志婆加氣夜氣牟志婆加岐尒
王子亦歌曰意布袁余志斯毘都久阿麻余斯
賀阿禮婆宇良胡本斯祁牟志毘都久志毘如

此歌而開明各退明旦之時意祁命袁祁命二柱
議云凡朝廷人等者旦參赴於朝廷晝集於志
毘門亦今者志毘亦寢亦其門無人故非今者
難可謀即興軍圍志毘臣之家乃殺也於是二
柱王子等各相讓天下意祁命讓其弟袁祁命
曰住於計間志自平家時汝命不顯名者更非
臨天下之君是既爲汝命之功故吾雖兄猶汝
命先治天下而堅讓故不得辭而袁祁命先治

天下也
袁祁之石巢別命坐近飛鳥宮治天下捌歲也
天皇娶石木王之女難波王无子也此天皇求
其父王市邊王之御骨時在淡海國賤老媼參
出白王子御骨所埋者專吾能知亦以其御齒
可知（御齒者如三枝押齒坐也）尒起民掘土求其御骨即獲
其御骨而於其蚊屋野之東山作御陵葬以韓
帒之子等令守其御陵然後持上其御骨也故

還上坐而召其老媼譽其不失見貞知其地以賜名号置目老媼仍召入宮内敦廣慈賜故其老媼所住屋者近作宮邊毎日必召故鐸懸大殿戸欲召其老媼之時必引鳴其鐸尒作御歌其歌曰阿佐遲波良袁陁尒袁須疑弖毛々豆多布奴弖由良久母淤岐米久良斯母於是置目老媼白僕甚耆老欲退本國故随白退時天皇見送歌曰意岐米母夜阿布美能淤岐米阿

須用理波美夜麻賀久理弖美延受加母阿良牟初天皇逢難逃時求奪其御粮猪甘老人是得求喚上而斬於飛鳥河之河原皆断其族之膝筋以是至今其子孫上於倭之日必自跛也故能見志米岐其老所在 志米岐三字以音 故其地謂志米須也天皇深怨殺其父王之大長谷天皇欲報其靈故欲毀其大長谷天皇之御陵而遣人之時其伊呂兄意祁命奏言破壊是御陵不可遣他人專僕自行如天皇之御心破壊以参出尒天皇詔然随命宜幸行是以意祁命自下幸少掘其御陵之傍還上復奏言既掘壊也尒天皇異其早還上而詔如何破壊答白少掘其陵之傍土天皇詔之欲報父王之仇必悉破壊其陵何少掘乎答曰所以爲然者父王之怨欲報其靈是誠理也然其大長谷天皇者雖爲父之怨還爲我之從父亦治天下之天皇是今單

取父仇之志悉破治天下之天皇陵者後人必誹謗唯父王之仇不可非報故少掘其陵邊既以是恥足示後世如此奏者天皇答詔之是亦大理如命可也故天皇崩即意祁命知天津日繼天皇御年參拾捌歳治天下八歳御陵在片岡之石上也

意祁命坐石上廣高宮治天下也天皇娶大長谷若建天皇之御子春日大郎女生御子高木

郎女次財郎女次久須毘郎女次手白髮郎女
次小長谷若雀命次眞若王又娶丸迩臣日
爪臣之女糠若子郎女生御子春日少田郎女
此天皇之御子并七柱此之中小長谷若雀
之命者治天下也
小長谷若雀命坐長谷之列木宮治天下捌
歳也此天皇无太子故爲御子代定小長谷部
也御陵在片岡之石坏岡也天皇既崩無可知

日續之王故品太天皇五世之孫袁本杼命自
近淡海國令上坐而令於手白髮命授奉天下
也袁本杼命坐伊波礼之玉穗宮治天下也天
皇娶三尾君等祖名若比賣生御子大郎子次
出雲郎女二柱又娶尾張連等之祖凡連之妹目
子郎女生御子廣國押建金日命次小建小廣
國押楯命二柱又娶意祁天皇之御子手白髮命
是大后也生御子天國押波流岐廣庭命波流岐三字以音

一柱又娶息長真手王之女麻組郎女生御子佐
佐宜郎女一柱又娶坂田大俣王之女黒比賣生
御子神前郎女次田郎女次白坂活日子郎女
次野郎女亦名長目比賣四柱又娶三尾君加多
夫之妹倭比賣生御子大郎女次丸高王次耳
上王次赤比賣郎女四柱又娶阿倍之波延比賣
生御子若屋郎女次都夫良郎女次阿豆王三柱
此天皇之御子等并十九王男七女十二此之中天國

押波流岐廣庭命者治天下次廣國押建金日
命治天下次建小廣國押楯命治天下次佐々
宜王者拜伊勢神宮也此御世竺紫君石井不
從天皇之命而多无礼故遣物部荒甲之大連
大伴之金村連二人而殺石井也天皇御年肆
拾参歳丁未年四月九日崩御陵者三嶋之藍
御陵也
廣國押建金日命坐勾之金箸宮治天下也此

天皇無御子也乙卯年三月十二日崩御陵在
河内古市高屋村也
建廣國押楯命坐檜坰之廬入野宮治天下也
天皇娶意祁天皇之御子橘之中比賣命生御
子石比賣命（訓石如石下效此）次小石比賣命次倉之
若江王又娶川内之若子比賣生御子火穗王
次惠波王此天皇之御子等并五王（男三女二）故大
穗王者（志比陀君之祖）惠波王者（韋那君多治比君之祖也）天國押

波流岐廣庭天皇坐師木嶋大宮治天下也天
皇娶檜隈天皇之御子石比賣命生御子八田
王次沼名倉太玉敷命次笠縫王（三柱）又娶其弟
小石比賣命生御子上王（一柱）又娶春日之日爪
臣之女糠子郎女生御子春日山田郎女次麻
呂古王次宗賀之倉王（三柱）又娶宗賀之稻目宿祢大
臣之女岐多斯比賣生御子橘之豊日命次妹
石隈王次足取王次豊御氣炊屋比賣命次亦

麻呂古王次大宅王次伊美賀古王次山代王
次妹大伴王次櫻井之玄王次麻奴王次橘本
之若子王次泥杼王（十三柱）又娶岐多志比賣命
之姨小兄比賣生御子馬木王次葛城王次間
人穴太部王次三枝部穴太部王亦名須賣伊
呂杼次長谷部若雀命（五柱）凡此天皇之御子
等并廿五王此之中沼名倉太玉敷命者治天
下次橘之豊日命治天下次豊御氣炊屋比賣

命治天下次長谷部之若雀命治天下并四
王治天下也
沼名倉太玉敷命坐他田宮治天下壹拾肆歲
也此天皇娶庶妹豊御食炊屋比賣命生御子
靜見王亦名見鮹王次竹田王亦名小見王次
小治田王次葛城王次宇毛理王次小張王次
多米王次櫻井玄王（八柱）又娶伊勢大鹿首之女
小熊子郎女生御子布汁比賣命次寶王亦名

糠代比賣（二柱）又娶息長手王之女比呂比賣命生御子忍坂日子人太子名麻呂古王次坂騰王次宇遲王又娶春日中若子之女老女子郎女生御子難波王次桑田王次春日王次大俣王（四柱）此天皇之御子等并十七王之中日子人太子娶庶妹田村王亦名糠代比賣命生御子坐岡本宮治天下之天皇次中津王次多良王（三柱）又娶漢王之妹大俣王生御子智奴王次妹

桒田王（二柱）又娶庶妹玄王生御子山代王次笠縫王（二柱）并七王甲辰年四月六日崩御陵在川内科長也

橘豊日命坐池邊宮治天下參歲此天皇娶稻目宿祢大臣之女意富藝多志比賣生御子多米王（一柱）又娶庶妹間人穴太部王生御子上宮之廐戸豊聡耳命次久米王次植栗王（四柱）又娶當麻之倉首比呂之女飯女之子生御子當麻

王次妹須賀志呂古郎女此天皇丁未年四月十五日崩御陵在石寸掖上後遷科長中陵也

長谷部若雀天皇坐倉椅柴垣宮治天下肆歲壬子年十一月十三日崩御陵在倉椅岡上也

豊御食炊屋比賣命坐小治田宮治天下參拾漆歲戊子歲三月十五日癸丑日崩御陵在大野岡上後遷科長大陵也

古事記下巻終

寛永廿一甲申歲孟夏吉辰
觀音町風月宗智刊行

藤原資房　撰

春記

弘化四年（一八四七）丹鶴叢書本

據弘化四年（一八四七）
丹鶴叢書本影印

按下文此虫損恐力字也

丹鶴叢書　丁未帙
從五位下行土佐守源朝臣忠央輯刻
春記　按長暦四年八月記
處已如掃地須先言上事由隨執裁也而御躰
露顯御坐尤有事畏即計便宜今日奉遷御膳殿畢
至于神寳物及幣帛木者移納于外院懸虫損御倉同
畢拆奉脩造本宮已可皆作又此間奉造假殿与新
宮造作指合尤有事煩也遷宮之期已近彼間御坐

御膳殿何事之有哉是已尋常之時所儲朝夕御膳
御坐也敢不可准他所但件御膳殿者寂少殿也其
替奉造假殿可致恒例勤也者被報云如解状者事
寂非常也早可奏聞者又參内奏覧之御覧之後大
以驚御仰云非常之甚古今無此事以微耿身莅尊
位之徵也不徳之故也悲歎之至迷而不知為之如
何以此旨可示關白者頼通公又參彼殿令傳申〻如前即有
召參候被破〻御物忌也被仰云事尤可驚御未聞此之由可
謂非常〻〻〻先令諸卿定申可吉也或云古昔内宮
有燒亡事云〻又先年守佐宮燒亡先尋勘彼木倒

按字下疑脱文字

相准可定申欤以此由可被仰右大臣実資公彼人有障者
可被仰内大臣明日内可定申之由可被仰也先内
〻被問右大臣隨申可仰内大臣教通公也予申云永輔申
文可下給欤被命云件申文暫不可下給可候御所
也又被命云件事尤不便也但為無指異不知其真
偽宇佐宮燒亡事是又非常而其後無異事若依自
然可欤左右難計事也尤為畏〻〻明日可參候之
可奏者又帰參奏此旨仰云先可仰右大臣者予以
書状取案内返報云有所勞不可參入奏此由仰云
早可仰内大臣者即參内府仰此由被返奏云今日

於字疑辭恐可有脱文字

催諸卿難參集明日相催可參入者予又參關白殿
令申此由同奏聞了此間甚雨如淺往反之間甚尤
無便宜晩以候朝干飯御膳朝陪膳實基所候也被
仰云此事歎而有餘恥辱可寃怖畏不可盡付左右
不知為方也者今日快不召御膳深以有御心勞尤
可然事也予所思者我君莅民之後天下不靜凶事
連〻答宮寮事多不法之故神民於愁云〻之又託
宣云〻有此事皆載同巷之脣事尤不便也又被停
止祢宜移除事是去事也依此事神主祢宜木悲愁
永輔云〻事皆以不穏也返〻為歎〻〻今夜宿侍大

雨不必終夜霶霈若有事歟為恐〻人云此雨災雨
也為無尤有愁云〻又六月大風田畠皆損害今年
更可無術計云〻貪者弥以無術計了乱代之如此
無術計也
宇佐宮使日時勘文事豊受宮顚倒事永捕解状今
日奏聞事定事仰内大臣事
四日丙戌大雨如沃終日不止昨日召時親孝秀於
藏人所令勘申宇佐使可被奉遣之日時勘申云十
月廿一日癸卯時午申又可祈作神寶（九日十四日）日時
同載一紙予仰云造神寶事是内〻事也行事藏人

所令勘申也早可除也即書改持来也依入夜草不
奏也今日早旦參閑白殿覧件勘文并之次又覧他
文書亦（在目録也）一〻有裁許宇佐宮使日時勘文早奏聞
作藏人可令行其事也者即參内奏文書了件日時
勘文下藏人資成為令行其事也可作神寶事兼卅
余日可令勘申之由仰又國〻召物亦御牒尋先例
可行之由同仰之已時許内府被參候招予被示云
諸卿多有故障不參入重遣催了甚雨之間若依有
事煩歟給外記勘文可奏覧者外記頼資勘申云延
暦十年月日伊勢大神宮有燒亡事仍遣參議左大

弁紀古佐美為奉幣使云〻（他事無所見又件勘文在御所仍憶覺也）内
府云古傳云件宮為盗被燒巳王躰懸木祢宜稱警
蹕奉下云〻即退去此間閑白參入給（直衣装束）予令覧
件勘文仰云早可奏者予即奏之暫留御前申剋許
群卿參集在陣又由云〻閑白召予於御前被仰云
豊受宮顚倒事猶先作假殿可奉遷歟將依永捕解
状暫可御坐御膳殿歟奉幣使可發遣歟可有御卜
歟仰諸道各可令進勘文歟可有廢務歟此亦間且
尋先例可定申之由可仰内大臣即下給永捕解状
并外記勘文亦予出仗下進自奥座仰此由於内府

同下件文亦了又召予被仰云中臣官人不候洛中
可召遣宮主則改為被問仰彼宮案内也者予仰出
納遣召了此時參入奏此之由被仰云御膳殿者在
内院中歟於此所調備御膳進供御所歟將於他所
調備供居此御膳殿歟此之由可問則改即於掖陣
下問此之由申云御膳者於他所調備之供居件膳
殿也此殿避御在所四五丈許也在内院中尤無止
之處也暫御坐件殿可無其難歟但頗破壞由云〻者
予即奏此旨仰云此由内〻可令作知内大臣者作
了内府以予被奏云奉幣使今日可定申其日時歟

承紫內遣召陰陽師也者奏此旨仍云今日宜日也
早可定申也仍可召備陰陽師者即仰了少時內府
被奏宇佐宮燒亡勘文外記守輔申云治安二年月
日宇佐宮燒亡即被奉〻幣使其使立日以後五ケ
日廢朝云〻不具見省略記也仍予先內覽付女房令申開白也了奏之
留前御良久之內大臣被奏定文予先經內覽次奏聞之其定云
修理大夫經任書之祭主神祇權少副大中臣永輔言上七月
廿七日夜大風間豐受大神宮正殿并東西寶殿顛
倒事
一作假殿可奉遷否事

內大臣教通春宮大夫賴宗藤原朝臣春宮權大夫
師師房卿源朝臣民部卿道方源〻左衛門督經通藤原〻
右衛門督資平卿資藤原〻右兵衛督源朝臣隆國卿修理大夫藤
原〻經任左近權中將良賴藤原〻未定申云如永
輔解狀者新宮造候之間若作假殿彼此相並可致
事煩然而所奉安置之殿宇不嚴似無威重先營作
假殿可奉遷〻御躰歟
一可被奉遣奉幣使否事
同前諸卿定申云早任先例可被奉遣歟
一可行御卜否事

同前諸卿定申云神殿顛倒不可不卜早以卜筮可
致祈禱歟
一可廢務否事
同前諸卿定申云延曆之比內宮御殿已有久事尋
後時例可被定行歟
一可令諸道勘申准據例否事
同前諸卿定申云件太神宮尊敬異他今御殿顛倒
覆在可懼然宜仰諸道尋勘唐家本朝准據彼例
可被定行歟
長曆四年八月四日

於朝干飯方奏之不覽昔仍排文杖奏之主上先是着御直衣自定初及事終不解御
也仍云諸卿定似宜可作假殿事間有先例歟早令
勘申日時木作日立柱日未也月日可作畢由也可下遣也宮司營作
歟若仰付處可奉作哉可定申奉幣使可發日時可
令勘申十余日間可勘申也御卜事中臣官人皆悉城外早可
遣召參上之日可令卜申諸道勘文早各可進勘文
之由可仰也者廢務不被仰左右內〻氣色奉幣使發遣日二字虫損可有
此事歟云〻
定文勘文留御所先例定文被返下事也此由關白被奏而此度不被下若依無心事
歟予仰之了諸卿申云作假殿事仰宮司可令作也

是又先例云〻奏此由了廿時内府被奏日時勘文
木入覧菖於奥座以覧菖被奏之旨祉古不用用云〻諸御願頒奇云〻予先経内覧於思
間令覧之十五日奉幣使十日祈作假殿木作十六日立
柱上棟陰陽久孝秀助為俊衍勘申也了即奏聞仍云随勘申可
令仍下不可廻時刻早可遣仍也但可奉遷御之旨
時追可勘下又此間祭主宮司祢宜神主木能可候
彼宮之由木可下知者日時勘文下給之予仍此由了内府
被奏云文章博士可進勘文也而今一人未補其爾
可加仍誰人哉予奏之仍云可仍權左中弁義忠者
以此旨仍了仰云可勤仕奉幣使之由可仍右衛門

督藤資平卿原朝臣已上事未開白被候御前被傳仰也者予出仗久仰之而
返奏云先例如此之使事先内〻被示仍臨期面可
被召仍是数為有潔斎之煩也將可随處分者予先
申開白命云可然事也是先内〻被仍也以此旨奏
聞随仍可仍被卿也者奏之仍云依請即申此由督
殿了督殿命云度〻参詣此所是可然也只單騎可
出立也者此間諸卿退出開白同出給了予宿侍今
日從朝大雨如注黒雲飛揚天顔不静又風氣烈〻
陣定了之間子二刻許也風雨共休山漢天清朗人〻云
先例依伊勢事配流光清之日風雨如之此度事危

有怖畏不可准他事仍神祇有影降歟尤可恐之祟
反陣從之間泥水如海事無便宜於予愚頑之人也
人間公事含鳳詔奏下之間深有其恐何況於此事
争取諸身有畏為無無便又屈羸之甚疲倦殊甚迷
而不知前後者也何為〻〻可恐之依希代事歟
大概了
五日丁亥天晴早旦祭主永輔使來一日使也定了後可給返事由
仍之今日給其返事也即給返事昨日開白命云此間永輔可
候彼宮歟不然者参上可勤仕奉幣使役之由可遣
仰者仍仰其由了予内〻問此使云彼御殿顛覆間

御躰如何云一分無損御奉安置船代也而船代更
不傾動之故也者祢宜未申希有之由者予即参御
前内〻奏此之由有深歎御之色予即退出参督殿
仍云奉幣使事卿有憚思其故者去月比皇后宮女
房死〻了但彼不觸穢而彼女母行向至宅同死去
之故此間宮女房從女虫損行向同坐了件女又参候
宮中云不知〻此由此日者参彼宮仍有轉〻之疑歟
但不知事旨之故只今指彼大夫御許作立可取業
内其後可奏事也者即参給了小時帰給被参右府
予参會督殿命云彼大夫云穢事是如初實正也但

彼死女母在巫宅宮女房從者同座參候也件女与
申人同座仍其身為乙人也乙人參宮仍此宮為丙
所欲參入之人不可為其穢欲者右府命云乙人參
（虫損）被宮已如居住云〻此間參入之人猶可為丙人
欲依同座也穢事古今不定也於入間左右相定也
件事是極無止之神事也頗有事憚更不可指遣似
無人也為身有恐為公又無益如何早參關白御許
可隨被處〻分者其理可然事也仍即參給關白殿
（殿下座三条第云〻）予候御車後也關白於遠中相遇行即相
引參行關白被參女院督殿於此所（不著座也）被申達此

旨關白命云穢事乙丙難定申於人事可左右至于
此事尤無止之神事也有憚之人難定遣歟左右可
在叡慮也者督殿被申云以此旨可令奏給也者關
白殿被仰予云右衛門督申旨如此可奏此旨者予
參內奏此狀被仰云尤不便也頗有事憚云〻強差
遣如何穢乙丙如何若仰明法可令勘歟又有御卜
如何抑此度奉幣事例幣許令奉遣尤等閑歟如此
之間奉金銀幣帛并余御衣等可宜歟但內外之宮
各有分別今依外宮事奉御幣仍內外宮之幣物等
同數可奉歟案內可示關白者予參彼院謁關白申

（作也二字重複恐衍）

此由被奏云〻有本淳之疑人強不可差遣歟但被
問仰明法被定乙丙事之後可有御卜歟御幣事例
幣加金銀御幣等令奉遣行尤可吉事也至御裝束
者期日已近不可調出歟只內外宮同被奉金銀御
幣上許也者又歸參奏此旨仰云御幣事可然事也
仰藏人可令作也作也使事思此事有憚之人強不
可定乙丙也只差他人可奉遣也納言宰相間可定
仰誰人乎此等又可示關白者參彼殿（於在女院）申此由
被奏云初被仰中納言令退被改仰宰相如何猶納
言中可被定仰也左衛門督彼宮還宮行事也於事

有便歟被差遣可宜也者予申云御幣可作之由有
勅言為之如何仰云早於藏人方仰作物所可令作
也撰宜日可作也打物可用大炊寮納物也不幾之
故也點定可然之所可為行事所若又於遷宮神寶
所令作尤可吉也者又歸參奏此旨仰云納言宰相
指無一定又內〻仰左衛門督也先例遣宰相仍以
左近中將藤原朝臣（良賴參議）欲差遣件人經當時藏人
以之故也者又參關白殿申此之由被申云差遣件
卿是可然之事也先〻只以親候為其使是例事也
先內〻遣仰臨期可召仰也者歸奏此旨了以書狀

忌字不解應誤字也

遣仰良頼卿許可金銀御幣事藏人資成可行也而依有當月妊者仰藏人頼資了子細之旨同含了于時及深更往反之間無為方屈了即退出参詣殿中此旨了今日右府命云件事尤為非常希代事也尤有畏〻〻延暦之比有燒亡事見國忌也為盗被燒亡云〻玉躰懸給木云〻此定事於御前可有其定也事尤無心事故也不可准人間事歟者

六日戊子天晴申刻許参内有召参御前仰云外宮事染心肝無聊更不顧一身之畏只依憶無間也從聞此事未念誦讀經寒心甚也人君不德之間無及

澆漓之故也歎而有餘迷而不知也吾欲行幸彼太神宮但不知神意之許否件事已無前跡然而諸社行幸當其時皆有例春日御社其程非道是一条院御時事也如此之事只可随時宜也唯有遂行之煩許也中心所思也未決是非暫不可出歯外者予不奏左右依重事也又仰云奉幣日欲行幸八省在朔宮之時無此事歟然而太重事也為之如何予奏云御別宮之時無此例先被仰関白了明日可参入云云其次可被作者予退出参関白殿令覧淡路國解状御物忌也其次令申云千人御讀經事可仰皇后

宮大夫而彼大夫有觸穢疑若過其間可仰歟將可仰他上卿歟仰云奏此旨可随御定也淡路事同可随仰也者帰参内奏件國解仰云可随関白定申是給官使令實檢遣旱損之田畠之事也御讀經事奉幣已後可仰皇后宮大夫也者予今夜宿侍今日釋奠後朝也大學寮獻胙云御前斷一折櫃居高思藏人二人持参御前同物名事如例又仰官人禄云〻殿上斷一折櫃居大盤（不居器也）高是藏人未所淡也今日上卿参陣頭以从藏人未令奏明經博士参入由仰云無御出者藏人作上卿云不出給依例行之者

上卿退出之後藏人於敷政門下給禄之（具式）見是例事也而今夜已及戌時上卿不参入博士已下皆悉参入而無人奏聞云〻先例外記催上卿事也藏人方更不知事也而已及深更無音仍不可點心之故以藏人義經令申此旨於関白殿返来云殿下命云件事外記參入上卿不參之時觸穢内者也而今日無觸来所思者依行了歟而今如此太不便事也外記史一人不参入之事尤違例也早仰弁遣召上官未也又差門竪可遣召上卿未者即遣召了又権左中辨義忠召遣外記未了云〻良久立内竪来申云

上卿皆申障不參入者又以義緖令申此旨之間外
記未適以參入義緖相共令參關白殿良久義緖歸
來云仰云以外記遣召左衛門督（公成卿）已了者予且奏此
旨了已及子夜太久之外記歸參云左衛門督只今
參入者今夜不下格子又不取主殿上大盤陣队有
事之時又如之也丑時許左衛門督參入奏聞云々
藏人義緖於右近陣下給博士已下祿云々予先是
臥直廬也
七日己巳天晴早旦參關白殿申承雜事命云今日
可參內者良頼卿參入談云奉幣使事依一日仰承

之謹可勤仕過明日而可被召仰也又御馬可及奏
聞也者予退出參若宮達御方又參中納言御方即
退私自明日內御物忌也今夕可參內也
八日庚寅天晴明日入夜參內先關白殿而早參內
給了者仍參內及深更執柄退出給之次予令覧文
書一爺內府被付奏也是伊勢內外宮有破損加修
理之時造假殿奉遷之例文也（年々官符案迄長天暦例未也）此次
申云奉幣使良頼申云過明日憚可承勅使由者而
九日復日也十日召仰如何又供給之宣旨召使人
之後差其人為奉幣使可給路次國未（當國同之）供給宣

傍書此二字係入細注下之本文

旨之由可仰上卿歟又申寮御馬二疋事未也命云
官符案經奏覧了供給事召仰使之後可仰供給之
宣旨於上卿也申馬事可給一疋至于今一疋者內
々可借寮以歟是依為近衛司也者即退出給了即
奏官符案即返給予又授奉內府了（被候內也）仰云十五
日行幸事云合關白之處申云一条院御別所也被
立奉幣使（使成行御）之時無行幸者仍停止了者今日藏
人頼資來談云伊勢金銀御幣事昨日於神祇官奉
造始已了是依遷宮神寶行事所也出納資任以舍
人兼則行事也內宮打金銀幣各一枚（有清）十外宮又

如之御幣串打二筋又可令莒同作之并有平文又
可作小辛櫃（赤漆有鏁并覆）之事未皆仰之其打木用大炊
寮物也事大略如此而頼資從去夜身溫頭打病惱
為之如何
九日辛卯大雨如注午後止去夜帶弓箭下人渡北
陣前為言之被搦捕由云々仍以藏人公基令申執
柄仰云早可給獄所者召檢非違使成隆可給之由
仰公基已了
早旦依召參御前被仰云立后事（于今遲々所思思也過今月欲示關白也又皇子雖后未）故中宮御（女皇未事）關白有
懇切之氣云々而后宮已一皇子也如此之間尤所

思頗也為之如何者予難申左右仵云各不德之故
天下凶災不絶遠近不肅是以非據登尊位之咎也
加又親暱人々皆成疎遠之思或托諸恩顧之輩悉
以不知其報至于今無益如此之事畏可停止也就
中補藏人以之事吾一人推撰也行経為上臈之内蟲損
女院并關白深以歎達也然而吾狂顧汝事太是於
公為其用也而一言無諷諫一事無忠勤殿上作法
日々陵遲而一切不見入每事無益行経豈可然哉
尤所悔思也者所被仵事太以多々不具記了予不
左右退去逆鱗豈攀之哉折所思者所勘旨尤道理

也下愚不才之身居顯要之職尤非據之故也豈可
為古賢哉但王者用人之事專不顧其私隨時撰其
優劣者也予誠雖愚頑當此時殊無拔群之人皆同
之處也於予者父祖久奉公皆以就公事之家也其
人于今見存一門之人又有其數公家拔其身已當
其何欲何可謂殊私非據哉又其後公事凶吉史錯
不可毛擧此間只一人奉行之予今無失錯也是又
天道之助也一門之風也行経事所為背公事一切
無採用者也抑天下之陵遲豈是在予之咎哉殿上
濫行是公家不化之故也不可依予脣吻事也今此

命極以不安事也藏人事或非其家之者或嬰兒或
強縁之輩鎮雖加諷諫一切不用只以讒言豈将
以杖木凡世已及澆漓王法已滅之故也非獨殿上
事上下皆如之儻一人何蒙其咎哉無由々々辰時
退私自内府有召仍參入被命云中臣官人參入以
明日可御卜可奏其由者即退出參詣殿申此由
命云專不可被奏事也先日議然何遂于今罷參入
當日可被申行是恒例事也似不知故實欲者予即
參關白殿申此由命云蟲損以明日可被行也可奏此
由者予申云召仰使事并可給供給盡旨事同明日

可仰欲命云召仰使事於殿上直可仰事也供給之
事可仰内大臣也又申云廢務事自被使立之由可
被仰下欲其旨仰内大臣欲又廢朝廢務各有分別
廢朝天子一人不見事諸司行務如例廢務諸司止
務者命云然事廢朝五ヶ日之例在勘文廢務五ヶ
日之例不見奏此由可令勘申先例之由可仰内大
臣也抑依伊勢事有廢務此度事可仰廢務也予申
云可下玉籠欲命云不可然也伊勢事廢務之間不
下御籠之故也者予即退出内令奏御卜事退出以
書状送内府返事依後命也于時入夜景

十日壬辰天晴有軒廊御卜事　（内大臣行之）
巳剋許參內爲仰奉幣使也而良賴卿於途中相遇
云早參令奏事由即以藏人章行被仰云来十五日
可奉幣帛於伊勢太神宮可勤仕其使是祈申顚倒
事也者予頗以遲參了即參入奏云廢務廢朝有分
別而廢朝有五ヶ日例廢務之例指無所見可尋勘
之由開白所奏也仰云早可仰下又使供給事同可
仰者内大臣直廬（女御方云々）仍參向仰此由了又令左
御馬一疋（交易弟鹿毛）可供借給奉使之由召寮官人可
召仰之旨仰藏人章行了予又奏云淡路國申異損

丹鶴叢書　一ノ十七

才字拵前後恐誤字之歟

使事依先例可遣使之由可仰右大臣之旨開白所
奏也依請者仰云神祇大副輔宣參入之由云々彼
宮顚倒（虫損）間御躰危否又古昔有此例哉又往昔有
大水入彼宮中而其水不入御殿邊云々又奉造假
殿事如何是亦由内々可問輔宣者予於掖陣下問
之申云顚倒間不參向仍所不奏見也是罷上之間
事也抑件事希代也往昔未有此例云々御殿宮柱
二本徑三尺許六七尺許所堀立也雖經百年不可
朽損何况於廿年而顚覆之理大以爲奇中臣氏人
并觸此宮事之輩悲悲深云々又此度風力殊非才

點上脫一二三等字歟

烈小民宅殊不破損但洪水汎溢入彼御殿下有古
傳云昔有大水而一滴不入殿邊云々今般如之神
人亦弥以愁悶云々造假殿奉遷事宜可吉件御膳
殿最少之殿也朝夕御膳調備之所也宛如厨所也
尤怪々也但是玉垣内也避御殿七八段許也者一
々奏此旨深有恐思食之色先日宮主則政申之旨
異輔宣之詞則政不知子細云々午剋許内大臣着
陣座予奏此旨仰云去月廿六日夜子剋許豊受宮
太神宮正殿并東西寶殿亦爲大風顚倒依何咎有
此事哉可令卜申者（祭主永輔解文不下給也）予即出仗下仰内

丹鶴叢書　一ノ十八

大臣（權中納言信家左大弁經輔在座）此間主上着御々直衣若是
敬神尤謹之故歟仰云宣命之趣如何又奉幣之次
祭主若中臣官人參彼宮限日欲令祈申此由如何
由此由亦可示開白者此間及申點内大臣以予被
付奏御卜（入覽莒也）予先參開白殿令傳覽依御物忌也
同以仰旨令傳申也即返給御卜仰云早可奏聞宣
命事以仰旨可仰下又御祈事尤可然事也彼日可
召使也如此御卜者奉爲公家無咎歟又宣命事別
々所可載此之由也者予即參内奏覽御卜之次奏
開白復命仰云御卜可返給但寫取業文可進也

抒宣命之趣事已出捻非常迷而不知其由依何崇
咎哉若是天下之運盡了欲將以崇耿之身敬神不
謹之故欲從一人有不肖之咎爲百王万代猶安神
居必無無爲之冥助又營造彼御殿之間暫奉造假
殿可奉遷是依古昔之例也又卜筮所造可有疾疫
兵革之端云々無神德可有冥加之由未可載宣命
之狀可仰内大臣者予於殿上寫下御卜々々云神
祇官卜申云奉爲公家無咎天下有疾疫兵草欲者
陰陽寮卜申之旨又同之也寫取了予即出仗頭奉
下内大臣之次仰宣命之趣了退去以御卜案一件通

予又書之在列進御前了内府又命予云癈務例令尋勘之
處無所見之由外記所申也以此旨可奏者又參關
白殿令申此由之次又申宣命趣仰了之由并淡路
國事仰云癈務事過今夜可定申淡路事并宣命事
聞了宣命之趣其詞不慥覚注付懐紙可送者仍即
注出奉之了入夜退私心神殊惱太難堪不肖之身
承大事往復之間觸事尤有畏又不致消塵之祈是
依貧困也只所仰在春日明神攘災厄之思也無益
々々已爲希代聊記一端了
神祇官

卜物怪事
問伊勢豊受太神宮去七月廿六日子時許正殿
并東西寶殿爲大風顛倒怪欲
推之天下有疫癘若兵革事歟卜合灼兮
畜院宮主直
長暦四年八月十日宮主少祐伊岐宿祢則政
權大副大中臣朝臣輔宣
七月廿六日己卯時加子　八月節未去以卯爲用將
天后中微明將六合終大衝將自虎趣遇龍戴類曲
直

推之奉爲公家無咎天下有疾疫兵草事歟期怪
日以後卅五日内及来九月明年五月六月節中
并甲乙日也而以言之日上得吉將卦遇類以是
奉爲公家無咎用趣老氣終帯白虎以是主有天
下之疾疫大歳上見金神卦遇龍戴皆是主兵草
事之故也且於怪所祈致祈禱兼且至期被愼災
殃自銷天下無爲哉
長暦四年八月十日少屬大中臣貞良
允中原恒盛
助兼丹波介大中臣爲俊

新字懸籬或垣誤

権助兼主税助安倍時親
十一日癸巳天晴祭主永輔（神祇少副六位）来談云今日申
刻許入洛參〔関〕白殿令申事由了抑去月廿六日大
風終夜不休但太非猛烈同廿七日午刻許豊受宮
神人奔来告云此宮正殿幷東西寳殿去夜子刻
許顛倒者即乍驚馳參之間河水氾溢御還不通其
流如射舟船不能渡仍更経海路適參着于時及頽
景（尋常之路不可経一時而枉道之間及数剋也）加實撿之處正殿幷東西
寳殿等玉垣瑞垣宮門等皆悉顛倒先欲奉載出御
躰之處大物虹梁等打塞不能取開神主祢宜内人
等皆以衰老也無力切開發也仍内人之中撰工巧
等忽令著衣冠奉切開奉拜出之處玉躰御船代件
船代不能取出仍直奉戴出躰（御被数重仍不能拝見云々）了即奉
遷御膳殿件殿朝夕供居御膳之所也即有両宮（内外）
御座（用床子）物忌子陪膳供之御膳於忌屋殿（外院中）調
備之了持參供居御膳殿也件殿三間屋也非無威
重但其高頗減於御殿也相去御殿六七丈許也近
在内院中尤無止之所也仍奉安置也神寳等又奉
納外院懸力御倉又了御所四面結木柴為垣以同
柴為戸扉也如此之間以神主祢宜内人等結番令

丹鶴叢書　一ノ九一

祗候也昨夜宿直神主連信権祢宜経李幷内人等
申云洪水氾溢宮中其深没人胄而御殿顛覆殆近
地上而其水不近寄御所邊作其岸流去一滴之水
不近流是希有之事也神力爰新欽去正暦五年洪
水入宮中避御殿又如此云々抑御殿三間屋也皆
用大材奉作之就中棟持柱二本其径三尺余又御
殿柱径二尺余又縁柱径云々合十余本柱六七尺
許所堀立也東西寳殿又如之縦雖及百年更不可
朽損何況於廿年乎先例無此類而件柱皆悉朽損
是希代之事也縦有猛風豈可動神居尤有由緒歟
御躰一分不傾動御只頗有雨湿之氣古老神人等
申云往昔猶無此事但有内宮事（焼亡）然而御躰懸
給松木是神威掲焉也此度事有洪水相避之異尤
所奉相憑也若是天下之運盡了歟誠可悲泣之時
也悉々悲歎非常之又非常也永輔云此恠異専非
一人帝王御事尤過差也只是為世間大徴也天運
之盡了歟言語道断可悲々々奉作假殿奉遷之事
尤可吉事也其宣旨今月九日到来即慥可奉作之
由仰宮司了今月内可作了也先例以黒木奉作之
其上葺板其廻用切懸也而此度以萱為上葺以仇

丹鶴叢書　一ノ九二

久利波女可爲其廻之由同仰了至于今可奉遷之
日時早可承也以此旨不密々令達天聽給了又云
畧宮寮中所行太非常也國内依之悉以騒擾云々
清於秘漏者件事觸耳有恐然而爲希代密々記之
了
廿二日甲午少雨午後更晴依召早且參入候女房
陪膳之次奏祭主永輔申之旨不深有歎御之色仰
云予一人咎更不可蒙此恠之譴也過差之故也是
只爲天下欲依之歎弥深也者左衛門督消息云從
去夜有大死穢遷宮行事如何可候氣色者予參閞

白殿令申此旨之次申祭主參上之由又申可奉遷
假殿日時早可承之由令申旨命云左衛門督觸事
是非長穢又其期日猶遠不可改替他人次但奏事
由随仰可令勘申前例也永輔參上奏聞之事不早
歟奏聞也者即又歸參奏此旨仰云左衛門督藤原
朝臣小穢事可令勘先例永輔申事可仰内大臣也
者又參閞白殿令傳申此由不依御物忌也仰云早
随仰可仰下也先例事可仰右大臣也者即又參内
候朝干飯陪膳今夜宿侍今日東宮大夫頼宗卿以右少弁
資仲令奏祈年穀奉幣日時廿三日云々是依中五

日奉幣事可延引之由被仰之故云々上卿於里第
令勘奏之旨未聞事也仍被咎仰云々被仰閞白云々
閞白被申云事頗雖非例有勞事之時上﨟上卿自
有此例云々
十三日乙未天晴今曉女房陪膳參入由云々仍退
出參内府爲取案内也是奉遷假殿之日時事也命
云今明日次不宜十五日可勘奏也者即退歸祭主
永輔来談之間自内有召即參内被仰云金銀御幣
無行所各於細工宅調作由云々是義忠朝臣所申
也𨁝可尋是行事藏人不忠之所致也者予奏云件

御幣於神祇官調作之是遷宮神寳調作之所也先
日頼資并出納不罷向彼所加撿察之由所申ゝ也
於私宅調作由未承同案内奏聞者即同案内之處
頼資并出納不云件神寳非我事仍一日初作之後
今日又於彼神祇官作了即奉納彼官倉了義忠朝
臣遷宮行事也而惣不參来仍不見此由欤依何以
蕪涼事及奏聞哉者予即奏此旨了近来之作法以
讒言爲宗更以無術計之代也天子不聞子細之事
者也而今不然何爲哉近習僧俗皆以廿人也如何
々々今曉參入女房又有用事退下仍可候女房陪

膳之由有勅令可及二三日者極難堪事也無術〻〻
〻公事太忩〻〻也徑成觸穢又無可然之人仍予獨
勤内外之事任羸之身不可堪忍官爵為身也失命
益何爲哉令譴責如燒更以無術不運之人今遇此
時也歎而有餘今夜宿侍
十四日丙申天晴早且參關白殿依御物忌關也而
間有召參内勤仕御手水并朝干飯陪膳了退下
又有召參御前密被仰云只今自春宮送書云從先
日可祈申顚倒事之由遣示仍祈申之間有託宣〻〻
〻云奉幣使參入由云〻而御假殿之間神居不宜

外人參入奉拜頗可無便也神居復尋常之後可奉
遣者此由只今所示送也為之如何件事不可出齒
外父母之間不可相語事旨尤有恐先予奏云託宣
之由不可不信只可在御定欤依有顚倒之恐令奉
遣御幣使給（虫損）非他事今新有此事更不可被仰是
非欤但可被仰關白也仰云關白只今可參入之由
可到仰者予即參彼殿申此由了即可參入者又參
内奏此状了午刻許關白參入給未終許退出給於
殿上被仰云明日奉幣事有思食（虫損）事可延引之由
有仰事先〻定神事未依有事故延引是恒例也何

況是臨時事也只可在叡慮也可延引之由早可仰
内大臣但可奉遷假殿之日時事明日内可令勘奏
之由可仰者予即申云金銀御幣此間可安置何所
哉昨日納神祇官倉了是遷宮行事所也仰云尤便
所也暫可安置其所也者予又參御前候氣色仰云
早可仰此由也但祭主永輔明日可參入之由可遣
仰也至于御祈事者不可停止仍為仰其由也者即
供朝干飯御膳了退出以書状遣仰永輔許了予參
内府而早參内給了者仍更參内於鬼間遇奉謁仰
明日御幣延引由了白地退出聊為沐浴也此間及

事燭沐浴了欲參内之間永輔来之即仰〻旨即參
内候夜候陪膳今夜宿侍
十五日丁酉天晴今日奉幣事延引（子細在日記）御手水
并朝干飯陪膳了退下權左中弁義忠云内府自去
夜被宿候只今可被奏奉遷假殿日時早束帶者予
即束帶了參上殿上内府先是被候也即被付奏件
日時而勘申晝時予申云祭主永輔云以亥剋所奉
渡也先例不用晝剋者内府更可勘申夜剋之由以〻
義忠朝臣被仰下了（陰陽師在里虫損）此間祭主永輔參入
依昨日仰也予奏此由仰云祈事可仰之詞如何又

付永輔送書於斎宮是祈事也又如何又伊勢祈事先例申内宮而此度依外宮事有此祈先申内宮其次可籠候外宮欤此尓事可示關白也者内府又被奏日時勘文陰陽寮撰申可奉遷伊勢豊受宮於假殿日時今月廿五日丁未時戌二點時親所勘申也予即給之參關白殿而殿下坐三条第云〻是為八幡奉幣也云〻仍參彼第先令覧日時勘文之次申勅命旨尓命云勘文早奏了可下内府也成此宣旨早可下遣太神宮司所又以此之由可仰祭主永輔之事尓可仰内大臣也抑可被仰永輔之詞昨日奏

聞了只随事可仰也先申此由於内宮其後可籠候外宮也御書事付祭主被奉遣頗不優事也以小舎人尓可被奉欤以此旨可奏聞者予申云従今日可有御拜其事可及遷宮期由被仰也及来十六日云〻此間可用神事儀欤先例如何僧并服者不參入仍御讀経皆遷止他所了又仰云宇佐使可立之由日来十月廿一日而今頗縮其日欲奉遣是御精進事依可及十一日神虫損也又千尺御讀経事奉幣以後可行之由是先日仰也而奉幣已延引至于今可被行欤如何又仰云廢務事自奉幣之日可有也今已延引

為之如何者命云御拜事可用神事儀也依先例也宇佐使事御精進雖及神事更不可縮勘也先例指合神事之間不心御精進事也千人御讀経事被用神事儀之間被行佛事如何過今日奏事由可随御定也廢務事有無之間人〻所案無一言欤但恐懼轂慮無極之間被行件事何事之有哉而奉幣日以後可有件事之由見宇佐宮例今已延引猶従奉幣被立之日可有此事欤不然者聞食此事之日可被行也至今已中絶也以此旨虫損可奏者予即帰參奏日時勘文之次又一〻奏聞白定申之旨尓但宇佐使事千

口御讀経事不奏也仰云日時勘文早可下給者即奉下内府之次申關白御詞了予又有召參御前仰云抒豊受宮顛倒事謂其災弥古今已無其類心神迷乱不知所止者也世運欤身咎欤懼畏太深仍以今日欲蒙遣奉幣使之間昨従斎宮示送云去十三日託宣云只今神居不穩尤似軽〻也外人參入奉拜尤可無便神居復舊之後可有此事者今依信此託宣已停奉幣使了恐懼還深抑依此事勞身〻心躬自於遙上遙捧祭文祈申也此恐文以祭主永輔令候彼宮同祈申也此心更不惜一身之命只為万代為百王

為万民也猶最安無顛然之感應雖末代已不顧吾
身何無其應哉此由摧心肝可祈申也叅著期及来
八九日欲従彼日宮也又奉遷假殿之後三个日同
可籠候也抑每日一度先叅内宮哉其程如何此旨
未可作祭主永輔也者予於弓場殿邊具作此由畢
申云内外宮相去五六十町許每日一度叅内宮尤
有便者耶又奏此旨了擬可叅入之由又仰永輔了
仰云以藏人所少舎人可送斎宮是為奉遣書也其
人可儲候者予作藏人資成了少時給（無損）御書一函予
給之授資成差少舎人早可奉斎宮也晝夜無行可

叅入之由仰了須給供給之御餘也而依事邂逅以
藏人書遣仰國司未許了云〻又候朝干飯陪膳了
于時及酉剋也戌剋許予束帯叅上即仰藏人資成
令供奉庭中御装束此間雨降仍奏事由用雨儀也
南殿内（土也）敷葉薦于上敷長筵未又其上敷少筵二
枚供半疊一枚為御座其廻四面立廻所司御屏風
四帖其内供御燈臺一基（有數）御半疊向巽方也是
未皆有先例之事也次二點予有召叅御前即候夜
候陪膳了着御晝御装束予供奉了即出御〻拜所
（有道）縁端御笏出御也予挑御釼（野釼在御座也）晝前行即入

御屏風中以祭文令讀申給云〻是神筆之宣命也
令書件宣命給之間著御〻直衣是敬神尤深也云〻
従次二點及子二點還御即下格子藏人資成一人
供奉也
十六日戊戌雨降　候朝夕女房陪膳此両三日京
中上下悉以病悩男女房未不候内也藏人只二人
所候也仰云御拜間供奉近衛司不可退出欲先例
如何予奏云先帝御時有此事資房勤件役而有要
事之時罷出臨其期叅入行経朝臣又同勤此役出
入如之若家中觸穢出来非無他將者有天許仰云

近日殊不出晝御座憚見外人也依此伊勢事也吾
更不惜一身只為万民也云〻入夜外記頼資叅入
以藏人令奏云今日駒牽上卿皆有障不叅以此由
觸關白之處早可奏聞者仍以藏人資成遣仰案内
於關白許已了予叅關白殿〻下坐中納言御方被
納言従昨日病悩云〻是世間之病欲重云〻即拜
謁申云左衛門督觸穢事尋先例指無見但依少穢
更不可被改定欲之由右大臣所令申也又千人御
讀經事如何是仰事也被復命云遷宮行事依少穢
不可改定也先例定無所見欲御讀経事御拜間被

用神儀仍其間被行佛事猶可無便欤拧淡路國申
使事右府被申之旨尋先例夂入官奏之文也又如
交替使之儀頁(虫損)入申行也而所勞猶不宜仍難早
叅如此之間延怠者爲彼國弥可有損欤件國最ヒ
之由上丌風聞有何疑乎𠃍件使被免造宮事如何
先彼右府被申之旨尤可然事也今日駒牽上卿皆
有障重難遣催更不叅入欤以明日被行何事之有
哉陣儲饗之時延引者太以不便也者今年依無其
便不儲此饌也此ホ由可奏聞者又命云中納言從
昨日病悩非重悩近来天下之上下人々皆以病悩

但不經四五日云々家中人皆病悩不見来爲之如
何予申云大内如之予即叅内并左衛門督職事尤
可然事也早可停者亥二剋出御今夜雨不降仍供
御前遅上及子三點入御予退下心神殊悩不知爲
方也
十七日己亥天晴去夜女房陪膳叅入仍今日早且
退出叅入關白殿申去夜停旨ホ左衛門督事過職
可行之由事淡路事無左右依事ホ也關白命云淡
路國事猶有可遣使之御氣色雖遅々可定遣之左
右只早可被定停也播磨國申計歴事先日奏事由

而無左右之停許否早可承之由國司所申也此由
ホ有事欤者可奏聞者命云家中上下皆悉病悩無
人駈仕爲之如何但件病不及死ヒ尤所悦思也者
予并两三殿上人叅揃中納言御方奉訪御病今日
宜坐云々仍退私倭平来淡伊勢(國狀)(虫損)事託宣達々不
絶中臣清佐一日自斎宮叅上有託宣事云々彼宮
女房密々示送云外宮顛倒事非主上御愼只天下
可有大事其事在近之由託宣云々晩頭陣吉上来
来告云今日可駒牽次將一人不叅入依各病也上
卿已着給了早可叅者仍叅入藤中納言(重尹)行之於

子下恐有脱字

南廊北面有此事弁廾納言近衛司ホ床子在西方
上卿着座了予又着之依上卿停取別御馬其儀如
常但右將并左馬寮不候只予并右馬助相共取之
希有之例也又有人給之馬叅弓場殿邊令申慶蔵
人資成奏之有拜儛事了退出將叅牽分御馬叅關
白殿有祿予拜之拜了又將叅東宮不給祿即退出
叅内亥二點出御予蔵人資成ホ供奉之子點入御
近来蔵人二人所候也而頼資又病悩然而不可退
出之由仰了依資成一人候也希有之事也予奏關
白被奏播磨淡路事停云播磨申計歴事不可免之

由先日相示已了淡路使事只可随闌白定之由重
可相示者今夜駒牽并一人參入女納言不參入
廿日壬寅天晴早且退出参替殿命云一日皇后宮
大夫相談云伊勢託宣太以崇〻也此間事未僚平
頼兼未任意増減其事云希有事也人心不可謀可
恐〻〻云〻奉幣延引事是依託宣云〻 詞在前日記 又
云内府女御可登后位事頼宗卿娘可入内事未很
口歎〻左右不可口入甚無益事也我已依為皇后
宮〻司為彼是皆可被相嫉一分無由〻〻执柄猶
有餘恐觸事不快何為哉者予即退出參宮主神祠

清佐来云先日參上已经四五日為宮御使所參上
也者談云先日託宣云天下女有大事欲公家大丁
歎息給事也〻者云〻其後外宮顛倒是世間之大事
也若又他事欲不可知云〻又其後託宣云依政務
不吉御神早所避給也天下之事以非道為宗更無
術但此嶽非給公家御事奉幣使可被奉遣事御所
極軽〻也猶復舊之後可有左右欲如此事太以多
〻也不可申盡云〻是只御乳母内侍之外又不託
宣他人者又云寮以頼兼所為所行只以非道為宗
諸國御封多莫不進済而皆給要人了不宛寮用仍

倏字可考
上入字下脱夜字乎

女房未飢餓失所式以逃去京上或又侘倏云〻神
郡田畠是祭主宮司所沙汰也而頼兼任意判定皆
以非法也古今不聞之例也如此之間神郡并寮中
騒動太以不便也老若莫不抱愁〻而依為強縁人
奏舌沉留黙止者入參内承仍明暁可帰參者予入
夜參内亥時許着御装束予供奉之次奏清佐申事
未深有歎思食之氣同剋出御〻拜了子二點入御
仍云今日有咳病氣聊身温若及重悩恐不遂此拜
矣此間汝猶可候経數日頗難堪欲然而疎人近習
之間觸事無便之故也者予所思者王者不可有親

疎事也身已非木石連夜之勤不堪忍殆可及病也
更〻無術又家途事無人相訪何為哉〻〻〻今夜
宿侍
廿二日甲辰天晴入夜欲參内之處有召仍営參仍
云斎宮返事只今持来奉幣延引事託宣ハニ只今御
在所太軽〻也奉遷假殿之後奈トヤ吉ラムトツ
アリケル然則指無其期為之如何予奏云依託宣
事延引是神居不倒之故云〻縦雖奉渡假殿猶有
軽〻之事東西寶殿玉垣瑞垣未顛倒之故也仍猶
遷宮之後可有此事欲只可在叡念仍云能案可左

右事也亥剋許出御遅中子三剋入御予供奉如例
心神殊惱何哉今夜宿侍
廿三日乙巳天晴仰云豊受宮顛倒事入骨骸愁歎
心肝如春不知所為致信心雖祈禱于今無徴験更
以何為雖経数月似可無益欲来代之主思神不空
冥助了此國是神國也本自不厳警戒只依偏神助
也而無已為澆漓神事如之間之知神明無其助嘵
呼悲哉主無已徳化神忽忘却何有其偏乎悲歎而
不知所為更不憶一身只為万代為万民也為之如
何愁緒未盡如何〻〻以此由察可示右大臣耆老

宮下脱祢字歟

是國之鏡也為聞彼諫也者亥剋出御依両儀供御
装束於南廊内丑剋入御蔵人資成予供奉之他蔵
人未着宿衣可候之由仰了供奉之外人依不可候
也今夜宿侍
廿四日丙午天晴早旦参聞白殿而殿下参給鷹司
殿仍同追従鷹司此両三日痢病昨今頗宜御心御
坐云〻予申云猫磨計歴事淡路申使事先日奏聞
仰云猫磨計歴事不許之由先日面所示也淡路事
只可随定申者命云承了予又申云廿八日故中宮
御正日公家可被行何事哉（虫損）内〻可取案内之由

所被仰也又太宰府贄殿進納之物多進物為之如
何命云宮御正日公家無可被行之事歟太宰府品
進之物早可返給其代物也者又命云奉幣延引事
依託宣也遷宮之後可有此事之様有御氣色如何
之事更不可口入只可在叡慮与神慮者也抑先日
神宮宜捧申文来門下其事被心移蓚之愁又託宣
未也云〻（或人云心永輔祭主可改補佐國之由云〻）吾不取見只可申云
公家之由令仰了先日右衛門督云件愁文并託宣
未先持到右府許而不取見返授了由云〻又持到
左衛門督許云〻今彼人〻賢人也而不見吾愚者

也何取見之哉者氣色被命右金吾欲良久殿下帰
給高倉第了予又追従丑時右衛門督参入給予即
退出参右府傳申昨日勅命旨（子細在昨日記了）被返奏云
壮年之昔猶以愚頑也今已及老乱更不可分別是
非愚耄弥其故也但卿中有古老（虫損）者先〻到問非
是問賢人只為聞古事云〻抑件顛倒事聊廻愚慮
之處昔天徳焼亡之時神鏡已在火中然全圓規其
後一条院御時又有焼亡而神鏡焼給其時可奉鑄
加哉否之由於御前有其定諸卿云猶新可奉鑄加
也下僕定申云天徳之比已在火焰中而不失其躰

今又有此難已焼失是非主上之咎無運漸澆之流
弟也而以人工奉鑄神鏡尤不可然只奉崇其残躰
是上計也此間七八尺許神虵自簷落来入内侍所
満座知有徴験已又奉遷件鏡之日神光照堂爰知
愚案叶神意矣仍遂不被改鑄也又昔延暦之比内
宮有火災玉躰懸木此度外宮為風顛倒玉躰猶在
此中件事亦只世運之及季末之故也専非一人之
御慎也但所愁思食者何當此時乎然而尭舜猶有
天災是則以明王當乱世為令救其難号之曰中興
之主也當暗主時更不可諫仍天道不顯其異也至

于今依此事有歎御之事云〻是悔過謝天之心也
只以道理叶天意（虫損）給万民欲然則雖末代何無
神助乎世運之次第是何為哉令存其由仍能令施
徳化感應必然欲昔天竺國有觀音像漸〻入地中
其像僅胷上許未入給佛法已滅之時随則可入没
地中也云〻以之思之世間衰微其漸如此欲神鏡
焼亡事尤可准據欲下愚不能廻許慮以此旨密〻
可奏聞者予即退私入夜参内一〻奏聞此旨深有
覺悟之（虫損）慮被仰云奉幣延引事奉遷假殿之後可
有件事欲間未思得仍内〻作祭文奉吞宮以併祭

文可祈申之由所亦達也依其神告可進止也若致
剋出御〻拜所予資成同供奉子一點事了入御今
夜宿侍連夜之勤更以無術了右府命云寛平御時
霖雨連日天下愁悶仍帝王令祈申伊勢御神以火
取玉伺雲断漢取得其火了其旱日即雨止天下欣
悦是憶世之聖念尤切也云〻
廿五日丁未天晴早旦参閑白殿不執謁仍令傳覧
文書亦即有裁許（在目録）参中納言御方不拜謁即参
内仰云何日可参入哉有疑思食事亦平野社依行
幸可加修理又可抱土云〻而當王相方欲其忌有

無如何由可示閑白也者即参被殿令傳申以源大
納言被復命云自昨日左肩太痛不能参入平野社
修理事依方忌停不事暗難申也被仰上卿可被尋
前例也者即帰参奏此旨仰云早可仰上卿也又参
閑白殿以此旨令申即仰源大納言了是行事之上
卿也予令申云故中宮御正日来廿八日也公家可
被行事如何先日此由未蒙一定之仰御拜間不可
奏如此之事也仰云御誦経并度者間可宜也者又
令申云御誦経請奏依御拜間不可奏下者預召仰
所司如何又度緣承僧數當日可令進欲御誦経使

可仰内藏及欽仰云預可令召仰所司使事又可然
僧是四十二人也件度緣當日可送也者予（虫損）仰
藏頭師經了只今候此殿也即帰奏文書未各宮主
神司申請事有被仰事又可申關白也即以書狀遣
示御誦經料調布五百段事是可催儲由也成下文
可給小舍人之由有返事件事未依前例可行之由
仰藏人章行了度者使事可仰近衛次將也仰云今
日戌二點外宮可奉遷假殿也仍被剋限出庭中可
有御拜也者戌三剋出御〻庭子二點許事了入御
予資成章行未供奉之如例今夜宿侍

廿七日己酉雨降今日陪膳不候予仍勤朝夕陪膳
亥二剋出御〻拜所（依雨儀供所廊内地上也）予取御釼供奉資
成章行未同祗候之子三點事了入御仰云御拜今
日許也從明日聞僧事者又密〻被仰云從去十五
日及今日致信少心祈念而未得嚴驗若是信心不
及之故無其應欽愁心無聊但一夜夢想南殿上見
在大虵若是少許之嚴欽云〻予今夜宿侍
（虫損）以十（虫損）ケ日不（虫損）里第每夜供奉此事痾患數
候極難堪然而忘身奉公之甚也家途事振忘万事
無術不耕一頃田又無俸祿因之衣食之業（虫損）無其

計略了
廿八日庚戌天晴今日故中宮御正日也於法性寺
可被行曼陀羅供也者御誦經可被行事先日申關
白各令仰諸司調布五百段（以書狀示大藏卿即以／後下文小舍人催取諸）
（司催渡内／是例事也）藏寮（虫損）未事皆各仰（虫損）也以御誦經可
付官司之由未如例是藏寮官人事也使同寮以師
經朝臣可奉仕之由一日面仰了件事未皆仰藏人
章行也度緣卌二枚出於藏人所差少舍人可送故
宮司許之由又仰章行了度者使經季少將可勤仕
之由兼仰也今日參入奏事由可遣之旨又仰章行

了藏人少將定房今日可勤仕御使役可遣召之由
仰藏人賴資今日者依御拜間不奏可然事未内〻
皆所儲候也但取博陸之氣也御誦經請奏今日可
奉下之由仰章行了早旦退私今日案内遣問經長
許報云只今例御念佛結願了至于今不可參入只
宿衣午時許可參法性寺者未剋許右衛門督殿修
理大夫同車御坐門下予即依召候御車被參法性
寺於五大堂西面有饗饌事上達了殿上人着此所
食了間關白殿渡給彼堂仍上達部已下同參彼堂
件御堂村上母后御堂也於此御堂被供養（三字虫損）

礼堂懸風界同儲其壇ホ如例云〻上達了座在西
壁下殿上人在其末也不戴開白并按察大納言在簾有天蓋五
内堂具并佛供了罷初許大僧正明尊乗胥輿位一人執蓋不五位二人在其前駕輿丁荷之自惕東簾進但讃衆廿人在
其前發讃音僧正於壇下〻輿遶佛七迊了着礼盤
先有御経供養事此間左少将経季進仰経度者之
由了供養了間有御誦経事所〻又有此事内蔵从師経朝
臣進出候之御誦経使也即退去者是蔵人左少将
定房含綸言仰開白是被仰訪今日事云〻次明尊
供養胎蔵堺了間參議俊家取布施被僧正殿上人

給讃衆了僧正又遶佛七迊了乗輿退出其儀如參
入儀次僧正仁海乗輿進出嚫衆廿人中持金剛十
人又唄梵螺有二人又童二人捧玉幡在輿前開發
音如前又於壇下〻輿僧二人扶之居礼盤[虫損]不
合之故也無行道玉幡二流立壇左右了供養金剛
界了間參議先大弁経輔取布施殿上人給嚫衆了
僧正退去如參入儀于時子三點許也皆殿出給予
同裡候御車帰家
廿九日辛亥天晴皆殿命云行幸日相當御竈日由
右府所被命也厄月不被忌厄日所忌是先例也者

汝内〻可取氣色歟者即參開白殿依御物忌令傳
申云平野社犯土修理事被上卿令奏云時親申云
自御[虫損]相當王相方取丙然則公家被行犯土尤
有忌也但社司内〻犯土修理不可知食事也者又
令申云大宰贄殿物乞代事預ホ申云近年多如此
又御厨子所申云前〻贄殿物宛供御者也仰云平
野修理事陰陽師所申可然也只先加修理至于犯
土事追可被定仰也以此旨可奏贄殿物事近代用
乞代者此度許捨納從今年以[虫損]長不可用乞代之
由可遣仰者即參内奏平野社事仰云頼成月來依

[虫損]扌事被責下手人而從院被仰云父頼親日者重
病暫給身假為相訪也者限日數可免給歟平野御
社事可然事也其由可仰上卿歟ホ由可仰開白者
予奏云伊勢奉幣延不事又宇佐使事可示開白之
由先日有仰而依彼物忌不可相遇若以人可相傳
歟何但事頗嚴重也為之何被仰云適物忌可仰者
予參被殿[三字虫損]由仰云頼成[虫損]可[虫損]給至于日數
者可隨御定依仰可仰下又[虫損]可來同者帰參奏此
旨仰云可免十ケ日假之由仰者予即以書状遣仰
別當許了即有其返報兼了由也仰云昨日朝忽病

悩腹并胷苦痛無極一時許即平復尋常若是數日
在庭中之故欤者予更不承之由恐申了入夜退私
卅日壬子未時許参關白殿依御物忌傳申文書等
一〻有裁許但光円阿闍梨解文暫不可奏者即参
内奏件文書等又有被仰事等重可申關白也尋清
僧都申東寺長者之文也似無許也仰云一昨日曉
忽煩腹及午時即平愈其後無事而去夜又煩左胷
經一時又休只今又尋常也所疑是若風病欤可示
關白者即留(冒欤)雨参入而参給鷹司殿彼殿頻有病悩
之故云〻仍参彼殿即奉相遇殿下傳申仰旨(虫損)奏

依上文留字応冒字也

云更所不承也但連夜出御庭中去氣逆上(虫損)悪事
也其氣所奉致欤可有御湯治又令服加梨勒給何
可召問侍醫也卿有所憚不能参入者可有件事欤
云〻今奉遷假殿了若随宜儀者此間可奉幣欤將
猶還宮後可有欤何又宰佐使事須以彼隆家卿子
孫(基家 良基)使可遣也而共以幼少不可令申別祈仍遣
右衛門權佐泰憲仰(虫損)命也申云奉幣事先日仰
云神居復例可被奉者是託宣之心也仍不可申左
右但奉遷假殿之後奉否難定申捏〻〻事猶有憚欤
何或人云還宮了後有此奉幣宣命文不快(顛倒事也)於

新宮有憚欤云〻此事無由如此之事人間忌也神
道不可然也又最初有遷宮奉幣欤仍更不可云也
可在叡慮(虫損)由可奏也宰佐使事(虫損)御祈之時義
出(虫損)者尤可無便宜以泰憲(虫損)遣尤吉事也早(虫損)
相加(虫損)由臨期可召仰也者此次又申之神司(虫損)
(虫損)司任物依留守所支配催嶽諸郡而當時参河守加制心是前司卒去之後依旧代宛文也命云
前司卒去之後猶不可用留守所切文欤可随御定
者宿侍留甚雨沍及每事無便無期之事何為哉召
忠明入夜参入仰御心地体申云是御風病也可用
御湯殿又可令服加梨勒給予奏此由仰云明日可

獻加梨勒者(虫損)仰此由了

春記
永承七年
四月五日庚辰天晴　今日公家於豊樂院被行仁
王會日也於大極殿可被行也而八省中有死人仍
觸穢公家被勘先例云〻御修法等於豊樂院有被
行之例云〻於仁王會無此事云〻金吾命云從中
古以來大嘗會時豊樂院百官會同也其外未有諸
官集會之事不宜事也先例於太政官被行仁王會
云〻以之案之不用豊樂殿歟云〻午刻許（資平卿）昔殿參

入於（自待賢門）予候御共入不老門著逢春門南廊東面
座（可入東門而誤用不老門）此廊東面儲公卿座其南儲政官座
也先是民部卿長家卿今日行事右大弁經長卿參
入小時右大弁參入著座談云關白被參入在豊樂
殿至于今可參其所也者即起座已下相從先是關
白及他卿相次參入在此殿見御裝束儀殿南廂中
央間懸丈六五大力像（中尊也）左右立高座又殿北廂
內方中央間左右各二箇間懸丈六四大力像又其
外每間懸百佛像（菩薩羅漢像在之）又仁王經百部此外金
字經一部新寫云〻皆新所被畫繪也香花燈明供辦

百下三四字之間恐可有誤脫顛倒乎

脩之各被究諸司云〻殿內左右立滿百高南座砌
壇上左右相分儲公卿座又南邊敷惣礼座此外堂
嚴存例云〻南東西屋為僧集座又儲饗食未時許
僧徒皆參入云〻（藪顧午二點〻）諸卿著堂前座（須被復廊座後相引）
（著堂前座）左右相分予在東座此間打金關白被坐殿內
佛後也不列座也東座右大臣內大臣民部卿長家
昔殿中納言並賴俊家左大弁經長予也西座按察
大納言信家中納言信長隆國宰相能長基平經成
資綱等也諸僧左右相分南邊參上各著高座此後
諸卿撤劍笏起座關白自北壇上進出給下自東廊

朝下脫座字乎

著惣礼座群卿及政官等同著之政官座在南殿上
人自西方進著座了惣礼三箇度了相引參上復本
座關白在北座云〻（不被列公卿座也）其後僧侶行道只自
壇上行廻也法用了（堂童子著遊坐）先左少將（四位）基家自
東參進經公卿座前（後無道也）敬著讀師高座下是彼相
示仍西度（講師在西也）立講師座南邊欲作之人〻又相
示仍近寄作給度者之由了退還先觸上卿者也而
無此事惣事之不覺其理可然也惣講師僧正真範
朝了僧侶退下各著東西屋饗食（諸司儲之云〻）諸卿又起
座著東廊座多候關白御坐邊云〻食了打金諸卿

已疑巳字訛乎

着座如初次僧侶着座此度自廊中参上壂了有
行香左右相分先是行布施外記史取之行香了僧
侶退出群卿退出日没之間也関白於不老門外乗
車経右衛門陣前小路出自上東門云〻参入給儀如此云〻
諸卿歩〻如資諰之者殿上人未歩御車後云〻太遠太不宜事
也此度尋常僧未参入是関白被催出云〻
今朝奉袈裟四条解文副之又僧前解文奉之在別可行
精新也
八日癸未天晴昨日有小除目尋取記之　祭供奉
新所被任云〻　内蔵権助橘季通　刑部権大輔

源師賢五位斎院長官藤定成兼山城介惟宗兼任
中宮権大夫為上卿　右兵衛督経成执筆　早
旦佛奉迎之灌之布施手作布一段東宮自一日及
明日有犬死穢依宮帯刀某丸一夜火間上屋上已
了仍為両穢皆殿命云両人無神事之時依召参内
但神事日不参入是例事也而今月神事之月也奉
布施有憚仍我汝及弁未同所之人也不可奉布施
也但以此由可觸以弁也皇太后宮東宮奉布施各低
三条已了晩景皆殿参行宮予候御共及深更御佛自
内裏奉将之即奉仕御装束先宮東右京大夫資諰卿

自内参入云申時許内灌佛了次中宮次皇后宮参
入公卿源大納言師房按察大納言隆家小野中納言兼頼
侍従中納言信長二品中納言俊家左兵衛督経任軽服左大
弁経長宰相中将能長侍従宰相基平右兵衛督経成藤宰相
経季重服之人近代不久以如何〻〻三位中将俊房未内事了源大
納言侍従中納言左大弁藤宰相未参女院了自余
皆参両宮云〻御装束了皆殿予資偲卿参候御前
法橋慧壽奉仕御導師先置布施如何各灌佛了退下即撤
御装束参皇太后宮奉布施灌佛了退出及子夜
十五日庚寅天晴　今日東宮女二宮御百日也無

指事云〻皆殿権弁参入予稱勞事不参入後聞殿
上雜儲饗大夫已下不着只有籠物百捧宮侍臣運
之候御前云〻宮渡御〻息所御方之間資偲卿取
御釼前行云〻皆殿命云東宮無此事御釼前行是
王上御事也就中資偲卿取御釼一切無所據若可
有御釼者宮司可候也太無由緒事也者今日被恥
人〻皆殿頭房祐家資宗已上四位還昇師基仲房已上四位
但新殿上也敦家公房已上五位新殿上宮亮資仲蒙令旨参猶
柄申案内云〻
十九日甲午天晴　今日斉王御禊日也予稱勞事

不出仕晝殿御坐狭數予候御共見物斎王申終許
渡給諸衛前駈
左衛門佐顕俕 口取内府随身公久 馬関白馬云々 雜色尉平重清
右衛門佐代刑部權大甫師賢 口取随身 関白 尉菽範俊
撿非違使 左兵衛佐俊脯 尉 右兵衛佐重仲 口取関白随身
各雜色十余人或八人莫不染色又車皆施風流舎
人皆着紅衣牛飼童或着紅色 関白斎院幸諸
卿殿上人亦於洞院東路被見物 右兵衛督経成
同供奉之雖有過差之制不能糺彈也太鳴許也不
如無令矣見了帰家參行事上卿源大納言 師房 宰

御下応有脱文

相基平 無前駈 亦同相列在殿下御共不留列見之所
太奇怪事也仍違監殊甚也
廿一日丙申天晴 今日関白依例參行賀茂御社
日也予車已無其実留小路觸穢車在彼所之故也
仍可候晝殿御車也凶人定致謗難歟不可為苦耳
午刻許晝殿參入高陽院行予候御車後先是上
達部数多參入主人出客亭此後民部卿以下參集
神馬及舞人亦渡南庭東行出門了主人出中門此
間政官奉仕御 古例門外有御前云々 權中弁資仲 上藹左中弁在任國
不上道云々 少納言清房 外記其立 五位 位大夫外記 有妻喪云々 大夫

又字下応有脱文又予下脱合或同字予

史孝信亦云々藏人以已下皆前駈到下御社之間
諸卿飛車主人留車而民部卿源大納言小野納言
左金吾亦早下車趍到彼御車許仍下藹車共迷下
馳走太周章也先々諸卿一度下車者也追従之華
逐年致非常中心有憚事故也被了主人已下參入
社中了晝殿自此帰去給社中事了主人出行棄車
予合乗左兵衛晝御車見馬馳了主人參上社給予
亦同供奉之日没之間着上御社予不着被所侍立
馬場屋邊被了又給了武衛予棄帰洛於途中秉燭
右近將監公近叙爵之後着五位袍奉仕陪従之列

參入公卿 大納言長家師房信家 中納言重頼
晝殿自下御社帰給 隆國信長俊家経輔経任 宰相経長能
長基平経成資仲 三位中將二人 俊房忠家
廿二日丁酉天晴 今日賀茂祭也 近衛府使左
近少將忠俊出立自源大納言一条家件忠俊故良
頼卿之息也大納言加養子之恩實者家人云々基
房朝臣聟也一向経營云々稱勞事不參斎院也使
所人々可来訪之由大納言有消息云々至于予者
無此事有負外之恩歟不為愁耳 去夜内竪稱宣
旨来作云車可遣内侍許者令奏車不候之由了近

来作法公家出車遣女房許是古今未聞事也今日
内小舍人来作替殿云車可遣命婦許者即被奉了
内〻命云車是内侍命婦内〻借求者也公家更不
可知食　今無此事就中吾年﨟已長専不可被作
事也今代事言而無益了云〻又以小舍人被作事
奇也
權弁資仲奉仕東宮使日者経營今日出立從此殿
但不被儲客饌也馬副手振開白殿御随身御馬舎
人及雜色ホ有饗也饌餝馬具ホ皆具了主殿頭義
通自早且来調脩雜事依親〻〻也又他人〻多来訪

也開白殿御馬二疋将来一疋者餝馬一疋者引馬
共九御馬也御随身近衛忠国来下﨟也依人有優
労欤右府随身近衛光李是又不優者也樂人也随
身無莽用〻云左兵衛督被来坐也未剋許雜事皆具
了餝馬了唐鞍者用東宮大夫鞍但多改加風流下
鞍用鏡頚総者新作珠玉連聡種〻餝太義也雲珠
又玉雲珠也多加風流餝之笠用縫笠也馬副六人
手振人雜色十六人（色〻有村濃）依有宣旨也被作雜色
之負〻云車無風流但簾儲用組牛借用大納言信家
牛也一具等引渡遅中未時許参東宮了金吾予同

丹鶴叢書　二ノ七

云下脱云字

乗到狭敷（武衛儲也）所永慶律師来坐之武衛被儲食也
申終許開白已下（与右府同乗）引公卿已下見物竹行事
上卿源大納言同相從宰相基平獨留列見所〻云是
又奇恠事也齋王渡竹内蔵寮使助李通（太不合者云〻而如）
（殺了）渡雜色十人取物ホ云近衛府使忠俊（左少将）餝
馬口取（右府生下毛野助友同公安内府随身）引馬口取開白随身左
番長大中臣兼武右府随身下毛野公長（已上皆着餝物）雜
色十五人色〻車施風流（歟）馬寮使左助能成　中
宮使權亮師良雜色十五人云〻皇后宮使大進憲
房（右衛門權亮口取開白御随身右府生公武近衛時方第一御随身也已給二人被官事異他欤二）

（人取引馬口也）長官右少弁定成（口取開白随身武常）向余如例但車
及口取装束多施過差已非制法欤見了帰給權弁
経營人〻多相訪云〻
廿五日庚子天晴　今日新齋宮自五条宅於東河
原祓除初入竹大膳職日也前駈ホ先日差定云〻
中宮權大夫経輔奉行之参議前駈右京大夫資偲
卿也自下﨟被差作云〻前駈ホ無雜色云〻未剋
許替殿予同乗御坐故宰相宅（経季小代）其息兵衛佐奉
仕今日前駈為訪其事也開白殿御馬御随身ホ将
来随身忠国也主人羞小食左兵衛督被坐權弁及

丹鶴叢書　二ノ八

資宗公房朩来之食了　皆殿叅給東宮予同叅入
候御前申承雜事晩景皆殿退出予同退出不見物
也雜色成友自伊与國上道去正月為請遥授物下
遣彼國也
廿七日壬寅天晴　皆殿被叅斎院予同叅入先是
関白殿下叅入件院日者贄物御坐云〻御背間云
云醫家申云可蛭喰者醫師雅忠申云前〻斎院令
蛭食給云有先例者関白相遇皆殿難命此由皆殿
令申給〻云先例何事候哉從雅無其例令勞件事尤
可令療治件也療病之事有何憚哉可令随醫申給

欲出御汗殿更何事候哉者仍今日令蛭喰件了云
云午終剋許皆殿退出件予同退出路次死骸太多
尤可恐〻〻又病悩相躭云〻
廿八日癸卯天霽　今日皆殿叅内件可定申奉幣
使之故也昨日次中将隆俊含勅語来仰云〻予候
御共同叅入先被叅関白殿〻下被叅斎院皆殿奉
謁神申雜事也良久主人被叅斎院於門中乗車近
来之事也太非常也擬天子欲畫頼信家基平卿朩
候彼御共云〻左武衛叅入予乗皆殿御車叅内予
叅殿上即退下叅陣皆殿御端座召〻外記令奉文書

及硯朩此間左兵衛督在陣座予執筆書定文廿一
社也偏被祈時疫也叅議使経長経成資偲卿朩来
月五日可被發遣也予書了奉之了召右少弁師家
被奏至于内覧其後可奉覧被叅斎院之故是関白
命也者奏下了後皆殿命云関白殿帰給後可被奉
覧也其後可下給外記也年老不可久候之故也尚
書奉神祇官請奏而皆殿加多祢給是大御失也思
食失也可奏之文也文書朩被下外記了退出件予
門退出
今日於陣座書定文之間能長卿来欲着予上奇惟

事也下臈書定文之時同階人雖上臈着下臈下是
例事也至于能長者二位也然者可着納言座末欲
不然者不可着座事也皆殿相示給能長驚帰踏寧
相座着納言座末自壁下可着也共是失錯也人〻
側目不覺之甚也
五月四日戊申天晴　自昨日内有犬死穢五日奉
幣事延不由皆殿被申関白殿可尋先例之由被仰
仍仰外記令勘外記文道勘奉之已有先例云〻仍
不可延引宣命朩不可奏者今夜戌剋許堀河西猪
阿小路北有焼亡依内裏近〻馳叅皆殿叅入件

予心神不例仍不參入以帶刀為並遣向前斎宮内
侍之女兵ア小甫良基之妻近曽去月卅五日煩邪氣死匕仍遣向
已有返事
五日己酉天陰。今日被發遣廿一社奉幣使啓殿
奉行給也偏依瘦癘事也内有犬死穢依先例不延
引也使參議左大弁経長申障已了右兵衛督経成右京
大夫資偲也啓殿昨日不忌佛事只當日被禁也是
例事也云〻　伯耆前司良経息前兵衛佐仲房
昨日死去已了朝向煩脚病又無他病昨景頓死云〻
無常之理是世上之事無病賊太悲事也啓殿命云

内有犬死穢之時依先例不被停止宣命草上卿一
人見之不内覧依關白命也又卜串同於八省見之
也者
六日庚戌天晴　人〻云女院御惱不輕關白奉幣
前斎日被候院又發遣日被立使〻之後又被參院
云〻以之知之御惱不輕矣午刻許啓殿被參院予
候御共藏人左兵衛佐信房為勅使參院但直衣也太奇容
談云有可臨幸御消息也其事只今可被定云〻關
白右府内府戸了源亜相及啓殿於南渡殿被議行
幸事關白命云依院御惱忽有可臨幸之作左可然

諸上脱仰字裝下脱束字乎
常上脱非字乎

事也但日次不宜為之如何明日以後皆有障及十
日也今日道虚日如何人〻被申云行幸事在叡念
更不可有左右也但道虚日事可被向陰陽師也無
其忌者今日臨幸有何事哉仍遣召道平朝臣了關
白且被行雜事召撿非違使作可作道之事召外記
史被諸司供奉事召弁被作御裝召又弁被作藏人
方事云〻關白命云有可行常赦之作是又可然事
也右衛門督早被參内可被行此事也自内又有召
欤右府云行幸已後可被行也者金吾被申云赦令
事天下重事也一定已成何廻一時哉為御惱早〻

可被行欤關白已下許之啓殿退出給予同退出於
途中相遇別當経成被示可參内之由途路経勞冠
蓋相望太周章也啓殿參内給了參議別當可參入
也
酉剋許參内馬餇以啓殿御随身二人令取口依無其人也借用或人馬也先是
諸卿參集已欲出御云〻諸卿群立化徙門下著靴
予経營著靴此後公卿兩三人參内〻大臣未參入
啓殿被行赦令事了退出給不可被供奉行幸也依
老也此間臨昏左大將右府已下諸卿列立庭中右大將參入也
有鈴奏闈司先奏其後舁下刀禰即寄御輿舁御

猶疑煩訛歟

間予亦退出騎馬前行(自輦路行)自堀河(左衛門陣前)南行從
二条大路東折自洞院西大路南行自五条大路西
折猪小路南行入自院東門御輿寄東廊東戸前地
下即入御了御在所在南渡殿云々諸卿無座所々
群居無饗院東門平座也鳳輦入御太以軽々也事
出從非常之故歟于時戌刻許歟御座未燻早速還
御依危急御坐云々太以周章也万案軽忽已在今日
歟经初道還御有鈴奏又有名謁事了各々退出
源大納言師房還御之間着浅履奇恠也右大将於
途中参候经長卿資偲卿追参入或人云臨章間仙

能下應脱長字

院重悩竹云々又云公家可被行御祈歟先例有此
事云々而今日無其事云々如何　参入公卿右大
臣　内大臣　大納言師房　信家　中納言兼頼
隆国　信長　俊家　经輔　经任　宰相经長
予能　基平　经成　資偲　三位中将二人俊房
忠家
十日甲寅天霽、今日召使來云可被行復任事可
参入者令申障了今日二位中納言　俊家　行度縁請
印事　十人右京大夫資偲着廳行之云被奉女院之
度縁云々

十二日丙辰天晴　召使來云左兵衛督行軒廊御
卜事只今可参入者即参入先是武衛参入行軒廊
御卜漸下了清書之間談云参議藤宰相经季参入
之由外記所申也彼相公重服人也先例小野宫殿
重服之間奉行此御卜是例也然而今日事是宇佐
宫恠事也猶有他人服者強招僕可無便歟仍所催
汝也宇佐宫茅三寶殿八風上有死虵可令卜申之
由有勅命也先且下給了也者神祇官陰陽寮卜了
奉之各卜云疾疫兵革(艮巽坤角)官寮同卜申也依御物
忌以宿紙令書先奏同次可及内覧者即以次弁令

奏下竹作云宇佐宫恠已及度々所卜已同事也若
理運事歟将有他崇歟重可令卜申者以右中弁泰
憲令内覧(及弁依御物忌不出也)之次令申作旨云々即返來
云御祈事可尋先例重令卜申可随作者云々上卿
即召云兼親宿祢参進作可奉仕御卜之由退出之
後又召道平朝臣作此由了各卜申各奉之理運之
上本所依神事違例歟者官寮同趣也奏聞之後又
令内覧其後數刻帰来關白在六条院之故也御祈
事亦可尋先例之由作下了予退出
十六日庚申雨降　皆殿命云頭弁经家含關白命

来云非常赦詔文無故敍謀敍之文若書落欤将有
先例欤若落失者命書載如何者令申云先例詔書
字落事是常也後日更加入奏之清慎公被行落施
行々字後日入之又九条殿被行之時落二ヶ字後
日注入之是未例也但此度詔文不載故敍謀敍之
文是尋先例所不載也非落失古昔之例多不載此
文或又載之作内記令勘先例令奉覧其後可随御
定也者頭弁云径成卿以忠方説所申云々奇恠事
也末代愚者難先賢之所為太希有事也者今以大
内記廣径可令勘注也者

十七日辛酉天晴　昝殿命云大内記持来詔書未
自天應以来有非常赦卅余度也廿度不載故敍謀
敍就中近末臨時載詔書已不載此文已是施行之
詔也浅學人不得法心加難太以不足言事也者
十八日壬戌天晴　今日小野殿御遠忌也依例昝
殿参給東北院予候御車尻資仲資宗別車相従之
左兵衛督莅宰相先在寺々家儲饗々後入堂講説
了有行香一入不足所用業貞経任卿胡長事了退出行
入礼人昝殿左武衛藤宰相能長卿々々権弁資仲　資宗公
房未也以弁径家顕家称障不参入也昝殿参行女

院予同参左武衛又被参入被候閑白直廬邊良久
閑白出遇行命云此御心地已似邪氣仍自廿日可
被行五壇御修法也如今不覺御悩也小時被行例
講明快大僧都為講師晩景事可退出行右府及金
吾拾遺納言信長二品納言俊家中宮権大夫経輔
左兵衛督　左大弁経長宰相中将能長右兵衛督
径成未参入昝殿命云詔書事大略面申猶柄已了
近末臨時格載詔施行已了其詔文不載故敍謀敍
以之可為規摸何況此外詔書非常赦自天應以来
卅余度也廿度不載故敍謀敍今十一度載之此由

具申了又明法博士成道云以不入可為吉也又以
載此文不可為難者也大辟死罪也無軽重免之故
敍謀敍籠此中又八虐中有故敍謀敍仍不注載也
末代浅學之人不得法心恣加謗難太不足言事也
可弾指々々者忠方所疑以之径成卿申閑白云々
不覺者未也云々
廿一日乙丑天晴　昝殿命云以弁書云詔書勘文
今明覧閑白命云先例多不載故敍謀敍之文又近
喜臨時格已不載此文全是明鏡也仍不可載此文
者昝殿命云可載故敍未之事別當径成卿以源大

納言令申殿下云々太不覺者等也以不足言而已
者明法博士成道云不知法心之者致荒涼難是忠
方所為云々
廿二日丙寅時々小雨　今日公家於八幡以廿口
僧被行御讀經云々是宇佐宮有虵死穢之故以殿
上人為勅使云々近衛司　又有行香云々
廿八日壬申天晴　近曾西京住人夢稱神人之者
來云吾是唐朝神也無住所流來此國已無所據吾
所到悉以發疫病君（若致）祭吾稱作住其所了者可留病
患也但吾表瑞想示汝以其所可為吾社也者件人

作字恐所字訛

又見西京並寺傍有光耀其躰如鉤其光下居此所
云々此事普告郷里云々東西京人々相擧仍向其
作立社屋又諸府人等（虫損）致祭礼隣里郷黨雲集響
應云々此夢不知誰人為後記之世号今宮云々
六月四日丁丑天晴　心神殊惱不參東宮姫宮御
惱不同輕重太以不審入夜權弁資仲消息云姫宮
今日晚及叐巳給已了云々早可馳參者督殿參入
給予候御共不審座參詣御息所方只今出給間云
云權弁云自今朝不覺御坐御身腫張噫氣如引入
日沒遂以叐死宮中已觸穢而未巳給之由披露出

仍云々太不便事也日者重煩給早速可出給里第
也大夫不被存此由太不覺事也一宮內同宿人々
多御坐尤無便宜（虫損）　督殿以資偲卿被申事由只
今出間也即退出仍權弁云雖官司已在弁官加之
十七日千口御讀經事兼行之過中間可籠候也者
件姫宮去正月降誕給也太無常也予已為官司不
觸穢可無便欤為之如何
五日戊寅天晴　督殿參仍東宮大夫御許予候御
共大夫在簾中督殿乍立被奉謁暫之出仍督殿命
云大夫云姫宮於宮中叐巳仍了然而未巳仍之前

渡他所仍了由令披露至于穢者慮外相混也以此
由可風聞也供御膳卷御簾如尋常儀以吉可下御
簾也來九日可収奉姫宮者是等大夫所被談也者
督殿參仍東宮乍立佃緋中門邊藏人任成云宮令
歎息仍無極已不召御膳太以不便事也者又云依
例自今夜供贖物神祇官所供也而此間如何者此
事不可自由先可觸大夫也宮中有穢之時神祇官
於陣外供之下了一人觸穢供奉此事如此之事無
先例欤小時退出仍權弁相共見先例已無所見仍
權弁參宮令申案內可尤右者後日權弁云申大夫

立字有疑若有脱文歟

々々云更不可忌日可令供者仍供了者
九日壬午天晴　東宮姫宮今夜収剱云々以頼聖
佛師奉令畵僧丈六降三世明王以紙畵之三即畵了（怖所入也）
了以三河役料官符為禄（虫損）而（虫損）三尺觀音藥師各
一軀令畵給為武成也、召使來云中宮權大夫行内
文可參入者申佟許參内暫之侄輔卿參入談云各
宮造宮使官符可請印也者少納言遲參已及夜景
小時外記奉官符上卿見了立他文多加入早可除
者又云可内覧侄數刻外記歸參云關白坐女院早
不能申達之間（三字虫損）遲引者上卿進御所奏了返

舟鶴叢書

歸復座（三字虫損）上卿返之召近衛司々々稱唯參進
作云（三字虫損）去所司立案少納言又奉之返々即（以下三字虫損）
（四字虫損）去上予相共退出已及子夜降三世明
師觀音以頼閣梨開眼供養明王者自今日三ケ
日可奉供養也
又例供養紙佛良覺稱障不来仍以頼閣梨同開眼
十日癸未天晴
參（虫損）
不御

春記

永承七年
七月一日天晴　未尅許（資平卿）皆殿參内給予同參入彼
是云　主上勞御事非輕云々損成雅忠等云大如
梅核掖其根太深固仍令洨水可吉也審々云灸治
御可吉云々以大竹為樋通水々口太廣無间斵可
冷御云々渡御中宮上御曹司方令加此治給云々
王者有此病是故院御例也太悲事也天下政務皆
以非理天道所咎欤如何申尅許奏事（虫損）打金（民部卿作）

舟鶴叢書

弁職如何出居已上參上次僧侶（主上不聞御云々）（虫損）講了
可職事也如馳也晩景退出參入公卿大納言三人長家
朝座例了
起居
師房中納言五人俊家（皆殿兼頼経任）信家宰相五人長経
信家長
銛位中
三位中将　基平今日被始御修法三壇（快大僧都法眼明）
行觀律　又被行御讀經等云々宮中周章放御板
師長秀
數等洨水云々
二日雨降　未尅皆殿參内給予同參入人々云閑（頼）
白御傍親人々被候云々洨水御無间斵云々申剋
有何行誦説皆殿為上首（源大納言示皆宿衣候御所云々）（？）座畢晩
景退出誦説如馳（虫損）見苦事也參入公卿中納言

人蟲頼俊家〔虫損〕経任宰相人経長能長予基平経成件卿日者用門不出
仕依四即事也今日始参内被免除勘當云〻
三日天晴　今日内御物忌昨日可籠候之由雖有
其催如予者不籠候云〻人〻云主上猶渋御水云
云今日寂勝講結願也右大臣為貫首被籠候云〻
四日雨降　午後晴皆殿参内給予同参入関白今
朝白地退出給〔二字虫損〕人〻云主上御煩物昨今有減
氣云〻頗縮水口云〻中宮權大夫經輔左兵衛督
経任右大辨経長右兵衛督経成未候殿上也此間
蟲頼卿着直衣通御前経長搞到南殿人〻側目雖

戚〔虫損〕人任意通盡御座古今未聞事也其次能長卿
又如之件兄弟三人當世之凶乱人也天下莫不歎
息京中悪事出自此三人凢近来枝葉之權門各相
淩之間尋常人已失處無方相訖乱世而已人〻云
王鮮猶無増減相成雅忠所申各相異相成猶有恐
色雅忠説非事云〻然猶渋水御不心云〻善悪不
可計王者御病太可悲之事政皆不吉天之咎歟如
何晩景皆殿退出給予同退出
六日天霽　予参内未時先参関白御宿所經輔卿
経長卿祗候之少時相引参殿上尺〻云渋水御猶

不心云〻予退出参東宮亦立相遇宮司晩景退出
七日天晴　今日不参内依病也皆殿参内給晩景
歸坐命云主上御悩如平御醫師未申云至于今不
可有恐時〻可冷御者醫師雅忠重服者也仍着赤
衣如此之所忌赤物云〻仍着鶴喰之袍可参候之
由被下宣旨云〻已如雲上客云〻被行千寺御誦
経官方奉之云〻今夜忠經如霍乱煩依一説令服
冷水即其病即平愈
八日天晴午後雨降即晴　未時許参内先参関白
御宿所左衛門督隆國左大弁経長右兵衛督経成

祗候殿下卧母屋内云〻源大納言師房参候申云
醫師等申云王鮮頗減氣御坐云〻渋水猶不心御
云〻左金吾已下相引参候殿上以房来云相成朝
臣申云王鮮更不平御猶令渋水不可心者去夜終
夜汲水無間断云〻大納言師房信家候御所供奉
渋水之事搆他戚里之者敢不可入御所云〻仍枝
葉之群戚皆着直衣候戸外云〻右府参候内府日
者痢病不能参候云〻
九日天霽　皆殿参内給予同参入被候殿上之上
達部中宮權大夫経輔左兵衛督経任左大弁經長

誰應雜訛

右兵衛督経成宰相経季等也良久相引参關白御
宿所邊皇后宮御方也民部卿長家小野納言兼頼着宿衣
来加此座先是源大納言着直衣自御所来又参上
了暫可居此座也無隄防者也執柄自御前来坐被
談誰事命云王躰已以平御相成雖忠所申之趣是
同之明日許可被止水治者入夜退出
十一日天晴　未時許参門候殿上蔵人信頼云王
躰平御兩醫不候于今不用水治只時々以蓮葉汁
令冷給者隆國経任経季資綱卿等参入良久祗候
之殿下今朝退出給云々参皇后宮御方晩景退出

十二日天晴　督殿参内給雖給日依王躰不豫事
也先参上蔵人信頼云王躰已無事平御已了至于
今不可有恐一昨日止水了時々以蓮葉汁令冷給
十五日可帰朝干飯御方日者御中宮上御曹司方
也者小時参關白御宿所皇后宮御方　殿下自御前下給
左衛門督隆國卿参入小時清談給多是王躰平御
之由也即入給御宿所了晩景退出給参皇大后宮
予候東宮御方大宮御物忌也仍不参入　督殿同参入給入夜
退出給昨日左武衛談云已講行昭故隆家卿子也
落胤而一日可参御讀経之由被召請云々中宮權大

夫送行事弁資仲許之書状云行昭本病發動不能
参入者以此由申關白云々關白御返事云無止之
人公家被請用尤不當事也大失也返々恐申之由
可注返事者資仲即仰了云々關白被参御前大怒
被奏云王躰不預是國家之大事也而見御藥重辞
申也又我奉仕公家年老命在旦暮因之殊以忽緒
也行昭縱雖不覺之人兄弟中納言所申太不覺也
件一族心底禀凶悪故入道相國有所申然而依年
月多相隔多沐朝恩也云々所被奏之詞不可書盡云々
淂意人々候御前聞之所謂長家師房未也二人半

死云々件卿是世韋人也關白大被顧之者但誠凶
人之第一也天道之所致歟
十四日天晴　午時許参東宮又参宮御方入夜退
出宮仰云内勞御事可訪申也而以資綱卿一日大
夫令取案内於關白也不吉之穢了之後可有其掉
哉不事返事云王躰已以平御又無答之詞云々仍
不訪申也事々不請何為哉大夫又不参内云々御
氣色不宜之故歟者
十五日天晴　今日尊堂請慶暹阿闍梨令講涅槃
経自書給也限五箇日排寝殿安置釋迦三尊右仏前繪其前

安置経奏題名僧四人行増暹誉良覚慶壽布施絹一疋入夜慶
暹闍梨来即行講説弁才如流聞者感歎予涙下深
結成仏之業也件講経事尊堂御多年之億念也殊
尅事了闍梨五箇日可住此所也朝夕食之又童子
中施大破子一荷是毎日事也　昨日被勸賞醫師
二人依治御瘡功云々典薬頭相成叙従四位上従四位下掃部丞雅忠叙
従四位下元正五位下　有先例入道殿之例也
廿五日天晴　皇曜所修之善今日結願十箇日也
呂使来云有奉幣使定小野納言奉之云々申障不
参入大赦詔書女院御悩之赦今日持来加署名可被施行

之故也件詔不載故殺謀殺之由経成卿所難也然
而不被用也
八月二日天晴　神祇少副元範云伊勢内宮正員
祢宜等率神人五百余人入京在神祇官立公門可
訴祭主永輔云々永輔先年諷神人停止各官祭宮
之由神人等愁申依此事度々推問永輔其事未被
決引及四箇年之間大赦出来仍會赦由云々而神
民愁云依神事有罪之人會赦之者不可供神事者
為成此愁相擧参上自一日立公文云々事太以濫
吹也彼社祢宜不参上之由是古昔之趣請也今誠

破此格参上尤忽緒王法也此事數定申也自始早
可被決也而懈怠為今日公家無裁許之失也源大
納言得賂遺加用意尤可恐之云々督殿参入関白
殿予候之執柄有御對面良久執柄参門給了金吾
退出給了命云中納言重頼悪事執申執柄已了者
或人云関白参内給之間神人副御車成愁候也詞
云々
四日天晴　今日最悪日也督殿参内給為詔書覆
奏也其儀在列記事了退出給神人立左衛門陣下
可在中戸之外由被仰下云々仍退下云々又被取

申文已了云々擢弁取之依右大臣宣云々以官掌
令取云々
七日天晴　未尅許参八省古昔例先参門上卿相共参入先是左
大弁経長侍従宰相基平参入良久之上卿中納言
重頼卿自内参来未四點立伊勢了次八幡次賀茂
経長卿次松尾予次官良佐未参入次平野基平予基平卿出
自西中御門予用網代車依道狭也共人右衛門尉
忠理雅楽允為忠佐渡前司経成帯刀為重守方無
色孝定日没間参着奉幣神人束帯以祢宜令捧御幣依
無次官也奉幣了渡河有船重作検非違使教良到梅津之間雨

脚如注共人三人無笠仍留人家了下人等皆湿太
難堪於西院邊事燭此間雨止戌時帰私門心神殊
惱年齒漸傾駈仕難堪件役連々何為哉身雖無一
分之朝恩只為避素飡之責慭所奉仕也明日可被
定祭主永輔由有其催（伊勢神主慭永輔）
八日天晴　頼範闍梨佛供養事今日結願入寺了
早旦參源大納言家大納言近曽有煩腫物之事予
被間不訪申仍今日所參謝也被相遇被談雜事其
次申周防權守可兼任之由明日直物其次可兼任
事可被申執柄之由也予今年伊与權守得替依有

丹鶴叢書　三ノ八

御下脱供字歟
迅恐近訛

先例所申也定無許容歟又參右府為訪申去夜近
邊（虫損）也其西基房宅倉代一舍焼了即被相遇被談
雜事只今可參門者予退出申初督殿參門給予同
候御東二條迅伊与百姓廿人許群立申善状強縁
之交退上歟陣下無人暫右府着陣右衛門督二位
中納言俊家（稱病退出）左兵衛督経任右大弁経長予右
兵衛督経成右京大夫資綱等候陣源大納言可參
入云々右府云參入公卿數少取執柄氣色可進止者
即以權弁資仲被申了御返事云民部卿長家及兼
頼卿隆國卿可催者即遣催良久返事云皆猶申障々

虫損應五字

大外記貞親被申執申返事云諸卿多參入之日可
定擬可令進者仍今日事延引各々退出時及昏黒
九日天晴　今日直物云々此次被任國官國云
云重日任死闕如何々々可有忌之由云々予不奉
給申文兼國事以中將隆俊返事云太以難澁云々
無恩之代尤道理也
十二日天晴　今日可有伊勢定由云々未剋許召
使來云今日定依公卿數少又延引者
十四日天晴　未剋許督殿參門給予同參入陣下
無人小時右府着陣（先是參入候御前云々）中納言俊家參入

丹鶴叢書　三ノ九

談云一日關白被參女院右府同參入給關白命云
右衛門督雖年老勤公事于今無怠其子春宮權大
夫素無勤公事以遁避為宗一切無奉公之心者也
云々予随堪致勤公之誠是皆諸人之所知也而予
一家未奉五宮仍常有其讒以虚事被責屓也何為
哉無恩無極何可致其志哉又年已老万事無益了
良久大納言師房信家中納言兼頼信長経任參議
経長経成等參候右府云民部卿被申障又此外人
人皆申障至于今不延引歟云々即以大外記貞親
朝臣被申關白是人々散用也御返報云件定度々

丹鶴叢書

延引至于今早可被定申但左衛門督隆國二位中納言俊家重可遣召者即被仰云貞親朝臣已了即被下伊勢神主未申文次第見之至予所伊勢太神宮祢宜未申祭主永輔已了會赦可随神事之由被仰下神祇官云々案此事依有罪科所會赦也如此之輩専不可供神事古事記文已無所見永輔濫行非常不可申盡早以他人可被改任云々又申大宮司良任可科祓事又非法不善事云々件事未次第可申上者經成申云永輔度々被推問已無顯露之罪如此者已無罪之人也而間非常大赦出来依無

罪何謂會赦哉仍如本従神事可無咎又神人所申渉任意尤可謂非常云々予申云永輔事依神人愁度々被尋問被是未决罪科之有无此間赦令忽出已潤其恩本職是帶仍供奉神事殊可無咎欲但神人所訴申是尤無心推而難决申一定如此之輩可供奉神事哉否之由可被問法家欲當社并外記可注申先例欲又申永輔并法事至于赦前事者不可訴申欲至于赦後事者慥子细可言上欲云々右府（教通公）按察大納言（信家卿）右衛門督（資平卿）侍従中納言（信長卿）左兵衛督（経任卿）左大弁亦同之源大納言（師房卿）同經成卿並頼卿申云先日所

共疑異字残缺乎

奉文書未被下法家可被勘欲云々右府云左大弁可執筆者左大弁云有勞事不能執筆者右府云予可下筆者予申云日者煩目病相扶所參入夜之後弥以難堪仍不耐此役者右府以經成卿令執筆予所思者經長作候座申障太無謂執筆之事大弁役也以異他人早以昇進依如此之事也予已無所據又非経尚書之人拙以無由心底太冷仍所辞申也經成卿書之間太以不覺迷首尾也稱賢才實是不弁帝帰欲經數刻取目録右府云今夜不可清書者次定申大宮司良任事良任者去年九月令延引御

祭事依其事彼宮小番神人未可科祓至于良任者進過状了又被免除了而神人未申云返御祭事良任之咎也小番神民小専不可科祓若同科祓者良任供可科也又件良任殊行苛法爲神宮致悪事早可被解任者一同定申云事已在赦前不可被免除欲至于中祓者不可會赦欲被問法家可有左右僅又取目録已了子夜各々分散見氣色源大納言似被用意祭主太愚事也僉議間自共指蛇宮間有鳴鏑音右府驚云此鳴鏑音太高如何満座不聞此音欲予獨聞之尤可恐之

十六日天陰不雨入夜月明　未刻許呂使来云今日中宮権大夫經輔卿可定申斎宮御禊前駈可参入他宰相申障者令申可参入之由耳
申時許参内經成卿参入云依催参入而有可沙汰事為之如何予云早可退出予所候也小時經輔卿参入直着外座（不知案内也先可着奥座臨事着外座是例事也一上卿直着外座也）談云日者不羅行先日蒙执柄勘當其後又有所煩也心神猶悩相扶所参入也者呂外記令奉文書又令進硯云先可書御前人々者随彼定書之斎女王御前云々上達部四人（大納言能信　中納言經任　宰相基平　經成　餘信者）

（不出仕及年序而依执柄命定入者是經輔卿所云也）四位四人（師成　朝棟　祐家　經信）五位二人（經行右衛門佐　顕經左衛門佐）已上書官僕散位人者散位從四位下如此書之依先例也次書次司除目以折堺白帋書之太政官謹奏已是除目也式部甫並録ホ也兵部又如此一帋書之卿云是已除目也可下式部欤而給外記云々又此事ホ在別記日次事被定之間已及子夜事了又依催着駒牽各給馬了退出其儀同在別記心神殊悩
十八日天晴　今日於鷹司殿有諱説事關白已下可参入給云々未刻許督殿参入給予同参入脩後

相廂字残缺乎

守良貞貢進之家也（在東洞院東大家也）先是關白右府参入上達部殿上人皆着直衣有饗饌参入人民部卿長家拾遺中納言信長左大弁經長右兵衛督經成三位中将俊房ホ也自余人々皆或喫完或服蒜食了相引着堂前座東對南廂也東上北面执柄為首毎屋南一间安置佛經五寸許白檀普賢一躰安蒔繪机上基上立佛供机其南立經机（入莒甲　有花足）其前立礼盤一脚（有磬）南廂敷高麗端疊二枚一日有二座無論議只講師一人説經也給僧装束云々（藙裝束也）権僧正源泉着座（自寝殿東方参入）諱説了退帰间給布施（尤中）

（將定房取之　五十疋欤）予燭後督殿退出予同退出夕座僧正真範云々
十九日天晴　未刻許参鷹司殿關白已下参入如昨日無饗但左兵衛督經任卿参入朝座天台座主源心（太）尊事了給布施（殿上人取之）夕座大僧都明快入夜事了（有布施）退出
廿日天晴　寅剋許権弁消息云今夜東宮御在所有小火事即撲消了只今可参入者乍驚与弁同車参宮寅四點許也参御前仰云北相障子中间置疊三四枚云々其所懸燈爐金火走落云々疊三枚燃

按上應有脱字

此天之間應有誤脱

了間非藏人源政成候上宿伐㯶滅已了又障子拔
燃了希有不燒已也者此天參入至遲明入〻參入
源大納言帥房右大弁經長參入辰尅許退出申刻
許督參給東宮予同參入此間雨脚如注伺雨隙參
鷹司朝座中間也忠命法橋奉仕之（有布施殿上人取置座上）及
秉燭夕座法橋定聖良久事了給布施事了退出此
間小雨
廿一日天陰不雨　午尅許督殿參給鷹司予同參
入開白右府參入上達部如例朝座大僧都慶範夕
座少僧都桓舜入夜事了退出權弁云伊勢定文昨

阿恐隨訛

終日大雨四字如何恐衍文

日被（蟲損）了源大納言弁經成卿所定申不被用□諸
卿多同申之趣被下法家已了者
廿二日天陰午後大雨　未尅許參鷹司殿右府被
候此後開白參入給有饗戶部已下參入如昨日食
了著堂前朝座阿闍梨濟算此間甚雨如注秉燭事
了夕座阿闍梨慶暹弁說太尊滿座阿害事了退已
及夜景
廿五日天陰入夜雨降終日大雨　今日李御讀經
始也午剋許督殿參內給予同參入左大弁祐候之
予參皇后宮御方又還陣上﨟不可參入云　以弁

作事由於督殿〻〻著外座召外記被問諸司事又
召弁被問僧事即定御前僧左大弁書之作在座以
藏人被奏　行事弁定成□了也即被下給了次
（蟲損）□相引參上左兵衛督經任右京大夫資綱候南
殿出居參上次諸卿參著御前座皆殿右衛門督隆
國左大弁經長予侍從宰相基平右兵衛督經成出
也事了有行香殿上人二人相加之入夜事了退出
此間雨降
廿六日大雨如注終日不止　召使云今日國忌分
配藤宰相依忌月不參入他宰相皆有障右京大夫

資綱昨日被申可著行而今朝參宇治已了右大弁
如此者予云猶可催他宰相猶有障可著也只今有
勞事之故也其後召使不來以下人令案門別當經
成卿著行了云〻（經成者齋宮御前也可忌當月也）終夜雨降
廿七日雨降　今日有□御論議云〻內府有召參
入著直衣入自敷德門經南殿參御前作（候カ）簾中評定論
議云〻　又源大納言同有召參入同候御在所云
件兩人日者服藤蠶未不供奉佛事而御論議之間
候佛後定論議奇怪事也主上遣召已非明主之心
歟又參入之人太以非常也後聞執柄腹立給云〻

无〻乱如何為哉
廿八日天晴　今日御讀經終也其儀在別記皆殿
參給予候御共事燭事了退出　今日真範僧正參
入皆殿申云長谷寺已以焼亡了只今自彼寺告来
真範彼寺別當也今有此事大悲古昔焼亡云不能
取出只取出御頭十一面也作継御身焼亡之後百餘年
云〻靈驗所第一也未法之寂年有此事可恐之但
佛取出事無一定云〻
九月六日天陰小雨間降　前少將資宗云以弁經
家云先年於禁中有哥合事左右各發願而其事已

以持也然而可遂其願也右方人〻可參仕吉也者
人〻饗應出立事無術計為之如何者又云彼時不
昇殿人近日在雲上至于件人〻可然之人可擇招
云〻
七日天晴　今日山科寺別當真範僧正奉昇殿之
書云長谷寺事拜見渡難拆候前度焼亡只御面一
御以彼塔佛身造立此度左邊怒相一面右邊自
牙相一面頂上佛西一面合三面残御足人不奉取
出灰中所存給也皆金色也為火不損侍未法事希
有事侍焼亡以後遠近人參詣如雲某宿報可恥申

候恐作訛

主恐王訛

年老頗羅遇於此罪定惜身無處不日堂一欲建立
汲心云〻此書昨日書也
或説云此寺有本寺号長谷寺至于此觀音堂号豊
山寺養老五年長谷寺僧道明亦建立大仏師稽文
會云〻其後天慶七年正月日夜焼亡只取出御頭
一云〻其度焼亡諸廊堂塔皆悉焼亡只二王堂一
宇残云〻此間本所傍候假屋安置御頭三面皆金
帷帳人不能見之云〻衆人參入奉御燈明云〻件
火自若狭國參入下人暁食間火焼蓑其撲滅已了
云〻而風忽吹上小焔付僧房其火付廊仍參御堂

之人已以不通御堂焼亡之間相搆取出御頭云〻
廿八日天晴　今日齋宮入給野宮日也有御禊行事
中宮権大夫経輔弁師家先日有定　已時許行経午許訪出立
事今日忽奉仕御前也権弁資仲顕家経宗亦在之
家主著食小時退出申尅許皆殿見物給予候御車
齋主出自大膳職經東大宮北行自一條大路東行
御河原云〻　御前有馬副口取雜色卅人大納言信家初発定能
信卿依不出仕改定云〻中納言經任有馬副隨身蛮繪帶平胡録宰相基平
馬副又有雜色自侍行之經成雜色亦右不可事也自余四位亦無雜色
見了帰家

春記裏文書

作被時行之可□被□□申可
之也依仰之旨如件
　後五月五日　無可權大輔時範奉
謹上　勘解由□

御塔内ニ佛像不可作只蓮
　任例為可被作也可令申候
數量茶莚不巻緣作但如茵緣之
令差緣繪天能□□可候御氣色
輪又は不可書梵字作座量跪座之中可致
尋作諸尊觀置作降臨之座也又裏ハ寛信之
配作之不配ハ無煩候作之又在數壇之邊可頗若
候之恐々謹言
　後五月五日　寛信請文

御塔雜事
　蓮花臺可令書之繪様繪
　地盤　霞鋪　寶珠　張縄
　　已上可被仰下候也
以前事未委可□中繪者候
御氣色之旨如件
　後五月七日　無可權大輔時範奉
謹上　勘解由□

蓮花臺
　大略繪様進之□佛座不足作寸法ハ可
　計御塔繪臺之可被居物候也
地盤　霞鋪　寶珠　張縄
　已上皆如常塔可候也
　後五月七日　寛信請文
彼天蓋ニハ四面羅網不可作被見日之繪様ヲ不
見候被之ハ九流幡ハ垂を手足を皆以淡黄色作也
手足ノ緣ハ只周邊ニテ可候歟又如例幡可被搆

御願成不可止候也、件
　　六月九日　　右少将大輔時信上
丁勧修寺僧都御房
宝塔百八枚被召了、乞起拵字給者候
御参之上候也、件
　　六月十八日　　権中納言顕頼奉
丁勧修寺僧都御房
院宣如此、仍之

〻夜御所依拵大事之処、依無之之手
顕頼可奉手候之處也
　　顕頼
如法尊勝法来月　被遂行候被調物具之由
平〻座主申候、骨路草可尋候也、可事作
宽信許者候　以宗〻之言上也件
　　六月廿一日　　右少将大輔時信奉
追上　御中沙汰候

骨路草事被申候了、天仁御願法也、取高野
　之前事候之處、度々可申候、寛信恐々
　　六月廿一日　　寛信上
彼御塔四面扉絵并其外細工在御奉御給
八大并像作了、仍被下御沙汰、且可同食了細
候哉
　　以乳之観旨也件
　　六月廿五日　　右少将大輔時信奉
謹上　勧修寺僧都御房

御塔扉被画八大菩薩之絵候也、以此之
可令奏達此之御所持也件
　　六月廿五日　　前少僧都寛信請文
　御影堂銀楊　銀提一口
謹請
　作事
右如法尊勝法令勤修御祈宗以内宗内法内
御分拵候無拵候拵如件以来廿日於御影堂

了之節仕御祈禱候又每日不闕參指仕候條
殊精誠可令祈念患地成就之由候可申之文候使人
候〻如此御事可令上候琳賢誠惶誠恐謹言
六月廿三日　僧琳賢請文

注進　尊勝御修法一七箇日支度事
合
一 蘓　蜜　名香 白檀
一 五寶 金 銀 瑠璃 青 琥珀 水精
一 五香 龍腦 鬱金 白檀 麝香 沈香
一 五藥 赤箭 人參 伏苓 甘草 檳榔子
一 五穀 稲穀 大麦 小麦 大豆 胡麻
一 每日護摩料
黒沈香 白檀 安息 薫陸 丁子 檳榔子
天门冬 訶梨勒 人參 桂心 伏苓 骨路

草 无件草者代用古樓 草或用柘木
一 月十五日護摩料
沈 白檀 紫檀 薫香 安息 丁子
薫陸 甘松 霍香 苓陵香 乳頭香 龍
腦 荳蔲 白芥子
蘓 蜜 已上二種和香料 乳 酪
一 敷曼荼羅一鋪 方六尺 繪仏師可令畫
多寶塔一基 子細注申先了
天蓋一面 空色
幡九流 浅黄色

一流 長三丈 八流 長各八尺
一 壇二面 脇机四前 燈臺八本
礼盤二脚 在各半疊 壇敷布二端 已上大壇護摩壇料
爐桶一口 大幕一帖
一 壇供米十六斛 御明油一斗五升 已上兩壇料
雜穀塩合七斗
阿闍梨 伴僧 承仕二人
駈仕六人 見丁二人
淨衣 黄色
自餘供所雜具等如常

右注進如件

久安三年十月十日（保延六 五 廿三）行事大法師信舜

阿闍梨前少僧都法眼和尚位

尊勝御修法所

奉供

大壇供六十三箇度

護摩供六十三箇度

諸神供九箇度

奉念

佛眼真言五万二千遍

大日真言六千三百遍

普賢延命真言六千三百遍

尊勝陁羅尼五万二千遍

同小呪六万三千遍

白傘蓋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最勝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光聚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勝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廣生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无邊音聲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發生佛頂真言六千三百遍

不動真言六千三百遍

降三世真言六千三百遍

一字金輪真言十二万五千遍

右奉為　禅定仙院御息災安穩增長寶壽

御願円満始自六月十二日至于今日并三七

箇日夜之間率十二口伴侶殊致精誠奉修如

右

康治二年七月三日阿闍梨權大僧都法眼和尚位寛信

骨路草事

五仏頂經才五云 并流支譯 又法以骨路草寸截和

藥一咒一燒滿一洛叉則轉正業福命延壽云々

一字頂輪王經五云 不空、 又燒屋屡草護广令滿

增壽云々

護摩儀軌云若欲延命燒屋蔞草云々

金剛壽命念誦法云次以一器盛滿酥蘇以骨屢草

青者一莖搵蘇誦金剛壽命陁羅尼一遍擲於火中

乃至一百八茎或一千八十茎ロ若能於三長齋月
或自本生日作是供養能除災難増益壽命國土安
泰无諸災疫風雨以時一切聖擁護其人云〻
金剛童子儀軌中云又取骨婁草嫩苗楹蘱護广一
千八遍一返擲火中即得一切災難患皆殄滅及増
壽命云〻
金剛頂義訣云若欲長命以甘義木及倶盧草和蘱
及菓子亦以左手執金剛捧尓右手焼之云〻
不動立尓儀軌云又除大死法以骨盧草楹蘱乳蜜
護广滿一十万返能除大死難所謂國人民疾疫

行夂折故名大死難云〻
底哩三昧耶法云又法孔句盧草和蘱乳蜜加持液
火中焼滿十万返能除大疫病云〻
陁羅尼集経十云又法若欲得錢財者七日之中日
日孔古淄草一本云圓漏草茎長六指一千八段一〻
火焼并咒者即得錢財云〻
已上本文云骨路草云屈草云屈蔞草云句盧
草云古淄草三藏前後詞雖异皆是同草也
安祥秘要記云屈蔞草唯在天竺自唐吾朝都无其
代用活蔞草耳云〻増蓮長宴濟延亦記り之

活嚕草此三宮抄下云〻〻謂爲依茎云〻倭名云栝樓亀名菟云〻一名倭觟圭姑二音和名加良須宇利
六種護广記云延命法ロ捐益物屈蔞草波布ロ良云〻
此三胎抄中云若欲延命焼屈屡草波比紫也云〻
同下云屈屡草者其根遠行草也倭云伊知之波云〻
同金抄下云倶婁草禅林別記云〻皮乃奈ラ我云〻
同胎抄下云屈屡草者此間當擬遊草高大夫記覚超僧都記ワ之
花藏院抄上云濟延後僧正傳云屈屡草者ロ築垣
上岸亦蕩延也云〻
又云有記云延命草骨蔞草於保之皮和名馬都奈支或以知之八或八七〻八或

〻八乃根也云〻
已上諸师尺骨路草或云唐和無之代用活嚕
草或云擬遊草可考又コアツナキ草件草見在築垣
上亦又云〻皮ノ根云〻近代自他宗多云茎草
仁海僧正勘文云骨路草者似爲依但有深山者也
其實黄色味美也下人食之無害以根為仙藥件
草巨得故或用爲依号括樓草或用甘松香或用
牛膝草云〻
筑後僧正天仁元年公家御祈勤修如法尊勝
御修法國王延祚之法壽件支度出骨路草即付假名

云宀リ子云〻所遣之高野山也寛一去〻年
一院御祈奉仕件法又遣之高野件草彼山多
〻也
大觀證類本草第八云骨路交味辛平無毒主上氣
浮腫水氣嘔逆婦人崩中餘血癥瘕殺三蟲生崑
崙國苗似凌不　肖藤根如青木香安南亦有二
名骨路藤云〻
此文要須也若骨リ子欤而雅尋醫家并儒家
不知和名尚可考習事

宇治左大臣記　　權大僧都寛
昨日所注賜之勘文二通乍悦拜見非門才之身尋
申大事猶多甚恐悦及外聞乎不可披露之由皆以
存知深可秘藏者也
抑面前可申承事其数作間可令充忩之由且恐悦
千万〻〻不具謹言
在判

注進
尊勝御修法一七箇日支度事
合
多寶塔一基 可被造擬異常賜土迹可令營造云〻
天蓋 有可被畫繪像等方七尺
敷料可用新黄絁絹八尋 方六尺五寸
天蓋數曼荼羅等賜佛師可令畫繪之
幡九流之中 一流長三丈淺黄色 八流長各八尺淺黄色
蘋　窒　名香
五寶

金　銀　瑠璃　琥珀　水精
五香
龍腦　欝金　白檀　麝香　沈香
五藥
赤箭　人參　伏苓　甘草　檳榔子
五穀
稲穀　大麦　小麦　大豆　胡麻
每日護摩料
黒沈香 燒香料　白檀香 塗香料
乳木 骨路草 件草無者代用古路草或又用栢木

安息　薫陸　丁子　檳榔子　天門冬　訶梨勒
人參　桂心　伏苓
毎月十五日護摩料
沈　白檀　紫檀　薫香　安息　丁子　薫陸
甘松　霍香　苓陵香　乳頭香代用薫香
龍腦　豆蔲　白芥子　蘓和香料　蜜和香料
乳焼供料　酪焼供料
壇供八木十二石　御明油一斗五小
雜穀塩合七斗
壇敷布二端

阿闍梨一口　伴僧八口　兼仕二人
駈仕六人　見丁二人
淨衣黄色
右注進如件
月　日　行事大法師
阿闍梨權大僧都法眼和尚位

注進
五寶五藥五香五穀事

一五寶
建立護摩儀軌云謂金銀真珠瑟〻頗梨寶
瑟〻代用商法螺貝　頗梨梵語也此云水精
蘓悉地経云五寶謂金銀真珠螺貝赤珠代用琥
珀
一五藥
法花儀軌云赤箭和名於介乃ヤ加良　人參和名加乃介介久左
伏苓和名末都保都　石菖蒲　天門冬和名須万呂久左
一五穀
護摩儀軌云稲穀　大小麦　菉豆似豆青細
胡麻
瞿醯経云　胡麻　小豆
大麦　小麦　稲穀
已上通用
一五寶　金銀　瑠璃　真珠　琥珀近代多用此五種
一息災香藥
五香　沈水　白檀　龍腦　薫陸　白膠香
五藥　人參　黄精根　甘草　遠志　白朮
一増益香藥
五香　白檀　欝金　蘓合　丁子　青木香

五藥　哥梨勒　桂心　地黄　苟苑　天門冬
一敬愛香藥
五香　沈　白檀　龍腦　薰陸　麝香
五藥　牛黄　人參　遠志　檳榔子　伏苓
一調伏香藥
五香　黒沈水　丁子　麝香　安息　甲香
五藥　鬼臼　巴豆　昌蒲　鬼箭　附子
一尊勝御修法香藥
沈焼香料　白檀塗香料
天門冬　訶梨勒　桂心　地黄　苟把

若无件藥等者以人參　遠志　黄精根
石昌蒲　檳榔子　伏苓　甘草等相替可足五
種矣
一每月十五日護摩料
沈　白檀　紫檀　薫香　安息　丁子　薫陸
甘松　霍香　苓陵香　乳頭香　龍腦香
荳蔲　白芥子
右注進如件
嘉承二年十月廿日　法印大僧都

注進　尊勝御修法一七箇日支度
合
蘓　蜜　名香白檀
五寳　金銀　瑠璃　琥珀　水精
五香　龍腦　欝金　白檀　麝香　沈香
五藥　赤箭　人參　伏苓　甘草　檳榔子
五穀　稲　大麦　小麦　大豆　胡麻
護摩料
沈香焼香料　白檀香塗香料
乳木骨路草　或代用栢木

安息　薫陸　丁子　檳榔子　天門冬
訶梨勒　人參　桂心　伏苓
天蓋空色　幡九流之中一流長三丈浅黄色八流長各七尺浅黄色
敷曼荼羅一鋪
多寳塔一基但九輪盡尊勝陀羅尼重料銅薄之輪一百八枚數日給之可盡進又給細工委可作
壇供飯米廿一石之内大壇七石護摩壇七石十二天壇三石五斗雜器料三石五斗
御明油二斗五升三壇料
大壇一面　護摩壇一面在爐桶
十二天壇一面　脇机五前

燈臺十本　礼盤二脚
半疊五枚　壇敷布三端
大幰一帖　閼伽桶三口 在扐
足桶二口 在扐　長櫃三合
阿闍梨　伴僧八口　行事一人
兼仕三人　駈仕六人　見丁二人
淨衣浅黄色
右注進如件
仁平三年閏十二月二日行事大法師
阿闍梨権大僧都法眼和尚位

注進　尊勝御修法一七箇日支度事
合
藴　蜜　名香 白檀
五寶　金　銀　瑠璃 青　琥珀　水精
五香　龍脳　欝金　白檀　麝香　沉香
五薬　赤箭　人参　伏苓　甘草　檳榔子
五穀　稲　大麦　小麦　大豆　胡麻
一　每日護广料
黒沉香 焼香料　白檀 塗香料

乳木　骨路草件草无ハ代用舌樓草或又代用栢
木
安息　薫陸　丁子　檳榔子　天門冬
訶梨勒　人参　桂心　伏苓
一　每月十五日護广料
沉　白檀　紫檀　浅香　安息
丁子　薫陸　甘松　霍香　苓陵香
乳頭香　龍脳　荳蔲　白芥子　藴 和香料
蜜 和香料　乳 焼供料　酪 焼供料
一　天蓋 空色　幡九流 八流之中一流長三丈 各八尺 浅黄色 浅黄色

數曼荼羅一鋪 方六尺　給佛師可令畫也
多寶塔一基
一　壇供米十二石　御明油一斗五升
雜穀塙合七斗　壇敷布二端
阿闍梨一口　伴僧八口　兼仕二人
駈仕六人　見丁二人
淨衣黄色
右注進如件
天仁二年　月　日小野権僧正範支度

已上雜々日記本院宣書状随見及書
寫之爲後代令備龜鏡者歟
勝賢

右春記三巻原本春宮大夫資房卿自筆也

丹鶴城藏梓

賣弘所
三都書肆

京都三条通升屋町
出雲寺文次郎

大阪心齋橋通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江戸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鍛冶橋五郎兵衛町
中屋徳兵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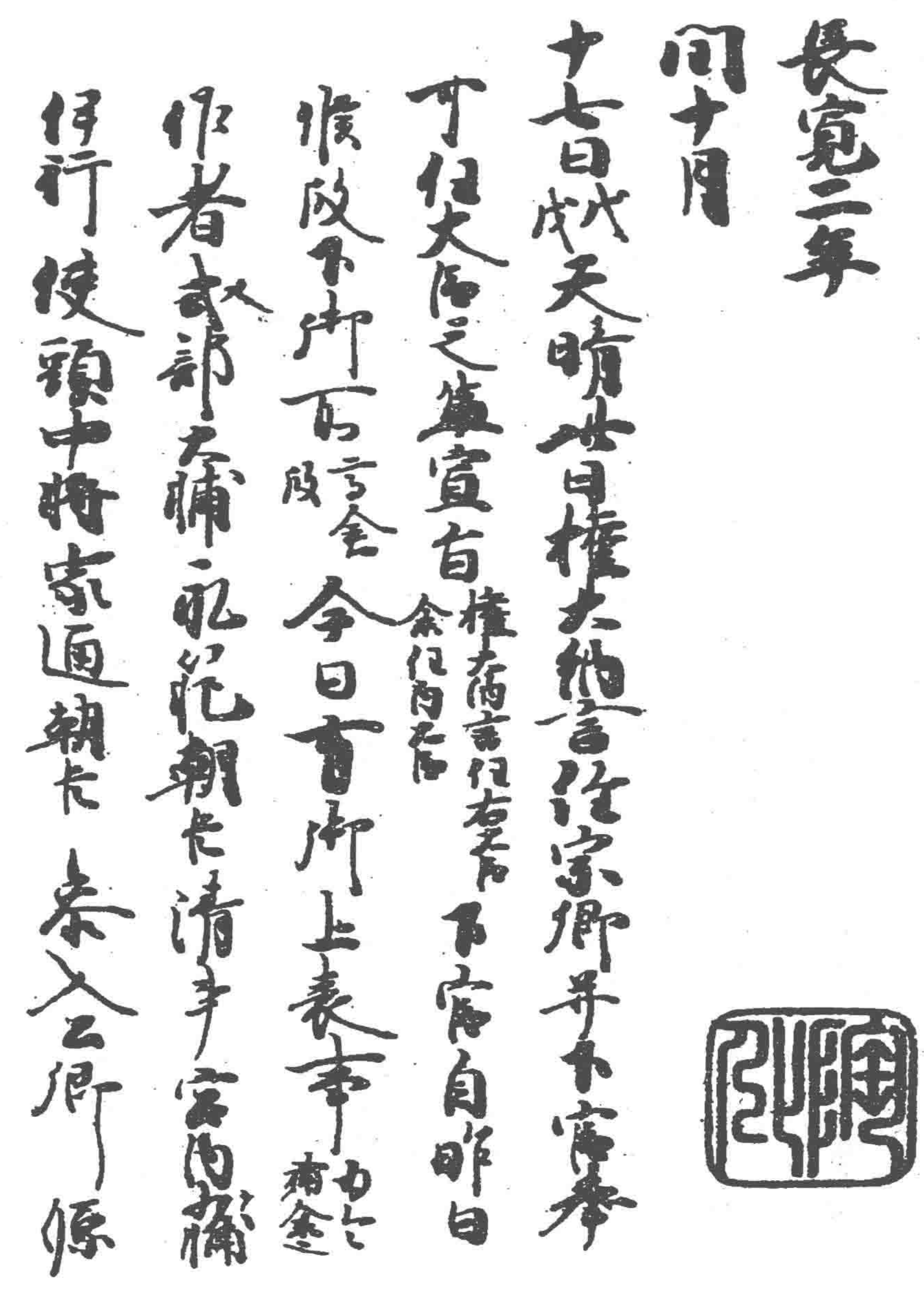
藤原兼實 著

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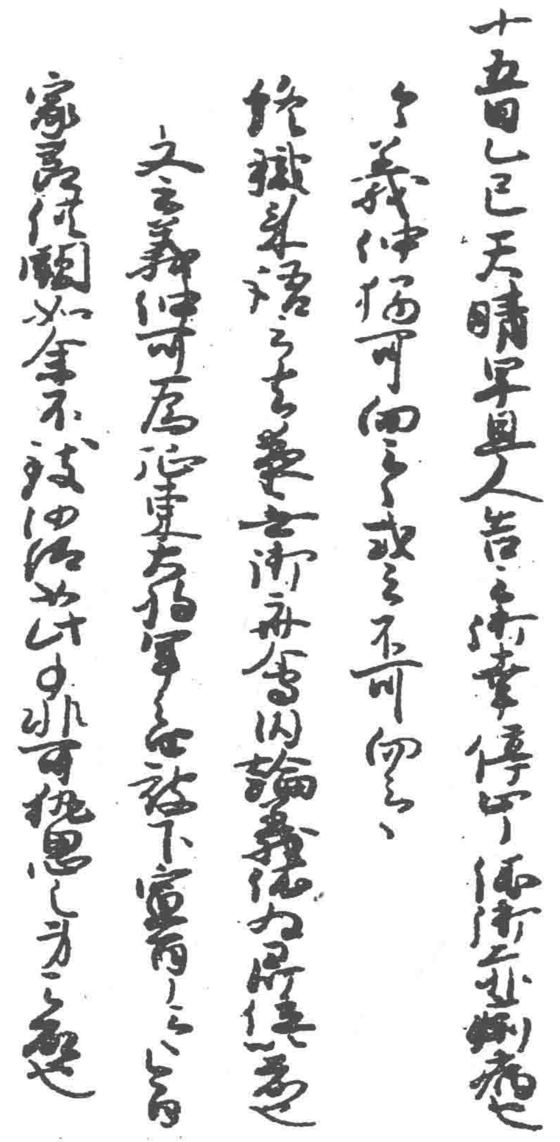
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東京國書刊行會鉛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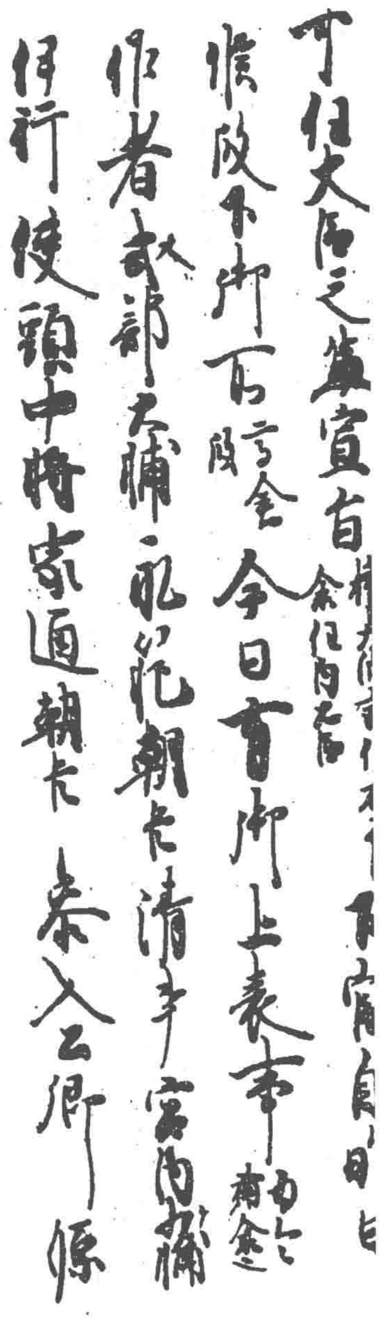
據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
東京國書刊行會鉛排本影印

玉葉巻一 九條家蔵古抄本 摹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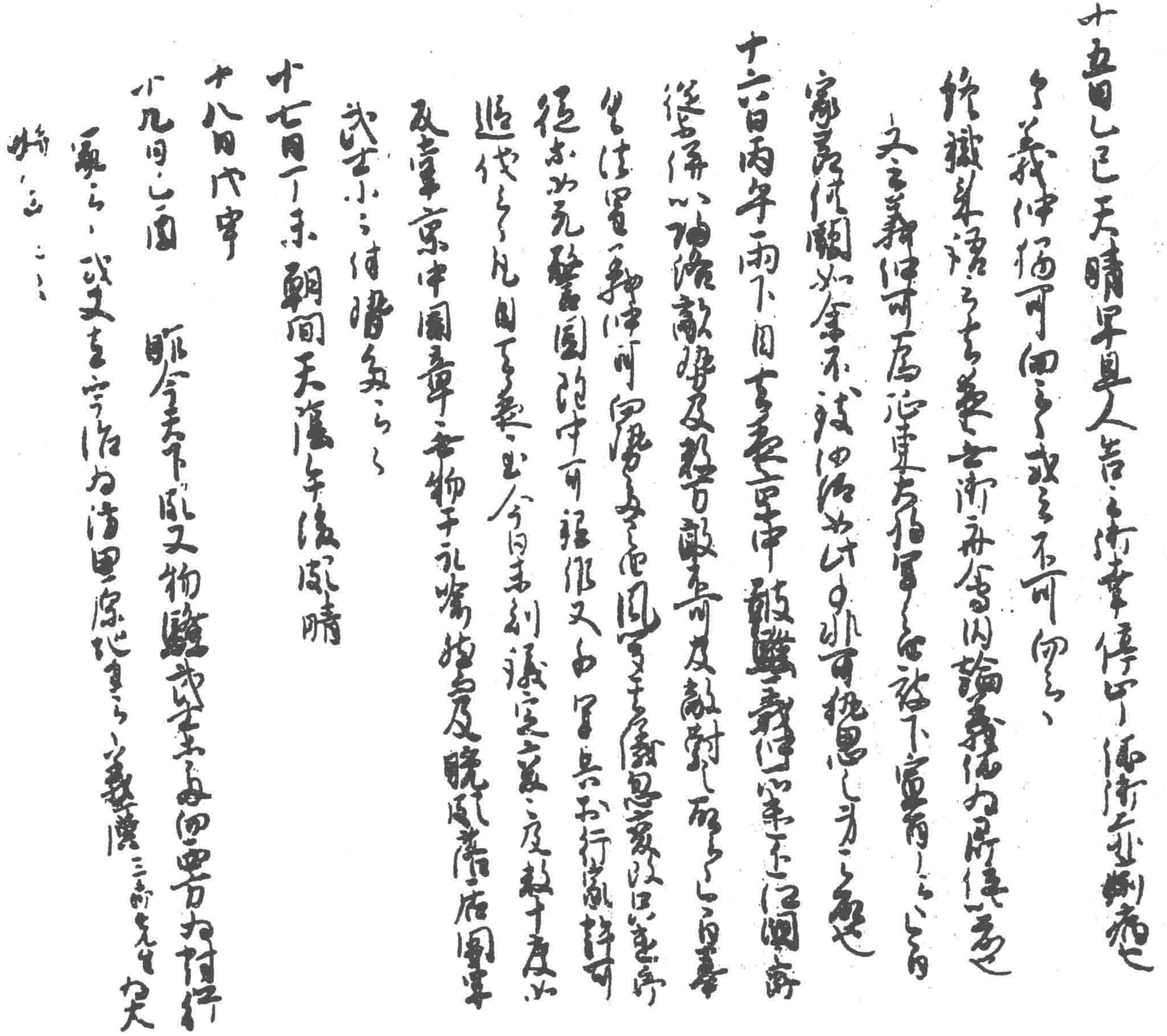


同書巻四十 壽永三年正月





同書巻四十 寿永三年正月


十五日乙巳 天晴
十六日丙午 雨下
十七日丁未 朝間天陰 午後風晴
十八日戊申
十九日己酉

（九條家譜）

忠通三男

後法性寺又月輪

兼實 母太皇大后宮大進藤原仲光女號加賀局

久安五年己巳　誕生

保元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正五位下十歳

同日　元服聽禁色昇殿

同年三月十三日　左權少將

同年四月二日　轉權中將 超左少將藤原成親以下左右近衛大將九人御幸宇治賞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　從四位下（宇治行幸賞イ）

平治元年正月三日　從四位上 朝覲行幸賞十一歲超左中將藤忠親以下

同月廿九日　兼播磨介

同年四月六日　正四位下臨時

永曆元年二月（三イ）廿八日　從三位 中將如元十二（三イ）歲超位次上臈大將藏人頭中將信能右中將實國實房等

同年六月二十日　正三位 超散三位隆季行等

同年八月十一日　權中納言十二歳位次上臈參議藤原光忠同公保等不任之

同月十四日　更左權中將

同年十月十一日　從二位 十二（三イ）歲行幸院（東三條第）本家賞超位次上臈中納言五人

應保元年八月十九日　兼右近衛大將 十三（四イ）歲京官除目次于時右大臣松殿爲左大將兄弟相並例也

同年九月十三日　權大納言十三（四イ）歲元中納言一

同月十五日　被宣下大將如故之由

同二年正月十日　正二位十四（五イ）歲行幸院日家賞

同年二月十九日　中宮大夫

長寬二年二月十九日　服解父公御事

同年三月二十九日　復任

同年閏十月廿三日　內大臣 十六（七イ）歲去十七日兼宣旨但無體事于時大納言藤原忠雅源雅通等爲位次上臈

同月二十六日　被宣下大將如元之由

仁安元年八月十七（廿イ）日　轉左近衛大將十八（九イ）歲

同年十月十（廿イ）日　皇太子傅

同月二十日　辭大將

同月二十一日　賜左右近衛番長各一人近衛各三人爲隨身又聽帶劍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　右大臣 十八（九イ）歲同日經宗轉左大臣清盛任內大臣

同月十四日　皇太子傅如元

同二年二月十一日　右大臣內大臣宣任官次令列之由被宣下同日淸盛任太政大臣替忠雅任內大臣忠雅爲本位上臈之故也

同三年二月十九日　停傅依讓辭也

同年八月十日　右大臣內大臣宣任官次令列之由被宣下同日忠雅任太政大臣替雅通任內大臣故也

承安四年正月七日　從一位廿六（七イ）歲大臣勞

安元三年五月廿三日五イ　爲橘氏是定此一族爲是定事見御記六月五日廿九歲三十イ

文治元年十二月廿八日　被下內覽宣旨卅七歲八イ

同二年三月十二日　爲攝政幷氏長者卅八歲九イ

同月十六日　宣列左大臣上之由宣下

同日　賜隨身聽牛車

同年十月十七日　上表辭右大臣同月廿八日廿日イ右大將兼通任內大臣

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任太政大臣四十一（三イ）歲去六日被宣旨勅使權大納言兼經是寛治天永例也同日拜賀有大饗

建久元年四月十九日　上表太政大臣第三度表使右中將忠親朝臣

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改攝政爲關白萬機准攝政儀四十三歲于時帝十二歲後鳥羽

同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停關白門イ四十八歲九イ上表無之

建仁二年正月廿八日　出家五十四歲五イ法名圓證

承元元年四月五日　薨五十九歲

大臣勞二十三年內二年右廿卯太政一年　攝關十年攝五年關五年

二

玉葉第一

例言

一、玉葉は、藤原兼實公の著錄せる所にして、一に玉海と曰ふ、公勳戚の家に生れ、英資を以て、攝籙の位に陞り、源平爭亂の餘を承け、源賴朝と東西相呼應し、朝政輔佐の任に當られたり、故に其の記する所、長寬二年より正治二年に至る三十餘年の間、朝章典禮、時世の隆替、公武の事態より、以て天時地理人情風俗の細故に至るまで、率ね目睹越歷する所に係り、時勢を直寫して、又隱諱する所なし、史林は以て眞を此書に徵すべく、有職古典を攷ふる者、亦以て典型を之に採るべし、誠に記錄の上乘と謂ふべきなり、

一、此の書は、世に傳本數種あり、皆名づけて玉海と曰ふ、桃華蘂葉を按ずるに、當家相傳正記事の條に、玉葉八合月輪禪閤(兼實)自筆

記、初寫本也、二條家相傳寫本號㆓玉海㆒、殿御記一合後京極攝政(良經)自筆御記、玉葉七合光明峯寺禪閤(道家)自筆記、以上三代記眞本、圓明寺殿(一條實經)爲㆓三家嫡流㆒而相傳給者也、とあり、三内口訣には、攝家清華事の條に、近衞は系圖之面雖レ爲㆓宗領㆒名記無レ之、九條は雖レ爲㆓庶流㆒峯關白、月輪禪閤、後京極攝政之御記、是ヲ三代ノ正記ト號メ、爲㆓天下之鏡㆒と云へり、又九條公爵所藏の古鈔本第六卷奧書に、右承安二年、此一帙墨付百參拾貳枚者、先年松殿右幕下道昭卿依レ爲㆓予三男㆒、任㆓懇望㆒聽㆓繕寫㆒、仍以㆓陶化家古本㆒彼卿被レ臨㆓摹之㆒畢、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職、其二男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㆓于後法性寺兼實公㆒、且加㆓日課㆒號㆓玉葉㆒是也、自レ爾以來、爲㆓後昆之模範㆒、累代無レ讓㆓他家㆒、吾後者祕握而可レ貯㆓深奧㆒者也、于時慶安二年(己丑)季夏蟲拂之節、陶化翁(花押)誌焉、と記せり、又伴直方の家記書目備考に、俊明云、此記は源平の頃に當る、九條殿にては玉葉といひ、二條殿にては玉海といふよ

し聞及べり、（下略名物考）と云ひ、秉燭譚には、玉海ハ流布ノ本五十卷、後ノ法性寺（又號月輪）關白兼實公ノ記ストコロ、初ハ玉葉ト名ヅク、法性寺關白忠通公ノ記ヲ玉林ト名ヅクルニヨリテナルベシ、其後、後福光園院關白良基公新寫有リテ、玉海ト改ムとあり、群書一覽の說亦之に同じ、玉葉の原名たること、固より疑ふべからず、

一、本書原本八合、其卷數を詳にせず、今九條家に傳存する所の古鈔本は、合卷して五十本となせり、二條家傳本の玉海は、二百廿冊目錄十冊、祕閣本は六十八冊、東京大學圖書館本、帝國圖書館本、柳原伯爵藏本、或は六十八冊、九十一冊、五十冊にして、互に卷數の異同あり、二條家は、承應萬治（自火）天明寛政（自火）年中、四たび祝融の災に罹りて、今出川寺町西常盤井の第宅燬け、舊記多く亡びたり、今傳ふる所の玉海は、寛政中幕府の寫送本に係り、題署して日次記と曰ふ、以上の數本、之を坊間の流布本に比ぶるに、較、精本と稱すべ

し、然れども書寫傳承して、眞を去ること愈、遠く、誤脱尠からざるを以て、斯學專攻の者にあらざれば、容易に釋讀することを得ず、九條家古鈔本は、行草體を以て書記し、字畫鮮明にして、頗る原書の面目を存するものに似たり、祕閣本之に據りて校訂し、舊訛稍、明かなるを得たり、然れども未だ誤謬あるを免れず、本會が哲學書院の校本を得て、更に訂釐せるもの、幾ど完本と稱すべきか、

一、本書は曩に哲學書院に於て出版を謀り、帝國大學の允可を得て、閣本の繕寫成り、前田家本其他の異本に據りて、廣池千九郎氏等數名校正の任に當り、粟田寛、小杉榲邨、井上頼圀の諸大家之を校閲せり、館主更に山田安榮氏を介して、九條家に請ひ、其の古鈔本の對讎を許されたるを以て、山田氏再訂修删を加へ、印刷の緒を啓きしが、事故ありて其の工を中止せり、今回本會に於て其の事業の中止を惜み、哲學書院の稿本を購ひて、更に印刷に付す、此

の書卽ち是れなり、

一、建久別記、（建久元年十二月廿六日記）流布本玉海に附册とせるも、九條家古鈔本中には存錄せず、或は云ふ、月輪禪閤の眞記にあらずと、今姑く本篇に附載して、覽るものゝ取捨を俟つ、又別記中に、三中記の建久八年四月廿二日、正治元年十一月廿七日、建仁元年正月廿三日朝覲行幸の記事を引載せるも、蓋し後人の附收せる所ならん、今採らず、

一、閣本玉海に首卷と題して、目錄一卷あれども、完全なるものにあらざれば、今採らず、

一、九條家古鈔本、往々蟲蝕脫行缺丁あり今（　）を加へて之を畫し、補塡するに玉海を以てせり、又（　）を施せるは註間の細註、又宛充辨等之也の字の類、古鈔本草筆省畫せるもの、一に玉海に從ひて普通の字を用ひたり、又儀議在有許計小少エへの如き、古記錄文

書往々通用せるものは、原本に從ひて、敢て改訂せず、其の他字句の異同には(○)或はィ或はヵ等を施して、一々之を分別せり、

一、玉葉古鈔本影寫、兼實公略譜、並に附收して、覽者に便す、公の肖像は、本冊刊布期あり、印工未だ竣を告げざるを以て、第二若くば第三冊に掲載すべき事とせり、

一、本書刊行につき、最初よりの關係上、山田安榮氏を煩したること頗る多し、九條家に對する事及び原稿の訂正は勿論、例言の如きも、殆ど同氏の起案にかゝる、茲に一言して其の勞を謝す、

明治三十九年紀元節

國書刊行會識

玉葉第一目錄

卷	年月	頁數
卷第一	長寬二年閏十月 仁安元年十月—十二月 仁安二年正月—十二月	一
卷第二	仁安三年正月—十二月	三十四
卷第三	嘉應元年正月—十二月	六十
卷第四	嘉應二年正月—三月	七十一
卷第五	嘉應二年四月—十二月	九十三
卷第六	嘉應三年正月—三月	百二十一
卷第七	嘉應三年(承安元年)四月—十二月	百四十六
卷第八	承安二年正月—三月	百七十三
卷第九	承安二年四月—六月	百九十八
卷第十	承安二年七月—十一月	二百十四
卷第十一	承安二年十二月閏十二月	二百四十三
卷第十二	承安三年正月—六月	二百七十三
卷第十三	承安三年七月—十二月	三百二
卷第十四	承安四年正月—九月	三百三十七
卷第十五	承安四年十月—十二月	三百八十七
卷第十六	承安五年正月—三月	四百十一
卷第十七	承安五年(安元元年)四月—閏九月	四百三十九
卷第十八	承安五年十月—十二月	四百七十九
卷第十九	安元二年正月	四百九十九
卷第二十	安元二年二月三月	五百三十二
卷第廿一	安元二年四月—九月	五百七十八
卷第廿二	安元二年十月—十二月	六百十二

玉葉第一目錄終

玉葉　卷第一

自長寛二年閏十月
仁安元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仁安二年正月至十二月

長寛二年

閏十月

十七日、戊戌、天晴、此日、權大納言經宗卿、並下官、奉可任大臣之兼宣旨、（權大納言任右大臣、余任內大臣、）下官自昨日候殿下御所、（高倉殿、）今日有御上表事、（爲令補余也、）作者式部大輔永範朝臣、淸書宮內少輔伊行、使頭中將家通朝臣、參入公卿源中納言定房卿、中御門宰相宗家卿、右大辨雅賴等也、今日、殿下御直衣也、重服人上表事、依先例不詳、每事省略、事了、申刻許、向六角東洞院亭、戌刻、內豎來召、文章博士長光朝臣申之、答承畢之由、權大納言退出之後參內、（先例、式同時承之、式前後承之、申殿下之處前後可承之、仍尋問、彼退出所參內也、）前駈八人、（五位六人、六位二人、）扈從公卿宗家雅賴等卿也、殿上人左少將定能、少納言顯信、侍從俊定等也、下自中門廊、（定能獻沓、）於門外乘車、依公卿來也、即參內、入自右衛門陣、（押小路內裏西面、仗座在西也、）著右仗奥座、即藏人頭左中辨親範朝臣來仰云、可成給內大臣日時可擇申者、余目之、頭辨退歸、次余經本道退出歸家、不改裝束在客亭、長光朝臣持來可作始宿申簡幷文杖等日時、（入筥、）余見了返給、長光取之退下、此間、宗家卿在座、抑、今夜雖可定大饗雜事、重服之身、任大臣日依不可參內、不定之、凡重服之人任大臣事、先例不分明、且申殿下、又示合內府、（宗能、）大略爲新儀之間、每事略定也、小時改裝束又參殿下、申今日次第、又申合任大臣日事、仰云、不可出仕者、更不可有別儀、且又可示合內大臣者、即罷出了、今夜令造始宿申簡文杖等、亦補家司職事、

家司、成光　光經　敦佐等也、

職事、泰綱　宗隆　藤行淸（常勾）等也、

仁安元年

十月

十日、天陰、時々降雨、此日、上皇並若宮渡御東三條、依可有立太子事也、余供奉御幸、（直衣出衣帶釼著深沓、）於東三條、攝政遲參之間、（在若宮御車後也、）依召余褰御車簾、雖有左大臣、殊所召余也、下御之後各昇候、院御車被寄東中門廊、若宮御車被寄北中門云々、供奉公卿殿上人被差分兩方云々、余退出、秉燭之後參內、余今夜被任傅也、大夫清盛卿、權大夫邦綱卿（前參議如何如何）亮敦盛朝臣、權亮右中將實守朝臣、學士式部大輔永範朝臣、大進光雅、知盛、小進棟範等也、余大夫權大夫等、於弓場殿（中門也、）奏事由拜舞、次參東宮、左府已下於南庭拜舞、次余已下宮司等、於東中門（東三條也、）外奏慶由、此後余退出了、不見節會幷本宮事、仍不記之、須候節會座、又始終可祗候本宮也、而所勞之上聊有子細云々、此又恐意不及、莫言之、

十一月

三日、晴、此日、申慶賀於所々、（是依去月二十一日給兵仗也、）申刻許、著束帶、（帶劔、）如恒、參院、（土御門東洞院第、邦綱卿家也、今夕東宮始可有行啓、仍今朝上皇所渡御也、）進中門、付別當左京大夫宗隆朝臣奏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余拜舞了、定隆來告召由、余昇自中門廊外方參御前、（不敷圓座、如何、）小時退出、參內、進弓場殿、付左近少將定能朝臣奏事由拜舞、依無召不參御前、則參中宮御方、付大進朝親啓事由拜舞、（依爲世后舞蹈也、）依無召不參御前、次參東宮、（東三條、今夜有行啓、余可供奉也、）於西中門、付亮敦盛朝臣啓事由再拜、登自中門參著殿上、右大將忠雅卿以下、公卿五六人許在座、頭之、右中辨時忠來、余問云、行啓遲々如何、時忠答云、大進光雅渡御帳了、只今可歸參、其後可有行啓云々、又云、大夫相共可勤仕御車寄者、余蹔起座、攝政被參、頭之、先被參院御所了、次公卿列立南庭、（北上東面、）此間寄著御車於寢殿南階、次陰陽助泰親朝臣奉仕反閇、昇自西渡殿、入寢殿西面妻戶而參上、暫而退出、出納給祿、次權亮實守朝臣取御劔、出御車、次余大夫相共取御几帳屏風等立之、次乘御了、（安房候御車（也、））此間、公卿爲騎馬前行、余於西渡殿下著靴、前行御車前、大夫在余前、次於西門外騎馬、行列如恒、（在指圖、）經西洞院一條東洞院等、到上皇御所西門外、余下馬暫立門中、公卿等

二

本自列立中門內、兩亮學士等在門內、次時忠朝臣來臨、余云、大夫先可申事由歟、時忠云、最可然、則入中門內、歸來云、康和例、大夫奏事由後、御車入御、而右將軍不然由被申、仍不可有其儀、早可入御之由有御定云々、余云、縱雖先例存、於御定者不能左右者、（此事未得其意、何度例哉、猶不覺悟、可尋也、）則入御、余前行加列、御車至南階下、于時余離列、昇自西對代南階、取几帳、祗候上皇御簾中、下御了、余著殿更加列、漸次亮敦盛朝臣問之、余以下名謁等如恒了、各昇、公卿等著殿上座、余依所勞更發、觸示其由於時忠退出、令伦上皇可還御鳥羽北殿也云云、

抑、今日余拜賀、前駈廿人、（四位五位六位相交、）扈從公卿二人（中納言宗家、左中辨雅賴、）殿上人二人、（左少將定能朝臣、民部權少輔宗雅、）隨身番長二人、（[illegible]巾、狩胡籙、是保安例也、）一員左右府生以上各一人、（已上束帶、□□）（自東宮還遊了、）

十二月

五日、（戊申）天晴、此日有句儀、亦東宮御著袴定也、依所勞不參句、相勞晚頭參東宮、以殿上外座、（今日不參句、參東宮可不可然歟、然而依別院宣所勞參也、）公卿等少々徘徊中門廊邊、下官招大進光雅問云、亮可書定文歟、相存哉如何、光雅云、敦盛朝臣皆所相存也者、頃而、大臣參著奧座、相次右大將忠雅、源大納言定房、大宮大夫公保、三條中納言實房等、參入、下官召亮敦盛朝臣仰云、可奏事由、敦盛云、上皇未渡御、右大將云、御幸未刻之由奉之、而于今遲々如何、爲奇云々、即將軍起座了、此間、寒風頻扇、殿上燈消了（座上下燃之、上方消也、）、余使藏人召指油、小時右大將復座云、已上皇渡御、敦盛申事由、只今參也云々、此間、別當隆季、新（○本書此間有錯簡、即下廿二日條所示括弧中之文字是也、今據他本改訂、）中納言資長、春宮權大夫邦綱、左大辨雅賴等參加、自餘公卿多以參仕、然而依座狹不著歟、即頭辨來云、事具了歟如何、余云、以亮敦盛朝臣奏事由、早々相待歸來之間也、事早具了者、頭辨歸參畢、即敦盛來仰云、早可始者、使余仰云、可令勘日時者、敦盛退歸、令泰親朝臣勘申之、持來、入筥、余取之加一見、如本入筥置座前、次召敦盛、仰下紙筆可持參之由、即持參之、候端座末、此間、藏人立切燈臺於亮座前、燃燭、次進例文、（長治定文也、）自座末次第取上之、末座公卿一兩人披見之、不知案內歟、（右大將密語云、於例文者不可披見歟云々、）右大將竊示云、敦盛皆書儲

所悵中也、下官見了、示是定可書之由、返下之、(猶可與奪也、然而執筆頭與奪、准否與奪也、仍雖書儲端一兩行、尤不度可書歟、仍返下之、猶非穩便歟、)次敦盛氣色于余、余目許之、敦盛書了、又取上之、今度公卿披見之、余見了與左大臣、大臣取之一見了返余、余加入日時、召敦盛朝臣授筥、仰可奏之由、小時歸來與余、余卽返下亮了、次余退出、依所勞殊無術所忩罷出也、

擇申　御着袴日時、

今月廿二日辛卯、　時午、

仁安元年十二月五日、　陰陽助安倍朝臣泰親、

廿二日、辛卯天晴、今日、東宮御着袴也、(於東三條被行之、上皇自今朝所渡御也、)仍未刻許著束帶、(蒔繪釼、長治永治兩度無有行幸、仍無異儀、今度上皇令結御腰之間、必不可帶螺鈿歟、相尋人々之處、各々案不同歟、但攝政被命云、〔可〕用蒔繪者、仍臨彼儀也、但帶螺鈿之人少々相交歟、)入自西門、候院御方殿上、攝政、左大臣、內大臣、大納言定房、中納言公保、光忠、隆季、實房、宗家、資家等在座、不居饗饌、又無盃酌、於東宮殿上可有之故也、小時、頭辨時忠朝臣來召余、余起座參上之間、頭辨云、可令褰御簾給也、(是上皇令移御着袴座之間、可褰御路簾云々、)者、余此次問云、獻物誰人可受取哉、時忠云、膳部可取也、余云、今度無行幸、若准御賀例、院司可取歟如何、時忠云、尤可然、但已被戒式了云々、此事不可然歟、雖戒式、有違失者、爭不被直行哉、然而余不能執論、卽入自寢殿南庇東第四間、褰東鳥居障子御簾、(御着袴座之後也、東第二間四柱下也、)上皇令移座給了、余垂御簾、經南簀子、候東宮御方殿上、(須暫候、上皇歸入給之時、褰御簾之後可退也、而早退出也、)源大納言雅通、參議光隆、邦綱、雅賴、親範、從三位顯廣等在此座、(隱居饗饌、)暫而大進光雅召邦綱卿、卽件卿起座參上、(爲東宮御前物陪膳、云々、)其後、內大臣已下諸卿等、廻北面、徘徊中門廊邊、余召大進光雅仰云、獻物催某哉、光雅云、皆所催儲也、次余起座(此間、右大將忠雅密語云、可彈琵琶歟、余云、相扶所勞參入、始終難候座、忠雅云、爲用意所催儲實宗也、)立東中門下、此間、院御隨身等、取松明立南庭、次左府依召候南簀子敷、(使隨身竊伺之、歸來云、已著座〔者〕、)次余揷笏於腰、(不指得之間、雅賴卿揷之、)取獻物、(大進光雅傳授之、)出幔門、(北、)進前庭、當南階西間程而立、北面、(無揖、)內大臣以下次第取之、經列後立西(束上北面、)各不揖、次侍臣立列後、各立定之後、左府被問歟、恡不聞及、余推量申云、御子ノ宮ノ奉リ給フ御贄、(敦音申之、傍人二三人許聞程也、)左府仰詞不聞、余亦推量召膳部、(其詞、カシハテ、音租如初、二音召之、)膳部應以不參仕、亮敦盛朝臣進御隨身、令催東方、余云、自西可參也、別當云、西廊方

令催儲也、即膳部五六人許、参入自西方、取公卿之所持之献物、(作立授之也、)余給畢拔笏、以下又如此、各給了、膳部退去、次余揖離列、經前出西透廊之間、頭辨時忠云、可候御遊座歟、余云、持病發動所恐退出也、尤有恐、可然之様可被披露者、時忠云、早可披露者、即出自西四足退出、不見其後事、

仁安二年

正月

十六日、(乙卯)午後天陰、終夜明月、蹈歌宴會也、戌刻許、著束帶、(紛劔、魚袋如本、)相伴左大辨雅頼卿参内、經陽明化徳等門、著陣奥座、(或云、大臣猶可用敷政門云々、然而問攝政、任彼答用此門、)源大納言雅通、中宮權大夫定房、三條中納言實房、左宰相中將忠親、平宰相親範、六角宰相家通等在座、暫而、藏人頭大宮權亮實綱朝臣來、就余座下方、仰云、内辨、余目之、實綱退歸、次余移著端座、召官人、官人参候小庭、余仰云、軾、官人稱唯退去、即持参置之、此次使官人直沓、(常説、自以扇直之、而故殿御作法如此、然是爲家例云々、○常説云々欄頭有私勘沓之事、以官人直之事、家説也云々、十六字、)次以官人召大外記、即大外記清原與入頼業参候軾、(先揖、居定、)余問云、諸司ハ候哉、(中候由、)又問云、國栖造酒正ハ候乎、(申候由、)又問云、外任奏ハ候哉、申候由、余仰云、持参れ、頼業稱唯退去、即持参外任奏、(入筥、)置板敷端、余置笏於奥方、引寄筥、披禮紙、於其中取文見了、如本弓之入筥、(余引寄筥之問、頼業退去、)次召官人仰云、頭權亮此方(候)、官人稱唯退去、即歸來曰、只今可参者、其後暫不見來、此間、在座卿相各起座了、所殘源大納言、六角宰相等也、良久之後、藏人中務權少輔延俊來就軾、(實綱朝臣爲上臈職事之上、仰内辨、仍相尋其人、隨答可参之由了、而今他職事出來如何、後聞、被語延俊者、然者不可仰内辨歟、尤不審也、)余付外任奏、(作持笏於左手、以右手押遣之、)延俊取之参上、頃之歸來、返給奏、余置笏引寄之、作筥中披禮紙、取文披見、推合テ合眼延俊、延俊仰云、列(候)、余微唯、弓文入筥、延俊退了、(先是、源大納言示余云、可罷著外辨者、余許之、即起座、欲出宜仁門之間、延俊爲下外任奏替入、大納言留立、過延俊了出門、須下外任奏之後、可著外辨歟、)次余召官人召外記頼業、参軾、余下外任奏、(作持笏給之、如初、)頼業取筥、(不結申、)余仰云、列ニ候ハセヨ、頼業稱唯退了、(此間、宗通起座、)次余起座、於宜仁門外著靴、亦使隨身押笏紙、(不任隨身之人、以六位外記令押之云々、)亦遣隨身一人令伺見近仗警蹕了居胡床哉否、(此間、余取笏進立宜陽殿西壇上暢北方、抑問近代警蹕聲、内辨可著兀子也、而近来其音微、全不聞、仍以隨身若官人令伺見之、故實也、)隨身歸來申云、未居

胡床云々、仍暫相待之、亦令見之、申警蹕了之由、則余正笏自壇上南行、（使随身褰幔、）著宜陽殿兀子、（先揖、後居也、西面、件兀子在額南間柱中央、随身等相従、）次内侍出東檻、次余謝座参上着、其儀立兀子前磬折、微音稱唯、揖自砌上北行、自軒廊内西進、（此間剝衣裾平緒等、）出同廊東第二間、斜練行、（自櫻樹東程練始也、）到左仗胡床南頭留立、（去胡床南一許丈、進西五許寸、）西面揖、（〇西面揖以下至延應元年十二月廿九日原本闕文、今以一本補入、）「臨口口時直向就揖、是雖為略儀、頗秘説也、今依為初度用正立直向乾再拜、作向同方揖シテ乾方サマニ、而已、一兩步練出テ、大輪ニ右廻、斜練行、（於練始所練留也、）入自軒廊東第二間、昇東階、（倚南欄、以右為先、）升南庇東面長押、（左足為先、）入自母屋東第一間、自兀子等後西進、著外第二間兀子、（余為右大臣、仍著第一兀子、許説座之儀也、自下方著、著先揖如常、）居定頗座上方仰云、開門仕れ、開門了、如初顧座上方仰云、開司著座哉否、左近陣廳頭範直申上云、罷客候、（又在胡床之次）唯、次少納言参入著版位、立定後、余仰云、大夫達召（将可申之、然而近代皆如此也、）召舍人（正笏、二音召之、）大舍人於承明門外稱（マウチキムタチ）せ、（正笏、只一音仰之、）少納言稱唯退立、次辨、諸卿入自承明門東扉、立標下、異位重行、列立了、源大納言以咳聲（シャイン）警未立定之由、入夜之時定作法也、余仰云、敷尹（正笏、一音、）群臣謝座謝酒昇殿著、（依暗不見委作法、）著端座人、（源大納言雅通、中宮權大夫定房、左宰相中將忠親、左大辨雅賴等也、）著奥座人、（三條中納言實房、平相公親範、六角宰相家通等也、）次陪膳采女参上、撤御臺盤杷了、著草墪、（暫遲々、仍余催采女、）次余仰左大辨雅賴卿催御膳、（依遲々也、為内膳別當之公卿候座之時、下殿催之云々、）左大辨起座、催之復座、次内膳卒膳部等進庭中、不警蹕失也、膳部等捧御膳昇南階、（可登一級、而多昇、又失也、）采女等迎取、次第供之、此間、群臣立座、前八盤供了、居次脇御膳、（自西階供之、又以遲々、仍余催之、）次余仰左大辨催臣下餛飩、大辨起座、催之復座、即内竪等居之、居畢、左大辨申上、（正笏、自座前合眼于余也、）余作居正笏頗向御所方、候天氣、御箸下、（幼主實無此事、則攝政被咲也、）余已下倚立笏於大盤足、下箸、（不遂、）次第食之、此間、供蚫羹及御菜等、（此間、中宮權大夫拔箸退畢、）次仰大辨、催臣下飯汁、大辨欲起、余示作座可被催之由、仍大辨不下殿以内竪催之、此後（皆不起座也、）次内竪等居飯、余云、雖人不著之所、可居之、隨命居之、則居汁如飯、仍余云、至于汁菜等者可隨人數也者、（源大納言所可然之由、）居畢、大辨申上、余候天氣、皆如餛飩、次下箸、（箸ハ内、我方也、匕ハ外、臺盤方也、）先日、攝政命云、幼主之時、自無下鳴御箸給之事、仍候氣色ぬれは、即に臣下箸、是例也云々、次供三節、（先持参銀器、余云、何供銀供（供恐器誤）故、陪膳云、可持参青瓷也、即改供也、）

六

次一獻賜二臣下一、（余仰二大辨一催レ之、毎初如レ此、）卽造酒正、勸二端座一、內豎勸二奧座一、巡行了、次余催二國栖一、其儀拔レ箸（不レ拔也、）取レ笏起揖、右廻降レ自二東階一、（北邊、以二右足一爲レ先、）著二殿巽角壇上兀子一、（不レ揖、南面、）仰二外記一、催二國栖一、歌笛一節了復座、次二獻給二臣下一、巡行了、（此間、源大納言拔レ箸已退出畢、）次奏二事由一、仰二御酒勅使一、其儀拔レ箸正レ笏立二座前一、磬折、奏云、大夫達（マウチキムタツ）爾御酒給、天許（幼主賞無二此事一、）之後、卽居レ座、正レ笏召云、家通朝臣、（依レ爲二四位一召レ名也、先件人直度哉、見定召レ之、）卽件卿起レ座揖、出二母屋中間一、（在二奧座一也、）經二東南庇一、入レ自二母屋東第一間一、進二余後一、（揖而立也、）余正レ笏仰云、大夫達爾御酒給、家通卿揖、右廻經二本路一下二東階一、召二夾名一遝昇、經二東南簀子一、當二東二間西面一而立、召畢、（不レ同、）右廻經二東庇母屋中間一、復座、（夾名愷中歟、）次三獻賜二臣下一、巡行畢、仰二左大辨一、催二立樂一、大辨下レ殿催レ之、參入音聲之間、後座舞、（左、萬歲樂、賀殿、右、地久、延喜樂也、）次余奏二坊家圖一、（別當不二出仕一也、）其儀、樂中間、（延喜樂之間也、）拔レ箸取レ笏起揖、右廻下レ殿、立二巽角壇上一、（南面、）催二坊家圖一、（外記催也、）卽左近少將源有房、自二櫻樹南邊一、捧二文杖一、進二寄壇下一獻レ之、余指レ笏、（腰二挿也、）拔二取文一、禮紙ヲ二重ニシテ持二左手一披見了、如レ本卷レ之、乍レ令レ持二杖於次持縱一（○持縱恐侍從誤、）挿二鳥口一、取レ杖昇二東階一、自二簀子一北行、昇二東庇南面長押一、（以二右足一爲レ先、）經二東庇一入レ自二母屋北小間一、西進到二御屏風南妻一、（內侍出向、）杖ヲ左手ニ置取立テ、三步許進寄テ、身ヲハ御屏風ニ隱シテ、次左手授二內侍一、內侍取レ之入了、（件奏乍レ杖留二御所一、）余又三步許退、拔レ笏左廻、經二大路幷南庇母屋東第一間等一復座、次仰二左大辨一令レ取レ標、大辨起座、令レ取レ之復座、此間、天皇遝二御本殿一、攝政起座、內侍二人出レ自二東御屏風妻一、取二劒璽等一歸入、余已下立二座前一、（以二攝政被二起座一、始知二入御之由一也、）內侍入了、居レ座、（忠親揖二磬折一、歟不二問及一、）次余催二舞妓一、（乍レ居沙汰、仰二職事一催、爲二藏人方之沙汰一也、先日攝政被レ示二此由一也、）兩三度豪レ仰之後、出レ自二射場殿方一、傍二南欄下一東行、（先レ是敷二筵道一、）作レ輪三匝了退入、次舞妓拜、其儀、下官已下降レ殿、列二立左仗南頭一、（北上西面、異位重行、）拜舞（先例、或內辨不レ立二此列一、直著レ陣、今度依レ爲二初度一所レ立也、且又故殿始令レ勤二內辨一給之由、明安令レ立二舞妓一拜給、今日准二據彼例一也、）豐畢復座、但余不二復座一、直經二軒廊東二間一、入二敷門一、（仗座前樣也、）經二小庭一著陣、（爲レ見二宣命等一也、）乍レ著レ靴懸二片尻一、（故實也、）召二官人一傳レ仰、內記可レ持二宣命一之由、（不レ撤レ靴、仍又更無二令レ敷之儀一、）則六位內記、指二宣命於杖一參軾、（大內記不參、）余置二笏於奧一、取レ文披見畢置レ前、內記取二空杖一退、次以二官人一仰下外記可二持二參見參一之由上、則外記指二見參等杖一、（○杖恐狀誤、）候二小庭一、余目レ之、外（○記恐脫、）就レ軾指二寄杖一、（見參一通、祿法一通、合二通也、）余取レ文一々披見、（無二指

誤、相加宣命、下賜外記、外記取挿杖候小庭、余相伴件外記、出揚門、經軒廊東第二間幷階下、少進弓場殿、立西軒廊西第二間、（北面、）延俊來向、余指笏、（依不指得懐中之、）取杖付延俊、（以左手授之、）延俊取之參御所、頃之、返給書杖、（不挿之、取加也、）余如初懐笏取之、賜外記、外記如常挿之、相伴外記、經本道、立軒廊西第一間、（在橋下、南面、）外記捧杖候更方、余拔取文等、披見之、更外記令卷整之、（是雖非指作法、聞宜所爲也、）外記卷之進之、余加笏、（見參等、卷副一時、紙宣命ハ別也、）參上著座、次余召忠親朝臣、（依四位、召名也、）卽忠親起座揖、左廻進立余後揖、（任人在端座、直西進也、）余左手笏與見參ヲ取副テ、以右手宣命ヲ徴々留自下方著給、（以文下爲使方、）忠親挿笏進寄取之拔笏、取副文退立本所、揖復座、次余召雅賴朝臣、（是又四位也、）則雅賴進立余後、（其路如忠親、）立定揖、余給見參祿法、（如賜宣命之儀、）雅賴取之直著祿所、次余已下拔著起座下殿、列立左仗南邊、（其所同舞妓拜、于時所識之公卿、實房家通等也、親範、舞妓拜之時不復座、返出了、）　次宣命使出自軒廊東第二間、經公卿列末幷尋常就版東、就宣命版位、宣制一段、余已下再拜、（實房、家通不拜、只深居也、雖無禮、近代作法如此、）又一段、余已下舞踏、（踏次、如此、）次宣命使經本路復座、次余復座、（實房已下不復座、只余忠親許也、）拔上起座向祿所、左大辨雅賴、左少辨長方等在于床子、（北面、）余跪蔵蘚上、挿笏向御所方、取祿下居、一拜、自日花門著淺履退出於左衛門陣外、雅賴卿來云、今日節會、尤神妙也云々、卽歸家、于時子四點許、

廿日、（己未、）天晴、此日、東宮行啓院御所、（法性寺御所、自去夜上皇可渡御也、）

蓋爲拜覲也、巳刻、著束帶、（松亞下襲、紺地、平緒、沉地螺鈿劍、知足院殿、長治行啓爲例供奉給、著松亞給、追彼跡也、）參東宮、候殿上、人々未參、頭辨時忠來、余問云、御拜事如何、（一昨日昨日依院宣、余參者、所奉敢也、左右左右左右歟之間未申切、仍所問也、）時忠云、東宮御拜、可爲右左右之由左大臣所申也、是知足院殿例也云々、勿論歟、暫而、右大將參入、談云、賭弓日、兵衛佐不參、左大將（左大臣也、）以近衛次將爲代、（無有非例事也、）又云、立橘樹艮角云々、（常說非也、是又一說歟、）

次余參御所方、此間、參入人濟々焉云々、申刻、攝政被參、遲參尤甚、取喩無物、先是、有御裝束、其間又聊六借給、如此間、日景推移、及申終有行啓、先反閇、（陰陽師泰親奉仕也、）次寄御車於南階、余褰御簾、（前方御簾、自元卷也、）攝政奉抱乘之、此間、公卿列立前庭、卽爲騎馬前行、余於中門邊、著靴懸裾、於門外騎馬、在御車前、（番長不騎移馬、依爲陣中也、東宮行啓定法也、長治、知足院殿、府生騎馬、番長步行也、而右大將番長騎馬尤無禮也、）日沒之後到院、（先是、公卿著到、門外、南上西面、）立於北門北邊下

馬、經公卿列前、入自南四足、（四南也、）即御車到門下、昇放御牛、引入轅於門中、此間、下官於門內腋、着蹊履下据、權大夫邦綱卿入轅內、令奉抱下、（先大進光雅立御榻、）暫奉立御榻上、小時、攝政參上、（乘車供奉之問、頗遲々歟、）即以入御、（先敷筵道、）其行列、先學士二人（永範朝臣、親光、）相分前行筵道外也、

次大夫、（重盛、右、）次下官、（左、筵道上、大夫已下懸据、予獨引据也、）次春宮（攝政取御裾、）昇對南階給、余居階下、昇給之後、更立昇同階、頗步進て、窺階間庇御簾、即入御（余同參候御所、）

次上皇出御、次太子參上、其儀出對東面妻戶、（余寄御簾、）入御、即余入同戶、奉扶持御拜之間事、（依先日院宣也、）攝政猶在簾外、御拜了、（御作法尤優美也、）還御、（寄御簾等如初、）

次上皇入御、次改御裝束、（上庇御簾也、）

次上皇出御、次太子又參上、（如初、但依上簾無寄之儀、）太子御座在南階西間、（東面、）上皇御座在階間、（南面、）即下官、爲相勞持病、暫隱閑所、（有子細、故不記、）此間、攝政已下著座、次公卿銜重、次勸盃、（宰相中將成親云々、余不見及、）次余着座、（地久之間也、）源大納言起座了、次供上皇御前物、（陪膳雅通、）役送參議散三位等如常、（成範卿、於御前不拔笏、忘却歟、於殿西面妻外南腋、既拔之復座、）次青海波舞畢、候輪子廻之間、左大臣起座、於殿巽角召光親仰賞、（一階、）光親再拜、入示拜、次敷手、此間、供太子御前物、（但下官未着座前、太子入御了、仍只取居御座前也、如常、本禮也、）陪膳權大夫邦綱卿、益送殿上四位、次胡飲酒、（忠節、）舞了之間、左大臣起座、於初所召榻下、仰賞、（一階、）再拜入樂屋、次新靺鞨、次陵王、次納蘇利、此間、置御遊具、先是、下官暫起座、

次御遊、拍子資賢卿、付歌通家、笛宰相中將成親、笙少將隆房、篳篥少將定能、琵琶新大納言師長、箏三位中將兼雅、和琴宰相中將忠親等也、呂、此殿、席田、鳥破急、賀殿急、律、伊勢海、更衣、萬歲樂、五常樂急、此間、御送物、又有引出物、御馬六疋、次被仰賞、頭辨時忠仰云、正四位兼房、俊盛、之、左大臣先以退出、仍余於中門廊邊、召內記仰之、口宣也、今日有女御宣旨云々、（東御方、東宮母儀、時信女也、）萬歲樂之間、右大將忠雅卿、爲宣下上卿參大內、又內大臣、春宮大夫等爲親族拜參內、宣畢、右大將歸參、人々參女御方云々、下官勞病、隱居閑居之間不參、攝政又不被參也、

次還御、（頭辨時忠示云、還御之時、下官可候御車云々、而只今來示云、已御寢了、仍女房可候也、余云承了、可候御車之由、返遣了、爲之如何、）下官寄御車、乘御了、下官自閑路參會、還御供奉人、大夫權大夫之外、公卿只二人云々、今日、行啓遲々、上皇逆鱗、時忠邦綱等預勸發云々、

又攝政被レ蒙二勘發一云々、邦綱時忠等所二談說一也、
廿八日、丁卯天晴、此日、朝覲行幸也、（去廿二日延引云々、）巳刻、着二束
帶一參院、（法住寺殿、）按察使公通只一人伺候、談云、依二所勞一、出
仕不二思寄一之處、依二院司上﨟不一レ候、爲レ申二臨幸之
由一、必可レ參之由、依二別御定一所レ參也云々、午刻行幸、
余已下參會之人供奉之儀、列二立中門外一、（南面東上、）次御輿
到二西門下一、（左大將立二門內北砌內一、右大將立二門內砌外一、）此間、發二立樂一、攝政被
レ進二立御輿前一、爰按察使離レ列、進二中門前幔外一西面
立、與二攝政一相揖入二北幔門幷中門等一、（此間、諸司開二幔門一、）卽歸出
復命、（只氣色也、）如レ本列、次御輿入、（左右大將前行如レ常、各其隨身在レ前、爲レ先二下﨟一、）
居中門下一、次下御、（宰相中將成親、今一人次將、不レ見、及勘二叙置一之儀、）攝政奉レ抱二
主上一入御、（此間、公卿等徘二徊殿上邊一、）次々將等、垂二中門廊東面簾一、
（是依二中宮下御一也、）次中宮下御、攝政余共參上取二御几帳一、女房等
同候、中宮入御之後、如レ本上二中門廊簾一、次上皇出御、
（階東間許、御座西面、）次殿上侍臣、敷二公卿座於二簀子透渡殿等一、（菅圓
座也、）次主上渡御、（成親取二御劒一、兼雅取二神璽一、）攝政奉レ抱レ之、入レ自二寢
殿西面妻戶一、奉レ居二主上於御座一、（階間南面、）於二渡殿一欲レ奉
レ下、聞依二六借給一乍レ奉レ抱被二參上一也、奉レ下二居御
座一之後、卽入二御母屋簾中一、攝政出レ自二初妻戶一、經二簀
子一、直着二圓座一、頭辨候二渡殿邊一、依二攝政氣色一、參二進殿
殿巽角程一、奉レ仰召二公卿一、左大臣已下參三着御前座一、次
攝政仰二樂行事一、（右、右中將實守、左、左中將實宗、）次光近、忠節、振桙、次
舞、（下官爲レ勞レ病暫奉レ閑、所レ仍不レ見二舞一兩一、）次給二公卿衝重等一、居了之間有二
勸盃一、（頭權亮實綱朝臣、瓶子藏人次官經房、）次供二主上御前物一、右大將爲二陪
膳一、參議、散三位、役送加レ常、余相二扶所勞一着座、（大平樂之
間也、）內辨起座畢、次右大將復座、次上皇御前物、（陪膳別當隆季、役
送四位殿上人、）此間、右舞□□、左採桑老、（多好方、今日始所レ舞也、）右輪臺、左
打毬樂、右狛桙、左陵王、此間、頭辨有下來仰二攝政一之
事上、（不レ聞及一、）攝政示二左大臣一、左大臣起座就二坤欄下一、以二陣
者一召二樂人一、時秋被レ仰レ賞、（一階、）時秋再拜退下、陵王舞
了入、次納蘇利、次殿上侍臣置二御遊具一、拍子源宰相資
賢、付歌通家、笛成親、笙隆房、篳篥定能、琵琶實宗、箏
兼雅、師長不レ彈二箏琵琶一如何、呂、穴貴、美作、鳥破、
律、歌怨樂、五常樂、衆人々云、未レ及二昏黑一、何被レ略
哉、行啓之時、雖レ及二深更一、猶奏二數曲一、行幸之時、强疎
略、居柏時議歟、如何々々、別當隆季所レ行也、可レ謂二
不忠一之、次御贈物、內大臣取二御本於御前一、攝政揷
レ笏、（其實懷中之、）取レ之於二透殿邊一授二貫首一復座、次源大納
言取二御琵琶一、經二御前一、於二對邊一授二職事一、（跪二御前一、可レ稱二物名一、不レ然
如何、）次春宮大夫重盛取二御箏一、跪二御前一如レ例、渡レ西

了、次被ㇾ引二御馬六疋一、(次將隨身牽ㇾ之、但一疋、依二次將遲參一、頗遲々也、)次院司祿、(忠雅卿一人預ㇾ之、)次給二攝政已下祿一、此間、上皇入御、群臣平伏、公卿起座了、余依二所勞一、欲二早出一、而中宮同輿之間、人數可ㇾ入、可二祗候一之由有ㇾ仰、仍相勞所二伺候一也、良久不ㇾ被ㇾ仰ㇾ賞、其間、於二便宜所一謁二攝政一、被ㇾ命云、延俊解官、依ㇾ不ㇾ供二司奉行幸一也、又少將泰通恐懼、(爲ㇾ可ㇾ引二御馬一之次將上、而依二遲參一也、)凡近日朝務、不ㇾ論二罪科之輕重一、大略解任、未曾有事也云々、又被ㇾ命云、別當隆季、(院執事也、)忘二却御前物、御贈物等事一、俄有二沙汰一云々、御前物は、卒爾仰二御厨子所預重宗一、令ㇾ調之間、麁惡無ㇾ極云々、或人云、於二打敗一者、御着袴之時、院御前物打敗云々、次余問申云、謝座之時、先可ㇾ突二何方膝一哉、被ㇾ答云、左膝也、余云、若休御所方有二相進事一哉、答云、只以ㇾ左爲ㇾ先之說な所二習傳一也、其外未ㇾ知云々、良久不ㇾ被ㇾ仰ㇾ賞、時忠示二攝政於對面代一、於二南殿庇一、召二左大辨雅賴一、令ㇾ書ㇾ之、(左府候ㇾ座、)書了、付二頭辨一奏ㇾ之、返二給攝政一、召二上卿一下ㇾ之、(下二誰人一哉、依ㇾ暗不二見及一、)次還御、(左府先以退出了、)先公卿列立、次鈴奏、次寄二御輿一、(先催二御輿寄一也、)次攝政余相共取二御几帳一、(各三本、左右、)次主上中宮共以乘御、(先ㇾ是公卿等爲二騎馬前行一、大將獨留立、)次出御、(大將在二御輿前一、)攝政出ㇾ自二寢殿西面一、於二西面北門邊一乘ㇾ車、供二奉御後一、事了退出、

今日渡二居九條亭一也、

勸賞總十五人、眞實未二承及一也、

二月

八日、(丁丑、)天晴、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供養也、

未刻、着二直衣一、(半蔀車、隨身上薦冠、)參院、直着二寶子座一、先ㇾ是事始了、左大臣、源大納言雅通、前大納言實定、前中納言師仲等在二此座一、導師、東寺一長者法印禎喜、題名僧、賢覺法印已下也、申終、左大臣退出、雅通卿已下大略退出、着座之外、公卿多以參入、各隱ㇾ閑參者之人皆以退出、留ㇾ座之人只余一人也、中間僧徒起座、(勸二賞賜一歟、定事也、)卽以復ㇾ座、殿上人逐二陀羅尼一如ㇾ常、戌刻事訖、余已下公卿殿上人取二布施一、(導師被物一重、納袈裟、自餘裹一、)次僧等退出、次余起座退出之間、邦綱卿追二來中門廊邊一云、攝政可ㇾ有二春日詣一、御參如何云々者、余云、中攝政參詣之時、當時攝政爲二大臣一、故殿仰云、未ㇾ勸二上卿一、爲二人共一參詣、不ㇾ可ㇾ然云々、仍不ㇾ被二扈從一、先規在ㇾ眼、何有二異議一哉者、邦綱然諾、余退出、

十一日、(庚辰、)天晴、此日、任大臣也、(余不參、)又東宮渡二御上皇

御所㆒、（法住寺殿）戌刻、着㆓束帶㆒參㆓青宮㆒、（邦綱卿亭）邦綱卿云、可㆑令㆑候㆓御車㆒歟如何、余云、只可㆑隨㆓御定㆒、又云、侍雖㆑可㆑候㆓御車㆒、夜陰也、女房被㆑候有㆓何事㆒哉之由、時忠朝臣所㆑計也、且又如何云々、只在㆓時議㆒、全非㆑可㆓好申㆒之事㆖、近則朝覲行啓返御、女房被㆑候、更以不㆑可㆑有㆓相違㆒歟者、次出御、反閇如㆑常、次公卿列立、帶刀立㆓南庭㆒、（公卿之以前也）各取㆓松明㆒、次乘御、余取㆓御几帳等㆒、先㆑是、亮取㆓御劒㆒置㆓御車中㆒、（權亮不參）此間、公卿爲㆓騎馬㆒前行㆒、次引㆓出御車㆒、余不㆓騎馬㆒、（依㆓所勞㆒也）自㆓閑路㆒參會、先以參着、行啓遲々間、進㆓寄寢殿邊㆒、見㆓御裝束㆒、女房在㆓簾中㆒、忽垂㆓御御簾㆒、（元上㆓御車寄御簾㆒也）次行啓、公卿列立、次御車入御、次亮取㆓御劒㆒授㆓內侍㆒、以下御名謁如㆑恒、余參㆓御前㆒、邦綱卿參上、

今日任大臣、

太政大臣淸盛、（元內大臣）

賜㆓兵仗㆒、（府生已下）如㆓執政臣㆒、

蒙㆓輦車宣旨㆒、敍㆓一位㆒、

內大臣忠雅、（大納言、右大將）

大納言、　公保　重盛

中納言、　成親　忠親

參議（實綱、時忠、共貫首也、實綱任㆓右大辨㆒、時忠任㆓右兵衛督㆒、）

藏人頭（實家、卽還㆓任中將㆒、信範、權右中辨俊經爲㆓上﨟㆒、）

攝政敍㆓一位㆒、卽拜賀云々、是被㆓突上㆒、淸盛太政大臣無㆓大饗㆒、內大臣行㆓大饗㆒、尊者源大納言雅通卿云々、

三月

廿三日、（辛酉）此日、於㆓法勝寺㆒被㆑行㆓千僧御讀經㆒、上皇臨幸、新女御連㆑車云々、午刻、著㆓束帶㆒參㆓寺門㆒、於㆓南西門㆒下㆑車、經㆓金堂西北壇下㆒、至㆓于東廻廊下㆒、內大臣（忠雅）已下公卿多以集會、攝政左府兩人猶在㆓御前㆒云々、余欲㆑進㆓着御前座㆒之間、內大臣云、只今可㆑有㆓總禮㆒也云々、仍余同以徘徊、左方行事頭權右中辨信範朝臣、兩度自㆓壇下㆒往反、伺㆓總禮事㆒歟、次講讀師登㆓講座㆒、次攝政、左大臣起座、降㆓立廻廊㆒取㆑笏、攝政已下皆不㆓帶劒㆒、余同所㆑解㆑劒也、爰攝政招㆓隆季卿㆒有㆓示事㆒、（不㆑屈㆑腰、太無禮也、）不㆑知㆓何事㆒、隆季步㆓寄左大臣傍㆒云、攝政不㆑可㆑被㆑立㆓總禮㆒者、左大臣諾、其後數刻不㆑被㆓重立㆒、不㆑知㆓何故㆒、良久之後、左大臣降㆑自㆓廻廊壇㆒南行、自㆓公卿座末㆒西折、經㆓座後㆒、（辨少納言座前也）當㆓我座後㆒立定、（筵外也）揖突㆓片膝於筵上㆒テ、脫㆓履ヲ㆒寬立テ、

步寄テ著ニ筵北邊ニ、（居定右揖、）余已下作法同レ之、所レ立ニ總禮ノ之公卿、左大臣、余、內大臣、新大納言重盛、前中納言師仲、別當隆季、三條中納言實房、大宮中納言光忠、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右衞門督實國、治部卿光隆、春宮權大夫邦綱、源宰相資賢、左兵衞督成親、藤宰相家通、右大辨實綱、右兵衞督時忠等也、（已上一列、）次辨少納言、列ニ居御座ノ、藏人頭權右中辨信範、右中辨爲親、右少辨重方、少納言宗口也、其後、上官一列、大夫外記賴業、師尙、大夫史隆職、及六位外記史等也、三列一向座定、其後、殿上人可レ列ニ右方ニ、暫以遲々、遂以列立（進出自西方也、）此度一行也、次一同置レ笏、更起テ三度禮レ之了、揖テ立テ、至ニ筵端ニテ跪テ著レ履、右廻シテ向レ座テ一揖、右廻シテ經ニ本路ヲ退歸、人々作法皆如ニ左大臣ノ、不レ還ニ著御前座ニ、直以退出、今日上首不レ練如何、總禮之上首不ニ練步ヲ事、頗希代之違例歟、攝政行ニ立東階下ニ、待ニ總禮畢ヲ、相ニ引余已下ヲ、著ニ御前座ニ、次敷ニ堂童子座於庭中ニ、（左右敷レ之、）次堂童子著レ座、（左右各六人、）諸司官人加ニ著其座北頭ニ、次唱二人發音、次堂童子昇ニ南階ニ、（諸司官人爲レ先、）取ニ花筥ヲ引レ之、下レ堂復座、次散花二人、（威儀師二人引レ之、）率ニ僧侶ニ、下レ自ニ南階ニ、大ニ行ヲ道左右廻廊ニ、僧等相ニ加之ニ、行道了、各著座、

次堂童子收ニ花筥ヲ了、不ニ復座ニ、退下了、次院別當左京大夫定隆朝臣、仰ニ御願趣ニ、次同人參上、申ニ度者使參之由ヲ、次頭中將實家朝臣參上、經ニ公卿座前ニ、就ニ導師座下ニ、退下、居ニ公卿座末程ニ、召ニ定隆朝臣授レ祿、實宗取レ之、（不レ指レ笏、懸ニ於左手ニ退下、）下ニ東階ニ、於ニ堂巽角庭ニ拜舞退下、次備後守雅隆朝臣參上、申ニ御誦經使參入之由ヲ、次敎盛朝臣參上、居ニ公卿座末ニ、（不レ參ニ御前ニ、）雅隆朝臣授レ祿、敎盛取レ之退了、次導師下レ自ニ高座ニ、著ニ下座ニ、禮拜七度、（諸僧皆同、）次行香、先威儀師出來進ニ机下ニ、攝政以下八人進寄、次第取レ輪、綱所立ニ正面西腋間ニ、攝政已下列ニ立其西ニ、（東上、）立畢、綱所入レ自ニ正面間ニ、經ニ行香机西ニ也、攝政已下從レ之、行香了、綱所出レ自ニ正面東間ニ、（御所西間也、）立ニ御所以東壇上ニ、攝政已下從レ之、（西列立、）綱所進レ西居ニ本所ニ、攝政已下同歸居返レ輪、攝政余復レ座、已下人々皆迷廻ニ北面ニ了、抑、堂中壇上併敷ニ弘筵ニ、仍不レ著レ履也、又昇ニ堂上ニ之時、各賜ニ笏於僕ニ、先レ是、信範觸ニ攝政ニ、攝政不レ可レ取之由被レ示、仍余已下（○此間恐脫ニ不字、）取レ之、余人正面置ニ導師前ニ復座、絹裹、右大辨實綱取レ之、以下布施、內大臣已下不レ取レ之如何、次御幸還御、余不ニ供奉ニ、暫與ニ右大將ニ交レ語、次退出了、御堂裝三ヶ間有ニ打出ニ、（○出或衣）

（欤）紅游様也、御所問、并今一問不出之、上皇、女御等之所在歟、摂政不立總禮、左府為
上道不練事、此兩事尤不審也、

四月

四日、辛未、陰、臨夕雨降、今夜、上皇、春宮相共自法住
寺御所、渡給七條御所、（上皇下御所、春宮上御所、御幸頗密儀也、）余、戌刻許
著束帶、（螺鈿劔、如常、）參春宮、（法住寺、）相尋大進光雅、問行啓
具否并御幸前後、光雅云、事皆具了、只今參仕公卿、權
中納言光忠、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新三位朝方等也、於
御幸行啓前後者、未奉及、權大夫邦綱卿可寄御車、
然者、相尋彼人可申之云々、余參御前、女房云、
可有御最密儀云々、而先可有行啓之由、自院御
方被申也云々、則光雅歸來、先可有行啓之由奉、暫
了云々、先御裝束、（邦綱、光雅勤之、無總角、大夫權亮兩人勤總角也、而此兩人不參、仍無之云々、）
而、權亮實守參上、仍可有總角之由令申、然而兼
問不可參之由、被渡總角具了云々、夜陰也、先
先も有如此之時、殊不可告、隨上皇仰、夜陰不
可告之由御氣色云々、仍答也、御裝束了出御、光雅
云、陰陽師泰親申云、依穢氣不可昇殿、自中門
遂反閇、常事也云々、余答云、可依先例、如此事、
道物能覺悟事也、下官不覺慥說、可依先例也、
而先例不可勝計云々、仍此定有沙汰、下
官可參御車云々、則乘御、權亮實守盜御劍、先
是、公卿列立、余於門外乘御車立榻、（御車也、随身取松明步、）
行、次至七條殿御所、於門外、余下自御車、（此事、不知先例、而去年朝覲行啓之時、時忠爲奉行、可御車之由有仰、余問云、門外歟如何、答云、可然云々、又於東宮御所如何、同前云々、依案得如此、可勘也、）無榻、次御車入、次下御之間、更垂寢殿御簾、
女房參上、奉抱下、次名謁、余候御車寄之間、不立
也、即參御前、次余退出歸家、
五日、壬申、雨降、不出仕、來八日女院可有灌佛事、而
件御導師別可被請云々、宗覚律師、故攝政範御物
忌、非御祈、更雖不可被憚事、先日如此事皆被
憚也云々、仍大夫阿闍梨公縁可被請云々、召仰行
事藏人仲時、
十八日、今日、藏人左衞門權佐經房爲御使來、依穢
不昇云々、依所勞不對面、興福寺衆徒申、前別當
惠信可被遠流事云々、是去三月十日依夜打也、
此條如申者、可有裁許哉否、可計申云々、則相
副奏狀并問注之記、以消息折紙所申云々、明日可
勘申之由答了、

十四

十九日、今日、以二消息一送二經房之許一了、其狀如二衆徒
申一者、所犯之證顯然也、先召三出犯人彌縦於二使廳一、被
レ決二眞否一之後、可レ被レ勘歟、
或人云、前山階寺別當已被二罪名一云々、此條如何、
卅日、丁酉 賀茂祭也、近衞使少將光能、東宮使亮口（平カ）敎盛
朝臣云々、今日甚雨以外也、
自二右大將許一、今年馬射々手闕如、御隨身等催三賜院以
下一、如レ此申請也、余答下可二相催一之由上了、

五月

（平）一日、戊戌 天晴、賀茂遂立也、上皇密々幸二紫野一、有二御見
物一云々、又來十九日可レ有二日吉御幸之競馬之御馬
走一云々、人來談云、去二十七日夜、新大納言師長雖二
別室假出レ宅、于レ今不レ知二在所一云々、或云、二十七日
逃、持三來衣裳於件亞將之許二云々、其後、夜陰、車十兩
許并帶二弓箭一之輩二十人許行向、箏琵琶幷文書等悉
納二件車一了、亞將盜所二持來一之、着二裝束一、改三捨舊衣二、
乘レ車被レ向二若狹守平經盛朝臣之許一云々、（稱宅云々、）于レ今
被レ座二件所一云々、但不レ知二定說一、又或人云、於二宅出一
者、一定可レ娶三取太相國女一云々、件女爲二大宮之養
子一、可レ執レ娶云々、此狀又不レ知二一定一、或說、故殿北政
所（太相國女）、云々、此事不レ被二信受一歟、但近代之體又難レ計
事也、凡事體甚以不二穩便一、不二落居一、殊勝了、言語道斷
事也、未曾有之世也、狼藉之（○此下恐有二闕文一、）
三日、庚子 晴、右中將春宮權亮實守朝臣送二消息一云々、
來五日可レ有二御馬駈一、左右番長以下可二皆參一之由可二
仰合一、（御教書、）答下可二召仰一之由上了、下家司忠行來、卽加二
勘發一、去吉田祭奉幣之間之事也、
五日、雨降、季長來、仰二昨日女院仰一、有二條々申旨一、今
朝自レ院藏人來、催二來十九日日吉御幸摺袴一、可二調進一
之由答了、
十五日、壬子 參二女院御所一、今日、前山階寺別當惠信可
被二遂流一云々、此事度々經二沙汰一畢、被レ問二諸卿一、申
狀大略一同、召二犯人於公庭一、決二眞僞一云々、而不レ被
レ用二彼申狀等一、偏似下以二衆徒申狀一被上レ處二罪科一也、事
不レ假二朝務一歟、但神明三寶、定鑒給歟、凡故殿御子息
之中、如レ此事出來、爲レ家實悲而有レ餘、當時被レ住二法
性寺御所一也、仍追使官人可レ向二彼所一云々、事不レ被
レ隱、僧正遁、可レ被レ遷二他所一也、而全不レ然之條、又不
當也、今夜、刑部卿重家朝臣來云、經房送二書狀一云、前

僧正可二配流一云々、而被レ住二法性寺一之由、有二其聞一、而追使官人可レ參二彼所一歟云々、則可二言上一之由答云云、又女院辭三退封戸一事、可レ被レ申二攝政一、又可レ被レ仰三合邦綱卿一事也、示下明旦可二行向一之由上退出、及二深更一付レ寢、

十六日、甲子、終日甚雨、早旦、前務密々被レ參二此御所一、則可レ被レ歸二法性寺一之由頻有レ仰、仍被レ歸了、參仕之條不レ得二其心一、爲レ避二怖布一云々、不便々々、春宮權大夫來、請二此事等一、又示、數刻談議、今夜可レ出二法性寺一云云、又重家朝臣來、經房送二消息一云、去夕無二左右返事一、仍出二法性寺一後可二參向一之由、召二仰撿非違使一了、但何樣可レ有哉、如レ此事不レ廻レ時云々、件間事等、邦綱沙汰也、邦綱退出了、

十七日、乙丑、終日甚雨、今夜、前僧正、○恐自脫、法性寺被レ遷二七條亘所一云々、住所、邦綱相所二尋獻一也、深更明月、

廿一日、重家卿來示云、故美福門院被レ辭三退封戸一之間事、相二尋朝方一之處、朝隆記注進云、如二件記一者、甚以外儀也、故三條內府沙汰云々、件狀草右少辨俊憲、淸書右兵衞督光頼、使同被二加署一事內府也、件狀被レ納レ宮如レ表云々、其事、朝隆旁加レ難云々、仍以二件記一持二向前內府許一、尋二子細一之處、此儀尤不レ可レ然、如二朝隆之記一、公卿使專不レ可レ然、又被レ納レ宮無二其謂一、只召三加頭辨重家朝臣一可レ付也云々、余答云、前內府申狀尤可レ然、其定可二沙汰一也、明後日最勝講之間、早旦可レ有二沙汰一也、被二加署一事、中納言宗家卿可レ宜歟、件卿明後日可レ參之由被レ示歟、若又不レ參者、可レ遣歟、草長光朝臣也、淸書日向守定長、光房男、可二相催一、他事無二新儀一歟、大略如レ前、大臣申狀也、重家退出了、

廿三日、今日、女院令レ辭二申封戸一給、重家朝臣奉行也、長光朝臣草三進辭狀一、信季淸書、巳刻、頭辨信範朝臣參入、昨日、重家朝臣所レ告也、相二副辭狀於御庄々一、可レ爲二官省府之地一之由之請文、并庄々目錄被レ付二信範一了、件狀、并請文目錄等、中納言宗家加署、依レ爲二院司上﨟一也、信範持參、次有二吉書一、被レ付二頭辨一之間、全無二別儀一、今日又被レ始レ沙二汰御祈一、重家季長賴輔等、相合可レ致二沙汰一之由仰了、

廿四日、盛光自二邦綱卿許一歸來、遣レ使也、前法務本也、示二邦綱卿返事一、可レ令レ申二女院御所一之由仰畢、則歸來、被レ仰下可レ示二法務之許一之由上、仍則召二仰盛光一、令レ獻二法務之許一了、晩頭來示二返事等一、

十六

廿五日晴陰、夕小雨、申刻、自東宮藏人來催云、今夜可有行啓、令參仕云々、依有所勞、如只今者難參、及夜陰得減氣者、答可參之由了、其後頗有平愈氣、仍俄出立之間、僕從各以遲參、仍行啓以後參仕、及深更退出、

廿六日、癸亥晴、今日、故攝政殿御月忌也、然而、去夜屈無術、仍不參仕、可謂遺恨云々、

六月

五日、辛未自院被尋祇園御靈會、春宮番長被來先例有無、

六日、壬申晴、長光來、余令申昨日御返事、雖引勘不分明也、仍于今遲怠也、

十六日、壬午今日、仙院有御堂供養事、（奉居如法不動明王、同二童子云々、）如如法經清淨云々、公卿其數參上云々、導師公顯法印、（眞實供養也、）讃衆十二人云々、

廿二日、天晴、雨降、季長來示條々事、最勝金剛院修理事、重家申出納清重許事、

來月二日、故攝政殿御法事、女院御方加布施事、千日御講、幷舍利供等、若山庄可被免年貢事、（卅丁也、）其殘如先々參朝無懈怠可令勤仕之由仰了、凡每事返答了、

廿六日晴、向故攝政殿月忌之所、導師律師光覺、其後例時、其後一品經供養、（是自去年八月、殿中男共各取法花經一品、至今月今日、誦滿千遍、仍已千部也、故中上也、）導師實顯、（阿闍梨也、）參仕公卿、（中宮權大夫定房、右大辨雅賴、中納言資長、忠親、春宮權大夫邦綱、左兵衛督時忠等也、皆在正面廣庇、）下官在後戶簾中、事了、參東宮、數刻之後參院、以少將定能入見參、歸來云、令申了、密談云、御雙陸云々、（片手、兵衛尉能盛云々、）其後歸宅、

七月

十三日、戊申晚頭參內、中宮聊有御不豫事云々、又去十一日軒廊顚倒云々、更無風雨之難云々、

凡近日天下天變恠異、不可勝計云々、主上御樂殊重云々、又參高松院、（自去十三日、御八條町也、八條院御所也、）

十四日、己酉自去朔日雨未降、念誦如恒、修盂供、送法性寺了、兩人同所也、如例、

十六日、辛亥參院幷東宮、依天變事、自來十八日被始北斗法云々、春宮御祈也、此間、御惱頗重御云云、

十七日、（壬子）今日有着帶事、在憲朝臣來、有祓事、帶護身、東寺長者法務禎喜、使少將定能、祓陪膳同前、役人宗隆、奉行賴輔朝臣、吉時午刻向壬子方着之、夜陰泰親來、有天變云々、以外大事、公家重御厄云々、春宮御厄云々、凡希代變云々、

十八日、（癸丑）晴、午後、雷發音、巳刻、藏人中務少輔延俊來催可申定祈年穀奉幣事之由、攝政殿可申之由候云々、余對面申可奉行之由畢、暫談世間事、延俊云、中宮御不豫之間、幼主御時、自此大事候者、何樣乎、以外大事也云々、余答實可有儀事也、實大事也、又云、天變怪異也、尤以不便也、云御祈、云憲法、凡無沙汰、不便云々、申刻、藏人左衛門權左經房來、示可奉行季御讀經之由、奉幣事申可奉行之由了、佛神事兼行、可有何樣哉之由答了、余以書狀申攝政御許云、神事未奉行、奉幣事尤可奉行、然者、季御讀經事、若可被仰他人歟、但可隨仰者、返報云、季御讀經事、當時無奉行之人、早可奉行者、頗雖非本意、共是兵事也、强不可逃避、仍申其由了、

十九日、（甲寅）晩景、經房猶可奉行季御讀經之由示送、申承由了、

廿一日、（丙辰）內々尋季御讀經定日時、申明日、（二十二日云々、）旦仰其旨於官外記了、

廿二日、（丁巳）行事辨重方來、余所勞出來、（持病也、）仍今日定不能出仕、若得減者、雖當日可定申、無減者、可告其旨之由、以人仰了、重方申云、定文等內覽事、攝政殿御所頗程遠、當日有定者、彌可及遲々、欲申請如何、余云、早可令申攝政之時、必可覽也、然而又近代之例云々者、遣仰今日定延引之由於官外記了、

廿三日、（己未）經房來、明日（季御讀經當日也、）參陣之刻限仰了、同示遣重方之許了、且又可觸之由仰經房了、

廿四日、（庚申）如法午刻着束帶參內、（蒔繪劔、）先着仗座、（直端、依非奉行也、）召官人令敷軾、此次仰可召大少辨之內、（行事也、）則來、余仰云、執筆參議誰人哉、未參如何、答云、右大辨也、而遲參、遣召了云々、次仰可勘日時之由、則持來、披見竟前、（發願結願等日時也、發願未中、結願未來、）重方云、未參、猶遣召了、余答曰、先例奉行辨書之、常事也、然而代始也、猶暫可被待彼人、依不可有略儀也、但猶遲々者、奉行可書也、重方退出了、未時、

中納言(宗家)、参上、次中納言(忠親)、参、其後暫右大辨参、着横切座、(奥方末也、)次余召右少辨重方、仰云、例文、則史二人進來、一人持例文、(入筥、二通、旧定文一通、今日可請定僧名也、)置余前、今一人持硯筥、置参議座上頭、(端方也、)次大辨起座、更着横切座端方、余取例文等披見之後、気色可給歟之由於大辨、大辨無左右起座進來、余授之、(不入筥、乍二通、給之也、)大辨取之復座取笏気色、余揖許、大辨磨墨之、本自書口儲懐中也、書了持來、余取之、(例文二通、懐中、於予前取出一通新書定文副笏、合三通也、)置前、大辨復座次第披見之、(今日定文也、)入筥、(日時、同入之、)以官人召右少辨、不可奏之由、(依摂政物忌、不参内、仍兼可申請歟之由、行事辨示余、々早可申之由答了、又來云、摂政命云、早可然、不可内覧云々、仍可奏之由示之也、)重方取之則持歸、受(受恐授誤、)予、々存可結之由之間、則起座出了、不得其心之間、経房又出來、余凡不得心仰天、経房着軾余案、此事重方存僻事テ、内覧之由ヲ存テ、以経房為令奏、令参上歟、仍余給筥、(此事、凡不可説事也、兼申請摂政、有免随便重方也、而存内覧之由條勿論也、又職事不案召直推参不敢也、余問之也、又可小勘發也、而未練之間、仰天之外無他、仍不覚之後悔了、但為人不便也、仍不尋也、)経房即持來、余先結申定文、(巻文、)仰之、余次結申日時、(又仰之、両度、他不同、定如例歟、余巻文、父経房退了、)次余召官人、史参テ可撤筥之由仰之、史参上取之、小庭暫立、人々咲也、早可出之由諸卿示之、仍退出了、(不撤硯、則可有御前僧定之故也、)次相待請奏、又召外記、可仰令催出居、堂童子之由ヲ存之處、則経房來仰云、御前僧可定申云々、(此事又勿論也、進示記給了、仰之、不敢也、)次揖許、次召辨仰云、御前僧例文、重方起座了、則持來之、余取之見之處二通也、此事以外違例也、請奏ハ、僧名定了可申也、而職事仰了、仰可進例文之由、畢後、相具ハ、可為御前僧、僧名一紙持來、不可説、々々々、又御前僧名ハ、史入筥、持参例文之時、加入テ持参也、而相具請奏持参、凡言語同断事也、余云、僧名ハ具例文、可入筥也如何、又有二通、辨云、一通ハ請奏也、余云不蒙御前僧事、仰之以前可有也如何、殊無申方歟、余返下請奏、(先見之也、)辨結申、余仰云、申給稱唯退出、猶更不進筥、仍大辨催之、重方立宣仁門下云、可被書下御前僧也、公卿等又云、史可持参例文也、余早仰可持参之由、則史入例文於筥持参、直着軾進之置前、又披見了、給大辨令書之、其儀如初、(最モ二通給、今入筥持参例文、進重方、具請奏、持参僧名也、)大辨書了進、余、余披見了、(大辨復座之後也、如初、)入今日定文許、置二通於筥奥方、(初ノ定モ如此也、)召右少將給之、仰云、可奏聞也内覧之條、先日申請了如何、辨

退出、卷之了持歸、余結之仰之、不聞、次余下辨、辨結之、余仰之、依定申之、次召史仰可令撤筥之由、此間、大辨起座着本座、次史參上取筥、今度退出之儀、取硯出畢、次召大外記賴業問云、出居ハ候哉、申候之由、又問云、堂童子ハ候乎、申候之由、余目之、大外記唯退出畢、次召辨問僧參否、申云、御前十僧口未參云云、仰早可催之由了、余議公卿等云、先例兩三人不待之、十口ハ何持○持恐待誤可有乎、只今申行也、隆季云、尤可然、隆季先是所參也、次又召辨猶問之、未參入云々、示下可問綱所之由、申云、綱所有例之由令申云々、但猶遣催了、御前僧之中、僧綱四口可入也、而二人未參云々、余云、猶暫可待歟、早可遣人、猶遲々者、不可待綱所、申有例之由云々、重方起了、其後數刻、漸及申正中、余又召重方問之、僧綱三人參上也、余可始事也、有例之由、綱所申云々、次余以官人召職事、藏人權佐經房、經房來、可奏事由之由、經房則來可始云々、又召辨仰云、鐘、重方起了、余候殿上、經階下也、先是、中納言、忠親、參議、實綱等、示可候南殿之由、依為下﨟也、次出居着座、次公卿參上御前座、余、別當隆季、中納言宗家、參議邦綱、資賢等也、次諸僧參上、次綱所威儀師、

仰御導師以下役人等、先跪余前、余目之、次澄憲律師着半帖、第二人也、打磬、余已下、置笏、敬白之間、頭中將實宗仰御願之趣、先取上卿氣色歟、但不然座もあり、次總禮、次唄、次堂童子着座、次花筥、次散花、次收花筥、次讀御經、次導師起座、讀經了、又着半帖、結願了、又復座了、次三禮、着半帖、呪願在座、度度例不同歟、次綱所進就行香机下、次余以下解劍、置笏、進寄行香机下、無人、三人不足也、仍兩貫首、出居一人、修範少將上﨟也、今一人、定能少將也、次威儀師分輪、公卿取之、次第給之了、威儀師引道、公卿以下從之如常、藏人取花（○花恐火誤）筥、行香了復座、公卿退下、須僧正之後退出也、而僧等不可退出云々、先是綱所着行香机下、定所作人等、余退出、不知夕座、是例也、休息退出之間、宗家中納言來、

廿六日、晴、今日、故攝政御正日也、仍參東山、

廿七日、晴、今日、季御讀經結願也、未刻參內、着陣奥座、公卿未參、召外記問出居堂童子具否、次召辨問僧參否、辨重方申皆參、南殿僧今三人不參云々、而攝政未被參云々、余問云如何、重方云昨日令參給、次申事由之處、明日午刻可參也云々、余云、早可獻使者、重方獻之了、次右大辨實綱參上、數刻待之、次重方來云、攝政早參院御了云々、余云、先例必

攝政不被參事也、隨今度初日不被參、被始有何事乎、只今自院參內者、已可及深更也、（于時日入後也、）重方云、尤可然、但可隨御定、次召經房云々、來云、殿御院參云々、猶可被相待歟、又可被始歟、余云如何、經房云、可有定、余云、如初日尤可然、但可有仰云々、次示合右大辨云々、今初日已攝政不令參給、已可及夜漏也、仍余仰經房可令奏事由、歸來仰開食之由、此間、中納言忠親、參議時忠參上、仰曰、忠親時忠等、南殿各揖許、次余起座候殿上、（經宗立陽殿壇上、）次召奉行辨下之、辨結之、余仰之、（只氣色也、）次辨退、次余以下退出、

閏七月

十四日、就寢之後、或人云、俄上皇御不例、殊以重御云々、仍子剋許參院、次參東宮御方、相合女房、問女房、頗六借御、二禁云々、醫家或恐申、或不恐云々、然而如只今者、無殊大事歟、

十五日、參院、今日醫家等奉見、或申增之由、或稱減、以何可是非哉、

十六日、院御不例有御減云々、余依所勞不參、

十九日、參院、今日、定成、重長有賜云々、各敍從上四位云々、憲基被超定成了不便也、憲基今度申狀更無過失也、定成、重長ハ一切不可灸之由申之、憲基ハ灸治尤可有、如只今者、御藥師許何有減云云、有增者、無左右可有御灸治云々、知康大略同憲基、但頗始灸治云々、保通尤可有灸治、無灸治者有增歟之由申之、此申狀等去十五日也、而定成、重長申狀相叶、無灸治御減、仍有勸賞、憲基以同前歟、而彼趣之條令然歟、更不劣定成醫師也、但定成賞外又有御馬幷御衣云々、若布衣云々、召出御前、經房仰之云々、次第不知、先例可尋也、

廿四日、今日、余加灸治、憲基灸之、凡二十五ヶ所也、

廿六日、今日、猶灸之、今日灸了、給單重唐綾等、度々成了、仍不能引馬也、

・

八月

十五日、己酉、雨降、尊勝念誦如恒、請寶嚴、與寶嚴暫談之、頗示眞言與事等、自流第（第恐弟誤、）也云々、余皆劣云々、寶殊之間事有其儀等、不能具記、

廿七日、今日、最勝金剛院加二修理一、土用以後、來月晦比可二修理一、

九月

九日、籠居之後、始參二東宮、院一、次參二女院一、今日平座也、

十五日、參二女院一、依二御忌日一也、次參レ院、入二院、女御兩方一、見二參之一、自二女御方一親宗出來云、御熊野詣之間、東宮無人、可二祗候一者、申二承了之由一畢、次參二東宮一、次參內、次退出、

廿一日、今日、御熊野詣御進發也、

廿六日、今日參二東宮一、則參仕進遊所也、依二先日仰一也、定能仰二直廬一也、

廿七日、辛卯晴、內裏燒亡也、夜半參二高倉殿一、五條內裏燒亡也、仍幸二高倉殿一也、余遲參、萬人遲參也、寶物等皆不レ燒、神妙也、

三十日、甲午參二女院、東宮一、

十月

一日、乙未晴、平座也、不レ能二參仕一、參二東宮一、去夜行二幸大內一、

六日、庚子天晴、今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午時、着二直衣一參上、事了布施如レ恒、參仕公卿、（余、中宮權大夫、中御門中納言、藤中納言、春宮權大夫、左兵衛督、六角宰相等也、）

八日、壬寅參二東宮一、有二御馬御覽事一、帶刀不レ候也、仍余隨身乘也、

九日、癸卯晴、今日、攝政長者之後、始被レ向二宇治平等院經藏一、前驅、殿上人、家司、職事、相交廿餘人、隨身、烏帽子、狩胡籙、下﨟、普通布衣、前驅布衣、扈從公卿二人、（資長、雅賴、）余參二九條殿一、於二御棧敷一見レ之、攝政被レ着二直衣一、先々多着二衣冠一向二經藏一云々、如何、可レ尋レ之、後聞、先於二本堂一、有二諷經事一、攝政座二正面長押上一、資長、雅賴祗二候緣一、導師被物、中宮大進資泰取レ之、布施一裹、馬助長經取レ之云々、次々被レ向二阿彌陀堂一云云、次參二經藏一、公卿等相從開レ封、院司重家仰衣冠、家司光成束帶云々、

十日、甲辰天晴、今日、於二東宮一被レ供二養大般若經一、自二今夜一以二六日一、併長日可レ有二御讀經一云々、日別一人相替可二勤仕一云々、申刻、着二束帶一（無文帶、）參二上東宮一、先於二中門邊一招二光雅一（五位藏人、東宮大進、奉行也、）問二出居有無一、答云、

今度不レ然云々、長治二年六月廿五日、鳥羽院春宮御時有二此事一、而出居無レ之、仍今度無二出居一歟、尤可レ然、
光雅云、例、御願趣、亮、權亮所レ仰也、而今度各稱二所
勞故障一、不二參仕一、爲レ之如何、余云、先例如何、如レ此事
可レ依二先例一也、光雅云、先例不二分明一、但宮司上臈仰
歟、余云、爲二奉行一之上、宮司上臈也、早可レ仰二光雅一
者、次着二殿上座一、公卿五六輩自レ本在レ座、余召二光雅一
問二事具否一、申二僧侶皆參之由一、卽仰二可レ申事之由一、暫
歸來云、申二事由一、仰云、可レ令レ打レ鐘、光雅退了、則余
以下着二御前座一、中宮權大夫定房、三條中納言實房、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春宮權大夫邦綱、左兵衞督成範、三位雅賢、公卿
等參レ之、次僧侶參上、廿口、次導師禰知法印登二禮盤一打レ磬、公卿立レ
列、次唄、此間、堂童子分二花筥一、次散花、堂童子收レ筥
退出、次導師啓白、此間、大進光雅來臨二余前一解立、余
示レ之、光雅就二禮盤下一、仰二御願趣一、次揚二題名一、次說法
了、次導師被物、或先二行香一、今度爲レ先二被物一、中宮權大夫取レ之、次咒
願、三禮、次行香、春宮綱所不參、堂達分輪、引二導之一、如レ恒、余、中宮權大夫、中
御門中納言、春宮權大夫、左兵衞督、藤三位雅賢、六角宰
相等、一人不足、侍從通資加レ之、火蛇取、奉行藏人泰
經行香了、僧侶退下、次公卿下、余參二御前一、次退出、今
夜歸二六角第一、依二方違一也、
今日、堂童子、左方少進棟範、藏人泰經、右方侍從通
資、藏人有經、請僧布施如レ恒、於二中門邊一被レ行云々、」
十一日、乙巳今日、上皇御下向也、仍參二院、并東宮一、入レ夜
退出、
十三日、丁未晴、季長云、來十五日於二女院一可レ有二舞御
覽一云々、是大僧正所レ被レ進之童舞也云々、
十五日、己酉陰晴不定、今日聞、若君舍弟也、於二七宮白川房一、
有二出家事一、仍余向二件所一、直衣、上達部少々告示、中御門
中納言、春宮權大夫、左大辨等也、但左大辨迎來也、若君着二童裝
束一、布衣、先奉レ拜二氏神一、向レ南、次奉レ拜二公家一、次拜レ師、各
一度、拜了改二裝束一、普通鈍色裝束、件裝束、余申二女院一、仍自二女院一所レ遣也、向二脇息一、
已以剃髮、其間事僧等勤二仕之一、出家事、僧一人取二袈
裟一、先獻レ師、師取レ之招二弟子一、相向テ三度讓レ之、卽着
レ之、事了、余參レ院、次參二東宮一、歸レ家、今日自レ院被
レ獻二幣於諸社一、
十八日、壬子今日、於二女院一有二舞事一、余直廬所二借召一
也、余依二所勞一不參、攝政被レ參云々、
廿一日、乙丑今日、日吉御幸、內競馬也、所勞尙不レ快、仍
不二出仕一、後聞、
一番、左秦賴、追勝、右秦文、　二番、左秦國、儲勝、右公景、
三番、左風文、追勝、右秦清、　四番、左秦任、儲勝、右敦助、

五番、（左近武、追勝、右敦依、）六番、（左敦經、不勝劣、被追入、右兼仲、）
七番、（左武安、儲勝、右忠武、）
自今日、爲産祈、始聖觀音法、（宗命法眼也、）
廿五日、己未、天晴、今日、上皇參詣日吉社給、余辰刻着束帶、（蠑鈿劔、）參仙院、（法住寺御所、）卿相兩三兼候、攝政同被候、暫人々參集、先御覽神寳、五位殿上人役之、經房行事、別當隆季卿獨候簀殿南簀子敷、次藏人敷圓座於簀子、次頭中將實家朝臣召公卿、次左府以下各着簀子圓座、攝政兼被候、次乘尻等自西渡東步行、（爲先上﨟、）次神寳自東渡西、次舞人同渡南庭、（皆騎馬、）少將定能卿渡之、各皆相具所從、少將辨知盛不具雜色也、次乘尻渡、（今度皆騎馬、爲先上﨟也、）次舍人、次居飼、次公卿等起座、於中門邊着靴、次公卿、左府以下列立南庭、次寄御車、（一具、少將二人、光能、修範、前行御車前、）次乘御、（實家朝臣獻御劔、攝政候御簾、）公卿等爲騎馬前行、次出御、路頭行列可尋記、不能見、余於白川邊留了、御幸之間不候東宮之由、兼有其仰、仍爲參東宮所留也、今夜、春宮使來、廿八日可候也、休日可有還御之故也、見物人語云、藤大納言、（師長、）相具居飼云々、未知案內、可相尋也、自今日、爲産祈、始藥師法、（玄操法橋、）又始供兩三壇也、
廿六日、庚申、於社頭有競馬事、
廿七日、辛酉、今日、於社頭有相撲事云々、
廿八日、壬戌、今日還御、余歸家、日來候東宮也、今日先參院、次參女院也、
廿九日、癸亥、相合宗命法眼、習受眞言等、申刻許、藏人中務少輔延俊來云、明日可有一代一度仁王會定、早可參者、申承之由了、
卅日、甲子、天晴、今日、一代一度仁王會定也、早旦、尋奉行於延俊之許、申云、辨信範朝臣、爲親等也、而爲親所勞、信範朝臣依准后事參院、仍參陣刻限不定之由申云々、依暫不參內之間、延俊進消息云、執筆參議家通、奉行辨信範參候云々、卽以參內、（蒔繪劔、）直參着陣端座、（兼承仰之時、先々如此也、）先仰官人令敷軾、（此間、家通參着橫切座、）次召信範朝臣、仰日時事、信範退了、則歸來申云、出居日時、明日吉日也、而自明日可爲神事、（神今食、）但先例雖神事中、不被憚之、就中、承保年中有例、不被憚之由、殊被仰下、仍勘申明日歟之由、官所申也云々、余云、承保之例、已最吉例也、不可及異儀者、信範退歸、持參日時三通、（一通仁王會、一通出居、一通大祓、懸紙一紙二卷籠也、）

見之、留盤仁王會日時、（加禮紙、）日時一通下辨、（依爲上宣文、不可奏聞故也、）辨不結申之、如何、信範申云、唯今已書僧名等、而其所已過先例云々、廣定卅二三所也、今度依院宮爲御座、三十七所也、爲之如何、余云、如然時、先例如何、信範申云、官申云、隨當時員數、書大間、遂可被留之、所々被押紙定例也云々、余示可然之由、信範退歸、次余召信範仰云、例文、信範退歸、良久、史二人持參之、（一人取例文筥、置余前、一人取硯筥、置參議座、）余披見例文了、家通起座、進着參議座上、摺墨了、氣色于余、余取例文等與家通卿、（是近例也、）僧名一通、例文二通、（一通ハ、日時僧名、檢校以下辨裝束等也、）家通取之書之間、上西門院分候那、（○那恐邪、）書落僧名了、仍家通以史尋之、綱所注折紙包之、家通見之云、此僧名已上西門院、今散花人同名也、爲之如何、同尋綱所、申云、同名人也云々、仍書入了、家通云、檢校、幷裝束等注文、無于硯筥、如何、余云、可被尋、家通尋史、史申云、可隨召也云云、余召信範問之、信範尋史、史云、先例隨召也云云、仰早可進之由了、（先例、隨召之由、不覺悟也、）信範持參之、余給家通、家通書之、（二通、一通ハ行事、一通ハ裝束也、）總三通、書了與余、余披見之處、書法橋和尚、仍返給家通、令書改之、（上人位事也、恐失歟、）加入日時、付信範奏聞了、返給、（内覧ハ、信範兼申請攝政、仍奏也、幼主之時、必可覽攝政歟、）余結申之、信範仰之、（四通皆結申之、）便返下信範了、結申之、余如之、信範退出畢、余召史令撤筥、家通起座、次余參御前、即退出、參攝政御許、今日、春日詣定也、事了後所參也、余申仁王會一門過分事、命云、末々所司除之、恒例也、其由仰信範了云々、即歸家、抑、今日、延俊下阿闍梨解文二通、（一通、天王寺別當、一通、死闕也、）余召信範下之了、（下宣文也、）其後、信俊來云、官申云、先治部省可有宣下、而先被下解文如何云々、此事偏延俊失錯也、奏聞之處、可宣下之由有仰、仍無左右奉下也、給諸省宣下事何樣可有乎、失錯之條不可申盡云々者、余答云、次第頗違亂歟、未被宣下、給治部省之條、余兼難知事歟、但可尋頭辨、延俊退了、余召信範、而此事信範申云、件解文留置于治部省、宣下之後可下之由所存也者、延俊次第可謂未練歟、近代職事如此也、仁王會日時、十二月十三日（發願午時、結願申時、）定文、辨日時勘文等書權在判、

十一月

一日、乙丑、陰、雨降、以頼輔朝臣、産之間夜々事、相尋前内府之許、返奏云、御湯事、鳴絃、五位五人、六位五人已上、（束帯、）可宜歟、但近代之法、各出故障、定難参仕歟、然者、只五位三人、六位三人、各衣冠不可及傍難事也、三夜五夜事、折節神事指合之比、誰人参籠哉、無人獲饌、又以無益事歟、只御前物、并粥計可宜歟、七夜事、任先例可被儲卿相雲客等饌云々、條々被許旨尤可、今日、施薬院使丹波憲基朝臣来臨、押借地之法、（縦殿母屋中妻戸帳東間也、上長押南面押之也、）是先例也、当月朔日必押之云々、

三日、丁卯、上官来云、列見延引了云々、又上官持来仁王会僧名、見之處、三十二處也、今五ヶ所被減也、自今為産所始修不動法、（覚時阿闍梨、験者也、）又今日調進産調度等、（進国在列、）

六日、庚午、自其夜亥時許、有産気色、丑刻、装束産所、（寝殿女房、以帳東間為其所、北廂母屋廂、）修法僧侶、各相具伴僧等、祗候南庇、加持之、卯刻許平産（男子）、相続、後物又平安、先是、医師（憲基）、参上、献種々薬等、又陰陽三人（陰陽頭賀茂在憲、同助安倍泰親、主税助同時晴等也、）候南簀子敷、読中臣祓、産成了、陰陽師、僧等退出、給禄於修法僧侶、引馬於験者二人、（衛府引之、）給禄於医師陰陽師等、（被物等也、）次陰陽師献勘文、（一紙加署、三人）（辰刻注之、在憲時晴等申辰時之由也、泰親申卯刻之由、其間、在憲与泰親有口論事云々、）抑、泰親自懐中取出男子勘文、（自本占申男子、本産之由也、）頗有自讃之気云々、自女院被悦仰、又自邦綱卿之許示送悦由、上皇幸仁和寺之間、春宮無人、仍為留守祗候、且所馳言上也云々、余答云、無左右罷籠之條、有其恐、能可披露之由返答之、又自摂政之許被悦示、又人々少々来臨、鳴絃、読出并了、御前物、陪膳、役人等雖加催、未聞散用、

八日、今日三夜也、垸粥、并御前物許也、先日前内府許示定也、戌刻、供御前物、（折櫃十二本、織物打敷也、）陪膳修理権大夫頼輔朝臣、役人蔵人五位六七人許、自南面階隠間供之、女房等居簾中、傳取供之、畢、陪膳起座了、不被出也、次有垸粥事、其儀、先下家司（二カ）二人舁立粥案一脚於南庭、（当階南間、去御簾下四五尺立之、）次問口家司兵部大輔顕方着座、（先例、四位、亥日必也、而今度四位称障、仍五位上臈勤仕之也、）次粥役人等七人入自東中門、列立案南、下家司二人取松明分立左右、先盛粥授役人等、次家司問云、（タフ、）次役人第一人、（能登権守久明、民部大夫五位也、）又問云、此殿ニハ、夜ナキシタマフ、姫君ヤオハシマス、顕方奏云、粥役人云、次第廻殿中三反、

每度下家司入粥也、粥役人問之、問云答之、（家司問之事ハ、初一度許也、）廻了、家司起座、次役人等置膳器於案上、退出了、下家司傳取可置也、次舁出案了、

九日、天晴、今日、浴殿始也、以寢殿南庇為其所、先置雜具等、侍等役之、又下家司一人、仕丁、亥向吉方汲水、（東方也、）則汲水歸參、仕丁直向釜殿、入加給湯、次下家司相具所（○祈恐御誤）湯、參南階下、六位二人（信光、左近將監高松院判官代、正綱、皇嘉門院判官代等也、）取之進、女房、女房取之入居桶、（湯一口、水一口、）女房入分瓫等、法眼宗命參加持、祈（○祈恐浴誤）湯了、始御湯殿、讀書光經、鳴絃六人進庭中、（光經進出當階、立也、其後五位四人、其後六位二人、本五位六位各三人也、而六位一人不參、仍用五位也、）小兒下湯了、光經讀之、此間、法眼伺候障子外加持之、湯了、讀書以下退歸、又更始夕湯、其儀同前、又加持之、置御湯殿具、次第先敷地敷、（手作布五幅、其上絹五幅、）其上立船一脚、（在盆、置瓫、南北妻、）次置瓫臺、（訓之彫床子瓫入、合十六也、在覆等、）船ノ南北各一脚ヲ立也、次立置物棚、（北ノ彫床子ノ北立之、）次立小床子二脚、船東西立之、（在半帖、）次立居桶二口、（各在足、南ノ瓫臺南、東西置立、）次居分桶一口、（居桶ノ東居之、在板、）次此瓫上置成杓、（結付金銀玉等、盛基進之、）居桶上置湯シタミ、各一、置物棚上、虎頭一、犀角一置、御湯暫、侍等撤之、掃除之、如本取置、

十日、今日五夜也、次第如三夜、（但、啜粥五廻也、）

十一日、今日鳴絃、六人之中、一人稱障不參、仍五人也、

十二日、今日御湯了、給祿於讀書人、於中門拜也、

秉燭、左大辨來、相續中御門中納言來、於二棟廊北面、暫言談、此間、藤中納言來、卽出寢殿東庇座、（敷高麗端疊、對座南上、立高器各三本、為上達部座、末敷紫端疊、立高器、為殿上人座、須立懸盤也、而依懈怠立高器也、）卽兩納言、左大辨等着座、次重家朝臣只一人候座末、（他殿上人一兩候、然而不着座、又無來人也、）次一獻、（成光朝臣持參盃、居折敷、五位諸大夫被相從、）余取之巡流了、次二獻、重家朝臣勸盃、瓶子、（五位諸大夫也、）次居汁、（余陪膳成光朝臣、役送諸大夫、公卿座、諸大夫居之、）次下箸、次有催馬樂、（安名尊、伊勢海、）次三獻、（左大辨勸盃、瓶子基輔、殿上人也、）次有朗詠、次顯方參上、申云、皇嘉門院御使參上、次敷疊一枚於東廣庇南第一間、（高、）次召使光能、（五位判官代也、）捧御衣、（入衣筥、）置疊上、次成光朝臣取之、自南面進簾中、退了、次重家朝臣取祿給光能了、下自中門廊、再拜退出了、次供御前物、（其儀如先々、陪膳同前、）次有掛事、先置紙、（公卿料、置紙於折敷、居出高坏也、殿上人折敷人別置、五位役之、）次撤座上盤饌、（諸大夫役之、）次立切燈臺、（藏人五位、）次敷菅圓座、次置筒於同座中央、次自下﨟、各取紙置圓座進、（各一狀、）復座、次自下﨟、次第進寄、折掛、宗家卿每度

入口、次有粥事、其儀如五夜、但七廻也、此間、公卿等出居殿庇見物、是例也、余出居南簀子敷、今夜範明朝臣問之也、次人々退出、但宗家卿、雅頼等、暫留見小兒退了、事了人々退出了、後着使送紙等、夜夜御前物、贄殿別當調進也、御湯殿具、政所忠行調進也、公卿座饗、贄殿別當馮允兼頼勤之、

十五日、天陰、雪降、今日、童御覽也、着直衣、（出衣、）參內、候殿上、先是、攝政在奥座、大納言公保、左衞門督實國等在端座、暫右大將參入無名門、自小板敷、經余後着端座、攝政招頭辨示可催之由、暫攝政起座了、次頭辨入上戶召由、予以下候御座東庇、次左府童參、此間、雪降寒氣難堪也、良久、若狹童參上、左府童（式守、式宗付之、）若狹（雅忠度、無諸大夫也、仍爲彼一家付之歟、頗凡歟、）若狹下仕藏人等、南殿方行向、內府見之、示頭辨、仍召還了、事了參御前、攝政被坐、暫攝政退歸、次余退出、

十六日、雪降、近年之中、事外大雪也、今日、新嘗會也、左府可參內辨之由、自頭辨許示送、仍不參內、隨有所勞故也、而間戌刻許、頭辨來云、左府假稱障不參內云々、內辨可勤仕歟者、從者皆迷有遠所之召、定及遲々歟、爲之如何、然而可相稱之由示了、此間、左大辨來、暫參內、（亥刻許也、）候仗座、奥、頭中將仰內辨、余折（○折恐付說、）端座、令官人令敷軾、（此次令直沓、）次以官人召大外記、即賴業具人參軾、余問云、諸司候哉、國栖、造酒正候哉、外記每度申候由、仰云、候ハセヨ、外記唯退、次又以官人召外記、賴業參入、余仰云、外任奏ハ候哉、申候之由、仰云、持來レ、賴業唯退、次賴業持參外任奏、余見之如恒、賴業退、次以官人招頭中將奏之、實家取笏之後、庭雪未消、可沒御裝束之由、幷大歌所別當中宮權大夫不參、以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忠親也、）可爲代官事、奏聞了、頭中將參上、即歸來、返給奏、余結申如恒、仰詞又如例、會未卷文入笏之間、頭中將兩條聞食了之由仰之歟、不分明、大畧許也、即歸退畢、（實家作法、可謂未練歟、）次告示大歌別當事於忠親卿、（件人在座也、）次召外記下給奏、賴業取笏之說仰、仰詞、賴業唯、又仰云、大歌別當代官ニ、權中納言藤原朝臣者、賴業不唯退了、（卿唯歟、）次召頭辨仰可改御裝束之由、（先尋裝束司辨之處、不候、仍仰他辨也、）次余示可出外辨之由於人々、（暫不起、仍示之也、必不上﨟、只隨便宜也、內辨起座之後出外辨、是例也、）即各起座向外辨了、次余於宣仁門外

着靴、又令押笏紙、引陣之後、着宜陽殿兀子、〈今日依御物忌、不出御云々、〉内侍出、余謝座參上、其儀、立磬折、微音稱唯揖、兀子南南三歩出、立留向西揖再拜、又揖右廻、自砌上北行、自軒廊西進、昇東階、〈南邊、爲先左足、〉經南庇母屋東第一間、著兀子、次顧座下方、〈川請儀、〉催開門、開門了、由臨頭範直申上、頭催闈司、如初着座了、召舎人、〈二音、〉大舎人唯、少納言參上、〈依雨儀、不進庭中、參否雖見、仍尋之座頭、申參之由也、〉仰云、刀禰召、少納言唯、出召也、頭、小忌以下參列宜陽殿西庇了、仰云、敷畢、則謝座謝酒了着座、〈小忌在庇、中納言資房、參議雅賴、左大辨也、〉次各向五節所了、〈經殿東庇也、〉〈抑、向五節所之時、可仕倍階、〉參議資賢一人留座、頃之、各復座、次余仰參議、令催粉熟、〈無御出、仍不供御膳也、〉即居之、〈爲先小忌、〉資賢氣色于余、次第令下、箸了、又小忌以下次第食之如例、次仰資賢催飯汁、即居之、箸下如初、次催白酒、即勸之、余不待居了食之、〈他人不然、不知故實歟、〉次催黑酒、即勸之同前、次一獻、國栖奏、〈余下殿、仰外記催之、抑、一獻以前誤奏之、余以下自當上加制止了、令下殿所催也、〉次二獻、御酒勅使召資賢仰之、〈其儀如恒、依無出御、不奏、直仰之也、抑、無雜官之三位參議者、召文、是皆通之説云々、而故知足院殿、令勸内辨給之時、迅召之、仍今日用訓調、○訓調恐誂詞誤、〉資賢候法〈○法下或脱中字、〉了復座、次三獻、大歌別當代官忠親卿、下殿發歌笛一節、〈直參宜陽殿庇了、〉次余召資賢、了參進余後、仰云、檻ノ中ノ物申司藤原朝臣召、資賢退召之、別當、別當代忠親卿參着、次仰參議、令下小忌臺盤、〈上卿宰相起座、下了復座、〉次舞姫四人自西方參上、南庇北面居也、〈女官等秉燭前行、近立御前階下也、〉抑、舞姫遲參、仍仰職事度々催之、數度蒙催參上也、可謂懈怠、次大歌發歌笛、則舞姫起各舞了、還入、大歌退出歟、〈不見及、〉次小忌以下降殿、列宜陽殿西庇、拜舞、〈謂舞姫拜也、〉余不立此拜、直着陣、〈改須立此拜、非初度、絶不列、先例也、但初度必可立也、〉依雨儀、經宜陽殿西壇上、〈不小庭也、〉乍着靴懸片尻、〈軾不撤、仍不仰也、〉次令官人傳仰内記可持參宣命之由、則内記〈六位也、〉持參之、余置笏取文披見了、置前目之、内記取文杖退歸、次以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參見參之由、則外記持參之、候小庭、余目之、外記唯、參軾捧杖、余置笏取之披見、〈見參二通、祿法一通、〉無指設、即加宣命、下外記、外記取之指一枚、余出宣仁門、入自恭禮門、昇南殿艮角階、經御後、進弓場殿、立西第二間、〈外記取杖、自階下進向也、豫仰此由也、〉付延俊奏之、〈頭中將不見、早出歟、〉即持歸、取之下給外記了、余經本路、立軒廊西間、外記持杖、〈自階下參向也、〉余取文副笏參着、召資賢給宣命、資賢復座、次召小忌參議雅賴、給見

參、祿法ハ、雅賴直向祿所了、（抑、今日出仕之參議、只孜賢一人也、件人爲宣命使、仍任小忌、召雅賴、給見參、且是依爲大辨也、是先例也、）次實房卿以下、下殿列立宣陽殿西廂、宣制兩段、（先再拜、次舞踏、）仰、實國卿入自額北間、如何、余用額間也、拜了各復座歟、余持病更發、依不知爲術、直出宣仁門了、不復座之條可謂恠、出花德、陽明等門歸家、于時丑一點許也、後聞、今日內辨其難已多云々、一ハ國栖設、一獻以前奏之時、更不加催、是吏部王記所注也、仍右將軍忠雅卿先年勘仕內辨之時如此云々、余倩案之、等不當事歟、勘吏部王記之處、不可催之由不見、又勘先例、長元九年元日國栖設、一獻以前奏之、自當上加制止、一獻二獻了後、更不奏之、仍內辨內大臣、（大二條關召也、）後日仰參議催之云々、以之思之、更非失錯歟、後日申攝政、命云、加制止、一獻之後催之定例也、不催事未知云々、勿論事歟、次ハ兩儀、奏宣命等路、可用露臺北階、不可入恭禮門云々、尋申攝政之處、可用恭禮門之由有命、皇太子參入之時、可用北階等歟、以之致此難歟、不知案內之內人如此、何爲云々、

廿七日、今日、攝政被詣春日社也、行列有不審事、前驅中間隨身加之、本體神寶、次隨身ハ候也、近代ハ御車近候、今度ハ何トモナシ、

廿九日、今夜、御堂御八講始也、仍相勞持病參仕、公卿一人不參仕、殿上人只二人行香之間、極見苦、大臣次殿上人立事、先例未曾有事也、然而依爲御堂事、不顧見苦、余立行香了、又立加前驅一兩了、又僧綱一人不參、仍以已講爲闍白之而者、又爲咒願、末代諸事如此、悲哉、事了歸家、今日攝政被歸云々、

三十

十二月

四日、今日、參御堂、御八講結願也、先是、中御門中納言參候、暫言談、良久、攝政參入、今夜有閑院度（澄カ）定云々、仍遲々歟、攝故雖着北座、無勸盃、即進堂中座、今夜攝政以下不持笏、在公卿座之時、於（○於恐猶誤）不持之、朝夕座了、行香邦綱卿參、加三位中將、爲攝政無參、公卿四人也不足、殿上人立加如恒、事了遣布施、余申攝政云、十日可參入也者、今朝以消息示送云、十日移徙也、光臨哉云々、仍申其返事、也、又申云、節會日催雜事、於參議不拔箸不取

勿歟、又不拔箸シテ取勿歟者、命云、不拔不取云々、又爲内辨日、必可用敷政門云々、而下官日比入花德門、至余者、於如此、傍家定難歟、爲恥、抑、十日渡儀、人々束帶、三獻之後可有徹云々、攝政命也、

六日、光雅爲御使來、問御書始、並行啓等事、申恐意一問了、

八日、今日參院幷東宮、申上明日事、可令讀經事也、御讀之程、態微音也、先例令讀經、今日無所見、然而寬仁談之、仍二條殿談之、今度依彼例也、上皇親王御時、同令談給之由、女房示之、

九日、（壬寅、）今日、東宮御書始也、此事去六日可有哉否、被問人々、（攝政、左内兩府、下官、藤大納言、左大辨平相公等、）各申可候之由、依之假所被行也、未刻、參東宮、（蒔給鍛、于時御七條殿東晴所也、去夜、光雅所存與恐案聊有相違、仍所尋）先招奉行大進光雅、問御裝束事等、（也、大進光雅伏理了、）小時、攝政被參上、暫言談之時、自院御方、光雅爲御使、申攝政云、今日御書、任代々例、所被新寫也、而讚岐院、近衞院等御時、同被新寫、兩度頗以不吉思食、然以天永（鳥羽院、）御書始御書、被用之如何、又可被用新寫本歟、可令計申給者、攝政云、先例被改之條、尤不審也、又被問人々歟、光雅申云、隨令申御、可被問歟、只今可問之由、未蒙仰者、攝政云、左内兩府伺候殿上、早可尋被人々者、光雅直向殿上尋之、歸參申云、各申云、雖爲先例、依不吉被憚之、定事也、以舊書被用可宜云々、攝政被申云、先例被改之儀、皆以不定事候、但雖無用舊書之例、依不吉思食、被用舊書、何事候歟者、光雅歸參畢、次有御理髮事、（資守勤仕之、）先是、召御裝束、此間、上皇自西御所、渡此御方、相具女房等、最密々儀也、仍下官以下邦綱卿等暫起座了、御裝束所可爲御路之故也、次余書御書外題、（此事、昨日所蒙仰也、先例就能書勤仕此役、而余不堪筆也、可爲後代嘲、然而先例納言書之例、尤以不吉、所謂、前坊之時、伊房書之也、久壽度、八條大相國給黒草書之、天永、源太政大臣參上書之、然者則大臣書之、皆吉例也云々、仍殊可勤仕之由被仰也、此上辭申之條、還可無仰給(倫)旨、銘五(之内勿然イ)内、仍恐以勤、當時誹謗、後代恥辱、被以謹之、）金泥筆等藏人持來之、（此事、天永雅賢書之例如此、仍召仰光雅也、瑩石不用意云々、）下官取之書之、返給了、（御注孝經四字也、）次儲君出御、令褰御簾、（西第一間也、）著御々座南面、次余着殿上座、次亮敎盛朝臣參上、候景色、次召公卿、攝政以下起殿上座、着御前座、（各副卷於笏、但攝政外笏可執之、下官慎中、攝政座、在長押上西障子下、兩面疊一枚也、公卿座在緣、）次侍讀學士永範朝臣、儲復給料藤原基光（東宮藏人之中、先例爲文章生之者、必勤仕此役、而基光非成業者也、至彼身）

（已出、始例歟、）等、入東中門暫立、（永範、朝内北腋、基光、南腋朝内、）此事先例、只公卿着座之後、無左右進參歟、次兩人渡南殿、昇西縁、（南面縁也、依無昇階、西端角縁也、件間自無高欄也、）着座、（御座西間簀子、學士東面四座、頗寄西、尙復北面、副高欄也、）次學士能出、取笏起座、經尙復座前、（件所立灯空、依縦狹無復宜、只可入當間歟、）入御座間、就御書案下、取御書披之、返盥、又開點而復座開私書取笏、尙復又同、攝政已下公卿等同讀之了取笏、次尙復云、文、次侍讀云、御注孝經序、次尙復云、コ、マテ、次學士尙復等退歸、次公卿等自下﨟起座了、但至下官之所留居テ、暫可候之由奏之由示左府了、退歸畢、次攝政起座了、仍下官暫候、而攝政早退如何、若人不告歟如何、不審不審、次余參上、奉扶持入御、（御路如初、）次人々着殿上座、下官亟就之、公卿等着座了、下官申攝政云、學士亮等可召着歟、攝政云、可然、余召光雅仰之、則兩人着座、（亮奥、學士端、）內府云、宰相一人可被召着歟如何、可申上故也、下官須召學士等以前可召着之也、但座末頗晴之間、定存參着之由歟、不尋人々失也、仍各座中示テ召之、（權大夫邦綱卿仰次之、）然而猶以不參上、如何、次仰一獻、四位殿上人盥盃、（居折敷、瓶子小進、）次二獻、亮勸盃、（瓶子藏人、）次三獻、權大夫、（瓶子五位殿上人、）次居汁、

（攝政、左府、下官、內府等、皆手長以下人兼居之、）次四獻、中御門中納言、（瓶子同、）次五獻、源大納言、（瓶子光雅也、）件人兼不奉云々、大進不仰之云々、不敵歟、仍不存氣也、仍下官問之亞將、亞將未奉、然而可龍寄ハ可寄也云々者、下官云、可然可申之由、光雅奉仰了、而不申候歟、先則起座了、次持參上也、次攝政可被催朗詠、而不被存、良久、仍下官申云、朗詠可候歟、攝政示左府云、如何、左府不覺悟云々、攝政問余、余云、如先例ハ可候歟、攝政許之、仍下官仰之、座中示告、次永範云、佳辰令月、（如恒、）一反、無助音、人々可有助音、次又不詠、仍下官云、先々數返也、猶可有歟、次又詠之、人人助音二返也、（先々數返也、二返少也、）了給祿、攝政祿亮取也、（色目如恒、）左府以下同給之、攝政起座退出了、次余示左府云、可令立拜給歟、答可龍立候、下官云、今度可舞踏云々、左府云、先々再拜也、下官云、今度依別仰可舞踏云々、相府諸卿各起座、降中門取祿、大臣ハ、（非掛衣、御衣紅緋也、）先是、直御座、揚母屋御簾、不褰庇御簾、即出御、次各入中門、列立南庭、公卿一列、其後侍讀、其後尙復也、次立定、拜舞如恒、（各懸口怪、左腋也、）次退者、次參御前、有御手習事、權大夫、右武衞候御

前一、次皆退出了、今日不レ召二御劔御笏一也、
十日、癸亥、今日、攝政新所ニ移徙一也、（閑院、件所、丈十八〈〇十八恐丈誤〉二町、而中ニ請一町一被レ造レ之、八條院領也、）亥刻、參ニ儲件所一、子終丑始程、攝政被レ渡ニ入東門一、公卿等降ニ立中門一、下官俳ニ徊閑所一也、先水火童、次黄牛、次家主、次車、（在廳朝臣在ニ家主前一反閇、）家主暫不ニ出座一歟、（五菓、）次被レ出ニ東對座一、（件座、西上對座、家主宿問不口、）次下官着座、其後公卿暫不レ着、仍召ニ光長一、（行事也、盛業等爲ニ行事一、）公卿各着座、殿上人在レ廂、（信範以下四人、）次一獻、次二獻、次居ニ冷汁一、殿上人座居了、左大辨申ニ上家主以下候着了一、更取レ汁入レ飯食レ之、如レ願食了、次三獻、次居ニ溫汁一、次攝政以下又食也、次居ニ菓子一、次欲レ居ニ湯漬一、而攝政云、先々及ニ深更一之時必無レ之、可レ被レ略也者、公卿等示ニ停止一之了、次置ニ攤紙一、（家主料、有ニ光置レ之、）下官料、（範明、）次第置レ之、人別一積、（置ニ各傍一、）殿上人中只一積、次撤ニ甃饌一、（皆撤レ之、或撤ニ座上一、一兩云々、然而無レ路、仍於皆被レ撤也、）次經房、（殿上人下臈、）指レ笏取レ紙經ニ公卿座一來（此間、資長云、若殿上人可レ經ニ簀子一者、）經房突レ膝置ニ圓座一、（先レ是、撤レ要之、則先敷ニ圓座一、攝政云、經ニ座間一也、五位諸大夫役也、家主、下官之間、顚すちかへて置レ之、次立ニ切灯臺一、次持ニ參雨臺等一、兩度役人如レ初、）經房乍レ指レ笏復座、次俊光朝臣取レ紙參上置レ之、（不レ指レ笏、其儀如レ初、）此間、攝政命云、先々殿上人二人取レ之、然者、今ハ不レ可レ寄、仍通能、信範不レ寄也、（余案レ之、先經房、信範等、可レ寄歟、俊光亦不レ可レ寄歟、）次右大辨實綱卿指レ笏、乍レ紙經ニ座中一置レ之、乍レ指レ笏、右廻復座、次家通指レ笏進寄置レ之、（各置ニ圓座上一也、）拔レ笏、（不レ拔、右廻、）復座、（大宮、左府家皆如レ此、）次親範、（同ニ實綱一、）次雅頼、（同前、但左廻、）次邦綱、（同ニ雅頼一、）次忠親、（同ニ邦綱一、）次資長、（同ニ實綱一、）次宗家、（同ニ家通一、但左廻、）次實房、（同ニ實綱一、）次下官（不レ指レ笏、雖レ可レ指、圓座依レ爲ニ座前一、事有レ煩、仍懷中之躰にて置ニ膝下一、是非常也、然而懷中者、每度自然歟、仍以ニ今案一爲レ之也、）下官每人折了、入寒（〇寒恐塞誤、）（攝政命也、）下官攤レ之時ハ、次人入之由、或人云、然而攝政自入之由被レ命、仍所レ爲之、次攝政折レ之了、次ニ撤レ紙了、次直レ火、次引出物馬、（下官料、）前驅受ニ取之一、引出了、則下官退出了、

廿五日、今日、東宮幷女院等、御佛名也、先參ニ東宮御所一、今朝聊御不豫云々、御佛名之所、西御所云々、仍參ニ其所一、已始畢、事了、參ニ女院一、了退出、

玉葉卷第一 終

玉葉　卷第二

自仁安三年正月至十二月

三十四

仁安三年（戊子）

正月

一日（甲子）天陰、終日甚雨、欲出仕之間、聊有相障事、不出仕、無院幷殿下拜禮云々、又節會內辨別當隆季、中納言內辨、頗希代事也、或人云、雨儀奏宣命等之路昇露臺小橋、入南殿北廂東戶經廂云々、（此路頗不審、昇通用露臺門內橋歟、此旨以是攝政被命之、）又召參議詞、一度召衆國、一度召參議姓朝臣云々、（四位參議可召名也、而召官云々、但可尋問也、）

二日（乙丑）天晴、今日、院拜禮、幷攝政家臨時客也、前後事尋申攝政之處、先可有拜禮云々、其儀院拜禮了、主人先退出、其後拜者已下諸卿相率可參彼第云々、未刻參院、此間、諸卿降中門外、下官加列上、攝政左府內府已列立、下官示辨是非、雖然內府立定、下官進出自列後、加內府上、（是故殿閤仰、思出所爲也、遂參人可加自列後之由被仰也、）次々第列立了、拜禮儀如恒、攝政直被退出、下官祗候殿上、春宮權大夫來云、諸卿頗不審申、直可參向彼第歟、將可相率祗候者歟云々、下官云、自殿下被仰旨、可相引云々、各定被存歟、而今如此如何、然者、事次此由可被觸人々歟、春宮權大夫示人々、三條中納言、右衞門督等聞此由、無左右早參了如何、中御門中納言、春宮權大夫、左大辨等相引、下官到彼第門橋東邊、西向立、車、懸頸木於榻、中納言以下降立、下官同下、（榻改以前、）入門、當第一納言隆季立向、一揖到中門下、主人未被降立、此間、下官沓頗緩、仍以隨身紙かはうむ、（此事不穩便、然而主人未降立之間也、仍隨便依所爲也、）立入中門、渡中門內橋練初、向主人立揖、（先是、主人降對西階、經殿階巽角二丈許去南面立、少將通能獻沓、隨居透渡殿邊、隨身官人二人在之、人在右後、殿上人四人、藏人庭立之間、數刻無拜、攝政被催、暫進列、）次別當以下公卿列立、（一列、）次頭辨以下列立後、主人下官召再拜、次主人目下官、下官辭之、主人又目之、下官辭之、又同之、下官辭之、次主人不揖、右廻渡石橋、昇對西階、着端同座、（東面、入南面西第一間、）次下官揖離列、經列前東行、渡對

南殿簀子上橋、進出之間、不練只徐歩、此事先例不審、尋攝政之處、不可練歟云々、随共可練所也、随自進之時何練哉、仍所為也、昇對南階東邊、一級脱沓、左少將定能朝臣取沓、〔下官昇則取沓、〕不歷階昇也、自階當間、入廣庇、經殿上人座前、入東一間、經公卿座末辨座北邊等、着第一圓座、南面、次中納言昇中門内方、四位參議等入中門外妻戸、殿上人公卿等經廊内、着南北座、殿上人經廊内、自座後簀子着座、次居下官前物、三本、折敷、高坏如恒、陪膳資泰、五位也、四位進參云々、光盛承行頗無志朔參、突然不便云々、人々返昼内取上之、依主人命、取入中門外妻戸、次主人膳、陪膳尚佐奉行、光盛欲奇、頗殿上五位、主人云、不可然、亦地下五位可役也、殿上五位中間也云々、次一獻、成光朝臣持參盃、居折敷、殿上五位取瓶子、主人作在座取之飲之、盛酒乍居座勸下官、下官受取之、擬別當、別當在奥座、寛治三年例、不擬同方人、可擬對座人、雖下臈擬末座、〔寛季上臈也、〕然而近代不知此事、攝政命云、不可然云々、仍就彼今擬別當了、次二獻、頭辨入對西妻戸、居主人傍勸之、主人讓下官、下官再三頻辭之、然而又頻被讓之、仍下官取之、飲之擬主人、主人目別當、別當經座末廣庇等、參着主人前給之、復座擬實房、寛治元年、二獻被讓郎者也、自余多ハ四獻被讓云々、今度被擬余也、有例、又如此事不可守株、仍取之也、次居飯汁等、右大辨申上主人、主人下箸、下官以下云々、三獻、右大辨、主人取之、資綱取瓶入之、瓶子其公補、擬下官、猶右大辨取瓶入之、下官擬別當了、右大辨起座復座、次居汁、又申上下箸、次主人被示可有朗詠之由、一獻之後、上下乘興、資賢朗詠、今月、德是、□□□□東岸西岸、人々助音、次四獻、中納言忠親、瓶子信圓、殿下被讓下官、下官固辭、主人取之、次第如恒、攝政被袒裼、下官以下應之、別當ヒモヲトキテカクヌカス、資賢實綱等又如此、自余袒裼歟、攝政又云、可有歌、宗家卿取右衛門督笏、打拍子出歌、資賢助音、次居菓子、次五獻、三條中納言、攝政取之、下官擬別當、別當擬宗家、宗家在別當次、同方也、攝政又云、朗詠催馬樂猶可候、資賢又朗詠、盃酒色、此間、着養粥、居了、攝政申上歟、申被問下官、下官見遣座末、左大辨欲申上之間、主人下箸、皆以應之、此間、引引出物馬一匹、諸司勞、五位與衛府引之云々、同儕人二人取松明前行、一二三廻引出中門、於中門内、前驅行頼取之、次人々ヒモヲサシテ退出、次主人、下官同ヒモサス、下官退出、今日下官着裏歟冬下重、院拜禮日可無憚歟之由示人、然而先例寛治五年六條右府着染裝束、列院拜禮、是依臨時客也、但仲慶有臨時客云々、今度頗相違彼度、然而不可依前後、不可着拜禮、彼度不可然、隨今度初度雖着火色不然、口打下重頗可遺恨、仍着之了、依寛治例也、前後條全不可依其也、又紺地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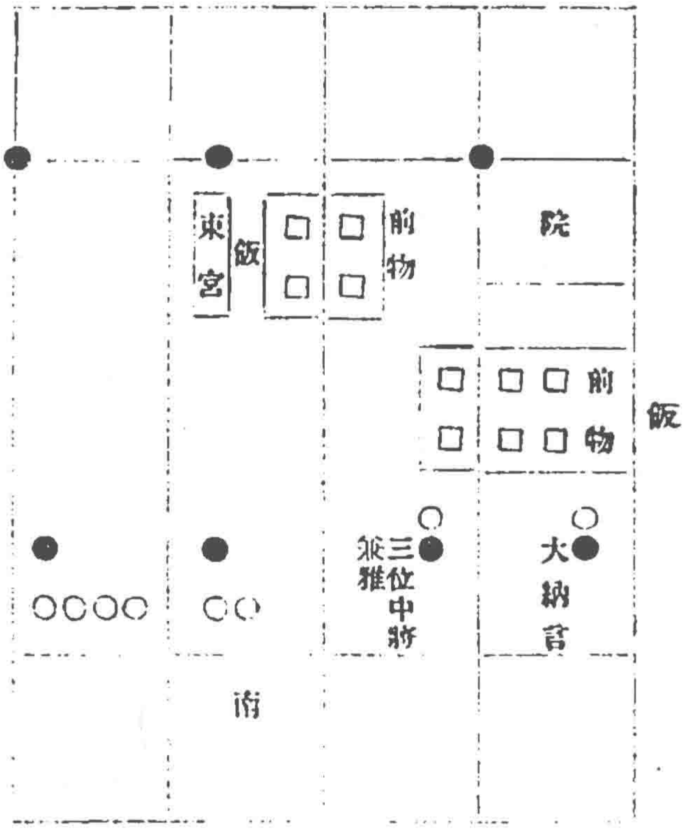
緒、螺鈿釼、又今日下官遲參、拜禮儀、攝政宣之由被示爲悦、又裏款冬人々難之云々、無謂事也、火色外雖何色着之、隨又攝政命之、火色外無定色、裏款冬紅梅等宜也云々、

三日、（丙寅）天晴、申刻參九條女院、次參院、先是、攝政被參、自御所被出了、次依召下官參御前、次參東宮、參御前內、先參內御方、光長云、中宮御方拜禮、待御參也、殿下可遲參、不可待之由有仰者、下官以下上卿所列立、后町廊東、（下官不知其所、啓人、人忩親云、去年件所也、）（仍所立也、）少將秦道申、次歸來仰聞食之由歟、下官以下列立弘徽殿東庭、（南、殿上人在後、）舞踏了、下官卽退、不經列前、無便宜也、歸參內御方、春宮權大夫邦綱卿與皆談、次參高松院、對面女房、（故也）次退出、

四日、（丁卯）天晴、今夜、法城寺阿彌陀堂修正也、仍參御堂、攝政被遲參之間、及曉更攝政被參、則先神分導師、（自北、）出、次初夜導師、（自南、）出、次行道等了退出、次居湯漬、（攝政陪膳通能朝臣在御共、君達殿上人、下官陪膳宗雅、君達殿上人、役送諸大夫五位、）參上公卿只攝政、余等也、侍等（五位、）居之、次大導師事了、下官退出、今夜行事家司職事等不參仕云々、職事兼申障、仍他人奉行、家司臨期不參仕、仍闕如了、家司光盛也、攝政被談節會事等、又來十九日可有大饗、可來尋者之由被仰、申可參之由了、

六日、（己巳）晴、今日有東宮朝覲行啓事、巳一點着束帶、（打下襲、有文帶、螺鈿釼如常、）參東宮、（七條河原、）于時春宮權大夫邦綱、權亮實守、大進光雅、此外一有座無人、暫而人々參集、午刻行啓出御、反閇、公卿列立、寄御車乘御、攝政候御裾、下官參御簾、權亮實守取御釼、（璽）切、入御車內、行啓行列如常、下官（番長以下皆步行、裝束如行幸、）到院門、（公卿等列南門北、）下官於北門前下馬、入南門、（經公卿前、）立筵道左、北、權大夫、亮、學士等皆入門、次御車引昇、放牛引入、入轅於門下、此間攝政自閑小路參會、被出自中門內方、次大進立御榻、次權大夫參帳內奉抱下、攝政候御裾、下官、大夫、權大夫、亮、權亮、學士等候、其次第如常、御拜之間、如行幸被庇御簾、拜之間無失錯、萬人欣悦、實天之命然事也、

院陪膳藤大納言、宮三位中將兼雅、



舞左右各三、蘇合之間、宮入御、下官入二座當間一褰二御簾一、去年次第被二此旨一之上、時忠卿示二可レ參之由一也、御遊之間、琵琶師長大納言、拍子宗家中納言、無二付歟一、箏兼雅、和琴資賢、不二付歟一、和琴如何、笛資國、笙隆房、篳篥定能、還御之時、寄二御車於對南階一、今日有二勸賞一也、此事如何、去年勸賞無二先例一事歟、今度又如レ此、行幸毎年勸賞、猶以難レ之、何況於二行啓一哉、院御給、從二位光隆、正四位下、親信、女御々給、正五位下、亚衡、還御之時、下官猶供奉、白馬、次有二蓮花王院修正一、下官改二裝束一參仕、

十四日、丁丑、晴、參二御堂一、攝政被レ參、兀子立平、自余事等如レ常、與二攝政一談二節會事等一、宣命見參祿法三通、宣命指二入烏口一、今二通ヲチカヘテ可レ挿云々、又非一上大臣可レ用二花德門一之由、故殿御記云々、此外事甚多、不レ能二具記一、

十六日、己卯、晴、終夜明月、今日踏歌節會也、左府依二所勞一不二出仕一云々、申刻許、自二藏人權佐經房之許一示送云、今日參內歟如何、報云、依レ有二咳病之氣一、難二參內一者、傳聞、今日源亞相、可レ勤二仕內辨一之由、內々支度云々、下官去年勤二仕此節會之內辨一了、隨咳病無二治術一之間、雖凡不レ出、先例雖二參內申一、咳病之由被レ危、是定事也、仍申二其旨一了、又彼人聞下可レ勤二仕內辨一之由上、相儀者、且者無レ心也、仍旁不二參內一也、但乘燭以後、密々着二打梨束帶一、乘二網代車一參內、不レ帶レ劍、入レ自二待賢門修明門等一、自二御湯殿方一參、此事尤非二穩便一、然而且有二此例一、又源亞相內辨見物之志切、窺所二參內一也、且有レ例也、仍暫而攝政被二參內一、先被レ仰二內辨陣事一、不レ能レ見、源大納言辭二申內辨一云々、然而猶勤仕了、次天皇渡二御南殿一、侍臣炬二松燭一候、內侍二人持二劍璽一在二前後一、御劍前攝政候二御裾一、主上步御、命婦女藏人等供奉如レ常、此後下官密々參二御後邊一也、則出二御倚子一、先レ是引レ陣歟、內侍出二居東檻一、經房延俊等引

道、内辨出軒廊東二間、自櫻樹巽程練初、甚早、是依夜陰被略
歟、到左仗胡床南頭、此間近仗無胡床、去七八尺乾揖再拜、
爲先左腋、又揖右廻、於初所程練留歟、程遙之間、不見委作法、入軒廊東二間、
昇東階、南邊、經南庇、入母屋東第一間、着兀子、座北
着之、當第二間中央程歟、後間、大臣兀子、只一脚立之云々、然而猶置三脚、若次第四兀子、身爲一大納言、置兀子二如何、但計座
故歟、次顧座上仰云、開門仕禮、則開門了、次又顧座
上仰云、國司罷寄ヌルカ、左近長頭範直、在櫻樹下、高辨申
上云、罷寄候ヌ、次内辨正笏召舍人、當笏於口程召也、而今如普通、若彼家々
說歟、去元日節會、内辨別當隆季、當笏於口甚近之、雖當口程強不近事也、而不知口脇、只當笏於口卜云事ハカリヲ聞テ、不傳
故實之人如此、所爲甚見苦也、而今亞相ハ傳故實之人也、然而全不當笏、已水火作法也、又召聲甚異樣、又不普通聞惡也、但定有
所習歟、又不當、是彼家說也云々、大舍人稱唯、次少納言着版、從内辨仰
云、大夫君達召、稱其音又不普通、攝政曰マウチキムタツメセト可仰之由、故殿有仰云々、勤内辨之時依
被命此定召了、而今亞相召詞、マウチ君達云々、是事又相違也、如此事可尋也、少納言唯出召之
歟、次小宮權大夫（定房）以下參、列立標立了、貫首人中宮
權大夫、咳蹤、内辨仰云、敷尹乎、仰詞又有不審、所習ハ、シキヰン也、而今仰詞シキン云々、無
ヰ字、定有傳習事歟、同可尋也、群臣謝座謝酒了、着座了歟、釆女三人、
陪膳在此中、自南庇東進入母屋之御座之間、撤御臺盤
杷、陪膳撤之、今二人釆女各持盤一枚、受之歸了、陪膳草墪了、次自南階、内膳供御膳、
内辨不催之、近例催之歟、但依遲速也、早供時不催之歟、今頗遲々、然而不被催如何、先稱警蹕、内
辨以下起、又稱警蹕、二ケ度如何、次第供之了、八盤如常、送物所自西階

受盤、而欲自南階受之、内辨被示自西階可受之由了、群臣居了、此間内辨之儀、遙遠之間不見、次第本法、
可下常燈如例、別當答可然之由歟、内辨召云、女官云々參進、仰云、常燈可下、女官率盤、而兀子之間下了、内辨頻見扇、次第雖
押笏紙、暗之間不見歟、次内辨問釆女云、餛飩供了歟、釆女申云
供了、内辨仰左大辨雅賴催之、左大辨起座、内辨
仰云、作座可催云々、次居臣下粉熟了、大辨見色
内辨、内辨候景色歟、次仰箸鳴歟、次内辨以下下
箸了、此間自西階、内膳供殘膳、内盤如恒、下官問中攝政云、先々晴御膳供了
後、自西階内膳供殘膳了、未供鮑羹御飯等之前催之由所見也、而今如此、頗有非例歟、餛飩晴御膳八盤之中供之了歟、然者此
定有何事哉如何、報云、實可然、只問釆女供了之由、ソラ令申ハ、雖何程不可告云々、自今以後可隨此命、次供
鮑羹御飯等了、内辨催臣下飯居之、又内辨問釆
女云、御汁物供了歟、如何、釆女云供了、内辨催臣下
汁物可居之由了、此事不審、下官問中攝政云、供御飯了、催臣下之飯之次、只飯汁卜催、常事也、
此儀強之儀也、可隨此命也、飯汁居畢可中上、如初御箸鳴歟、臣下
下箸了、次内辨仰三節可供之由了、先是供御菓子等了、釆女
供之、次催一獻、供之了、催臣下一獻、則巡行如
恒、次内辨下殿、催國栖節了、復座、此間主上還御、内侍取劔璽
等、此間群臣起、内辨下殿之間、無稱警蹕也、又大將公卿等不候也、次二獻、次御酒勅使、
不奏直仰之、召詞不改、次三獻、内辨下殿催示、則奏之、奏音聲、次發音樂、次
地久、次賀殿、次延喜樂、各四人舞也、承明門前也、不退音聲、内辨不復座、直取防家闕、
進弓場奏之、過無明門立下官間、攝政命云、不兩說一說也、第二間西面立也云々、下官云、以何爲吉

設、命云、我等所レ知二問西面也、可レ随二此命一、次將持レ杖相從、少將壁房也、奏聞了復レ座、
件奏留二此間一仰所一、此間示レ奏了、則又起レ座下レ殿、爲レ催二舞妓一歟、下官問二中攝政一、命云、蔵人
方沙汰也、催二雜事一也云々、今下レ殿如何、但雖レ下レ殿示二臨事一歟、次舞妓進出了、內辨復
レ座、令レ取二標之由不レ見、暗之間惜不レ見、若不レ撤歟、然大失也、次內辨以下下レ殿、拜舞如
レ恒、左仗邊、復レ座、內辨不レ復レ座、見二宣命見參等一歟、奏
聞了復レ座、此間攝政退出了、召二資賢一給二宣命一、召二左大辨一、給二
見參祿法等一了、各召詞不レ聞也、左辨下二祿所一了、內辨以下不
レ殿、宣命使着レ版、宣制兩段了復レ座、但宣命使一人復レ座、白余不レ復レ座、
則宣命使下レ殿了、行二祿所一、退出了歟、抑、今日舞妓拜
之間、雜人升レ殿、撤二公卿饌一了、職事等不レ加二制止一
如何々々、又下官問二申攝政一云、謝座之間、自二何程一
可レ練哉、命云、櫻樹東程也、頗進レ南今夜氷歟、被レ略レ之由所レ見也、又問申
云、自二櫻樹東程一練初、頗向二御所方一、御所ヨリ見程ヨ
ク猶資伏練之由申如何、命云、未レ知二其說一、只何モ同
事也云々、又今日入御則撤二御膳一、內辨雖レ加二制止一、
不二承引一撤レ之了、不重也采女也、今日無二別違亂一也、
事了、下官退出了、于レ時丑刻歟、
廿八日、辛卯今日於二攝政家一、有二詩歌絲竹會一云々、今夜
行幸也、每事指合、於レ事無二便宜一云々、後日可レ宜歟、
依二寛治之例一、被レ撰二召儒者一云々、又獻レ詩人有レ不
レ獻レ歌、又不レ入二詩管絃等一人、催有レ獻二和歌一、此等皆
新儀也、詩資隆、少納言、謌重家朝臣等宜云々、今度重家朝
臣兼二三事一、已不レ異二經信一云、

二月

二日、參二東宮一、今日春日奉幣立也、下官依二所勞一、着二
直衣一、入レ夜參、而未レ被レ立二奉幣一、已召二御裝束一、下官
爲二直衣一無レ役逐電了、
七日、庚子晴、參二東宮一、攝政被二參入一、言談之次被レ示云、
外任奏不レ候之時、內辨奏二其由一、是尋不レ可レ然、只不
レ奏、無二外任奏一之由、皆所二知食一也、何强奏二其由一哉
云々、又諸院升殿者皆除レ之云々、又被レ命云、節會之
時、於二南殿巽角一立二兀子一、是內辨爲レ催二雜事一也、件
兀子、南面可レ着也云々、又節會隨二大臣員數一立二兀
子一、近日ハ三脚可レ立也、大臣兩面也、而强不レ然歟、元
日別當隆季着二第二兀子一云々、隆季陳云、除二兩面兀
子一之外、所レ着二第一兀子一也云々、下官案レ之、計レ座
着レ之、雖二兩面兀子一脚立一、猶着二兩三一可レ着也、但可
レ尋レ之、又被レ命云、第二大臣內辨之時、若兩兀子一脚
立、可レ着二件兀子一云々、是大臣不レ可レ着二納言兀子一

之故也、
八日、辛丑 中御門中納言被來、談衆事之間及節會
事、隆季爲內辨之時、着第二兀子、是兩面兀子立
一脚之故也云々、猶計座可着云々、
九日、壬寅 晴、參東宮、自去二日前大相國惱寸白云
云、一昨頗以減氣、自昨日又增氣云々、事外六借云
云、天下大事歟、上皇來十六日可有御下向云々、
十一日、甲辰 參東宮、前大相國申時許出家云々、所惱重
故歟、今夜、八條女院可被渡新所云々、而依大相
國危急延引了、六條東洞院云々、猶々前大相國所勞、
天下大事只在此事也、此人夭亡之後、彌以衰弊歟、
十五日、戊申 晴、參東宮、今日、上皇御下向、本間明日
之由、而俄有御下向、依相國危急歟、即密幸六波
羅第云々、
十六日、己酉 亥刻許、或人告送云、來十九日可有讓位
事、於閑院可有其事云々、
十七日、庚戌 晴、未刻許參東宮、相合女房、談讓位事
等、昨日俄出來事云々、上皇有思食事、（御出家事歟、）且因之
令急給、又前大相國入道所惱已危急、雖不拘日
比、更非有減氣、且彼人夭亡之後、天下可亂、依如
此等事、頗急思食事歟云々、
十九日、壬子 晴、今日有御讓位事、（借召攝政閑院第、所被用也、）余出仕
事、頗有其憚、依爲忌日也、猶有可出仕之儀上
云々、仍尋申攝政之處、返報云、今度諸事別儀也、早
可出仕、又可立昇殿勅授等拜云々、仍所出仕
也、（但余按之、依有院宣、有限雖出仕、於拜者頗可憚歟、雖不立件拜何有咎哉、然而彼人被拜、下官獨忌之、尤可無便、仍愁所立也、）辰刻着束帶、（有文帶、螺鈿劔、裝束如常隨身、）參東宮、（七條御所、日來御座此所、依可有讓位、今日有渡御攝政第也、仍卯刻可參之由、光雅加催、仍殊所早參也、）于時權大夫 邦綱
卿、他卿相未參入、邦綱出、自去十七日、陰陽助泰親
爲無風之難、所奉仕御祓也、而昨日大雨之間、殊
彌可祈請之由蒙仰、而自今曉天晴、感懷尤切、聊
內々給小祿、如何云々、余云、今日雨止、誠珍重事也、
內々給祿、有何事哉者、泰親參御所北面壺、奉仕
御祓事了給祿、再拜退出、暫上皇密々渡御、余暫候
御前、人々遲參之間、光景推移、漸及未刻、于時攝政
被參仕、次御裝束、（總角如恒、）此間、上皇還御了、申刻出御、
（攝政、下官之、先是帶刀等候南庭、權亮實守持候寶劔、）泰親奉仕反閇、出之間、給祿
如恒、公卿一兩列立之間乘御、下官參御輿、乘御了、
攝政被參御車、（先是、右兵衛督時忠傳上皇仰於攝政云、依應德例、可令候御車給者、因之所被參仕也、應德堀川院御讓位日、當日平旦渡御堀川第、京極殿候御車給例歟、余按之、何被准讓位例哉、故何者、彼者、非讓君、是者皆）

閑也、其儀不二相似一之上、日來獨乘二御車一給也、去年正月并今年朝覲行啓等、全無二同車之人一、何二見先例一、雖二十余歲諸君一、猶傅必所レ候二御車一也、而下官以二不肖之身一、居二顯要之職一、參二御車一之條、尤可レ無レ傅之故、彼卒二急跡一歟、且者、後朱雀院成人東宮也、然而、傅小野宮右府實資、每度行啓候二御車一、依レ人有二其沙汰一、顯雖レ失二面目一、愁二身之不肖一、所二馳過一也、然間今日俄改二成人之禮一、準二幼稚之儀一、勵二出不レ似之例一、强令レ候二御車一之條、爲レ惜二彼人榮花一歟、未レ辨二是非一、如二先例一自レ本有二同車之人一者、何及二此不審一哉、自レ若至レ老、是生者之習也、自レ老施レ少、未レ知二其故一者也、長和年中、後一條院坊御之時、有二行啓一、于レ時御堂爲二左大臣一（內覽人、祖父也、）外候二御車一、給レ之曰（ロイ）傅右大臣顯光、內大臣公季等供奉、自二車付一之、案レ之、大臣候二御車一之時、雖二坊官一爲二大臣一之者、三公不レ可二引例一之故不レ騎レ馬供奉歟、爲レ余頗二無二面目一、雖レ須レ就二彼例一、申二子細一、近代候法、一日記如レ無、若退無二知人一、就レ中爲二殿下事一、不レ蒙二裁許一、遁可レ被レ處二奇恠一歟、加之、後朱雀院東宮御之時、仮宿之頃、自二大內一還二御母后上東門院一之時、傅右大臣實資候二御車一、大二條關白、于レ時爲二內大臣左大將一騎馬供奉、且者倣二彼例一、須レ有レ憚二于上奏一、仍騎馬供奉了、凡近代候法、依レ人用二先例一、隨レ事先二急跡一、悲哉々々、行列如レ常、（但攝政隨身四人、府生二人、番長二人也、騎馬在二前車後一、行啓番長步行、是不レ始二于今一事也、而後如レ此、若是依レ爲二御後一歟、番長步行是依レ爲二陣中一云々、然者何依二先後一哉、但猶可レ尋二問公賢一、）到二閑院一下御、（無二名謁一、）畢、先攝政、次儲皇、（攝政褰二御簾一、）入御後、攝政被二參內一了、下官退出了、暫休足、戌刻許參二閑院一、（今度隨身乘移、頭胡籙也、）此間、藏人大進光雅裝二束御殿一也（以二東對一爲二清涼殿一、如二東三條儀一、以二寢殿一爲二南殿一也、但劍璽渡御之間、以二南殿一爲二清涼殿一、）歟、子刻、劍璽渡御、（御劍、左中將親定朝臣、神璽、右中將實宗朝臣、）諸卿先、（○先下恐在脫、）左右大將前行、入二東門并中門等一、到二寢殿南面一、（路間莚道如レ恆、）攝政此間被レ昇歟、登レ階內侍二人受二取之一、置二夜大殿一、此間、公卿等入二中門內一列立、（先例無二列立一之由、見二舊記一、如何、）劍璽入御了、左府以下各昇レ自二中門北廊一、或候二對南庇一、或坐二中門廊邊一、是尤違例也、先例不レ被レ仰二昇殿一之前全不レ昇、或候二小板敷一、或候二帶刀陣邊一云々、縱雖レ昇密々可レ佇二立中門邊一也、如レ法參二候御殿南庇一之條、專不當事也、奇々、此間、攝政候二御前一、補二藏人一人一、（先レ是出御供、坊一臈平時家、時忠卿男也、爲主一臈不レ被レ渡也、）拜舞了、又召レ之、被レ仰二條事一、來仰二左府一云、牛車輦車勅授等如レ恆云々、左府云、不レ被レ仰二昇殿一如何、於レ我者一切不レ可レ拜、云二勅授一云二昇殿一、旁不レ可レ拜、（勅授者爲二大將一、昇殿者不レ被レ仰之故也、）次左府起佇レ立中門廊一、余以下同立レ之、外記不二出來一、背（○背恐皆誤、）不レ被レ仰レ之、須レ被レ尋二外記一歟、然而不レ尋也、然間攝政於二對西階下一帶レ劍、進レ庭拜舞、（攝政拜仰、依レ暗委不レ見、）次歸昇、被レ來二中門方一、是爲レ立二加勅授之拜一歟、（聽德如レ此也、）于レ時勅授人々（余、源大納言、藤大納言、中宮權大夫等以下也、）帶劍、攝政下レ自二中門一、下官以下下レ自二外方一列立、于レ時左大辨雅賴申二攝政一云、人々不レ稱申云、昇殿勅授各列拜歟、將又混合歟云云、（是不レ同二藏人仰詞一、無レ疑被レ仰二昇殿一之由、存知之人々中狀歟、）攝政返答云、近例混合也、昇殿勅授一度可レ拜也云々、（下官聞二此詞一、無レ疑知レ被レ候二昇殿一之由、藏人幼少之間不レ仰歟、但父督於二堺下一敎訓、若敬二餘事一歟、不敢々々、）于レ時帶二弓箭一之輩皆悉加レ列、左內兩府猶不レ加レ之、强好職者之故歟、列立了、奏二慶賀之由一、（中次不レ見、）拜舞了、各着二殿上座一、爰左內兩府同着之、（此事尤奇怪也、兩府不レ被レ仰二昇殿一之由、不レ立レ拜、而無二左右一沿二殿上座一、任意之至、未曾有之不敵所行、）無二

盃酌、即攝政參御前了歟、又向直廬歟、暫而左府着陣了、下官雖可着陣、聊依有用事參御前了、其後所勞更退散了、人々不着陣、又無陣中文云々、希代事、上卿職事辨官、各以有若亡云々、被渡御衆供御膳、攝政直廬吉事等事不見及、仍不能記之、（今夜攝政事了、被引參上皇七條御所、上皇等扈從之、今夜無尊號、遂可有云々、只被補院司藏人等云々、成頼沙汰也、）頭信範朝臣、渡、兼盛朝臣、坊奏、五位藏人、（經房、光雅已上渡、於延役、各被止、）了、六位（平時家、藤顯經、高階泰經、〔已上坊職事也、〕菅原在經、藤資綱、此人去年搦盜人賞被補之、件人信賴子也、弄文好武云々、）凡御讓位之間雜事等不見及、人々不着陣、無盃酌、違例也、後聞、左大將前行之間、以前駈并隨身炬松明、右大將以隨身秉燭、前駈在後、又左大將隨身官人褐垂袴、右大將官人束帶如節會云々、兩將軍作法已相違、以何可為佳哉云々、又於新主御所、內侍一人忽以闕如、筑前內侍、成定女、俄云所勞不參、攝政被責敢不出來、仍忽被補內侍用之云云、又左中將賴定朝臣持御劔、下階之間倒了云々、頗見苦云々、下人說有禁忌云々、又固關之間、聊有違例云々、召左右馬寮兵庫寮等、各司可讓之由仰之也、而雖仰仰詞、馬先不參之由、別當隆季語或人云、事實者事外失錯也、虛空仰之條、未聞事也、但如此事非必定說、定僻事歟、今度宣命如常云々、（而或人云、幼主讓位於皇太子儀、我朝始云、幼主年被仰攝政之由、如嘉承寬治等、以上皇詔可仰之云々、）

廿一日、（甲寅）參內、不着陣、直參御前、今日別當以下着陣、發膳事了云、一昨日兩日無此事、而今日有之如何、

廿二日、（乙卯）不出仕、今日、御即位之由、被告申伊勢、奉幣大祓等定也、左府被參云々、

廿三日、（丙辰）不出仕、今日、政始也、今日、百日五十日同日食之、其儀、朱臺六本、盤二枚、用銀器、（一枚居市餅三盃、〔盃別五十、〕一枚居二井熟云々、）居樣承曆例不勘得、仍用康平例了、（左衛門尉紀久信役之、）當日平旦、能登權守紀久明、向市交易餅、（如恒、）陪膳皇太后宮亮賴輔朝臣、四位少將定能朝臣可勤之、而俄穢氣出來、因之卒爾之間用賴輔也、役送諸大夫八人、（藏人五位也、）今日不儲公卿座幷康平、承曆、皆公卿殿上人招之、而近日大相國所勞、天下大事、旁指合之間、八條院御渡停止了、如此間非人家招卿相觴詠之條、尤可為傍難、因之不儲也、近代作法依時儀能事也、就中、故法性寺殿、故攝政殿、當時攝政、下官、女院皆以密儀也、且者逐彼例等也、七夜者、折節依無骨、如形逐先例了、然而、今度且者

依二近例一、且者隨二折節一也、定有二傍難一歟、

廿六日、己未、晴、今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巳刻着二直衣一參二九條殿一、未刻、御懺法始、參仕公卿中宮權大夫、藤中納言、堀川中納言、左大辨、余等也、事了參內、頃之、攝政被二參內一、藏人左衛門權佐經房自レ院爲二御使一參條、中二攝政一、不レ能二委聞申一了、來月十一日可レ有レ遷二幸于大內一、其儀如二御移徙之儀一云々、天仁之例三ヶ夜云々、

廿七日、庚申、晴、參內、兼攝政被レ候、被レ示云、今度御卽位、皇后不レ可レ有二同輿之儀一云々、明旦奏上可レ有二御拜一云々、

廿八日、辛酉、晴、不二出仕一、今日、有二開關幷解陣事一云々、又尊號事、上卿藤大納言

廿九日、壬戌、晴、見二昨日尊號詔一、大內記光範作レ之、其詞曰、

詔、朕以二幼沖一、忝承二叙託一、皇綠之寄不レ輕、難（○難恐雖誤）委二朝政於賢佐一、兢兢之心未レ決、何忘二夕惕於眇身一、上欽二祖宗一、下愍二黎元一、太上天皇、德法二三才一、道光二四表一、諸夏皆致二就レ日之望一、率土旁通二蕩レ風之跡一、而忽抽二脫屣之思一、更謝二守文之尊一、辭二宸居於帝宮一、富二春秋一而養レ志、訪二仙遊於姑射一、尋二水石一而閑レ心、至矣將レ聖之道、識（職カ）介大綠者歟、抑、禮有二恆法一、國存二舊規一、列代彝範、何不二率由一、宜レ上二尊號一、爲二太上天皇一、布二告遐邇一、俾レ知二朕意一、主者施行、

仁安三年二月廿八日、有二御書一、攝政書レ之、

三月

一日、癸亥、不二出仕一、傳聞、攝政與二信章一乘逢之間、信章稱二空車之由一不レ下、被レ破レ車了、遂下逐電了云々、

二日、甲子、晴、參內、頃之、攝政被二參內一、言二談與二頭辨一之間、示云、臨時祭使、三位中將兼房催レ之、雖レ然依二所勞一被レ辭了、仍催二三位中將實家一了云々、又云、時忠卿被レ免二直衣一云々、又云、御卽位奉行、藏人方光雅、官方俊經云々、御渡依二天仁例一、可レ爲二三夜儀一云、可レ有二黃牛水火一云々、奉行辨重方、藏人方光雅、立后事藏人方信範、本宮經房云々、又云、平相公親信記委細書レ之云々、

四日、丙寅、中御門中納言、左大辨宰相等被レ成、中納言云、御竈神度、上卿被二催仰一云々、又云、御渡日可レ有二女官除目一云々、曉而被レ歸了、左大辨數刻座及二亥刻一

也、相公云、來九日坊官除事可(ニカ)二參執一レ事云々、去御讓位日、左右兩大將隨身裝束相違云々、左府云、依二應德之例一所レ用也云々、先帝御讓位日、當攝政束帶云々、是如二右大將一也、左府者褐垂袴云々、又云、攝政行啓日者、被レ着二蒔繪劒一歟云々、下官云、蒔繪也、相公云、於二禁中一更被レ改二帶螺鈿劒一云々、是事如何、縱東宮行啓、必可二蒔繪一、節會日也、自レ本被レ帶二螺鈿劒一、有二何事一哉、何況哉、東宮行啓裝束如二行幸一也、是不レ始二于今一事也、而今如レ此、若有下被二存知一事上歟、尤不審也、又御車後、隨身番長騎馬、此事同以不審也、數刻之後被レ歸了、自二七宮(止カ)一三綱事又被レ尋二申子細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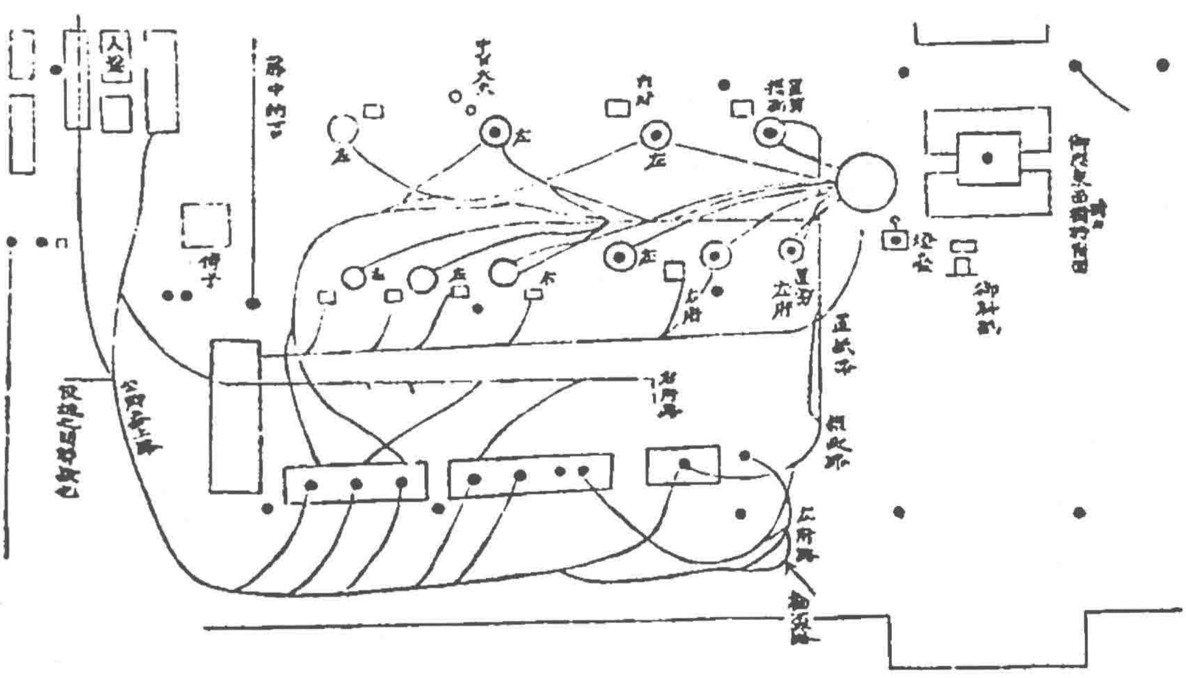
八日、(庚午)今日有二八者奉幣一、(伊勢)恒例也上卿左府、

九日、(辛未)甚雨終日、今日有二坊官除目禮服御覽一、女御勅使信範、給レ祿退出了、公卿六人參云々、

十一日、(癸酉)終日甚雨、今日、自二閑院一有下遷二幸大內一事上、(天仁例也)戌刻參內、直參二御前一、未レ召二御裝束一、攝政被レ候、下官問申云、御馬被二引進一之間、候二御前一只一上卿許歟、先々納言爲二第一上卿一、仍以下不レ候歟、今度大臣皆參、然者大臣者皆悉可レ候歟如何、答云、先例一人也、不レ及レ他歟云々、仍勿論先有二召仰事一云々、頭辨(於レ陣仰二左府一云)、御裝束御總角事遲々、實守朝臣遲參、數刻被二相待一、猶以不參、仍女房幷邦綱卿等奉レ結レ之、如レ形了之間、實守參、可レ召之由人々申、仰云、不レ可レ然、不レ可レ然、是尤可レ責也、幼稚御意ニ、遲參奇怪思食テ、依不請不レ請不レ可レ召之由被レ仰、實可レ然事、向後有二其恐一、御裝束之間、內藏頭憲盛勤レ之、無二他人一間、與二下官一勤二仕之一了、出二御東對南面悉庇一、其簾內敷二繧繝端疊二枚一、其上敷レ茵爲二御座一、簾外廣庇座當間、左右廻レ北長押擧レ燭、(有二打數一)御座間、(階隱間也)、東間廣庇迴レ南柱西敷二圓座一枚一、爲二左府座一、下官出二殿上一著座、座自レ本右大將左大辨在二此座一、次左府自レ陣參二御座一、次自二西中門一引二御馬十疋一、(近衛次將、同府生以上引レ之)、立明如レ恒引過了、左府起レ座來居二殿上一、頭辨仰云、家實、相二加折紙一可レ之、左府少將、頭辨起了、左府起レ座出二上戶一、於二中門邊一召二內記一、被レ仰二下一復レ座、內府問二子細一、返答云、上階三人、正三位中納言忠親、參議兼左大辨雅賴、從三位親範、又從四位下資泰、正五位下公軸、從五位上□□、次出御、返閇、次持渡、次公卿列立、此間雨止、仍各懸レ尻進立二庭中一也、次國司、次鈴奏、少納言遲參之間、數刻被レ相二待之一、雨已下、左府云、被二仰下一之後可レ插

笠也、然而近代不然、仍只可相云々、召笠、次寄
御輿、次將安劔等歟、此間公卿等爲先下藺、爲騎
馬前行、下官同之、行列如恒、御路出自閑院東門、
自西洞院大路北行、自二條至堀川北行、至大
炊御門西行、至大宮、（於此辻上皇密々有御見物云々、）入自待賢門、
經建禮承明門等、下官於建禮門前程、下馬入同
門、承明外水火黄牛有之、如恒行事、辨重方行事立
同門外、入承明門、東扉列立、此間不雨降、仍列立
庭中也、經公卿列前、（成頼居、是事不慮事也、尤雖有、有何過人可謝深故、不存事也、彼人爲
賢人也、以云故殺弟、不忌其起、如此歟、可説云々、）北上西面如恒、次御輿至建
禮門、有立樂、（此間左右大將建禮門内左右立、）神祇獻大麻歟、不見及、
次到承明、以水火前、陰陽頭在憲朝臣在其前、於
承明門外反閇歟、不見及、火童重方引導、水童行事
史、其後黄牛、次其後左右大將也、陰陽師水火等、自
西階登、入南殿西面南妻戸、立御帳西間、陰陽師者、
施呪術了、參清涼殿歟、不見及、此間攝政入承
明門、經公卿列後、昇自南殿東階候殿、御輿寄
南階、過前之間、諸卿皆深揖、過了起、次下御、御輿
退、次置版位、又以遲々、行事大納言公保頻行之、然
而猶以遲々、遂置版了、中務次少納言貞宗鈴奏、次名

謁、次左府下官内府等、經軒廊出宣仁門、於陣後
雖着淺沓、左内兩府著宜陽殿、下官相勞所勞之
折、直自御後密々參御前、此間供五菓、先是御座
攝政候、陪膳中納言典侍、（故后弟、）女藏人二人役之、自鬼
門南除供之、次入御、改御裝束御直衣、供夕膳、
攝政下直廬見吉書了歸參、此間欲供夕膳也、
攝政殿上、下官同座之、左府留陣、右大將以下少々
候殿上云々、吉書了、左府參殿上、（經御後、雨止了如何、）次頭辨
勸盃、（瓶子光雅、五位藏人也、）一獻了、次攝政參御前、了、有出御、（殿上）
次召之、（頭辨、）左府已下參御前座、（孫庇座、）次各居衝重、
（五位自孫庇自前居之、）攝政雖居了、先可有勸盃、末々者不過
其云々、次内藏頭經家瓶子、勸盃、（瓶子經房、五位藏人左衛門權佐、）一獻
了、取庇長押上圓座了、攝政命云、今一枚可持參、
光雅取圓座、經孫庇昇庇南第一間圓座中等、御座南
方置、次召切燈臺打敷、五位火、（六位保元打敷燈臺、六位火、五位持參、今度相違、）
次攝政直入南第三間、着奥座、（坐當間、御座南間也、）次左府經
簀子、入同間着端座、次下官不經簀子直進着
端座、（入南第二間、當座間也、）次内府經簀子、直入南第一間着
奥、（第二間座、）次源大納言雅通、（端、）次三條中納言實房、（同、）
次資長中納言、（奥、）次右大辨、（端、）自余公卿不候、皆以



退出、奇怪々々、次頭憲盛経ニ孫庇一入ニ御座間一、置ニ御折紙一（居ニ出高坏御座東方一）、此間、主上御寝平臥、人々興レ之、次給ニ公卿一紙置、奥座人経ニ座後一（歟レ経ニ座中一、摂政制（シカ）ニテ令レ経レ後也、）置ニ端座之人ニ副ニ長押一、各後置レ之、次経房経ニ座中一、置ニ筒筵於闇座一、次六位（資綱蔵人）、経ニ座中一置レ紙、次光雅置レ之、次信範置レ之、次公卿自ニ下﨟一置レ之列摂政、〇列（恐到歟）、但右大弁左廻、資長同、同實房同、公保右廻、定房左廻、雅通同、内府同、下官右廻、（我座方見同能也、御所様サマ也、仍雖レ向後ニナラサルナリ、）左府置レ笏、（自余皆指レ之置了、不レ抜レ一作レ指復レ座也、各頗膝行也、）置レ之了、次摂政置了、（置レ笏以上二人ハ奥端第各抜一座也、仍如レ此置レ笏歟（保元故殿置給也、）レ笏歸也、不レ抜、）次獻レ紙人打レ之、摂政毎度入レ篋、次給レ祿、次公卿退出、（殿下謀頭取レ之、）自余四位五位、御竈神上卿實房也、今夜參仕公卿、左府、余、内府、源大納言雅通、（不ニ供奉一、候ニ大内一、）定房、公保、（不ニ供奉一、為ニ行事一也、）隆季、實房、（御竈神上卿、仍不レ列云々、）宗家、實國、成親、資長、忠親、資賢、邦綱、成頼、雅頼、親範、俊成、時忠、實家、成範、自余猶有歟、不ニ見及一也、今夜左右大将随身、染分狩袴也、不當也、夜行幸染狩袴不レ見也、随又摂政云、尤不レ可レ然云云、下官物（所カ）節外褐袴如レ恒、摂政随身又同ニ余随身一、下官行幸供奉、強不レ可レ然事也、而大臣行幸可ニ供奉一事也、近代不レ然、任意也、強不ニ事闕一事、又供奉無レ難事

也、就レ中蔵坊官也、殊致レ忠也、但於レ事無二面目一無
レ益レ忠也、莫レ言々々、今夜有二女官除目一、三條中納言
資房行レ之、於二閑院一行幸以前被レ行レ之、之間、左府參上、候二陣奥座一云
云、資房召二官人一之毎度、凡仰下事毎度景二色左府一云
云、
十二日、甲戌晴、上官來催云、來十四日可レ有二院號一、可
レ參云々、依二所勞一難レ參之由答了、以二皇太后宮一爲二
院號一云々、未レ曾有事也、末代朝政皆如レ此、非二國母并
太上皇一、執柄等女異體、后宮院號、凡言語不レ及事也可
レ謂二幸人々一也、
十三日、乙亥陰晴不レ定、大相國入道所勞不二減氣一、經二日
數一云々、仍着レ使相訪、返答云、不食遂レ日陰增云々、
無二其憑一、自平愈、者不二參啓一云々、
十四日、丙子天陰、終日雨降、持二來尊號詔書一、加二朝臣一
返給了、外記史生所二持來一也、內藏頭長光朝臣來、數
刻言談之次云、資國卿子公輔、件人名高大夫名也、忠
仁公御時令二還俗一之者也、件高大夫者、法名者惟修、
慈覺大師御弟子、高名行功者也、尊意和尙之同法也、而
稱レ有下可二濫行一之相上、不レ授二祕法一、一兩成レ恨祈請、三
寶夢見之樣、汝尾張國之者有緣也云々、因レ之乞食シ
テ行二向彼國一、四五歲許女兒出來、見レ之心已動、仍則
夢相告已是也ト心得テ突二立劍一云々、然而不レ死、遂
蘇生云々、件乞食遂電了、其後經二年序一、尾張國下女
參二忠仁公一、爲二半物一宮仕之間、惟修又勤二仕御修法一、
祇二候殿中一、見二件半物一已犯了、問二事子細一之處、件女
云、我則尾張國者也、而或乞食欲レ殺、然而依二三寶之
護念力一蘇生了云々、惟修聞レ之先年殺了、猶有緣之者
死去了由存、已是也、生々世々厚レ緣者也、於二于今一者
不レ可レ云二左右一、早可レ申二事之由一トテ、事子細ヲ具ニ
申二忠仁公一テ所レ望二還俗一、仍令二還俗一也云々、件物名
也、尤不當歟云々、亥刻、中御門中納言被レ來、今日政、上卿右衞門督資國、固關復奏、上卿同前、院號定上卿左府、事等被レ行、仍參內
云、其儀改了、資國卿着レ陣、有二申文事一、次被レ行二固關
復奏事一、先召二內豎一前召レ使之處、內豎一人不レ候、仍
召二外記一、召レ使之、使等入レ自二日華門一列二軒廊一、雨儀三人、上卿
目レ之、次一々參上、進二木契等一、上卿示云、先例入レ筥、
仰二外記一令レ開也如何、使々等申、先例皆如レ此也云
云、仍更召二外記一筥ニ入レ之、令二外記內覽一、次進二弓場一
奏聞了、復座了、次左府着二端座一、次職事頭辨宗雅朝臣、着レ軾、
仰下改二皇后宮職一可レ有二院號一之由、可二定申一之由上、左

府向二官末參議一、（右大辨資綱朝臣、）示二宣旨之趣一、資綱發言云、皇太后宮職可レ爲二院號一者、九條院可レ宣云々、次宗通朝臣申云、五條院坊門、次平相公親範申云、同右大辨定申、次左衞門督（同前、）次中御門中納言（同前、）次三條中納言（同前、）次藤大納言、（師長、）安喜門院、坊門院云々、次左府、同九條院、次招二職事一、令三一度問二人々申狀一、職事聞レ之參上奏聞、次歸來仰レ之、止二皇太后宮職一可レ爲二九條院一者、以二進屈一可二院司一、年官年爵如レ符者、次左府召二外記一仰レ之、次召二右少辨重方一仰レ之、次人々退出、中納言宗家、六角宰相家通等參二女院一、宗家被レ補二院司一、然者不レ拜退出云々、

十五日、（丁丑）今日、上皇自二七條殿一渡二御南御所一、人々上達部直衣、（內座已下十八人、）殿上人束帶、白中靜晴云々、此事不日（〇日恐得歟、）心事也、中間晴甚無骨、於二南御所一有二立后定事一云々、與奪源大納言、堀川大納言書二定文一云々、又有二御卽位叙位事一、執筆左大辨、淸書上卿右衞門督、宰相右大辨云々、永範三品（前坊學士、）也、雖理軍事高軍者也、（〇雖以下八字恐有二錯誤一、）藏人一二﨟叙レ爵、

十六日、（戊寅）今日、有二院尊勝陀羅尼供養事一、導師禎喜僧正云々、攝政左府已下多以參仕云々、

八月

四日、天晴、今日、朝覲行幸也、余依二所勞一不二供奉一、所レ參二會院一也、巳刻、着二束帶一、（麴身染分如二供奉一也、）參二院御所一、（法住寺御所也、）先レ是、源大納言、藤大納言、大宮中納言等參二候於殿上一、與二藤大納言一暫言談、被レ語云、御裝束之間、源亞相與二前別當一聊有二口論一、母后御座沙汰間事云云、大納言所レ存西面、前大理所レ案南面云々、又被レ示云、琵琶貞敏十代之遺風、箏又醍醐天皇十代之末葉也、可レ貴々々、管絃長者也、未始有二臨幸一、諸卿列二立中門外一、（東上南面、）余爲二第一一、右大將在二門內砌南方一、左將軍依二所勞一不二出仕一云々、暨而攝政參二立御輿前一、（門下、）氣二色源亞相一云々、揖離レ列入二中門一、（自レ本開二幔門一也、）卽歸出二幔門一、去二六尺西南一、攝政復レ列、次右大將進行、次攝政進行、次御輿、于レ時余以下皆悉折屈、昇二居御輿一之時、人々皆昇レ殿、余源藤兩亞相許跪レ地、是定法也、而近代皆昇レ殿、不當無レ極也、下御後、余以下昇レ殿、余卽參二御所一、次上皇出御、次攝政敷二敷物一、其儀、凝殿西庇南面西第一間ニテ取二敷物一、（指レ笏跪取レ之、）自二西庇一南行、自二南庇一東行、當二階間庇兼御座一、件御上敷レ之、次自二同庇一西行、自二西庇一到二始所一、取二鎭子一置二敷物四角一

（先戌亥、次未申、次辰巳、次丑寅、）了、拔笏左廻經南庇、（御座南、）出自妻戶、次到主上御休所、次主上參上給、御拜如恒了還御、次上皇入御、次裝母后御座、（五位殿上人役之、）南面供御座、（不改主上御座歟、）垂庇御簾、次皇后着御椅子、次主上參上、又御拜了還御、次改御裝束、次上皇出御、次主上參上、次召諸卿、余內府以下參上着座了、次攝政被仰樂行事、（左基宗少將、右實守中將、頭亞參、不着胡床、攝政直召、陪官稱相尋不參仕、仍遂仰此兩人也、）經我座之後向樂所、次光近振桙、次忠時振之、次兩人一度振之、次余依所勞退出了、抑今日階間以西、（公卿座方、）立日隱、先是、前大理申攝政云、朝覲行幸、立日隱之例不覺、於競馬行幸立之如何、爲人雖堪、若可立歟、返答云、立之有何事哉、但可被取御景色、別當云、令申事之由了、仰云、可隨令申云々、又別當申云、晚頭可取之歟、攝政云、可然、別當云、誰人可役哉、攝政命不分明、但殿上人歟云々、然而當不分明、別當赴了、又今日行幸如例、今月侍賢門院御忌月也、於院音樂之條不打任也、但堀川院御時例云々、但不似彼歟、今日可有任大臣之兼宣旨云々、內府可任太政大臣、源亞相可（○可下恐脫任字、）內大臣、又可兼右大將云々、

仁安三年十一月

十三日、（庚午、）早旦參齋場所、后宮女房可歷覽之由、別當內々被告示之故也、先巡檢屋々作事幷掃除等、次著行事所屋、大夫史、六位史、主典代等集會、童女八女、稲賢公等召著此屋、六男子弟令候砌邊、見物男女、尊卑貴賤濟々焉、頃之、女車來座、上皇網代御車也、皇后御同車、別當（時、）右宰相中將（宗、）扈從各（直衣、）右衛門佐信基、伯耆守親宗同候、（衣冠、）北面下﨟五六人候御車、共此外女房五車、先入南鳥居、御車已下被立行事所啓南庭（廳屋）也、次前庭昇立臼二基、入御稲、次八女取杵、各四人謌曲舂之、此間、稲賢公行事、童女猶在南庇座、公卿以下祗候庭芝、上下感興、漸及數刻、次御車廻北方、歷覽所々、次出御西鳥居、覽內院、次神服院、次入御主基東鳥居、於廳屋南庭、又有稲舂事、其儀如悠紀方次第、覽了出御南鳥居、還御了、

仁安三年十一月

十四日、（辛未、）早旦院參、奏條々雜事、大極殿縫垣御帳敷

物料、唐錦五段可入之、往古在裝束司、延久以後無其實、每御即位大嘗會、被借用之、在白河殿云々、仍申事由、啓後殿即被借獻之、付行事所了、其寸法一帖、(長一丈七尺、弘七尺五寸、)一帖、(長一丈六尺、弘七尺六寸、)一帖、(長一丈六尺、弘七尺五寸、)一帖、(長一丈二尺、弘七尺三寸、)一帖、(長一丈、弘七尺五寸、)准七段八尺、皆赤地唐錦、過差美麗物也、主基方申請院御物、但依嘗適唐錦、頗不定云々、於悠紀料者、代々御物在執政家之由、下官知案內、令傳在白河殿由申行也、

自官廳巡檢大嘗宮路事、

治暦四年十一月、(○年月恐衍、)廿二日、(辛卯、)未一刻參內、候殿上、此間乍陰雨不下、則判申一點杭、右府左衞門督被候、則藤大納言來向被申云、關白御消息、今日欲見大嘗宮、朝間雨、及只今雨不下、人々相共參向如何、申云、自曉靈御覽定及民部丞歟、但左右隨命耳、關白即被參殿上、相示曰、令御覽事、猶且參向有何事哉、人々相共出、自西北門入、自大嘗宮南巡見、令如儀式無相違、仍不記、但衞門無扉云々、即歸參、

供神膳間事、

治暦四年十一月、(○年月恐衍、)廿二日、右大臣、下官欲起之處、有勅近召、令問嘗殿神座御座供饌□□□嘗殿神座御座等事、依長元撿校大略所申也、彼時指圖先日所進也、神饌等事、都不知給事也、然而依先日仰大略書、右內書式、新儀式、延喜天暦蔵記又御覽了、以其旨奏聞、但右府有供饌子細文、以人書送□□□□□□□許所奏也、猶有不審御景色、即退出、送書右府云、前日供神次第、頗天氣所令不當也、然而不露其書、依難知貴殿御止(○止恐心誤、)也、如此書、此時隱覆有何答(○答恐益誤、)哉、若有許容者、今度經奏聞如何、令具其書給、令隨形勢□□□□請之由、秉燭之後忩參、戌一點也、參御前申供神之間事、又以神崎釆女所□□□□□文下給也、開見大略不違新儀式、只有一兩相違歟、釆女申云、不傳文書、只以後先祖口傳、年來所奉仕也、下官申云、口傳合文書、甚有興事也、但一兩所相違者、猶可令憑獻儀式、及二代御記也、

承保元年十一月、(○年月恐衍、)廿一日乙卯、(同)陰晴不定、劔璽〔次〕將共進乍持劔璽、褰卷上御簾、主上被仰下官云、此遊覽留侍供神物等□□□□答云、早可着

御御座也、先々無逗留御儀者也、又經神座西及北邊、可着御御座之由、前日所令奏也、今夜忽然違、余進褰中戸布幌、（頭在內、燈開之、）主上入戸、經神座西頭北邊等、着御東方御座、入御後、頭預次將候南第一間西砌下、

承保元年十一月、（○年月恐衍、）廿一日、良久之後、自納言口口問之云、所司未進衾單云々、入御之時雖參中戸下、不詳撿見、然此尋問悠紀、辨資政朝臣答云、件事神官所司等所職也、仍重不相尋也、召候廻立殿內侍與掌縫、令供之云々、此間事甚狼藉也、各不觸事由、任意執行、奇怪無極、大略行事辨子細不行歟、掌殿、內事、宮主、所司等相加所行也、而卜部宮主佐兼國子也、有未進之氣、兼國相副候殿外云々、召兼國問案內之處、申云、至宮主者、修傳件勝事所營行也、至神座事者、自本所知給也、內侍掌縫等供衾單事、是神嘉殿儀也、至大嘗宮者、不可專然、中臣忌部官人各一人、率縫殿、大藏等官人、奉置衾單於大嘗宮悠紀殿云云、而令掌縫偏執神嘉殿儀、所申至恐也、不可憑用、該謂謬說也、又於廻立殿可申時刻、合於掌殿所申也、尤不當也、凡行事官再（○再疑並誤、）所司等不許（○許恐辨誤、）事躰之所致歟、如何、迹失彼此參差自新時之掟介焉、（○自以下有脫誤、）

十一月

廿四日、晴、辰刻許、自藏人大進光雅之許示送云、節會殊被忩、可早參云々、有所勞、定及遲參歟之由返當了、亦自攝政御許被送書札云、今日左相府不可出仕云々、爲內辨可早參者、所惱殊更發、相扶之間已及秉燭、酉四點參內、（裝束如恒、笏劔魚袋、）入自待賢嘉喜兩門、先欲謁攝政之間、藏人治部少輔兼光來向云、頻被尋申、直可令着座給云々、余招光雅示之、出御之時早可告也者、欲着東福門西腋之間、兼光來云、內辨事、光雅可令申也、而先可申之由、有攝政御命云々、余即自砌西行、（令隨身令褰軾、）着端第一兩面半帖、（立座下揖如恒、件座西上對座、穩置軾、若兼不置之時、上卿仰召使令敷之、抑、今日左府不可被出仕之由、兼聞之、又若座以前承內辨事、仍旁直着外座也、又與大臣座、）即光雅來就膝突、仰云、內辨、余居向座下方承之、（兩度示此事也、）次以召使召大外記、即大夫外記淸原眞人賴業參膝突、余仰云、諸司ハ候哉、（申候由、）又仰云、造酒正ハ候哉、

申候由、依可有國栖不同之也、仰曰、候ハセヨ、賴業稱唯退歸、良久不告出御事、仍以召使召光雅問之、答云、已出御了、以召使令申其由了、未令申歟云々、此事尊不當也、何自不參軾、以召使可令申哉、希有事云、次諸卿出外辨、大納言、公保、資房、小忠、中納言宗家、忠親、參議實綱、小忠、家通、三位中將實家等也、自余人不見此座、雖參入徘徊便所歟、次余起座、於東福門北邊着靴、亦令隨身押笏紙、次取笏入自同間、自廊内東行、自東廊柱外砌上南行、着兀子、西面、件兀子在昭訓門北二間南北中央、答西當柱立之、次内侍召人□□、依晴不見及、仍遣隨身、令見之問、光雅以件隨身令告召成也由、次余起小聲折微唯、揖自砌上北行、自北廊柱内西行、下自東福門前階、自殿巽角程練初、列左仗南頭、去南一丈、進西一丈、常府會進西幾四五寸許也、然而至此儀多進出歟、長元二年記、西進一丈許謝座云々、今日返彼例也、西面揖立、向乾方再拜、作同方揖、右廻、自陣前北練行、到南面東階東邊、揖登同階東邊、爲先右足、入自座當間、東第三間也、着兩面兀子、兩面兀子一脚立之也、件兀子上兵兀子二脚、床子一脚立之、爲小忌座也、次催開門、將不申開門了之由、仍又問之、左近臨頭緫直、申開門了之由、今日國司不着座也、次正笏召舍人二音、大舍人於昭訓門外稱唯、次少納言參入着版立定、余仰云、刀禰召セ、少納言稱唯、退出召之、次諸卿參列、爲先小忌、列立了、頗知之也、余仰云、敷尹、先々入夜之時、立定後、

上首以咳聲示之、而今不同之、不知□故實歟、將雖告示不聞及歟、群臣謝座謝酒、昇殿着座、與座人、成親、忠親、藏實家(○家上下恐有脫字)等也、實國遂加成親上也、經南檐公卿座末等、母屋第一同南柱邊洛之、着端座人、定房、公保、宗家、家通等也、資賢遂加此座也、小忠二人在余上、□□□□□□□大納言實房、參議實綱也、中納言邦雅不參仕、北路告如余路、各入宿問着之也、次采女進自東方、徹御臺盤杷、次内膳供御膳、南面東階也、中階東階先例不同、采女等經公卿座末、自檐西行取之、經同座上傳供之、八盤也、供間群臣立、供了居、所司不稱警蹕、尤不敵也、人々見持參御膳起座也、此間左衛門督藤原朝臣、參議源朝臣等參入之由、自座末申上之、余云、未居公卿座饌之前、内豎不可昇殿、先々有咎、居粉熟之後可申上也、若又自内可被申歟者、無程兩人參着、余云、若自内被申歟、左金吾不示左右、已是推參歟、未曾聞事也、未給公卿之饌之前、召着迦參人事、有北例、見九條殿御記也、而余忽不覺悟失也、但將通之法、居粉熟後可申上也、又縱雖居餅來、推參之條、專不落事也、後聞、宗通起座不示子細、只稱無答之由云々、太奇怪也、縱雖然不蒙可許推參之條、又不足言事也、有若亡云々、次供腋御膳、余問粉熟供了哉否於陪膳、采女申供了由、示最末參議家通卿、催臣下粉熟居之、内豎役送、爲先小忌、居了、家通氣色于余、余思示小忌、欲令下箸、中宮權大夫示氣、仍覺悟、召向御所方候天氣、御箸鳴、小忌以下下箸了、又次第如形食之、此間□(又カ)御、依陪人々不知、攝政被立之時、人々始知

之立座前、卽取御劒獻了歟、仍各居座了、次供鮑羹、次供御飯、次余仰參議、令居臣下飯汁、參議申上之、小忌以下下箸、次一獻、(未供御酒之前、催臣下一獻、恐昧之甚也、例節會入御之時、更不供御膳、大嘗會之時、雖入御供之也、而忠渡催之、失錯也、余問中宮權大夫云、去夜入御之時如何、答云、雖入御供之云々、余云、或供、或不供、先例不同、至今夜者不可違、去夜者後日勘之、雖大嘗會、入御之時至酒盞者、不可供之由、見宇治左府記也、然者催臣下一獻、強非先催也、又皆通供之、然者供二獻後、催之恒例也、雖何強非以雖、但尙引勘諸記等可定是非也、)卽勸二獻、(西行唱平、爲先小忌如恒、)此間供一獻也、次余拔笏、二、(不置)取笏揖右廻、自跪行、欲着軒廊兀子之間、狼藉殊甚之上、件兀子不見、仍軒廊邊召外記、催和舞、參進之間復座、(於龍尾道東階邊奏之、無程入之、)次二獻、給臣下、余仰最末參議家通、催風俗、(新作舞樂等也、)次三獻、給臣下、余召親範朝臣、仰御酒勅使、(依入御不奏、但仰之也、件人在座哉否、先問中宮權大夫召之、其詞如例、但訓召々也、或云可召音云々、)親範進立、余後方揆、仰云、大夫達ニ御酒給へ、退歸、作法了復座、次小忌以下起座、(笏已共拔之也、)降自東階、(西邊於階下揖、忘却歟、)渡馳道、(屈身等相從也、)徘徊西華門邊、余招職事、欲問出御之間、一切不見來、各隱居云々、未知由、諸向尋求之間、右少辨重方(非職事、主基行事也、)云、召成了云々、內辨未着兀子之前〔內〕侍出、是違例也、又職事不告出御之由、直出內侍、不可說、々々々々、內辨問出御之由、可着兀子、其後內侍可出也、次第尤不敵也、又非職事之辨官、專不致內侍之沙汰者也、濫吹之世也、余問召成之由、憖着光範門北兀子、則降自西華門前階、到右仗南頭、(如初、)謝座、(向東揖、向艮再拜、又揖、進悠紀可知也、)經陣前昇西階、(揖如常、昇西邊也、)入當間着兀子、次諸卿參列、卽謝座昇殿、不仰侍座也、(但是元被仰之、然而、治曆京極殿不被仰之、仍遂彼例也、)次供御膳、群臣立、立居供腋御膳、此間、左大辨參上由申上、余令如悠紀、未蒙催之間、內豎等欲居公卿之粉熟、仍追歸了、余問采女、申供了由、仍示家通催之、內豎一兩居之、其後不居之、頻雖催不見來、未得其心、雖然可居粉熟之由催之了、又一兩居了、仍奏事由、(其詞、左了大イホリモヒ了源朝臣、朝間有所勞不候列、頗微音奏之也、)召左大辨、(且凡垂白座末申上也、仍奏之也、)卽着座、尙不居了粉熟、仍人々頻催之也、左大辨又數座催之、適居之了、不敵事也、粉熟遲居之條、未知由緒、若左大辨着座後可居之由存歟、其理如何、不足言事也、居了左大辨氣色余、々候天氣、御箸鳴、臣下應之、此間入御、(劍璽等取之了、宰相中將宗盛雖在座、不辭讓、忘却歟、抑、件人何程著座哉、諸卿列立之時歟、)次供御飯、後催臣下飯汁、左大辨催之、(先之家通移奥座也、)卽居之下箸了、一獻給臣下、次下官起座、於軒廊兀子、催獻

物復座、人々云、獻物列立了、仍雖見之更不見、人
人云、若退去歟云々、仍以左大辨重催之、此間、右
近衛頭清景、於階下申云、獻物已參列候不、予時下
官仰云、何了物、暫而程、又仰云、カシハテニ給へ、
彼等申狀不聞、又不見之、故計程仰之也、（且又是先例也、）
此間、左大辨復座云、獻物參列退了云々、次仰左大
辨催田舞、即參列、頻舞之了、退入了、次二獻、給
臣下、次仰左大辨催風俗、次三獻、余云、於予令
者、仰插頭臺可被昇立歟、于時公保、實國、實
綱、（已上令檢校也、）雅親、（未甚因司也、）四人起座下西階、昇御插頭
臺、昇中階立御帳當間、（東西妻、）各復座、次行事幷國司
等昇和琴臺、昇中階、立御插頭臺東、拔笏退、自
西階了、次下官云、小忌插頭可給歟、即諸大夫（宰人也、）等
插之、（實國之插持來樹、仍示可持來歟冬由、然而不得□□、尚欲插冠、仍實綱云、可然事也、可祝々々云々、則插冠、）
了、次余示云、左大辨可被取攝政插頭歟、（是依公備中權守、）
也、即起座、出西壁外取插頭、經公御座末、於御
壇西階下跪脱靴、進昇插攝政冠了、於初所跪插
靴復座、次實綱卿出西壁外取插頭、自余右方插
冠了復座、次諸卿插頭行事、幷重方、幷寄人、諸大夫
等數遍取之、次余云、可有行酒哉不、公保卿云、去

夜候云々、余云、雖先例不同、寬治有之、尤可候歟、
于時公保實國等密語云、御酒勅使之後、可有行酒
歟云々、中宮權大夫告此由於余、余云、巳日於主
基有御酒勅使之例、忽不覺悟、如何々々、多於悠
紀有之歟、（今日於主基有御酒勅使之由、主基不足言事、有若亡云々、）即左衛門督起
座、於西壁外取盃、自榜東行、跪小忌座上飲
之、更立入酒勸賓房、々々飲之返授、人別如此、
端座巡行、與座逆上、（自下至上也、）最末勸成親了、（作人與座第一也、但三
度飲之也、）出西壁外、返給盃復座、次下官示左大辨、令
向祿所、次下官起座、於西華門下兀子催見參、外
記持來之、（插杖也、）余見了給外記、令插也、（縱指入爲口也、）伴
外記出西華門、於小安殿坤腋外、付光雅奏之、
（懷中笏取杖授之也、）光雅取之參進了、即返給之、（不插之也、）余取之
給外記、歸本所取見參、副笏辭少納言、即定宗
參進、給見參了、余欲復座之間、人々皆避座了、
已欲撤御裝束之間也、仍直向祿所、（光範門北庭也、）他卿相
一人不見、尤不敵也、左大辨在御所、行事辨重方不
見、若持參殿下御祿歟、仍下官祿復經（○經恐座誤、）取之
授之、余跪給之、小拜退、經西華門、向攝政休幕覽
休息、即參上、徘徊大極殿北壇邊、頭中將實守朝臣告

出御之由、即下官入自西戶、〈脫沓、〉着東座、〈按、政兼被候東座、然而、大臣皆候東座之由見舊記、仍着之、〉次實國、〈西座、〉兼雅、〈東、〉成親、〈西、〉忠親、〈西、〉資賢、〈東、〉雅賴、〈西、〉宗盛、〈西、〉家通、〈東、〉等着座、次殿上人等、〈通能、定能、雅賢、〉候公卿座末、次置御遊具、先御笛筥蓋、〈入笙太笛篳篥等也、〉置座上、次琵琶置余前、次箏置兼雅前、次居衝重、次一獻、頭中將、〈瓶子取東西兩人也、〉次御神樂始、〈無庭火、笛篳篥等許也、〉

次取物、〈先安知其作法、榊、幣、杖、韓神、〉唐神之間、居物勸盃、〈東兼雅、西宗盛、〉

次前張、

星三首、

朝藏、〈本實國、末資家、〉

其駒、〈數遍、〉

次御遊、

先吹雙調々子、〈篳篥付之、箏琵琶調之、次笛付之、〉

次安名尊、　次鳥破、　次美濃山、　次鳥急、〈笛、箏、琵琶、一反、〉

次律吹返、〈此間、和琴余取之、持律音也、〉

伊勢海、　萬歲樂、　刻樹、　三臺急、　次更衣、

次五常樂急、〈數遍後、琵琶、箏、向盃兩三反也、〉

五常樂急之間、給祿、先大掛一巡、

次御下襲一巡、〈但攝政加半臂表御衣、余加半臂、以下不然、〉

次各起座分散、少將定能來取余祿、余留半臂持、持之退下、〈是先例也、御衣之中、輕物忠持テ可出也、〉

今日所候人、

神樂、

和琴、〈忠親、〉本拍子、〈實國、本左大將也、而依勅定所被仰也、〉

末拍子、〈資賢、〉太笛、〈成親、〉篳篥、〈定能、〉付歌、〈資家、通能、雅賢等也、〉

御遊、

催馬樂拍子、〈資賢、〉

笛、〈成親、〉篳篥、〈定能、〉笙、〈家通、〉箏、〈兼雅、〉和琴、〈忠親、〉琵琶、〈下官、〉

十二月

廿五日、或人云、大神宮有炎上事云々、爲朝大歎也、未聞子細、

廿六日、〈癸卯、〉晴、今日賀茂臨時祭也、午時着束帶、〈蒔繪劔如常、〉參內、候殿上、中宮權大夫以下公卿四五人許在座、頃之、參御所、邦綱卿教盛卿相共奉仕御裝束、此間、攝政被參入、下官歸着殿上、〈外座、〉次有御禊事、其儀、〈御裝束如常、〉出御、頭中將實守朝臣取御笏獻之、入自上戶、經簀子進之、〈持笏、〉次供御贖物、〈頭辨取來、光雅取人形、皆入自上戶、經簀子〉

數也、次宮主獻大瓶、次使着座、(入仙花門、)次引立御馬歟、
(不見及、)御禊了、宮主退出、次歌人發物聲、(引出御馬歟、不見及、)御
拜了、使退出自仙華門、次改御裝束、(如恒、)此間、下官
奏宣命給使、其儀、以藏人召內記、(今日無宣命草、先是、可召諸
弓場殿邊之由、示頭中將也、)六位內記持宣命、(入莒、)入自無名門、置
小板敷、余置笏引寄之、置前、內記退後披見了、付
頭中將奏之、(件人在小板敷也、余居小大盤上程也、)余即返給之、次以藏
人召使、則宰相中將宗盛卿入自無名門、欲經神仙
門、余咳之、則昇小板敷、(先揖、)余召上座上、被出宣
命、以右手給之、(居向上戶方也、)使作持笏登長押上、置
笏取之、副笏退了、次召內記返給莒、次攝政被
着殿上、(奥、)次頭中將告御成之由、次攝政以下經
無名明義門等、着壁下座、(經座中也、兩揖如恒、取沓置座前也、)攝政、余、
中宮權大夫定房、大宮大納言公保、新大納言實房等
着前座、前中納言光忠一人着後座、自余人々不着
座如何、次頭中將奉仰召使以下、(其路、經公卿後座後、渡石橋、經使以下座
前、吳竹臺西北等、主殿司告召之由、經吳竹臺東仁壽殿
簀柱內等、出同南第二間、渡石橋、退自仙華門了、)次使以
下經吳竹臺東、次第着座、次一獻、(內藏頭季經朝臣、瓶子取雜色、陪從座五位
藏人光雅、瓶子所衆、)次二獻、(下官、瓶子光雅、陪從座、中將親定朝臣、瓶子所衆、)其儀、初獻勸盃
人出自仙華門、了後揖、下口(マヽ)着沓立座後揖、右廻

經兩座間、出仙華門明義門等、立廊北壁下、(南面、)揖
笏致盃、(六位居(折)敷、持之立、經光傳致授之、大臣盃五位藏人取之也、)備具瓶子取陪
從座勸盃人等、入自兩門、渡石橋、立使座上後方
揖、脫沓居矣、又揖、陪從勸盃人著、復入酒氣、逢于
使飮之、沃弃飾殘、更入酒、擬使拔笏、使持盃
之後揖、作居着沓、立座後揖、左廻經使座上、自
垣下座後着之、(兩揖如常、此後取沓不置前也、)次殿上五位二人置
衝重、次攝政立座着垣下座、則五位藏人經房、又五
位一人居衝重、攝政密示經房云、可有五獻者、
次三獻、(中宮權大夫、瓶子親定、陪從座、少將基家朝臣、)其儀如恒、持盃不揖、彼
一字(○字恐家誤、)之習也、不着垣下座如何、又持盃、不
傳垣下座、有五獻之時、先例三四獻傳垣下座
禮、今不然如何、次立挿花、螺盃、銅盞等於長橋東
妻、(挿花南、螺盃北、)次四獻、(大宮大夫持盃揖也、不着垣下座、瓶子伊輔、陪從座修範朝臣、)使盃傳垣
下座、其儀、攝政氣色于使、使指笏(不揖得、仍懷中、)起座、進
寄攝政前跪、(從)進盃、攝政取之飮之、更入酒、(瓶子取自座
前入之也、)目第一舞人、(此間、使歸座、舞人取盃後、可歸敍云々、可尋、)中將知盛起座
參進、給盃擬下官、々々取之、(知盛卿座了、)飮之之前入酒
之間、瓶子被逐宅了、余目第二舞人、(但未目之間遍參也、)伊保
進余前、受盃、歸座巡流、次五獻、(三條大納言實房、着垣下座、終獻人不着)

レ之、（先例也、三四獻人可レ着也、瓶子親定已座、座無二他人一歟、陪從座）件盃直下也、抑、下官之外
人、陪從座勸盃人不レ待二着座一、早勸レ之如何、可レ尋事
也、次置二重盃一、圓座如レ恒、次中納言成親卿、參議家通
卿勸二重盃一、（瓶子親定、）雖二舞人座末一如レ恒、陪從座、頭辨信
範朝臣、（經二座末一也、）次爲レ撤二圓座一、雜色參進、攝政追二歸之一、
（事不レ可レ撤二圓座一之事也、被二追歸一也、）次給二指華一、其儀、先藏人治部少輔兼光
跪（權○恐稚緣誤、）指華南方、次攝政起レ座右廻、（兩拇如レ恒、）渡二石
橋一、跪二長橋東頭一、指レ笏取レ花插二使冠一、拔レ笏左廻、直
出二仙華門一、被レ着二殿上座一、次余起レ座（攝政退歸之間也、）取レ之、
（如二攝政儀一、但以二跪方爲二□□指二舞人右一也、）跪二第一舞人前一插レ冠了、左廻出二仙
華門一、着二殿上一、次々第插々了如レ恒、（兼光取二最末插頭花一、被二賓也、）使以
下退出了、次入御、攝政被レ參二御前一、次改二御裝束一、次出
御頭中將召二公卿一、次余以下着二管子圓座一、（攝政廉候レ座、）次中
將奉レ仰召二使以下一、（如レ例、但着レ沓也、使人在二□□一□□下座、殿上人等同着レ之也、）次使陪從
等進立二吳竹臺西頭一、（雜色二人昇二和琴一立、）發二歌笛一、次舞人經二辨
臺東、路臺北第一二間等一、（一舞出二三間一、二舞出二一間一、）舞二駿河舞一了、
經二本路一歸入、（自レ上退也、）次祖舞子了、自レ下退了、次公卿自
レ下起レ座、（入御之後、公卿可レ起レ座歟、）次入御、次下官參二御前一、攝政被
レ候、邦綱晴忠等同候レ之、次余退出、今日參仕公卿、
攝政、下官、大納言、（宗房、公保、實房、）中納言、（宗家、邦綱、成親、實國、晴忠、）參議、

（資賢、家通、）前中納言、（光忠、）散位、（實家、）
今日使不レ着二染裝束一、此日被レ行二下名一、上卿成親、宰
相家通云々、
廿七日、早旦相二尋頭辨之經一報レ之、去廿四日夕、祭主
以二書狀一被二進告一、即院奏、同廿五日朝奏狀到來、先可
レ勘二申先例一之由、……………（○虫損）被知官外記次定二仰別勅
之人々一、召二諸道勘文一歟、……………（○虫損）日依二日次不一レ宜、
諸事無二沙汰一、但法華會舞樂被レ止レ之了云々、余案
レ之、隨二聞食一、早速可レ有二御沙汰一歟、被レ撰二日次一之
條如何、若先例歟、今日、於レ院依二神宮火事一、被レ定二光
正之間事等一云々、攝政、太政大臣、左內兩府以下卿以
參仕云々、下官依レ無二其催一、不レ能二出仕一、或人云、太相
國按察使直衣、自餘皆束帶云々、
廿八日、頭辨示送云、昨夕於二院殿上一有二拜議一、且被二
仰下一了、公（○公恐衍誤、）召立可レ被レ行、（止二舞樂一了、不レ出御一、）院拜禮、小
朝拜停止了、朝覲行幸、日吉行啓延引了云々、左大辨
爲二勅使一、明日（廿九日、）可レ進發一、可レ有二奉幣一、可レ有二廢務一、
正月中旬可レ被レ仰云々、又明日於二御直廬一可レ有二僉
議一、可二令レ參御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云々、昨日之評定不レ蒙
レ催、明日之僉議、豫參之條如何、未レ得二其心一、又攝政

示送云、昨日不參仕、尤奇思給、大臣可皆參之由仰頭辨了、而不催申之條勿論云々、又被奏僉議事、尙伎議可宜存也云々、

廿九日、今日有陣定幷伊勢幣事、申刻參內、（去夕案其催、外記來催也、）日來依所勞事不快不出行、今日伎議、朝家之大事也、仍相扶出仕、於清涼殿殿庇與攝政言談、公卿等未參、勘文未集了云々、時刻推移、今朝有軒廊之御卜云々、左府爲上卿召退出了、仍直參云々、秉燭之後、勅使左大辨參內、暫被奏宣命草、（內記不出仕、仍左中辨俊經朝臣書之、云々、上卿內府、）頭辨覧攝政、攝政見了返給、（今日御下了、宮中有地震、此事別被哉之云々、）暫奏清書、攝政見了返給、次有御拜、（今夜往歟、將可及諸參仰歟、有沙汰、余案之、今夜許可有歟、）戌四點著陣座、奧、先是、左府、按察使、（公通、）左大將、（師長、）皇后大夫、（實定、）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修理大夫（成頼、）等在座、小時頭辨持諸道之勘文、入自宣仁門、就軾下之、左府蹈笏取之、置前、（總有表紙、其上以紙縒結中、）信範朝臣仰云、伊勢大神宮火災事、任諸道之勘申趣、可定申者、左府取笏揖之目之、頭辨退了、左府示云、宰相不候、宰相可被寄座之由、可被仰者、修理大夫召官人傳仰之由、平相公親範、右大辨實綱等着座、又左府被示云、內大臣被歸參歟、將亦自八省直退出歟、遣可然之召使、可令見之、外記可罷向也、然而無人數之由令申云々、然者、以如召使可遣見、若出密々可問如前駈也云々、右大辨召官人傳仰之、此間、外記持參莒、左府披見云、勘文也云々、有禮紙不引之、乍卷加之大束、（又歟力）次又頭辨下勘文兩三通、（皆無懸紙、結緒也、）頭之、內大臣着座、次左府披見勘文（如形、）了、如本結之傳余、余取之披見（如形、）了、如本結之傳內府、々々不解結緒與按察使、々々々又同前與左將軍、々々委披之、毎見了一通次第也、以下人々各委見之了、右大辨取之、左府仰可談上之由、右大辨向見之、暫不談之、左府密々示云、於談上人者、如此不見事也、只無左右可談揚也云々、頭之、實綱卿先談神宮解狀（其聲凡不聞、尤夜也、）次第談勘文（但不談所引之先例、只談之々案之詞、是上卿命也、今案也、詞尙不分明、）談揚了、左府被示可發語之由、右大辨申云、兩方兼行者、定有僻事歟云々、仍示平相公、即親範居直正笏申云、諸道勘申伊勢太神宮炎上事、假殿幷正殿事、廢務事、德政事、次右大辨、次修理大夫、次第定申之了、後右大辨書之、又一返問之、各示之、如形書了、（三ヶ條也、）談揚之、

又以不レ問、左府示了、追可レ有二清書一云々、次左府召二外記一給レ宣、執筆撤レ硯了、人々退出、下官同退出、凡人々申狀見二定文一、仍不レ能レ記二定文一云、其詞不レ見、抑、今日定必馳二天下大事一、能々可レ有二評定一、而勘文等兼不レ被レ廻、又當座不二談上一之間、人々未レ得二勘文之意一、例以二聞得一定二申之一、大略許也、卒爾之間如レ此、可レ談二不便一、

卄日、自二執筆右大辨之許一、送二書狀一云、昨日御定趣、雖二頭風一記尙不レ慥、可レ注二給一紙一云々、仍如レ形注送了、書雖二不當一、近代作法云々、

玉葉卷第二終

玉葉　巻第三

自嘉應元年正月
至同年十二月

六十

嘉應元年　〔朱書〕（高倉院仁安四年四月八日改元）

正月

一日、未四點、參女院御所、次參院、（法住寺殿、）相次攝政、左內兩府、三位中將等參、數刻之後、攝政被退出、次余退出、於中門廊右大辨示云、彼神宮定事、令定申御趣頗有不審、仍改直進覽了云々、余云、何事哉、但有御不審者、若可被尋歟、無左右被改直之條如何、大辨云、如師元朝臣勘申被書候テ、其下ニ非勘文之意趣事ヲ被書候ヘハ、存僻書之由改直也、雖可申事之由、及深更不能申也、實綱之意趣、以灰燼之地不稱古宮所、以可有正遷宮之所、（去年冬山口祭、奉立心柱之地也、）可謂古宮、而如定申者、古宮所非正殿云々、是非勘文之心、師元意趣ハ、古宮所可非假殿云々、余之意趣如勘文云々、令稱古宮所者、灰燼之地、仍其所可非今度正殿之由令申也、然者、大丞之所存、下官之案趣、師元之意趣、各意ハ不違、於古宮所之條有相違也、勘文與余案同、實綱見苦僻事歟、次參內、節會未始也、參御前、攝政被候、被問曰、內辨如何、余云、所勞不知爲方、然而、依爲元正出仕、不能勤仕內辨、內府參上者不可事闕歟、若可及闕如者可勤仕、又余申右大辨意趣、攝政命云、不被甘心、如勘文又汝案也云々、又申云、內辨尙可勤仕歟、攝政被示云、雖參有故障退出、恒例也云々、今日宴會、國栖奏被留了云々、次余退出、於中重逢右大辨、余問云、彼事如何、大辨云、尙古宮所ハ、可有正遷宮之地也、逢合師元能評定也云々、余云、於有評定也云々、○余（以下九字恐衍、）余云、於有評定者、不能左右、但可相尋也、大辨云、又相尋且改直之趣可注進也云々、次參中宮、參御前、次參高松院、（於殿上逢女房、）次歸家、此間甚雪、手水如恒、

二日、依不審尋師元、返事不分明、此間、賴業來、

問古宮所事、頼業意趣、質綱意趣也、

三日、以肥後國司光經、遣師元朝臣、問子細、返答令申給趣神妙也、古宮所灰燼地也、其後山口祭後、以本古宮所、為新宮、仍定名改也、質綱本令申也、不審也、又相逢師元之由、尤以虛言也、未曾有、未曾有云々、右大辨來臨、余對面問之、質綱只如先、仍示子細、質綱頗有後悔之氣、又承伏、不便々々、尚以光經遣師元之許、被修文、今日又頭辨來、子細信範如余、已是光經未歸參也、（○子細以下恐有錯誤、）

四日、質綱改直定文也、今日自頭辨許送書狀、是依兼示也、

七日、（甲子）陰晴不定、雨時降、節會也、申刻參內、欲着左仗座之間、上下無人、仍參殿上方、內府、六角宰相家通之外、他人敢不見、又職事等未參、可謂緩怠、余參二間方、謁女房、依御物忌不參御前也、酉刻許、光雅參入、余密々問云、有加敘哉、答云、兩三人、又有被止位記之者云々、小時攝政參、被坐清涼殿廣庇、余同在此所、攝政問光雅云、左府未參歟、光雅申云、自本不可被參、攝政示余云、早可着陣者、余問申云、書入加敘之人事、與被止位記之者事、先可仰何事哉、被答云、同時事也、但先可令書加敘之者歟、此間、人々漸參集、則余經南殿御後、着陣奧座、先是、內府以下上達部七八人在座、（于時初參也、）次藏人皇太后宮權大進光雅來、余座下方、（余前居向座下方也、）仰云、令候內辨、余目之、光雅退之後、余起座、於宣仁門外、令隨身令押笏紙、着外座、召官人令置膝突、（此次令直沓、）次光雅來賦、（移若端座、則可下下名之由、兼密仰光雅、）先仰加敘之趣、次自懷中取出下名下之、（或云、相副折紙、書加敘之趣并止位記之者也、抑、先下下名之後、可仰加敘之人等、但可示、）余置笏取之、置前、光雅退之後、以官人傳下仰外記可持參之由、則持參、置參議座前、次余氣色于成頼卿、（于時成頼家通兩人在座、仍仰上臈也、）參議抑遣硯於奧方、進寄座前、余置笏給下名、參議置笏取之、余給折紙、（仰以是可書之由也、依事可假怱、隨便宜給之、雖非指儀式、且是近例也云々、）成頼取之、副笏復座、先書加敘之人、置筆取笏問、余云、從五位下藤原經重、可書何下名哉、余云、職事申云、藤氏爵無官之人也、成頼云、可書式歟、余諾、即書了欲返上、余問云、被止位記之者被改直哉、參議申云、可懸勾歟如何、余依愷不覺悟、分明不答、（此事未知先例、自身作法尚以暗然、於他人之禮儀哉、恐成迷惑不知所為、）成頼召外記令切

緘之、（但令撤硯了、）取副笏進寄、余置笏取之、參議自懐中取出折紙、返上之、則復座、余披見下名置前、次以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參筥之由、六位外記持參之、余入下名於件筥（折紙懐中之、）之後、以官人招光雅、奏聞之、次以官人召大外記、則頼業兵人參軾、余問云、諸司候哉、申云候、但左馬頭有障不參云々、又問云、御弓奏候哉、申云候、又問云、造酒正候哉、（去元日被止闕栖了、仍不問之、）申候之由、又問云、輔代候哉、申候由、余仰云、候ハセヨ、頼業稱唯退去、次又召外記、頼業參軾、余問云、外任奏候哉、申候之由、仰云、持參、頼業唯退、則持參之、余披見了入筥、（此間、頼業退了、）取笏以官人招光雅、奏外任奏、（已持笏給之如恒、）光雅取筥、余奏御弓奏可付内侍所之由、并左馬頭有障不參之旨、光雅參進了、郎歸來給奏、余結申之、（如恒、）職事仰云、令候列、余微唯、卷文入筥、光雅仰云、御弓奏可付内侍所、（内辨奏可付内侍所之由之時、可仰聞食之由歟、）左馬頭事、以左近衛少將修範朝臣爲代官者、余目之、光雅密云、只今忽被止位記之者出來、自院被馳申也、（孝云々、）可進下名之由有攝政之御命者、仍下之、（式部一通也、）歸去、次余以官人召大外記、

則頼業參軾、余賜筥、頼業取之、余仰々詞如職事、頼業稱唯、余又仰云、御弓奏内侍所、又左馬頭事、以左近衛少將修範朝臣爲代官者、頼業不稱唯退立、（若可唯歟、）次余給下名於參議、令切緘之、進之、余召外記筥入之、以光雅奏之、次六位外記入自宣仁門、候小庭申代官、（其詞如恒、）余仰云、誡タリヤ、又申云、（如恒外記申詞、微音不分明也、）仰云、候ハセヨ、外記稱唯退去了、次召大内記、申云不候、仍召六位内記、仰加叙之誥位記可獻作之由、又仰下止位記之者事、次余起座、於宣仁門外着靴、此間、遣隨身一人、令見内侍出哉否、（出入宣仁門也、）歸來申云、出了、余入自宣仁門、自宣陽殿西壇上南行、（隨身笏可留軒廊北之由仰也、而尚進出奇怪也、仍追入之了、）經軒廊到東階下、（不搢、）指笏昇階五級許、（可昇二三級也、然而階高難及、仍昇五六級也、故記也、）懸左膝取下名、（二通、式兵無袴附、）退降階下、（不搢、）搢笏取副下名、左廻自軒廊内東行、自宣陽殿壇上南行、着兀子、（チフサワラフ）（先揖後居之、南第四間進立之、）座定後、正笏召内豎、二音、内豎稱唯、立宣陽殿西壇下、北面、余仰云、式ノ官サ兵ノ官サ召セ、内豎唯出召之、次二省丞列立壇下、（其所同内豎西上北面、式立西也、皆着靴、）各立定後、余召云、式ノ省サ、式部丞昇石橋南行、更東折、於南第三間北柱下指

笏更進出西、漸屈行膝行、跪兀子坤角、余持笏與兵下名於右手、以左手微々差給之、（以文下名為表方、）丞取之逆行、取副下名下石橋、經兵部後復列、立定後、召兵部給下名、其儀皆如式部、兵部給之退下、未加列之前、式部先退、二省共退了後、余起座、暫歸入幔北方、此間、內府以下出外辨、余以隨身令見陣引哉否、良久不引之、數度蒙催之後引之、次余着兀子、次內侍出、次余謝座參上、其儀、起磬折、微音稱唯、揖自砌上北行、入自軒廊東妻西進、（此間、留立刷衣裳等、）出自同東第二間、自櫻樹東程練初、斜到左仗南頭、（進西五寸、南去一許丈、）西面揖、向乾再拜、作同方揖、大輪右廻練行、於初所練留、入自軒廊東二間昇東階、（傍南似左足為先、）入自母屋東第一間、着第二兀子、（西面兀子二脚立之許、我座了後、所着第二兀子也、）座定頗（○頗恐頃誤、）座上催開門、（南西、）門部催開司、（如初、）若座了起座、立軒廊西第一間、召內記、（便以隨身召之、）內記指宣命於文杖參進、跪余東方捧杖、（六位內記也、仍余問云、大內記不參歟、申云、有所勞不參、尤不敵也、）余指笏拔取之、見了返給拔笏立、內記取之指杖、（從指之也、）余相伴內記出自東第二間、經階下進弓場西第二間北面立、以隨身尋職事、頃之、光雅出自無名門向立、余指笏、取杖于左手授之、光雅取之參進了、余拔笏立、則歸來返給之、（不指取加之、）余指笏取之給內記、々々取之指之、余經本路立初所、內記相從跪東方捧杖、余指笏拔取宣命、副笏昇殿着座、（副中宣命也、）次召內豎、（二音、）內豎唯、參立櫻樹東方歟、依暗不見及、陣廳頭範直申參之由也、余仰云、式ノ官サ兵ノ官サ召セ、內豎唯退、其後良久二省不參、若又雖參列、依暗不見及歟、仍尋之、而之間、式部輔代昇南階參進、余追歸之、待召可參自東階也、旁奇怪々々、其後余召云、式ノ官サ、式部輔代昇東階、自庭西進立余後、（雖示可入東一間之由、凡不得其意、）余笏ヲ腰ニ指樣ニテ、左尻ノ下ニ置テ、取位記筥、自座下方給之、取笏候、（每度如此、次密々仰早可參之由、依有上階、式筥有二合之故也、依內侍置位記筥於內辨座前上大盤下々方也、並解結緒也、）輔代取之下自東階、授丞歸參、余如初左尻下置笏、取中宮給之、輔代取之退了、次召兵部給之如式部、二省置案上了退、次余正笏召舍人、（二音、）大舍人於承明門外稱唯、次少納言參入就版位、余仰云、刀禰召セ、（頗知立定之由也、）少納言稱唯退出召之、次內府以下立標下列立了、仰云、支木卅、（捻直申列立之由、雖不問申之也、）次群臣謝座謝

酒、昇殿着座、抑、內府欲着座之間、揖更不居座下殿了、其後左將軍以下着座了、將軍密語余、稱無座之由、被退出了云々、各座定後、暫不引叙列、仍仰右大辨資綱卿催之、右大辨下殿催之、復座云、叙列已引了云々、次余取出宣命、副笏召云、右兵衛督藤原朝臣、（先件人有座哉否、問左大將召之也、）兼雅卿經東南庇入自母屋東第一間進、余後、（件卿有奥座也、）余作持笏於左手、以右手自下方給、（以文下爲使方、）宣命使給之、經本路復座、（依右上臈、用中納言也、或雖右上臈、用參議上臈云々、然而將通用納言也、）　次下官以下下殿、列立左仗南頭、（去六七尺許也、于時次將着于胡床、）異位重行、北上西面如恒、次宣命使着版、宣制一段、余以下再拜、又一段、又再拜、次宣命使左廻復座、次余以下右廻復座、次叙人給位記退出、（依立明時不見及、仍仰右大辨令撤之、次仰可撤宣案等之由也、右大辨復座了、叙人給位記拜舞了退、又令撤宣案等了、）次余以下々殿、親族拜舞、（其所如初、）了復座、左大將問余云、取白馬奏之時、大臣立揖上、納言立軒廊西一間也、而內府退出了、納言猶取兩奏之時、立所不審云々、余云、慥不覺悟、將軍之所思可立軒廊歟云々、而之間、內府發前驛、進出東階邊、左大將起座下殿了、（內府存退出之由之間、被隱何所哉、後聞在陣座云々、）左右大將取奏了、右大將直退出、左大將復座、余問其儀、將軍答云、先左大將奏開了、立弓場殿造合間、顏向坤方立、退歸了間、右大將被進也云云、次余仰右大辨令取版標、次白馬渡如恒、次余仰右大辨催粉熟、資綱欲起座、余示作居可催之由、仍以內豎催之也、即居了、右大辨氣色于余、余已下箸下、次催飯汁、即居之、於飯者雖入不着所居之、（余命令居之、）次居飯汁菜等、隨人數居之也、居了申上、余已下箸下、（飯外方延之也、）次一獻、巡行如恒、（無國栖奏也、）次二獻、次余召御酒勅使、（先是、將問左大將云、御酒勅使與宣命使、上臈可勤仕何役哉、雖何無難、共多先例云々、仍案之、先例多下臈令勤仕御酒勅使也、尤有其謂歟、仍召下臈也、）其儀、問家通卿在座哉否於左大將、召云、政大夫藤原朝臣（依爲三位召官也、皆通無官三位參議、音可召之也云々、然而、故宇治殿御說訓召之、仍逐彼例也、）　家通卿起座進立余後、（件人在奥座、其路如兼雅卿、）余仰云、大夫達御酒給ヘ、家通卿退下歸昇、作法了復座、次三獻、次余拔箸、（不拔匕、）立、揖右廻降自東階、（北邊如恒、）出軒廊東第二間、入榻門經小庭着陣、（乍沓着靴、懸尻、）召官人、傳仰內記可持參宣命之由、（不撤軾也、）則六位內記、指宣命於杖參進軾、余置笏取宣命、披見了返前、內記取空杖、出榻外了、次以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參見參之由、則外記指見參於杖候小庭、余目之、外

記稱唯進軾、余如初置笏、取文披見了、相加宣命賜外記、々々取之指一杖、（宣命縦指之、見參祿法チカヘテ指之也、軾指之也、）了候小庭、余起座相伴件外記、經軒廊東第二間、並階下等、進弓場、（其所同奏叙位宣命、）付光雅奏之、返給外記、經本路、立軒廊西第一間、（南面、）外記跪東方、指寄杖、余指笏披取之、小披見取副笏、（合三通、宣命祿法各一通、見參二通、自本結之也、）參上着座、左大將云、修理大夫訓讀如何、答曰、北山之所注、作納官云々、余案之、尙納メ作官也、見貫仲抄也、仍召之云、修理大夫藤原朝臣、（先問在座否、是如恒也、）成賴進余後、余作持笏與見參等於左手、以右手給之、成賴取之復座、次問傍人、召右大辨藤原朝臣、卽實綱卿進立余後、（作人、在端座、直進西、）余作持笏於左手、以右手給見參祿法、（二通一度給之、）實綱就祿所、次余以下下殿列立、（如初、）次宣命使就版、宣制二段、（先再拜、次拜舞、）次宣命使左廻復座、次群臣復座、次拔匕下殿、出軒廊東二間、到日華門前、（實綱、長方條在床下座、）指笏跪取祿、取祿一拜、拔笏出自日華門、改着淺沓退出、于時丑刻許也、

今日參仕公卿、

余、內大臣、（不着座、候陣座、取白馬奏退出、）左大將師長、中宮權大夫定房、（中間退出了、仰親族拜了、復座之時、着座之間兀子退去、仍居板敷了、人々含笑、）新大納言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左衞門督實國、（作人早出、）右兵衞督兼雅、（叙位宣命使、）修理大夫成賴、（例宣命使、）源宰相資賢、（早出、）六角宰相家通、（御酒勅使、）右大辨實綱、（祿所也、）抑、今日〔大永七正十五日書之、右白馬節會國栖奏、幷坊家奏立樂無之、案之、去年太皇宮炎上事有之、仍無之歟、〕（○大永以下之文、後人之補筆也、）欲參內之間、藏人治部少輔兼光來里亭、傳院宣云、依神宮火事、來廿六日可被發遣公卿勅使、而假殿之間可有憚哉否、仍不思食得、被尋外記之處、勘例如此、會釋延曆、長曆、寬治等之例、可計申者、（件勘文在別紙、今度可被加神寶也、）

延曆例、（炎上之刻、發遣參議二人、有奉幣、其後無別公卿勅使云々、）

長曆例、（頽倒之刻、早速欲發遣之處、貫平卿障出來止了、次被仰其頼之間、依御託宣延引、正遷宮其期近、仍其後被發遣也、被加金銀幣、無神寶、）

寬治例、（御假殿之間、權大納言雅實爲勅使發遣、神寶之有無不註之、假殿被遣之條、左府定申云々、）

已上大概許注出之、

余申云、寬治例尤可被據用歟、但彼者未被獻勅使、且又依遲々恐、殊有忩沙汰歟、於今度者、燒失之刻被立勅使了、已是相叶延曆之例、隨又長曆之御託宣尤可恐、然者今度正殿被忩造之後、調具

神貢被發遣、有何難哉、但神慮尙難測、早被行御卜可被左右、恐意趣難計申事者、兼光歸參了、

四月

十日、天晴、晩頭、陰陽助安倍泰親來、相逢曰、問所勞事(来問酉刻)、占云、土公咒咀成祟、不增不減、而可經程、但六月八月爲減氣之期云々、但六月殊爲其期云々、又問發心地事、占云(去六日申刻)、咒咀靈氣祟、甲巳庚申日爲減氣、故又一同曰、酉刻令占之、其占云、土公靈氣增減之日同、前、但若胸所勞自發動歟云云、共不及大事云々、抑、言談之次語云、

第三條院御時、有行(泰親祖父)、師平有相論事、有行令申云、騎陣將軍之中、客星出來云々、師平申云、非客星、彼騎陣將軍其也云々、各論之間、天氣在于師平方、有行大怒、今三日之內可有天下大事云々、而間、後三條院御惱遂有事、是以師平僻事爲正說故云々、又云、二條院御時、師業爲御師奉致星云々、泰親聞此事大驚而云、於師業者不見星者也、鳥羽上皇仰云、上中下三星ハ我敎也、更不見星也云々、此仰泰親與信西共奉之、爭爲帝者之師哉、定有其咎歟云々、則夜受病遂早世云々、

又云、廣賢、二條院御時、奏慶雲立之由、蒙勸賞、泰親申云、慶雲事ハ、聖代之時也、又曰、孝相主之時事也、而今上於他者可謂賢、至孝之儀者已闕、爭慶雲立哉云々、而之間、廣賢死云々、

又云、廣賢子信業申云、陳星、土星也、侵月、是末曾聞事也、土星ハ、每夜一寸行不動星也、爭侵月哉云云、而間、信業自目鼻耳口星入之由有夢相、卽受病死云々、於天文道者、更非涉事、其咎如此云云、又周易六十四卦ハ、曆王六十有也、今四無之、口傳云、於四卦者、相配四季、仍不入口次云々、而家榮不知、爲康士(年博)問之時、不知之由云々、

又云、晴通參宇治左府、々々問云、彗星文云、陰亂不明云々、是如何、晴通申云、星微也云々、左府云、有若亡云々、元非星微事、天下政陰亂不明之時出也云云、

六月

十七日(壬寅)、天陰、時々雨降、今日、上皇御出家也、所被

レ始二御逆修一也、限以二五十ヶ日一、云々、一向被レ逐二保延鳥羽院例一也、下官自二去正月一、依二所勞一籠居、雖二尙不快一、依レ爲二天下之大事一、相扶出仕、午時着二直衣一隨身上臈從、參二法住寺殿一、候二公卿座一、先レ是、內府、新大納言隆季、等在二此座一、自餘公卿各俳二徊便所一云々、太相國、左府候二御前座一、已有二被出家一云々、仍兩人早參、仍被レ召二御前一、余內府等遲參、故無云々、頃之、少將光能來臨、人々多參二御前方一、仍招二光能一問云、御布施歟、答云、未二事訖一、令レ申二御參之由一、事始於二着座一者、只今不レ可レ然同時也、御布施之時可レ申之由、有二其仰一云々、即光能來云、事口云云、仍余內府已下參二御所方一、其所東方御懺法堂也、口殿府參也、先五位院司光長取二被物一、授二太相國戒師布施一、次事了、此中有二御裝束二具一、前大納言實定、新大納言隆季取レ之、是保延之例也、奉行成賴卿進云、永治之時於二御裝束一者、大納言上臈取レ之云々、實定、隆季暫相讓之間、左府早可レ進之由示二實定一、仍先取レ之、次隆季取レ之、次秦經五位也、取二被物櫃一、左府須二上臈一也、次第取了、相國、左府無レ歸二參御前座一了、次顯方五位、傳二被物一、余取レ之、唄下臈法印澄覺也、着座次第了、次內府已下剃手上臈修覺取了、內府又着レ座、次實定已下　公顯之布施取了、次各從　僧等參進、

取二布施等一了、次僧進下、次公卿退、各着二便所一、次打僧集二會鐘一、次僧等參集、次光能來仰二可レ始之由一、是相國示也、成賴云、先例以二鐘聲一　公卿參着也云々、而相國尙入來可レ仰之由示也、仍仰レ之、即相國已下參上着レ座、次僧侶參、次堂童子二人、一方也盛隆、一方兼光着レ座、次唄、次分二花筥一、次散花、次說法、未二事了一、余依二所勞一更發二退出了、今日、攝政早參早出云々、是日來發心地所勞、今日發日相勞之故云々、

今日戒師、三井寺長吏前大僧正覺忠、

唄、法印公舜、　法印澄憲、

剃手、法印修覺、　法印公顯、

御逆修僧名、三法印稱智、三澄憲（但讀師也、不レ着レ座）三尊覺、山實寬、三公顯、山僧都隆憲、法眼顯智、三觀智、山律師良明、三法橋實慶、山尊重、三智秀等也、

公卿、攝政、　太政大臣、奉行、　左府、　余、　內府、　大納言、　公保、隆季、實房、　中納言、邦綱、宗家、實長、兼雅、成親、忠親、時忠、（此不二詳見一也、）　參議、資賢、成範、奉行、憲盛、實綱、前大納言實定、　前中納言光隆、光忠、　非參議俊成、俊盛、實宗、定隆、　朝方、

今日、先有二御奉書一、使成賴卿、作者俊經、淸書朝方、次御隨身還祿、廳官取レ之云々、將曹已下仰下可レ令レ候二本府一之由上、重近、兼賴等被レ仰二可レ令レ候二召繼所一之由上云々、保延之度、此條不レ被レ仰歟云々、隆季卿語

也、隆季又語云、今日御随身等不レ帶二劔一云々、未レ知二其故一、又內府不レ帶、

十一月

十九日、辛未天晴、今日、小兒三歲、有下食二眞菜一事上、女院御所寢殿北面、(依二密儀一用二北面一、)母屋中央間、敷二繧繝端帖二一枚一、其上加二東京錦茵一、(無二地鋪一、先例也、)爲二其座一、當二件左右柱一、(賢子、)立二燈臺一、(臨レ期撤二西方燈一、依レ爲レ便二通路一也、)戌刻、(吉時、兼日問二日時於在憲朝臣一、當日無二勘文之儀一、是又例也、)陪膳散位俊光朝臣、(正四位下前侍從也、隨所レ定左少將定能朝臣也、而依レ參二御熊野詣御共一故也、)進候二北緣一、次役人五人捧二前物一參進、(第一臺、和泉守季長、第二、中宮大進信國、第三、備後守光經、(雖二儒士一忽無二其人一、上レ被レ勸レ之、)第一盤、三位季成、第二、刑部權大輔信季等也、抑、分二御器一口四種二口等一、臺外皆據器、是承曆例也、又無二酒盞銚子等一、案二事理一必可レ有レ之、仍據二代々吉例一之處、皆以是無、故今度又如レ此、今日陪膳取二打敷一參進、永曆之例、役人之上臈取レ之、今度欲レ追二其例一之處、兵部大輔顯方迎參、仍隨二常例陪膳一取レ之、追案レ之、役人取二打數一、無二其謂一事歟、)陪膳次第供レ之、女房二人、(新宰相、卿君、)在二簾中一取二入之一、帥局(刑部卿宗長朝臣女、即乳母也、)取二居之一、(陪膳退下、)余立レ寄合レ之、(先取二殷花一、如レ恒必合調也、)此後無二別儀一、件前物退二乳母局一云々、承曆例有二盃酌脂燭事一、今度依二略儀一止レ之、彼例於二四條宮一(殿方御方歟、)有二此事一、因レ之用二女院御所一、余贄殿預右衞門尉紀久信勤二仕御前物一、(承曆久信勤レ之、)陪膳已下役人皆衣冠、下官直衣、無二立明一、爲二密儀一之無二其便一之故也、

抑、今日支干叶二承曆例一、可レ謂二吉祥一歟、又俗諺云、自二所生月一當二二十月一食レ之、而承曆例當二二十五ヶ月一、(當二所生月一同月、)食レ之給、今依二彼例一所レ行也、陪膳以下自二女院御方一被レ催レ之、自二去年一女院養爲レ子、仍每事院中沙汰也、

依レ爲二院司一季長行二今日事一、

十二月

廿三日、甲辰陰晴不レ定、時々小雪、巳時許或人云、延曆寺衆徒集二會京極寺一、漸中下成親卿可レ被二遠流一之由上、而依レ無二許容一、忽發向云々、或說太多、未レ知二可否一、下官日來有二所勞一不二出仕一、昨今殊不レ快、出仕頗猶豫、已及二午後一、下人說曰、衆徒已參二大內一、又上皇御所、公卿等多以參集、又帶箭之輩滿二院殿中一、甚周章云々、依二事爲二希代一、相二扶所勞一欲二參內一之處、僮僕忽不二見來一、已以仰天、及二申終一參內、而衆徒亂二入宮中一、甚以狼藉、於二東面門等一者、悉以閉レ之云々、仍輙難二參入一、令レ伺二便宜一之間、數刻逗留、遂入レ自二美福門一、(件門者、當時石基許也、)經二修明門一、(件門外、平經正、源兼定等、各率二郎從等一立二門左右一、)北門神輿奉

レ昇二居建禮門壇上一、（日吉社、祇園、北野等云々、）又大衆等有三左衛門陣
外一、其數不レ知二幾多一、各放レ聲叩レ皷、高聲狼藉不レ可二
勝計一、難レ記二于端毫一、自二右衛門陣一經二高遣戸方一、參三
入于版一、主上御二萩戸一、則以參上入二見參一、有レ召仍參二
御前一、女房等伺候、即以二滋人兼親一、觸二參入之由於攝
政御許一、（于レ時被レ座二殿下直廬一、）歸來云、只今可レ參者、余招二兼光一
問二此事子細一、兼光云、尾張目代與二比良野神人一、有二相
論事一、相遁訴申之間、不レ召三問子細一、觸二神人三人一禁
獄、仍衆徒等以二奏狀一訴二座主一云々、以二頭辨一奏聞、
即被二放歸一了、于レ是衆徒等太懷二忿怨之心一、彌增二訴
訟之思一、今朝辰刻許、先集三參京極寺一、次參二大內一、兼光
爲二御使一參院、申二大衆參入之由一、院宣云、衆徒早參院
可レ申レ訴、專不レ可レ參二內裏一云々、然而大衆敢不二承
引一、如レ此職事等往反已兩三度、尙未二事切一云々者、小
時、信範朝臣爲二院御使一參內、參二基房直廬一、即攝政
被二參上一、件事有下被レ仰二座主一之旨上云々、攝政、余共
參二萩戸方一、座主、邦綱卿等同在レ于二此所一、自レ院被
レ仰二座主一之旨、衆徒參二內裏一之條尤不當、早可レ
參レ院、若尙大衆不レ參ハ、皆悉追二歸彼寺一、座主引二率
僧綱已講一可レ參レ院、其時可レ有二詩沙汰一云々、即以二

其旨一座主仰二衆徒一、々々申云、載レ報之條全不レ可、仍
參レ于二內裏一、如レ此時雖二幼上一參內、是恒例也、更以不
レ可レ參レ院、只不レ奉二裁許之仰一者、不レ可レ歸二本山一、神
輿又不レ可レ奉レ迎、只任二手足一可二逐電一、天台宗之佛法
滅亡在レ于二此時一云々、即以二其趣一仰二信範一、々々歸參
了、此間、沙汰許定、非レ追二于記錄一、座主密示レ余云、此
事爲レ朝爲レ宗已以大事也、山大衆之非常不敵、不レ可
レ始二于此一、若無二裁許一者、定濫吹出來歟、只今可レ仰之
詞、更以不二覺悟一、爲レ之如何云々、余觸二是非一、頃之、余
參院、太相國、左將軍等相二逢路次一、遁前駈下レ馬過了、
院中無レ人、以二基輔一申二入女院御方一、又資賢卿出來、
余問二子細一、未二事切一云々、即退出、
今日於レ院公卿等有二宜儀一云々、
廿四日、乙巳、天晴、或人云、昨日早參二內裏一、可レ追二歸衆
徒一之由、被レ仰二重盛卿一、而申云、已及二夜陰一了、內裏
太無情、自レ外責伏ハ、衆徒亂二入內裏之中一、大事出來、
後悔不レ可レ叶云々、然而、尙被レ仰已三个度、仍欲二參
內一之間、又被レ止了、明曉可レ向云々、聞二此事一、今曉衆
徒皆悉逐電云々、余今朝以二消息一尋二邦綱卿之許一、返
事云、成親已可レ被二遠流一、然者、衆徒等定奉レ迎二社輿一

歟云々、（逐電之時、奉レ寄二社輿一云々、）又或人云、目代禁獄、尾張停任、納言配流、是衆徒訴訟之意趣也、相二叶我意一云々、

廿五日、（丙午）今曉大衆等參二內裏一、奉レ迎二社輿一云々、歡悅之至、成親卿配二流備中國一、目代禁二西獄一云々、上卿發長卿云々、抑、沙汰之次第、尤不便々々、一切不レ可レ有二裁許一之由被レ仰、而衆徒參洛之時、忽然申二裁許一、不レ似二朝政一歟、又衆不レ被レ儲二軍兵一歟、有若レ亡沙汰也、

廿八日、（己酉）或人云、時忠卿院勘云々、以レ使訪レ之、無レ于レ家云々、曉更或人來告レ之、此夜半計、時忠卿信範等配流、（時忠出雲、信範備後、以レ有レ配二流此國一□□）成親被二召返一了云々、今日沙汰、抑、天魔所爲也云々、

廿九日、（庚戌）以レ使訪二時忠信範等一、（○自仁安二年正月十六日條迄是九條本闕脫、今以祕閣本玉海補之、而操巽本校了、）

玉葉卷第三　終

嘉應二年

正月

一日、壬子、陰晴屢變、時々小雪、寅刻拜天地四方、如恒、午刻手水、申刻著束帶、(劍、魚袋如常、)先參女院御所、則參院、(法住寺御所、)昇自中門廊、欲着座之間、人々皆起座、仍不着座、則攝政已下列立中門外、(北面東上、)次成賴卿(院司參議修理大夫、)離列進於中門下、相揖于攝政、右廻昇自中門北廊南妻戶、(脫沓於脫沓之上、)進御所南簀子敷、(寢殿階間、)(件間不打出、自余間皆出之□□)奏事由、左廻降自中門內方、(不着沓、)仰閑食由、(攝政以下相揖、)出中門、着履、(以手取之着也、)加本列、次攝政以下列立前庭、(攝政被練、砌外二許丈練列、大相國以下不練、)次殿上人、內藏頭經盛朝臣以下三十人許列立公卿後、最末兩三人未立終、有拜禮、(舞踏如常、)了、次第經列前、如本列中門外、依可有女院拜禮也、次院司兼雅卿(中納言右兵衞督、)進出氣色于攝政、參上、(其路同成賴卿、但脫沓於庭、兩人作法已以不同、)申事由、(其所不見及、)如初、下自中門內方、仰閑食之由、出中門、着履、獨立北方、次攝政以下進立庭中、(今度攝政不被練、)拜舞(殿上人列立如初、)了、各歸出、昇從中門外方、着殿上、(攝政登自中門內方、降之時又如此也、)則左府退出、次攝政被出、次余退出、參新院、(參御前、)次參高松院、(白河、)於殿上謁于女房、次參中宮、(參御前、)次參內、經滋德門南殿御後等、參殿上、(於御後逢于太相國、余問小朝拜、答云、依日次不宜、停止了者、)即參朝、于時攝政被候、依腳氣難堪、不能勤仕內辨之由觸申之、被許諾、余欲退出之間、於清涼殿廣庇、藏人大輔光雅來云、可勤內辨歟如何、余云、子細申攝政已了、依所勞難奉仕者、光雅退了、則歸來云、申此由了云々、余欲出從本路之間、公卿等候仗座云々、頗依無便宜、以藏人前驅隨身等、可廻弘徽殿方之由仰之了、即參萩戶、言談與女房、頃之退出、(不發前聲、)于時子刻許也、內辨內府云、今日左右一員等如例、

抑、先例、院拜禮之時、諸卿參候殿上、聞執柄參入之

山、降立中門外、執柄不昇殿、直有拜禮事云々、而近例諸卿不降立、仍執柄又昇殿、更各下殿列立、未知可否者也、

二日、（癸丑）今日不出行、手水如恒、人々少々來、然而、依歡樂不逢、政官列參、元三行事職事（信光）、取見參持來、抑、今日可有臨時客云々、而依大衆事被停止、尤可然、

三日、（甲寅）天晴、此日、朝覲行幸也、午四點、着束帶（有文帶、螺鈿劔）、參院、未刻臨幸、抑、御輿於西門外、左右大將立門內砌外（左北、右南）、余以下列立中門外（東上、南面）、小時、攝政被進立御輿前、則實房卿離列步出、相向攝政揖、入自幔門北方、進御所奏事由、經本路歸出、如初相揖、加本列、撤中門前幔、次左右大將進行（左北、右南、各隨身等前行、爲先下臈追前）、次攝政被進（隨身等左右前行、發前聲）、次御輿（次將等在左右）、如恒、過御之間、公卿等敬屈立、御輿昇居中門下、下御之間、公卿可跪地、仍余暫跪候、而自余公卿悉昇殿、尤奇恠、下人等狼藉殊太、仍余又昇殿候殿上、則參主上御所、攝政被候、女房等同候之、次法皇出御、其儀、先太政大臣參進、褰御簾（階東間、東柱下、東御簾也、於簾中跪、挿笏褰）之、法皇出御着座給（件御座、母屋階當間也、此間、相國尙在簾下歟）、次太政大臣

取三衣筥、入母屋（經階東間也）、置御座左右（東）、左廻經同間候階以東簀子敷（御拜間在此所也）、次攝政取敷物、鋪之（當透渡殿之間也）、其儀、經透渡殿、入自寢殿南廂西面妻戶、自西庇北行、跪屛風下、指笏取敷物（件數物、懸北屛風西第一枚、鎮子在屛風下、不取件鎮子也）、右廻南行、自南庇東行、敷主上御座上（件御座、在階當間庇也）、左廻經本路、跪屛風下、取鎮子、如初、進置御座四角（置上敷之、相逆先年之作法、以之爲善也、置次第、先乾次坤、次巽、次艮也）、拔笏左廻、經御座南出初妻戶、參主上御休所、次主上出自御休所東面妻戶（頭中將實守朝臣進御笏、攝政候御裾）、入自寢殿西面妻戶東、進於御座上、有御拜（其御作法、殊適成人之禮、見者無不感歎、可貴哉々々）、可經本路、還御御休所（御拜之間、攝政候南簀子敷也）、次法皇入御、太政大臣參上、褰御簾、入御之後、取三衣筥進簾中、拔笏退下、歸着殿上、次改御裝束、其儀、垂母屋御簾（此簾自本卷之、不改之也）、撤主上御座上敷物、置菌簀子敷、并西透廊敷菅圓座（已上、殿上五位役之）、次左右次將着胡床、次主上渡御（實守獻御笏、攝政候御裾、三位中將實家候御劔、頭中將實守取神璽、各置御座、退下）、即攝政着御前座、今日、法皇不出御此座也、次攝政召頭中將、即實守朝臣參候寢殿坤角簀子、承仰歸出殿上、召公卿、則太政大臣以下次第參着御前座（于時、余不候殿上、於主上御所庇邊立加之、着座也）、次被仰樂行

事、（左、左中將經賢朝臣、右、右中將實宗朝臣、）次振鉾、（先光近、次忠節、左右一度振之、）次舞、（左、萬歲樂、三臺、陵王、右、地久、鳥蘇、納蘇利、）萬歲樂之間、居公卿衝重、纔居兩三有勸盃、（頭中將藏人左衞門權佐經房取瓶子、）巡流了、三臺末出之間、供主上御前物、（件御前物、兼年自院被催、仍下官所勤仕也、仰重宗調之、懸盤御器等進下家司、於內納殿令讓取之也、當日納長櫃三合、赤衣仕丁持之、重宗相具參院、御厨子所預爲便宜之故、殊所仰重宗也、）陪膳資房卿奉仕之、（解劍、）役送參議散三位等如恆、末持參御酒盞之間、依人々命、資房退歸了、（先例、御酒盞、持參殿角程之間、示可持歸之由也、今度不然、如何、）帶劍復座、此間、奏新鳥蘇、爰藏人治部少輔兼光參上公卿座下、申上云、日已暮了、若可被略舞歟者、（先居左大將前程、示氣色、被命可申上之由、則所申上也、）攝政被云、合左府、（先是、大相國退出了、）左府被申云、被略可宜、又云、程遠參進可申歟、攝政召寄兼光、被仰可略之由、兼光申云、本所被定左右各五也、然者左右各可略二歟、將可止一歟、攝政被仰云、陵王、納蘇利外可被止歟、左府被申可然之由、即被仰其旨了、兼光退下、次攝政以陣官人、（以笏被招之、左近、臨頭邊直所參也、）召左右樂行事、被仰可奏陵王、納蘇利許之由、即各向樂屋了、（各經胡床後也、）次陵王、次納蘇利、次置御遊具、（五位殿上人役之、）次地下召人著階下座、殿上召人候座中、次殿上五位取御遊具置各所、（先兼光取琵琶、置余前、余讓左大將、左大將又固辭、余尙讓已及數度、遂置余前、退了、雅賢取箏、置左大將前、將束被讓右武衛了、辭之、遂還大將前了、）次雙調々子、篳篥付之、琵琶箏等調之、各彈撥合等、資賢卿打笏拍子出歌、（穴貴、）次鳥破、次美作、次鳥急、次吹平調、調子了出歌、（青柳、）次萬歲樂、次伊勢海、（二反、是左大將被示也、）次三臺急、（箏、琵琶、笛三反、共、）此間、給公卿祿、次更衣、次五常樂急、次各起座、余祿、少將定能來取之了、余即欲退出之間、於中門廊邊、左大將示云、今日御遊、尤有其興云々、則退出、于時戌刻許也、今日、御前物供了後、主上入御、攝政褰御簾、公卿平伏、又兩方殿上人着階下座、（其程不見及、何次也、）但內御方、衞門權佐經房、兵衞佐雅賢等許也、

此日御遊召人、

拍子、（資賢、）琵琶（余、）箏、（左大將、）笛、（資國、）笙、（少將隆房、）篳篥、（少將定能、）和琴、（忠親卿、）付歌、（雅賢、）

四日、（乙卯、）或晴、或陰、雲間雪降、今日不出行、雖須可參阿彌陀堂修正、依脚氣不快不參也、此日召重宗給馬、依昨日御前物勤仕也、雖遣召隨身等遲參、仍以有官侍二人令引之、重宗取綱末二拜退出、（布衣也、）昨日行幸賞、重家朝臣敍三位、自余賞不聞、重家三品、世人許之云々、

五日、丙辰、雪降、朝間天陰、午後雪晴、外記佐光持來十年勞、○勞下恐脱帳字、留勞帳、返給宮了、陰陽大允泰茂來、申天變事等、尤可恐云々、時晴來、問方違事等、今日依所勞不參敘位、

六日、丁巳、天晴、時々小雪、見敘位聞書、無殊事、但其次有小除目、成親卿任右兵衛督、爲検非違使別當、世以驚耳目、未曾有之、兼雅轉右衛門督、又左近中將頼定朝臣爲藏人頭云々、

七日、戊午、天晴、不出行、山大衆可發向之由、下人云云、武士等遍滿河源、然而依無其實、皆分散云々、

此日申家吉書、今日内辨左大將云々、

八日、己未、陰晴不定、申時許參内、直衣、随身上臈冠、參御前、欲退出之間、逢兼光、問昨日内辨事、左大將初被奉仕、兼光云、乘燭之程被仰内辨、其後加敘事未定之間、經時刻云々、又云、謝座之間、進出胡床西五六尺許云々、尤驚奇、又云、被奏敘位宣命之間、於東庇被落笏云々、又召刀禰之詞、頗不審、刀禰與召兩詞之間、殊有其程云々、戌刻退出、欲參法勝寺、而御幸未成、仍參高松院、依爲巡路也、於殿上謁女房、亥刻許、御幸已成云々、仍參法勝寺、攝政以公卿十人許、候兀子、二手了、攝政被參御堂了、余相次參入、余問申昨日内辨之間事、兼光之所稱、依有不審等也、被示云、無殊事、取下名之時、於階下不揖、是恒例之式揖云々、謝座之所、又召刀禰之詞等事、皆普通云々、兼光若見聞誤歟、咒師一手之後所退出也、依心神殊惱也、于時子終許歟、

今日、御齋會初也、

九日、庚申、天晴、前民部大輔憲雅朝臣來、言談之次云々、左大將云、去年白馬節會、下官下下名之後、暫歸入幔北方、于時、公卿等有不審之色、我又不存此事、而歸家之後、引見先人記之處、已有此事、深所感思也云々、又云、朝覲行幸、琵琶殊神妙之由、頻被感申云々、凡不存事也、

十一日、壬戌、天晴、召泰茂問方違事等、相違時晴申狀、不具記之、今夜爲方違向季長家、四條坊門室小路、乍乘車引入門内、聞鐘聲則歸了、當時第九條、本所六角第也、

十三日、甲子、天晴、不出行、或人云、頼盛卿今夜向福原、是依入道相國命也云々、重盛卿又明日可向云云、山僧發向之由風聞之比、尤不可然歟云々、

十五日、丙寅天晴、參女院、亥刻許、左大將被參、似藏人被尋余、余於殿上對面、數刻話談、殆及曉天、禮樂事、多以被談、又被問賭弓之間事等、少々事等示了、忽不覺悟之上、又不能示子細、又被示云、故宮家入道殿仰云、內辨謝座之時、雖可突右膝、依足不叶突左膝云々、大將之所存、先可突右歟、是依爲御所方也、又云、謝座、西面揖、乾面再拜、又揖、常作法也、又說、西面揖、再拜又揖云々、又說、西面揖一拜、乾面一拜揖、是一說也云々、直向乾揖之說、大將若不被知歟、余不示也、此外事太多、不具記、今日初夜也、外記持來闕官帳、留之返給宮了、

十六日、丁卯天晴、終夜明月、踏歌也、戌時許參內、陣頭無人、仍參殿上方、職事等候之、余問攝政參否、經房云、可有御參者、兼光云、左府不可被出仕云云、又依御物忌、不可出御、但御物忌輕、外宿人皆參入云々、仍自鬼間方參朝、于時、上御萩戶方、即參上、暫與女房等言談、亥刻攝政被參、命云、內辨事、經房欲申者、余問申云、坊家別當、次將不候之時、他將奏、是定事也、而件事、若外記申上卿歟、先例不見如何、被答云、申上卿之由不覺悟、藏人方存知可致沙汰者、則余經南殿御後、着左仗奧座、（先是、於陣後示經房云、坊家別當將不候歟如何、答云、不候、余云、他人雖可奏、他人誰人可奏仕哉、定相存歟、致沙汰歟、申云、雖非藏人方之沙汰、相存可申沙汰者、）大宮大納言隆季卿以下、上達部三四人許在座、即左衞門督着座、次藏人左衞門權佐經房來、就余座下〔方、〕仰云、內辨、余目之、（居向座下方、承之也、）經房退後、移着外座、召官人、令召膝突之次、令敷軾、次又召官人、仰云、外記召せ、官人退召之、則大夫外記賴業參敷軾、余仰云、諸司ハ候哉、闕栖造酒正ハ候哉、外任奏ハ候哉、每度申候之由、余仰云、持參讀、（外任奏事、最末問之、仍但仰此詞也、）賴業稱唯退、此間、掌燈太暗、仍家通卿仰史、令召指油、次賴業持參外任奏、（入筥、）置余座前、余置笏於奧、引寄筥、披懸紙、於筥中取文披見了、如本卷之入筥、賴業退出、次余取笏、以官人召職事、（其詞、藏人左衞門權佐、此方に、）則經房進就軾、余作持笏於左手、以右手押出筥、經房取之參進、與之、返給之、余結申、（見文之儀如初、但取筥手奧方推合、合眼于經房、如恒、）經房仰云、令候列、余微唯、卷文入筥、（經房先是仰云々、詞了、則退了、）次余取笏、以官人召外記、則賴業參敷軾、先余下給筥、（其儀如付職事、）賴業

取笏、余仰詞如職事、頼業稱唯退去、次余起座、於宣仁門外着靴、又令随身抑笏紙、又遣随身一人、令見陣引哉否、歸來申云、未引者、此間、隆季卿以下出自敷政門、向外辨、（先留立宣仁門下、示氣色、余目之、各經余前也、）余則入自宣仁門、進立宜陽殿西壇上幔北方、猶令伺陣已引了者、自壇上南行、（令随身褰幔、）從北方着兀子、（先立座前、揖、如常、）只今引陣之間也、態問之、随身申云、自堂上引陣了由、可申内辨旨、攝政密被仰者、是陣良久不引、依事所懈怠歟、次内侍臨東檻、余謝座昇殿、其儀、立敬折、微音稱唯揖、北行、出自軒廊東二間、斜到左仗胡床南頭、（去南一許丈、進西五許寸、依脚氣難堪、謝座之所、三四丈許、纔以揖也、）直向乾、揖再拜、又揖、大輪右廻、經本路、（如例、二三丈揖留、）歸入軒廊東二間、昇東階、（傍南欄、爲先左足、）經南廂東妻、拜母屋東第一間、著外第一兀子、（先揖如恒、今日、兩面兀子立一脚、）次顧座上方、仰云、開門仕禮、即開門了後、如初顧上方、仰闈司、左近廳頭直申上云、罷寄候、（又在胡床之次將、可申也、）次余正笏召舍人、（二音、）大舍人於承明門外稱唯、次少納言就版位、立定後、（順知之也、）仰云、大夫達召セ、（正笏、）少納言稱唯出召之、次外辨諸卿參列定立、（隆季咳聲、）也、正笏仰云、敷尹、即謝座謝酒、昇殿著座、大納言、

（隆季、實房、）中納言、（實國、忠親、）參議、（家通、實賢、）散三位（成範、）等也、參議親範、三位中將實家等雖參入、不着座、如何、次余仰家通卿、（件卿在外座也、）令催飯飩、則居之了、家通氣色于余、余以下著下了後、更如形食之、次令催飯汁菜等、入別居之也、居了、家通氣色于余、余以下下著、（箸ハ内、匕ハ外、）食之、次一獻、（仰家通催之、毎獻如此、自是後以内豎催之、余示其旨也、）飯居了、返授之、取盃之時、乍盤取之也、次國栖奏、其儀、拔箸、（不拔匕、）取笏起揖、右廻、出母屋東第一間、降東階、（傍北、以右足爲先、）着巽角壇上兀子、（無揖、南面、）召外記催國栖、（外記在階下座也、）一節了復座、（如本延着、以下如此、）次二獻、次御酒勅使、其儀、余置箸、（不拔匕、如初、）取笏召云、政大夫（マツリコトウチキミ）藤原朝臣、（先可召之人在座哉否、問隆季可召之也、無參議又三位也、仍召詞如此、於兼國者、不召並也、或説、參議音可召之也云云、）則家通卿自座後直進西、立余後、（揖去三四尺許立也、）余仰云、大夫達に、御酒給へ、（微音仰之也、）家通揖、左廻降東階、召交名、返昇自簀子進西、東第二間西柱程西面立、召了、右廻復座、次三獻、立樂、仰家通催之、家通下殿催之、參音聲之間復座、舞、（左、萬歳樂、賀殿、右、地久、延喜樂、）次奏坊家圖、其儀、延喜樂間、余拔箸、取笏下殿、立殿巽角壇上、（南面兀子東也、）催坊家圖、頃之、左近少將有房、令持杖於將監、進立壇下、取杖（揖奏、）授余、余

笏拔取奏、（件圖、横指也、）披禮紙、二重持左手見奏、如本卷之、作令持杖於少將、縱指入鳥口、拔笏更出自軒廊東一間、經階下、（少將持杖相從、）進弓場殿西第二間立、經房出向、余指笏取杖授經房、經房取之參進了、即余扱笏、經本路復座、仰家通令取標、家通下殿仰之、取了復座、次余仰職事、催舞妓、（作在陣、催仰之、職事在御後也、）良久、自永安門參進、作輪三匝了、（先是、敷筵道於南庭、）退去、次女樂拜、余以下下殿、於軒廊讓隆季卿、余直經軒廊東二間、幷幔門小庭等着陣、（作者靴懸尻、）召官人、傳仰內記可持參宣命之由、則內記自軒廊持參之、進就軾、余置笏扱取文、見了置前、內記取空杖出幔門了、次召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參見參之由、則六位外記指見參於杖、直參進軾、（先候小庭、隨召可進軾也、尤奇怪、余誡仰其旨也、）取文一々見了、（見參二通、祿法二通、）相具宣命給外記、外記作在軾並指一杖、（見參二通、卷加之、祿法一通別也、依本雖三通、今二通也、）退立小庭、余經本路、並階下等、進弓場殿、如初立西二間、付經房奏之、小時返給〔之〕、（取副給之、）余取之給外記、如本令指之、軒廊西第一間南面而立、（外記跪東方捧杖、）余取文取副笏、昇殿着座、先資賢卿在座哉否問隆季、正笏召云、政大夫源朝臣、（此人又無兼官也、）則資賢卿進立余後、余作持笏、取見參於左手、以右手微々後方差給之、（以文下爲從方、）資賢卿指笏給之、取副笏、右廻復座、次召家通給見參、祿法、（其儀同給宣命之儀、）家通直下殿就祿所、次余以下下殿、列立左仗南頭、（胡床皆撤之、仍量程立也、北上西面、異位重行、）次宣命使進就版位、（版位等撤之、仍計程立之也、）宣制一段、余以下再拜、又一段、群臣拜舞、次資賢左廻不復座、[illegible]退出、次余以下右廻欲復座、而堂上殊狼藉、御裝束已撤之、仍不能昇殿、各自軒廊直着祿所、跪蘆藉上、指笏取祿一拜、退出自日華門、于時丑時許也、

今日、參內以前、攝政御許進恐札、歸家之後、披見御返事狀云、今日內府參內之由、經房來申、仍上﨟等存故障歟之由之處、今命尤感奇云々、（是左府不出仕者、相扶所勞可參內、職事未告示、仍不審之由令申、仍有此返報、）職事所行頗不得其心、近代作法、職事兼尋問之、隨上﨟之參否、告下﨟也、而不示下官、直觸內府、如何、余不知其子細、無左右參內、定不叶職事之雅意歟、凡兼告廻事、不可（心イ）如然者也、是近代之例云々、舊例只以參仕之上﨟、所被仰內辨也、

今日參內之間、自院藏人來催云、來十八日可參逆

華王院修正、可有御幸也、又廿日可進尊勝多羅尼云々、

十七日、戊辰終日、甚雨〔不止、不出行〕人々云、入道相國今曉入京云々、又云、成親可被停止別當之由、頻辭申云々、

十八日、己巳天晴、今日、蓮華王院修正也、戌刻着直衣、（牛車、）參彼御堂、御幸頗遲々、下官依騎馬之所勞、乘所參候也、小時（亥刻許歟、）御幸、余以下列立御堂東庭、供奉人々立加之、（北上東面、）寄御車於御堂御所、（件御所、御堂正面五箇間、綠上）余參上、褰御車簾、（御隨身來告也、）即入御々所了、余著堂中座、（正面以内戸内也、）自余公卿等、實長卿以下、各以著座、殿上人在其末、小時、右衛門權佐盛隆（衣冠、）參自南方、（經公卿座前也、）進御前、奉仰退了、次初夜導師登、（頗遲々、仍隆季卿仰咒子、頗催之也、）咒子、散樂等如恒、余咒子三手之後、依心神殊惱、忽退出了、時子刻、

廿日、辛未天晴〔參女院〕今日賭弓云々、左右大將共出仕云々、

廿一日、壬申陰晴不定、今日中納言入來、（今月彼人忌日也、然而天下不落居、且殿下頗不閑之由、下人申、仍密參殿下、不遂見參、只今御參内了云々、）言談之次〔云〕昨日賭弓左右大將取奏之間、頗有相違、奏之時、主上御簾中、而右大將ハ、取具弓於杖、跪置弓、進入杖、取弓復座、是常作法也、左大將ハ、不取加弓、持杖進簾中之後、被目隨身、隨身持弓趨來云々、此事未曾聞事也、出御之時、不取具弓、御簾中之時、皆杖留御所、仍所取具弓也、若被忘却歟、萬人屬目云々、或人云、天下物忩、六原之邊、武士群集、不知幾多、凡近日上下奔波、更以不安堵云々、拔怖無雙之世也、〔時忠卿昨日向淀邊云々、〕

〔廿二日、癸酉天晴、今日不出行、左少辨經房來申慶、〕

廿三日、甲戌天晴、或人來云、昨日於院被定山僧愁申二箇條事云々、其趣被配流成親卿、并可被召返時忠信範等之由云々、諸卿定申趣非一云々、備顧問之人々、太相國、左府、內府、左大將實長卿、成賴卿、親範卿云々、攝政不被候座如何、今日權右〔中〕辨重方來申慶、

廿四日、乙亥〔天晴、不出行、人々云、京中尚不靜云云、〕以定成訪入道內府所惱、

廿六日、丁丑天晴、參女院、法眼尊忠被參、日來在山上、今日下向云々、余問衆徒訴事、配流成親卿可被召歸時忠等、意趣彌以熾盛云々、今日、院尊勝陀

羅尼也、余依ニ觸穢ニ不參、自ニ去廿一日一、女院御所有ニ五體不具穢氣一也、

廿七日、戊寅、天晴、去夜下名云々、見ニ聞書一、親宗任ニ讃岐一、是建春門院御分云々、又俊經賜ニ文章博士兼字一、此外無ニ指事一、

廿八日、己卯、天晴、申刻、參ニ御前一、去廿二日自ニ大内一幸ニ院也、右大辨俊經候ニ御讀一、五帝本紀、暫而退出、女房語云、賭弓日、左大將退出之後、飮食不通被レ煩云々、失禮之條、古昔以來、更不レ論ニ賢愚一事也、就レ中、至恐之者耻辱、只在ニ身上一、更非ニ人事一、〔退出之次參ニ院、女院一、女房出逢、頃之退出、〕

廿九日、庚辰、天晴、〔參ニ女院一、光經持ニ來重家卿送ニ經房之許一之書狀上、是兼光過言之間事也、爲ニ兼光尤不穩一、凡彼等之一家、以ニ不言一爲レ事、而依ニ多言之失一、乖レ人ハ不便事歟云々、〕

自ニ來廿二日一、上皇始ニ精進一、可下令レ參ニ熊野一給上、〔經ニ三月十五日一、御還向云々、〕

卅日、辛巳、陰、〇陰一本無、小雪、季長來申ニ女院御持佛堂供養之事等一、來十九日御忌日次、有下可レ被ニ供養一之儀上云云、奉行被レ仰ニ光長一、但每事難レ叶云々、又云、昨日參院之次、光能語云、去廿七日僧綱等院參、二箇條事伺ニ訴申、仰云、於ニ此事一可ニ裁許一、自今以後台山之訴訟、一切不レ可レ有ニ沙汰一云々、僧綱不レ能レ申ニ左右一、退出云々、

二月

一日、壬午、朝雪降、夕晴、實晴闍梨入來、語云、成親可レ被ニ配流一之由、已被レ仰ニ山上一了、又時忠信範等可レ被ニ召返一云々、此旨自ニ山上一所ニ告送一也云々、但或云、兩人被ニ召返一之條謬說云々、

〔二日、癸未、天陰、此日、立ニ春日奉幣一如レ恒、申刻、光長季長等來、申ニ御堂之間事一、不ニ具記一、大略期日近々難レ叶之由也、右少辨兼光來申レ慶、〕

三日、甲申、天陰、今日、春日祭也、今朝近衞府使少將公綱下向、實定卿息也、見物之者云、前驅六人云々、又行事辨經房下向、經家入來、語云、民部大夫正家、候ニ院北面一、又在ニ六原一云々、依ニ虛言一、永被レ追ニ却入道之許一云々、又或僧綱一人有ニ被レ問事一云々、不レ知ニ何事一、大略是衆徒之間事枝葉歟、

四日、乙酉、時々雨雪、參ニ女院一、未刻、邦綱卿參入、御堂之間事、有ニ其沙汰一、來十九日供養延引之儀事切了云々、

件卿密語云、世上尙以不二落居一、成親可レ被レ流之由、乍レ被レ仰二大衆一、未レ被二宣下一、大略又變改歟、每事勿論、莫レ言々々、

五日、丙戌晴、參二女院一、午時許、左頭中將賴定朝臣來云、可レ奉二行祈年穀奉幣事一、左府被レ申レ障也、日次事、內內相尋之處、十五六日之由令二勘申一、攝政仰云、十五日可レ宜者、雖レ有二所勞一、相扶可二參仕一之由令レ申了、內內問二行事辨一、事未二申定一云々、自二今日一立二神事簡一了、自二今日一忌二僧尼重輕服人、幷月水女等一也、別屋月水女等居住、强不レ忌レ之、自二前日一可レ出也、

六日、丁亥晴、奉幣定日次事、內々尋二遣在憲朝臣之許一之處、注申云、今月九日庚寅十二日、癸巳十四日、乙未等也云云、則在憲來申云、奉幣日次、十五六日之由令二注申一了、而件日常樂會日也如何、余云、强不レ可レ憚歟、先例如何、申云、禁中神事中、他所佛事更無レ憚、然而、十八日爲二吉日一、隨二月十五日釋迦如來涅槃日也、同ク八十八日如何之由雖レ令レ申、又不レ可レ憚歟云々、申旨無レ所レ據歟、但有二所存一者、付二本奉行一了、職事可レ申歟之由答了、奉行辨事、尋二頭中將一、返事云、相二尋役之次第於隆職一之處、經房當仁之由令レ申、仍遣仰了、未レ見二返事一、隨二到來一可二參啓一者、

七日、戊子天晴、大外記賴業、明日可レ來之由仰遣了、申二可レ參之由一、明後日可レ有二奉幣定一、爲レ仰二其間雜事一也、奉行辨未レ知二誰人一、

八日、己丑晴、早旦、尋二遣奉行辨於頭中將之許一、巳刻許、依二昨日告一、賴業眞人來、余著二冠直衣一、於二外出居一相二逢之一、賴業在二前廡庇一、余仰云、明日可レ有二祈年穀奉幣定一、宰相內記例文等催具、可レ令レ候レ陣者、賴業云、何刻許哉、余云、未刻許也、余又云、奉幣日次事、陰陽寮勘二申十五六日之由一、十五日可レ宜之由、有二攝政御命一云々、仍存二其旨一之間、在憲朝臣來示云、奈良常樂會日也、隨釋迦如來涅槃日也、答可レ被レ改歟、十八日無レ障云々、此事不レ存二可レ憚之由一、如何、賴業申云、內裏神事、他所佛事、更不レ憚、何況於レ被レ付二寺家一哉、勿論云々、余問云、中臣使爲二公卿一之時、或給二宣命於件中臣一、或尙給二使王一、先例不レ同如何、賴業云、舊例多中臣使爲二公卿一之時給レ之、然而、近代尙給レ之也云々、賴業云、使之催定、奉幣前日可レ經二御覽一者、又云、一昨日被二宣下一云、時忠卿信範朝臣等宜レ令二召返一、又成親卿可レ解二却中納言右兵衞督等一、此事少納言泰經爲二院御使一申二殿下一、殿下召二兼光一被レ仰二〇仰一本無一下之、藤中納

八十

言、卿參陣行之云々、又云、今日可有春日行幸定云々、上卿大宮大夫、公保、宰相成頼、辨長方、爲親、外記師尙、又六位外記一人、史隆職云々、余問云、奉幣行事外記誰人哉、申云、祐職是也者、〔即〕退出了、小時來、頭中將返事狀云、行事辨經房領狀之處、法勝寺常行堂修二月可奉行之由、有院宣之間、已以遑亂、子細只今可參啓者、即來、余又相逢之、頼定云、奉行辨事次第如此、而問只今光能朝臣申送云、於修二月事者、可仰少納言行之、神事有限、經房早可奉行云々、即令見件狀、余見了返給、頼定朝臣退了、則召遣經房了、戌刻許來、余又出逢、仰云、明日可有祈年穀奉幣定、陰陽寮可召設者、經房退了、以光經申云、明日拜任辨官之後、可申行政、又官掌以下史部等可給祿、是來十四日爲著列見也、且是逐父祖跡也、而依指合此定、被延引列見哉由、相語左大辨、而不承引、彼日欠日也、仍明日必可隨事、其事了參陣者、可及深更、此事生涯之大事也、若被延引哉、以私事申延嚴重之神事之條、付冥顯有恐、雖然奉幣期日尙遙、枉可蒙御恩云々、余案之、依私語延引公事之條、頗雖不打任事、儲日十二日也、件日雖定申、不可事闕、加之、以限式日之事、獻止人々大事、似無曾釋歟、仍可延引來十二日可被行之由答了、經房恐悅退出云云、即遣觸延引之由於頭中將頼業等之許、各承了由有返事、抑、今日長光朝臣來、良久談、退出了、

九日、庚寅、〔晴〕、人々云、大衆蜂起云々、入道内府所惱以後時訪之、時忠卿信範朝臣等昨日入洛云々、

十日、辛卯、晴、今日、大原野祭也、依相當遠忌、不奉幣、如此依障不奉幣之時由祓、是恒例也、然而、依爲忌日、尙不修件祓也、催布施取等遣之、或云、由祓、執柄被修事也云々、可祭之、此祓餘事歟、今日、外記祐職本幣本行外記也、宣命草奏、明後日定次○定次恐倒置、可候歟由、頼業令申云々、答云、前日若當日早旦可奏者、又使等事可催具由仰之、申云、大略催沙汰而已、大夫在京、只一人稱障、仍所責催也云々、

十一日、壬辰、召外記祐職、問使王事、辨、大内記參否、使々事等、申云、大内記所出仕也、使王在京、只一人雖所遁申、責取領狀了、使等催調可令申也者、

十二日、癸巳、天晴、此日、祈年穀奉幣定也、申時許、著束

帶、(時給叙、如恒、)先參院、(今夜、令如熊野御精進給也、)女院御方、女房出逢、傳上皇仰云今日入精進屋之間、有取亂事、不能謁云々者、則參内、(于時御閑院、)入自左衛門陣、若左仗與座、(以東面爲作座、以北爲端、前有立蔀、)則家通卿若横切座、次余移着外座、以扇而答之後、以官人令置軾、此次仰下可召左少辨之由、(行事辨也、)即經房來就軾、(○軾一本作膝突、)(經社外、不取笏、)余仰云、祈年穀奉幣日時勘申セ、經房微音稱唯退、持參日時勘文、(不入筥、)余置笏於與、取文置前、披禮紙取勘文見了、如本卷之置前、經房退之後、取笏以官人召外記、則賴業眞人參進、余仰云、奉幣了、例文持參、賴業稱唯退、次六位外記持例文筥趨來、置余前、(其筥、入五位已上歷名一卷、年々定文一卷、(已上有蓋、)又今度可奉仕之使交名二通、(一通公卿、一通四位五位、)折紙一枚、(是其社、)其人等定之所注也云々、)又一人持硯筥置參議座前、(入硯紙、)余略見例文交名等了、取笏目家通、家通退下、又外記持參議座上頭、揖、正笏而候、余示氣色、家通置笏、取續紙、撤禮紙卷之、入硯筥下方、卷返續紙、横置座前、招墨染筆置筆臺、取副續紙於笏、候子氣色、余目之、參議置笏染筆、余讀揚之、(先讀揚云、諸社に奉幣ノ使、參議書了讀上之、次伊勢、次石清水、次第先合書社號也、參議書之、家通頗有不審之色、其趣、每書一社、且可入使之由歟、是近代之例歟、但故殿令勤奉幣上卿給之時、先書社、其後入使、仍隨彼例也、)次

余披見、今度使交名讀揚之、(所書之定に讀之、官姓朝臣名也、避公卿如此、自石清水至北野、次第示之、伊勢、丹生、貴布禰等、避注、計號不入使、依爲神祇官之沙汰也、)參議入使等了、注年月日、押遣硯於奥、取副定文於笏、進余所、(經端座也、)余置笏取之、參議復座之後、披見之、(無禮紙、)如本寫之取出例文等、置筥奥方、加入日時定文於件筥、取笏以官人召辨、即經房來、余置笏押遣筥、仰云、内覽、經房取筥退、頃之、持歸置余前、則示可奏之由給之、經房參進、小時返給之、余先結申日時、(其儀、任書中、披禮紙取文、頗披經房方押合、合眼于經房如恒、)經房仰云、依勘申禮、余微音稱唯、卷文入筥、次結申定文、經房仰云、依定申、余寫文入筥如初、經房退去、次加入例文於件筥、取笏以官人召外記、則賴業參進、余押出筥、賴業指笏取之、余目之、即唯退、此間、家通復本座、外記一人出來、撤硯筥、次行事辨覽神祇官請奏、余取之披見、誤欲結申、忽覺悟寫之、即付辨奏之、返給、結申如恒、經房仰云、宣旨ノタウへ、余微唯、卷文返下辨、辨又結申、余仰云々詞、(如職事、)經房稱唯退了、次藏人(陣座時之間、不見其人、)下内藏寮請奏、余結申、藏人仰詞不聞、大略有氣色、余微唯、卷文置前、(藏人不待稱唯、退歸了、)次召行事辨下之、結申、余仰々

詞如初、辨唯退去、次召外記、則頼業來軾、余仰云、伊勢、丹生、貴布禰等使、仰神祇官、可令奏進者、頼業稱唯退了、(須下定文等之次、仰中此事上也、而思失不仰之、仍更召仰之、頗似有事煩、但如此事、更無定法、是不及失儀事也、)次以官人、傳仰內記可參之由、則內記參進、(于時強雨秉燭之間、座中頗以暗然、)余仰可草祈年穀奉幣宣命之由、內記退了後起座、欲參御所之間、經房於陣掖之邊示云、今日々時定文等內覽事、今朝參攝政殿之次、不可持參之由、有其仰云々、余參御前、攝政被參、良久談話、及子時退出、

抑、今日大內記不出仕、尤奇怪、宣命事大內記不參之時、仰文章生內記、其不候者、仰儒者辨、是恒例也、而仰非文章生內記、頗失也、但大內記遂可出仕、依所勞、今日許不參也、强雖非巨難、爲後記之、

入道內府、昨日戌刻許入滅云々、生年八十六、年齡雖不可惜、朝家彌無古人、可悲事也、又爲下官尤足歎、言而無驗、何爲々々、

十三日、(甲午、)晴、奉行外記祐職來、(所追召也、)問內記不參事、幷使々事、申云、大內記兼申可參由、而俄出障、於定日者、不能出仕由令申、仍觸頼業之處、先例六位內記奉之、恒例之由令申〔申仍不及〕譴責、又不申案內也、使公事頭中將奉仰、所々宛、諸院殿上人、各被申本所、隨彼左右催具、明日可申散狀者、內記事仰子細了、申狀無謂也、外記又申云、使王一人可參、今一人催出、必可有卜串之由、頼業所申也云々、仰云、尤可然、外記退出、

十四日、(乙未、)晴、早旦、外記祐職來云、王大夫已一人催出、可有卜串、又使等事、未奏左右、夕方可申散用、(○川一作由、恐狀誤、)又大內記加勘發之處、所勞俄出來、不出仕、當日必可出仕、返々恐申云々、仰〔云、〕卜串、明〔日早〕旦可開之、宣命草奏、幷卜串事、須有今日也、宣命可有辭別之由有其聞、而未被仰下、仍今日難叶也、又明日巳一點可參陣、云陣頭云八省、早可催具、兼又使等事了今未定、尤不便、不可致懈怠、又今度定文可進者、(爲書寫所勘召之、)外記退了、未時許、頼定朝臣送書狀、是宣命辭別事也、外記勘例二通、(一通頼業、一通師尚、)御占形四度、幷八通相副之、其趣見彼御教書幷勘文、卜形等在別紙、大略衆徒事被申七社、又豐受宮、松尾、日吉等怪異事也、早答可仰含內記之由了、如此事、職事可來仰也、近代之作法、可謂奇怪、則遣召大內記光範了、秉燭之

程、祐職持ヲ參日時定文等一、書寫了返給、問ニ使等事一、申云、當時進奉之者十二人〔闕〕如七人、職事沙汰懈怠之間、予レ令如レ此頭中將經ニ奏聞一、可ニ譴責一之由被ニ仰下一、仍放ニ史部等ニ了、隨ニ散狀一、明旦可レ令レ申云々、憖不レ可ニ懈怠一之由、召仰了、戌刻許光範來、余召レ前仰ニ辭別事一、卽給ニ職事書狀、占形、勘文等一、光範披ヲ見之一、申云、衆徒事、被レ申ニ七社一趣、不ニ分明一、爲レ之如何、余云、職事不ニ來仰一、御教書之外事、上卿敢難レ知、但無ニ殊事一歟、只任ニ彼趣一、可レ被レ載歟、又倚有ニ不審事一者、早直可レ尋ニ奉行職事一也者、又定日不參事、粗令ニ尋問一、殊無ニ申方一、卽退出了。自ニ今日一殊以潔齋、

十五日、丙申 天陰、巳刻以後、雨脚間灑、臨レ晩風雨甚烈、此日、祈年穀奉幣也、早旦、奉行外記清原祐職來申云、使不足、少々催出者、只今可レ參レ陣、每事無ニ懈怠一可ニ催設一之由、仰レ之了、辰刻沐浴、爲レ致ニ潔齋一也、巳刻、著ニ束帶一、時綺劔、先修レ祓、於ニ外出居一有ニ此事一、陰陽師主稅助時晴候ニ弘廂一、兵部大輔顯方勤ニ陪膳一、次以ニ時晴一、同〔所〕令ニ身固一也、則參內、閑院、著ニ左仗端座一、直レ履之後、召ニ官人一令レ置レ軾之次、仰下可レ召ニ外記一之由上、則賴業眞人參レ軾、〇軾一本作膝突 仰下可レ進ニ卜串一之由上、此次問ニ使之事一、申云、公卿使六角宰相之外、可レ被レ參ヲ會八省一、自余使不足、殿下被レ仰下可レ催ヲ進職事兩三人一之由上、然而未レ見ニ其交名一云々、賴業稱唯退去、次外記祐職持ヲ參卜串一、納レ筥、置ニ余前一、余置レ笏、奥、引ヲ寄筥一、取ヲ出卜串一、乙下合也、透ヲ見之一、返入レ筥賜レ之、仰ニ可レ開之由一、外記取レ筥置レ前、以ニ〇以一本作一、不レ合之卜串筥一、下方橫置レ之、開ニ乙下合、懷言王、丙合王、派綱等一、作レ筥進レ之、余見了〔懷言王〕返給、仰下可レ遣ニ乙下合一者之由上、其詞云、乙下合、懷言王ヲ遣セ、祐職稱唯退出、此間、家通卿參ヲ著橫切座一、次以ニ官人一召ニ內記一、則大內紀光範參レ軾、余仰云、宣命草持參レ、光範退持ヲ進之一、余披見了、一通、諸社例宣命、一通、太神宮以下七社辭別、一通、松尾辭別、井三通也、返給令レ讀レ之、一々讀了、仰下可ニ內覽一之由上、光範持ヲ參殿下一、于レ時、御ニ座三條堀川少將通能朝臣家一也、有ニ數刻一、歸來申云、殿下仰云、台嶽衆徒事、被レ載ニ七社辭別一、而蜂起未レ止之旬、可レ被ニ書直一、是則大衆已和平之故也、件大衆事、日來彌聞ニ騷動之由一、而今依ニ此命一、始所レ聞ニ和平之由一也、余仰云、早可レ改者、光範取レ筥退去、良久、改直持ヲ參之一、見了、又獻ニ內覽一、〔此次、仰下〕可レ申ニ請清書內覽事一由上、幼主之時、必可レ覽ニ攝政一也、而彼思第內覽三箇度、彌可レ注ニ時刻一之上、是又先例也、或攝政之時、內覽之外、更不レ發云々、其間、家通卿語云、件大衆、兩方相分、或和平、或騷動、而座主付ニ印鎰於寺家一、忽欲レ離レ山之間、去十二日一向令ニ和平一了云々者、山上無事、天下之悅也、申初、光範歸來、置ニ宣命筥

於余前、申云、清書内覧事、已有許容者、則返給宮、光範取之立小庭、余起座出自當間、經小庭并立蔀西邊、進中門、（内記拝宮、従余後、）付左頭中將頼定朝臣奏之、叡覧經程之間、脚病發動、頗失方略、良久、頭中將歸來、返給宣命、須仰可清書之由也、而不仰如何、余取之給内記、還着陣、光範相從置宮、則返給、仰可清書之由、光範退出之後、清書頗及遲々、此間、外記祐職持來宮、余披見之處、今日使等交名也、（皆折紙、）見了、則返給之、祐職取之退去、又參進候小庭、申使王申御馬之由、余目之、外記唯退了、清書尚遲引、度々蒙催之後、持參之、余一々見了、返給之、（先例、或毎社如封、仍解件緒見了、如本結之也、而今度無件結緒者也、）光範取宮立小庭、余起座經始道、付頭中將奏之、此次奏使王申御馬之由、頭中將持參之後依甚久、中門内方落板瘢懸尻、（身居大内之時、御覧遲引之間、居小板敷之邊、是故實也、而今日殿上無便宜、仍徘徊此所也、随又草奏之時、閑氣更發之故也、）頭之、頭中將歸出、余退立中門、頼定授宮、此次仰云、使王御馬給へ、余目之、給宮於内記、直欲參八省之間、事在于二條堀河、數町步行依難堪、可廻二條町邊之由、仰前驅了、（此旨兼仰含随身、而不下知之條、勿論事也、）余還〔著〕陣座、召外記、則祐職參候小庭、使王可給御馬事、可仰寮之由仰之、外記稱唯退去、（此事、或於八省仰之、或於陣仰之、御大内之時、還着陣座、依無便宜、多直所向八省也、而今度依座、可謂咫尺、仍還着仰之、加之、長元九年八月、祈年穀奉幣、土御門右府爲上卿、着陣座仰之、于時主上御、是則依座有便宜之故也、今度且以准據彼例耳、）隨身來告御車之由、即起座、此間、大内記光範以前驅申云、縱雖向八省不可參東廊座、聊有相憚事云々、余仰云、草進宣命了、已無其憚歟、其上參八省之條、更有何差別乎、尙早可參仕歟、若有憚者、草進宣命之條如何者、光範申可參之由、則出自左衞門陣、（大内之時、經右衞門陣、今度出此門、是又依便宜也、）向八省、五位外記史以下、皆悉相從、先之、參議家通參了、須俱上卿也、而近代皆如此云々、非穩便歟、余入自待賢門、經郁芳門并嘉喜門、（晴儀、右上官出立東、其儀、行事并以下上官等、立嘉喜門北邊庭上、卿相揖所過也、而今日依雨無此儀、）自砌上西行、着北廊西第二間兩面半帖、（随身以弓袋帙、若脱置鵝上也、先是、使公卿等在此座、）兩揖了、東向居、直刷下襲尻、以扇直沓之後、召喚使云々、稱唯、參候砌下、余仰可召辨之由、則左少辨經房入自嘉喜門、經砌著軾揖、（帶劍、取笏、）余仰云、幣物具了哉、申具候由、余目之、經房退出、不着辨座、直出嘉喜門了、次以召使召外記、即賴業參軾、（○一本軾作膝突、）余問使等參否、申候由、余目之、賴業唯退、

次以召使仰内記可持參伊勢宣命之由、大内記光範捧宣命筥入自嘉喜門、經砌欲參進、余示可留立嘉喜門邊之由、召使等又致訓、可謂未練歟、次余起座、歷砌東行、自東廊砌南行、入自座北間、立座北頭、揖突膝、西面居直、又揖直沓、（上官等相隨、但内記在余後、五位外記也、不沓、如何、）内記即置宣命於余座前、着座、次可令取伊勢幣由仰辨、辨仰在後之上官、然間、中臣以下入自東福門、自柱内西進、經大極殿東北壇上、列立小安殿登廊、（北上東面、中臣在北、次忌部、次卜部、）次忌部經中臣前、自小安殿南壇上東行、入自南面東第一間、取外宮幣授卜部、（件卜部相隨忌部、跪砌上、受取之、）次執内宮幣、相共經本路、出自東福門、（今度、先忌部、次卜部、次中臣、）次御幣過前之間、余少平伏、經房以下深平伏、（如主上御前、不伏、是不然事也、）次召召使、喚使王之間、王則入自東福門、經砌參進、着膝突、余置笏於右、以左手給宣命、（以本文爲使方、）王取副笏、左廻經本路、出自東福門了、次余目内記、進取筥、退立〔上〕官座北間、次余起座、（兩揖如初、）辨以下列立東廊柱内、（上官座北間也、北上南面、）余相揖過之、經本路、（辨以下相從、但今度内記在予上官列、）返着北廊座、以召使傳仰内記可持參宣命之由、則六位内記持參宣命筥、置余前、（諸社宣命等皆入之、不加假緒、若有緒之時解之、是入筥給宣命於使也、抑、大内記雖可持參、又恒例也、）次余目左衛門督、（件人在端座、石淸水使也、）督揖進寄余前、余置笏於奥、以右手授石淸水宣命、賀國卿置笏左、（若可置右歟、）取副宣命於笏、右廻復本座、揖起座出自嘉喜門了、次目家通卿、給賀茂宣命、退出如初、（但置笏於右、取宣命也、）次目實家卿、（件人在奥座也、而經座間進寄、失也、在奥座之人、可經端座之人後也、但是又近例云々、）給松尾宣命、次目信隆卿、（件人在端座、）給平野宣命、公卿使等各立座之後、召召使、召稻荷使、即重雅朝臣進着軾、余給宣命、（以右手給之、以下如此、）次々使等同前、但兼兩社之使、取合宣命二通給之、雖隔他社、尚如此、（住吉、廣田是也、）丹生、貴布禰兩社宣命以外記傳給之、舊例或召使於軾給之、今度且依外記來申給之、是亦近例也、次第給了、召内記返給筥、次余起座經本路、自待賢門退出、于時戌刻也、今日始終發前聲、幣立之後、退出之時可發否、尋申攝政之處、不可止之由有致訓者、

抑、台山衆徒騷動事、被謝申七社、（伊勢、石淸水、賀茂、春日、日吉、祇園、北野等也、）尤可然、但長曆三年二月、祈年穀奉幣之次、被申衆徒事於廿一社、尤可被准彼例也、今度被追長治天永等例云々、是非如此之次、臨時別被

申也、其例頗不相叶歟、
十七日、戊戌、晴、自摂政之許、被借送故殿御日記一巻、（永久四年秋、）即書了、明旦可返上也、
十八日、己亥、晴、自源中納言許、送書（○書一作公或本、）記、昨日所被借之御記、返上摂政殿、又借賜一巻、（永久五年春、）
〔或聚人來談話、〕
十九日、庚子、天陰、雨、〔降〕今日、故殿御忌日也、年來送法性寺堂、而去今年摂政以下皆悉各別被修之、（摂政自去年、中宮自今年、）仍一身非可送、加之、忌日必可相逢也、仍今年於此第所修也、導師公舜法印、請僧覺智僧都以下九口、是女院御方被請僧等也、彼御方御誦了後引來也、無堂童子、布施取、布衣衣冠相交、行頼行事也、
廿日、辛丑、晴、〔施楽院使丹波憲基來、問所勞事等、〕戌刻許、藏人兵部權大輔光雅來云、可參仁王會定者、當時咳病無術、他人不參者、相扶可出仕、重可□□示、明旦可告之由、退歸了、奉行辨兼光云々、
廿一日、壬寅、雨降、此日、春季仁王會定也、未刻自藏人大輔光雅之許、送消息云、今日定他人不參、若出仕者、可承刻限云々、雖所勞不快、相扶申刻許可參之由返答了、則兼光、頼業、隆職等之許、今日定、毎事可催具由遣仰了、（依本官召外記史辨等、不仰之也、）前驅隨身等遲參之間、及申終參内、着陣奥座、參議家通卿參着横切座、余移着外座、（職事兼來仰、仍當座不仰歟、）仰官人令召軾之次、仰可召右少辨之由也、奉行兼光參軾、余仰可令勘申仁王會日時之由、兼光微唯退之後、頃之、持參之、余披見之間、兼光退了、件勘文云、可被行臨時仁王會日時云々、又注儲時、（或一代一度仁王會之外、春秋無所臨時云々、）仍召兼光問兩條、（先例、多注春季仁王會、以秋季注臨時、又依爲一之日事、不可勘儲時之由有所見、仍所示也、）申云、件兩事、共以不審、仍相尋之處、依寛治二年例、所勘申也、今度一向被逐彼例云々、余云、殊於被逐吉例、不及沙汰者、（去年十二月、被行一代一度仁王會、恒例之仁王會、今度已爲最初、仍殊被逐吉例歟、）又仰云、例文兼光退了、其後良久不進、兼光來申云、今日定事、夜前俄被仰下、即下知官、今朝綱所參上、仰合子細〔了、而〕及申刻始申云、文書不候、可申請官例文者、官雖稱無先例之由、事依不可默止、忩給例文了、其後書僧名、綱所之懈怠、言而有餘、頻雖加催定、尚及遲々歟云々、余云、沙汰之次第尤不快、綱所之不覺、奇怪不能左右、爲自今以後、能可

誠仰例文、忩賁下早可進者、此後已歷數刻、此間挙燈、數度雖召仰、敢不進、及亥刻適持參之、六位史二人進例文硯等、如恒、例文筥入寛治二年僧名例文一局、行事撿挍等例文一局、今度可召之僧名等、一局也、硯置參議座、余披見例文、幷今度之僧名等之處、今度所注百〔四〕ケ所、満百寺、是例也、寛治又如此、仍召兼光問之、兼光問大夫史隆職、歸來申云、二條院御時、依院宮多御座、被除所司四ケ所、所謂木工寮、大膳職、掃部寮、織部司等也、其上尙其數已多、隨上卿仰可除之云々、余云、於有先例之所者、乘除之可注也、其上以恐案、輙難計除、皆是爲要須之所、須申事由也、而攝政御座里第、夜已及深更、數度往反、爲擁怠之基、當時任數載定文、後日申事由、隨仰可被除歟如何、兼光問官、歸來申云、此儀尤可宜、且者二條院御時有此例、近即去年一代一度仁王會、又以此定也、且被隨彼等之例、有何難乎者、余仰家通令書定文、須見合僧名例文等、可與奪也、然而、事彌可遲引、只以早速爲先、仍給僧名所令書也、寺付之間、今度僧名有散々事等、或下官召辨問之、或家通以史尋之、綱所之申旨、隨問之、尖度大略無存趣、偏是惘然也、委尋沙汰者、天已欲曙、加之、兼光申云、綱所〔之〕有若亡、已無物于取喩、悉被改直者、今夜不可

叶、只任寛治之例、可被注載歟、後日可改直、非卒爾之時、尙以如此、且積習彼等之例、綱所存如在儀之處、殊被尋沙汰之間、已迷是非了、於今度者、何爲哉者、仍余且示合家通、只任寛治之例文令書了、而之間、今度僧名與大間有相違事、先例所被除諸司等、皆書入大間、仍付僧名書改了、召史令切續了、余此間召兼光、仰可進撿校行事等例記之由、即持參之、載一紙、余讀揚令書之、家通書了、取加僧名定文等於筥、押硯於奥、持來余前、余置筥取之、參議復座之後披見了、置列文等於筥奥、入日時勘文、幷定文等於件筥、召辨內覽之、兼光云、出居大祓日時、何程可進哉、余云、雖何程有、何事〔之有〕哉、歸參之後可宜歟、即參攝政御許了、此間、家通復本座、頃之持歸之、余仰可奏由、則參御所了、小時返給、余結申之、日時定文、皆結申之、先結日時也、兼光仰云、詞如恒、余微唯卷文、兼光進出居大祓日時、載一紙、余不結申、依爲上宣文也、取具日時定文等、下給兼光、兼光皆悉結申之、余仰詞同前、兼光毎度唯、卷文了、申云、請奏、先例覽撿校上卿、仍不申云々、余諾、兼光退了、次召官人傳仰史參、可撤例文之

由上、則史一人參ヲ候小庭一、余目レ之、史稱唯參レ軾、余置レ笏下ヲ給宮一、史取レ之直退出、家通示テ令レ取ヲ具硯宮一、史取ヲ重之一退出、次參二御前一、逢二邦綱卿一、則退出、于レ時丑時〔許也、〕

廿四日、乙巳晴、史久盛持ヲ來仁王會僧名一、申云、綱所追書ヲ進僧名一、被二清書一已了云々、又云、綱所尙有下無二四度解一事等上、仍相二尋子細一、有二返事一、卽進レ之、余留二僧名一、返ヲ給綱所書狀二了、公文、從儀師實雅也、已上承仕等、以識事信光一申也、定後事、撿校上卿之沙汰也、然而此事定夜、綱所散々、仍進二僧名一之次、彼申狀經二御覽一也云々、今夜參二女院御方一、〔逢二覺智僧都一、經法文事等、〕今夜向二季長家一遂レ方、乍レ乘レ車引ヲ入門內一、〔鐘聲郎歸了、〕

廿六日、丁未晴、今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仍午時許時參入、事了、攝政被レ參、余仁王會餘二百堂一座談○堂恐事奉レ問レ之、彼答云、一所也、而無二可レ除所一、仍只如二定文一、百四箇所也、昨日兼光來申之時、以二此旨一答了云々、余參內、攝政被レ參、主上令レ過二仁王經御修法之時一給、乘海律師勤レ之、返ヲ御本殿一之後退出、

廿九日、庚戌可レ參二仁王會一之由、有二其催一、

卅日、辛亥今日、春季仁王會也可二出仕一之由、出立之間、巳刻以後、心神不豫、仍留了、

三月

〔二日、癸丑憲基持二來醫心方廿八卷一、先日爲二加□所二下給一也、〕

三日、甲寅〔雨〕今日、宇治一切經會也、今曉攝政被レ向了云々、自二今日一以二已講覺珍一、始二行仁王講一三箇日、聊有二夢想事一之故也、今日雨降、〔不二出行一、〕

〔五日、丙辰雨、不二出行一、〕

〔日來依二咳病一止二沐浴一、今日始浴レ之、〕

〔仁王講結願了、〕

八日、己未左將軍所二借送一之書、書大イ記二一局返二送之一、又二局、幷譜琵琶一局被レ借レ之、

十日、辛酉陰、小雨、仰二康佛等一、令レ實ヲ撿最勝金剛院山一、是上座泰實、多切取之由、有二其聞一之故也、

十一日、壬戌雨降、右頭中將實守送二書狀一云、來廿六日可レ被レ行二季御讀經一之事、可二奉行一、依二寬治例一、春日行幸、二月可レ定、明日云々、申二承了由一、近日左內兩府有二所勞一不二出仕一、卽召ヲ遣奉行辨兼光一了、又遣ヲ仰賴業隆職等之許一、兼光依二深更甚雨一不レ來、仍每事可二催

具二由一、仰遣了、

十二日、（癸亥）雨降、申刻以後晴、今日、春季御讀經定也、申刻許、參內着陣、（先奥、次外、）左大辨賓綱卿參二着横切座一、（余移二外座一之間、更起レ座、余着座了、更進着、）次余召二行事右少辨兼光一、仰下可レ令レ勘二申季御讀經日時一之由上、則持參、見了置レ前、（發願結願日時也、）次召レ辨、仰下可レ進二例文一之由上、小時、六位史二人持二參例文硯等一、（一人取二例文筥一、置二余前一、件筥入二年々定文一局、今度可レ諸之僧名一通一、一人取二硯筥一、置二奏譲座前一、入二續紙板等一、）余披二見例文等一了、取レ笏目二賓綱一、賓綱進着二座上頭一、（下テ更昇着也、）余又氣二色賓綱一、無二左右一進寄、余給二僧名之側記一、（例イ）（須下與二奪令一レ書レ之、而爲レ無レ煩、頗有二所望之氣一歟、加之、依レ爲二近代例一所レ給也、是非二穩便一、尚可二與奪一也、）賓綱取レ之復座、取二副續紙於笏一、氣二色于余一、余目レ之、賓綱摺レ墨、寫二返續紙一書レ之、素書レ之、懷中、當座端一枚許書レ之也、一枚之奥、頗書餘、仍更取二出飯板等一、切二續之一、頗似レ無二用意一歟、書了持來、余置レ笏取レ之、（側記自二懷中一取出進也、）賓綱復レ座之後、披二見之一、取二出例文等一、置二筥奥方一、加二入定文、（無二續紙一、）日時等於筥一、召二兼光一、仰下可二內覽一之由上、兼光申云、今夜法勝寺御念佛事、奉行參テ內覽ハ彌可レ經二時刻一、仍內々申請之處、彼日可二持參一之由、有二其仰一者、〔兼光申二免之由一〕余云、雖レ須二先內覽一、有二免者一、早可レ奏歟者、則持參了、頃之返二給之一、余結申、（先日時、次定文、）兼光仰二々詞一、（同時依二勘申一レ、定文令二廻請一ヨ、）余一々微唯、卷レ文入レ筥、欲レ下二給兼光一示二氣色一、余覺悟、取出下給、是恐昧之甚也、兼光一々結申、余仰詞如レ恒、兼光唯退了、次余返二入例文等筥一、以二官人一傳下仰史可レ撤二例文一之由上、此間、兼光覽二清書一、卷使二付レ辨奏聞一、則返給、余結申、仰詞如レ恒、返二下兼光一、兼光結申、仰二々詞一了、兼光退下、次史一人參、取レ筥退出也、次取二重硯筥一退了、次以二官人一召二外記一、則大夫外記賴業參レ軾、余仰云、來廿六日可レ被レ行二春季御讀經一、出居堂童子等可レ令レ催者、賴業唯退了、次余參二御所一、入レ夜退出、于レ時亥四點也、

十四日、（乙丑）史持二來季御讀經一、給二日時僧名等一留レ之、返レ筥了、今日、上皇還レ自二熊野一給、

〔十五日、（丙寅）參院、次參內、〕

十九日、（庚午）晴、今日、石淸水臨時祭也、午時着二束帶一參內、（閑院、）參二御前一、右衞門督兼雅、左頭中將賴定（件人、奉行也、）之外、他人未レ參、未終許、攝政被レ參、先レ是、公卿等漸參入、使、舞人皆參了、余着二殿上座一、次御禊如レ恒、次余付二藏人大輔光雅一、奏二宣命一、（頭中將賴定稱聞、奉行事與二光雅一云々、不レ可レ然事也、）〔召〕使於二小板敷一給二宣命一、（使道能朝臣、）次庭座始、依二御物

忌不出御也、公卿着中門內座（北上）之後、賴定朝臣奉仰、召使以下、次使、舞人、陪從等、次第着座、次一獻、（內藏頭經盛、）次二獻、（余瓶子右衛門權佐盛隆、）着垣下座、次三獻、（定房卿、）不着垣下座、使通能朝臣爲傳盃於垣下座、進寄余前、三獻之時、不傳盃於垣下座者也、仍余示氣色、通能更復座、二獻之後、置插花、蝶盃等、於中門廊內緣南頭、（六位藏人置之、）以之可知三獻之由也、次置重盃圓座、次重坏、（修範頭信等朝臣勸舞人座、五位藏人兼光勸陪從座也、）次給插頭花、五位藏人光雅分之也、余以下取之、次第着殿上、次召公卿、（賴定朝臣召之、）次攝政以下着簀子敷、次依攝政氣色、賴定朝臣參入奉仰、（是又攝政氣色也、）渡西召使以下、復中門內座、次使以下參入、舞人進舞如恒、次退出、此日余盃、宮內權少輔棟範傳授之、是無五位藏人之時事也、五位職事兩人候、尤可傳獻也、是賴定朝臣所爲云々、尤不當、余仰其旨、仍兼光傳取獻者也、

廿二日、（癸酉）晴、此日、春日行幸也、余有所勞、不供奉、

廿三日、（甲戌）入夜行幸還御、兩日無風雨之難、是有神感歟、

廿四日、（乙亥）今日、爲輔季御讀經闕請、召遣經房、依行幸還御、及夜半、治（○治恐持誤）病更發、今日無術、加之、只今催見史綱所等者、可及解怠之由示送、仍明日可來之由仰遣了、依兼光神事奉行、改爲經房云云、此日心神殊惱、若是發心地之體歟、

廿五日、（丙午）此日〔爲〕輔季御讀經闕請、午時許、行事〔左少辨〕經房、奉行所史綱所等來、余著衣冠、出居上達部座、（外出居也、件所、東面前在廣庇、余座北第一間傍奥西也、辨座傍南障子北面敷之、紫端白本所敷予端也、高麗疊二枚不撤之、又脇息、硯筥等不置之、作座總有三間也、）次余以家司兵部大輔顯方召辨、則經房參上着座、（地而、）次余以顯方、傳仰史可持參闕請例文之由、則六位史持參例文筥、跪南布障子之許、（件布障子在廣庇南妻也、）余目之、史稱唯、趨來長押下居、行跪登長押上、置筥於余前、退下長押、拔笏退去、次顯方持參硯、置行事辨前、（居折敷、白筥、筆墨二卷、小刀、筥筆紙墨硯紙無瓶、只置紙於墨水入硯也、又置紙兩三枚於硯下方置之也、又不卷之、只卷進也、）次余略見例文等了、（年々例文、可召之、僧名、并僧三人辭書也、）目辨、辨揩墨染筆置之、取紙引取一枚置之、（殘如本）卷返、副笏候氣色、余讀擧僧名之側記、（例イ）令書之、但經房申云、寬治元年無闕請字、依其例、去仁安三年無其字、今度如何、余云、無是、代初也、自余之例不詳歟、然而今度殊被遂寬治例之由被仰下、加之、寬治、上卿二條殿也、

旁隨彼例、被止件字、何事之有哉者、卽書了、副笏持來余前、（自長押上奥方進也、或説、降長押可進寄云々、）余取之披見、（此間、經房頗退候、）了返給、經房置笏取之、結申之、余仰云、令改請、、經房微唯、卷文副笏復座、次余以顯方、仰史可撤例文之由、次史參入候初所、余目之、史稱唯參進、指笏、余押遣宮、史取之退下、次顯方取硯退出、余示經房云、明日必可出仕也、而日來有風病更發之氣、昨日殊又倍增、今朝頗有減、仍雖補闕請、明日出仕、頗以不定、無別事者、可參仕、若不出仕者、可然之樣、可有披露者、經房退了、於障上、以闕請文下史云々、

今日巳刻許、外記來云、明日何刻可參哉、答云、可早參、但有所勞、出仕頗不定者、入夜所惱尙不快、仍明日不能出仕之由、觸遣實守朝臣許了、

廿六日、丁丑晴、此日、春季御讀經始也、余依爲上卿、雖可出仕、依發心地不參仕、今朝實守朝臣送消息云、尙可出仕之由、有別院宣者、今日已發了、仍令申其旨了、爲本奉行之上卿無所勞、何不參哉、譴責之條、頗難堪、後聞、御前僧事、大宮大納言隆季卿定申云々、

廿八日、己卯晴、今日、八十口之僧侶、修百座之仁王講、又請法印公舜受戒、午刻發了、

廿九日、庚辰晴、雖爲關白、依度數頗重無力、太無術計、

玉葉卷第四終

玉葉　卷第五

嘉應二年自四月至十二月

嘉應二年

四月

一日、辛巳天晴、瘧病不レ發、公舜法印來授レ戒、又覺智僧都相ニ率弟子六口一、始ニ大般若讀經一、限以ニ七ヶ日一、阿闍梨賓晴來加ニ持之一、佛法之効驗雖ニ末代一不レ空者也、

三日、癸未晴、資長卿來、隔レ簾逢レ之、所惱之後、尙不快之故也、良久談話、晩頭皈了、

四日、甲申晴、不ニ出行一、

七日、丁亥雨、此日、日來所レ修之大般若讀經結願也、

八日、戊子晴、不ニ出行一、今日向ニ季長家一逵レ方、如ニ先々一、

九日、己丑晴、不ニ出行一、小兒參ニ高松院一、

十日、庚寅晴、不ニ出行一、今日、建春門院入內云々、

十一日、辛卯晴、不ニ出行一、

十二日、壬辰雨、不ニ出行一、

十三日、癸巳晴、不ニ出行一、

十四日、甲午晴、此日無ニ齋王禊事一、

十五日、乙未晴、恒例之尊勝念誦、於ニ別屋一〔修、〕日來之湯治、今日止レ之、

十六日、丙申降雨、此日、攝政被レ參ニ賀茂一、雖ニ甚雨一尙被レ參、是院宣云々、余不ニ出行一、

十七日、晴、參ニ女院一、

十八日、戊戌朝間天晴、晝風雨、入レ夜又晴、晩景參內、逢ニ邦綱一示云、來廿三日故殿若君可レ有ニ首服事一、爲ニ加冠一可レ令ニ渡御一之旨、相國入道所レ申也云々、答下可ニ行向一之由上了、於ニ近衛第一祖母家也、可レ有ニ此事一云々

十九日、己亥晴、此日、法皇令レ下ニ向南京一給、明日依レ可レ有ニ御受戒事一、雖ニ凶會日一、今日所下令ニ出京一給上也、攝政於ニ宇治一有ニ御設事一云々、被レ引ニ御馬一、又被レ進云云、御戒牒、資長卿草、淸書忠親卿云々、故院御時、實光書レ之、伊通爲ニ中納言一淸書云々、入道相府同爲ニ受戒一被ニ下向一、有ニ前駈等一云々、戒牒永範卿、淸書朝方卿、共公卿也、故院御時、知足院殿如レ此、爲ニ御共一令ニ

受戒一給、戒牒致光朝臣草レ之、彼尙非二公卿一、但今度只別儀也、莫レ言々々、

廿日、庚子、晴、自二今朝一、女院有二五體不具之穢一、今日、攝政被二飯洛一、

廿一日、辛丑、晴、此日、上皇還御、先レ是、入道相國歸京云云、今日、臨時除目、重盛任二權大納言一、（六人也、）成親別當右衛門督、權中納言信基左衛門佐云々、

廿二日、壬寅、不二出行一、

廿三日、癸卯、雨降、此日、故攝政殿若君於二近衛第一、有二元服事一、（件家、祖母二品被レ坐、家嫌斷無二便宜一、）依レ雨有二不定之儀一之由、邦綱卿示送、仍暫猶豫之間、戌刻許、左近少將顯信朝臣爲レ使來、着二束帶一、寬治、基綱朝臣直衣云々、答下只今可二參向一之由上、（顯信飯了、）則着二束帶一、（雖レ給レ劍、如レ恒、）向二彼第一、昇レ自二中門廊一、欲レ着二座一之間、上達部末二着座一、仍招二奉行光長一問レ之、申云、御着座之後、人々可二着座一云々、（先例、公卿着座之後、加冠來着、仍所二相尋一也、然而今度依レ無二主人一、加冠着座之後、公卿可レ着歟、可レ然云々、）余入レ自二寢殿南面西第一間一、此間、上達部在二殿上人座一、經二座末一與座後等、着二第一座一、（件座無二對座一、寢殿上敷二東京錦茵一、西第五間也、自二第二座一對座敷之、）其後良久、人々不二着座一、不レ知二何故一、中宮權大夫定房、新中納言邦綱、右衛門督兼雅、藤中納言資長、新藤中納言忠親、源中納言雅賴、宰相中將宗盛、平宰相教盛等、適以着座、（殿上人同着座歟、不二見及一、）次居二余前物一、（折敷、高坏四本、陪膳和泉守季長、依二四位不參一歟、役送藏人五位四人、飯在二此中一、公卿殿上人座、陳居レ饌、飯同居レ之、是依二家承例一歟、）次一獻、勸盃左近少將有房朝臣、（先例、藏人頭勸盃、今度不レ然如何、但延久、殿上四位勸レ之云々、）瓶子藏人五位、巡流如レ恒、次居レ汁、（居二折敷一、陪膳役送同レ前、自余公卿、藏人五位役レ之、）居了、教盛卿候二氣色一、余以下下レ箸了、次二獻、教盛卿、瓶子殿上五位、次居二菓子一、（陪膳人同レ前、）居了、教盛申上、是不レ可レ然、至二菓子一者、不レ待二居了一食レ之者也、次可レ敷二圓座一、而數刻不レ敷レ之、爰右近少將光能朝臣（件人奉二院宣一行二此事一、人以側レ目云々、）參進、與二邦綱卿一有二示事一、光能往反已及二數度一、如レ此之間、時刻推移、良久、光能朝臣參進、申二刻限到之由一退了、（先例、主人召二奉行人一問二刻限一也、申二誰人一哉、）則和泉守季長、前下總守高佐、各取二菅圓座一一枚一、敷二西第六間一、（一枚冠者料、南面、一枚理髮料、北面、其間去二二許尺一、）次邦綱卿起レ座參進、（先光能朝臣來告レ之、是爲レ扶二持若君一歟、座中聊有二許定一歟、余不二聞及一、）

次若君經二寢殿西廣庇、幷南簀子敷等一、入二西第六間一、着二輿圓座一、（南面、邦綱卿相副扶持、卽復座、抑先例、皆依レ爲二殿上童一、着二件裝束一、而今度無二其儀一、仍着二直衣一、（浮文窠中織物指貫、非二重織物一、不レ結レ裝、故攝政殿元服之時如レ此、追二彼例一歟、但彼衣裝儀也、今度被レ逐二度々嘉例一、已爲二褻儀一、若可レ被レ追二天暦例一歟、彼度、當日先有二殿上童事一也、）次左兵衛佐季能取レ冠、（蓋、置二柳筥一、）若君右方一、次右衛門佐忠度取二泔坏一、（居二柳筥一、）左方一、次左衛

門佐信基取櫛巾、入打亂筥、檀紙五枚、疊一枚、（此内一枚解櫛、）髮搔、刀一柄、已上三人殿上人也、
次脂燭二人參、候圓座左右、藏人兵部權大輔光雅、侍從成家等也、次藏人五
位二人、季佐、頼高、持參替脂燭、盛土器、居折敷、各置脂燭人前退
下、次理髮藏人頭右近衞中將實守朝臣經南簀子敷、
進着理髮座、入自當間、先取冠、拔巾子、返置柳筥、開
櫛巾、以黄色裹、或説云、以黒色裹云々、取髮搔、自中分髮、先梳上
左方、先以解櫛梳之、以小本結々之、次梳右方、如左、但不結之、
解左小本結、梳合之、左手取之、右手取長本結
卷之、以短方卷之、五六返許之後、結固之、異結也、以髮搔
引遶幅、取櫛梳上之、次以刀殺斉餘、返入刀、
取髮搔、分髮末、以斉卷之、各以紙撚結其末、
先左、次右、以本結長方卷固之、切末、先切左、畢梳上髮、取
巾子入髮、退去、理髮作法、不知子細、只隨見及、如形注之、定有相違事歟、抑先例、理髮人退候
簀子、今度出東腋戸外徘徊、如何、但或次第云、候便所云々、次余拔笏取笏起座、着理
髮圓座、經座上、冠者與脂燭之間也、置笏、取冠入冠者額、引入巾子、結於巾子、
結髮尾、寶無此事、取髮搔渡額、左右各一度、返入髮搔、取笏
復座、次理髮人參進、如形理髮、調雜具等退下、
次冠者起座、暫退々、仍余示氣色也、經本路、皈入曹司、脂燭二人前行、邦綱卿
扶持之、次忠度撤泔坏、信基取櫛巾、所置冠之柳筥、取具之也、各退
下、初役人撤脂燭燼殘折敷等退下、次季長、高佐

撤圓座、次敷加冠座、散位光雅取燈、左馬助季佐
取誰髮、散位頼高取錦端圍、次第全鋪之、冠者座跡也、次
藏人左少辨經房經簀子敷、就余座前、仰云、冠者
叙正五位下者、余不堪不審問之、無名字仰叙位事、先例忽不覺悟、仍一旦問之、然而猶稱冠者、此事自本所經奏聞、職事奉勅令宣下之、然者上卿強不及沙汰事也、余存
可召仰他辨之由、而經房云、便可宣下之由、兼
蒙其仰、且是被逐吉例歟云々、仍則仰之了、其旨如職事、
經房退下、延久、寬治、頭辨雖仰下、被宣下他辨、仍今度雖存此等之例、可仰下于經房之由、本所被存之、不能左右事也、寬治爲房、嘉承爲隆、承之、皆是藏人辨也、就中經房爲爲隆之孫、強被逐吉例之旨、又非無由緒、加之、兼職事之辨官、宣下之事、便仰之者恒例也、又縱雖不當之事、本所之所存、尤不可承諾、就中、近代之作法、豈可然哉、次
居加冠前物、陪膳、役送同前、白織物打敷、高坏十二本、即居理髮前物、如恒、此
間、余移着加冠座、次中宮權大夫定房卿起座取盃
勸余、余擬右衞門督、々々起座經端座、進
寄余前、此間、定房復座、下官授盃、兼雅皈座、巡行如恒、頃
之、大夫改着裝束、被用五位藏人光雅袍云々、於中門廊前半板敷
再拜、依雨儀、不進庭中、邦綱卿扶持之、前駈等不參進、武成獨取松明、候中門内方、畢皈入曹司、
次新藤中納言忠親卿取劔、入錦袋、置下官前、宰相中將
宗盛卿取女裝束、同置下官前、此間給理髮祿、女裝束、
則左少將定能朝臣取劔給前驅、民部少輔宗雅取裝
束同給了、此間、引出物馬一匹、自東方引出之、

（五位一人、衛府一人引之、大夫二人、取松明前行、）又渡南庭到中門、余前驅受取之、次余拔笏欲起座、而人々尚不起、仍暫遲遲、則各起座了之後、余經本道、欲退出之間、邦綱卿示云、大夫名字未一定、永範卿所擇申之名二、兼忠、家實共不快、仍故殿御時、內々敦綱所擇之名三、被取出之、基通、忠房、貞實等云々、此中被尋人人之處、各申可被用基通之由、而件基通爲謀反之者、所謂爲賴俊之敵、奪取印鎰、依此事蒙其罪、不敵非常之者是也、而或申可有禁忌之由、又如此下劣之蹤、強者不可及沙汰歟、如何云々、余云、基通事不知子細、若有難者、被用他名、有何事哉、忠房不惡歟、又強不可憚者、非此限、尙被問人々、可被計定左右、只在衆議者、邦綱卿退皈了、（此事、始終本末、全以不知、更雖示是非、名字于今未定、尤不便事歟、或人云、爲永範卿、頗不足言事歟云云、）余以信基令觸案內於二品方、卽參內、小時、大夫參入、自左衛門陣代、進立中門、付右少將泰通朝臣、奏事由、舞踏、次主上出御、（御直衣、）大夫依召參御前、（候御所南間簀子敷、邦綱卿扶持之、）次實守朝臣、取紅袙一重給大夫、（自南廣庇方、持參之、）大夫懸御衣於肩、降中門拜舞、（先例、於御前之庭拜舞、而依雨儀無北面、仍於中門拜之、）先是、仰昇殿事云々、仍一度拜之、次昇殿上、（昇自殿上口方也、）着座端、（頭中將在奧座、藏人修理助仲基候橫敷、）次仲基自袋取出笏、付笏了、如本入袋、立之召主殿司、令直灯、次居湯漬、（三人料居之、）大夫居上テ着之、（實守朝臣對座歟、）仲基候奧座末、如形下箸了、各退、大夫座起了、（已上付簡之間事、主上寄々有御覽、女房等候之、余同候于此所、）次被下禁色宣旨、（經房下之、上卿忠親卿云々、）大夫於便所、改着御衣云々、（件御衣、下襲、表袴等也、經房爲御使、持向宿所云々、）余退出、于時天已明、卯刻許也、

今日加冠事〔雖〕不可必然、故殿深恩、何時可報哉、加之、有院宣之間、所行向也、

今日事、奉行人邦綱卿、光能朝臣、光長等也、或云、甚多云々、

奉行事、先被仰俊經朝臣、辭申之、重被仰之、恐奉行、而間依穢氣又辭退、仍改爲光長云々、抑、希出物劒不付平緒、如何、用細劒之時、可付平緒歟、且是嘉承例也、此日、大夫前驅六人、（季長、俊成、高佐、光弼、親高、貞俊、）邦綱卿、宗盛卿、顯信朝臣等相具之、

後聞、大夫參院、依仰於中門、付左近少將脩範朝臣、奏事由、拜舞、卽被仰昇殿、昇自殿上口方、藏人付簡、湯漬如恒、依召參御前、被引御馬、（重近一人引之、嘉承、近衛一人引之云々、）大夫下自中門內方、取綱末一拜、前

騎季長受三取御馬一如何、嘉承、扈從之殿上人、藏人少
將宗能受三取之二者、卽退出、不レ參二建春門院御方一、是
眼前上皇仰云、女院御二此所一、同事也云々、仍不レ參、但
雖レ參二御前一、昇殿是別事也、尙可レ付レ簡歟、且不レ被レ仰二
昇殿一、又勿論也、皈二近衞第一、大夫前物如レ恒、陪膳重方
朝臣云々、書下事、又以二重方一云々、
家司、
　橫右中辨重方朝臣、　　中宮大進光長、　　宮內少輔
　棟範、
職事、
　和泉守季長、　　散位光兼、
知家事、
　主稅允親重、
案主、
　刑部錄久行、　　主稅屬忠弘、
雜色長、
　下野毛武成、衞府長、　　松久、走長、
今日事、一向院御沙汰云々、光能自レ院被レ仰三付奉行一
云々、
廿四日、甲辰雨、不二出行一、
廿五日、乙巳陰晴不レ定、時々降雨、參二女院一、
廿六日、丙午雨降、今日、加二少灸治一、憲基來也、
廿七日、丁未晴、不二出行一、
廿八日、戊申天晴、時々小雨、參二女院一、
廿九日、己酉天晴、甚間風吹雨降、晚景參內、次參院、於二
建春門院御方一、女房出逢、頃之退出、抑、於レ內邦綱卿
談云、大夫今日可レ任二侍從一云々、而無二其事一、仍今日
着二直衣一雖レ可レ參二所々一、依レ無二其事一停止了、但可
レ參二白川殿一云々、是事專不當事也、着二直衣一、初度之
出仕、不レ參二院內一、私行尤見苦、不レ知二案內一也、又何
故不レ任二侍從一哉、依二其事一出仕止、又不レ得レ心、
三十日、庚戌晴、晚景雨下、不二出行一、雷發レ聲、去夜、大夫
任二侍從一云々、不レ可レ然之由邦綱示、今又如レ此如
何、

閏四月

一日、辛亥晴、參二女院一、
二日、壬子晴、時々小雨、參二女院一、
三日、癸丑天陰、入レ夜雨、今日參內、次參二攝政御許一、公
事之間事多而申レ之、大略官奏事也、子細在レ別、

四日、甲寅朝間風烈、午後天晴、今日、新侍從被レ申レ慶云云、子刻許、被レ參二女院一、前驅三人、顯信信基等在レ共云々、別當經家朝臣爲二申次一、藏人政經付レ簡、湯漬如レ恒、是元服之夜不參、仍今夜有二昇殿事一也、次參二御前一、小時退出、琵琶一面入二錦袋一、女房差二出之一、共人取レ之云々、

五日、乙卯不二出行一、

六日、丙辰午後陰、晩景雨、不○不下恐脫出字行、

七日、丁巳不二出行一、

八日、戊午參二女院一、重家卿參入、依レ召也、是御庄役夫工之間事也、

九日、己未不二出行一、

十日、庚申陰晴不定、季長參□□條々事、

十一日、辛酉不二出仕一、

十二日、壬戌晴、重家卿來、女院御庄々役夫工事、被レ申レ院、爲二御使一可レ參レ院、仍先來二此第一也、子細示了、

十三日、癸亥不二出仕一、

十四日、甲子朝夕天晴、晝間雨、不二出行一、仕イ

十五日、乙丑晴、自二雅賴卿之許一、借二送書記三弓一、返二遣江家官奏抄一了、返事之次也、

十六日、丙寅天陰、不二雨下一、此日、於二女院御所一、有二童舞御覽事一、前大僧正被レ獻也、源中納言雅賴、新三位重家等參入、又左兵衞督成範推參也、殿上人等廿八許參候、下官依二灸治相亂一、於二簾中一見物、舞左右各十、此外、先振鉾、又安摩、無答、舞童體、顏雖二容顏不一レ美、於レ舞者堪能也、秉燭事了、退音聲、長慶子、源中納言舞間示云、依二平清水別當光明配流之間事一、今日參內云云、今日自レ內給二琵琶一、可二修理進一云々、又給二草子一帖一、古今發下、可二書進一云々、依レ不レ可レ叶進○進作返、上了、

十七日、丁卯終日雨、自二攝政御許一、職事前豐前守能業爲二御使一、持二來多武峯恠異占形一、氏公卿之中、己亥年人、可レ愼二病事一、廿日之內、戊巳日云々、下官當二其年一也、留二占形一、能業向二三位中將之許一云々、此日、返二上手本於高松院一、又給二故殿御筆古今一部一、爲レ寫所二申請一也、

十八日、戊申不二出行一、

十九日、己巳昨今物忌也、今夕自レ內、藏人國行爲二御使一來云、先日所レ給之御琵琶也、彈安之體可レ直也云々、

廿日、庚午今日午刻戌刻、兩度地震、

今夕以二國行一、返三上御琵琶於內一、付三直柱一、又懸三改緖一
也、納二長櫃一、進レ之也、今夜爲二方違一、向二季長家一、自二重家之許一、
進二大相入道返事一、女院御庄下司事也、
廿一日、辛未、晴、不二出行一、
廿二日、壬申、不二出行一、
廿三日、癸酉、陰晴不定、大膳權大夫泰親朝臣來、密々
持三來天文奏案一、伺見之處、尤重可二恐申一也、又以レ人
示云、來月晦日於二嵯峨釋迦堂一、可レ供三養法華經一、是
爲三一世貧析一也、奉レ始二法皇一、執柄、三公、九卿、男女、
貴賤、併勸三進之一、余同可二奉加一者、余諾、
廿四日、甲戌、晴、參二女院一、
廿五月、乙亥、不二出行一、
廿六日、丙子、不二出行一、參二女院一、
廿七日、丁丑、晴、入レ夜小雨、參二院一、幷內一、逢三申攝政一、談話
之次、問三申官奏事一、持文判事或以二抓文之方一爲レ上或
爲レ下如何、答二此事不一レ知云々、立二西軒廊二間一之時、倚レ西テ可
レ立歟、答可レ然、
廿八日、戊寅、不二出行一、
廿九日、己卯、昨今物忌也、

五月大
一日、庚辰、不二出行一、
二日、辛巳、不二出行一、
三日、壬午、不二出行一、
四日、癸未、參二女院一、
五日、甲申、雨、節供如レ常、陪膳行頼、行事定成、余依二所勞一不レ着レ之、
入レ夜、院藏人行房來催云、來十日可レ參二法勝寺卅講
結願一者、申二可レ參之由一了、
六日、乙酉、雨、女院御方、聊有二御風氣一云々、仍召二公舜
法印一、令三受戒一給、今日別事不レ御、其驗歟、余入レ夜退
出、今夕、三位中將被レ參、
七日、丙戌、今日、女院別事不レ御、
八日、丁亥、不二出行一、
九日、戊子、不二出行一、
十日、己丑、晴、此日、法勝寺三十講結願也、巳刻着二直衣一、
參二法勝寺一、半蔀車、隨身上﨟冠、昇レ自二阿彌陀堂東面北階一、經二東
置子南廊方一、資長卿相逢、余問云、先例、大臣取二布施一
歟如何、答、先々不レ見歟云々、午一點御幸、供奉參會
之輩列三立東庭一、北上西面、余降レ自二堂東面南階一、加二列上一、
依二人數多、所狹一、頗西二南面一立廻也、次寄二御車於

廊東面一、攝政褰ニ御座一下御了、余、内府以下自ニ東庭一北行、
昇ニ堂東面北階一、經ニ簀子一、入ニ常間一、着ニ長押上座一、攝政
先レ是着座、次上卿重盛卿召ニ行事辨經房一、尋ニ事具否一、
歟、不問及、其後氣ニ色攝政一、々々揖許、重盛仰云、鐘、經
房仮ヲ着ニ紫端座一、所司座上頭也、南面、召レ預仰レ之、則打レ鐘、次證
義者着ニ南座一、聽衆着ニ北座一、次講師講南、讀北、着ニ禮盤一、三
禮、次着ニ高座一、次打レ磬、次唄、次堂童子着座、次行ニ花
筥一、次散花行道、次法用、次論義問者座在ニ正面一、以南、訖、僧等起
レ座、此間、前太政大臣忠雅參入、平衣、直衣、指貫也、暫而内府退出了、次重盛卿如
レ初召ニ經房一仰レ鐘、次又僧着座如レ初、座事了、又第三
座始、又同レ前、此座法用之間、余起レ座退出、降ニ北面
西階一、初路、依ニ御所顯一也、余參内、入レ夜退出、
十二日、辛卯、不ニ出行一、
十九日、戊戌、參ニ女院一、恒例御舍利講也、論義有レ興、講答
猷嚴、三井寺、問者淨心、山、共本寺之學者、各有ニ名譽一、
廿一日、庚子、天晴、午時、大外記賴業來申云、今月可レ有ニ
賑給定一、而左相府依ニ所勞一、不レ可レ被ニ參仕一、且可レ申ニ
事由一旨有レ命、若參仕者、何日可レ被レ行哉、答云、明
後日、廿三日、可レ參ニ最勝講一、其次可レ宜歟、但内々相ニ尋
日次一、自レ是可レ示者、又仰云、或職事來仰レ之、又外記
來觸、恒例也、先例不レ同如何、賴業申云、至ニ大臣一者、
外記相ニ存次第一、觸ニ申之一、皆有ニ故障一、及ニ納言一之時、
經ニ奏聞一、依ニ勅定一、納言行レ之也者、不ニ必然一、雖ニ大臣一
奉レ勅、是例也、只隨レ時事也、尋ニ日次於在憲一之處、廿
三日吉者、觸ニ遣官外記一、爲レ令レ催ニ辨參議等一也、
廿二日、辛丑、不ニ出行一、
廿三日、壬寅、天晴、此日、最勝講初日也、又有ニ賑給定事一、
早旦先參ニ中宮御所一、高倉殿、依下遂ニ屋與ニ禁裏一行程遙上、
也、未刻、着ニ束帶一、蒔繪劍、參ニ大内一、經ニ華德門一、南殿御
後、并弓場殿等一、着ニ上殿座一、先レ是、衆僧參上了、仍則
出レ自ニ殿上々戸一、經ニ簀子敷一著ニ御前一、攝政、内府、中
宮大夫定房、平大納言重盛、大宮大納言隆季、五條中
納言邦綱等自レ本候レ座、自余公卿、或候ニ殿上一、或徘ニ徊便所一、衆僧々○々恐惣誤、禮
之間也、次講讀師著ニ高座一、講師南、讀師北、此間、堂童子着座、
次威儀師打レ磬ニ、公卿搢レ笏、次唄、中段之間、分ニ花
筥一、次散花行道、唄前起、次講師啓白、爰頭中將實守朝臣
出レ自ニ殿上戸一、經ニ孫庇一、入レ自ニ南第三間一、跪ニ高座右
方一、仰ニ御願趣ニ了左廻、可レ尋、經ニ本路一退下、次神分、發ニ心
經一、次勸請、此間、威儀師起レ座經ニ孫庇一跪ニ經机西邊一、
開ニ御經筥蓋一、取ニ出御經二卷一、如レ本引ニ掩蓋幷覆等一、

登御帳間、置講師前机、經本路復座、次釋經、次論義、（講師山階寺權別當法院權大僧都覺珍、問者東大寺惠珠、新聴衆也、）不致疑難、只問題許也、依為證誠也、講師作一箇條覺悟釋趣、答了、惣講師啓白之為體、可謂神妙也、次依證誠命、（證誠僧正也、）打磬、次六種廻向等之後、（講讀師復座、講師經母屋南第二間、幷御帳後等、着證誠座、讀師經證誠前、幷御帳後等、復聴衆座、）次威儀師、進自廣庇、登自額間、跪證義者座邊、（咒願者、兼僧正歟、）退皈之次、跪廣庇南端、（東面、）召僧正從僧、（二音、）更皈昇進、跪凡僧座末、告三禮由、了復座、次僧正從僧取草座參進、（進自廣庇也、）敷禮盤上、（南禮盤上、數之、）畢退、候簀子敷邊、次咒願、（山階寺別當僧正範、證義者一人之時、上臈勤咒願、是例也、）三禮、（講師下臈已講勤之、）着禮盤、（咒願經御帳後、僧綱座前、小者南禮盤、三禮、同經御帳後着北、）三度禮佛、次行香、先威儀師進行香机下、次公卿等解劒置笏、列居机下、（攝政余等直進、依為同問也、內府以下經簀子進居也、）威儀師分輪、次第取傳之、威儀師前行經机東、攝政以下二間儀下作輪立了、火蛇取修理助高階仲基也、（行事）頗遲參、攝政被催之、即參自廣庇、取火蛇、立加公卿末、了、則南行、入自額間、先行證義者、（立向庇、）次三禮、次咒願、（各立禮盤前、）次入自母屋南第二間、（僧綱座間也、）自上臈、次第行、僧綱、講師、（僧綱五人、依座狹、法眼勧智獨立、凡僧座上、凡僧講師五人不起、仍不行之、近代如此云々、）經下僧綱座末與凡僧座之間、南行、（聴衆座前也、）自南第一間出、孫廂、直折南、降長押、殿上戸前候、輪立了、更經簀子敷、如本列居机下、返輪了、（威儀師次第取置之、）各復座、（攝政直復座、余以下經簀子復座、末座一兩不復座、人々少々居下、仍余登自次間復座也、）次仲基返置火舍退下、攝政、幷余如本帶劒、自余人々只手持之、次僧侶退下、次公卿自下臈下候殿上、（攝政同被着殿上、）次夕座、攝政以經房召頭中將、則賴定朝臣參小板敷下、攝政被示氣色、（先例強不擇奉行人、只隨見參仰之歟如何、）賴定出無名門、仰鐘歟、攝政示云、不申事由、直仰鐘如何云々、則槌鐘、次出居、昇自青瑣門着座、（少將顯信、通親等也、）次攝政已下着御前座、（內府朝座了、即被退出了、）次僧參上、（顯迎々、仍攝政仰出居令催也、）證誠二人昇自額間着座、自余次第着座了、（威儀師留立長橋、衆僧着座之後着之、）此間、家通卿加着御前座、次講讀師着禮盤、三度禮佛了、各着高座、（講師權少僧都敬緣、）次堂童子着座、次唄、中間分花筥、次散花、此間、余可行賑給定之由、觸申攝政、々々許諾、則下官經殿上御後等、着陣座、（左大辨實綱、右少辨兼光等、所相具也、）則實綱卿着横切座、次余移着外座、（實綱先起座了、）以扇直沓、次實綱着座、次余召官人令置軾、又仰官人召外記、則大夫外記賴業參軾、余仰云、例文、賴業退去、次六位外記持參例文筥、置余

前、（其貨入年々例文一卷、毎歲諸衛補任一卷、同諸衛差文、（卷重之）兵庫寮差文、（左衛門佐代官也、）今度可勤仕之使之側記（例カ））等也、余一々披見之、此間、置硯筥於參議座前、余見了、取笏目實綱、々々移着參議座南頭揖、余又示氣色、實綱置笏、取續紙弓返、摺（墨カ）取笏、候氣色、余揖許、（實綱取筆、持續紙候、）訖見合例文、側記（例カ）等與奪之、實綱書之、（自本結續紙中之端一枚許書之也、是近例也、爲人尤書、）訖押硯於奥、取副定文於笏進來、余置笏取之、參議復座之後披見之、入例文筥、（例文皆取出之、）取笏、以官人召右少辨、則來跪、余給筥、（置笏給也、）仰云、内覽、則退、皈了、（此間、夕坐了、僧侶皆退出了、）頃之、兼光來膝突、返給之云、便奏聞了者、仍留置之、兼光退了（余不結申也）此間、實綱復本座了、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則賴業眞人來跪、余返入例文等給筥、（定文在此中、）賴業取筥候、余目之、賴業唯退去了、次六位外記參進、撤硯筥了、次余起座、參御所、（朝餉方也、）雖御物忌、外宿人參也、攝政被候、余問申今日行香路事、（有兩説准也、）命云、是恒路也、執柄立之時、或又有用路、所謂經御帳後額間等退下也云々、是必毎度非可用之路、只任意之所爲也者、又被示云、夕座問者長尋、（延暦寺、故辨覺法印子云々、）即退去歸、參高倉殿、改裝束、皈九條第、于時戌刻許也、余曰、賑給定、左衛門佐信基依遭母喪、以兵庫頭範保爲代官、令勤仕之、是恒例也、

廿四日、（癸卯、）晴、不出行、近日雨不降、天下大歎云々、

廿五日、（甲辰、）晴、參女院、資長卿示送云、昨日參内、參仕公卿七人、實房、兼雅、教盛、信隆、永範、資長、實定等也、攝政無御着座、右衛門督仰鎰事、朝座講師玄緣僧都、問者辨曉、婆娑論議、講答不分明、又證誠不精云々、夕座講師覺長法眼、問者性憲、（山、兼雅朝臣息、）能問能答云々、酉刻事了云々、

廿七日、（丙午、）晴、一昨日有僧事云々、披見聞書、興福寺權別當法印覺珍任權僧正、六僧正希代事也、未曾有云々、此外、大小僧都、律師、法印、法眼、法橋、凡其數不知幾多、不遑具記、其中教緣叙法印、人以許之、顯智同叙、世上不爲可云々、併莫不驚耳目、此次阿闍梨解文有其數、又七宮被蒙親王宣旨、珍重事也、仍以行賴申賀由了、又奥州夷狄秀平任鎭守府將軍、亂世之基也、

廿八日、（丁未、）晴、天下有旱魃之訴云々、仍自今日東寺長者僧正禎喜、於神泉苑被始行孔雀經御讀經云々、

廿九日、戊申晴、入レ夜雨、終夜不レ止、衆民悦豫云々、
卅日、己酉雨降、

六月小

一日、庚戌雨降、
二日、辛亥雨、早旦、竊見レ水、此十余年以來第一之洪水也、近日下民愁二旱魃一、仍自二去廿八日一、被レ行二孔雀經御讀經一、自二翌日一甚雨、迄二于今日一、已以大洪水、國土雖レ止二旱魃之歎一、黎民還懷二水損之愁一云々、佛法之効驗雖二掲焉一、只恨及二此洪水一、今日午刻以後晴、
五日、甲寅參二女院一、今日方違如レ恒、
六日、乙卯此日、太政大臣上表、使少將通親、勅答使少將定能朝臣、作者成光朝臣、淸書定長云々、
八日、丁巳參二女院一、
十六日、乙丑今夜爲レ違二秋節一、參二女院一、
十九日、戊辰參二女院一、恒例御舍利講也、相二逢覺智僧都一、言談之次、語云、近日自二東國一小童來、生年纔六七歳許云々、究竟智者、殆如レ佛云々、近代以來天下之上下、門前成レ市云々、
廿一日、庚午參二女院一、
廿二日、辛未參二女院一、御匣殿聊不例被レ坐、
廿三日、壬申御匣殿不例頗六借云々、余爲レ訪密向二彼第一、或醫人來授レ戒、頗宜云々、
廿四日、癸酉彼不例同事云々、又密訪レ之、今日宜云々、
廿五日、甲戌病者平愈了、昨今尙授レ戒也、
廿六日、乙亥參內、雨降、今日可レ被レ行二孔雀經御修法一云云、而自二仁和寺一不レ進二本尊等一云々、仍停止云々、
廿七日、丙子或人云、孔雀經法停止事、頗喜不レ請之故云云
廿八日、丁丑時々雨降、不二出行一、
廿九日、戊寅參二女院一、祓如レ恒、

七月小

一日、己卯今日日蝕也、雖レ有二現不現之論一、尙付二正見之例一、有二御祈等一、公家被レ行二七壇北斗法一云々、女院御方、并余共修二金輪念誦一、雨降之間、現否不レ決、
二日、庚辰今日風病殊發動、
三日、辛巳今日、法勝寺御八講初也、有二御幸一、攝政被レ參二法勝寺一之間、於二途中一越前守資盛（重盛卿嫡男）、乘二女車一相逢、而攝政舍人居飼等打二破彼車一、事及二耻辱一云

云、攝政皈家之後、以右少辨兼光為使、相具舍人居飼等、遣重盛卿之許、任法可被勘當云々、亞相返上云々、

四日、壬午或僧來云、山僧與廣隆寺僧可合戰云々、山衆徒可燒廣隆寺之由結構云々、然而實否難知、事之由緒、太少事云々、

〔今日、知康頼基等來、問所勞事〕

五日、癸未今日以時晴、修鬼氣土公等祭、又小兒修招魂祭、人々云、乘逢事、大納言殊欝云々、仍攝政、上﨟隨身、幷前驅七人勘當、但隨身被下厩政所等云々、又舍人、居飼給撿非違使云々、

六日、甲申憲基來針齒下、語云、主上御不豫、御堅根云云但御平愈了云々、新院遂日增氣、萬死一生御云々、

七日、乙酉節供、乞巧奠如恒、

十日、戊子外記持來神宮訴訟文書、可令廻諸卿云云、依堅固物忌、明後日可持來之由仰了、

十一日、己丑昨今物忌也、

十二日、庚寅召季廣、召和泉國舍人事於殿下、子細不能記、外記持來神宮文書、來十六日可有定、可參云々、答所勞之由了、件文書二ヶ條、一ハ外記雜穢事、一ハ機殿宮可造進哉否事、書留之返給了、

今日參女院御方、

十三日、辛卯成頼卿、此一兩日所勞霍亂云々、一昨日已欲出家云々、昨日少減、尚不快云々、遣訪了、參女院、

十五日、癸巳兩堂送盆具、舁居前、拜之如恒、

十六日、甲午自今日服薤、或人云、昨日攝政被欲參法成寺、而二條京極邊（エ）武士群集、伺殿下御出云々、是可搦前驅等之支度云々、仍自殿遣人被見之處、已有其實、仍御出被止了云々、末代之濫吹、言語不及、悲哉、生亂世、見聞如此之事、宿業可慚々々、是則乘逢之意趣云々、

十七日、己未自頭中將實守朝臣之許、送消息云、來廿七日可被發遣祈年穀奉幣、可奉行云々、依所勞申其旨了、

十八日、丙申方違如例、

十九日、丁酉女院御方恒例御舍利講也、

廿一日、丁亥昨今物忌也、

廿二日、庚子今日於院中、中務大輔經家與周防守信章、有口論事、及非常、信章取經家之烏帽子云々、

兩人共除籍、但信章依二過怠殊重一之故也、此事之起、去夏之比、於二西八條泉一上皇有二御遊會一、如レ例於二御前一、各戲遊之間、自然經家撥二落信章之烏帽一云々、凡濫觴不善之事、其終如レ此、今日之鬪諍御所之傍云云、

廿四日、壬寅以二光經一令人事申二殿下一了、報云、如レ申可レ有二沙汰一云々、長光朝臣來、數刻退出、

廿六日、甲辰今夜有二除目一、具見二聞書一、

廿七日、乙巳今日、祈年穀奉幣、上卿大納言實房卿、行事權右中辨重方云々、

廿八日、丙午今日午刻、法眼玄操入滅、生死之無常、誰人免哉、悲哉々々、

八月大

一日、戊申參二女院一、

二日、己酉晴、入レ夜雨、參二女院一、

三日、庚戌今日、山法親王始被レ參レ院、依レ被レ借二馬二匹一、置レ鞍借二獻之一、

四日、辛亥參院、以二少將光能一入二見參一、御念誦之間云云、參內、攝政被レ候、邦綱卿候、

五日、壬子女院恒例彌勒講也、山座主申二東北院山事一、子細不レ記、

今日、實晴阿闍梨入滅、可レ憐事也、年來召仕者也、

六日、癸丑參二女院御所一、

八日、己卯暴風雷雨、總無レ物二于取一レ喩、近年之間、未レ有二如レ此之大風一者也、

九日、丙辰晴、參內、進二手本一、故殿御手也、先日依レ有レ尋也、退出之次、參二高松院一、八條院同宿、女房出逢、小時退出、

十日、丁巳雨、此日加二灸治一、施樂院使丹波憲基來也、

十一日、戊子憲基來、灸治同二昨日一、

十二日、己未晴、不二出行一、攝政所レ被レ借之櫃記一卷、寬仁元年冬、返上了、

十三日、庚申今日、灸治了、上皇自二鳥羽一歸給、智詮闍梨來、

十五日、〔壬戌〕放生會、上卿內大臣、辨兼光、出居通親云々、恒例尊勝念誦、實嚴闍梨來、

今夜、有二御書所作文一、題云、翠詩月被レ催、情字云々、序者、式部權少輔敦綱云々、

十六日、癸亥參二女院一、

十七日、甲子不二出行一、

十八日、乙丑雨降、不二出行一、
十九日、丙寅雨降、此日、秋季仁王會云々、公舜法印來談、上皇幸二仁和寺一、一切經會云々、
廿日、丁卯雨、今日、寮官除目、爲二群行被一レ行云々、
廿二日、己巳晴、昨今物忌、
廿四日、辛未信助阿闍梨來云、三井寺法印所勞大事也云云、仍以二揭息并使者一訪レ之、無二殊事一云々
廿五日、壬申此日、家所充也、
今日以二賴輔一遣二法印之許一、委爲レ聞二有樣一也、余依二灸治相亂一不レ向也、雖二兄弟多一、自二幼少之當初一、殊相憑人也、偏是一身之歎也、
廿八日、乙酉憲基來、爲レ問二法印事一所レ召也、申云、去廿五日奉レ見レ之、以外大事也、但非二今明之事一、又今日一兩日之間可レ見事也、風病之上、傷寒之氣相加歟云々、諸醫皆申二不レ可レ有レ灸之由一云々、
廿九日、丙子寅刻許、自二邦綱卿之許一、送二書狀一、無披見之處、法印去夜二十八日、亥刻許入滅給了云々、聞二此事一之後、心神失レ度、哀慟無レ雙、同兄弟之中、親昵異レ他、凡云二法器一、云二心操一、末代難二出來一之人也、可レ惜可レ悲、則以二賴輔朝臣一、遣二僧正之許一、下官灸治相亂、不レ能二起居一、仍不二行向一、又以二行賴一同遣レ之、僧正返事云、凡是非不レ覺云々、
卅日、丁丑法印事、悲歎無レ他、

九月大

二日、己卯昨今物忌也、
四日、辛巳方違如レ恒、
五日、壬午刑部少輔範房卒去了云々、俊憲子也、雖二年少一、才智足者也、爲二朝家一尤可レ惜、
七日、甲申上總國、五節可レ獻之由有レ催、領狀了云々、
九日、丙戌節供如レ恒、依二灸治一不レ着レ之、
十日、丁亥今日、齋宮群行也、仍有レ行二事于八省一云々、三車半可レ進由有レ催、是去三日可レ有二群行一之定也、延引之由無二來告人一、隨又暇之間、若有レ憚歟、仍不レ進也、
十一日、戊子自二今日一院供花始、僧俗能讀、一時各一人、奉レ轉二讀法華經一、每年五月九月有二此事一也、年來之御勤也、
十二日、己丑昨今物忌也、
十五日、壬辰自二今日一女院御方被レ行二御懺法一、限以二三

七ヶ日ハ、毎年所レ被レ行也、以二今日一爲二式日一也、

十六日、癸巳、公舜法印來談、又季家入道來、

十七日、甲午、攝政今朝被レ向二宇治一了、法印事後、五十日之內也、隨伴人、平等院院主別當也、折節之遊興、專不レ可レ然事歟、世人傾奇云々、

十九日、丙申、今夜爲二方違一參二女院御所一宿侍、逢二覺智僧都一談二天臺宗法文事等一、

廿日、丁酉、今日、城南寺競馬云々、五番、其事了、法皇令レ向二入道太相國之福原山庄一給、是宋人來着爲二叡覽一云云、我朝延喜以來未曾有事也、天魔之所爲歟、

廿二日、己亥、昨今物忌也、寬珍已講來談、

廿三日、庚子、此日出二河原一除服、

廿四日、辛丑、參二女院一、

廿五日、壬寅、外記來催下可レ參二行幸一之由上、明後日可レ幸二大內一云々、灸治之後未レ快、仍不レ能二參仕一之由答了、邦綱卿來、數刻談話皈了、語云、十一月可レ有二公卿之勅使一、內府、邦綱之間可レ有二御卜一云々、

廿七日、甲辰、參二女院一、故攝政若宮參入、雅賴卿所二相具一也、余逢二納言一談、今夜行二幸大內一、閑院第攝政被二返給一云々、引出物馬六匹、各從二平文移一云々、此外笛琵琶等被レ進云々、家賞事、以二三位中將兼房一可レ敘二二品一之由、再三被レ申、然而無二許容一、遂有二不請之氣一云云、爲二中將一悲事也、

廿九日、丙午、女院御講如レ恒、毎月晦日所レ被レ行也、除服之後可レ出二仕一之由、存之處、除服可二出仕一之由、未レ被二宣下一、仍不レ堪二不審一、內々尋二申殿一、報云、早可二下知一云々、職事近代不レ存二如レ此事一歟、抑、去今月、云二灸治一、云二服暇一、不二出仕一者也、

十月大

一日、丁未、天晴、參二女院一、

二日、戊申、晴、不二出行一、季長云、兼光申云、御除服事被二宣下一了云々、而未レ見如何、外記之懈怠歟、

三日、己酉、陰晴不定、昨今物忌也、

四日、庚戌、晴、不二出行一、召二光長一、仰下御堂供養事不レ可二懈怠一之由上了、來月廿六日由、先日在憲朝臣所二勘申一也、

五日、（辛亥）晴、入レ夜雨降、資長卿來談二衆事一、多是御元服之間事也、談云、師元朝臣語云、散位人有レ作二式之例一哉否之由有二其尋一、令レ申二無レ例之由一了云々、或

云、前太政大臣被所望式可作之由云々、未知可否、又示云、來廿日比於殿御直廬、可被令議御元服事云々、余借與大治師時朝臣記、（件記、問書之也、）件卿彼間不出仕也、資長可勤上壽歟之由有豫議云々、仍爲致用意、其作法可勘知之由所談也、良久歸了、

六日、壬子晴、攝政被示送云、昨日弓場始射手、公卿、（隆季卿、實國卿、重家卿、）殿上人、（賴定朝臣、實宗朝臣、基家朝臣、俊範朝臣、隆房朝臣、雅賢、六位藏人親光、但公卿一人不足、仍賴定朝臣代之、爲貫首之故也、）亥刻許出御、參仕公卿忠親只一人云云、所掌藏人勘解由次官親宗、雅賢之外不中的云云、

公舜法印、長光朝臣等來談、入夜參女院御方、

七日、癸丑晴、參女院御方、依御懺法結願也、余外重家卿一人參候、忠親卿事了參入也、

光長申御堂供養事等、源中納言（雅賴）、可奉行之由被仰遣、申承由、去春有其沙汰之時、資長卿爲奉行、而依爲神事之行事、有憚被改仰也、賀陽院、土御門殿之內、被供養御持佛堂、省略之儀也、件度文書、光長尋取、信範所持參也、簡略之條、大略以彼可被計行歟、然而其例尤爲不吉、仍非被追彼例

之儀也、今日々次不宜、仍諸事不及沙汰、

今夜、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來、借與除目祕書也、

八日、甲寅朝間晴、午後陰、入夜雨、今朝、外記祐職來申云、除服可出仕由、一昨日被宣下、而依日次不宜、今日可申事由之旨、賴業眞人所申也者、（職事光經）申次之、答今日可出仕之由了、秉燭着束帶參內、（吉書事、豫問仰兼光事、）於途中攝政被送書札云、明日伊勢幣、今日參內如何、可依先例云々、相尋賴業之許之處、申云、輕服人除服之後、當日尚不憚、何況出前後之齋哉、更以不可憚、先例不可勝計者、仍參內、（先參女院、此間遣問賴業之許也、）着陣奧座、兼光來、下吉書、余結申、兼光仰々詞、次余移着外座、令置軾、召辨、則兼光來着軾、余下吉書、辨結申、余仰々詞、辨退下、余參御前、退出之次、於鬼間邊、兼光下維摩會不足米文、則返下兼光了、抑、大臣或先可有申文云々、然而如此依故障籠居、始出仕之時、更無申文、只下吉書許也、是故殿御例也、仍隨彼儀、

今日、參內之間、殿下職事奏定來、催維摩會參事、

九日、乙卯陰晴不定、參女院、依家中犯土事、女房小兒等、參女院御所、小時各退皈了、三位中將被參、

今日、光長季長等參上、且申沙汰御堂供養事、此間、源中納言參上、可有内々議定、不可及書定文云々、

今日有廿二社奉幣、上卿左大將云々、

十日、丙辰、晴、不出行、

十一日、丁巳、晚頭參内、被取出御手本等、多是故殿御手跡也、邦綱卿語云、廿日比可有御元服定、就中御調度事、殊可有沙汰云々、

十二日、戊午、或陰、或晴、秉燭之後雨、今夜以泰茂修百怪祭、堅固物忌也、又行仁王講、

十三日、己未、晴、不出行、昨今物忌也、或云、明日於建春門院可有和歌會云々、隆季實定卿等結構云云、

十四日、庚申、晴、參女院、

十五日、辛酉、恒例尊勝念誦如恒、實嚴闍梨來勤之、

十六日、壬戌、晴、今日於女院、内々被評定御堂供養事、雅賴卿參仕、依奉沙汰此事也、御導師公舜法印、讃衆十口、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僧宿裝束不可有庭儀、毎事省略、御願文作者長光朝臣、淸書光長、不可有地鎭、於鎭壇事者、可被尋公舜、又佛前甚狹少、無便于立壇、其間事、同可被仰合公舜、議定趣大略如此、又々追可被定之、

十七日、癸亥、晴、不出行、自成賴卿之許、借送季仲卿記一局、亥刻、左大將參女院、被告參入由、余參會、數刻言談、及曉更被出了、語之次被示云、伊勢一社奉幣之時、幣立了、上卿皈出之時、上官等不列立東廊、爲出立嘉喜門也、故左府記被注法性寺殿仰申也云々、此事尤有興、不可皈著北廊之故也、余所存如此、或有列立之例兩說歟、然而上官先出爲善也、又被語云、去月廿七日自閑院遷幸大内之時、有御引出物、御馬、先例問之、然而、故左府不被問、仍不問之也云々、

十八日、甲子、雨降、方違如恒、入夜月明、

十九日、乙丑、晴、參内、退出之間、光雅云、明後日於攝政御直廬、可有御元服定、可有御參、刻限未時、人々束帶云々、答可參由了、余參攝政御許、被坐閑院、上下無人、適尋出侍一人、申入了、數刻而被出逢、言談雜事等、語及公事、問申云、除目大間懸紙引取事如何、被答云、漸卷取之說爲勝云々、又命云、御前定之時、隔人不申問之由、於陣座者非此限、但下﨟

等申詞、皆叶二我意一之時、可レ同二最初令レ申之人一也云
云、又被レ示云、著二用火色下襲一之時、可レ用二紅梅地、
紺地等平絹一云々、余退出、參二赴淨門院一、余參入以前
有二和歌會一云々、去十四日延引云々、
廿日、丙寅、季長申云、公舜法印申云、曼陀羅供堀事、可
レ用二四尺堀一、然者可レ有二行道路一云々、僧〔堀事、可
レ用二四尺一〕又僧束杖可レ用二法服一、於二宿裝束一者、進退
甚有レ煩云々、仍申二事由一、仰云、然者可レ爲二法服一、仍
仰二其旨一了、〔御堂供養事、〕僧爲二法服一俗直衣、衣冠、
是恒例也、
廿一日、丁卯、陰晴不定、寒風頻扇、此日、依レ可レ有二御元
服議定一、申刻、着二束帶一參二大內一、源中納言雅頼來、會二
陽明門下一、相共經二花德門、南殿御後等一、參二殿上方一、余
參二御前一、暫候之間、或人云、攝政參給之間、於二途中一
有レ事故給了云々、余驚遣レ人令レ見之處、事已實、攝政
參給之間、於二大炊御門堀河邊一、武勇者數多出來、前驅
等悉引二落自レ馬了云々、神心不レ覺、是非不レ辨、此間、
其說甚多、攝政殿不レ被レ參、今日議定延引之由、光雅
來示、上皇御下向之後、可レ被レ〔仰二〕定日一云々、人々
退出、余退出之次、參二攝政御許一、閑院第、資長卿外敢無
レ人、以二兼光一申入、不レ被レ逢、則余歸レ家、凡今日事不
レ能二左右一、不レ如二道路以レ目、只恨生二五濁之世一、悲哉
悲哉、
廿二日、戊辰、晴、今明物忌也、昨日事、巷說種々、但前驅
五人之中、於二四人一者、被レ切二本鳥一了、又隨身一人、
同前驅五六許、于レ今在二大路一、見者所レ談也、前驅五
人、高佐、高範、家輔、通定、六位一人不レ知レ名、此中、通定一人不レ失レ髻云々、
猶武勇之家異レ他歟、如レ夢如レ幻、
廿三日、己巳、物忌也、攝政御許、人々多參入、又造作不
レ被レ止云々、
廿四日、庚午、朝小雨、午後晴、長光朝臣來談、
今日、攝政被二參內一、又重盛卿參內、武者甚多云々、入
レ夜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送二消息一云、明日於二院殿上一
可レ有二僉議一、未刻可レ參、上皇今夕明旦之間可二入御一
云々、依レ有二世間之恐一、申二可レ參之由一了、哀哉々々、
廿五日、辛未、天晴、晩景雪降、終日風烈、此日、御元服僉
議也、依二寛治例一、去廿一日於二攝政直廬一、可レ有二此定一、
而彼日延引、事趣見二先日記一、今日於二院殿上一所レ被二議定一也、
天永、先有二所定一、其後人々相率參院、更被二議定一、今日何度例哉、但彼度御忌月也、有二諸道勘文一、仍殊及二仗議一歟、申刻、着二
束帶一參院、七條殿、於レ院可二僉議一之由、光雅所二告送一也、抑、今朝上皇自二熊野一令二下向一給、今日必依レ可レ有二此定一、殊忩

入給云々、本議明日御入洛云々、
先是、大宮大納言隆季卿、堀河中納言忠親卿等候上
達部座、余同著之、頃之、左大將被參、秉燭左大臣參
入、各著此座、此間、人々漸參集、內府遲參之間、暫
被相待、件人參入之後、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雅來示、左
大臣云、可介寄殿上者、左相府率人々、移着殿
上座、內大臣以下濟々在座、着端座人、左大臣、內大臣、左大將師家、三條大納言實房、藤中納言資長、源中納言雅賴、中宰相親範、左大辨實綱、着與座人、余、中宮權大夫定房、大宮大納言隆季、堀川中納言忠親等也、已上十二人皆以別勅召之、人々座定之後、光雅來、仰
左大臣云、先是一兩度往反、不知何事、御元服之間事可被議定、先
日次事、正月三四日共爲吉日、三日有御元服者、四日可有後宴、四日有御元服者、六日（六日又吉日云々、）可被行後宴、兩條如何、伊勢幣、可被付月次祭哉否事、山陵使、
可被付荷前使哉否事、朝拜可被行否事、御
調度事、寬治御調度、至久安被用之、于今見在、今度可被用歟、將又仍寬治例、被用當今大嘗會御調度、其不足物、可被新調歟、上諱人事、賀表作者事、女院可有入內哉、
若然者、可御何所哉事、已上八ヶ條也、此等事、何樣可被
行哉、且又先例如何、可被定申者、宸々下折紙、且是左府被尋取也、見下座末方所
被示也、明年正月可有御元服事、日次事子細同職准仰詞、可被
左大臣採之、光雅退去、爰左大臣示人々云、
定申、次第定申一ヶ條了後、又被仰他事也、子細皆同前、

一日次事、
左大辨發語云、御元服日次事、取條事、人別如此、以下倣之、
四日御元服、六日後宴、可宜、
平宰相同之、
源中納言申云、御元服三日、後宴四日可宜、忠親以上
皆悉同之、此內左大將申云、吉事爲先近日、仍可被用三日云々、內大臣獨申云、兩
日爲吉日者、尙被尋優劣、可被用勝歟、
一伊勢幣、可被付月次祭哉否事、
左大辨申云、雖有付月次祭之例、頗不打任事
歟、付常儀、別可被奉遣之、
平宰相申云、雖被付、何事之有哉、但大治被付之、
頗不快歟、別被立可宜、人々同之、
余申云、共有先例、被付與不被付、就吉例可
被行歟、
一山陵使可被付荷前哉否事、
一同申不可被付之由、
一朝拜有無事、
左大辨申云、付近例、不可被行、
人々皆同之、此內、源中納言頗申子細云、御所大內之時、可有朝拜之條、天永度、聊有其沙汰、而白河院仰云、御所雖內裏、任近例、不可有朝拜者、今度任彼例、不可候歟、大宮大納言獨申云、偏不

レ可レ候之由令レ申之條、非レ無二自由之恐一、進退之間、可レ在二勅定一、

一御調度事、

左大辨申云、寛治御調度、于レ今見在者、被レ用レ彼、不レ可レ有二其難一、堀河中納言、藤中納言等同レ之、左大將又被レ同レ之、但其狀云、雖二大治、久安一、被レ用二件御調度一、又非レ無二寛治、天永之吉例一、何强可レ被二改作一哉、閔子騫曰、仍二舊貫一如二之何一、必改作哉、是則舊事不レ可レ改之謂也、被レ用二寛治御調度一、可レ宜歟、

平宰相申云、寛治御調度、天永有二沙汰一被レ用レ之、今度又被レ用レ之、有二何難一哉、但偏被レ逐二寛治例一者、被レ用二大嘗會御調度一、其外不足物新調、又可レ無レ難、兩方之間、可レ在二勅定一、

源中納言申云、寛治調度、天永尙有二其議一歟、件御調度、大治久安被レ用歟者、今度被レ用二當今大嘗會御調度一、其不足物、可レ被二新調一歟、

實房、定房、內府、余等同レ之、

左大臣大略被レ同レ之、但被レ申云、任二寛治之例一、可レ被二新調一、是御元服御調度、必非二可レ累レ代之物一之故也、

一上壽人事、

左大辨申云、大中納言之間、年齒相二叶先例一之人候者、可レ被レ用レ之、平宰相同レ之、

源中納言申云、見任公卿之中、無下及二于耆老之年齡一之人上歟、然者、大中納言之間、只可レ被レ用二壽考之人一歟、抑、貞觀、生年五十四人勤二此役一、今度有下相二叶彼年齒一之人上者、被レ用レ之、何事之有哉、

資長、實房、左大將、內府、余等同レ之、

堀河中納言申云、先例多大納言勤レ之、今度同可レ然、

中宮權大夫申云、大中納言之間、可レ在二勅定一、

大宮大納言申云、蓋耆老所職之由、承平之比令レ記歟、耆老年齡見二戶令一、代々六十已上之人勤二此役一、若此由歟、但見任公卿之中、無二年齡相叶之人一、此條勿論、於二六十未滿一者、年齡之增減、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只可レ然之人可レ勤之歟、凡上壽儀尤可レ依二本文一也、管見之士不レ及二子細一、雖レ然奉レ觴進レ酒、皆言二上壽之志一（○志一本作レ忠）、文乃前後、非レ擇二耆老之人一、隨又寛治以往、或擇點二親王以下納言以上一之由注レ之、雖レ勤二官秩一、未レ指二年齡一、今依二此意一者、不レ論二年齡一、可レ被レ用二納言一也、抑、永祚以後、惣大納言勤レ之、今度大納言之中、可レ被レ點二其

人、（如レ此申狀者、已所レ當二此役一歟、凡上啓之儀、不レ可レ依二年齡一之由、殊勝申狀歟、人以爲レ奇、）
左大臣申云、猶相二尋先例一、可レ被二計定一、今夜不レ可二事
切一事也
一賀表作者事、
左大辨申云、文章博士、儒者之間、可レ在二勅定一、親範、
雅賴、資長、隆季、定房等同レ之、余大略同レ之、但申云、
先例多文章博士勤レ之、但寛治、天永儒宗勤レ之、依二吉
例一可レ被二計仰一歟、且又可レ在二勅定一、
三條大納言申云、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可レ宜、
左大將申云、權中納言 藤原朝臣、右大辨 俊經朝臣之
間、可レ在二勅定一、
內大臣申云、以下叶二吉例一之人上、可レ被二計仰一歟、
左大臣申云、依二寛治例一、上﨟可レ書歟、
一女院御入內、幷御在所事、
左大辨申云、可レ有二御入內一、御所可レ依二先例一、親範同
レ之、
源中納言申云、御入內之條、不レ可レ有二異議一、御所事、
可レ被レ尋二先例一、若不二分明一者、可レ被レ用二當時御入內
之時御所一歟、自レ是上、人々皆同レ之、
但左將軍申云、必可レ有二御入內一、此條非二啻本朝之例一、
已爲二唐家之禮一歟、如二通典文一者、天子加二元服一、其日
冠訖、着二通天冠一、詣二大后所一、就二御前一、北向再拜云々、
當日拜二現母后一、可レ謂二正禮一歟、於二御所條一者、同二源
中納言定申一、
左大臣以二議定之趣一、付二光雅一被レ奏レ之、（折紙被レ書レ之、抑、光雅定之問、候二南簀子一、問二人々申狀一、是依二左府命一也、）光雅稱下不レ聞二得平宰相、左大辨等
申詞一之由上、左府被レ命下直可二問聞一之由上、仍光雅問
レ之、參二御所一奏聞、（後聞、直參二御前一奏レ之云々、）皈來仰云、
日次事、（三日御元服、四日後宴、）
御調度事、（依二寛治之例一、可レ被レ調二加今度大嘗會御調度不足之物一、）
上壽人事、（追可レ被レ仰レ之、）
自余事、大略可レ依二人々定申一、又追可レ被二仰下一云
云、
光雅退之後、左大臣被レ示二此由於人々一、
今日定以前、隆季卿語云、正朔日蝕事、被レ問二算道、宿
曜道、陰陽道等一云々、但如二算道申狀一者、專不レ〔可二
正現一〕歟、先例、後朱日出爲二同刻一之時、尙不二正現一〕
何況於レ隔二一時一哉云々、
廿六日、（壬申、）晴、參二女院御方一、
廿七日、（癸酉、）晴、泰茂持二來公家太一命期御勘文一、明年支

干合、御愼殊重云々、又上皇、明年太一定分之御厄云
云、
消輔朝臣來談、
廿八日、甲戌晴、參女院、
廿九日、乙亥或云、奈良大衆蜂起云々、
今日、可有臨時祭定云々、而依攝政不被參、延
引云々、
卅日、丙子晴、少將光能爲院御使、向入道相國之許（福原）、
云々、世人不知何事、

十一月小

一日、丁丑雨降、不出行、
二日、戊寅晴、物忌也、
三日、己卯晴、物忌也、今日有臨時祭定云々攝政被參
內、光能自福原皈參云々
四日、庚辰晴、參女院御方、今日奉渡御佛於御所、自
今日可奉押薄也、佛師法橋院慶奉相具之、此御
佛相好、故殿御時能々有沙汰、度々被奉直、西院佛
彌懸云々、
五日、辛巳晴、季長參上申云、光長申云、御堂事、庄々所
課、大略領狀、其中少々有所遁之聲、重所責伏也、
又鎮壇事可仰誰人哉、東寺人可勤仕歟、又御導
師公舜可勤歟、如何者、仰云、公舜有便宜歟、但法
性寺兩御堂、共天台人雖爲導師、東寺人勤之、長幸
僧都爲被召仕之者之上、已爲當寺長者、何不
被召仰哉、但又申事由、隨仰也者、
六日、壬午天陰、時々雨、參內、退出之次、參院、
七日、癸未陰、早旦泰親來、密々見天變奏案、誠以可
恐、子細不能記、
八日、甲申
九日、乙酉
十日、丙戌
十一日、丁亥
十二日、戊子物忌也、
十三日、己丑五節參也、公卿、（堀川中納言忠親、源宰相資賢、）受領、（上總、越中、本但馬國可獻、而依受丑洞改定越中、）此中上總之外、皆曉參、又御覽、資賢
卿許云々、今夜、攝政被出帳臺、扈從、左大臣、內大
臣、左大將、三條大納言、左衛門督等也、是皆別御定云
云、下官依物忌、今日不出仕、
十四日、庚寅

十五日、(辛卯)晴、此日、童女御覽也、申刻、着直衣(出柳厚衣)參內、經南殿御後、無名門等、參殿上、左大臣、左大將、三條大納言實房、左衞門督實國等候之、秉燭之後、童女參上、是依奉行職事如泥也、(頭中將賴定也、)左府召賴定示云、小部可下者、仍令下了、又被示云、年中行事障子可押南、(六尺許、)則令押之、此事每事雖被加諷諫、猶以有未練之氣、先奉仕御裝束、其儀、垂清涼殿東庇簾、同南第一二間、(孫庇也、)敷圓座、爲公卿座、御座間(第四間也、)左右弘庇立燈臺、(有打敷、)擧燭、依無女院入內、二間無打出御裝束了、出御之後、頭中將賴定告左大臣、大臣以下次第經上戶簀子敷等、着御前座、次童女參上、(左少將定能朝臣、同雅賢等付之、依親昵所付也、)經新造長橋、自廣庇南行、(付人經簀子、)前童居南第三間北頭、次童居同間中央、次下仕參上、(藏人親光、仲基等付之、)各當童候間、居前庭、各居定之後、左府云、藏人指脂燭可候下仕左右、是爲暗然之故也、賴定行之、令他藏人持參脂燭、而自本所付之藏人等、又取紙燭參上、仍件藏人退皈了、次童下仕共、人々取扇、各付人取之置前也、頭之、如本令持扇、次各退了、前々童女到南第一間、更還北者也、而今夜不進南退皈了、是依爲夜陰歟又燈臺與上達部座之間、尤狹之故也、次人々自下﨟次第起座了、皈居殿上、左府被示云、只今可有御退出歟如何、答暫可候之由、則觸可退出之由被出了、其後與左大將言談、小時左大將退出、余卽參御前、次退出了、

十六日、(壬辰)此日節會也、內辨左府云々、

十七日、(癸巳)晴、參女院、

十八日、(甲午)不出行、

十九日、(乙未)晴、參女院、御舍利講如恒、

廿日、(丙申)晴、不出行、此日、吉田祭也、尙依爲服日數之內、雖除服不奉幣、又無由祓事、但神事如恒、不念誦、

廿一日、(丁酉)參女院、雪降、御堂之間事見之、

廿二日、(戊戌)物忌也、雪降、近年之間、可謂深雪、及五六寸也、

廿三日、(己亥)物忌也、源中納言示送云、初齋院事、可奉行之由被仰下、仍御堂供養奉行事有違亂事、一定追可申之、

廿四日、(庚子)朝間甚雨、午後天晴、今日、被奉安置御佛於御堂、仍參女院御方、然而依爲神事、(今日、大原野祭也、)

參二別屋一、不レ奉レ見二御佛一、佛師院慶給レ祿（被物一重、判官代盛光取レ之、不レ賜二御馬一也、）小佛師等給二祿布等一、又御匣殿被レ供二養持佛堂一、導師前座主快修、曼陀羅供也、依レ爲二彼人之大事一、余偸行向、依レ爲二神事一、不レ入二堂中一、又供養以前退皈了、

廿五日、（辛丑）參二女院一、終日申二沙汰御堂供養事一、資長卿參入、依二神事一、明日不レ可レ參、依レ有レ恐、今日所レ參也云々、

廿六日、（壬寅）天晴、此日、女院御持佛堂供養也、導師法印公舜、請衆十口、（此中僧綱一口、導師以下皆法服也、）奉行新藤中納言忠親卿、（本奉行源中納言雅頼卿、而依二初度院事一、奉行辭退、仍被レ改二仰件卿一也、則被レ補二院司一了、）中宮大進光長等也、午刻、人々參集、未刻、導師參上、衹候二便所一、攝政可レ被レ參之由、有二其聞一、仍被二相待一之間、經二數刻一、尚以遲參、仍日沒之程事始、先公卿着座、（此間攝政被レ參加二着座上一、）堂南面廣庇敷二高麗端一、爲二公卿座一也、（東上、）次僧參上、（經二庭儀一、自二堂上一引列參入、）引道之後、說法了、敷二上（○上恐三禊）禮座一、（五位殿上人二人役レ之、季廣、能業、共判官代也、件座固座也、）次供養了、次上（○上恐三禊）禮了、初役人撤レ座、次導師着二下座一、次引二布施一、（攝政不レ被レ取レ之、余以下取レ之、左大將、五位判官代俊司役之、不レ淮二他人一、被レ優之故也、）中宮、攝政、余等有二加布施一、又攝政被レ引レ馬、（隨身二人引レ之、）又奈良僧都被レ獻レ牛、同給レ之、（余隨身引レ之、）事了、僧退下、公卿退出、攝政被レ參二御前一、和泉守季長依レ爲二御堂造營行事一給レ祿、於二寢殿西面一給レ之、重家卿可レ取レ之、而兼不レ告退出了、仍隨候、少將顯信朝臣取レ之、季長給レ之、降レ庭拜レ之、凡今日事、最畧定也、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參入公卿、攝政、余、左將、前中納言光隆、新藤中納言忠親、源中納言雅頼、左兵衞督成範、六角宰相家道、新三位重家等也、今日無二堂童子一、仍不レ立二散花机一、東寺人爲二導師一之時、雖二曼陀羅供一有二散花一、三井寺人不レ用二此儀一也、今度無二鎮壇事一也、（讃雖レ有レ儀、故二板數一之條有レ煩、又依二略儀一停止了、）

今夜、今熊野燒亡之由、下人云々、仍參院、然而廻廊僧房等許燒失、不レ及二御殿一云々、余入二見參一、即退出了、

廿七日、（癸卯）不二出行一、今日、攝政被レ上下辭二內舍人一之表上、云々、俊經作レ之、定長淸二書之一〔云々、〕

廿八日、（甲辰）參二女院一、今夜方違如レ恒、

廿九日、（乙巳）此日、此堂御八講始也、戌刻、參二御堂一、着二南庇座一、先レ是攝政、忠親、親範、家通、重家等候レ之、次一獻、（四位家司資泰朝臣持二參盃一、）攝政撤、余進寄給レ盃、巡行如レ恒、次召二光長一、（行事家司也、）被レ問二事具否一、申二具之由一、次攝政以下着二堂中座一、次僧參上、次朝座了、（講師已講辨濟、）有二行香一、攝政

以下立レ之、宗達分輪、自二座前一進、倚二机下一、行香如レ恒、返二置輪一之後、經二簀子一復座也、頃之、余退出、南門西門四足也、件門內有レ屏、南北行、公卿經二件屏南一、殿上人經レ北也、

十二月大

一日、丙午

二日、丁未

三日、戊申

四日、己酉 昨今物忌也、自二攝政之許一、大饗日可二參向一之由、被二告示一、件日相二當堅固物忌一、仍申二其旨一了、

五日、庚戌

六日、辛亥

七日、壬子

八日、癸丑

九日、甲寅 此日、太政大臣兼宣旨也、勅使左衞門督實國卿云々、其儀如レ恒、藤中納言資長卿傳二獻祿一、事了有二大饗定一云々、兼光書二定文一、公卿、三條大納言實房以下五六人參候云々、

十日、乙卯 此日被レ發二遣公卿勅使一、中納言邦綱卿、是天變恠異頻示之上、明年辛卯爲二太一命期之御厄一、仍被レ祈二申彼殃一云々、上卿左大臣、八省之儀如レ恒、攝政不レ被レ向二八省一、只參內云々、主上於二南殿南庇東一間一、御拜如レ恒、又自二今夜一至二十四日一、毎夜可レ有二御拜一云々、件御拜於二御殿東庭一有レ之、如レ常、

十一日、丙辰 申刻許、參內、退出之次參二攝政殿一、被レ逢、大饗日不レ可レ參之由恐申也、余問申云、除目摺レ墨之時、或三所、或二所、此事如何、被レ答云、不レ知事也、只一所久摩レ之、水多クテ可レ摩云々、又命云、御元服、勸學院に學生參之時、大臣問云、名ナツ父祖申セ云々、良久飯畢、

十二日、丁巳

十三日、戊午 晴、

十四日、己未 甚雨、昨今物忌也、此日、有二任太政大臣事一、內辨左大臣云々、大饗尊者又同云々、

十五日、庚申

十六日、辛酉

十七日、壬戌 此日、攝政任太政大臣之後、被レ申二慶於所所一、前驅之中無二殿上人一、先例、多殿上人相交勤二前驅一、今度纔一兩人、遂可二見苦一、仍停止了云々、

今日、被レ下二御元服日時一、又擬侍從定也、左大臣以下、

卿相四五輩參陣云々、下官依レ無レ催不參、天永、大治
依レ有二被レ定事一、人々多參陣云々、今度依レ無二指事一、少
少被二相催一歟、又右大辨俊經朝臣可レ草二進賀表一之
由、攝政召二直盛一被レ仰レ之云々、
十九日、甲子、今日、內御佛名云々、又出二院殿上一、被レ定下
明年行二幸院一事上、大宮大納言與奪、源中納言執筆云
云、近例大納言與奪之時、中納言勤二執筆一、頗無レ謂
歟、
廿日、乙丑、此日、被レ立二山陵使一云々、任二永祚例一、加二高
祖一四ケ所被レ立云々、
今夜、女院御方御佛名也、下官、左將軍、堀河中納言、
治部卿等參也、於二新御持佛堂一被レ行レ之、無二行香一、公
卿直衣冠、堂童子同衣冠、是年來之例也、導師遲參之
間、深更事始、先打レ鐘、次公卿參上、次僧參上、次第如
レ恒、後夜錫杖之間、被二歸廻一、祿下官以下取レ之、僧座
在レ北、公卿座在二南長押上一、取レ祿人須レ經二佛前一也、
而御所與二佛前一甚狹少、仍經レ後也、事了僧俗退出、奉
行別當季經朝臣、判官代能業、六位仲時二職分配也、等也、左
大將被レ語云、大饗日、人々不レ懸レ尻、偏爲二晴儀一云
云、又主客之前物机下、敷二菅圓一、而以二竹方一可レ爲レ表

歟、以二絹方一爲レ表敷レ之、不レ得レ心如何云々、
廿一日、丙寅、今日、被レ立二荷前使一、上卿權大納言實房卿、
使納言、各稱レ障不參、仍納言爲二上卿一之時、卽勤二仕
使一、爲二先例一之由、職事仰レ之、上卿頗辭遁之間、及二曉
天一進發云々、
廿二日、丁卯、參內、光雅云、能冠人、上壽人被二仰下一了、
能冠親信朝臣、上卿資長卿云々、
此日、被レ始二行御元服御祈一、不動法、權僧正覺讃、於二
仁壽殿一修レ之、愛染王、東寺僧正禎喜於二眞言院一修
レ之、大威德、法印房覺於二宣耀殿一修レ之、已上皆御持
僧也、又被レ取二御冠頭形一、大納言重盛卿、宰相中將宗
盛等候レ之、先例、強兩人不レ入事歟、無益々々、
廿三日、戊辰、定能朝臣來、卿有二管絃之興一、
廿四日、己巳、朝間雪、午後雨、
廿五日、庚午、參二女院一、
廿六日、辛未、今夜、官奏云々、
此日、下官渡二居三條萬里小路第一、件家、隆輔朝臣家
也、而自レ院召レ之、被レ奉レ借二攝政一、此四五年來所レ被二
居住一也、而是間、皇居爲二大內一、攝政被レ坐二閑院一、近日
依レ無二居住之人一、所レ借二申攝政一也、破損之爲レ體、已

以荒蕪、然而爲レ避二遂遂之煩一、强所二渡住一也、
廿七日、（壬申、）史持二來奏報一、
此日、於二仗座一、被レ行二條々事一、雖レ有レ催、脚氣之上、咳
病相加、仍申二其由一不レ參、後聞、被レ行事等、伊勢高宮
御帳帷、不レ待二其替一解放令レ納二御倉一事、（人々申云、召二上禰宜宮司等一、可レ被二一決一、）
同內宮火事之時、不レ參之輩罪科事、（人々申云、任レ法可レ被レ行、但宿館遂遂之者、無二罪科一歟、抑倉レ敎之條、可レ在二勅定一者、）
已上上卿內府云々、
赤氣事、（有二諸道勘文一、）人々申云、施二德政一、可レ被レ禳二災一
者、上卿左府云々、
又有二軒廊御卜一、又依二齋院不例一、有二賀茂奉幣一云々、
此事等、源中納言所二示送一也、
廿八日、（癸酉、）此日、御元服習禮也、余依二勞病一不レ參、後
聞、攝政、左相府以下、人々少々參仕、被レ評二定御裝束
事等一云々、人々先着レ陣、則相引經二階下一、參二殿上一、次
攝政以下經二上戶長橋等一、入レ自二北廂西第一間一、先於二
北廂一評定、（但無二指事一、）次入レ自二御帳後戶一、於二南殿一議定云
云、酒具机等、西第三間中央立レ之、而攝政被レ仰二廻
レ東可レ立之由一云々、
廿九日、（甲戌、）攝政被レ送二書狀一云、御元服日、出御々冠之
間、可下令レ執二申御作法之間事一給上、是依二天永之吉例一、
自レ院所レ被二仰下一也、仍爲二案內一、所レ令レ申也者、申二
承之由一、
卅日、（乙亥、）源中納言來、余逢レ之、令レ見下合余所二抄出一之
御元服次第上、頗有二袞冕之氣一、申刻許、藏人國行來云、
只今可レ參之由有レ仰、是祭醴給之間事、依レ可レ有二御
習禮一也云々、仍則營參、先レ是御習禮了云々、攝政被
レ候、余問申云、寬仁以來每二一祭一了、建レ匕酋レ盃給、或
書疑二此事一、今度如何、只可レ依二先例一歟、命云、今度可
レ依二先例一也、寬仁御堂御記分明之故也者、卽飯畢、
今夜、有二除書一、追儺、上卿各別云々、（追儺雅賴卿、除目忠親卿、）先有二
除目事一、中納言被二加任一、依レ可レ勤二上壽一、資賢被レ任
也、中納言九人之例始レ之、希代之事也、資長卿、依二服
暇一改定云々、
山阿闍梨道快、敍二法眼一、（七宮公家御祈賞云々、）是依二下官申一、所レ被
レ任也、可レ謂二面目一、
抑、今日於二內裏一光雅仰云、御元服日、可下令レ候二御
後一給上之由、所レ被二仰下一也、只今欲二參入言上一之間、
今有二御出一、仍使二言上一者也、如レ法辰刻可レ有二御出
仕一云々、答二承（了）由一、

右一帙、(花押)嘉應二年庚寅四季 一冊、墨付百拾枚者、以三縁院道敎公手澤、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繕寫之畢、

抑、法性寺忠通公之有識、松殿基房公親面授、而傳于後法性 寺兼實公、且加日 錄號玉葉、爲后昆之軌則、不容與他、十襲而可祕之者也、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誌焉

玉葉卷第五 終

百二十

玉葉　卷第六

自承安元年正月至同年三月

嘉應三年（歲次辛卯）四月廿一日改元承安

正月

一日、（丙子）陰晴不定、微雨間灑、今日、日蝕有二現否之論一、遂不二正現一、乖二暦家之術一、叶二算道之說一、（宿曜道同レ之、）寅刻、拜二天地四方一如レ恒、（昨日攝政被レ命云、有二日蝕之論一、現否雖レ知、此事如何云々、仍檢二先例一之處、長久三年雖レ致二此論一、尚有二四方拜事一、仍准二彼例一不レ止二此事一、）申刻、着二束帶一（色目如レ恒、）參院、（法住寺、）候二殿上一、先レ是攝政、幷他卿相多以在レ座、頃之、有二拜禮事一、其儀人々參集之後、攝政已下（攝政起二座一、經二臺盤與上一也、）列ヲ立中門外一、（攝政降レ自二中門內方一、立二東溜內砌一、余以下、降レ從二中門外一、列ヲ立其西一、東上北面如レ此、）次權中納言忠親卿、（院司、）進出到二中門下一、與二攝政一相揖、右廻昇レ自二中門廊西面南妻戶一、（脫ヲ置沓於履脫之庭下一、雜色出來取レ之、）自二廊內一北行、經二西對代南緣透渡殿、幷寢殿、南簀子等一、進ヲ居南階西間簀前一、（有二打出、表濃紅梅一、階間不レ出レ之、）奏二事由一、起左廻、經二本路一、降レ自二中門內一、仰二聞食之由一、（攝政相揖、）經二列前一、至二本所一着レ沓、（雜色持來、令レ着レ之、）獨立二北方一、次攝政以下列ヲ立南庭、（攝政去レ砌三四丈練始、留二南階西柱一立、逆立二庭中一之後、隨身不レ進レ前、余以下不レ練レ之、）殿上人（左近中將其家朝臣以下、）立二列後一、（第一人堂、第二人後、）立定之後、舞踏了、攝政揖離レ列練步、（於二寢殿坤程一練留、）經二列前一、立二中門內北方一、余以下次第經二列前一、如レ初列立、（左大臣進二李ヲ立中門外北方一、自二予前一立ヲ加上一、先被レ示二氣色一、）各立了後、攝政更如レ本加二立列上一、次女院拜禮申、次別當成親卿、（少將隆房取レ沓、）其儀如レ初、（今度攝政不レ被レ練也、）此間小雨、然而不レ及二濕損一、上達部列立之後、殿上人兩三未二列畢一之前、左大將參上、入レ自二中門一、將立二北掖一、令レ列二殿上人等一了、經二公卿後侍臣前一加レ列、次拜舞了、次第還昇、（攝政昇レ自二中門內方一、左大臣以下昇レ自二外方一、此間秉燭、）或祗ヲ候殿上一、或佇ヲ立中門廊一、次攝政被レ出了後、余參二女院一、（參二御前一、三位中將被レ候、）則參內、參二殿上一、內府已下人々候レ座、余經二上戶一、參二朝餉方一、（攝政被レ候、）召二御裝束一之間也、雖二御物忌一、可レ有二小朝拜一云々、則歸ヲ着殿上一、相次攝政着二奧座一、示二人々一云、御裝束已了者、各自二下﨟一起座、於二弓場殿一着レ靴、攝政

以下列立、北上西面、攝政軒廊第三間西面而立、余以下、追合間以南列立了、次頭辨長方朝臣出自無名門、氣色于攝政、歸入奏事由、御殿御裝束先是奉仕了、歸來仰聞食之由、攝政以下入自明義仙華等門、列立東庭、攝政不被練依昨夜也、前庭無立明、仍暗然、頭辨須加催、適出來、殿上人四五輩立列後、雖貫首在位立之、立定之後、拜舞如恒、訖各經列前、自本路出弓場殿、脫靴、改着淺履、攝政被着殿上、內府以下經階下向仗座、後聞、內府則退出云々、余參殿上、觸所勞由於攝政、則參御所方、謁女房、此間、節會欲被始、而參議不候、被尋催之間、家通卿參入、參議一人之例、被尋外記、申云、元日節會、參議一人、恒例也、加之、今日無祿所之役、宣命使、御酒敕使兼行、諸節之常慣也云々、仍被始行、余雖有所勞、左府不參、內府退出、就中、去年去々年依脚氣難堪、乍參內不候節會、今年又令早出之條、依可有其恐、恐所奉仕內辨也、聞余奉仕之由、左大將被退出了、余着陣奧座、先是別當成親、參議家通在座、次頭辨長方朝臣仰內辨、次余移外座、以官人令置軾之次、令直沓、次以官人召外記、賴業與人參軾、余仰云、諸司ハ候哉、諸司奏ハ候哉、國栖造酒正ハ候哉、外任奏ハ候哉、外記毎度申候由、余仰云、持參、賴業稱唯退去、暫不進外任奏、仍仰家通令催之、則持參之、余見了、賴業退了、以官人招頭辨、奏聞之次奏諸司奏、可付內侍所之由、頭辨奏聞、聞了返給之、余結申、頭辨仰云、令候列、余微音稱唯、卷文入筥之間、頭辨仰云、諸司奏事、聞食了者、則退了、次余取笏、以官人召外記、返給外任奏、外記取筥之後、仰々詞、外記稱唯之後仰云、諸司奏內侍所、賴業不唯退了、次成親家通等向外辨、次余起座、於宣仁門外着靴、令隨身押笏紙之間、遣隨身一人令見近仗居胡床哉否、皈來申居胡床了之由、次余取笏、經宜陽殿西壇上、着兀子、次內侍出、次余起磬折、唯揖北行、出自軒廊東第二間、到胡床南頭、向乾留立、揖再拜、又揖右廻、經本路昇東階、着第二兀子、今日兩面兀子、立三脚也、次開門、次闈司就、次召舍人、二音、次少納言參入、余仰云、大夫達召、少納言唯出了、次外辨列立、暗之間猶不見、然頭辨直中列立了之由也、余仰云、敷尹、次卿謝座謝酒、昇殿着座、新大納言實國、別當成親、中納言、參議家通等也、五十人之卿相、公事之時如此、末代之作法、何爲々々、此間、主上入御、采女欲撤御臺盤也、仍余追留了、但不撤御臺盤也、依公卿次將不候、余稱蹲踞、離御座二三尺許之間稱之、余以下磬折立、內侍取御盃後居也、內侍二人出御屛風下、上臈內侍取御盃、授

（次内侍之後、取御飯可入也、二人出来各取之如何、亦為一説歟、可尋之、）次余仰家通、催餛飩、居了申上、下箸如恒、次飯汁居了申上、又下箸、（箸内、七外、）次一献、次余下殿、催国栖一節了、復座、次二献、次御酒勅使、其儀、余抜箸取笏、召家通、（其詞、政大夫藤原朝臣、）家通進立余後、余仰云、大夫遊御酒給へ、家通退下、自東階取交名参上、作法了復座、次三献、次立楽、（仰家通催之、）三曲之間着陣見宣命見参等、給外記、令並挿一枚、経階下進弓場、付蔵人勘解由次官親宗奏之、返給、帰立軒廊西第一間、取宣命副笏、（見参給外記例也、）参上着座、召家通、（其詞如初、）給宣命、家通復座之後下殿、於軒廊渡資国卿、出自宣仁門、退出了、于時丑刻許也、家通卿一人、兼勤御酒勅使、宣命使等了、今日一員如恒、出行以前手水、（陪膳和泉守秀長、依四位故障也、）

二日、丁丑、天晴、不出行、手水如昨、左大弁資綱来、余対面、政官列参、亥刻計、明日御遊、可弾琵琶之由、光雅所相催也、申承了由、

三日、戊寅、辰刻以前、雨脚屢降、巳時以後天欲漸晴、此日有天皇御元服事、（御年十一、）

加冠、摂政太政大臣、　理髪、左大臣、

能冠、内蔵頭親信朝臣、（寛治、曽祖師信朝臣、為内蔵頭勤此役、為遂彼佳例、去追儺之次被任之、）行事、蔵人右衛門権佐光雅、修理助高階仲基、（蔵人上臈、）装束司、蔵人頭左中弁長方朝臣、

巳刻、着束帯、（色目同節會、餝釼、魚袋也、紫緂平緒、）参内、入自化徳門、（一員如恒、）先向南殿、見御装束、大略如度々記文、但帳臺上敷厚畳二帖、（源中納言、或只行違差様数之例云々、）亦八足小机、子午妻立之、（久安之外無之、卯酉妻之例、）又御帳乾艮、屏風子午妻立之、（其御帳五尺許、承平図、東西行立之、然而代々例如許通、南北行立之云々、）又酒具机等廻東南立之、又御帳中土敷、随引垂屈北敷之、此外東西洗器、北廂装束、庭中幔標等、皆存旧規、仍具不記之、

次参朝餉方、（邦綱卿、親宗、及女房等候之、）次召御装束、（総角、童服、緑鞋如恒、新宰相中将実守、迎参之間、暫被相待、件人参入之後、先有御装束、次邦綱卿、宗盛卿、親宗等奉仕御装束、）此間、摂政自直廬被参、（今朝着直衣、被早参云々、）余竊見玄象、依無絃柱等、召民部大夫有安、（兼召仰之、）於便宜所令懸絃付柱、（後聞、於後涼殿邊懸之云々、仰付蔵人国行也、）臨渡御之期、行事蔵人（光雅、仲基、）取出御調度等、並立東御屏風前、

天皇渡御南殿北廂、（寛治、先被問刻限、天永以来不然、今度又不被問也、）其儀、経長橋并北廂西第一間、西御屏風北辺等、御大床子御

座、攝政被候御硯、內侍持劔璽候前後、御座定後、置大床子北頭、御劔在帳、女房八人供奉、上髮如節會、衣色紅匂、則候西第一間、西屛風後也、內侍同候之、

攝政太政大臣候御座艮圓座、南面、

余候大床子乾邊、東面無座、不候御共、渡御之後參上、入自西第二間也、職事等候北廂戶西邊、

渡御之後、五位藏人二人光雅、親宗、參進、各取唐匣泔器等、置理髮草鞋北邊、唐匣南、泔器北、天永以來、奉行五位藏人一人役之、今度依寬治例二人役之、

次攝政仰光雅、召能冠人、

次親信朝臣、着當色、紫色、參上、奉仕御理髮、其儀、自長橋方參上、入自西第二間、先就大床子北邊、經余前也、如故記者、可候大床子東草鞋邊也、開唐匣宮蓋、置大床子上北端、次取上懸子置其南、又取下懸子置其南、更起經攝政前、就大床子東方、草鞋北邊、先取出櫛巾、在唐匣身、開置大床子上、表香、是檜皮色歟、裏黃、次取御本結、展置其上、次就草鞋、先解左御髮、總角具、入唐匣下懸子、次解右、如初入之、取櫛、在下懸子、奉梳合之、此間主上臥御、奉理御髮、如例(〇例或凡說)人作法、但以紙撚不結分也、取梲帋二枚、巾內、在櫛巾之中、褢分御髮末、以帋撚、各一所奉結之、取依〇依恐犹、刀、件刀入櫛巾之中也、而求唐匣內無之、仍攝政召光雅尋之、巾在櫛巾之由、仍見之、如案在之、先切左、次切右、御髮末突御頂之程也、件切等押隱櫛巾之中、取次髮攪之、分御髮總、以小本結、奉結左右總、如故記者、先以小本結奉結之後、以帋裹分切之云々、可尋、以泔器水、先取置、置盞下、奉梳上之、次引遶幅、故記此事不見、然而此事理尤可引歟、次取御幘、在上懸子、奉結之、如凡人結烏帽子、結御髮(捧)之(一)籠幘內也、託帖櫛巾、皈入唐匣身、寬治、大治入打亂筥、天永、久安安唐匣身也、次懸子等、次第入之、覆蓋、泔器蓋同覆之、經本路退下、

理髮作法、隨見如形記之、全不知子細、定訛謬多歟、凡理髮之間、尤目安、

次攝政以光雅被問刻限、其詞、時問へ、天永以來加冠之時、先被問刻限、今度依彼例、理可然、光雅歸參申云、巳刻候不、

次出御々冠座、經東御屛風北頭、入自御帳後、着御之、南面、余依院宣、候御帳後邊歟、光雅候御後邊、先是攝政御理髮之間也、召光雅、被仰下出御可改直之由、本頓引直御北數之、而御加冠之間、御有煩、仍端方へ引遣テ可敷之由也、久安、故殿仰祗家、令改直給云々、即行向直之歟、

次攝政出自西第四間、出御之後也、降自露臺東小階、於左青瑣門東頭着靴、天永例云々、但或記云、於敷政門邊着之云々、大治、故殿於陣後着給、在便宜歟、

左相先是於同所着靴云々、

次大相入自宣仁門、經宜陽殿西壇上、出自軒廊

西第二間、自櫻樹東程棟始、斜南行西折、更向北、
當南階東柱程留立揖、（北面、去版位東二尺許、棟之間、不可追前、而尚追令進庭中之後止之了、但後聞、避棟之間、揖以前ハ可追位之由、攝政被示云々、此事未知子細、可相尋也、）
次左相出自軒廊東第二間、（攝政立定後、出軒廊也、先々相共進行、北間或二三丈、或四五丈、而今如此、頗違先例、又當時之便宜、太以爲違々、）棟步、（其體頗不甘心、）當太政大臣東
立、（有揖北面兩人之問一丈許歟、北面、）
立、整再拜（共先突左膝、起時先右足、）訖、
先攝政揖棟行、（大輪右廻、左相前也、）經於初所棟留、歸入軒廊
西第二間、暫佇立、
次左相揖、同歸入軒廊東第二間、（太相歸入之後、揖進行也、）
次太相更出自同間、棟度馳道、（經櫻樹橘樹等北、去砌五六尺許、自櫻木北程棟始、随身度階下、）
昇自西壇上西方、立洗器北邊、堀河中納言忠親、（自本陪候幔內、寬仁以來、親族公卿勤此役、今度縁賀因劔有可勤仕之議、而任大納言了、仍被點忠親卿云々、）自壇
上南行、就洗器西頭取楾、（示主水正、傳取獻之、）太相給笏於
随身、（久安、故殿給笏於随身、）洗手不嗽、了、納言返楾了、引寄手
巾布、（挿杖、內藏持之立増下、）攝政拭手了取笏、昇自西階南
頭、一級脫靴、（但家卿取御靴、給随身云々、爲先右足不歷階、）自簀子東行、當西第
二間中央、東面而立、揖、
左相於東壇洗器下洗手、（不嗽、此間、作法可尋記、但粗窺見、夾笏於左腋洗之、天永、左大臣置前云々、大治、右大臣夾左腋、久安不同歟、）登東階南頭、（一級脫靴、爲先左足、）自
簀子西行、當東第二間中央、西面而立、揖、
兩相同時進行、見合一度揖也、
次左相又揖、（舊記等此揖不詳、而久安有此揖、宇治左府被申合故殿、令答可有揖之由給也、今追久安例歟、）
登自同間東頭、（爲先右足、）直入母屋、斜進就東御屏
風南頭、（先是內侍取御唐匣、（無蓋、）出自御屏風下、職事井余等數調之、）
作立搢笏、頗向乾以左右手取箱、（內侍皈入、）左廻、自
御帳東間、出廂西、進當御前、（小當右、）跪、（先突右膝、）膝行三度、
更起（此事可尋、）昇帳臺、（爲先左膝、）又膝行三度、置箱於御座
西端、（上、土敷）以左右手取蓋置南、脫御幘、（不解結緒、以左右手拔取之也、或說云、解緒、但久安不被解緒也、）帖入第一懸子、攝蓋、膝退下
帳臺、（先右膝、）又膝退三度、拔笏左廻起、（先起左右、）西倚右廻、
立同間西柱與御帳之間、（東面無揖、當上柱北立也、）
次太相揖、（久安有此揖、）入自同間、直入母屋、斜進就西
御屏風南妻、（先是內侍取御冠、（入御冠筥蓋、）跪、左片膝、內侍出向御屏風下、職事等引導如初、內相跪、依太相命也、）搢笏、受取御冠、（不取蓋、內侍取蓋歸入了、）御冠持様、（久安爲遂避通例、左手取巾子、右手取額、或說云、冠額奉人方云々、寬治以來右手取巾子、大略如今度歟、）右手留取巾
子、取項也、（纓自本懸巾子也、）左手留取礒額、（手ナ上留懸也、）巾子在前
方、外也、額在我身方、（如納冠筥、礒額在上也、）當乳程歟、（巾子在外方之條、未見證文、但非無其理歟、委可尋之、）

後日、源中納言雅頼示云、御冠巾子方在レ右、額方在レ左、横サマニ令レ持給由、慥見レ之云々、已違二于余之所見一、尤不審、但余委問二申攝政一、被レ答旨、同二下官之所見一、納言見誤歟、追案二此事一、猶頗不審也、

起右廻、自二御帳西間一出レ廂東行、當二御前一、（當二帝右一、大治當二帝左一、久安故殿御記云、是普通之儀也、今度爲レ逆二彼説一、當二帝右一、且是寛仁例也云々、）於二壁代外一、（廂北邊也、）跪、右（片膝也、依レ當二帝右一也、可レ然、）奏二祝詞一、（不レ聞、其詞如レ恒歟、依不レ記、）更起入二母屋内一、跪、（先突二左膝一、被レ失歟、當二帝右一之時、先可レ突二右膝一歟、）膝行三度、（先左膝、次右膝、次左膝、此定也、）昇二帳臺一、（先左膝、）又膝行、（如レ初、）以二左手一刷二御髮總一、以二右手一奉レ加二御冠一、垂レ纓了、（密被レ申下以二御手一可レ令二押給一之由上、則令二押入一給、）膝退、（先退二右膝一、）降二帳臺一、（先二右膝一、）又膝退三度、（先退二右膝一也、）拔レ笏、頗乾方ェ居向テ起、（先起二左膝一、）從レ廂西行、（机北也、）出レ自二西第二間一、歸二立上所一、（西面、揖、）

次左相、（不レ揖、）直進二御前一、（當二帝右一、）跪、（先右膝、）膝行三度如レ初、更起昇二帳臺一、（先左膝、）又膝行、開二唐匣蓋一置レ南、（如レ初、）取二上懸子一、置二宮東頭一、以二右手一取下在二第二懸子一之御髮搔上、以二左手一抑二御冠額一、以二右手一奉レ理レ之、（先左額、次右額、各一度也、後左府被レ語云、主上落ヌヘシト被レ仰、仍以二左手一奉二押入一、是臨時處分也云々、）訖、（被レ申下可二押御一之由上歟、不レ聞レ之、）（有二非氣色一也、）以二本納御髮搔一、入二懸子一覆レ蓋、膝退下二帳臺一、又膝退拔レ笏、右廻起、（先右膝、）自レ廂東行、出レ自二第二間一、立二本所一、（西面、揖、）

次主上入御、（下官候二御後一、申下可二入御一之由上也、兩大臣立定後、入御也、）經二本路一、着二大床子御座一、（候レ之、余如レ初、）

次兩大臣相揖退下、

攝政右廻、降二西階一、（如レ初、從レ南、爲レ先二左歟、）經二殿上長橋等一、參二北廂一、左相左廻、降二東階北邊一、（爲レ先二右足一、歸二從座一歟、可レ尋レ之、）

次女官取二唐匣一、自二御帳後一授二内侍一、々々取レ之置レ臺、（在二本所一、）歸二居西一間一、

采女移二立小机於帳臺上御座前一、（先敷二資圓一、如レ恒、）

次攝政召二五位職人親宗一、被レ申二吉時御加冠之由於上皇一、（上皇御二座法住寺一也、寛治以來、五位職人爲二御使一、久安、五位職人一人伺候、依レ爲二奉行一、用二頭中將公通朝臣一、）即親宗自二花德門方一參レ院了、

次以二光雅一召二能冠人一、

即親信朝臣（不レ着二當色一、）如レ初入レ自二第二間一、就二大床子北邊一、奉レ理二御髮一、（御髮頗寄レ前、仍以レ刷、（在二唐匣一、）聊奉レ引二拔御髮一、奉レ押二寄後方一、奉レ入二御冠一、而頭頗弘、仍以レ寄二後方一奉二押夾一、爲レ不レ令レ落二御冠一也、此後奉レ理レ之、）

此間、召二御裝束人一、

宗盛卿自二東方一參上、入二西第三間一、候二大床子東邊一、申二攝政一云、今一人、誰人可二奉仕一哉、能冠人如何、攝政答不二分明一、此間、親信退去了、暫案レ之、攝政召二光

雅、被仰可召賓宗朝臣之由、光雅申云、能冠人可候歟、攝政云、有先例哉、光雅申云、天永例也、攝政云、不覺悟、然而有先例者、非此限、早可召者、仍召親信朝臣、
宗盛又申云、於大床子上可召歟、將下歟、攝政被示云、下何事之有哉、
余申云、大床子上可宜歟、下無其御座、頗凡也如何、攝政云、上頗有煩、子奉仕歟、然而上是本體事也、於大床子上可召者、
則宗盛親信等（親信押御前也、）奉仕之、
脫御本御袍、御半臂、下襲等許、（自余如元、）改着御袍（朝衣、黄櫨染也、）下襲等給、（今度不召件御半臂也、）御裝束裹之、置大床子西方御厨子前也、本御裝束、親信朝臣帖之、納彼平裹、
此間、攝政召光雅、被仰土敷如本可壓北之由、了、次出御々帳中、（御路如初、）
攝政被候御裾、着御之後、即被退殿上方了、余如初候御帳後、
次左相着靴洗手、（如初、）昇自東階、（階下脫靴、如初、）自簀子敷西度、（度御前也、）入自西第三間西邊、（机與西柱之間也、左足爲先、）立北机西邊、（東面揖、）搢笏立廻机北邊、以左手褰帳、取盃幷匕、（不取盞、取盤如恒、抑如此記者、就机西頭取之云々、而今立廻北巷、是有便宜歟、將又爲記具不載歟、可尋之、）更經西幷南机、（先例、經机北、就南北行東机東頭、而今經南、就南如何、何例哉、可尋之、）就南北行東机南頭、褰帳以匕酌醴、三度酌之、以複入盃、以布拭匕、（此事先例不見、然而依當時之便宜歟云々、追勘天永例、堀川左府被拭匕也、）以左右手持盃加匕、（持様委可尋之、但匕如持笏也、）左廻、立机西頭、（如初所也、東面、不揖、）
次太相着靴洗手、（其儀如初、役人同前、）昇自西階、（脫靴、）入自西第二間、立左相北、（東面揖、）搢笏頗向巽方、（左相、又向艮方、各小向合也、）受取盃、（左相拔笏立直、）加匕、（取直匕、西柄歟、持様可尋之、）左廻東進、當御前、（當帝右、如初、）北面立、（南北頭也、）頗敬折奏祝詞、（不聞、加冠之時跪、天永例也、）訖入母屋跪、膝行三度後、昇帳臺進盃、（小膝行進之、）
主上以右御手取盃、置机西端上給、
太相膝退降帳臺、又膝退拔笏、起左廻、經本路、（自廂西行、經第二間簀子等也、）到西階、着靴南行、自橘樹西程棟始、斜東行、（去橘木二丈餘、）當西階西柱、東面而立、揖、
次左相揖東進、（經机北、）進御前跪、（先右膝、）搢笏膝行、昇帳臺、（先左膝、）以左右手取干鯛、（在東也、）及供之、
主上以左手取之持給、
左相膝退降帳臺、（先右膝、）拔笏、（不膝退、）拔御帳臺下、（居、）
次主上（左相居定後也、）以右御手取御箸、挾一切置着臺、

取三匕是也、又挾一切嚌御之、如形食、返置之給、置箸、向眼于
左相、
左相搢笏昇帳臺、膝行、以左右手給之、置木机、
本所置之、膝退降帳臺、又膝退、拔笏起、左廻經本路、
廊西第三間、井南賛子數等也、降自東階着靴、出自軒廊東第二門、
度馳道、經櫻樹北、橘木南也、天永經兩樹北云々、如何、經太相北井西、立其
南揖、兩大臣同、同東面、
次主上左相立定、揖之後、以右御手取盃、在賛薦西端也、取度左御
手、以右御手取匕、件匕本自加盃也、祭醴、如灑水、如本建
匕於盃、置机東賛薦東端給、
次又以左御手取盃、如初令灑給、建匕置東給、初所也、
次又以左御手取盃令灑給、如初三度出匕了、此般不置賛
薦、右御手取匕、以左御手寄盃於御口給、如
此引改々々三度啐御了、如本建匕置賛薦東端
給、初所也、
件間、下官候御帳後、申子細、自本能々有御暗誦、
仍只申其程也、御作法問、太神妙也、抑、啐醴之間、
匕持御右手事、慥不見云々、然而置匕、左右手
持盃、嘗御之由、又無所見、久安故殿御記委被
注此御作法、而置匕哉否之條不見、爰知若可置
匕、豈被記漏哉、右手持之由有何疑乎、仍攝政
所被申行也、又或抄云、毎一祭了、建匕置盃事、
是違儀禮、已失儀也云々、久安又此沙汰出來、然而寬
仁御堂御記慥被載、毎度置盃之由、仍寬治以來隨
彼例、今度又任先例申行之由、見故殿御記、仍此度
又不被違寬仁以來之例也、
次兩大臣再拜、
次主上入御、久安、大臣先退、今度攝政暫不入、其趣早可入御之日歟、加之、先例多主上入御後、大臣退去、仍今度
早所入御也、下官候之、
後聞、主上入御後、兩大臣退下、左大臣尚度階前被
揀云々、此間、邦綱卿等、申可供御菓子、小餟等
之由、無勅許、仍余申爲古例之由、此間、攝政被
參、又改南殿御裝束歟、其儀不見、追可尋記
之、
余經露臺東小階、宣仁門等、着仗座、内府以下人々
在座、左府不見、
即官人來宰相座後云、出御後出外辨者、事可遅
引、且早可着外辨之由、有其仰者、引陣之間遅出外辨、有何煩哉、而今有此仰、先例未聞事也、

仍余以下出二外辨一、
其儀、出二宣仁敷政等門一、於二橋東頭一、向レ北揖、（依二上官在一床子一也、但辨、少納言以下皆居、外記、史平伏、下官過了、辨、少納言磬折立、）東行、過二床子後一、（身懸レ磬出了、）隨出二
宣陽門一、自二壇下一南行、於二鳥居曹子東庭一着レ靴、（前駈等令レ若レ之、預於二曹子内一若也、而件曹司東無レ戸、又南戸太高、已無レ橋、仍不レ堪二昇降一、仍於二此處一若レ之、已非レ例也、但近代又如レ此云々、）西進、經二辨、少納言床子北一、（隨身等留二床子東一、傍二南築垣一可二西行一、而相從、是爲レ失也、）昇レ自二假橋一、（件假橋、如二舊記一者有レ二、今見レ之、皆二長樂門東脇西第二間一、只構レ一、仍上下經二此橋一也、）自二砌少西一進入、自二當間一（長樂門東腋間也、）經二式宮（置レ寀、立二第一兀子前一也、）東一、立二第一兀子前一、揖居レ之、（下﨟尻引二寄前一、）内府以
下、（俗レ靴之所同レ前、）次第着レ之、（各入二當間一、下﨟等自レ砌東行也、）余不レ問二諸司具
否一、（代々無二所見一之故也、但天永、内大臣問レ之云々、然而家總抄、不レ可レ問之由有二所見一、仍不レ問レ之也、）
次開レ門、承明、建禮、長樂、永安、皆開レ之、
閑司着歟、
即陣官（左近經頭藤直也、）自二承明門方一出來、跪二壇下一、告二召成
之由一、（此間上官未レ着二床子一、太懈怠也、）
次余以下參列、（日沒以後、乘燭以前程也、）
其儀、先余起揖、經二式宮東一、出レ自二當間一、除二假橋一、
自二壇下一斜行、經二左兵衛陣南幷前一、（件陣只立二胡床一、已無二北入一、）經二
承明門前幔東頭一、（内府以下褰レ幔入レ之、後日問二中攝政一、命云、褰レ幔入レ之由不二覺悟一云々、可レ尋事也、）
入レ自二同門東門東扉一（隨身不レ可レ入二門内一、而依レ召二入、失也、）渡レ橋、其北去

二丈許練初、（下﨟尻引、下レ橋之後即練始、是常事也、而雖二御氣不レ可レ堪事、爲二希代之故一、如レ形練歩、仍顧進二北所一練初也、如レ此事不レ可レ守レ株、又是不レ可レ叶二練體一、不法尤可レ恥々々、）自二標等（〇等恐下、）西頭一（問二彼申攝政一、西頭有二便宜一之由被レ示也、）北進、立二標下一揖、（皆見二定我標一立也、版位南一丈許、東二一丈許去レ之、立二大臣標一、）内以下、次第就レ標了、（異位重行、四上北面、如レ常、）大夫十八
許立二西標下一了、
六位百官主典已上在二門外一歟、
仰、余起二外辨座一了問、左大將以下動座、余降レ壇後
復レ座、内府起之時、又動座也、此事有二兩説一、然而、
毎度動座爲レ善也、寛弘三年正月一日、左相府定也、
具見二北山抄、幷小野記等一也、
後左大將被レ語云、人々持レ疑、然而我起レ座、仍人々
從レ之也者、
各立定拜舞（先突二左膝一、如レ恆、）訖余揖、大輪左廻、經二列西一、（今度於二練砌所一可二練留一、而依二脚氣一尚堪、去レ橋三四許丈練留也、）歸二出自二東扉壇下一、直東行、於二
初所一遂レ脫レ靴、改二着淺履一、密自二華德門方一、到二南殿北
廂邊一、暫休息、頭如レ本歸二入敷政門一、着二仗座一也、而心
神殊惱、辛苦不レ可二堪忍一、雖レ須二直退出一、御遊座可
レ有二其所作一云々、仍爲二相勞一、暫隱二休此所一也、
後聞、人々少々不レ歸二出承明門一、直向二弓場殿方一云
云、尤非レ便歟、

内府以下經二本路一、歸三着仗座一、
頃之、人々經二階下一着二殿上一、
先レ是、主上渡三御女院御在所一、弘徽殿、有二拜覲禮一、其儀不レ見及一、可二尋記一、但自二南殿北廂一、經二長橋黒戸等方一渡御云々、内侍持二劔璽一候、攝政、職事外他人不レ候云々、又於二簾外一着二御靴一、右衛門督宗盛取二白給一數レ之云々、御拜了、即還二御本殿一云々、已上光雅説也、
此間、奉行職事奉二仕淸涼殿御装束一、其儀如二官奏一云々、余良久休
息之後、自二御後一、經二明義、無名等門一、着二殿上一、頭身經二階下一、來二向弓場方一、先レ是左府以下在二殿上座一、
抑、盃盤不レ居二殺饌一、尤非例也、寛仁有二盃酌一、寛仁
以來雖レ無二其儀一、必所レ居レ饌也、今不レ居レ之、尤違
例歟、
次主上出二御晝御座一、御束帶如レ本、攝政被レ候二孫庇座一、
次藏人頭右近中將實宗朝臣入レ自二上戸一、召二公卿一、
次左〔相〕府以下、經二同戸一、年中行事障子、引二道南一、簀子敷等一、着二御
前座一、南第一二三間、敷二公卿座一、又傍レ南横敷レ之、除目之時、依二人數多一也、天祿又如レ此云々、
攝政、左大臣、余、内府、
左大將、師長、大宮大納言、隆季、新大納言、實國、新源
中納言、資賢、別當、成親、堀河中納言、忠親、新三位重
家等也、忠親、重家、在二横切座一、已上人々依二別御定一、召レ之也、
次居二衝重一、經二除前一也、殿上五位居レ之、大臣皆居了、

次一獻、勸盃頭中將實宗朝臣、瓶子藏人右少將雅光、經二簀子一、昇二長押上一勸レ之、不レ取二續酌一、有二兩説一事也、
次實宗朝臣參二進簀子敷一申レ之、源定季候不、家季子也、此事寛治以來爲二彼等之一家事一、年十一云々、實十歲云々、
攝政、被レ仰二可レ召之由一、實宗退了、
次冠者着二淺黄袍一、入レ自二仙華門一、進二庭中一拜舞、太政也、人入興之、訖歸入之間給レ祿、更歸進、又拜舞了退出、
次二獻、頭辨長方朝臣、瓶子藏人勘解由次官親宗、長方取二續酌一、
次頭辨參進、申二勸學院冠者參入之由一、其詞不レ聞、被レ仰二可
レ召之由一、次冠者二人入レ自二仙華門一參上、太政也、拜問、放々人々咲レ之、大冠者等也、左府云、悉冠歟云々、歸出之間給レ祿、又亂舞了退出、
抑、左相府可レ被レ問レ名、父祖名等也、而其事不レ聞
如何、頗違例歟、
次三獻、内藏頭親信朝臣、瓶子藏人右衛門尉親光、親信不レ取二續酌一、
次置二御遊具一、先笛筥置二隆季前一、次琵琶置二余前一、次箏置二左大將前一、次和琴置二忠親前一了、
次殿上召人三人、實宗朝臣、定能朝臣、雅賢等也、依レ召候二東簀子敷一、天祿候二年中行事障子下一、寛仁以來候二簀子一也、
次依二攝政氣色一、笙吹、雙調々子、
譜付了後、琵琶、箏等調レ之、和琴、不レ待二譜付一調レ之、琵琶、箏、
各彈撥合、
次調子了、出レ歌、安名尊、三段一反、

次鳥破、三反、次席田、一反、
次鳥急、五反、三反ハ笙以下皆付レ之、其後一反ハ琵琶箏共笛、其後一反、箏笛、但笛獨始終吹レ之、成親獨也、
次吹ヨ返平調一、余、此間取ヨ持律音一、
調子了、出レ歌、伊勢海一反、次萬歳樂、加二牛帖一一反、
此後無レ音留了、未レ知二由緒一、非レ無二其興一、尙可レ有二
歌樂等一歟、太不得心事也、
次給二內御方祿一、自二座後一給レ之、頭辨取二殿下御祿一、則持歸給二隨身一、四位五位取レ之如レ恒、祿法委可二尋記一、
次給二女院御方祿一、瀧口方儲レ之、左少辨經房行二此事一、內府於レ座加二催促一、件祿自二座後一欲レ給レ之、而內府入レ自二座末一、自二前方一可レ給之由被レ示、仍更自レ前給レ之、內御方祿、自二殿上方一持來、尙自レ後給レ之、今此祿自二北方一經二簀子數一、持ヨ參之二、棄二便宜一、強廻二座末一、自レ前給レ之、是非未レ辨、可否難レ審、兼殿上人取レ之、攝政御祿、親信朝臣取レ之、卽持歸給二隨身一了、余祿共定能朝臣來取レ之、給二隨身一、
次爲レ先二下﨟一起座、候二殿上一、卽左府退出了、
次入御、
余退出之間、於二南殿御後一、左大將被レ示云、玄上殊鳴、
此程鳴事未レ聞云々、頻褒譽、存外事也、
次歸レ家、于レ時亥刻許歟、今日出仕以前、手水如レ恒、
御遊召人
拍子、資賢卿、琵琶、余、箏、左大將、和琴、忠親卿、笛、實國、成親、
笙、隆季、重家、篳篥、定能朝臣、付歌、實宗朝臣、雅賢、笙笛各兩人、何
例哉可レ尋レ之、

太相作法事、
一於二左青瑣門東頭一着レ靴事、依二天永中右記一歟、大治於二陣後一着レ之、
一東拜了、還ヨ入軒廊一事、永祚以來皆如レ此、但久安不二還入一、直渡レ西、今後常作法也、
一洗レ手之間、給二笏於隨身一事、久安、故殿給二隨身一之例也、
一取二御冠一之時跪事、寬治爲房記說、并久安例也、
一進二御前一之時、當二帝右一事、寬仁、久安之例、并天永知足院殿御次第等之說也、久安故殿御記云、普通當二帝左一、大治之度如レ此、且ハ爲レ避二彼儀一、又依二寬仁例一、當二帝右一者、
一加冠之時、跪奏二祝言一、進レ醴之度、立敬折奏レ之、兩度不レ同事、天永中右記、并同知足院殿御次第等之說也、此外代々諸記不レ同、但大治久安兩度共立奏レ之、
一加冠祝言之時、突二右片膝一事、當二帝右一、理可レ然、
一同爲二膝行一跪之時、先突二左膝一事、當二帝右一、若先可レ突二右膝一歟、若被二思失一歟、
一御冠巾子在二外方一事、是事子細不レ知、可レ尋レ之、諸記等持樣委不レ見也、
一爲レ受ヨ取盃一、進ヨ立左相北一之時揖事、大治無二此揖一、久安有二此揖一、御記云、思二事理一所レ爲也、
左相作法事、
一東拜之時、太相立定之後、初出二軒廊一事、此事不審、先例或二三丈、或四五丈去レ之、練進者也、今之作法、不レ知二是非一、
一酌レ醴之時、經二机南一事、加二諸記一者、經二机北一、就二東妻一、而今如レ此、何度例哉、可レ尋レ之、
一面レ藥之時匕持樣如レ笏事、不レ知二子細一、可レ尋レ之、但太相ハ不レ然也、

一為西拜、度馳道之時、經橘樹南事、（天永經北云云、可尋如何之事、可依便宜歟、不可守株歟、）

一不被問小學生等名、父祖名等事、（何例哉、代々皆被問云々、尤違例歟、）

外辨不問諸司事、

代々例無所見、而天永内大臣（雅實）被問之、中右記云、先例不被問歟、可尋之、

又寛治二條殿御記云、不問諸司、（上卿六條右府也、）

又天永知足院殿御次第云、外辨上卿不問諸司云云、就此等記、不問之也、

面葉面柄事、

儀禮士冠禮云、

　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葉柶大端也、）

寛治江記云（寛治〇治一本作仁以往記、只雖注面葉柄、不記子細、）

左大臣又洗手參上、立北机西邊揖、搢笏奠布執杯、又取匕經案北、褰南北行東机、以匕酌酒海所在之醴了、頗退立、太政大臣進立左大臣北、左大臣、以匕覆醴上、以上柄當外、進于太相、太相搢笏向南取之、左大臣拔笏立、太政大臣進御前、祝了、跪進之了、

天永中右記、

同度知足院殿御次第、

已上兩記同于寛治之江記、仍更不說之、

　案件等記之意、大臣先為外葉立、太政大臣進立大臣北之後、大臣以匕柄當外、進太政大臣、々々不取直匕、作外柄進主上歟、若然者、面前、前也、外、可了見歟、

寛治為房記云、

左府以上酌醴、加匕覆之、面葉（面前也、）立、太相國殿下立左府北、受御盃、以匕覆之、面柄進御前、祝言了進之云々、

　案此記之意、太政大臣受取盃之後、取直匕歟、已違于以前三記之意、重葉柄之內外者、

不具記、

久安故殿御記云、

次左相酌醴加匕（私方為内、）太相進立左相北方、（右）揖、相向授盃、太相取之（匕弘方為外、柄為内也、覆之、）參進祝詞了獻盃者、

　案此記之意、太相受取盃之後、取直匕、已違

寛治江、天永等記、但叶寛治爲房記歟、左府爲内兼、太相爲外柄之條、又乖寛治、天永等記、若因茲者、面前也、内可得心歟、

今度儀、

御元服後朝、攝政被送書札云、左相府作法、委不見及、可注送者、仍粗注進之、其中、匕兼方之内外、慥不見得、但如舊記者、（謂久安御記也、）柄在外、（在前方也、）兼在内、（我前方也、）歟之由、注獻之、返報云、匕柄在前方之由注給如何、兼方在上之由見給、若僻事歟云云者、（攝政相向天受取盃之人也、更不可被見誤歟、）又余問申攝政御許云、左相取直匕テ被進歟、將又太相受取之後、而柄用取直給歟、如何者、

返報云、太相受取之後、所取直匕也者、爰知今度左相爲外兼方、太相受取之後、以柄爲外、參上之儀已以必然也、

以之案之、太相受取盃後、取直匕之條乖寛治江記、幷天永記等、叶寛治爲房記、幷久安御記等、大臣爲外兼立、太相爲外柄進之儀、同寛治之記、違久安之例、

上件等之作法、何是何非、眞僞難決者也、引檢本書之文、細訪先賢之儀、早散蒙昧、將斷疑慮、仍聊記子細而已、

四日、（己卯、）晴、此日、御元服後宴也、申刻、着束帶（色目如昨、）參內、參御前、召御裝束之間也、御冠頭不相叶、其沙汰之間、時刻從推移、本自攝政被催御前、余觸申云、依脚病更發、不能練步、仍難候列、爲之如何、攝政被命云、近代皆雖白地、全無練儀、是雖非穩便、於今日者、日已爲暮、更非此限、何況於有所勞乎、但又遲參之躰、先例多、左右只可在意者、余向南殿見御裝束、左將軍源納言雅賴等同在之、余招源中納言云、今此事、其答同攝政、酉刻、主上渡御南殿、先是、左大臣奏宣命草幷外任奏、各被返下了、引陣之間、人々起仗座、欲向外辨、此時余自陣後立加之、經敷政、宣陽等門、（於布政門外、向上上官相揖、如昨(日)、）於烏居曹司東庭、着靴、經辨少納言座北邀、（今日隨身留床子東壇南、渡西也、）昇假橋、入自當間、着之、兩面兀子立一脚、而內大臣已候、依無其座、令加立之、（掃部寮出來、取替數物了、）此間、內大臣以下留立、辨少納言、床子東頭聚座之後、次第着之、少納言信康、左少辨經房、及上官等着摺下床子、（少納言着北、）次余召召使、（二音、）召使稱唯、

參進壇下、余仰云、外記召セ、召使稱唯退召之、次在外辨座之外記、經我座前、并少納言座南參進、昇橋候壇上、余仰可候壇下之由、而尚不降、已有若亡、仍追下了、退跪候壇下、（內府同被稱可候壇下之由也、或說有候壇上之例云々、然而是誤說也、固又諸例未勘得、只保元造宮以後如此云々、是上下不存先例之所致也、）此事尤奇、賁仲抄、并年々日記、皆載候壇下之由、新任之外記、未練之令然歟、但師直子云々、已兩代者也、彌以奇恠、余問云、大舍人ハ候乎、侍從列ハ候哉、國栖ハ候哉、外記每度申候由、余仰云、候ハセヨ、外記稱唯退去、經本路復座、次開門、少時、少納言信康起座、（大舍人稱唯、不聞、如何、）發揖自壇下西進、入自承明門、余起揖、降假橋、進立左兵衛陣南邊、（作陣不立胡床、又無尤違例、但又程立之、）人、內府已下同進立、雁行如恒、余、并內府起座之時、左大將已下每度動座、如昨日、頃之、少納言歸出、經軒東頭、南進一許丈、立揖、（南面、）歸入軒中、稱唯、不皈出、直退西了、（或更又皈出、敬祈立、今不然、但少納言召儀、有說々事歟、）次余以下北進、（內府以下）（次第到余立跡揖、進行也、）入自承明門東扉、立標下、（此間秉燭、）今日余不練、有所勞之上、依及夜陰也、立定、以咳聲微示、發內辨左大臣下殿、出自軒廊東二間、斜進、不練、經大臣列後、大納言列前、立加余上、揖、次上壽

人、權中納言源資賢卿揖離列、經大臣大納言等列上、（四也、）兩版東等、不練、立南階東頭、揖昇階、（傍東、爲先右足、）自資子敷西進、（度御前之間、不敬屈、天永、俊明卿敬屈、自余不然云々、）昇自西第二間東頭、（爲先左足、）酒臺東邊北面而立、（有揖、）

此後之儀、堂上燭暗之間、不能望見、仍尋申攝政、以下被注送之狀書加了、

上壽人、入自西第二間東邊、北面立、（有揖、）此間、采女撤御臺盤幷酒臺帊、（壽者未進之間、可撤歟、將壽者早進歟、不審、）次采女授御酒盞於壽者、々々受之、（插笏受之、）自廂東行、進立御帳間、（中央壁代外程、）陪膳采女進出取之、置御臺盤、上壽者拔笏頗退跪、奏壽言、（其聲頗高、詞分明也、）次更起再拜、又跪候、采女取御盃、供主上、々々令飲給了、返給采女、々々賜之、欲返給壽者、仍加制止、召他采女、給御盃了、采女置御酒臺了、次壽者揖經本路下自南階東邊、右廻向階揖、次左廻復列、

已上作法攝政所注給也、

壽者於堂上再拜之間、內辨以下同時再拜、（依燭暗、諸不見、依隆季卿申、群臣從其間、再拜也、）壽者復列（經本路、但自我列後、加立之、）之後、群臣拜舞、（爲歲之詞不聞、左府咲云、可振袖歟云々、然而無其事、）次左府揖離列、經大臣列前、參上着座、此間、余示內府云、今日不可有謝

座謝酒之禮一歟、內府云、慥不ニ覺悟一、但尙可レ有歟者、然而余依ニ代々例一、揖離レ列、經ニ列前一參ニ着座一、此間、內府尙不レ進、是被レ待ニ侍座之宣一歟、頗不便、遂依レ無ニ其宣一、內府以下次第着座了、次左府顧レ西云、職事候者、御膳可レ候者、釆女自レ本候ニ草塾一也、次內膳供ニ御膳一、自ニ南階一供レ之、釆女等迎取供レ之、出ニ入自ニ御座間一也、盤等自ニ南階一遞ニ給之一、若自ニ西階一可レ給歟、內府同稱ニ此由一、供之間、公卿等起ニ座前一、聞ニ警蹕聲一所レ立也、供了居、次左府問ニ昆屯供了哉否於釆女一、申ニ供了之由一、則仰ニ左大辨實綱一、催ニ臣下餛飩一、被レ示ニ作レ座可レ催之由一、次居ニ臣下餛飩一、箸匕等太少、仍取ニ奧座上之箸匕一畢、居ニ外座一了、是內辨命ニ內竪一令レ居也、左大辨申上、左府作レ居向ニ御所方一、候ニ天氣一、御箸鳴、自鳴給也、次臣下下レ箸、匕不レ下、次內辨問ニ御飯供哉否一、申ニ供了由一、次仰ニ實綱一催レ飯、拔レ箸取レ笏仰レ之、此事可レ尋、如レ此細々事、强不レ拔レ箸、又不レ取レ笏者也、如何云々、則居レ之、又問ニ進物所、御厨子所供否一、釆女云、未レ供、然而汁菜等居了、其後良久不レ供ニ御菜等一、仍左府云、待ニ供了一者、可レ經ニ數刻一、只隨レ宜、且可レ候ニ氣色一、如何、余云、左右只可レ隨ニ便宜一者、左府候ニ天氣一、御箸鳴、臣下應レ之、余箸內匕外立レ之、他人箸外匕內也、可レ尋レ之、此間、供ニ進物所、厨子所御菜一了、次催ニ一獻一、則供レ之、次催ニ臣下一獻一、則又勸レ之了、次左府拔レ笏取レ笏、可レ然、是依レ爲ニ宗之事一也、如ニ國柄立樂一、必可レ取レ笏也、仰ニ實綱一催ニ國栖一、此事遂ニ先例一、尋常節會、一獻有ニ國栖一、是例也、而元服後宴、三獻後有ニ此事一、寬仁久安之例、西宮、北山之記、及代々記、度々或已被ニ乖誤一、如何、寬治、天永、大治、皆混ニ合節會一、仍一獻、有ニ國栖奏一、若被レ思ニ度彼等之例一歟、可レ無事也、實綱卿下レ殿催レ之、一節了復座、次二獻了、內辨起、敬折奏云、其詞不レ聞、復座、召ニ親範卿一、其詞云、參議平朝臣者、件卿在ニ外座一、進ニ立內辨後一、仰云、大夫達田御酒タウヘ、タウヘノ詞、頗ツヽキニアケテ仰レ之、可レ尋、親範作法了復座、下官依ニ心神殊惱一、拔ニ箸匕一退出了、退出之人、箸匕共拔レ之也、但或說云、雖ニ退出之人一、皆起座之時ニテ、向箸許チ可レ拔云々、可レ尋レ之、仍不レ見ニ此後事一、後聞、宣命拜了之間、還ニ御本殿一云々、

今日、不レ可レ有ニ謝座謝酒禮一事、

元慶、承平、天祿、寬仁、久安皆無ニ謝座謝酒之禮一、寬治、天永、大治依レ乖ニ行節會一、有ニ此禮一也、兩三之卿相存下可レ有ニ謝座謝酒一之由上、是遂ニ先例一歟、後聞、內府被レ稱ニ思度之由一云々、不レ足レ言々々々、

五日、庚辰、依ニ坎日一、無ニ敍位事一、

六日、辛巳、今日、敍位也、直廬儀、執筆左大辨、

七日、壬午、陰、天晴、此日、白馬節會也、又有ニ賀表恩詔等事一、未剋、着ニ束帶一如恒、參內、參ニ御前一、攝政被レ候、頃之、余着ニ仗座一、先レ是、左相府以下七八人計在レ座、左府仰ニ左大辨實綱卿一、被レ催ニ賀表詔書事一、件賀表、右大辨俊經朝臣、今朝草ニ進之一、小內記經長於ニ陣腋一淸ニ書之一、先例、外記、史生之中、能書之者書レ之、而寬治、天永依レ無ニ其人一、少內記書レ之、大治、久安、顯

輔、光輔等書之、今度史生、内記、辨官皆無堪能之者、仍只任寛治、天永之吉例所被點内記也、縱雖有辨官能書之人、大治、久安之例、已以不快也、何況於無其人哉、資綱以官人尋之、清書已了、爲申攝政御判、持參殿上口方了云々、後日攝政於殿上加署、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雅傳獻之云々、其後良久不持來、仍重被相尋之間、持參宣仁門下、左府被示早可持參之由、左府云、須召外記、仰可持參之由、已後可令進也、然而日已爲晩、亦又懈怠、雖刹那、以早速可爲先、加之、爲時已持參、仍且隨便宜者、則六位外記捧表筥、覽筥也、經小庭、直進膝突、屈片膝行進之、次令一人持參硯筥、同置之、左府置笏、奥、各引寄前、表在北、先取表、撤禮紙、入筥中、取表見之、自端奥サマニ卷寄テ、至署所返入筥、摺墨、更取表、持左手、以右手染筆、加名二字、返直筆、如本卷表、加懸紙、入筥了、爰左府云、一人取重可進歟、將二人各取可進歟、大治一人取重兩筥、先例不定如何、左大將云、進奥座之時、尚二人可進歟、撤去之時、一人取重歟者、此亦將軍示旨可然、仍被仰二人可參之由、六位外記一人出來、候小庭、本取表筥外記也、左府目之、外記稱唯參軾、欲取二筥、左府硯筥ヲ東方へ押遣、硯在端也、表筥ヲ引出給之、外記取之退之間、今一人進出、取硯筥、各經奥座後、自余座下方置前、先置表筥、次置硯、表筥ナ東方へ押遣テ、硯筥ナ西ニ合置了、

余置笏於右方、普通之說置左方也、然而依便宜置右方、是又一說也、片執之觀、若加斟酌歟、引寄筥等、先乍筥中開禮紙、留筥中、取表見之、卷返寄署所、返入筥、磨墨、以左手押硯也、如本卷取表持左手、取筆染之、書名二字了、置筆於筆臺、卷返表、如本加禮紙入筥、次第押下取笏、次内府加署、如余、次左大將、次隆季卿、自是以下不卷返、次第押下、各加署、但資長雅頼兩納言在端座、進賀表之間、左府被候、署訖參之人々、件兩人依奥座狹、若外座、是例也、資賢卿雖參、不著座如何、後聞不著座、人於陣後加署、任座次、奥端互押遣之、至資綱之所、加署了、卷返之、召外記返給、一人出來、取重退出也、次左大臣以官人尋頭辨、只今不候陣邊、相尋云々、而之間、光雅候之由、親範卿申上、仍可召彼人之由被示、卽光雅來就軾、仰下可昇賀表之人々、退飯了、次左府告人々云、各上臈可被勤仕、但寛仁被免上臈人、彼者依爲同日之事也、尚可告新源中納言者、先例、不被免上臈之人、而寛治依爲同日、不能一身兩役歟、天永、大治、久安雖非同日、依逐寛治吉例、又被免云々、然者今如左府之被示者、棄置天永以來之例歟、仍左大辨以官人告之、而逃避云々、資綱申上之、仍左府被示資長卿、此間、左大將觸左府云、漸可進歟、左府諾、則可昇案之人六人左大將師長、大宮大納言隆季、別當成親、藤中納言資長、兩平宰相（教成、親範）等也、起座、出自布政門、向日華門方

了、在座之人々、爲見物同起座了、此間、頭辨來仰恩詔之趣於左府、(不聞及、仍問左府、答云、天永之例云々、)則召內記、(大内記光範參膝突、)被仰下、此間、下官爲見物起座向南殿、於御膳宿東邊(屛風之後也、)見之、人々同於西階之邊見物、則公卿六人昇表案入自日華門、(中納言昇前、大納言昇中、參議昇後、各上臈在南、南人以右手取案、北人以左手取案、)經櫻樹左仗等南、昇南階東頭、(東人爲先右足、西人爲先左足、此事可尋、昇長押之時、皆爲先左足歟、暗不見及、)經簀子敷、入自御帳西間、同間東西妻立之、(中央立之、)此間、上臈在北也、立了、各拔笏、(別當親範等、跪拔笏、自余不然、寛仁樞記云、跪拔笏、兩人之作法依此記歟、)自下臈次第退下、先親範(揖不見及、追可尋之、)右廻、降自南階東頭、右廻向階揖、右廻退了、次教盛(不揖、)降階、右廻向階揖、左廻退下、(自是以後人皆如此、右廻向階、左廻退也、是常作法也、親範定有所存歟、)次資長、不揖、次成親、不揖、次隆季、有揖、次師長、有揖、并北人左廻、南人右廻也、各降南階之時、爲先左足、(或有爲先右足之人云々、可尋之、)此間、主上暫御御帳後、不御帳中也、次內侍出自通障子邊、(光雅令出之、)斜南進、自立案之間出庇、就案北頭取宣、左廻皈入、進攝政、々々於御帳後見了、給光雅、々々給行事藏人仲基、仲基置御殿御厨子云々、次女官等出來昇入案了、(其路同內侍、但皆北障子西行、昇入御膳宿北方也、)次余還着仗座、昇

案公卿等同皈着之、此間、左府返給宣命於內記、以官人召外記、則大夫外記清原眞人賴業參膝突、左府仰云、外任奏、賴業稱唯退了、(不被問諸司御弓奏、如何、若最前被問之歟、可尋之、)次大外記持參外任奏、(入筥、)左府見之、(外記退了、)以官人召頭辨、則長方朝臣來着軾、大臣被奏之、(此次、御弓奏事被奏歟、又有被奏之事等、不聞及、)次頭辨返給外任奏、左府結申、長方仰云、(詞不聞及、)左府卷文、(稱唯、音不聞也、)又仰御弓奏事、又有仰事、依不聞得、問內府、馬頭代事云々、次大臣召外記、下給之、仰云、詞、即仰御弓奏可付內侍所之由、賴業稱唯、次又馬頭代事仰之、(其詞云、馬頭代事、頭辨內々申定、各可告云々者、外記不唯退了、)次六位外記一人參候小庭、申代官、(如恒、)大臣仰云、誠タリヤ、外記又云、(如恒、)上宣令候ヨ、其後外記稱唯尙申之、(左府宣早速歟、)申了、又仰云、令候ヨ、外記稱唯退了、次左府召官人、令見出御成哉否、歸來云、出御已了者、左府起座出宣仁門、頓之、着靴、(笏紙自本押之也、)入自宣仁門、(相具隨官一人、)進立宜陽西壇上砌北方、以官人令見內侍出哉否、暫不出、少時、申內侍出之由、則自壇上南行、自軒廊西進、(此間、人々仰官人令打上陣前幔、爲見內辨之儀也、然而軒廊晴然、不見其儀也、)給下名、自軒廊東行着宜陽殿兀子、次召內竪、(二音、)召二省、給下名歟、其間又不見

及頃之、出自宣仁門、皈入陣後了、立左青瑣門西頭、次下官以下起座、經敷政、（床子無上官、仍不相揖、以臨身令見之、在腋陣云）宣仁等門、於鳥曹司東邊着靴、經辨少納言床子北、（作床子向北立之、仍余留立、召使令立向之、北南引遣之）着之、（如恒）、公卿次第着座了、（人々多參、然而若外辨之人幾五六人、尤奇怪也）良久、上官不着、仍欲相尋之間、郎着座了、次召召使、（二音）召使稱唯、參進壇下、余仰云、外記召セ、召使稱唯退、外記康定（今度叙爵之者也）參跪壇下、余仰云、式部弼正ハ候哉、大舍人候哉、刀禰列候哉、叙列ハ候哉、國栖ハ候哉、外記毎度申候由、余仰云、候ハセヨ、外記唯、復床子座、小時開門、其後經數刻、是奏宣命、給位記之間歟、良久之後、小納言起參入、（舍人無稱唯之音、後日又如此、如何々々）到承明門之間、余以下起座、廳行左兵衞陣南頭、（陣辛櫃雖若外辨、乃被引叙列留座也）其後燈炷、少納言不歸出、列立之卿相各稱避堪、就中、下官脚氣重發、已失方略、（後聞以下召內豎之聲、召使告少納言云々）、良久、小納言歸出、揖了、歸入殿內、稱唯、又出更行西了、（相遂一日之作法）次余以下入自承明門東扉、進立標下、（標皆紛失、仍登投立、宣左仗胡床也）經舞臺東幄西立標也、立定、余以咳聲驚示內辨、宣敷尹、（堂下猥藉高聲殊甚之間、其聲一切不聞、仍尚相待之間、陣官告召成之由也）、余以下謝座再拜、次酒正取空盞、自軒廊方趨來授盞、

下官相跪、（先突左膝）置笏於左取盞、（不取盤）酒正取盤、退歸之間、作居小拜而立、次群臣共再拜了立、次酒正又趨來、下官相跪、返盞取笏、作居小拜（酒正退皈之間也）、立、次余揖離列、經列前入自軒廊東二間、昇自東階着座、內府以下、次第着座如恒、（不列外辨之人々、多以着座、近代之作法、尤奇事也）次內辨仰左大辨令催叙列、實綱下殿催之、皈着、申叙列立了由、次內辨問別當候座哉否於余、答候由、則內辨召云左〇（左下恐脱右）負督藤原朝臣、（依有上階召納言也、中納言只一人候歟）郎成親進立內辨後、（在奧座、經東庇、并南庇東一間、如恒）內辨作持笏於左手、以右手指給宣命、（件宣命、叙位宣命に、被加叙令事也）成親取之復座、次內辨以下列立左仗南頭、（北上西面、異位重行、如恒）次宣命使成親卿着版、（經位記案并尋常版位東）宣制一段、群臣再拜、（只屈腰、近代之作法也、如何）次又一段再拜、次宣命使、左廻復座、但到東階之邊之間、左府示云、只漸可進歟、余云、可然、（須宣命使復座之後、可離列也、然而已及夜陰、仍隨便宜也）次第右廻復座、（先是天皇遷御本殿）下官直出自宣仁門、參御所方、暫勞脚氣、退出了、其後事不見及、但余自御前退出之間、兩大將取白馬奏、（此間、內辨已下起座、進東階上見之、頗經々歟）先左大將進弓場、入西第三間、（造合（二）間也）進西立第二間、（向坤）付職事退了、次右大將、入自第二間、（向乾立）兩人之

百三十八

作法、已以相違、
抑、今日可免見徒之由、何程仰下哉不審、可尋之、後日左大臣語云、謝座〔拜〕了、欲昇殿之間、於軒廊邊作立召右衛門權佐盛隆仰恩詔事云々者、尙宜制之後、仰下有便、
今日、參仕之公卿、多以退出、節會之間、頗無人也、
凡御元服後宴賀表、三箇日之事、粗雖見及、文雜其闕、不能委記、只爲備後日之忽忘、縱注付愚眼所及許也、努々不可及外見、
八日、癸未、院藏人來催、今日可有御幸法勝寺之由、申所勞了、
九日、甲申、晴、不出行、
十日、乙酉、晴、其間雨降、
十一日、丙戌、不出行、
十二日、丁亥、不出行、
十三日、戊子、天晴、朝雪降、此日、御元服之後、初朝覲行幸也、午刻、着束帶參院、先是前太相國、大宮大納言等參候、相國者三衣宮、役人亞相等、中宮大院司也、頭之、左大臣、三條大納言等參入、各在對代南庇簾中、主上御休所是也、未終臨幸、相國、左相、下官等不列立、〔隆季卿以下參候之人、供奉之跡、列中門外〕如恒、左右大將立門中砌、左北、右南、攝政進立御輿前、爰隆季卿進出、向攝政相揖、入中門、自南庭東行、當階東間、進御輿間也、奏事由、敬屈揆之、左大臣云、白河院御時、或雖出御以前、尙當南階間奏事由云々、右廻歸出中門了、次左右大將入自中門立、左北、右南、次攝政同入、立中門內北腋、次御輿昇居中門內、東西妻砌內也、此間攝政、左右大將居地、次三位中將兼房脫靴參進、參自御輿與中門北柱之間也、跪置弓、開御輿戶、取御劒、跪候中門東砌北方、左大將西程也、次下御、攝政取御裾、兼房持御劒昇自中門廊南端前行、不經簀子進自庇內也、頭中將實宗取御璽候御後、入御自御休所南面中間、頭辨長方褰御簾、內侍二人在簾中、取御劒璽、置大床子、攝政、余、邦綱、實守等候此所、實守卿奉刷御髮、次法皇出御、先前太相府置三衣宮、如去年儀、次攝政敷白袷、件帛袷不懸于屛風、攝政欲取之間見之、留跪敷西庇、召人實宗朝臣參進、取帛袷懸之、本懸屛風、而爲風被吹落屛風後也、次被置鎭子、先長、次巽、次坤、次乾、次主上渡御、御拜如恒、還御休所、次改御裝束、次重渡御、次召公卿、次前太相國已下參上着座、攝政兼被候、被仰樂行事、左中將基家朝臣、右中將頼實、攝政兼以親宗被取御氣色也、次振鉾、次舞、萬歲樂、地久、賀殿、延喜樂、龍王、納蘇利、是皆攝政以內々之仰、仰隆季卿令用意也、天永例云々、萬歲樂之間、居公卿衝重、五六人許居之、次有勸盃、頭中將實宗朝臣、瓶子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雅、延喜樂了、供主上御前物、陪膳隆季卿、御飯居主上右、尤可尋事也、此間、兩方殿上人着階下座、內御方、卽起也、供御膳了、龍王

出舞、此間、主上入御、(攝政褰御簾、)次納蘇利舞了之間、秉燭、(先是相國、左相退出了、)次掌燈、(依無(○無恐衍)役人數少、時資一人取紙燭等、尤奇怪事也、御座左右燈)之、次置御遊具、次御遊、拍子資賢卿、琵琶左大將、箏家通、笙重家卿、笛實國卿、篳篥定能朝臣、和琴資家卿、呂、新年、鳥破、(一反、)美作、鳥急、律、青柳、萬歲樂、更衣、三臺急、(左將軍被示可有五常樂急之由、而吹三臺、如何、)抑、琵琶、左大將頻固辭、然而下官讓彼人了、(予有所勞之上、將軍已此道之長也、事無其食釋歟、)三臺急之間、有送物、三條大納言實房取之跪御前、稱物名、(不聞、)經資子敵、行西了、又有御馬二疋、次給祿、次人々起座、下官則退出、後聞勸賞、(正五位下、源雅賢、院御給、少將從五位上平時貫、(女院御給、時忠卿之子、))

十四日、己丑、今日、脚病殊增氣、此由申攝政了、

十五日、庚寅、

十六日、辛卯、自攝政御許、大饗日必可來、可彈琵琶之由、被示送、脚氣逐日增、敢不能行步、仍其旨具申了、立還、被示遺恨之由、今日節會也、

十七日、壬辰、

十八日、癸巳、明日不行向、尙爲遺恨、仍忽加灸治、但即悉之、靈驗難叶事也、終日甚雨、

十九日、甲午、晴、此日、攝政太政大臣朱器大饗也、三公皆有障、一人不行向、以左將軍爲上首云々、下官日來有其請、又存可參向之旨、而扶脚病出仕之間、自去十四日殊增、更不能起居、仍今日不向、自他之遺恨、無物于取喩、今日事、右大辨俊經奉行、然而當日事光長行之云々、少將顯信朝臣取圓座、民部少輔宗雅取沓、右少辨兼光召史生、脇飼、諸武、左將軍勸四獻盃、其盃親範卿傳受也、納言爲上首之時、公卿傳盃事、先例可尋之、又馬一疋被引大將、此事、豫被問人々、申旨不分明、而隆季卿覺申永保例、(堀川左大臣初任大饗、無大臣之客、大納言之中、拔出大將一人被引馬云々、)因茲有此儀云々、

廿日、乙未、

廿一日、丙申、

廿二日、丁酉、今日遷九條第、

廿三日、戊戌、

廿四日、己亥、

廿五日、庚子、

廿六日、辛丑、

廿七日、壬寅、

廿八日、癸卯、

廿九日、甲辰、

卅日、乙巳、

二月

一日、丙午、不出行、

二日、丁未、晴、春日奉幣自河原進發云々、依灸治相亂、不拜也、顯方朝臣來申慶、依敍四品也、召前談雜事之次、令申云、修理大夫申云、伯耆守宗頼者、入道大納言光頼最愛之少子也、而申付成頼、立爲嫡孫、日記文書、併附囑成頼、是爲令傳彼男也、爰身沈重病、如無其憑、雖須辭所職、擧申辨官、光雅爲兄之上、當時已爲上﨟、又居顯官、推彼令申之條、尤濫望也、仍只今不能申出、成頼若支性命者、向後昇進之事、偏所仰御吹噓也、未令初參、遂以言上、頗雖有恐、重代相傳之君、更不可及新參之儀、若所勞平愈者、必相具可參、仍且所申也、加之、故顯長卿幼少之時、父顯隆卿申置法性寺殿、是又未令進以前也、爲君爲家、最吉之例也、仍且者逐彼跡所申也、便宜之時、可洩申此趣者、又云、雖須申執柄、殊依有存旨、申置御邊之由、內々所談云々者、今日釋奠、上卿雅頼、宰相親範等着云々、○着下恐有座字、

三日、戊申、今日、春日祭也、

四日、己酉、

五日、庚戌、參女院御所、源中納言來、聞余候此御所之由、則參入、余相逢、談話良久、多是公事之作法也、其次語云、賭弓日、左大將不被問的付將名着座、荒涼召之間、素存知之次將參入、應召之人不參云々、然而不能追歸、被仰之云々、其間頗違亂云々、今日、小童垂髮、雖時下食、無憚之由、在憲朝臣所申也、

六日、辛亥、

七日、壬子、

八日、癸丑、重家卿來、言談之次語云、大甞日、上達部先來着、辨、少納言座、南上北上之間、無存知之人、而隆季卿參着南端、存南上之由歟、仍已次人從之云々、此事有兩說事也、但南上尋常之儀也、隆季之所爲可然、但雖北上、又非巨難、先跡共存之故也、但南上尚有便宜、

九日、甲寅、法橋忠成爲僧正使來、有被示事等、

十日、乙卯、今日、大原野祭也也依相當遠忌、不奉幣、

佛事送法性寺堂、布施取等同遣之、如例、
十一日、丙辰、自今日犬産之穢、
十二日、丁巳、
十三日、戊午、
十四日、己未、參女院御方、毎月御懺法如例、必今日被行也、
十五日、庚申、臨夜邦綱卿來談雜事、不具記、小時歸了、恒例尊勝念誦如恒、實嚴闍梨來、可成熟管絃之願、佛菩薩等、眞言、并要文等注出、持來也、是依先日示也、
十六日、辛酉、參女院、院中御佛事、并雜事等、可支配庄々事、大略申定了、
十七日、壬戌、以顯方、訪成頼卿所勞、自去年煩痢病、不增不減、經數月、昨日聊有增氣云々、仍所訪也、但申之由有返報、又宗頼事、重有示送事等、又邦綱卿惱風病云々、仍以左馬允奉（○奉或泰誤、）頼遣訪、頗六借之由所示送也、自今日欲湯治、而聊心地有不快事、仍止了、
十八日、癸亥、醫師定成來、問湯治事等、明日雖吉日、黄帝死日也、是重忌也、來廿五日爲上吉日、然而及彼

日者、有懈怠之咎、仍尙自明日始水湯、至廿五日可始潮湯云々、今日心地無別事、仍行水、泰山府君都狀加署名如恒、邦綱卿今朝聊有減云々、
十九日、甲子、參女院、故殿御忌日也、於新御堂被修之、導師公舜法印、請僧十口、（加導師定、）余佛事、同於此御堂修之、（諷誦、余自加名、）兩佛一度懸、并供養之、余依所勞不出座、參入公卿、藤中納言資長、藤三位重家、平三位信範、事了引布施如恒、（余布施同給之、）次有御舍利講、（恒例事也、）右少辨兼光參入、余相逢、言談之次語云、昨日被定新年穀奉幣日時使等、上卿左大臣、執筆頼定朝臣、辨爲親云々、又云、去年亦氣、廣季、師直等列勘文、皇天無親之句有禁忌、仍可改直之由被宣下云々、自今日被始御懺法、恒例也、
廿日、乙巳、長光朝臣來、心地尙不快、仍止湯了、
廿一日、丙寅、女院新御堂修二月也、余依所勞不出仕、毎事被省略、僧十口、亂聲、并大導師、登（○登恐發誤、）樂等停止之、又不引大幕、立障子、參入公卿、堀川中納言忠親、源中納言雅頼、六角宰相家通等云々、別當季長朝臣、判官代能業等奉行之、
廿二日、丁卯、入夜甚雨、

廿三日、戊辰、或聖人來談話、良久歸了、
廿四日、己巳、定成來、問湯治事、所勞之體、偏脚氣風病令然歟、試今一兩日、可始水湯、自來月二三日之間、可浴潮湯云々、又云、建春門院有不例之氣、來月二日可有御灸治云々、
廿五日、庚午、明旦可有列見之由、自官所來告也、
廿六日、辛未、今日、女院御懺法結願也、公卿、僧綱一人參入云々、公舜法印來談、左中將定能朝臣來申慶賀、依參熊野詣御共、延及于今也、
廿七日、壬申、憲基來令針齒下、時晴來、示天變等事、其中、熒惑犯東井北轅第一執臣（○臣或法誤）星、此變常不見、尤可恐云々、
廿八日、癸酉、終日風烈、朝間雨降、
廿九日、甲戌、小雨間降、

三月

一日、乙亥、前齋宮、（院御女、）前齋院、（二條院御女、）今日之中、兩人令隱給、天變不定、豈不恐哉、（或云、齋院昨日戌刻隱給云々、）
二日、丙子、今朝攝政被向宇治、依明日一切經會也、尤足為奇、昨日、齋宮隱給、今日、執政〔之〕臣遊覽洛外、是可然哉、就中女院聊不例由、又齋宮御事者、為院中頗可憐歟、莫言々々、
三日、丁丑、攝政俄自宇治皈給、有諫申人云々、今日、節供如恒、陪膳顯方朝臣、但依所勞不着之、攝政被渡邦綱卿正親町第三條之第、以前齋院之近隣也、
四日、戊寅、終日雨降、
五日、己卯、織部正定成來、加灸治、
六日、庚辰、定成又來、加灸治如昨日、秉燭灸了、醫師退出、引馬一疋、今日方違如先、
七日、辛巳、今曉、小兒（年五歲、）始參詣春日社、以船所參也、明日為吉日、仍明曉可奉幣、前駈六人、和泉守季長、〔四位、〕上總守基輔、肥後守光經、散位光能、（奉行、）散位定成、（已上五位、）藤原賴兼（勾當、）等也、先例不論四五位、儒者、君達、只見在之輩皆所前駈也、賴輔朝臣依不能騎馬、先向船津、今夜可着西御門也、欲出之時、先有祓事、雖非當日、倘為致潔齋也、
八日、壬午、終日雨降、亥刻、小兒自春日歸路、（○路恐洛誤、）參社之儀、無殊事云々、前駈六人、網代車、（車副四人、）共侍四人、先於祓殿有御祓、次昇放車、居中門、神主泰

房申レ祝、前駈光能取レ幣〔布衣、〕事了、給二仕司祿一〔白掛一領、〕前駈肥後守光經〔五位、〕取レ之、次若宮、〔社司正預、〕率川幣、以二小使一令レ奉レ之、次歸二宿所一、相二具女房等一、奉レ禮二大佛一云々、午四點乘レ船云々、

九日、〔癸未〕召二顯方朝臣一、仰二〔家方〕來十四日乙若眞榮事一、申刻許、院御輿舁法師原與二余招〔○招一本作松、〕出納一、聊鬪諍、出納男逐電、法師原追二入女院中一、事已非常、仍以二尹明一令レ進レ院、逢二可レ然近習者一、子細可レ被レ聞之由、所二仰合一也、近代之作法、依二如レ此下劣之訴訟一、大事多出來、依二無益一所レ申也、

十日、〔甲子〕中將定能來、

十一日、〔乙酉〕成賴卿、今曉進發云々、

十二日、〔丙戌〕

十三日、〔丁亥〕

十四日、〔戊子〕參二女院御方一、毎月御懺法如レ恆、

十五日、〔己丑〕尊勝念誦如レ恆、

十六日、〔庚寅〕此日、乙童始食二眞榮一、〔九條第、〕陪膳定能朝臣、〔左中將、〕役人六人取二打敷臺三本、盤二枚等一參上、陪膳取二進簾中一、女房二人取二入之一、陪膳女房取二居之一、〔飯中、菓子尤如レ恆、〕卽陪膳退起了、依レ不レ可二取出一也、今日事、顯方朝

臣行レ之、申刻食レ之也、陪膳以下皆衣冠也、御前物、久信勤レ之、分二御器四程一、箸臺外皆土器也、而用二樣器一失也、打敷蘇芳織物也、小兒產、疊上加レ茵、兄童例也、每事路儀、偏逐二彼度之例一也、役人、藏人五位六人、〔家季、宗隆、能業、邦業、光能、貞俊等也、而貞俊、依假服事出來、仍信光勤レ之、光能、信光者不レ經二藏人一、然而各依レ爲二一所殿上人一、又院司所二准用一〕也、入レ夜久信參上、有二所勞一不二相具一云々、於二閑所一、給二御衣一領一、〔不レ重單、〕先例無二祿事一、仍密所レ給二御衣一也、勤二仕御前物一之人、先々多馬、若ハ必御衣給レ之、非二祿儀一也、去々年依二不參一不レ給レ之、今度參上、仍所レ給也、自二今夜一供二若君御料一、如レ恆、

十七日、〔辛卯〕參二女院御方一、

十八日、〔壬辰〕不二雨降一、雷鳴、

十九日、〔癸巳〕憲基來、問二御匣殿所勞事一、

廿日、〔甲午〕此日、臨時祭也、余不二出仕一、使左近衛權中將定能、舞人、〔○以下恐闕文、〕

廿一日、〔乙未〕

廿二日、〔丙辰〕參二女院一、

廿三日、〔丁酉〕自二今日一御匣殿被レ修二七箇日佛事一、今日備二進春日祭季御供一、仍修レ祓、依二灸治相亂一、不レ拜也、自二今日一被レ始二行季御讀經一、

廿四日、戊戌
廿五日、己亥今日佛事、余沙汰也、導師隆憲僧都、
廿六日、庚子今日、千僧供御讀經也、有二御幸一、
廿七日、辛丑
廿八日、壬寅今曉有二燒亡一、季長朝臣家也、右少辨兼光同宿、文書等一紙不二取出一云々、
廿九日、癸卯今日、御匣殿佛事、女院御沙汰也、雨下、
卅日、甲辰今日、佛事結願也、導師公顯法印結願也、

玉葉卷第六終

玉葉　卷第七

自承安元年四月至同年十二月

〔嘉應三年四月廿一日改元承安〕

四月

一日、乙巳晴、
二日、丙午雨、
三日、丁未雨、
四日、戊申雨、午後晴、參二女院一、
五日、己酉今日、女院爲二御本所一、渡二御法性寺御所一、
六日、庚戌女醫博士賴基來、問二所勞事一、
七日、辛亥
八日、壬子灌佛也、女院御方奉行別當右少辨兼光、四位院司、皆有二故障一、仍被レ用二五位別當一也、但頗遲參云云、判官代肥後守光經、六位範行等也、重家卿一人參會、自余人々事訖參入云々、早旦獻二布施於所々一、
去夜有二除目一、具在二聞書一、其中親範任二民部卿一、可レ謂二殊悅一者也、今日、新院無二灌佛一云々、余依二灸治一、不二出仕一、
九日、癸亥雨降、參二女院一、
十日、甲寅泰茂來、牛昇二板敷上一、爲レ問二其事一所レ召也、占云、下人之中喧嘩事云々、卅五日之中、戊巳日可レ愼云々、件牛則給二陰陽師一也、又天變之中、大臣可レ有二愼事一、注出密所二持來一也、今月五日己酉、昏戌時、熒惑入二輿鬼一、犯二西北星一、相去三寸所、云三占文一云、云二前例一、咎徵不レ輕、兼可二禳災一云々、就レ中漢書天文志云、誅成、賓二此文一尤可レ恐云々、今日甚雨、
十一日、乙卯今日、攝政謝二太政大臣一第二表、作者長光朝臣、淸書定長、
十二日、丙辰雨、今日、內裏有二舞事一、傳聞記レ之、於二內裏舞御覽〔事〕、嘉應三年四月十二日、閑院ニ有二此事一、愍依也、

舞、

左方、

萬歲樂六人、光近、則近、季時、光重、光茂、近重、

打毬樂四人、光近、則近、季時、光重、

百四十六

散手、光近、
蘇合四人、同二打毬樂一、
太平樂二人、光近、季時、
還城樂、光茂、
拔頭、則茂、
陵王、光重、

右方、
延喜樂六人、忠節、好方、忠光、近久、景節、成長、
狛鉾四人、好方、忠光、近久、景節、
貴德、忠節、
新鳥蘇四人、好方、忠光、近久、成長、
新靺鞨六人、好方、忠光、成長、爲保、助成、季景、
崑崙六人、忠光、近久、景節、成長、爲保、季景、
林歌六人、忠節、好方、近久、景節、成長、爲保、
納蘇利二人、好方、近久、

童舞、座主進レ之、

左、
五常樂、四人、　太平樂、四人、
甘洲、四人、　拔頭、
陵王、

右、
地久、四人、　古烏蘇、四人、
皇仁、四人、　林歌、四人、
納蘇利、三人、

於二清涼殿東對一、南面二有二此事一、西第一間懸二几帳帷一、爲二白川殿候所一、攝政被レ候二簾中一、垂二廂御簾一、南廂子敷爲二公卿座一、四座、依レ雨臨レ期改二敷殿庇一、殿上人座敷二東寄廊西砌外一、瀧後上、敷二假板敷一、如二臨時祭時一、東中門西砌引レ幔、爲二樂屋一、西透廊東砌引レ幔、以二隔座一爲二舞裝束所一、內藏頭親信儲二舞人樂人肴物一、又座主設二童舞等破子一、巳刻出御、攝政被レ參、次公卿着二御前座一、五條中納言一人、其後追參、新大納言、花山院中納言、源中納言、六角宰相、右宰相中將等也、殿上人依二雨降一不二着座一、在二幔內一、樂屋北邊也、或殿上人等居二殿上一、開二上戶一見物、頗無二便宜一云々、

先舞二左右各三一、其後童舞、其後又男舞云々、此度以二蘇合一爲レ始云云、今日、朝飲酒無二殊事一云々、奉行藏人右少辨兼光、六位修理亮源國行、攝政隨身布衣云々、

被レ渡二舞裝束、樂器等一所々、
法勝寺、　歡喜光院、　最勝寺等云々、

十三日、丁巳、

十四日、戊午、今年無御禊事、
十五日、己未、昨今物忌也、雨降、
十六日、庚申、雨降、申刻以後晴、自賀茂社持來葵、如恒、
十七日、辛酉、祭使少將隆房、（近衛使、）皇后宮使少進國兼云云、天晴、
十八日、壬戌、
十九日、癸亥、雨降、參女院、逢發智僧都、
廿日、甲子、吉田祭也、奉幣如恒、（陪膳光經、奉行宗隆、）今日、攝政被上謝太政大臣第三表、作者長光朝臣、
廿一日、乙丑、今日方違如先々、時晴來、問天變事等、大略同先日、泰茂示、但大臣之慎殊重之由、強不見云云、是不見漢書天文志文歟、今日改元定、可參之由、外記來、催申（○一作依申、）所労之由了、新任外記來申慶、
廿二日、丙寅、陰晴不定、昨日有小除目、上卿源中納言雅賴、宰相左大辨實綱云々、
權中納言平時忠、（乘網、十人例始歟、宗盛始九人之例、今人如此、未曾有之、）
土左守藤資賴、　備中守源雅賢、（叙、）
叙位、
正二位藤實房、（建春門院去年御給、）同邦綱、（坊官賞、）
以院宮御給叙上階、未曾有事也、
年號、
承安、（資長卿撰申云々、或人云、件年號、先々撰申之、然而依有難不被用云々、而今度被撰用如何、）
時忠、邦綱等之許、以消息示慶由了、
廿三日、丁卯、自源中納言許示送云、
改元定、參仕公卿、
左大臣、按察、前大納言、（實定、）中御門中納言、堀河中納言、源中納言、（雅賴、）民部卿、左大辨等也、
年號字、
藤中納言、（養元、承安、）宮內卿、（承資、應仁、嘉祿、）
俊經朝臣、（大應、嘉永、）成光朝臣、（長養、養元、貞久、）
人々定、
左大臣、（養元、貞久、）按察、（養元、）前大納言、（長養、）中御門中納言、堀川中納言、左大辨、（承資、養元、）源中納言、民部卿、（養元、承安、）
各雖有少難、付難輕被用了、天明事了云々、參女院、今日平野行幸也、（上卿源大納言定房、宰相民部卿親範、）
廿四日、戊辰、
廿五日、己巳、昨今物忌也、今日、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

泰親朝臣勤レ之、恒例事也、
廿六日、庚午、重家卿來、依二女院御庄之外、宮役夫間事一也、
廿七日、辛未、此日、大原野行幸也、
成光朝臣以下、儒士少々來、密々有二聯句事一、韵陽庚也、
廿八日、壬申、
廿九日、癸酉、昨今物忌也、
卅日、甲戌、長光朝臣來、

五月

一日、乙亥、
二日、丙子、
三日、丁丑、晴、
四日、戊寅、天晴、物忌也、中御門中納言來、物忌強不レ堅、仍對面、故法性寺入道殿、初令レ勤三仕執筆二給、故右府記所レ被二持來一也、語云、今日依二當番一參二法勝〇一作性、寺二云々、
五日、己卯、昨今物忌也、節供如レ恒、余不レ著レ之、
六日、庚辰、參二女院御方一、
七日、辛巳、季長參上、今朝攝政被レ向二宇縣一云々、

九日、癸未、晴、此日、於二今日吉一〔有二〕競馬一云々、今日物忌也、
十日、甲申、雨、今夜攝政、被レ還レ自二宇治一云々、
十一日、乙酉、自二今日一院被レ始二供花一、毎年之勤、五九月有二此事一云々、僧俗勤二讀經一如レ恒云々、儒士五六輩來、密々有二連句事一、支字、
十二日、丙戌、
十三日、丁亥、參二女院一、晩景小雨、
十四日、戊子、物忌也、今日自レ官太神宮遷宮神寶料、鷲羽五十枚可レ進相催、持三來廻文二、合二爪點一返給了、
十五日、己丑、物忌也、
十六日、庚寅、天晴、晩頭陰、時々小雨、今日、依二日次宜一、參二內、院等一、先參〇一本作見參院、依二御物忌一、於三鬼間遂謁二于女房一、退出、次參院、乘燭、申三入兩院御方二、法皇仰云、依レ有二取亂事一不レ遂云々、次退出、最勝講奉行、五位職事勘解由次官親宗、六位大學助親經云々、今日出納來、催下可レ參二最勝講初後一之由上、申二承了由一、院藏人二人依二女會事一除籍云々、後聞、除籍之儀被レ止、只召籠云々、
十七日、辛卯、

十八日、壬辰、物忌也、
十九日、癸巳、物忌也、攝政被參女院御方云々、申刻許、大外記賴業眞人來申云、最勝講之間、可有賑給定、而左大臣有障不可被參、若可勤仕者、何日可被行哉者、答云、明日可參最勝講、其次可定申、文書幷執筆宰相等、催調可候陣、但明日、若日次有障、可延引者、自是可告示、不然者、可存知明日之由、者、賴業退去了、依爲物忌、立門外、以人所申也、則日次事、遣問在憲朝臣之許之處、明日、廿日、無憚云々、仍大夫史之許、辨一人可催設之由仰遣了、又藏人辨兼光之許、可用意之由同仰遣了、下知官之上、重雖不可仰、事卒爾之間、若有相違事乎、仍殊所觸遣也、
廿日、甲午、自夜甚雨、辰刻以後天晴、
此日、最勝講初日也、又有賑給定事、未刻、着束帶、（色目如恒、蒔繪劒、）先參院、以少將光能朝臣、申入法皇幷女院〔御〕方、則參內、（皇居閑院、）上下參集事、未始先參御所方、次着殿上座、（先是藏人次官親宗示云、事皆具了、攝政御直衣也、定不着殿上給乎、）招頭中將資宗朝臣、問事具否、（雖可尋奉行職事、只臨見參也、是先例也、）申具之由、便以件人奏事由、歸來、仰聞食之由、則召藏人辨兼光、仰可打鐘之由、（無殿上辨之時、或仰承行藏人云々、候之時、必仰殿上辨也、）則撞鐘、次出居著座、次余以下出自殿上戸、着御前座、（今日御裝束、以西對西面爲道場、西簀子敷敷公卿座、（北上、）南簀子、敷出居座、幷左方堂童子座、右方堂童子座、二棟廊南緣敷之、今日堂童子、爲御所方、以右方爲上臈也、證義者座在北、講師、聽衆座在南、高座立庇、散花、行香机立西簀子、御經机、立母屋御帳南、惣同東三條儀、）次威儀師率衆僧參上、其路登自廊中門廊南妻、經同簀子、幷御殿南廣庇西簀子等、入自同西面南第一間、著座、（衆僧着座了後、威儀師者座如恒、證義者二人經佛前渡北也、）次講讀師、（講師法印教緣、讀師證誠也、）先着禮盤、衆僧相〔共〕惣禮之後、各着高座、次威儀師打磬、公卿揖笏、次唄、次堂童子着座、頗遲々、仍仰出居催之也、則分花筥、次散花、次堂童子收花筥、退下、次講師啓白、此間、頭中將資宗朝臣經對面廣庇、同西簀子敷等、（行香机四也、）入自西面北第一間、跪講師座（講師北、讀師南也、）西邊、仰御願趣、右廻經本路退下、次威儀師取御經給講師、次說經、次論義、（問者延曆寺恩深、故辨覺法印子云々、）依證誠不加疑難、只問題許也、次依證義者命打磬、次講讀師復座、次威儀師進、告示咒願、三禮等、還跪南廣庇、召前權僧正、從僧復座如恒、次咒願、前權僧正覺珍、三禮已講明遍（東大寺、）等着禮盤、三度禮佛、此間、威儀師就行香机頭、次余以下解劍置笏、進机南頭、（余、左大將師

百五十

良、（一條大納言公保、大宮大納言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五條中納言邦綱、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新源中納言資賢等也、但著御前座人、七人也、仍今一人不足、資賢卿追參加也、北間頗以遲々也、）威儀師分輪、次第經行香机西、列立二棟廊南緣、（東上南面、）行事藏人大學助藤原親經取火蛇相從、次入自西面北第一間、（威儀師前行也、）先行證義者、次咒願、次三禮、次自母屋北第三間行、僧綱、講師、了經同座與凡僧講師座之間、（凡僧講師不起座、仍不行香、去年又如此、近年之例云々、）右廻西進、（經讀衆座前也、）出自母屋廂南第一間、經笠子對面廣庇列立、（西上、）了更經西笠子、如本列居机南頭、各返置輪復座、余如本帶劍、自余人不然、藏人置火蛇於机上、經公卿座前退下、次僧侶退下、次公卿退下、（公卿先下臈、）出居先是各以退下、公卿退之後可退去也、余召兼光、問賑給定事、申云、只今宰相中將書設定文、今暫有程歟云々、仍還著殿上座、以頭中將奏中事由、（職事等不相存、忽揚音奏之、適出來也、）歸來仰聞食之由、又召兼光仰鐘、次槌鐘、次出居著座、次公卿著座、次僧侶參上、次講讀師登講座、（講師權僧都專寶、歷御帳後到北也、）次堂童子著座、次唄、散花、次收花筥、次講師啓白、次說經、次論義、（問者興福寺隆雅、表白之間有述懷之詞等、）二重如恒、證誠等評定之後、打鐘、次衆僧退下、次公卿退下、次出居退下、主上相具女房等、出給佛前、余參上入見參、

次著陣座、行賑給定事、其儀、先著陣奧座、（資綱先起座、余移著了後、更著座也、）則左大辨資綱卿著座、次余起座移著外座、召官人令置軾之次、仰可召外記之由、次大外記頼業與人參軾、余仰例文可進之由、頼業稱唯退去、次六位外記持文書筥、置余前、又一人持硯筥、置參議座上頭、余見文書了、目資綱、資綱移著座上、取笏候余氣色、資綱搢笏、卷返縱紙、候氣色、余揖許了、披例文、見合今度可勤仕之使、側記與奪之定文、自本書儲之、仍如形端四五行書之了、持來余前、置笏授之、余置笏取之、資綱復座之後、披見之處、左兵衛佐家光注右兵衛、仍返給令改直了、取出文書等、置座前、入定文於筥、以官人召兼光、給筥、仰可內覽之由、兼光歸來、返給筥、兼光云、便奏了云々、則退去了、次召外記、大外記頼業參軾、余置笏給筥、（文書定文等加入也、）頼業取之、有可待上宣之氣、仍目之、頼業唯退去、六位外記一人出來、取硯退出、此間秉燭、次余退出、先是左大辨起座了、于時戌始許也、今日使等無代官也、今日攝政着直衣、被候簾中也、

此日、參入公卿、

大納言、（師長、公保、隆季、資房、）中納言、（邦綱、宗家、資賢、成親、時忠、）參議、（教盛、資綱、親定、）
堂童子、
右方、（左衛門權佐隆盛、近江守資教、）　左方、（藏人辨兼光、宮內小輔棟範、）
雖二右方一、依レ爲二御所方一、上﨟所二勤仕一也、
僧名、
證義者、
前權僧正覺珍、　法印致緣、
講師、
法印致緣、　權少僧都章賢、
法眼覺長、　觀智、　公慶、
律師行兼、
已講、　藏俊、　源賢、　弘雅、　明遍、
聽衆、
（興）隆兼、（同）勝詮、（山）慶深、（東）辨曉、（山）覺辨、（寺）長宗、
（山）貞覺、（同）信性、（東）聖慶、（寺）顯忠、
廿一日、（乙未、）不二出仕一、後聞、朝座講師覺長、問者長宗、（三井寺、資長卿子也、）夕座講師觀智、問者勝詮、（興福寺也、）參入公卿、前大納言重盛、一條大納言公保、平三位信範三人云々、
廿二日、（丙申、）天晴、入レ夜小雨、未刻參內、着二殿上座一、左大將已下六七人許在レ座、余召二奉行藏人親經一、問二事具否一、申二具之由一、又申云、攝政可レ有二御參一、而未二參給一、仍被二相待一云々、
其後良久、仍招二兼光一、問二攝政參否之兼定一、（一イ）申云、可二參給一之由所レ承（○不恐承說、）也云々、余云、事具了之由、密密可レ進レ人歟者、其後已經二時刻一、而之間、親宗出來云、殿下只今有二御參一云々、暫而攝政被レ參、其後余招二頭辨長方朝臣一、奏二事由一、皈來、仰二可レ始之由一、則可レ打レ鐘之由仰二件人一、次槌レ鐘、次出居着座、次公卿着座、次僧侶參上、其後儀如レ恒、啓白之間、威儀師給二御經於講師一、說經了、論義、講師法眼公慶、問者辨曉、（東大寺、華嚴宗、）問答之間、講師有レ所レ礙歟、事了、衆僧退下、次公卿、出居等退下、余以二兼光一（長方朝臣、先是退出了、）奏二事由一、仰レ鐘、次槌レ鐘、次出居着座之後、公卿着座、次僧參上、其後如レ恒、講師權律師行兼、問者覺辨、（興福寺、）論義之中、有二娑婆論義一、講師云、自宗他宗大乘小乘凡諸經論之中、未レ聞二是名目一云々、如レ此之間、問答不二分明一、於二今一重一者、講答已明、但證誠加二疑義一歟、事了、僧退下、公卿退下、余參二御前一、則退出、
今日、參入公卿、
大納言、（師長、隆季、資國、）中納言、（邦綱、資賢、兼雅、時忠、）

參議教盛、實綱、　散三位通房、實家、
堂童子、
北方、　木工頭親雅、　越中守行雅、
南方、　左兵衛佐家光、　兵部大輔通定、
廿三日、丁酉、不出仕、後聞、朝座講師藏俊、已講、問者貞覺、山、貞憲之子云々、夕座講師、已講源賢、問者樂嚴、三論宗、東大寺、師行入道子云、講答不明、問者甚優也云々、
廿四日、戊戌、不出仕、雨降、光長來云、女院春日御塔竊盜入、取佛具等云々、可被尋沙汰之由、被仰遣僧都之許也、秉燭、信性闍梨來云、今日、攝政立行香給、北路非普通、經御帳後云々者、彼執政之人、用道有其說是也、又云、朝座講師、已講弘雅、問者信性、夕座講師、已講明遍、問者顯忠云々、今日物忌也、信性資長卿子也、新參者也、
廿五日、己亥、昨今物忌也、院自今日令始熊野精進給、
廿六日、庚子、或人云、最勝講之間、有少僧事、又藏人親經敍爵云々、僧事未聞、法橋一人云々、
廿七日、辛丑、
廿八日、壬寅、今日物忌也、泰親朝臣來、謁之、
廿九日、癸卯、今日院令進發給、南山有謂六月會事、上皇爲樞越致祈進給云々、御願文光範草進之、

六月

一日、甲辰、雨、
二日、乙巳、雨、
三日、丙午、雨、
四日、丁未、雨、
五日、戊申、密々有詩、題云、飛泉爲夏友、又當座有和歌、題云、水邊忘夏、契明夕戀、
六日、己酉、今夜方違如恒、
七日、庚戌、
八日、辛亥、昨今物忌也、或聖人來、言談、
九日、壬子、
十日、癸丑、伊勢遷宮神寶用途料鷲羽、依先日催進行事所了、書副送文、相副下家司、但下家司不參、仍遣出納也、
十一日、甲寅、
十二日、乙卯、今日、參内、并女院等、入夜退出之間、心神頗惱、

十三日、丙辰、早旦參女院御方、申刻歸家、所勞殊以更發、
十四日、丁巳、所惱同昨、
十五日、戊午、
十六日、己未、
十七日、庚申、
十八日、辛酉、昨今物忌也、
十九日、壬戌、
廿日、癸亥、御匣殿被退出、日來敢無其儀、俄被發心云々、神妙事也、
廿一日、甲子、上皇下向自熊野給、
廿二日、乙丑、密向御匣殿亭、邦綱卿訪來、余相逢、
廿三日、丙寅、
廿四日、丁卯、
廿五日、戊辰、早旦或聖人來、相逢、巳刻、自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雅之許晉狀云、來二十八日可有參院、卜定可參陣者、雖有所勞、相扶可出仕之由令申了、卜定上卿神事之有無、并輕重不審、仍問人々之處、各答不同、攝政殿被命云、卜定上卿專不可神事、只當日許可忌服者僧尼等云々、源中納言雅頼、所示又同、是初齋院上卿宗可爲神事之故也、藤中納言資長、可神事、自奉日可立札云々、余案之、攝政之命、雅頼之所示、理可然、但當時、家中無服者僧尼、仍自然神事也、

廿六日、己巳、來廿八日可有定卜由、仰官外記了、
廿七日、庚午、
廿八日、辛未、天晴、午後陰、此日、賀茂齋王卜定也、自今朝不逢僧尼服者、并月水女不入家中、巳刻、外記師友來、申上達部散狀、問參陣刻限、申刻可參之由答了、申終、着束帶（蒔繪劍、如恒、）參內、（閑院第、）先是於陣腋召左少辨經房、（奉行辨也、）問事具否、申云、神祇官、陰陽寮以下諸司具了云々、次余着陣奥座、次移着外座、以扇直沓、（此間、六角宰相家通參、着橫切座、）令官人令置軾、次藏人右衛門權佐光雅就軾、仰云、賀茂齋院卜定日時、仰陰陽寮令擇申、（與、）余揖之、光雅退歸、次余以官人召左少辨、則經房參軾、余仰云、賀茂齋院卜定日時勘申〻、經房微唯退了、頃（○頃下恐脫之字、）持來日時勘文、余披見之後、經房退了、（件日時、今月二十八日、時戌二點云々、）次余召官人、傳仰外記當可持參之由、則六位外記持筥參上、余入勘文於件筥、以官人召光雅付之、（光雅申云、攝政殿依御物忌、不可持參由有仰、）

小時奏聞了、歸來返給宮、余結申如恒、光雅仰云、依勘申行之、余微唯、写文入宮、光雅退、了後召經房下之、(余誤作入宮欲給之、經房示氣色、更覺悟、取出下之、先年又如此、頗被懸其上也、)經房結申之、余仰同職事、經房唯、写文退了、次召外記、返給宮了、次光雅來軾、仰云、頂子內親王可為賀茂齋院哉之由、令卜申(與、)余揖之、光雅退下、次余以官人召經房、則參軾、余仰可敷社司官人座之由、經房退下、仰掃部寮令敷之、先敷筵之上、敷紫端疊陣北砌也、(柱外也、)次置水火如恒、次余召外記、仰神司官人可詣寄座之由、外記唯退下、則神祇權大副卜部兼康以下、神官四人參上着座、(自西方參也、社官人着座之後、持來號宮一合、置座末、納卜具也、)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外記參候小庭、余仰硯紙可持參之由、外記唯退下、則持硯宮、置余前、(入紙二枚、)次余摺疊取紙、先卷取禮紙、置硯宮、(硯下方也、)次卷返紙、取筆書之、(頂子內親王五字、紙端四寸許、上二寸許置之、不書年號月日、)了、如本卷之、更加禮紙置前、以官人召外記、外記參入、余給名簿、仰可封之由、〔召三〕外記、作候軾揷笏、自懷中取出封紙、(不覆如何、)以小刀封之了返上、外記退出了、余取之、其上書封字、(封同上也、)取副名簿於笏召云、神司(カムツカサ)ノ權大副ノ朝臣、(被問)

稱微音召之、(四位召官朝臣、五位召名朝臣、恒例也、或說雖他社事、尙召中臣云々、普通之說、伊勢事、不依位階、召中臣、他社事、召第一座者也、而稱記、齋院卜定、度々召中臣也、但其時參入神官座次不載、仍尙不審、問中攝政之處、召中臣例、自然中臣爲第一之故歟、忽雖勘得云々、今度付普通例、召第一座者也、守二說之說、定致疑難歟、)則兼康經座後拜末(東也、)參軾、余給名簿、(先例、或召寄入之下給、長元九年、天仁元年等例也、然而治曆五年齋宮卜定、故大殿以手給之、唯彼儀不召寄也、加之、中攝政之處、以手給之由、覺悟云々、)兼康取之復座、次第取下、卜申了、封上書卜乙卜合之由、(或封下書之云々、)入板宮蓋、兼康持參、余取之置前、返宮蓋了、次召外記、仰神祇官可起座之由、則開之、神祇官等起退了、仍外記不能仰、則掃部寮出來撤座、次余以官人外記可持參宮之由仰之、則外記持參宮、余入卜形於件宮、給外記、外記取之立小庭、次余起座、相具件外記、進中門、(經小庭、幷立部西頭等、如恒、)付光雅奏之、頃之、光雅歸來、返給宮、(卜形留御所、)余云、先例或自御所直返給者也、或又有下給上卿之度、光雅無所申、余取之給外記了、(外記取之退下了、)余又云、齋院卜定之由、歸陣之後可被仰歟、然者待其仰、可仰中臣、幷辨等也、此次被仰、又先例歟如何、光雅云、同事也、此次令申、又先例也、然者只可令仰御云々、余歸陣、以官人召外記、外記參小庭、余仰可召定隆之由、(中臣也、)外記唯退下、小時定隆參軾、余仰云、

以項子內親王、卜定賀茂齋院了、任例可令行者、定隆退了、次召辨、經房來、余仰、大略同仰中臣之詞、但仰可成官符之由也、經房微唯退下了、次光雅來仰云、令權大納言藤原朝臣、左少辨藤原朝臣、右大史中原長倫等、行初齋院事與、散位平朝臣時盛可爲勅別當者、余揖之、光雅退了、次余以官人召經房、仰此旨了、（延久五年齋宮卜定、上卿大殿召他辨被仰之、仍欲召他辨之處不候、依不可默止、則仰行事辨了、是又先例云々、）次余召光雅、密々問云、於今者、無被仰事歟、光雅云、不可候奉幣大祓日時、齋院上卿可被勘下云々、（先例、或卜定上勘之、或齋院上勘之、仍密々所問也、齋院上勘之、恒例也、）次余起座參御所方、逢女房、則參院、一切無人、尋出藏人一人、申入兩院、退出、心神殊惱也、卜定所、中御門京極云々、

廿九日、壬申、祓如恒、陪膳顯方朝臣、

七月

三日、乙亥、向御匣殿之許、訪所惱、上人二人來、各授戒了、

四日、丙子、頭中將實宗朝臣來云、廿二日可有祈年穀奉幣、可奉行者、當時有所勞、不能出仕、臨期減者可參仕、如只今者、不可叶由令申了、依有所勞、不相逢也、

七日、己卯、節供、乞巧奠等如恒、

十日、壬午、醍醐僧都宗命入滅了（年五十三）、賢覺法眼寫瓶之弟子也、於東寺知法之人也、分數之理可悲云々、

今日、法皇始百日念佛給、十二日、

十二日、甲申、去夜半許、東北院燒亡了、今日辰刻始聞之、則以季長朝臣、依所勞不參、多其恐之由申殿下了、被移造之後、未有火災、今遇此徵、可哀可憐、但護摩堂、不斷經所等免餘炎、又本佛經等奉取出之、（件佛經等、奉安置西北院云々、）炎上之庭、邦綱卿一人參入云々、攝政返報云、不肖之令然也、爲恥爲歎、故示送旨爲本意者、今明物忌也、

十三日、乙酉、自頭中將許、問送奉幣上卿事、申無術之由了、

十六日、戊子、向北病者、有危急之氣、則復例了、先是邦綱卿來、

十九日、辛卯、向北病者於今者如無、但苦痛甚止、念佛無他、可悅々々、

廿日、壬辰、酉刻許、告送云、病者有惱氣云々、則馳向、

無二殊辛苦一、只其期已近之體也、念佛無レ絶、佛嚴聖人
爲二善知識一、自二日來一、所二居住一也、正念々佛之條、爲
レ悦無レ限、戌刻許、余歸レ家、女院遂御了、其後、一時許
而入滅、亥刻許歟、平時之間、轉二讀妙經四千餘部一、女人行、
爭過レ之哉、宿善可レ貴、余自二幼稚之昔一、蒙二彼奉仕一、已
越二乳海一、其恩德惣難二報謝一者也、可レ哀々々、
廿一日、癸巳公舜法印來、今夜被二葬送一云々、
廿六日、戊戌自二今日一、少湯治、
廿七日、己亥今日、新年穀奉幣、上卿、内府云々、
廿九日、辛丑晴、晩頭陰、泰茂來云、廿四日以後、天變五
ケ度云々、新院御惱瘧病、大事御云々、

八月

〔三日、乙巳天晴、物忌、閉門、同二昨日一、時晴來、申二天變事
等一〕
〔十日、壬子今日、攝政娶二前太相國嫡女一云々、〕
十一日、癸丑參二女院御方一、内膳正親能王初參、何心哉、
可レ嘲々々、
十五日、丁巳當齋院崩給云々、去今月、貴女、親王可二愼
給一之變頻示、今有二此事一、尤可レ恐、或云、蘇生給云
云、
十七日、己未齋院一定蘇生云々、
廿一日、癸亥政所侍等所宛也、
廿二日、甲子今日、攝政、室家嫁娶之後、初被レ行、被レ向二華山院一云々、攝政廂御車、前駈廿人、不レ論二君達諸大夫一院殿上人等也、四位四人、
無二六位一、權右中辨重方朝臣在二御車後一、刻限亥時云
云、先レ是被レ始二政所家司五人一云々、還了、後攝政相
共被レ渡レ北、邦綱卿家云々、日來攝政所レ被レ居二此家一也、而爲二此事一、暫被レ申二請中宮御所一、以二彼家一、故攝政殿娶二白川殿一給、依レ爲二不吉之例一、故被レ遂二被例一云々、中宮御同宿云々、頗以見苦事也、
廿五日、丁卯天晴、此日、爲二故御匣殿一、自二女院一有二御佛
事一、三尺普賢菩薩像、導師公舜法印、事了、公舜法印
來、良久談歸了、

九月

二日、癸酉今日、爲二故御匣殿一、女院女房已下供二養一品
經一、導師覺長法眼云々、
此日、自二頭辨之許一、送二消息一云、可レ奉二行例幣事一、内
内取二御氣色一、可二仰遣一、隨二左右一可二參啓一云々、遣二賴
輔朝臣之許一也、余書二返事一、當時有二所勞一、誠今明若減
者、可二參仕一者、此一兩日腰邊少熱物出、丹云々、付レ藥

聊有減、仍申此旨也、又來六日爲故御匣殿可供養佛、仍至于彼時奉行神事、有事憚、旁當時不能領狀也、

三日、（甲戌）今朝、丹瘡平減、醫師等申出仕不可憚之由、仍以消息内々觸頭辨云、所勞夜間減氣、若尙可勤仕者、六日以後可蒙重催、至于彼日有故障(之)故也者、返事云可存此旨云々、

五日、（丙子）自去六月晦有所勞、不出仕、今日日次宜、仍着直衣、先參院、以藏人入見參、中將定能爲御使來云、故入道殿御手多可令尋進給、有被尋事也者、令申云、入道手跡、尤雖可相持、以尋常本一切不候、其故、老耄之後ハ、稱目不見、不被書候、又其外殊不相傳候、異樣之物少々候歟、罷出撰求可進、但多々不可計候者、又歸來云、不論善惡、多尋進者、次參高松院、謁于女房、次參内、雖御物忌、參御所、依召也、退出之間、邦綱卿出來言談良久、次退出、

今日、御匣殿法事也、（光長沙汰云々、）

六日、（丁丑）爲御匣殿修佛事、導師前大僧都覺智、無願文、諷誦文、成光朝臣草進之、

七日、（戊寅）外記廣元來云、例幣事、左府申障、若可參歟者、申可參之由、又仰云、大内記出仕哉、又使王二人催出哉如何、申云、大内記近日依鹿食不出仕、然而加催可申散狀、使王皆所催沙汰也、又申云、御參陣刻限如何、仰云、巳刻可參、毎事可催具者、退出了、此事等以職事光能所仰也、

今日、一昨日院所召之手本、以基輔進院、付定能可進之由所仰也、（手本四卷、大文字一卷、合五卷也、）以檀紙裹之、置硯筥蓋進也、歸來云、返々神妙思食者、

申刻許、頭辨來、予相逢、（冠直衣、）先以人（尹明也、）令申云、例幣事可奉行者、仍所相逢也、余問云、若可有宣命辭別歟、答、未申定、早申事由可示、又問奉行辨、藏人等示云、辨右中辨爲親朝臣、藏人惟頼云々、卽退出了、自今日立神事札、憚僧尼重輕服人、月水女等如恒、又佛經等奉渡別屋、但月水女等、別屋強不憚也、重服、僧尼一切停止、又輕服人、除服之後、惶不惶有説々、相尋可一定也、

九日、（庚辰）節供如恒、藏人不奏下内藏寮請奏、仍内々相尋之處、下他上卿（堀河中納言、）了云々、如此請奏可下奉行上卿也、藏人之所爲勿論、近代或如此云々、不

百五十八

レ可レ然々々、又奉行辨爲親之許明後日午時、毎事可二催具一仰遣之由仰遣、又神紙官請奏事遣尋、返事云、伊勢幣事、内藏寮之沙汰也、神祇官不レ進二請奏一歟云々、此事不レ得二其心一、近古内藏神祇共成二請奏一者也、而近代官掌只觸二奉行史一、成二宣旨一、不レ覧二上卿一云々、雖レ不レ知二是非一、依二近代之例一、不レ仰下可二成上一之由上、

十日、(辛巳、)早旦、奉行職事之許、送二書狀一云、明日奉幣可レ有二辭別一歟如何、返事云、今度不レ可レ有二辭別一云々、仍明日直可レ參二八省一、今日爲レ開二卜串一、大外記可レ來之由、遣仰已了、返事云、相二具卜串一、只今可レ參者、則奉行外記廣元來、相尋云、大内記參否如何、先日相催、可レ申二左右一之由命レ申、而于レ今無音如何、命レ申云、加レ催之處、申云、有二所勞一、直參二此御所一、可レ申二左右一云々者、申狀不レ慥、如レ聞者、不レ可レ參歟、何于レ今不レ申二此散狀一哉、重相二尋參否一、早直可レ觸二奉行職事一、更不レ可二懈怠一之由仰了、頃之大外記頼業參來、予以二家司光經一仰云、今度奉幣宣命、不レ可レ有二辭別一之由、今朝被二仰下一、仍明日直可レ參二八省一、今日可レ開二卜串一也、於二里第一開二卜串一之儀、恒例也、然而近年之間不レ聞歟、兼又使王申二御馬事一、先參陣之時、外記出レ陣申二上之一、上卿奏二事由一、召仰者也、而明日不レ可二參陣一、於二八省一令レ申者、有レ煩二于奏聞一、(但攝政被レ參二八省一者非二此限一、)今日於二里第一可レ申歟、且又先例如何、令レ申云、如レ此之時、外記不二進申一者也、開二卜串一之儀了、使王申二御馬一者、直付二職事一奏聞、可レ給之由、自二御所一被二仰下一、是先例也、更於二八省一不レ可二申上一、又不レ可レ被二仰下一者、則下官着二衣冠一、出二居上達部座一、(外出居也、東面、)以二家司肥後守光經一、(衣冠、候、)召二外記一、則大外記頼業與人持二卜串筥一、先候二東廣庇一、(南布障子内也、)下官目レ之、頼業稱唯、進來、登長押一、(入レ自二寄居間一也、)膝行指二寄筥一、拔レ笏、下官取レ之置レ前見了、(或取二出透一見之、然而今度不二取出一、又一説也、)押二出筥一、仰云、開ヶ、頼業插レ笏取レ筥置レ前、取二不合卜串一、筥中下方横置レ之、(或取二出自筥一置レ之、兩説云々、)開了、幷置二筥内一(乙下合、丙合、)進レ之、下官引二寄筥一見了、(是又不二取出一也、)返給、頼業取レ筥、予仰云、遣二乙下合致重王一セ、頼業稱唯、揖退下、次下官以二光經一仰二使王御馬事一(先レ是問二頼業一、依二彼申一所レ仰也、)了、外記申云、大内記可レ參之由、領狀也云々、後光經語云、可レ仰二六位外記一之由、頼業命レ申、仍仰レ之、廣元稱唯云々、先レ是、奉行右中辨爲親參入、申云、于レ今不參、昨日遂レ蒙レ仰、返々恐申云々、余以二光經一仰云、明日午刻直可レ參二八省一也、

每事可レ催出、又神祇官請奏事、先例多也、然而可レ依二近代例一者、爲親退出了、例幣之宣命、無二辭別一、大臣爲二上卿一之時、有二二説一、一説、當日先參レ陣、開二卜串一、幷奏二宣命一、次參二八省一、一説、依レ爲二例狀一、宣命更不レ可二奏聞一、仍當日不レ參レ陣、前一兩日於二家中一開二卜串一、當日直參二八省一云々、此兩説之中、申三合攝政一之處、命云、兼日於二里第一開二卜串一、當日不レ奏二宣命一、直參二八省一爲レ善云々、加之、舊記多如レ此、就レ中九條殿之子孫用二此儀一之由有二所見一、仍旁就二此説一了、今日家中裝束更無二相改事一、只如レ例也、

十一日、壬午、天晴、此日、例幣也、辰刻沐浴、爲レ致二潔齋一也、巳刻、頭辨長方朝臣送二書狀一云、今日、奉幣宣命、可レ被レ載二天變事一之由、只今所レ被二仰下一候也者、答云、奉了、只今可レ參レ陣、此旨仰三遣大内記許二了、而若有二懈怠一歟、且直可レ被二召仰一歟者、則大外記之許仰遣云、可レ有二宣命辭別一之由、俄被二仰下一、仍先只今可二參陣一、内記召儲可レ候レ陣者、又大内記光範之許、仰三遣宣命辭別一、事了雖レ須二召仰一、依三事可二遲引一、所レ不レ遣也、

未刻、着二束帶一參内、(先有二祓事一、陰陽師有親、陪膳頭方朝臣、(束帶、))直着二陣端座一、令レ置レ軾之後、招二頭辨一示云、宣命辭別事、以二今朝仰一、今申三遣大内記之許一了、其上有二子細一者、定直被二召仰一歟如何、頭辨云、其外殊子細不レ候、但大内記只今參候、大略仰含了者、則退了、次以二官人一召二内記一、則大内記光範參レ軾、余仰云、宣命草持參哉、(先問云、辭別事、定在知哉、申云、承存候者、)光範退、則持參之、(入レ筥、件草載二辭別許一、此事、有二兩説一歟、或宣命詞、皆書二載之一、或依二例狀一、只載二辭別許一、今如レ此、余問二内記一、申云、依レ爲二例狀一、所レ載二辭別許一也者、或記載二辭別許一之條雖レ之、仍一端雖二相尋一、是又非二失錯一、仍不二改直一也、隨又先例甚多也、)余披見了返給、仰云、内覽、(濟三申内覽一可二申諸二(之)由仰レ之、攝政之時、必雖レ可レ見レ之、爲二近例一之上、亦依レ可二懈怠一、仰二此由一、)光範參三向攝政之亭二了、暫而持歸云、淸書不レ可二内覽一者、余返二給筥一、内記取レ之、退立二小庭一、余進二弓場一、(其路、見二去年新年穀奉幣記一、仍不レ注レ之、)付二頭辨一奏二聞之一、小時歸來、余取レ筥給二内記一、復レ陣、内記置レ筥則返給云、可二淸書一、則持二參淸書一、(兼書二儲之一歟、)令レ持二内記一、進二弓場一、付二頭辨一奏聞、返二給之一、内記不レ還二着陣一、參二八省一、(光範以二前駈一令レ申云、有二所勞一、不レ能レ參二八省一、余云、必可レ參事也、作二參内一、申二所勞一、不二打任一事也者、)上官相從、入レ自二待賢門一、(用二南問一、)經二殷門一、先レ是、行事(右中)辨爲親朝臣、又六位上官八立二嘉喜門西腋一、(東面南上、)余自二殷門下一乘レ裾、對レ辨相揖、(辨跪レ地、上官平伏也、)入二嘉喜門一、自二砌上一西行、着二北廊座一、(隨身以レ弓裹レ幘、着二二間簾面中帖一也、砌上隱置二小筵一、爲レ軾、)兩揖了、以レ扇直レ沓、(沓在二遠下一也、)之後、以二召使一召

辨、即爲親入自嘉喜門、經砌參軾、余問幣物具否、申具了由、余目之、爲親不着座、出嘉喜門了、次召外記、賴業經砌參軾、余問使參否、申參候由、余目之、賴業稱唯、出嘉喜門了、次以召使、傳仰內記可持參宣命之由、則外記廣元參上、（不着軾、候砌也、）申云、大內記光範申云、雖參上、依有相勞事、不能着東廊座、可隨重仰者、仰云、乍出仕申此由、頗不當事也、尙早可泥寄者、大內記光範持宣命宮參上、立嘉喜門南壇下、次余起座經砌、自東廊西砌南折、（上官等相從、內記在予後、辨以下列其次也、）入自座北間、自座北頭着之、兩樹如恒、辨已下着南面座、內記置宣命宮於余座前、同着座、次余仰辨、令取幣物、則中臣祭主從三位大中臣親隆朝臣率忌部卜部等、入自東福門、經幔門、列立少安殿南庭、（東上北面、）次忌部進登自少安殿南面東階、取外宮幣、於階上授卜部、（卜部登階一級、受取之、）次取內宮幣、降階不復列、直進行、次卜部、次中臣、次第出自東福門了、次余以召使召使王、即致重王入東福門、經砌着軾、余置笏取出宣命給之、（使王眼前申所勞之由、依不足言、給宣命了、）使王取之退下、次傳仰辨、以召使令見幣出宮門御哉否、暫而目

內記、令取宮、此間、爲親申云、可有廻廊列哉否、余云、先例不同、然而不還着北廊座之時、先退出、有便宜歟者、爲親以下起座、出自嘉喜門了、次余經本路、出同門、辨五位外記史以下列立門西腋、（辨跪地、上官等平伏、五位皆平伏、）余對辨相揖、經幔門、退出自待賢門南門、于時酉四點也、

今日、始終發前蹤、又使王申御馬事、昨日於里第仰外記了、仍今日外記不申上、又余不奏事由也、此旨密々語示頭辨了、雖不可必然不知子細之人、定存失禮歟、仍所觸示也、

十二日、（癸未、）時、申刻、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爲法皇御使來、則余着冠直衣相逢、光雅仰云、齋院兩度卜定已不叶神慮、尤有其恐事也、而當時其人不御座、何樣可被行哉、可令計申者、余申云、已是朝家大事也、以短慮輙不能定申之上、如仰詞者、子細不分明、於其人不御座之條者、何樣可令申哉、奉沙汰之趣之後、可計申事歟、光雅云、此事被仰下之時、人々定被申此旨歟、聊存子細、可答申之由、再三雖申事由、只先可申此趣之由有御定、仍所參啓也、但內々齋院可卜定哉否之由、

被問先例、仍其勘例各可令見申歟之由雖令申、又以不可然由有仰、仍力不及候、余云、一切至于其人不御者、爭默止哉、然者以齋院被卜定之條、雖可然事、無先例之上、其運已盡人也、令及沙汰之條、非無神慮之恐歟、但是就職事之密語、令答之詞也、專非可被奏聞、尚有恐事歟、光雅申云、可存此旨、密事此事仰詞之次第、頗以不審也云々、余內心案之、院御子被加元服之宮御坐、其御子息女宮兩人被坐云々、何其人々不被卜定哉、或人云、非親王之人子息、無爲齋宮齋院之例、若父宮被下親王之宣旨者、其又不可然云云、此條尤神慮難測事也、作說可然之人、被行無先例事之條、非恐意之所及、人々皆雖存此旨、一切無其人之由被仰下之上、不能申出歟、末代之政、只在小人之心歟、可哀々々、又孫王卜定有先例也、入夜、例幣奉行外記廣元來云、使王兼不申所勞、參八省之後、雖申風病更發之由、仰可相扶由令立了、而於粟田口俄絕入、此午時許、告送此旨、則觸頭辨、頭辨云、須申上卿、又經院奏也、然而事已火急、只指替他使、可尋遣也者、因之催出經隆王、令立了、不申此旨之條、依有恐所執申也、余仰云、外記先可觸上卿事也、然而事火急、直令申職事、又非強過怠、凡事已非常、有如此事之例哉、問賴業眞人、可令申、諸社祭使於途中病惱恒事也、然而至于此條、尚有不審者、外記退出了、以職事光能令申也、

十五日、丙戌、〔天〕晴、今日、女院御方御懺法始也、先有御忌日、故北政所、予參候重家卿候之、講了、余參院、次參攝政第、次參內、亥刻退出、

〔十六日、丁亥、自今日始湯治、先水湯、〕

十七日、戊子、小將定能來語云、去十四五日兩夜、於八幡有御神樂、資賢卿兼光等下向、定能、雅賢取拍子、通定內大臣息、兵部大輔、和琴云々、

或人云、齋宮不例御坐、仍母堂在洛中、忽下向云々、

〔十八日、己丑、自今日院御所、被始恒例供花、〕

廿日、辛卯、外記廣元持來伊勢幣使於途中有障改定例、先日依仰也、日比依惱氣不持來云々、仰和榮令勘也、

廿一日、壬辰、自今日始潮湯、今日日次不宜、仍去十一日如形浴始潮了、仍今日所浴也、

廿二日、癸巳、邦綱卿來、湯治之間、隔物相逢、

廿三日、甲午、今日、南都衆徒可上洛之由有其聞、又進奏狀、仍一昨日右少辨兼光爲攝政御使、向南京加制止、仍衆徒上洛延引云々、此事趣ハ、前下野守信遠、信忠法師子、候院下北面者也、依僧兼玄之讒、知行山階寺領坂田庄之間、致濫惡、其中殺害大織冠大炊女末孫等、又凌礫興福寺政所使等、依此罪、可被配流其身、又件庄可被付寺家之由、經奏聞之處、仰云、於庄者、早可付寺家、於信遠流罪者、其罪科無一定、信遠不過由陳申、然者、早可奉證人、其時於使廳經沙汰、隨所當之罪、可被行罪科云々、而衆徒申云、自上代大衆之訴、未有進證人之例、何巧申虛言哉云々、又山階寺末寺庄園等五十餘所、可被起立云々、依此等之訴、可企上洛云々、當時雖延引、來十月十餘日之比、尙可上洛云々、或人云、更不可上洛、先々如此云々、

廿四日、乙未、浴湖、毎日二ケ度、

卅日、辛丑、自今日止湖湯、浴水湯也、

十月

〔一日、壬寅、平座云々、不出行〕

六日、丁未、晴、女院御懺法結願也、余依湯治不參、公卿二人參入、民部卿親範、藤三位重家等也、

今日、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來示云、可獻五節之由、依被譴責、愁領狀了、而無計略、事等甚多、丑日、舞姬裝束可調給云々、早給色目、可調獻之由答之、余依愼風、隔障子所談也、被語云、按察宗俊記者名脩林、故入道右府記ハ名忠林云々、

今日、定能朝臣來談云、來廿一日上皇可幸入道相國福原別庄、人々殊結構云々、兩三日可有御經廻云、

七日、戊申、晴、自今日所止湯也、愼風冷同前、

八日、己酉、今日、上西門院有御堂供養事、法皇、幷建春門院、渡給件御堂、法金剛院內別被建立也、又故攝政〔殿〕母儀二品、於西林寺、被供養一切經云々、

九日、庚戌、晴、自中御門中納言之許、注送昨日御堂供養儀云、前太相國、左府、左將軍以下神事奉行、幷所勞之外人、大略皆參仁和寺宮、大阿闍梨讃衆廿口、公家有度者、御誦經使、又有勸賞、頭中將進大阿闍梨座下、下仰阿闍梨三口云々、

院、建春門院御方有加布施、（大相國以下取之、）院、上西門院互有御送物云々、人々上下皆束帶云々、上總守基輔語云、布施、導師五十、讃衆、被物布施許云々、又有打出云々、未刻事始、秉燭事了、則院女院還御云々、入夜、藏人國行來云、主上聊有御咳氣云々、仍以消息申女房〔之〕許了、

十日、（辛亥、）去夜、女房御返事、今朝持來云、雖殊事不御、聊御咳病之氣御也、若尙有御煩者可告云々、邦綱卿之許同示送、其返事同前、去夜泰親參上、修鬼氣御祭、又房覺法印勤修千手法云々、今朝又尋〔申〕女房、返事云、頗宜御云々、邦綱卿送消息〔云〕、有御減云々者、今年相當太一、支干合御厄之上、天變頻示、就中太白入太微、是殊可恐之變云々、祈節懃思之處、如今者御減可悅々々、

十四日、（乙卯、）高松院渡御上皇御所、爲念佛聽聞云々、

十八日、（己未、）入夜能業爲攝政御使、持來多武峰恠異占形、（墓鳴動、）長者可被愼口舌火事等之上、氏公卿之中、寅申巳亥人可愼病事云々、卅日之中、丙丁日也、今月十一日恠異云々、邦綱卿煩二禁云々、仍訪返報云々、

十九日、（庚申、）前法務、（在配所遠江國、不被配伊豆國、去年之比、被渡住件國也、）去九月廿五日（或說廿四日云々、）入滅云、憐事也、今日始聞之、此日有行幸于松尾社、攝政依被煩咳病、不被供奉云云、雖爲服假、（前法務事也、）除服可被出仕之由、別有院仰、然而所惱重、尙不被參仕也、

廿一日、（壬戌、）今日、院百日御念佛結願也、前太相國、（烏帽子直衣、平禮、於平絹直衣云々、）左大臣以下公卿濟々、（內府、左大將不被參云々、）僧十口、人別布施五千具、其上建春門院加布施各五云々、下官依所勞不出仕、今夕、高松院還給白川殿云々、

今日所勞頗宜、仍可方違、參女院御方棧敷屋、

廿二日、（癸亥、）今日、上皇渡御鳥羽殿、明曉爲乘船也、

院藏人來、催大乘會袈裟事、

廿三日、（甲子、）今曉、上皇渡御入道太相國福原別業、公卿六人、重盛卿、資賢卿、兼雅卿、成親卿、宗盛卿、時忠卿等也、殿上人十八人許、不及記云々、

今夕、所惱又增氣、如忘前後、仍修鬼氣、土公、招魂祭等、終夜辛苦、曉更頗落居、

十一月

一日、（辛未、）源中納言雅賴送消息云、昨日、參勸杆廊御

卜、太神宮別〔宮〕御森内鹿斃事云々、官申云、自然事也、寮申云、神事不信之所致也、公家御薬、口舌兵革云々、又云、明日、平野祭分配、新源黄門故障之替、可参勤云々、又云、近日、院、建春門院可歴覧平等院云々、仍殿遂営之云々、今日、雖立春日祭幣、為服日数之内、仍不奉幣、

二日、壬申此日、春日祭也、弁兼光云々、」

三日、癸酉或人云、今日、法皇密幸成親卿五辻第、有競馬云々、

四日、甲戌或人云、近日、上皇可幸重盛卿六波羅第云云、

九日、己卯出川原除服、

十五日、乙酉晴、今日、除服之後、始出仕也、秉燭着束帯、先参院、次参内、経花徳門、着陣奥座、次職人右衛門権佐光雅来奥座、下吉書、下官結申、光雅仰仰詞、余微唯巻文、光雅退、此間、左大弁實綱着座、次余移着外座、令置軾之後召弁、右少弁兼光参軾、下官下吉書、兼光結申、下官仰仰詞、兼光唯退去、次下官起座参御前、須臾退出、抑、今日可参陣、可相儲吉書之由、昨日仰遣光雅許了、又為被下吉書、可催弁一人之由仰官了、但不可及申文之由、同仰遣之、而可有申文之由、致其沙汰、〔仍〕左大丞参陣之由所談也、頗以不審、但隆職為用意令相催歟、凡大臣参陣之日、参議可候陣、況於大弁者、必可参陣事也、然者縦雖無申文、實綱参陣専不可後悔歟、但近代礼儀、如無大臣、雖参陣、参議敢不参、非穏便事也、

十九日、己丑陰晴不定、入夜雪灑月明、此日、五節参入也、主上依御物忌、不出御帳台、寛治三年例也、抑、雖御元服以後、復辟以前、猶為幼主之儀、縦雖不当御物忌、何出御哉、但寛治四年五節可勘見也、同五年為有復辟之後故也、則引検寛治四年記之処、所出御也、御衰日有先例云々、但非御物忌、亥刻、着直衣（不出衣、主上出御之時、多出之、執柄出之時、不必然歟、為決疑申合女院御方、仰云、於今夜者、強不備花麗歟、不出衣可宜者、随仰不着出之、凡上臈并宿老之人、強不出之歟、只可依人之意、）参内、経南殿御後、弓場殿等、参殿上、先是、内大臣左大将等候座、相次左大臣被参、子刻許、五節参入云々、（美作闕所云々、雅隆云々、）其後、良久無音、数刻之後、頭中将實宗朝臣入自上戸、告摂政出給之由於左大臣、則左府已下経上戸、并年中行事障子西（件障子不抑也、）自長押昇、度庇、

攝政示氣色被進行、左相府已下相從、攝政以下皆於新長橋西妻邊着沓、（各或子息、或親昵殿上人令着之、余、左中將定能朝臣令着之、）經同橋、并承香殿南緣、同中間后町廊等、（殿上人指脂燭、相從前行、）攝政於常寧殿馬道南長押下、（壇上、凡路之間、皆有筵道、）被脫沓、左府已下於階下脫之、各經馬道、入妻戶內、（件妻戶懸簾之、）攝政與母被座、左府已下並居其前、妻戶內際敷高麗帖一枚、爲屈從上達部座、然而人數多、不必居件母也、其後舞姬等次第參入、各退歸了、（此間頗久、）次攝政已下經本路被返、（各於脫沓之所着之、）左府、內府、左大將等自后町廊邊、被退出（了、）余經本路參御所、攝政被候、則被出了、次余退忠了、抑、隨身等臨其期、廻流口方、兼召仰（之）也、殿上人取儲履、二間北簀（子）邊候、又於常寧殿、取沓給隨身也、隨身等經弘徽殿前、皆進后町廊下也、又返御之時、於本着沓之所脫履也、

五節、

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參入、御覽、先被（○被一本作無）召免、）新宰相賴定、（御覽、）美作雅隆朝臣、（參入、）相模有隆、（御覽、）

今日、參內以前、以家季送今夜舞姬裝束於中納言許、（相副薰物、）件裝束依先日被請也、又家季定成等爲童女裝束遣之、此外細事等尤多、

廿日、（庚寅、）今日、御前試也、下官不出仕、大夫史隆職參入申云、來廿三日仁王會定、可出仕歟、可承刻限、（答依所勞辭申了、）又申云、去御着陣之時、催大辨、皆有所存、無申文之時催之由、左大辨競云々、仍所申也、

廿一日、（辛卯、）天晴、此日、童女御覽也、依先日催、申刻許、着直衣（出衣、）參內、先參殿上方、內府、三條大納言（實房、）等（在座、）小時、頭中將實宗來、告出御由、內府、實房、時忠等、次第經上戶、（年中行事障子押之、）簀子等、各着御前圓座、次童女參上、（賴定卿童、中將賴實一人付之、相模童、少將資通、濟通付之、院宣云々、）此間、漸以暗然、依仰賴實取脂燭參上、尚以暗、仍召掌灯、（本自可召藏人也、掌灯非也、）藏人仲基、獨左右手持灯臺燭等參上、（依他人不候也、尤見苦、）當御座間南柱立之、今一燈不持參、仍下官催之、又藏人二人持參之、舉御座北間之程了、共無打敷、又灯臺之爲體不足言、奉行職事頗無用意歟、須五位殿上人役也、而各在五節所、遣召之間、可遲々、隨便宜歟、以下仕參上、當童女後居庭中、藏人取脂燭候左右、又童女前雖掌燈、尚北童不見、仍濟通取脂燭候童傍、（件脂燭、藏人取之、雖庭

百六十六

（〔中〕授済通也、）次依摂政命、令置扇、其後下仕今二人尚不参、被相尋之処、頼定卿下仕遅参、不可叶、今日事云々、仍勿論各令持扇等如例、到南第一間、各右廻退帰了、下仕同帰去了、次公卿等自下﨟起座、帰着殿上座、小時、下官参御前、摂政被候、頃之、摂政被退出了、次余退出、兼光語云、頼定下仕二人依論座次、（一人江口者、一人神崎者〔云々〕、）一人今朝遂電、仍忽難尋替、事闕〔了〕云々、又兼光問廿三日之参否、相扶所労、今日参入、其後出仕不可叶之由、辞退了、又資宗朝臣、問明日之節会之参否、同答不可参之由了、参入公卿等、皆以別仰召之、例事〔也、〕但其中、左大臣左大将不被参也、今日、摂政被候饗中、

廿二日、（壬辰）此日、節会也、余不出仕、

廿三日、（癸巳）此日、仁王会定云々、夜半人云、中宮御所炎上云々、下官依有所労不参、以使申不参入有恐之由、中宮渡御北小路摂政亭、（件家、邦綱卿宅也、）自其渡御邦綱卿東山家、（殿御車、）云々、件炎上放火云々、

廿四日、（甲午）今日、家中有犯土事、仍参女院御所、資長卿参上、余相逢、強泉事、良久退出了、出納来、催臨時祭摺袴、并可参由、申所労了、於摺袴者領状、

廿七日、（丁酉）乙貴、初参吉田、祇園、余網代車、前駈二人、（光能、親高、）布衣基輔、（地下、）衣冠乗車在車後、随身重武一人候御共、小使下家司遅参、仍相具出納、先進幣了、下家司参会社頭云々、先参吉田也、

廿八日、（戊戌）職人勘解由次官親宗送書状云、来月二日於法住寺殿々上、可被定女御入内雑事、如法已一点可令参仕給之由、可令申上右大臣殿給者、依院宣、執啓如件、謹上修理権大夫殿云々、下官書返事、依有世間之恐、可参之由、領状了、或人云、今度入内、待賢門院例云々、仍法皇為養子、諸事御沙汰、但彼例頗不相叶之由、世以傾之云々、或人云、去八月之比、左衛門権佐盛隆為院御使、詣前太政大臣、左大臣、左大将等之許、天変頻示、尤可被施徳政、其趣可定申之由、密々被仰云々、太相、左将軍等以詞直被申、（其趣不聞及、）左大臣追以書状被付盛隆、其状委細、大略意見歟、如此事、職事須奉行也、但不及広、以近習者、密々自院被尋仰歟云々、

卅日、（庚子）御堂御八講始也、又秋季仁王会也、余為労病不参〔仕〕、

十二月

一日、辛丑、今日弓場始也、

二日、壬寅、天晴、此日、於院殿上、(法住寺殿、)被定女御入内雜事、未一點著束帶參院、(去月廿八日、爲藏人勸解由次官親宗奉行、有其催、大臣之外、被催院司公卿也、)先是公卿七八人許參入、或候上達部座、(南庇對代也、以西爲上、尋常上達部座也、)或在殿上邊、左府、幷時忠卿等於女院殿上、豫被議定此事歟、(件兩人奉行女御入内雜事之人也、)及申刻、攝政被參、着上達部座、(西面、)余、内府、三條大納言(實房)、自本在此座、小時、頭辨長方朝臣、(永久、頭辨顯隆朝臣行此日事、今度依被遂彼例、被用此人也、)申攝政云、可令寄殿上御(上)者、則攝政、左大臣、余、内大臣、大宮大納言(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源中納言(資賢)、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別當(成親)、源中納言(雅頼)、平中納言(時忠)、平宰相(親範)、左大辨(實綱)等着院殿上、(攝政、余着奧、左府、内府在端、又雅頼卿着外座、件人執筆也、)次頭辨來、仰左大臣云、(其詞不聞、可定申入内雜事之由歟、左大臣被仰日時可進之由歟、)次頭辨持參勘文二通、(一通入内、一通造帳、各日時歟、入筥、)左大臣披見之、有可進攝政之氣色、攝政被諾、左大臣作入筥進之、(引筥進之也、)攝政引寄之、如形披見兩通了、如本入之返左府、左府取之置前、次左大臣見道座下方云、可召硯者、時忠卿召藏人仰可進硯之由、則藏人持參硯、(置御前、副續紙例文等、)置源(中)納言雅頼前、左大臣云、可被取上例文者、雅頼傳兼雅、兼雅傳實房、實房欲傳内府、而内府被稱下次第可取上之由、仍實房更傳隆季卿、(件人奉與座、此事理雖可然、誤事歟、只自外座直取上、有便宜歟、)隆季卿傳内府、(已上兩人、自奧盤上傳之、)内府傳余、余傳左府、(已上、自案盤下指遣也、自盤上取越、不得心事也、)爰左大臣目雅頼、雅頼磨墨染筆、卷返續紙、取副笏候氣色、左大臣被目之、雅頼置笏取筆、左大臣披例文與之、(其詞定入内雜事、)雅頼書之、伺氣色、大臣云、(一御裝束事、)雅頼書之、此後、大臣不讀之、雅頼自懷中取出行事注文折紙書之、書了、放紙餘、細卷置硯傍、卷定文、取副笏、(折紙懷中之、)候氣色、大臣云、自末座可取上、仍雅頼與時忠、至實綱之許、披見之、次第取上、各如形見之、至左大臣之許委見之、次進攝政、攝政如形見之、返左大臣、大臣加入日時筥、藏人時忠召(次之、)藏人參上、大臣云、頭辨此方、藏人退了、次頭辨參上、大臣授筥云、可被奏者、頭辨取筥參上、此間大臣返下例文、今度、依大臣命、直自端座取下也、頃之歸來、授大臣、大臣便可返下之由、氣色于攝政、攝政許大臣、則返下頭辨、了、頭辨取之經簀子向待方了、次大臣被仰可撤硯之由、雅頼仰藏人令撤之、次大臣

云、於レ今者、可レ歸二着上達部座一歟、則攝政以下攝政作二叢縛上一、此間、左大將忠親卿等參入、起レ座移二彼座一、攝政、左大臣、余、內府、左大將、大宮大納言許着レ之、自余人依二所狹一所レ不レ着也、此間勅使藏人頭右近衞中將實宗朝臣參二中門外一、縫腋、帶劍、頭辨相逢奏二事由一、次敷二勅使座一、透廊東一間、庭殿上西戶前也、副二南欄一敷レ之、高麗端疊一枚、北上施二東京錦茵一、院藏人役レ之、次長方歸出、降レ自二中門內方一、告二召之由一、歸昇出二中門東寄妻戶一了、次實宗朝臣昇レ自二中門內方一、經二簀子一、持レ笏、不レ解レ劍、着二座西一、申下被レ敍二從三位一之由上歟、次時忠卿取レ祿、女裝束、於二中門廊一作レ立揖レ笏取レ之、傳受人不二覺悟一、六位歟、經二對代南簀子一、自二勅使座前一授レ之、拔レ笏右廻、經二本路一退歸了、次勅使取レ祿經二簀子一、降レ自二對代南階一、頗進レ東舞踏、左右左之時、尚持レ祿也、了右廻出レ自二中門外一了、頃之、攝政被レ出了、左大臣云、暫可レ候也者、余退出、參二御堂一、攝政先レ是被レ參、余經二屛南一着二南庇座一、攝政、忠親、重家卿等在レ座、相次雅賴、親範等參入、小時攝政被レ稱下可レ寄二佛前一之由上、次第着二佛前座一、次朝座始、問者東大寺已講覺珍、講師興福寺已講覺海也、次講讀師下レ自二高座一、直欲下着二禮盤一禮佛上、仍攝政被レ稱二可レ有レ例之由一、朝座了、僧侶退出、次更可レ參也、例之列也、仍僧侶退下、則歸二着座一、次夕座始、講讀師着二禮盤一、三禮了着二高座一、次唄、次爲二散花一、僧等起座立二佛前一、攝政以下起座、自二座前一南行於二南戶邊一、各取二我捧物一、攝政、資家朝臣傳獻、余、光長傳授、攝政、余、銀枝也、自余籠物也、次第經二佛後一、是大行道也、其次第、先僧、次公卿、殿上人等也、三返、經二佛後一、自二北第一間一降二簀子一南行、昇レ自二南一間一也、了公卿自二簀子一各着二本座一、〔僧〕同歸二着座一、公卿捧物在二座前一、次諸大夫等參上、取二公卿捧物一、置二佛前一、次論義、此間、下官觸二攝政一退出、參二高松院一、今夜御佛名云々、下官無レ催、然而聞下有二御惱一之由上、仍參入、自然參會也、忠親、親範等在二殿上一、余以二能章一奉行判官代也、入二見參一、被レ仰二可レ始之由一、仍下官着二殿上一、則槌レ鐘、次余以下着二佛前座一、長押上、不レ解レ劍、須別當居二戶口一可レ問也、而無二別當一、仍余直座、追參上間也、仍忠親以下名謁也、次僧參上、初夜終頭、實長卿參上、半夜中間、下官退出之次見二參女房一、依二所勞一忿出之由令レ申、又問二御惱之間事一、下官今夜始二八字文殊供一也、其間事、女房被レ問レ之、次歸レ家、于レ時子一點歟、此女御、平入道姬也、而重盛爲レ子、又院爲レ子、依二永久例一有二沙汰一也、凡每事殊勝、以レ詞不レ可レ言、莫レ言〔々々、〕

四日、甲辰、晴、未刻、着二直衣一網代車、參院、每年御懺法結願也、前太相國以下人々濟々、小時事始、先公卿着二〔簀

子〕座、（奉行少將光能、事始之由、於公卿座也、）事了、被引布施、前太相國以下取之、（前入日也、）了、先太政大臣出了、次余退出、參〔大〕内、良久之後歸宅、

六日、（丙午）中納言資賢來、良久談話退歸了、今夜、院御佛名也、又有朝覲行幸、定良例事也、（左大臣與奪、資長痛惱定文云々、）

七日、（丁未）外記廣職持來闕官帳、留之返給宮了、

〔參女院御方〕

八日、（戊申）此日、京官除目也、余不出仕、

九日、（己酉）見聞書、少將光能任中將、可悦々々、但近代之事、不可言、左右、重家卿任大貳、（關白分也、）今夜、上皇令始熊野精進屋給、秉燭之後、建春門院藏人來催云、明日可有御佛名、可參者、申承了由、

十日、（庚戌）此日、建春門院御佛名也、亥一點、參七條殿、已事始、初夜中間也、下官則進佛前座、左大臣、按察左大將等自本候座、小時、五位殿上人等居火櫃、（先僧、次公卿、如恒、）後夜錫杖之間、奉行判官代爲頼、（惟方入道息也、）進内侍座下取被綿、（六位藏人一人取之、相從、置衣筥蓋、）次第被之、（先後夜導師進禮盤下、被綿取之、次初夜第一、次中夜第三、）訖經公卿御座前下退了、六位一人取弟子僧綿給之、（如恒、）此間、公卿解劔、次行香、着座公卿數少、仍左大臣召男共被催不足四人、左大臣以下經簀子、幷入帳西間、（准額間、）列居机下、（先行事藏人參行香机下也、）次分輪、次第取之、自庇西行、先行後夜御導師、次入自帳西間行、初半夜導師等、（各立座前、）依所狹不列立、次第出自本路、自庇西行、自西第一間降簀子敷東行、入自東一間、如初居机下、次第返沼輪、（藏人取之、）經簀子復座、余如本帶劔、自余人必不然、次奉行判官代爲頼就内侍座前、次按察取祿、（爲頼傳之、）就禮盤下給之、次左大將取祿、〔如初、〕授初夜導師、次實長卿取之、各經上達部座前、幷下自簀子着座、次僧退下、次爲名謁、公卿等參、次第列居所狹少之間、二重爾居、次殿上人居簀子、奉行別當間之、名謁之人々退出、今日參上公卿、左大臣以下十七人也、

十四日、（甲寅）天晴、此日、院姫君入内也、酉刻、着束帶、（蒔繪劔、如恒、）參法住寺殿、（法皇及女院同居、抑、法皇自去九日、始熊野精進給、然而今日白地渡御、則還給七條殿御棧敷、爲御見物也、）云々、人々兩三祇候、余着公卿座、（西對代東面也、副西北障子、立四尺屏風、敷弘筵、其上二行、敷高麗疊、立机居硯、北上對座也、）相次攝政參入、同着此座、次左大臣參上、次御書使左近少將泰通朝臣參上、立中門外、頭辨長方朝臣、相逢申事由、此間、敷勅使座於寢殿西妻戸前、（件妻戸間、有打出滿木匂也、透渡殿第一間、副南欄、高麗帖一枚、上施東京錦茵、院藏人

役之、次長方朝臣召勅使、次勅使參上、直就簾下、進御書、拔笏着座西邊、(件御書置柳筥、作其進之、紅薄様〈無御〉、有御獻、攝政被詠、又被書之、後聞、召泰通於朝餉簾前、主上手給之、不召御直衣云々、攝政被詠之、)次一獻、右近中將頼實朝臣、(職事上臈也、)瓶子、(院藏人也、)次敷圓座一枚於勅使座前、(院藏人役)之、次二獻、右衛門督宗盛卿、(瓶子不及見、)則件卿着西圓座、次居肴物、(敕使前折敷高坏二本、勸盃公卿前一本、已上院藏人役之、)次三獻、大宮大夫公保卿、(瓶子不及見、)敕使取盃、(公保卿了、)擬宗盛卿、宗盛取盃飲之、置座下、(則可起座、而敕使留座、如何、)次自簾中被祿、(女裝束一襲、此間、宗盛起了、)泰通進寄簾下、置笏取之、降對南階、少進前庭、拜舞、(濃裝、追被出之間、敕使不取之、敕刻在簾下、所見苦、遂女房引入了、)退了、次攝政被參内了、此間、有裝着、女院結腰、永久、大宮結腰、其例云々、有贈物、隆季卿取之、御本一卷、裹松重五重織物、付銀松枝、自東方經南簀子、於對代北廣庇、跪授盛頼朝臣、(女院執事院司也、)拔笏、着公卿座了、其後良久女房乘出車之間也、子刻許、寄糸毛車於寢殿南階、(永久、居御車也、然而、今度被用糸毛、是又先例也、)前駈諸大夫等取松明參上、列居南庭、殿上人等早騎馬云々、次公卿等起座、暫行立中門廊邊、重盛宗盛等可參上、立几帳屏風等、此間、公卿降自中門外、列立屏外、(東上南面、先是左大臣云、永久無公卿之列歟、而或記雖之、又非理可列立歟、仍可進次第之由、有仰之時、截其由了、且ハ何様可有乎者、余云、事定了、其上不可及沙汰者、內心存之、無列立、頗似無禮儀、左大臣之案雖可然、永久不分明、強今度不可有此列歟、)前駈等次第出門了、次御車過公卿前、(人々只列立也、敢不敬折也、)次左大臣以人令見出車行進之程、次大臣經列前、(引下襲尻、前駈相從出門了、)乘車、次余揖離列、經列前、於門外追前、(隨身相從、)乘車、次第如此、扈從過御棧敷前也、(左大臣、余、左大將、前駈六人、內大臣四人、自余人四人云々、)其路、自河原至京極、自京極至于四條、自四條至東洞院、自東洞院至中御門、自中御門至大宮、入自上東門了、左大臣以下降自陽明門、左府直被向玄輝門方了、余內大臣、左大將以下、直入自常寧殿南面東戸、昇自后町廊、自同殿南擲上西行、著西庇座、(南上對座、余着東座、〈奥也、〉入自南面、直着之也、)此間、於朔平門外、仰手車、則乘移、(永久不乘移、依里內也、)藏人五位十二人引手車、寄弘徽殿西細殿云々、其間事不見及、仍委不記、藏人仲基仰手車云々、又公卿等不列行車後、各自東方、且以着座、乘移手車之所、左大臣、重盛、宗盛、時忠等許行事云々、良久、左大臣着座、(件人寄車之間、行向被見沙汰云々、)其後頃之、一獻、(頭辨兼光朝臣、)瓶子、(藏人仲基、)次二獻、(左大辨實綱、瓶子殿上五位、)次三獻、(花山中納言兼雅卿、瓶子殿上五位、)已上巡行如恒、次余起座自本路退出、(不經座末也、隨便宜也、)于時丑刻歟、

今日、扈從公卿、
左大臣、　余、　内大臣、　左大將、
定房、　公保、　重盛、　隆季、
實房、已上大納言、　邦綱、　兼雅、　成親、
忠親、　雅頼、　宗盛、　時忠、已上中納言、
頼盛、　教盛、　親範、　家通、
實綱、　實守、　頼定等也、
出車人々、可二尋記一、
女御、其衣、亥浪蘇芳云々、女房衣色々々々、
入道相國女、法皇御養子、永久例云々、但彼者自二誕生之昔一、有二撫育之禮一、隨又主上御孫也、仍於レ儀無レ妨、今度已可レ爲二姉妹一歟、尤以有レ忌如何、
十九日、己未此日參二日野一、連々相續、延及二于今一、最末尤無骨、
廿一日、辛酉此日、女院御佛名也、亥刻事始、余先參二御前一、次向二殿上方一、大宮大納言隆季卿以下五六人在レ座、余召二奉行判官代光經一、問二事具否一、申二具了之由一、仰二可レ打レ鐘之由一、〔其後〕暫不レ槌レ之、頻催レ之、打レ鐘、其聲如二寺（々）修正一、初夜鐘、人々解レ顧、次余以下着座、次僧參上、次第如レ恒、堂童子衣冠也、後夜導師、錫杖之間被レ綿、六念之間給レ祿、余不レ取レ之、隆季（卿）以下取レ之、光經授レ之、隆季以下經二佛前一也、去年、余、左大將、經二佛後一、依二御所前一也、今度、其所頗弘、又僧座南北行數レ之、仍經レ前也、次僧退出、次名謁、次人人退出、
今日、參入公卿、
余、　隆季卿、　邦綱（卿、）　宗家（卿、）　資長（卿、）
忠親（卿、）　親範（卿、）　家通（卿、）　成範（卿、）
重家（卿、）　信範卿等也、
廿二日、壬戌參二建春門院一、次參内、攝政被レ參、申二公事一之間、作法子細在レ別、
廿六日、丙寅此日、女御宣旨下、露顯日也、下官不二出仕一、仍不レ能レ記、主上渡御、御共人、
攝政、　左大臣　内大臣、　平大納言、　右衞門督、
權中納言時忠等也、永久五人、今度六人也、
廿九日、己巳追儺云々、

此一冊嘉應三年辛卯墨付百拾八枚者　以三條院道敎公
眞跡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畢慶安二年己丑　正月
仲旬陶化太閤（花押）記之

玉葉卷第七終

玉葉巻第八

自承安二年正月
至同年三月

承安二年春夏

正月

一日、庚午、朝夕天陰、巳間雲晴、時々小雪、先着二直衣一、參二女院御方一、次手水、陪膳和泉守季長朝臣、申刻、着二束帶一、色目如レ恒、參二建春門院一、七條殿、拜禮之間也、舞踏已了、仍不レ能レ加レ列、竊昇レ自二中門方一、向二殿上一、則拜禮儀了、攝政幷左大臣、直被レ出了、內大臣、左大將、着二殿上一、內大臣問レ余云、可レ候二節會一否如何、余云、依二御氣不快一、不レ可レ候者、兩人退出了、此間、人々大略退出、平三位信範來問レ余云、殿原殿上人御時、令レ着二蒔繪釼一御歟、將螺鈿歟、余答云、分明不二覺悟一、引檢追可レ示者、余招二女院藏人一示云、勞事候之間遲參尤有二其恐一、能樣可レ被レ入二見參一之由、可レ申二女房一者、則參內、經二華德門一、於二公卿休所邊一、暫勞二脚氣一、此間、左大臣、左大將等參上、各被レ着二殿上一了、則着二殿上一、經二御後一、於二小板敷下一揖、進着如レ恒、小時、攝政出レ自二御前方一、經二上戸一、被レ着二殿上奧座一、被レ問二左府一云、可レ起レ自レ上歟、可レ退レ從レ下歟、左大臣申云、縱不二覺悟一、退レ自レ上可レ宜歟、攝政起レ座、出レ自二第二間一、於二小板敷一自被レ呼二隨身一、則隨身兼清持二參履一、攝政着レ之、出二無名門一了、次左大臣以下次第起レ座、於二弓場殿邊一各着レ靴、攝政立二西第三間一、柱內、左大臣立二同第四間一、攝政云、北上西面可レ被レ列歟、則隨二其詞一、左大臣以下列二立攝政以南一、左大臣立二造合之間一、次頭中將實宗朝臣帶レ劒、笏一、出レ自二無名門一、氣二色于攝政一、歸入了、御殿裝束了歸出、此度不レ取レ笏、猶以帶レ劒、仰二開食之由一、攝政相揖、左大臣以下不レ揖、次攝政以下經二明義門仙華門等一、各隨身上臈一兩人入二明義門一、留二下臈一、不レ入二仙花門內一也、列二立清涼殿東庭一、攝政當二御座間一、額南間也、殿上人實宗朝臣以下列二立公卿後一、大略職事等許也、六位列立了、舞踏如レ恒、各經二列前一、於二弓場殿一改二着淺履一、攝政被レ着二殿上一、此間、頭中將示二內辨事於左府、余、內府等一、左大臣、余稱レ病逐電退出、左大臣經二階下一出二日花門一了、後聞內大臣勤二內辨一云々、今日、小朝拜之間、主上出御御二倚子一、有二承御足一、

座左右供宗盤、又主殿官人立明、在東庭北邊、
今日、一員如恒、〔余依〕疲極不着節供、寅刻、四
方拜如恒、
二月、辛未天陰不雨、此日、攝政家臨時客也、于時被座錦小路大宮第、件家、前太相國之領也、新加修造、所被獻也、以四爲殿、無對并透廊等、申刻、着束帶、火色下襲、黑半臂、沈地銀鋲螺鈿、紅梅地平緒等也、件平緒自故殿下經二條殿御物也、繪石小松、御裝束用青革、或說紫革云々、故殿先年仰云、共無興云々、先是五條中納言邦綱、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源中
納言雅頼、大貳重家從三位、等來會、下官裝束了、出居上
達部座、示人々云、大饗之時、尊者東向門立之、先
年臨時客、准據此儀、而或說至臨時客者不可然
云々、此事、或顯輔之所執云々、仍爲遁後日之誹謗、所出此問也、但未見慥文、可遵
先度之儀歟、將如何、宗家雅頼等問答云、慥事理
雖臨時客、盍用彼儀乎、加之、不見慥文、專
不可改以前之作法者、兩卿之所示、理可然、下官示氣色、則
各起座列立中門外、次下官降自東面廣廂、定能朝臣持來沓、出中門南掖、與第一人相揖、不及相向、只氣色許也、過列
前、隨身懸褐於弓、前驅等出門乘馬了、於門外乘車、定能朝臣褰車簾、行列如恒、
先居飼、厩舍人等、雖不及給裝色、各不打梨、次一員、左右各三人、將監、將曹、府生等也、束帶如恒、次前駈十二人、五位十人、六位二人二行、爲先下臈、抑、或人云、大饗前駈多是十人也、何過彼哉者、此條一端雖似存理致、其雖指南歟、彼者專就饗敍、故足留其數、是者不正法度、何必定其數、加之、嘉保之
比、京極殿臨時客、(上臈客、堀川左府、)二條殿、令參向給、前驅十六人、若可定十人之員數者、何依執柄、添其數哉、仍只所闕見參也、此條更不及捨先例、又不足論道理、然而近代之識者、只以己之所執爲正、以人々所作爲非、恣吐種々之訛言、頗致猥之誹難、仍爲後鑒之者粗錄子細而已、次隨身番長二人、各騎(新)馬、但左番長武、自去年沈病、仍召橋、次下官車、車副四人如恒、次下臈隨身六人、二人不足、仍召橋、路邊遊之故、皆以騎馬、彼等近之間、下馬步行車後、次雜色雜人等、次扈從上達部車四
兩、其人具載右、次殿上人車、左近中將定能朝臣也、但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散位源忠等車在此次、經家(者)重家息、源忠(者)、雅頼子也、仍各所相具也、到大宮第、於西門外税駕、暫歷程、舁放牛懸楊、被立楊、留到來、當門中央、去一許丈、東向立之、門前無楊、仍暫程立之、上達部車並立
北南、各降立車前、此間、大納言以下列立中門外北邊、東上南面、次改立楊於轅中、雜色取楊、投前駈、前駈取之立踏板前也、自卷簾
下車、定能朝臣褰簾、降立楊上、刷衣裝、此間、前駈等列居車前、二行西上、入
門、隨身相從前駈之前、異大饗儀、抑、去仁安三年、余爲尊者之日、依不勘得此事、問合攝政、准大饗之儀、入門之後止前駈、而今粗有所見及(宇治左府也)、仍申攝政、命之、先度無指證據、暗准大饗儀、今已有明文、早可用其說者、仍改先年之儀者也、前駈等留門外、上達部入中門之後入門、是先例也、東進、當第一大納言隆季卿、
向北揖入中門、於中門內砌、刷衣裝不着沓、隨身上臈入中門、(不出砌外)刷下襲、登前砂、余隸進庭中之間止之、是又改先年之儀、異大饗之例、先是上達部列立了、余下車之間(也)、主人降自
殿南階、三位中將兼房獻沓、退東廂邊佇立、號角砌外去七八許尺、南面
立、隨身等在庭殿巽方庭、去仁安三年、上臈二人進候主人後、今日遣彼儀、可存中之、下官自溜東頭
隸初、東進當主人北面而立、揖、隆季卿以下列其

西一、此間、大宮大夫公保參上加レ列、殿上人頭中將實家朝臣以下十餘人列ヲ立上達部後一、藏人仲基檢非違使、在二列末一、今日上官不レ參、是例也、各立定了、主客以下再拜之後、主人被レ目レ之、下官辭レ之、目レ之辭レ之共小揖也、又被レ目レ之、又辭レ之、又被レ目レ之、此般下官不レ辭、進レ北一許丈、向二主人北面一而立、進出之時不レ練也、主人又三讓、下官三辭、不レ可二相並一、故三辭、抑、大饗臨時客、揖讓或三所、或二所、度々例皆以不レ同、仍取二攝政之氣色一之處、今朝被レ送二書札一云、二所可レ宜之由所レ存也云々、仍勞所二三辭一也、可レ有二三所之揖讓一之時、今度尚再辭、斜進行二乾方砌外一、當二南階西端一東面而立、(主人西面立、)又三讓三辭、主人先昇也、或人云、揖讓必於二三所一可レ有之由、見二史記之中一云々、然而先例不二必然一、就レ中臨時客ハ不レ正二禮儀一、仍多是二所也、今日又如レ此、但三所又多二(其)例一、只可レ隨二便宜一事歟、主人不レ揖右廻、昇レ自二階東頭一、一級脫レ沓、跪昇二立賓子之間一、三位中將兼房懸レ搢レ笏從來、取レ履退二初所一了、抑、此間隨身發二前聲一、(一聲也、)攝政以レ笏被レ制レ之、(云々、)着二東第一間一、階東間也、圓座、乾面拂追二西一柱一敷レ之、下官斜進行、主人昇二階上一之間進行也、昇レ自二階西頭一、一級脫レ沓、不レ歷レ階、為レ先二左足一昇二立賓子一之間、定能朝臣入レ自二中門一、取レ履皈出了、自二簀子敷一西行、入レ自二西第一間一、經二座末一殿上人座上也、非二奧座後一等、着二東第一茵一、揖、件茵自レ本敷レ之、或說、大臣來之日臨レ期敷レ之、而先年并今日如レ此、親昵之人來之時、不二必然一云々、次公保卿昇レ自二南階一、着二奧座一、須レ着二端座一也、而着レ奧失也、大臣不レ來之日着二端座一也、其沓良久無二取レ之人一、數刻之後、前驅走出取レ之、頗見苦、次隆季卿昇レ自二同階一、着二外座一、須レ着レ奧、而依二公保着一レ奧着レ端也、其沓少將隆房朝臣取レ之、次中納言參議等昇レ自二中門內方一、次第與端相分着レ座、邦綱、實綱等不レ着レ座、着二奧座一人、公保、定家、成親、雅賴、兼房、信範、着二外座一人、隆房、家雅、忠親、親範、實守、重家、賴定、次掌燈、上達部座上下、殿上人(座)上下、中門廊上下、五位諸大夫役レ之、主人隨身等立二明前庭一、次居二下官膳一、折敷、高坏三本、一本箸臺、當二右手內方一居レ之、一本股赤等右手外、一本菓子平切左手外、此定可レ居、而進亂居レ之、仍敎訓令レ居レ之也、陪膳季長朝臣經二簀子敷一、入レ自二階間東邊一、余座當間也、居二余前一、持レ笏參上挿レ笏居レ之、拔レ笏退也、但實不レ挿レ之懷中也、是略儀也、役送藏人五位三人如レ恒、跪二長押下一、授二陪膳一也、次居二主人膳一、陪膳資泰朝臣、役送五位三人、陪膳役送并居樣皆同レ前、次一獻、四位家司資泰朝臣持二參盃一、居二折敷一、其路同二陪膳之時一、瓶子地下五位、瓶子來提也、先例多殿上人五位取二瓶子一歟、但無二定法一歟、可レ尋レ之、地下五位二人取二緒酌一、主人取レ盃氣色、下官入レ酒、資泰取二瓶子一入レ之、殿上五位取二瓶子一之時、持二參盃一之人、取二空折敷一退下也、今度取二瓶子一、仍件折敷留二主人前一、飲レ之、又入レ酒擬二下官一、下官揖レ笏、小居寄賜レ盃氣色、公保飲レ之、盛レ酒資泰尚持二瓶子一、入二余盃一了後、退二授地下五位一、擬二公保卿一巡行訖、其盃傳二殿上人座一歟、皆不レ見得、殿上人座在二廣庇一之時、別有二勸盃一、在二長押上一之時、先例多傳二上達部座盃一歟、次二獻、勸盃頭中將實宗朝臣、北路經二簀子敷一、就二主人下一勸レ之、瓶子藏人仲基也、主人被レ讓レ之、下官辭レ之、遂主人取レ盃擬二下官一、實宗朝臣被二主人讓酌一、不レ及二辭者一、太不レ得レ心事也、巡行如レ初、實宗不レ被レ召、着二上達部座末一、英華之人為二其首一之時、召着之、又雖レ非二華族一、兼二大將一之貫首必召二着之一云々、次居レ飯、主客料居二折敷一、高坏一本立加之、左手內方也、陪膳役送同レ前、上達部座居二折敷一枚一、持來取二居本高坏一、手長役送共五位也、殿上人座不二見及一、取二居机一歟、次居二海雲汁一、副二零餘子燒一、居二折敷一枚一、持來、陪膳取レ之居二客參高坏一、陪膳居二飯汁一之後起レ座也、上達部座取二居高坏一如レ初、先居二下官飯汁等一、陪膳起レ座之後、居二主人飯汁一也、居了、賴定朝臣申二上之一、主人以下建レ箸了、更

漬汁如形食之、置高坏下、次三獻、勸盃新宰相賴定朝臣、（此路經賓子入自東一間、就主人上勸之、是准東三條東對儀歟、非普通寢殿之儀、可尋之、瓶子殿上五位、）主人頻被讓之、仍下官取之氣色、攝政飮之、更盛酒（賴定取瓶子入之、）擬攝政、攝政取之飮了、盛酒、（賴定尙入之、拔笏退了、）被目公保卿、公保卿起座、經座末幷賓子敷等、居攝政下、揖、指笏給、盃復座、次第巡行如初、次着雉羹、（副雉足、海松、生蚫等、居折敷、持來、取居之主客以下、皆如海雲、陪膳役送同前、先下官、次主人、）居了後不申上、又不下、着如何、尤奇(事)也、次主人云、可有歌、安宗家卿打笏拍子、（用別笏、）出歌、新年、一反、席田、二反、靑柳、一反、暫無助音人、仍主人云、六角宰相、幷隆房朝臣可助音、仍兩人付之、（隆房朝臣起座欲參進、仍隆季卿示作座可付之由也、）次四獻、勸盃家通卿、（其路同二獻、瓶子殿上五位、）勸主人、巡流如初、次主人氣色余、被袒裼、下官以下從〔之〕、（但成親、雅賴、親範、重家放紐、不袒、信範不放紐、）着半臂之人、（主人、下官、公保、宗家、實守、兼房、賴定、）不着之人、（隆季、兼雅、忠親、家通、）此間又朗詠、介月、東岸西岸、新豐酒色、（各數反、）人々助音、隆季云、歌尙可候歟、攝政被諾之、仍宗家卿出更衣、（兩三反、）此間居菓子、（居折敷、高坏一本、居飯左方、上邊部座候折敷一枚、居加之、先下官、次主人如前、）次五獻、勸盃成親卿、（其路同賴定、瓶子殿上五位、）主人被讓下官、下官辭之、遂主人取之、（成親不取續酌、）又朗詠、徇新豐酒色也、（數反、）此間、執事家司兼光（奉行、）參

上座末申云、五獻而可止歟、重家卿申上之、主人被示隆季卿云、及六獻如何、亞相云、常事也、攝政被仰其旨了、又被示云、六獻之時、先例多大納言勸之歟者、隆季拔箸差紐、取笏起座、於寢殿西廣庇南第一間跪指笏、（他人皆於此所取盃歟、不見及云々、）取盃經賓子、就攝政下、（如家通作法、）攝政被讓之、下官辭之、兩三度、遂攝政取盃、（今度下官須取之也、然而爲恐敬、固辭之、）巡行如恒、（五獻以前皆樣器、今度土器也、後聞隆季卿三獻以後可爲土器之由稱之、兼光雖執樣器、遂改取土器了云々、）北盃過我座之後、隆季卿復座、次居署預粥、（先下官、次主人、如汁物、取居之、陪膳役送同前、）兩三居了、隆季竊云、且可候歟、主人云、不申上歟、隆季云、不待居了者也、仍主人下官以下且食之、（食了、居高坏下也、）次引出物、馬、（栗毛駮、）自東方率之、大夫二人取松明前行、又大夫一人、衞府一人爲鞚、兩三廻之後、率出中門、下官前駈行賴一人、於內砌受取之、次主客以下拔差箸紐取笏、自下﨟起座了、次下官起座、揖、出自南面西一間、經中門廊西面妻戶退出、（或經南階退出、然而攝政爲重任之上、爲由兄弟之禮用之、加之、不相並界之時、先例多退出自腋也、）宗家重家兩卿降立中門外、依爲屈從之人也、（邦綱卿參內裏了、雅賴卿不見也、）飯家之後手水、（陪膳光經依四位不候也、）今日出行之間、上官列參云々、今日、役人居物等、委問遣兼光之許、注別

紙一進レ之、仍所二切入一也、

臨時客、

御裝束〔儀、〕追可レ進二指圖一、

裀、下家司親重給二料材一調進、

主客各三本、

一本卷二酢鹽一、

一本不レ居レ飯、

一本削二梨子四葉一、干棗、

一本膏菁、引二干楚割一、

一本腹赤、鯉鱠、干瓜保夜、

一本〔以二海月一用レ之、〕但二種、窪坏、

殿上人料、黑柿机八前、居物同、但居レ飯、

先尊者御前物、陪膳季長朝臣、役以政、長經、忠業、

次主人御前物、陪膳良泰朝臣、役朝親、信國、光綱、

一獻進二御盃一、資泰朝臣、瓶子長綱、續瓶子仲盛、泰貞、　殿上人次五位、

二獻勸盃實宗朝臣、諸大夫傳盃、瓶子藏人仲基、續瓶子諸大夫、　殿上人〔座〕同前、

飯　海雲　零餘子燒

大納言手長、以政、長經、

中納言手長、重章、忠光、

參議手長、忠業、季佐、

殿上人手長、頁盛、

三獻、勸盃堀川宰相、瓶子侍從實明、續瓶子、　殿上人座、同前、

雉羹　雉足　海松　生蚫

四獻勸盃六角宰相、瓶子右衞門佐實敎、續瓶子、殿上人座、同前、〔次〕菓子、小柑子、獼猴、〔枝柿、〕蘇、〔平土器、〕甘栗、〔平土器、〕

尊者主人御料高坏、自餘折敷、

五獻勸盃別當、瓶子左兵衞佐光憲、續瓶子、　殿上人座〔等〕、同前、

六獻勸盃大宮大納言、瓶子木工頭親雅、續瓶子、　殿上人座〔等〕、同前、

次薯蕷粥、

次曳出物、

擧二松明一者、馬大夫貞房、兵庫大夫光俊、

牽、治部大夫重遠、右衞門尉經弘、

參入公卿、

一條大納言　大宮大納言　五條中納言　中御門中納言　華山院中納言　別當　新藤中納言　源中納言　民部卿　六角宰相　左大辨　宰相中將　左三位中將　大貳　平三位　新宰相

殿上人、

實宗朝臣　長方朝臣　脩範朝臣　雅長朝臣　定能朝臣　泰通朝臣　經家朝臣　顯信朝臣　重方朝臣　有房朝臣　隆房朝臣　信基朝臣　經房　盛隆　光雅　親雅　光憲　親宗　經正　實敎　實明　棟範　兼忠　高階仲基　源惟賴〇賴一本作レ範、　兼光

三日、（壬申）天陰不レ雨、手水如二昨日一昨日一、未刻、參二女院御方一、信範來二余第一、卽參二此御方一、余相逢、良久交レ語、昨日出立之間事頻感レ之、秉燭故殿少將基通參入、入レ夜攝政參入、余有レ次尋申云、叙位除目之時、參二攝政直廬一之路、隨身主殿官人共取二松明一歟、此事有二說々一云々如何、被レ答云、不レ知云々、又被レ示云、當時直廬淑景舍也、參入公卿路、入レ自二南戶一、經二南面西第一間、及公卿座末、幷後等一着レ座、（其座東上南面云々、）又命云、元日內辨、內府、主上出御、粉熟御箸下之後入御、仍不レ供二御飯以下一云々、

四日、（癸酉）此日、阿彌○（彌下恐脫二陀字一）堂修正也、着二直衣一先參二建春門院一、次參內、（大內也、）進二鞭〔十二〕一（納レ櫃）、自二舊年一有二其沙汰一、殊好給、人々多進云々、仍所レ進也、次參二御堂一、經二門中屏南一、昇二南面東階一、（昇レ自二廻〔廊〕西方一也、長者入二件廻廊戶一、昇レ自二東方一例也、）先レ是人々着二堂中座一、仍着二東簀子一、自二座後一着レ之、攝政、邦綱、兼雅卿等在レ座、此間、初夜導師昇、次居二僧湯漬一、次居二上達部湯漬一、攝政、幷余、陪膳資泰朝臣、（四位）役送藏人五位、（家司也、）件湯漬高坏二本、攝政以下人別如レ此、（一本居二湯漬一、右二稍進菜〔箸〕等一、一本居二菓子一也、）居訖、資泰暫留候、次五位持ヨ參湯一、（入レ提）資泰欲レ勸二攝政一、攝政被レ目二不レ可レ入之由一、次又余同前、次資泰退下、他五位等勸二公卿一皆如レ此、不レ下レ箸只居許也、無二撤去之儀一、次大導師（凡僧自レ此進出、）次散花行道、次法用了、資泰朝臣取レ祿給レ之、（自二北方一出來、）導師乍レ居二禮盤一受レ之也、次攝政以下退出、余參二高松院一、謁二女房一、今日、攝政於二宿堂一被レ示云、七日節會給二下名於二省一之時、不レ招二出文一、下二表〔衣〕袖一副サマニテ可レ給云々、

五日、（甲戌）此日叙位也、余不參、

六日、（乙亥）今日、上皇下ヨ向自二熊野一給云々、

七日、（丙子）陰晴不レ定、今日節會也、未時、着二束帶一先參レ院、（七條殿、）相續攝政被レ參、余問申云、先々勤ヨ仕內辨一之時、令レ供二御飯幷汁菜等一之後、臣下飯汁一度催レ之、（代々家記如レ此、）而他人々各每二供了一催レ之、此條如何、又粉熟者在二晴御膳八盤中一、然者其後卽可レ令レ居二臣下粉熟一歟、或又供二殘膳四盃二了、可レ令レ居云々、此又如何、被レ答云、飯汁事、我勤二內辨一之時、如二汝作法一、他人々各別被レ催事、不二習傳一事也、至二于粉熟事一者、可下隨二便宜一供上了、卽令レ催何難有乎者、余觸ヨ申案內一、先以參內、經二化德門南殿御後一、參二朝餉方一、攝政卽被レ參、仍向二陣座一、（經二南殿北庇一、如レ初、）先着二奧座一、平大納言重盛

卿以下五六人在座、爰頭辨長方朝臣來着余座下方、不仰內辨、仰加叙事、仍余云、若可勤仕內辨者、先被仰其事時、移着外座之後、被仰加叙事、可宜歟、頭辨隨其言、仰內辨、余目之、頭辨退後、移着端座、仰官人令置軾、（此次令直沓、）次頭辨來退着膝突、仰云、從五位下源成實、即下式部下名一通、余置笏取之置前、頭辨退後、召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參硯之由、六位外記持硯筥、置參議座上頭、次余目家通卿、（于時所候之參議、家通、賴定許也、）家通進着座上頭、執笏候、余又目之、彼卿進寄余座前、余置笏賜下名、仰云、從五位下源成實者、家通給之復座、書入之返上、余取之置前、參議復座之後、披見之、（于時及秉燭、座中甚暗、仍仰參議令擧燈、）次以官人仰外記可持參筥之由、六位外持記置空筥、置余座前退出、次余入下名於件筥、召官人仰云、頭辨此方爾、則來着軾、余置笏授筥、頭辨取之參進了、此間、家通卿復〔本〕座、召外記、令撤硯筥、次余以官人召內記、即六位內記進參軾、余仰云、從五位下源成實可令造位記者、內記退去、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即〕大夫外記中原師尙參候軾、（上臈外記賴業眞人去除夜遭喪、仍不出仕、）余仰云、諸司ハ候哉、師尙申候之由、（可申不具之由歟、仍雖內辨所奏可付內侍所之由也、但近代皆改、雖申候之由、內辨私奏其旨也、）又仰云、國栖造酒正候乎、申候之由、又申云、左右馬頭申障不參、其外諸司候、（此事問諸司之時可申歟、）余又仰云、外任奏持參、（普通說問諸司等之後、仰可令候之由、外記稱唯退去、更召外記、先問外任奏候否之後、仰可持參之由也、然而又是一說也、元永二年正月七日、故殿令用此說給、如此事必不可守株歟、行執之猥定致疑難歟、）師尙稱唯退去、即持參外任奏、（入筥、）置余座前、余置笏引寄筥、披置禮紙於筥中、取文披見、如元卷之入筥、此間師尙退、余取笏以官人喚頭辨、而藏人勘解由次官親宗推參軾、（此事如何、頭辨爲上臈職事之上、仰內辨、仍招彼人、而他職事出來、頗不得其意、然而必非可付頭辨、如此事可隨見參也、仍付外任奏了、）余乍持笏於左手推於筥、（仰可奏之由、）親宗取筥之後、奏可付御弓奏於內侍所之由、幷左右馬頭申障不參之旨、親宗退去、頃之歸來、返給外任奏、余結申之如常、親宗仰云、令候列與、余微音稱唯、卷文入筥、親宗所奏兩事又〔不〕仰左右欲立、仍余問之、親宗云、御弓奏事聞食了、左右馬頭事可用代官、余云、指其人可被仰下歟、荒涼下知如何、將又職事直可被仰外記歟、其議又以神妙、親宗云、尋參候次將等相計可仰外記者、即退了、次余召外記下外任奏、（乍持笏給之、如奏聞儀、）師尙賜之結申、（先々賴業〔眞人〕不結之、今如此、若中家習歟、）余仰云、候

列、師尚稱唯、余又仰云、御弓奏內侍所、候、左右
馬頭代官事、直可被仰下云々、早可尋職事者、
師尚不唯退了、〈祖父師遠朝臣兩度稱唯、今不然、如何々々、〉次余欲立座間、
六位外記參小庭、申代官與奪如常、〈先令誡、次候〉
外記稱唯退去、次余起座於宣仁門外着靴、令
押笏紙、〈令隨身押之、〉此間、遣隨身一人、令見內侍持
下名出否、皈來申出了之由、次余取笏入宣仁門、
自壇上南行、〈隨身候軒、〉入自軒廊東妻西、進渡石階、
立東階下、〈無揖、〉指笏昇階五級、〈可昇二三級也、然而高而難及之時、昇五六級、
故實也、先左足、歷階、當中央、〉不懸左膝、以左右手、取下名、〈右手取之、
副左手也、二通式兵無書付、〉退出本所、〈先右足、〉拔笏〈無揖、〉取副文、左
廻、自軒廊內東行、自宜陽殿壇上南行着兀子、〈先揖之後居也、件兀子立南第四間中央、
如恒、此間、隨身等在幔邊、不進出也、〉次余正笏召內豎
二音、次內豎稱唯、入自日花門、立宜陽殿坤壇下、〈內豎敬刻不參、於日花門邊懸頭、窺直顏雖相疑、尚以
不出來、良久之後、參進櫻樹下、仍余仰令立坤壇下、〉余仰云、式
省兵省召、內豎唯退召之、次二省進宜陽殿
西壇下、〈當南第三間、去西一丈、式部在西、各着靴、〉立定後、余仰云、式省
丞稱唯、練步昇自石橋、自壇上南行、自南第
三間中央程更東行、又北折戾行於第三間北柱下、
指笏膝行、就內辨座南頭、余持笏與兵部下名於
右手、以左手式部下名頗上方取、文下方南
取成、徼々差給、〈件下名共無書付、仍以大卷下式部、無書付之時、以卷之大小知式兵、是
故實也、式部多敘人之故也、〉丞取之、逆行起、退立本柱下、拔笏
取副文、經本路、自兵部後復本列、次余召兵省、
給下名、皆如式部之儀、二省相共退去、〈兵部未復列之前、式部先退如
例、〉次余起座、〈有揖、〉暫皈入幔北方壇上、此間、公卿出
外辨、次近仗引陣、〔余以隨身令見近仗居胡床
哉否、皈來申居之由、次余自壇上南行着兀子、〈如
初、〉次內侍出居東階上、次余起敬折揖、自壇上北
行、入自軒廊東妻西進、出自東第二間內、〈暫留立廊（南面
砌衣裳（）〉斜行自櫻樹巽程練初、〈常說、自櫻樹東程可練也、然而入夜之上、脚病難堪、神心不
快、仍省略也、〉到左仗胡床南頭、〈去南一許丈、進西五許寸、〉向西留立揖、立
直向乾再拜、〈爲先左膝、或說爲先右膝、常說先突左膝也、〉乍留同方揖、
同方兩三步練出、大輪左廻、於初所練留、〈已上
練作法頗略之、依脚病無術也、〉皈入自二間、西進昇自東階南頭、〈爲先左足、
不歷階、〉經南庇東妻、并母屋東一間、自兀子等後
西行、自我座下方着之、〈今日、兩面兀子立二脚、若第二一兀子、或第二大臣勤仕內辨之時、立二脚者、可着第一兀子云々、是攝政命也、可然、又得便宜而
余先年內辨之時、着第二兀子、是卽計我座之儀也、而今改彼作法者、已可爲失儀歟、以前之作法於爲失儀、尤可改之、今若第二
兀子者、是正禮也、若第一兀子、今案也、爭以今案之說、改正禮之儀乎、若第三大臣參者、仰內豎立加兀子、何妨之有乎、又以先規
也、抑雖大臣着（大）納言兀子、先蹤多存歟、是立兩面一脚、三公皆〉

參之時、第二三大臣強不レ嫌二其座一者也、雖レ然尚可レ令二立加一歟、又可レ依二先例一、次余顧二座上一仰云、開門仕禮、開門了之後、又如レ初顧二上方一仰云、闈司ハ罷〔寄〕倚メルカ、無下申二着否一之者上、經レ程仍又問レ之、左近監頭申二着之由一、近代在二胡床一之次將、無音不レ知二案内一也、動内辨昇殿之後、皆悉退出、非禮事也、次余起レ座揖、經二本路一但降レ階之時傍二北欄一也、以二右足一爲レ先、立二軒廊西第一間一石橋下南面、召二內記一、則六位內記指二宣命於杖一、參進候二余巽方一、余指二笏於腰一、拔二宣命一見了返給、命レ指レ杖、縦指二入鳥口片枝一、取レ之、以二左右手一助二取之一、文箱レ口程如二宣奏之儀一、但杖頗短レ自二宣奏一也、昇レ自二東階南頭一、自二簀子一北行、入レ自二東庇南妻一當二簀子一巡昇二長押一也、經二母屋東面面北小間西一、進到二御屏風南妻一、去二屏風一三尺許、二直ク取二立杖一テ三步許進寄、藏二身於屏風一、以二左手一授二內侍一、內侍取レ之入了、余兩三步退立、拔レ笏右廻、立二北障子第三柱下一戶西柱也、坤面無レ揖、則內侍出二屏風南妻一、余參進無レ揖不二徐步一、如レ初、不レ到二屏風下一二三尺許、而指レ笏兩三步、步寄、以二左手一取レ杖、不レ指二宣命一之杖等取加給之也、兩三步退立、左手ニ取レ文、右手ニ取レ杖テ以レ杖置二文上一、以二左大指一抑レ杖、左廻經二本路一但傍二北欄一、立二本所一召二內記一、返レ杖拔レ笏、取二副宣命一、參上着レ座、其路如レ初、即入二宣命於懷中一、次余召二內豎一、二音、內豎稱唯、參二進櫻樹下一、範直申二參之由一、余仰云、式ノ省サ兵ノ省ヲ召セ、鳴レ笏令レ知レ之、內豎唯出召レ之、

次二省輔代弁レ承參進、立二櫻樹東方一、北上西面、六位在レ南皆着レ靴、次余召云、式ノ省依レ暗不レ見二參否一、計レ程召之間、進參二東階下一待レ召參也、太爲二早速一、式部輔代昇レ自二東階一、入二庇一間母屋二間等一、進跪二余座後一、須レ經二南庇東面、并母屋東一間一、今所二爲失一也、余笏ヲ指レ腰之樣ニテ、左尻下ニ指テ、以二左右手一取二位記筥一、式部筥也、解レ結有レ蓋有レ錦、內辨外殿以前、豫置二筥上案盤下方一、兵筥〔盤〕在レ下、依レ無二上階一、二筥也、自二座下方一給レ之、取レ笏候、輔代指レ笏取レ之、降レ自二東階一授レ丞、次召云、兵ノ省鳴レ笏示レ之、如レ初、兵部輔代參進、其道如レ例、余賜レ筥之儀如二式部一、輔代取レ之下レ殿授レ丞、各置二庭中案一退出、輔先出歟、依レ暗不レ見及一、次余正レ笏召二舍人一、二音、大舍人於二承明門外一稱唯、次少納言就二版位一、余仰云、刀禰召セ、少納言稱唯、皈出召レ之、次外辨諸卿立レ標列立了、上首人以二咳音一驚二示之一也、是例也、余正レ笏仰云、敷尹、諸卿謝座謝酒昇殿、着二端座一之人々、大納言、重盛〔卿〕、公保〔卿〕、隆季卿、實房〔卿〕、實國〔卿〕、中納言、兼雅〔卿〕、參議、家通〔卿〕、賴定〔卿〕、著二奧座一人中納言、宗家、成親、忠親、參議、實宗、非參議、成範〔卿〕、座定、余仰二賴定朝臣一催二叙列一、賴定下レ殿催レ之復レ座、申二列了之由一、次余、家通〔卿〕在レ座否問二傍人一、自二懷中一〔取二〕出宣命一、取二副笏一召レ之、政大夫藤原朝臣、即家通卿進立二余後一、余乍レ持二笏於左手一、以二右手一頗取二宣命上方一、自二座下方一微々指給レ之、以二文下一爲二使方一、頗抱二袖二職樣ニテ、後方指遣也、

家通卿如指笏、取宣命、副笏復座、次余以下下殿、列立左仗胡床南頭、（去胡床四五尺、北上西面、異位重行如恒、）次宣命使就版、（其道如恒、）宣制一段、（右推合群臣再拜、又一段群臣再拜、）次宣命使復座、（左廻、）次群臣復座、（右廻、）此間、主上入御、仍余不居座磬折立稱警蹕、于時宰相小將實守卿雖候未復座之故也、（凡諸卿悉不復座之間也、）内侍出來取御劔璽、仍余以下居、攝政同被立座了、此間、諸卿漸復座了、次二省賜位記〔於〕敍人、敍人拜舞退出、頭退出、次余仰賴定朝臣、令撤位記筥案等、賴定復座無音、余問撤了否、于時申撤了之由、次余以下下殿列立、如初拜舞、拜舞訖復座、（猶之親族拜、）但余留立東階南腋、使次人昇殿、（重盛卿以下大納言三人早出、以實房卿爲上首、）左右大將不參、爲取白馬奏也、其儀余立巽角壇上、（南面、）催白馬奏、即左右馬允指奏於杖、一度進跪、余指笏先拔取左奏、開懸紙、紙與指人差指與中指之間、又抑返端挾同指間、拔見文了、（大將被加署、）卷之、加懸紙指杖、（作令持杖於允、指之、縱入鳥口片枝、指入文中也、）次開見右奏、（如左、）了、指左杖鳥口之片枝、（右允持空杖退了、）次余取笏出、自軒廊東二間、歷階下進弓場、左允捧杖相從、付職人次官親宗奏之、（予向軒廊西二間乾面立、允自左方進杖、余指笏取之、親宗出無名門、請取之、）余拔笏退皈、（件奏依留御所、不可返給之故也、）經本

路復座、仰賴定令取版標等、次白馬渡、（頗遲々、仍仰賴定催之、）次余仰賴定朝臣令居粉熟、（依入御不供御膳、但不撤御臺盤、）居了申上、下箸食之、如常儀、次令催飯汁、即居之、（先飯一巡、次汁菜等居之、）居了申上、下箸食之如恒、但今度箸匕共建之、（箸八內、匕外立之、）次一獻、（兩行唱平如恒、）次國栖奏、余仰賴定朝臣催之、一節了復座、次二獻、次余賴定朝臣在座否問傍人、拔箸取笏召之、賴定朝臣、（依四位召名、）賴定朝臣進立余後、余仰云、大夫君達賜御酒へ、賴定退下、取交名參進、作法了復座、次三獻、次余拔箸取笏下殿、取舞妓奏、其儀同見白馬奏、別當中將定能朝臣取杖進之也、余見了指之、（片指、）進弓場付親宗奏之、（中將相留、北道同白馬奏、件奏同留御所、）歷本道復座、次仰賴定催女樂、未參之間、余同新大納言實房卿出、（上臈卿等、自此以前退出了、所殘卿相實房、宗家、成親、實守、賴定等許也、）相扶所勞出仕、猶以不快、仍可退出、女樂拜、幷宣命見參等事、可被存知者、實房卿許諾、即余拔箸取笏、（不拔匕、失）也、降自東階、歷宣仁門退出、隨身不發先聲、于時子刻許歟、

抑、今日於院左少辨經房申攝政云、大元法阿闍梨堯眞依良明事、（去五日入滅、）可有其憚障之間、勤仕件法之

例、同官、并綱所已不分明、然間自御堂被申云、
法橋尊實齡及七旬、深傳習此法、〔加之、〕得（名不及也）堯眞
讓、旁當其仁云々、又行朝爲秋篠寺并今寺權別
當之上、付琳覺習此法、尤得其理之由、以自
解令申、又東寺長者禎喜僧正申云、有謂醍醐上
（ママカ）野闍梨寶心者、年齡已闌、智法皆聞、賢覺法眼付所
瀉瓶之弟子也、尤叶其器、東寺長者擧申大元阿闍
梨者例也、以件寶心早欲被仰下者、以此等
趣、先經奏聞之處、仰云、如此之事、偏可依法器
也、重被問仁和寺宮、并東寺長者等、可被仰歟、
暗難左右、但於寶心者、智法之由、所聞食置也、
於彼兩人者、不知食器量、且可申事由者、攝政
被申云、此三人併不知名字、況於善惡乎、如勅
定委被尋問仁和寺宮并禎喜僧正、可被計仰、於
無法器之勝劣、稱得讓、頗有理歟、
〔八日、丁丑、〕昨日退出後脚病更發、仍今日不參御堂、又
不參御幸、
九日、戊寅、今日依公家御衰日、女叙位延引、
十日、己卯、此日、女叙位也、皇嘉門院依無可被擧
〔之〕人、不被上御申文、

十一日、庚辰、今日、上皇御幸圓勝寺云々、
十二日、辛巳、有咳病之氣、
十三日、壬午、咳病不快、
十四日、癸未、天晴、此日、御齋會、并諸寺修正等竟也、余
雖咳病不快、相扶參修正、是修正七ケ夜之間、一日
不參御堂、多其恐之故也、故殿常被仰云、宇治殿
仰云、有七度之事ハ、可欲八度參仕云々、此事深
銘心肝之故也、乘燭着直衣、（半蔀車如恒、）
先參大内、頃之參法勝寺、於途中人々御幸已成云
云、仍暫逗留、御幸了之後參入、（經二條東門如恒、）自壇上東
行、入自座後布障子着座、大宮大納言隆季卿以下
人々四五人許候座、初夜導師之間也、隆季語云、參
御齋會不參内裏、直所參上也云々、又云、一日節
會平大納言爲外辨上首、其外公卿四人也、其殘五六
人、併留俳佪東階邊、爲見物内辨云々、此事甚難
堪也、又云、御早出之間、三條大納言不存其由、只
不可立舞妓拜之由、有御定と存之處、聞御退
出之旨、失度由所談也云々、余云、其座滿座、定聞及
歟、憖觸退出之由、隨又許諾、今如此力不及事也、
若有疑殆之氣色者、重可示、聞承諾之上、爲之

如何勿論事也、亞相云、不及沙汰云々、又云、揖讓事、本文之中有見及事云、不示子細、咒師一手了參法成寺、（依不過無量壽院前、自宮小路過土御門、入自西面北四足、恒例事也、）經壇上自座後着座如法勝寺、先是攝政、花山院中納言兼雅、堀河中納言忠親、三位中將兼房、大宮三位重家等在座、咒師一手始之間也、下官問申攝政事等、

一見白馬奏之時、或幷指一枚兩奏、或取二枚、有兩說、如何、被答云、幷挿一枚爲勝、有兩說事也、云々、

此事、二條殿寛治之比、取給兩枚、但余一日幷挿依尋常作法也、

一問諸司之時、左右馬頭不候之由、外記申上、上卿以職事奏聞、或被仰其人於上卿、或職事直仰下如何、被答云、無定法事也、上卿奏事由之條無疑事也、爭不奏哉、此次、余申一日之親宗之間事、攝政解頤被語云、件馬頭事、申詞奇特（○特一本作怪、）也、左右御監申障云々、仰天不得心、疑若是馬頭歟、仍其定仰了、又御弓奏事、不奏云々、不敵事也、

一七日當卯日者、加其奏可稱諸司奏歟、被答云、可然、

一見叙位宣命〔了〕令挿之時、給內記令挿歟、將作令持〔令〕挿歟、被答云、返給令挿、異白馬奏、（一日余作法如此、）

一臨時客尊者二人之時、下﨟尊者、給主人盃之時、其路如何、（此事於法勝寺隆季卿問余事也、疑殆之旨、尤可然、問申也、）被答云、不覺悟、但推之可從上﨟尊者後歟、被示旨尤可然、下官所存如此、但尙可勘見歟、

一朝覲行幸、被仰舞人勸賞之時、只奉仰之、則雖舞中間可仰歟、又云、舞人之時、以誰人可召哉、被答云、雖舞中間被仰之、則下知之、又召舞人事、只直以笏可召、不聞及者、仰陣官人召之、

一除目廿一日之由、下人申如何、被答實也、

咒師三手了、依勞風痺怱出了、

宗家卿咒師二年（○年恐手誤、）之間參入、余問讓內辨之間事、答、實房卿被相存歟、被仰付旨憖奉及了、而申不存之由條、不敵々々云々、又云、今日御論義之間、候座之公卿、實國、資長、親範、家通、賴定云々、

〔十五日、(甲午)天陰雨降、節供如恒、〕
〔十六日、(乙酉)此日節會也、余不參、〕
十七日、(丙戌)自源中納言雅頼卿許、示送昨日節會事、內辨一條大納言公保、(若座以前押笏紙云々、)外辨上首雅頼卿、大宮大納言、三條大納言、花山中納言、別當等不出外辨云々、雨儀之間、事々如形、外辨上首有失禮云、云、謝酒了不立直、乍居待酒正云々、先々大嘗會小忌等之時、度々勤仕、今度忘却、不可說云々、又內辨謝座之間、攝政令微咲給云々、又堂上不居飯之前、被催一獻、然而遂居飯之後有一獻、又不供三節之樣見及、御飯箸鳴之後、主上入御了、粉熟國栖立樂等、內辨降殿催之云々、御酒勅使(家通)、宣命使(實守、祿雅頼)、此外無別事云々、入夜外記來催云、明後日可參行幸、依脚病不能供奉之由申了、
〔十八日、(丁亥)可參院申了、〕
十九日、(戊子)陰晴不定、此日朝覲行幸也、下官不供奉行幸、參會院御所、(法住寺殿、)巳刻着束帶、(色目如恒、)參上、入自西面北門、先是前太相國、大宮大納言隆季卿等參候、頃之、左大臣參上、此後人々多參集、相國、左府、下官等座主上御休所、(西對代也、)左大臣云、去十六日節會宣命使實守卿、雨儀之路、經軒廊二間同南砌宜陽殿西砌等、是坊門按察實季所被用也云々、又云、供御膳之間、入御者可供其殘、先年宇治左府爲內辨之時、供膳了、中間入御、左府止之不被供、而故法性寺殿仰云、未供之(○之一作了)前、入御者可止之、供始入御者、早可供了云々、仍被供之云々、其後經數刻、未終臨幸、抑御輿扣西門外、供奉參會之公卿立中門外、(相國、左府、下官、不列立也、)左右大將立門內砌外、(左右北面、)次攝政立御輿前、爰平大納言重盛卿進出、氣色攝政、入中間東進到階東第二間、敬屈奏事由、左廻皈出復命了、御輿昇居中門、(左右大將攝政等前行、次將相副御輿如恒、)攝政居中門內、北方、左右大將居中門內砌外、次宰相中將實守參上、(經御輿與中門北柱之間也、)開戶取御劒、居攝政西方、次頭中將實宗朝臣進御草鞋、次下御、次三位中將兼房取御璽、(其路同實守、)攝政取御裾、御劒在前、(左、)御璽在後、(同、)經中門廊對代南廣廂等、入御自南面東間、攝政奏御簾、(此間置御裾、)於長押下脫草鞋、(實定取之給藏人、)內侍居簾中、劒璽置大床子、主上御大床子南平敷御座、此間奉刷御鬢、(○一作髮、)御裝束等、(實守卿奉仕、)攝政、余等候此所、內大臣、左大將等、昇自中門內方、諸卿等着殿上座、

次法皇出御、前太相國参上、跪簾下挿笏褰御簾、(南庇西面中御簾也、)法皇着御母屋御座之後、取三衣筥自御座東間入、置御座左端、扱笏候南階以東簀子敷、(當階東二間也、)次攝政敷帛袷、經透渡殿入自寢殿南庇西妻戸、自西庇北行、跪屏風下、指笏取帛袷、(懸屏風也、)右廻經同庇、自南庇東行、自御座西頭(件御座南庇階當間敷之、繧繝疊二帖也、)敷之、其端疊下押夾也、自御座南廻東敷之了、不扱笏經御座南、如初還跪屏風下、取鎮子經初路、御座四角置之、(先乾、次坤、次巽、次艮也、)扱笏經御座、(過法皇御前之間、不敬折也、)出自初戸、参主上御休所、次主上渡御前對代西廣庇、召御靴、(藏人頭進之、)取御笏、(同前、)入自南庇西面妻戸、直進東於御座上、向北先揖、次再拜舞踏(右左右、)了、下居小拜、又再拜了揖、左廻經本路還御、(於初所脱御靴、返給御笏、)次法皇入御、(相國撤三衣筥、)了、(皈着殿上、)次改御裝束、(殿上五位之役、)其儀如恒、次立胡床、次將着之、此間攝政招親宗、樂行事可取御氣色之由、故示之、而親宗觸大宮大納言、皈來申可在御定之由、攝政被笑、有不足言氣色、尙被仰可取御氣色之由、仍親宗參進、皈來申云、可令計給云云、攝政云、只上﨟可勤者、可仰、其由、若別可仰者、分明可被仰其人歟云々、親宗不申左右、次主上重渡御、今度召御草鞋、(其所同前、)又實守卿取劒在前、實宗朝臣取御璽隨後、(兼房早出之故也、)如初、入西面妻戸着御座、(南面、)御劒璽置御座東頭、(御草鞋實定取之、給藏人、)攝政直被着南簀子敷、次攝政氣色實宗朝臣、實宗參上、在寢殿巽角緣、又被氣色、實宗出殿上召之、次前太相國以下、參着御前座、下官於廣庇邊立加也、次攝政被仰樂行事、(左基家、右通親、共左右第一人也、)次振鉾、次舞、左、(萬歳樂、拔頭、散手、龍王、)右、(地久、狛鉾、貴徳、納蘇利、)萬歳樂之間、給公卿衝重、有勸盃、(頭中將實宗、瓶子親宗、)又兩方殿上人着階下座、(先內御方、)狛鉾之間、供御膳、陪膳重盛卿、(御飯右左如恒、)此間舞人居地不舞、供了、重盛卿扱笏不揖退下了、次舞等了、(拔頭之間掌灯、先前庭立明、主殿官人院御隨身等立明、)置御遊物具、先是太相國、左大臣、退出了、琵琶置余前、(先是隆季示云、可彈琵琶之由有御定云々、)地下召人着階下、殿上召人候座末、先雙調、安名貴、鳥破、席田、賀殿急、平調、萬歳樂、更衣、三臺急、此間給公卿祿、又實國卿取御贈物、(御本經歟、)置南簀子向西對代方了、又有索出物、御馬二疋、御遊了、各起座、下官則退出、(如初經北門、)今日召人、

拍子、資賢卿　　琵琶、下官

等、家通卿　笛、泰通朝臣
笙、隆房朝臣　篳篥、定能朝臣
付歌、（雅賢朝臣、維盛等也、）
參入公卿、
攝政　前太相國　左大臣　下官　內大臣　左大將
源大納言　平大納言　一條大納言　大宮大納言
三條大納言　新大納言　五條中納言　中御門中納
言　源中納言（資賢、）　花山中納言　別當　源中納言（雅賴、）
右衞門督　平中納言　左兵衞督　平宰相　六角宰
相　宰相中將　三位中將兼房　實家　左兵衞督
修理大夫　大宮三位　六條三位　新宰相
已上卅一人也、
今日大宮大納言云、此間可ㇾ行二公事等一
廿一日、（立后兼宣旨、除目始、）　蓮花王院修正、
廿五日、（院書咒師、）　廿八日、（尊勝陀羅尼、）
廿九日、（賭弓、）　二月三日、（女院新御堂棟上、女御退出、立后定、）
十日、立后、　十七日、行啓云々、
廿日、（己丑）外記持二來闕官帳一、留二闕官一給ㇾ宮、
廿一日、（庚寅）此日除目始也、執筆左大辨云々、又蓮花王
院修正也、下官依二風病發動一、共不二參仕一、

廿三日、（壬辰）此日入眼也、雖二欠日一不ㇾ被ㇾ忌也、申刻許
下官參內、或人云、今日入眼延引云々、又云、尙今日可
ㇾ被ㇾ行云々、秉燭之後退出、參ㇾ院、次皈ㇾ家、後聞今日
有二入眼一云々、
廿四日、（癸巳）聞書有二非據事等一歟、
廿五日、（甲午）此日乙若密々參二吉田祇園等一、今日於ㇾ院
有二書咒師一云々、
廿七日、（丙申）今日下名也、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卿爲二上卿一、
先來二余第一、示二國相轉之間事一、今日余申三改二飛驒國司一、
是基輔依ㇾ病申二其號一也、以二侍中原安有一申補、（民部大夫五位）
也、國大（○大一作太、）凡早（○早一作畢、早恐畢）仍所二申任一也、
廿八日、（丁酉）此日院尊勝陀羅尼也、未刻着二直衣一（半蔀車如ㇾ恒、）
參ㇾ院、（七條殿、）先ㇾ是事已始、人々着二御前座一、余着ㇾ座、
（資子數、高麗疊也、）相次攝政被ㇾ參、導師東寺長者法務禎喜也、僧
廿口如ㇾ恒、殿上人等運二陀羅尼一了、供養法以前、下官
退出、今日乙若參二詣吉田祇園一、密儀也、
廿九日、（戊戌）此日賭弓也、兩大將被二出仕一云々、
卅日、（己亥）參內、謁二邦綱卿一、示二世間事等一、藏人次官親宗
謁云、賭弓奉行兼光、依二左大將遲參一、秉燭之後事始、
的付將高房有房、射手隨賴實、顯信、兵衞隨（左兵衞佐、）宗光、

一人兼申兩方云々、

二月

二日、（辛丑）左少辨經房示送云、明日建春門院新御堂棟上、可有御幸、今參御哉之由、內々可尋申旨、御氣色候云々、當時咳病無術、夜間得減者、可參仕之由申了、又騎馬無術之由、同申了、步御幸云々、仍勿論雨降、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之由云々、

三日、（壬寅）此日建春門院新御堂棟上也、余依昨日催、着直衣（旣身上臈冠、中納言車）、參院御所（法住寺殿）、暫之御幸、先院御車、次女院御車（左相府寄兩方御車）、次左大臣以下公卿、列行御車後、殿上人在後、其路及二許町、到御堂、兩御車向御堂（西向）、列立、左大臣以下着行事所屋、件屋卯酉妻建之、片庇屋也、母屋庇之間立亘紙障子、其前立四尺屏風、敷滿弘莚、其上敷高麗疊六枚紫疊四枚、殿上人等列居御車邊、各歸居件庇屋、左少辨經房自座末經中座氣色左府（申事具之由歟）、左府被答可奏之由、經房參進御車邊奏事由、皈來仰可始之由、左府揖許、經房退、次舞人忠節（束帶）進敲下（件大鼓、池西砌立之、御車在東砌也）、次打鼓、次上棟大工束帶自取庇柱昇屋上、皈降了、次又打鼓、末之屋同上棟了、忠節退了、（上棟之間不止打鼓、微音也）、次大工以下賜祿、大工二人被物一重、布一結、裝束一具、馬二疋、（各候院下北面五位取被物、六位有官衛府等取他祿、又引馬也、（二人引之））自余引頭等祿同之、但馬一疋、木工等、褂一領、布一結、馬一疋、八十餘人給了、次還御、人々列行御車後如初、左大臣爲寄御車參了、余以下留候西方、人々退出了、余同退出了、今日左大臣束帶也、他人皆直衣、但時忠、成親、宗盛等束帶也、

今夜女御退出、立后定依無催不參、雅賴書定文、左大將以下爲扈從云々、依永久例、大臣不被催、然而左大臣推參、依奉行此間事也云々、

〔四日、（癸卯）大原野祭也、奉幣如恒、〕

五日、（甲辰）今日自大內渡御閑院、又女御之許、有御書之使云々、

七日、（丙午）今曉右中辨爲親早世了、日來煩邪氣云々、

今夜中納言邦綱卿來、良久退皈了、

八日、（丁未）進發春日奉幣如恒、今日釋奠也、十日可參立后之由來催、申遠忌之由了

十日、（己酉）天晴、此日有冊命皇后事、（女御德子爲中宮、以皇后宮爲皇太后宮、以中宮爲皇后、本皇太后宮不御座也、）下官依遠忌不參仕、後聞、內辨

左大臣、宣命草并清書、乍レ在二陣座一被レ奏レ之、頭辨、云云、宣命使別當成親卿、永久別當忠教勤仕之例云々、外辨上首左大將云云、宣制了、退出之時、左大臣不レ被レ練云々、宮司除目之時、執筆并清書上卿執筆左大臣、清書上中納言、許、被レ召二直廬一、去寛治五年立后幼主之時也、郁芳門院、之時、大臣以下豫參二直廬一、仍今度人々存二其旨一之間、無レ召云々、可レ尋事也、宮司等拜了、則參二本宮一、先レ是宣制之後、勅使賴實朝臣參二本宮一、而大夫除目以後、參入被レ相二待彼一之間數刻候云々、下二除目一并仰二啓陣一事、左大臣被レ讓二源中納言一云々、左大臣以下參二本宮一、出二內裏一之間、有二出立事一云々、以二二條町一爲二陽明門代一、北南行幔差去レ東引レ之、而臨二出立之期一撤二件前幔一云々、于レ時左大臣不レ居レ陣、降レ自二中門一、人々相率、少納言辨外記史以下在二左衛門陣代內一、官掌召使等進出、大臣被レ留、被レ留二御前一之時、相代可レ參之故也、出レ門之後、大臣被レ留レ之、相代召使前行進如レ常、至二二條町一左大將以下雁行、路北、大將迫二首路一東面立、仍以下重立、或第一人頗倚レ北東面、其以下頗左ズチカヒテ、坤方サマニ雁行云々、大臣立還揖皈出了、其後人々次第乘レ車云々、主上御二簾中一云々、本宮儀、先宮司申レ慶、次勅使被レ召、大夫取レ祿、大進、次勅使藏人參入、權大夫取レ祿、女裝束、次左大臣進二前庭一再拜、攝政不レ被二立拜一、次上卿着レ座、攝政治レ端云々、一獻、攝政、左大將、二獻、左大臣、內大臣、三獻、源大納言、大夫、永久、一獻上臈二人被レ取レ之、尙不レ得レ心事也、尙一獻ハ大夫權大夫可レ取レ之也、然而代々不レ定、仍今度被レ逐二永久例一云々、打出欵冬句云々、四位侍從座在二南庇一、五位侍從座在二中門廊一、如二去仁安儀一云云、以二傳說一所レ記也

宮司、

大夫權大納言藤原朝臣隆季

權大夫權中納言平朝臣時忠

亮左馬頭平重衡

權亮右少將平維盛重盛卿男、

大進勘解由次官平基親

權大進左兵衛佐藤原光憲

權大進前伯耆守藤原宗賴

少進佐渡守藤原重賴

權少進正六位上源兼綱賴行子、賴政養子、女御之時勾當也、

年預、右衛門丞檢非違使資成

御遊召人、

琵琶、左大將、　柏子、宗家卿、　箏、兼雅、

笛、成親、　和琴忠親、　篳篥、定能朝臣、

笙、隆房朝臣、　付歌、資宗朝臣、維盛朝臣、

曲、
呂、　安名尊、二反、　鳥破、　席田、二反、
律、　伊勢海、　萬歳樂、此間侍從給レ祿、
　三臺急數反、
此間公卿給レ祿、先宰相、次中納言、次大納言、次大臣、
十一日庚戌、此日最勝金剛院修二月也、恒例式日廿八日
也、而今度可レ有二御幸一、又此御處御堂修二月、同夜可
レ被レ行、仍被レ縮レ之云々、御幸上達部可レ供二奉之一由
雖レ令レ申、一切不レ可レ然之由有レ仰、殿上人衣冠、下官
連レ車、在二出車後一牛飼車也、出車三兩、殿上人、攝政被レ參二御車寄一、則
先被レ參二法性寺一了、被レ乘二八葉車一如何、女院御車被
レ申レ殿、牛飼也、然者可レ被レ乘二網代車一也、而八葉頗以輕
輕歟、仍不レ被レ連レ車歟、於二御堂一又攝政下官共候二御
車寄一、下官近二法性寺一之間、馳レ車先二立出車一、爲レ參二
會御車寄一也、是定事也、先攝政以下公卿着レ座、次神
分導師、次初夜導師、有二亂聲一、次行導、次大導師、有二昇降之樂一、次唄、
散花、無二堂童子一也、次四位朝臣經家、取二大導師祿一、次公卿取二請僧
祿一、先給二撿挍尊忠法眼一也、次人々起レ座、次還御、攝政、下官、乘車
參入如レ初、此御堂修二月、攝政不レ被レ着二座一也、渡御
則被二退出一了、余以下着レ座也、其儀如レ恒、

今夜參入公卿、
攝政、下官、中納言邦綱、前中納言光隆、
中納言資長、忠親、參議家通、
散三位重家、信範等也、
今夜、下官兩度共不レ取レ祿也、
兩堂共無二堂童子一、修正修二月之恒例也、
　最勝金剛院御堂圖在レ別、
今日立后〔之〕處、第二日也、左大臣、左大將、以下濟々參
入云々、又御書使、季通朝臣、件御書紅薄樣在二上、裹薄樣一云々、永久第三日有二此事一、今度依二日次宜一、今日有レ之、
十二日辛亥、申刻以後甚雨、此日未刻參二新中宮一、院女院同居、
人々未レ參、仍參二院御方一、殿上隆季卿獨候レ之、暫言
談、申刻人々參集、次下官及隆季等着レ座、端本立二机三脚一不レ居レ版、
(〇版一作飯)大臣料歟、常二脚、奥一脚也、次左大臣内大臣參上、左大臣着レ端、
内大臣着レ奥、便宜頗惡、仍下官移レ奥、内府着レ端居替
了、
今日座鋪、對代南面三箇間、對座敷二高麗端疊一、有二弘莚差莚一、立二赤木机一備二饗饌一、大臣料不レ居レ版、(〇版一作飯)也、爲二公卿座一、同
南孫庇、同數レ莚、迫二南柱一敷二紫端疊二枚一、立二黑柿机一備
レ饗、爲二殿上人座一、東上一行、中門廊副二西壁一敷二紫端疊
三枚一、爲二啓陣時座一、北上一行、但臨レ期數レ之、

先一獻、亮重衡朝臣、(瓶子地下五位、)二獻、左大辨實綱、(瓶子殿上五位、)次居飯、(手長四位也、經家朝臣勤之、殿上人也、(○飯一作版))次居汁、(手長不起座、待居了後起了、)申上下箸、又居汁、申上下箸如恒、次三獻、(權大夫時忠卿、瓶子殿上五位、)次居菓子、次欲差薯蕷粥、而左大臣云、可略之、仍不居之、殿上人座一獻、(大進基親、瓶子次五位、)二獻、(權大進光範、瓶子同、)三獻、(權大進宗賴、瓶子同、)次殿上人起座了、此間敷啓陣座、又立黑柿机、不居飯遲々也、次大夫召宮司、宗賴參上、仰可召亮之由、則重衡朝臣參候廣庇、大夫仰云、啓陣將召セ、(或說曰、啓陣ノ將ト可仰云々、可尋也、)亮退下、次啓陣將佐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右近少將隆房朝臣、右衞門權佐光雅、左兵衞佐光範、右兵衞佐兼能等着座、(各蒔給胡錄也、)次欲居飯、麦大夫怒仰云、先可居之、不然者、二獻後可居、甚以奇怪、即進飯了、(尤可然、)行事基親失錯歟、次一獻、(權亮維盛、雖年少十四云々、作法優美、人々感歎、瓶子次五位、)次二獻、(權大進基親、瓶子同、)飯汁、(次五位、)次三獻、(權大進光雅起座勸之、瓶子同、)次給祿、(四位ハ可給大褂云々、而皆單重也、)宮司等取之、將佐取祿退出了、次余退出、此後事不見及、依爲他氏御寺氏院等參賀不可有云云、又有八幡奉幣定云々、其事大夫可行也云々、打出歟冬句也、

十五日、(甲寅、)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示送云、來十八日可仁王會定、可參仕云々、申承了由了、奉行辨事遣尋、返事云、左少辨經房也、大夫史隆職宿禰之許、可來之由仰遣了、又大外記賴業之許、仰遣同旨、而奉行之者不示、可參之由、只仰遣可催儲執筆宰相之旨、依爲同事重不遣召也、

十六日、(乙卯、)午時許隆職宿禰來、依昨日遣召也、余着冠直衣出居、公卿座召之、文書幷陰陽寮等事仰之、此次公事之間事多以談語、余問云、節會御裝束宜陽殿兀子、南第四間(額南間也、)立之定例也、而或有立額間之說云々、若有兩說歟、所傳習如何、隆職申云、記文注北行第四間、官之故實、就記文奉仕御裝束、其上依內辨仰改直者也、代々皆立第四間也者、余云、七日給下名之間無便宜、仍有執額間之輩云々、右橋當內辨正面之故也、此條道理可然歟、雖爲異說如故實處尋問也者、隆職云、此條家之(○之一作了)口傳之中有習、然而近代不用此儀、倚無謂事也云々、余云其說如何、隆職云、南第三間前置石、可爲二省之路云々、以之思之、古來以第四間爲是歟、而先例無用此儀、仍雖傳口傳不顯其事云々、(余案之、雖無先例、於傳其說ハ何不用乎、不審、但此事尤有興事也、)又仰

云、堂上大臣兀子、可レ立二何脚一乎、官之所レ存如何、隆職申云所レ習只立二一脚一也、而近代內々聞二參入之大臣數一、隨二其數一立レ之云々、此事□年（○年上有脫字）、七日節會之時、（下官爲二內辨一、內府稱二無レ座之由一者、）內大臣家以二爲親朝臣一、條々被レ加二勘發一之其一也、其子細、

一大臣兀子任二見參之員數一可レ立レ之、而立二一脚一失也、又縱雖レ立二二脚一、臨二參列之時一仰二諸司一可レ加二立一也者、隆職申云、官之習、大臣御座、不レ謂二員數一立二一脚一也、而近代聞二參入大臣之數一、隨二其數一立レ之、今出仕大臣二人也、處レ立二二脚一有二何失之一哉、若可二立加一者、隨二內辨之仰一可レ令二立加一也、又臨二參列之期一、於二立加之條一者彌不レ可レ叶、內辨御昇殿之後、內豎之外者、於二內豎一者非二官之下知之者一云々、

一宣陽殿兀子、可レ立二南第三間一、而立二四間一失也者、（此事ハ元日事也、彼日內府爲二內辨一、而其後不レ被レ仰、追七日被レ敎レ之、次被二加仰一也云々、）隆職申云、就二記文一處レ立也、而內辨被レ仰二可レ改由一者、早可レ改、雖二何處一、非二裝束司之可一レ告、自レ今以後、可レ立二三間一者可レ蒙レ仰者、（此上尙不レ被レ仰レ可レ立二三間一之由上也云々）

一近仗胡床不レ待二上仰一、遮ヨ改二雨儀一之條奇恠也、是又元日事也、隆職申云、近仗事、專非二裝束司之所一レ行、古來〔近衞〕次將之中、被レ置二裝束司一人一、是爲レ奉ヨ行彼被官事一也、官吏以不レ加ヨ催役事一也、本府相存致二沙汰一歟、此條雖二自レ今以後一力不レ及、有二別宣旨一、左右近衞府之事可レ爲二官之進止一者、可レ存二其旨一、不レ然者如何、（是又此上不レ改ニ仰左右一云々）

一大海浦紺毯代ハ、敷二兀子獨床子下一者也、而敷二臺盤之下一、不レ敷二兀子獨床子之下一違例也、如何、隆職申云、上古依二布幅弘一、敷二臺盤下毯代一、其餘及二兀子獨床子等之下一也、別非レ敷レ之、（件布三〔幔〕幅也、）而近代依二布幅狹少一不レ及二兀子等之下一、仍更又不レ敷レ之、而宇治左府之時、殊有二沙汰一、以二別毯代一敷レ之、而一度被レ敷レ之後、尙爲二不穩事一、又無二先例一、仍於レ今ハ不レ可レ敷之由重有レ定、其後又不レ敷歟者、是又非二官之過失一、被レ仰二諸國一可レ被レ弘二布幅一歟、將如二左府之宣一、以二別布一可レ敷歟、是又可レ待二上仰一也者、（此事又不レ被レ仰二左右一云々、）

已上四箇事有二勘發一云々、

又余云、去立后日有レ留二御前一云々、其儀如何、隆職云、先宮司除目了、左大臣起二陣座一、被レ徘ヨ徊中門廊邊一、（諸卿別居二中門東外緣一云々、）降レ自二中門內方一、被レ出二中門一、公卿亂ヨ立中門外一、于レ時外記、史、至二門外一、（疑二左衞門陣一、）而大臣被

レ仰二可レ立レ內之由一、仍外記一人、史一人、立二門內左右一、外記左右大臣進行之間前行、出レ門折レ北六七許丈行之間、大臣被レ鳴二扇笏一、外記、史、左右平伏稱唯、起揚乍レ居外記召二召使一(史不レ召二官掌一、是有二兩說一、然而家所二存一傳一、尚可レ召也、外記召二々使一、史何不レ召哉、而史奏宗不レ召非也、云々、)召使四人、(左右各二人、)代出前行、官掌二人、雖レ不レ被レ召進出前行、(是又先例也、)而到二二條西洞院辻一、大臣宣云、官掌前行專不レ可レ然、可レ留云々、仍自二件辻一留了、左大將以下諸卿、隨二大臣之後一、其後少納言辨外記、別行二二條町辻一擬二陽明門代一、到二䡄門下一大臣立還揖、(此間公卿雁行立二路北一、辨少納言立差去レ北東上列立、已上皆答揖、外記、史、平伏也、)揖了上官起、尙路南、北上東面列立了云々、此外不二見給一、依二立后之間一、宣旨事留レ陣、仍揖之所儀以二傳說一所レ申也云云、又問云、大臣奏之時、若勤レ奏史哉如何、隆職申云、伊通公爲二大臣一之時、隆職爲二六位之史一候レ奏云々、大臣稱唯之聲、事外高聲、初終均シテフツキレナリキ、後朝持ヨ參奏報一之時、大臣被二相逢一被レ示云、稱唯如何、大臣之稱唯ハ、シリカシラ同聲ニテフツキレナルヘシ、フルクラナルハ似二上官之稱唯一、異樣事也云云、又隆職申云、近代ハ裝束司史バ付二大夫史一了、其外無レ之云々、內辨被レ立ヨ直宣陽殿兀子一之時、被レ仰レ史、史仰二諸司一令二立直一云々、下官云、先例、或裝束史(六位、)立ヨ直之一、或官人立ヨ直之一、只隨レ便歟者、

數刻之後、隆職退出、(稱唯起座、)

十七日、(丙辰、)左少辨經房來、欲レ召之間也、余冠直衣相逢、明日未刻可レ參由仰レ之、文書陰陽寮事同仰レ之、經房退下、以二季長一申云、明後日列見、仍明日御出早速可レ行云々、巳刻可レ有二御出一定、成二披露一可レ催ヨ具諸司一云々早々其定可二沙汰一之由、召ヨ仰之一、經房退出、」

十八日、(丁巳、)天晴、此日春季仁王會定也、未刻着二束帶一參內、(閑院、)入レ自二左衞門陣代一欲レ着二陣座一、隆職宿禰申云、經房早參、而只今自地退下、近邉之處、申ヨ置可レ告ト御出之由上、仍遣レ召了、又執筆參議未レ參云々、仍下官不レ着レ陣、先參二御前一、暫言ヨ談與二女房等一、則經房參上、每事可レ催之由仰レ之、經房申云、皆具了、宰相一人未レ參、重遣レ召由、外記所レ申也者、參議參入之時可レ告之由示了、小時、光雅參上、(奉行之職事遲參、奇怪也、)此後尙參議不參、仍召二光雅一可レ遣レ責之由欲レ仰之處、已參入云云、仍余向レ陣、先着二奥座一、次移二外座一、(以レ扇直レ笏、)次召二官人一令レ敷二膝突一、此次仰下可レ召二左少辨一之由上也、(奉行、)此間新宰相賴定於二立蔀下一氣色、余目レ之、仍着レ座、次左

少辨經房不レ持レ笏也、來〔就〕ニ膝○一作軾、突、經ニ柱外一余仰云、仁王會
日時可レ令ニ勘申一者、經房退了、次持ニ參日時勘文一、有ニ證紙ニ不
レ入レ筥、仁王會日時也、余置レ笏取レ之披見了、取レ笏仰云、〔例文、經
房退了、則史二人持ニ參例文硯等一、一人持ニ例文筥一、置ニ
余前一、件筥入ニ去年例文日時檢校行事僧名并今度僧名等一、合二卷也、續加　一人持レ硯置ニ參
議座上頭一、余披ニ見例文等一必不レ待レ置レ硯也、了、目ニ參議一、參議
下レ地更着ニ上頭一候、又目レ之、則摺レ墨染レ筆取ニ續紙一、
先レ下入レ筥、卷ヲ取ニ禮紙一以ニ左右手一返自レ奥細卷レ之、押ヒラメテ置ニ硯下方一、先取ニ續紙一、座前横置レ之　其細入ニ禮紙一也、卷返副
レ笏候ニ氣色一、余自給、參議置レ笏、余緩ニ置例文一、取ニ今
度僧名一讀ニ揚之一、先南殿、賴定書ニ件兩字一了、置レ筆取レ笏
申云、申請可レ書云々、近代之例、爲レ省レ煩、上卿給ニ僧名於參議一也、書レ之定事也、而下官守ニ舊儀一與奪、
賴定未レ練之間、尚申請也、仍賜ニ今度僧名一、賴定參上、取レ之復レ座書
レ之〔若尋ニ仁王會大間書也、仍書ニ入僧名一、而今日無ニ大間書一、仍讀ニ南殿字一也、近代之書之端置ニ一兩枚、於レ座被ニ書入一、然而尚可レ有ニ大
間書一歟、可レ尋レ之、後聞、近代無ニ大間書一云々、如何々々、〕此間、下官召ニ經房一仰云、例文
有ニ百四堂一、今度僧名載ニ百三堂一如何、此事不レ令レ書ニ參議一之前可
レ問也、然而爲ニ早速一、且給ニ參議一令レ書也、經房申云、去年百四堂、今度減ニ今一
堂一、是依ニ四條宮例一、皇后可レ奉レ除由有ニ殿下仰一之由、
隆職令レ申、然而尚相尋、一定可レ申云々、余云、堂數尚
委可レ問レ之者、經房退相尋、皈就レ軾申云、被レ減之條、
只初如レ令レ申也、又堂數百三堂也、下官云、雖レ被レ除ニ

皇后宮一、其替中宮入レ之、然者何減哉、本皇太后宮不ニ御座一、今立后之後、其數助
レ之故也、如レ此僧名ハ、皇嘉門院奉レ除之如何、經房問ニ隆
職一、申云、同可レ奉レ除之由、有ニ殿仰一、是彼兩所、依ニ四
條宮之例一、雖レ入ニ給定文一、不レ被レ行ニ講演一、而院宮多々
之間、余百堂其數已多、仍件兩所無ニ其實一、於ニ諸司一者、
度々被レ除書了處、殘皆爲ニ要須一、可レ奉レ除ニ件兩所一之
由、有レ仰云々、次賴定書了、本自書レ之、端一枚許令レ書レ之也、而書損又書替、頗不ニ自安一也、
先レ是下官召ニ經房一、問ニ堂數一之時也、仰ニ檢挍行事等之側(例カ)記可ニ
尋進一、經房申云、職事可レ令レ申歟、余云、先例、寺相存
レ進ニ側(例カ)記一也、早可ニ相尋一者、則尋取持ニ參之一、載ニ一紙一、余
取レ之見了、經房退了、示ニ賴定一云、是も可レ進歟如何、賴定
云、書候なん云々、仍余讀ニ揚之一、賴定書了、檢挍一紙、行事一紙、
相ニ具僧名并所レ給之僧名之案文等一、進寄進レ之、余置
レ笏押ニ筥於奥一、取レ之置レ前、參議復レ座之後、披見之
處、賀茂下社以下講師不ニ寺付一、仍見ニ合僧名一之處、無
レ之、召ニ經房一仰ニ問綱所之由一、皈來申云、已講已灌頂
不ニ寺付一云々、余云、件條ハ勿論事也、賀茂下社已下
僧、專非ニ已講一、仍所レ問也、重相尋可レ申者、經房皈來
申云、付落了云々、早可ニ注進一之由、仰レ之、注ニ一紙一
持來、仰ニ賴定一令レ書ニ入之一、賴定申云、賀茂上社歟、辨

本所書、薗城寺、所令注進、東寺、爲之如何、余云、今注進一定歟、付其可被書歟、賴定召史令摺除之間、經房來參議座下、賴定示此旨、經房問綱所、申云、今注進之定可候也者、仍其定書了進之、余披見之處、文字狼藉、不被謬解、疑是專寺歟、然而不慥、但向深更、雖宜强不致沙汰、取出例文等置宮奥、（縱、）入加日時勘文僧名檢校等文、（行事文、留置不奏之也、）召經房給之、仰內覽之由、密仰云、內覽了便一度可改奏之、是雖不穩事、非無先例、爲省煩也者、經房退去了、良久之後皈來、（此間賴定復本座了、）余取之一々結申、（先日時、次僧名、檢校、）經房仰之詞、不聞、則取出三通加行事文（四通一度給之也、）給之、經房結申、（四通、）余一々仰之詞、經房微唯、卷文退出了、次余召官人、仰可召史之由、此間經房持參出居大祓日時、（紙三）余見了返給、（依上宣文奏也、）經房結申、余仰詞如恒、經房卷文退出了、次史參入候小庭、余云、可撤宮、史稱唯參上、取宮退皈之次、取重硯宮退出了、次下官起座、（不撤獻、他人皆撤之、故殿無此儀、仍不撤之、家之習也、人々雖（奇）云々、）參御所、退出了、次參攝政許、而五體不具之穢云々、仍自門外（不下車、）申入退出了、

檢校、（中納言宗家、）　參議實綱、

行事、（左少辨經房、右少辨兼忠、）　右大史廣弘、

日次、來廿七日、丙寅也、（今度不注儲時也、）

十九日、（戊午、）此日故殿御忌日也、下官於女院御方御堂、修之如去年、導師公舜法印懸置一座供養之也、公卿（邦綱、信範、）殿上人衣冠布衣相交也、今日祈年穀奉幣定、（上卿左大臣、執筆實守卿、辨重方、）又有列見云々、

〔廿一日、（庚申、）此日祈年穀奉幣也、〕

廿三日、（壬戌、）今日小除目云々、

廿四日、（癸亥、）見昨日聞書、辨官轉任也、右中辨重方、（爲親死去替、元權右中辨、）權右中辨經房、（即叙四位、）左少辨兼光、右少辨親宗、光雅二代五位藏人、有坊官舊勞、光賴卿息、尤可被抽補、故超越之條、尤不便、但外感〇（感恐戚歟、）有限歟、〔勘解由次官宗賴、〕

〔廿七日、（丙寅、）今日春季仁王會也、下官不出仕、〕

三月

一日、（己巳、）參內於內裏、兼光語云、去夜堀河中納言上卿、被下大僧正快修辭書、（依重病辭申之云々、）同弟子某被敍法橋云々、又示云、去十九日賀茂社遷宮日時被

定云々（上﨟左大臣）、季御讀經今月可被行、而行幸以前、於禁中被行佛事頗不穩、仍延引、加之、來月下旬、女院可幸平野給（上舞人一、殿上人一人云々）、可指合、仍五月最勝講以前、可有沙汰云々、〔又語云、〕此日攝政被向宇治、依明日一切經會也、又明後日（四日）可被參詣長谷寺云々、扈從上達部、兼雅卿、資長卿、雅賴卿、（但資長卿依騎馬所勞不參長谷寺、於奈良可相待還御云々）寛治京極殿例云々、深更退出了、

二日、（庚午）右中辨重方來、依招也、上總國役夫工事可被懸前司之由、有沙汰云々、爲示其事也、此次、重方申云、去十九日列見奉幣定、指合之間、外記史遲參、仍被召籠上官、（史ハ故仰、辨外記ハ被仰頭辨、共不上奏直下知、）昨日優免云々、今日又右少辨親宗申慶也、

三日、（辛未）甚雨、一切經延引明旦云々、

四日、（壬申）攝政今朝一切經被忌行、未一點被進發云云、

六日、（甲戌）物忌也、今日一日之由、攝政自長谷寺被遁向云々、

八日、（丙子）今日女房有發心地氣、仍卜筮了、

九日、（丁丑）參女院御方、

十日、（戊寅）今日修百座仁王講（僧十口）、尚發了、但頗宜也、

十一日、（己卯）參女院御方、

十二日、（庚辰）今日一日圖繪供養藥師佛、導師寛珍已講、又請法印公舜受戒、今日又發了、

十四日、（壬午）請六口僧藥師經御讀經、又請驗者、然而發了、今曉又行泰山府君祭、

十六日、（甲申）阿闍梨獻勝來加持、平愈了、仍引牛、又給御衣、

十七日、（乙酉）自今日始女房祈、（不動供、）

十九日、（丁亥）或云、福原千僧供養、導師法師公顯說法、叡感之餘、被仰可任僧正之由云々、事若實者、未曾有事也、

廿日、（戊子）今日、上皇自福原皈給、此日於院、被定建春門院平野御幸儀、內府以下公卿七八人參入、雖大臣候、中宮大夫隆季與奪平相公、親範書定文云云、

〔廿一日、（己丑）參院幷內、及深更退出、〕

廿二日、（庚寅）或人云、公舜法印、一日可被加僧正之由、注申云々、公顯ハ公舜之弟子也、縱雖非弟子、一門之後進、以何事可越公舜哉、況於弟子哉、只

一日被レ任即可レ辭云々、自二攝政之許一被レ申レ說云々、
公顯之上﨟法印十三人云々、言語不レ及事也、未レ聞說
法之勸賞被レ任二僧正一事、
廿六日、甲午今日日吉行幸也、
廿七日、乙未今日行幸還御、寬治當日還御、今度一夜之
儀、不レ得レ心、攝政被レ傾云々、尤可レ然、是院宣歟、可
レ尋、但永久例云々、昨日物忌也、
廿九日、丁酉今日被レ仰二行幸事賞一云々、上卿大納言實
國卿、從二位宰相敎盛〔卿〕讓二息通盛一、正四位下外記師尙讓二父
師元朝臣一、正四位上史業 敍爵、中納言宗家卿爲二之上﨟一、仍
敍二品一大宮右府、賀茂八幡行幸事賞云々、尤雖レ召レ幣殊
被二抽敍一、可レ謂二不次之恩一、來月一日爲二拜賀一被レ請二
車牛等一、依二車取破一、可レ借レ牛之由、答了、
卅日、戊戌今日俊光朝臣來、召レ前談二世間事一、語云、行幸
上卿實國卿於二社頭一、仰二社司勸賞之由一、惣一階之由仰
レ之、成仲四位正上也、已以三品歟、尤恐也、云々、於二
内府之邊一聞及歟、又云、平野女院御幸、故殿少將可
レ被レ勤二舞人一之由、有二豫儀一云々、然而沈淪頗見苦、
寬治知足院殿爲二中將一、被レ勤二舞人一、今爲二少將一之條
頗不レ便云々、

正平十一年六月五日一見了、

關白在判

玉葉卷第八終

玉葉　卷第九

自承安二年四月
至同　六月

承安二年夏

四月

一日、己亥、天晴、今日中御門中納言申慶於所々云々、依叙二品也、平座上卿可勤之、

二日、庚子、晴、顯方朝臣來申文書之間事、

三日、辛丑、甚雨、重家卿來語云、去正月賭弓日、內府爲上卿在陣奥座、于時宗家卿、并重家等在陣、兼光下日時、內府披見云、先例無此事、如何、兼光云、延引之時定事也、內府尙傾奇、然之間、兼光退了、于時內府問宗家卿、宗家不分明答、又問重家、重家又答不知案內之由、內府云、縦雖非被下之、又不可不知者、則移外座召外記賴業參入、被下了云々、後日以憲雅朝臣內府被陳云、先例不同、或有被勘日時之事、或有不然之時、彼時依所勞不見日記之間、先例不覺悟、此事尤恐也、又云所○作取、奏之間頗不如意云々、隆季語云、爲不存失禮、被始新一塡供、而毎事違亂、祈師不請云々、

〔五日、癸卯、參女院御方、自今日始湯治、〕

八日、丙午、此日灌佛也、依當當麻祭使立日、公家幷院、建春門院、中宮、新院、不被修了云々、八條院、高松院、皇嘉門院、皇后宮等被修之、余獻布施之所申也、大宮、上西門院、九條院、皇太后宮、等、依不被催不進布施、先々不進也、以隨身下﨟獻布施、若隨身不參之時以下家司進也、左少辨兼光來云、來十七日、廿二日、社奉幣可被發遣、可奉行云、令申云、自去月風病不快、近日始湯治、不出仕者、依在湯之間不逢也、

十日、戊申、今日有仗議云々、去仁安三年神宮炎上之時、不參之輩罪科事云々、左大臣上卿也、

〔十二日、庚戌、憲基來、齒下加針、〕

〔十四日、壬子、知康來、口加針、今日中納言宗家卿來、加級事殊被自愛、尤可然々々、數刻談話、入夜皈了、〕

百九十八

十五日、（癸丑）恒例尊勝念誦修レ之、雖二祭月一不レ憚レ之、凡祭月神事之法、隨二人之意趣一歟、公家幷執柄人之家作法、八日無二灌佛一之時、自二朝（○朝恐朔字、）日一神事、有二灌佛一者、自二九日一神事也、於二他家一者、自二御禊日一神事、但或說、執柄家不レ論二灌佛之有無一、自二九日一神事云々、

十八日、（丙辰）參二女院御方一、今日爲二親宗奉一左番長重武可レ遣二中宮使䉼一之由、有二院宣一、申二承了由一、

十九日、（丁巳）參二女院御方一、舍利講如レ常、召二重武一仰二中宮使䉼事一、

廿日、（戊午）此日法性寺所レ被二植置一〔之〕牡丹堀進レ院、依レ有二御尋一也、以二隨身重武一令レ付二定能朝臣一、

廿三日、（辛酉）此日賀茂祭也、不二念誦一、今年依レ無二御禊一今明許神事也、見物之者語云、近衞使左近中將平知盛朝臣、餝馬、䉼、（重近、兼任、）引馬、（賴文、近文、々々者（○者下恐有脫字）方大將隨身也、）中宮使亮左馬頭平朝臣重衡、䉼、（兼賴、兼國、）引馬、（重武、武安、）今日頗喜法務見物之間、棧敷（一條萬里小路云々、）顚倒、法師原多被二打損一了云々、

〔廿四日、（壬戌）及レ晚解齋念誦、〕

廿六日、（甲子）建春門院御幸、依レ雨延引、

廿七日、（乙丑）此日建春門院御二幸于平野社一、一員云々、舞人十人、（右中將通親朝臣、右中將實宗朝臣、右少將泰通朝臣、右少將隆房朝臣、左兵衞佐家光、侍從時家、右近少將維盛、右近將成經、藏人檢非違使左衞門尉源國行、藏人左近衞尉同惟賴、）供奉公卿、（內大臣、左大將、皇后宮權大夫定房、平大納言重盛、大宮大夫公保、中宮大夫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方、新大納言實國、五條中納言邦綱、中御門中納言宗家、花山中納言兼雅、別當成親、中宮權大夫時忠、左兵衞督成範、右兵衞督賴盛、平宰相敎盛、六角宰相家通、右宰相中將實守、平三位信範、新宰相賴定、右衞門督宗盛、爲二後騎一、）奉行內大臣、時忠、經房等也、

殿上人等、右御車後、御車後、出衣皆紅二藍表衣、出車衣、（若カエテ）朽葉表衣、二藍唐衣、

已上練厚衣、同單衣、物具皆生也云々、一員近衞、（左知盛朝臣、右實宗朝臣、）左兵衞佐光遠、左衞門佐保盛、（已上在二御車前一、）右兵衞佐經雅、右衞門權佐光雅、（已上在二御車後一、）其次侍從代二攝政一、自レ車供奉云々、已上見物之者來語、定有二訛謬事等一歟、

今日或聖人來、

廿八日、（丙寅）依二奈良僧都借二請半蔀車一、車副四人、牛飼、赤衣仕丁、（已上皆給二當色一、）牛等借二送之一、明日別當大僧正（尋範、）參二御社一之共也、

〔廿九日、（丁卯）雷電、申刻地震、〕

五月

一日、（己巳）朝夕雨降、晝間天晴、今日院幸二法勝寺卅講一、（初日也、）大宮大納言隆季以下、卿相十人許候云々、今日本

命日秦山府君祭也、秦親朝臣勤レ之、

二日、庚午今日加二少灸治一、施楽院使丹波憲基来、晩頭灸了、依二例事一以給二衣一領一（重生、単、（単一作平））或云、新三位基家日来悩二世間心地一、遂以早世云々（後聞謬説）、

三日、辛未或人語云、去廿七日建春門院御幸、雨御祈、顕智法印俄奉レ之、前日依二甚雨一延引、仍殊被レ仰レ之而忽雨晴、仍被レ行二勧賞一（阿闍梨二口、法橋一人云々）、我（○我恐或字）云、甚過分云々、

五日、癸酉今日又加二灸治一（腋一所）、憲基又来也、其次語云、昨日依レ召参レ院、先レ是主税頭知康参入、依レ仰下二向伊勢国一、是当斎宮煩二痢病及獲麟一、仍為二彼療治一所二下遣一也、随二御有様一可レ給哉否、不日可レ言二上左右一云云、憲基依二遅参一不レ被レ遣、以二先参一可レ遣之由、有二御定一、依二事急速一也、駅家事、併目上有二御沙汰一、為二路守護一、検非違使一人、被二指副一云々、余聞二此事一、大略斎宮可二替給一之期至歟、尤可レ哀事也、斎院不二御坐一已及二二年一了、今又如レ此、神捨レ国、豈有レ憑哉、

今日節供如レ恒、

七日、乙亥或人云、斎宮隠給了云々、医師不レ能二参著一云云、去三日事云々、可レ恐々々、而明後日今比欲競馬倚可レ被レ行、又日吉御参籠倚可レ被レ遂云々、各僻事歟、

今日上皇欲レ幸二法勝寺三十講一也、而依レ雨延引云々、

〔今夜参二女院御方一〕

九日、丁丑今日於二今比叡一可レ有二競馬一、是恒例事也、而依二斎宮御事一停止了、可レ然可レ然、

十日、戊寅上皇欲レ幸二法勝寺一、臨レ期止了、此日斎宮薨奏也、（上卿花山中納言兼雅）後家事、被レ付二本寮一之由、被二宣下一、（同、上卿）自二今日一廃朝三ケ日也、又有二御錫紵事一、摂政被レ参直衣云々、此日中御門中納言来談二乗事一、或人云、依二斎宮御事一、可レ被レ立二公卿勅使一云々、其人未レ被レ定、或云、斎宮寮中事、違例多端、又役夫工之間、事変波（○波恐頗）（誤）無レ双、往古勤来庄園併免除、新立権門勢家之領又以同前、帯二代々宣旨官符一、厳重之神社、仏寺之領、多被レ催レ勤、然而充除之所太多之間、国司泥二進済一、神事擁怠、古来未レ有二如レ此事一云々、依二此等之咎徴一、令レ有二此災一歟、斎院于レ今不二御坐一、重又如レ此、可レ慭可レ恐云々、寮頭忠重京上云々、是去五日事也云々、

十二日、庚辰参二院并内一、自二去三月廿日〔之〕比一風痺相侵、漸々倍増、都不二出行一、仍去三日加二灸治一、聊得二其

減一、雖レ不レ復二尋常一、齋宮事朝家大事也、仍相勞所二出仕一也、上皇爲レ訪二上西門女院之瘧病一、密々幸二仁和寺一云云、女院御方女房出逢、則以參內、依二御物忌一不二見參一、相二逢女房一、頃之退出、或人云、齋宮日來有二非例事等一云々、重服人稱以祗候、又於二宮中一有二流產一、其人云々、未曾有云々、昨日訪御座御劔緒犬食切レ之云々、事非常、仍召二陰陽師一（在憲、泰親、宣憲、）有二御占一、公家御藥并火事云々、來十六七日、御物忌可二堅固一、仍公卿已下可二籠候一云々、今夜攝政室家渡二住產所一、去月四日渡始也、

十三日、（辛巳、）陰陽大允泰茂來語云、齋宮有二恠異一云々、內々寮頭忠重、問二道泰親之許一、占云、若退出給歟、云云、其占令二符合一、珍重々々、

十四日、（壬午、）此夜建春門院入內云々、今日覺智法印奉二五口僧一、始轉二讀大般若經一、本所持之經三ヶ帙欠、仍事如レ之、今日更所レ奉二供養一也、

十五日、（癸未、）終日雨降、申時如レ沃、此日最勝講第二日也、早旦向二邦綱卿正親町第一、去十三日行幸、大內九條第其行程遼遠之故也、未刻著二束帶一（蒔繪劔、）參內、經二華德門南殿御後等一參二殿上一、先レ是兼雅卿在レ座、信範卿在二小板敷一、余參上時降レ地平居、余著レ座了、更經二神仙門一著二座末一、余招二行事藏人基清一問二事具否一、大略申二具之由一、但僧少々未レ參云々、又問二攝政參否哉由一、則余參二御所方一、于レ時上御二女院御方一云々、（弘徽殿、）謁二女房一、女房云、殿只今可二參給一云々、則歸二著殿上一、先レ是攝政被レ參二候奧座一、余於二上戶下一、請益、攝政被レ目、仍經二端座一著レ之、（追案之、尙自二下戶一可レ著レ座也、尤失也、）次攝政召二光雅一、被レ問二事具否一、申云具了、但堂童子未レ參、又澄誠大僧正在二近邊一、遣告了、攝政云、於二堂童子遲參一者、召二加六位一恒例也、事具早可レ催二大僧正一者、則僧正參入、徘二徊弓場殿一、先レ是衆僧集二會右近陣一（僧正二人、覺珍、公顯、佇二立弓場一也、）次攝政召二藏人一、被レ仰下可レ召二頭中將一之由上、（于レ時在二渡殿方一云々、）則實宗朝臣參二小板敷一、攝政被二氣色一、實宗、經高、遣戶參上了、小時歸來居二小板敷一、申二可レ被レ始之由一、攝政便被レ仰レ鐘、實宗出二無明（作名、○一）門一、召二行事藏人基清一仰レ之、則槌レ鐘、次出居着レ座、（左近中將定能朝臣、少將清通朝臣、顯信朝臣、通親朝臣等、經二仙華門等一著レ之、）（西上北面如レ恒、）年中行事障子自レ本、副二出居座後壁一、引レ東立レ之如レ恒、次攝政揖起レ座、經二上戶管子等一著レ之、余以下同著レ之、次攝政云、僧可レ催者、出居等催レ之、次威儀師（忠在、○一作月、嚴、）引二衆僧一、入レ自二仙華門一、留二立

長橋下ニ、大僧正以下經㆓廣庇㆒著レ座、證誠入レ自㆓南第三間㆒、經㆓佛前㆒、講師經㆓第二間㆒、聽衆經㆓第二間㆒、但夕座著座之時、講師以下經㆓第一間㆒也、次威儀師著㆓聽衆座上頭㆒、講讀師登レ高、先著㆓禮盤上㆒、禮了著レ之、讀師聽衆之中次第勤レ之、經㆓佛後㆒如レ恒、此間堂童子著レ座、次堂童子以㆓花筥㆒退出了、分㆓花筥㆒、次散花、次散部勤役、次堂童子、次威儀師打レ磬、公卿置レ笏、次勸請、啓㆓白釋經㆒如レ恒、勸請之間、威儀師置㆓御經二卷於講師前机㆒如レ恒、次論義二條、問答畢打レ磬、次公卿取レ笏、次僧侶退下、次公卿退候㆓殿上㆒、次出居退下、次攝政召㆓實宗㆒、奏㆓事由㆒仰レ鐘、出居公卿僧侶參上之儀、一如㆓朝座㆒、釋經了、覺長僧都說法、太優也、論義二條如レ恒了、打レ磬、次僧以下退下、又同㆓朝座㆒、次攝政並余參㆓御所方㆒暫言談、此間兼光申㆓攝政㆒云、公卿勅使、內大臣可レ被㆓進發㆒之由、有㆓院宣㆒者、早可レ仰之由被レ答、即下官退出之間、兼光云、來月三日公卿勅使上卿可㆓勤仕㆒者、來廿日可レ有レ定云々、當時加㆓灸治㆒、神事有レ憚歟之由答了、兼光云、左大臣同被㆓灸治㆒之由也、而勅使內大臣、上卿如㆓上﨟可㆓勤仕㆒也、各御灸治尤不便候、申㆓事由㆒、若爲㆓別御定㆒者、重可レ申㆓案內㆒、但勅使上卿相兼之條如何、先例可㆓相尋㆒云々、次下宮退出、今日參入公卿、

攝政　余　中納言兼雅　宗盛

參議家通　實守　散三位信範等也、

中納言邦綱　時忠等　雖レ聞㆓祗候之由㆒、不レ著レ座如何、

堂童子・

左方　勘解由次官平基親

　　宮內權少輔平棟範

右方　兵衞佐平經正

　　因幡守藤隆保

證誠

大僧正尋範、山階寺別當、法務、

前權僧正覺珍、山階寺權別當、

權僧正公顯、

講師

權大僧都章實、　玄緣、

權少僧都行兼、今日朝座講師也、　覺長、今日夕座講師、

法眼顯眞、始被レ召レ之、日來雖レ不レ通、頗有㆓天氣不快事㆒、不レ勤㆓公（〇公一作而）請㆒也、

法橋藏俊、　範玄、

已講道顯、　弘雅、　明遍、

聽衆、

榮禪、山、社、〇社一作新下同　良有、興、社、　勝詮、興、今日朝座問者也、

相覺、興社、　昌俊、山、今日夕社、座問者、　貞覺、山、
信性、山、　聖慶、東、　顯忠、寺、　覺儆、東社、

今夜白河殿入內云々、
十六日、甲申、雨晴不レ定、自二今日一ハ二間、中宮夜大殿、女院大盤所白川殿、仍內女房等在二鬼間一、
十八日、丙戌、雨降、此日最勝講結願也、攝政、前太相國已下、人々濟々云々、余不參、
廿日、戊子、此日攝政被レ參二女院御方一、余同參候、被レ開二舍利一、攝政、余、共三粒給レ之、凡此舍利、故殿殊有二御願一、令二集置一給、不レ可レ開之由有レ仰、而如レ此被レ開、不二甘心一事也、
今日藏人左少辨兼光、以二消息一示云、公卿勅使上卿事、尙可二奉行一、勅使自勤二上卿一之例、殊不レ快、左府又服假出來云々、下官則申二攝政一、攝政云、申二事由一可レ仰由、下二知兼光一了云々、件消息稱二攝政仰之由一也、余卽見二申攝政一、被二傾奇一也、何樣ニモ無二奉行人一、勤仕可レ宜之由、被レ示也、下官申云、今明聊有二相憚事一、過二一兩日一可レ奉之由可レ令レ申也者攝政云常事也、早可レ申二其旨一者、仍令レ申二其旨一了、余計思、攝政不レ被レ示事、兼光自由仰歟、但若攝政雖レ仰二其旨一、如レ此被レ示歟、
今日洪水殊甚、六波羅邊人家、少々流了云々、今日邦綱卿參二女院一、余祇候之間也、仍相逢語云、齋宮御事、今度不レ被レ付二本寮一者、天延蒐二于齋宮一之由、文簿注レ之、今度出二宣旨一、館有二此事一、然者退了後令レ蒐、更不レ可レ及二本寮之沙汰一云々、此事一旦雖レ有二其謂一、尙思慮可レ被レ行事也、非二愚意所一レ及、
廿三日、辛卯、此日女院御方、聊御不豫之由、女房告送、仍營參、殊事不レ御、大略御風歟、卽陰陽師等許遣二占形一了、退見レ之、今日沒日也、尤不敵、推云、御風土公鬼靈等、云々、
廿四日、壬辰、召二五輪房法印公舜一、令レ受レ戒給、又日來所二轉讀一之大般若、覺智法印殊致二精情一祈念、其驗已新忽滅給、兩法印尙無二止事一人也、
此日、下官日來所二轉讀一之大般若讀經結願也、卽覺智法印也、件人彼御方兼行勤也、
〔廿五日、癸巳、公舜參上、受戒如レ恒、〕
廿六日、甲午、受戒同レ前、今日女院御方、大般若御讀經結願也、
廿七日、乙未、先日兼光之許、今日可レ催由相語了、而終日

無音、仍晩頭遣消息尋之、返事未到之間、亥刻許、自彼送書狀云、來月三日公卿勅使事可奉行、明日可有定者、申承之由、則返事到來、神寶事遲々、仍行事所不立離之間、不參啓、自是令申了云々、則大外記、大夫史等之許、明日可有日時定、可催陰陽師之由、仰史、可召內記由、仰外記也、及深更之間、不見返事、官方同兼光奉行之由所示也、」

廿八日、（丙申）此日公卿勅使日時定也、賴業、隆職等返事到來、各可催儲由也、申刻著束帶（蒔繪釼）參大內、經華德門欲向陣之間、一條大納言公保爲上卿、奏伊勢宣命草之間也、仍徘徊南殿御後方、招左少辨兼光問事由、申云、今日被發遣伊勢幣、（齋宮御事）、并被行軒廊御卜、（同事）、上卿辰刻可參由被申、御參陣未刻之由被仰、存刻限甚隔之由、兼殊不申案內、隨上卿殊早參、而宣命之趣間、有逆亂事、依其沙汰只令馳參殿下、歸參、奉幣進發之後、可有此定也、所慮可經時刻、尤恐申者、仰早可參之由了、則余參朝餉方、女房云、今日堅固御物忌也、是則今朝御卜、齋宮御事、殊可愼御之由令申、仍自此壺俄御物忌也、早可參、二間方者、仍參二間相待、兼光歸參之間、經數刻、戌刻兼光歸參、上卿奏宣命草并淸書、向八省了、此間攝政被參、（直衣）、先著殿上、召右大辨俊經朝臣、（束帶）、卽參候小板敷、被仰宸筆宣命趣、（不及開）、了被參二間方、小時、幣已進發之由令申、仍於石灰壇有御拜、於南殿雖可有、依御物忌也、是例也、（南第一間石灰壇上、向巽敷疊二枚、其上敷高麗端半帖、爲御座也、）攝政并余、依爲外宿之人、隱昆明池障子北邊了、此間、余問申攝政云、御物忌堅固之時、以宿侍之職事、奏文事恒例也、而今日外宿人等悉參殿上、然者只以兼光可奏歟、（奉行也）、攝政云、直不可奏事也、然外宿人何事之有乎者、攝政云、職事兼不申定宣命趣事、臨期逆亂、尤不便事也云々、小時兼光歸來自八省、下官相共經南殿御後、向仗座、召官人令置軾之次、仰可召辨之由、卽左少辨兼光參軾欲仰日時事之間、兼光遮仰云、可被立伊勢公卿勅使之日時勘申々者、下官便仰可令勘申之由、（此事先例不定、或當座仰之、或兼依仰、當座不仰也、上卿直仰下之、是元永元年故殿御例也、仍不待仰欲下知之間、職事遮仰之、是又本躰事也、）持參日時、（不入筥、有禮紙、）余披見了之間、兼光退歸、次余以官人傳仰外記可持參筥之由、則大外記賴業具人持參筥、（六位外記不候歟、如此細々使、先先六位外記所勤仕也、如何々々、）余入勘文於件

宮、以官人召兼光付之、仰內覽奏聞之由、兼光取之參進、頃而歸來、置宮於余前、余結申、兼光仰云、依勘申れ、余徹唯卷文入宮、兼光仰云、明年當三合、今年有閏月、其外天變怪異、如此之妖孼、可拂退之趣、可被載宣命者、余目之、又云、於辭別事者、明日奏定可仰、即退去了、次下官以官人召外記、賴業與人參入、置筥給宮、入日時、賴業取之、余目之、賴業稱唯、余又仰云、仰神祇官可催儲者、賴業不稱唯退了、次召大內記、此間兼光下內藏寮請奏、便返下結申之如恒、次光範參軾、余仰宣命趣、其詞同職事、仰詞々不仰辭別事也、光範退出了、次下官起座退出、不撤軾也、于時亥刻終許也、今日兼光語云、伊勢幣宣命之趣事、先例天慶例、行以前發去條、雖同天延、相計今度之儀、其替齋王、可奉卜定由、指其期明春、被申、而今度其人不御坐、仍只追可卜定由、載宣命、是則兼申定、殿下所仰也、而今日以六位內記、內覽草之處、仰云、當時無其仁、以誰人追可卜定由被載哉、已以虛言也、神慮有恐、大內記不參入之間、難被仰子細云々、爰上卿云、存先例載了、今如仰者、無其人由可載歟、是條又如何、一切不被申其替事、又以有恐、此等間參殿下、早可定者、仍馳參令申之處、數刻評定、被引舊記幷柱下類林等之間、經數刻了、遂不改其辭也云々者、下官所案者、攝政御難、一旦雖可然、追可卜定由被申、專不可有其恐、縱當時不御坐、遂其人出來之時、爭不卜定哉、然者只追可卜定由趣不乖示事也、兼光又云、此事頗被申院、而院中有穢之間、不參云々、不知何事穢、自何日出來哉、下官者退出之間不問之、余歸家、一兩之男共參院謂也、仍不可混之由、誡仰之間、申云、今朝爲勤所役參院、行賴御讀經番、基輔花番、此兩人也、巳刻退出、敢不被立觸穢札、又無告示人、仍今朝所參上自院也、若其穢爲巳刻以前、巳以此殿穢也云云、事尤非常、穢起不審、雖相尋、及深更之間、不聞左右、

廿九日、丁酉、早旦、問穢事於候院之人々、各答云、昨日寅刻許、御寵犬大斑犬也、夭死云々者、彼兩人等定觸穢歟、就中行賴參入之間、其犬猶不出院中歟、然者下官已爲乙穢、內裏又丙也、末代之法、無左右申此旨者、必有不快之儀歟、雖然不可不奏、進退惟谷、但只恐人意爭輕神慮、仍以使者示送兼光之許

曰、穢氣次第奉レ旨如レ此、但是傳說也、曉更之穢及二巳刻一無二沙汰一、尤以不審、疑巳刻以後被レ用レ穢歟、左右爲レ隨二上仰一、今朝參院之處、如二只今一者不レ令二混合一者也者、申二攝政一之旨又同、丑刻許使者歸來云、兼光申曰、早可二奏聞一、縱禁中雖二不〇不一本作無レ穢上卿又無レ他、延引無レ疑歟者、攝政返報云、承悉不レ少、早可レ被二奏聞一、件穢昨朝事云々、內裏丁歟、丁無レ忌云々者、此事先例不レ同、丁忌二神事一否、依二時儀一有二沙汰一事也、凡今度勅使暫可二延引一也、其故齋宮之穢、定及二路次之驛家等一歟、隨又彼穢所、即勅使參宮之路云々、過二卅日一之後、被二發遣一尤可レ宜歟、攝政產事當二來月一、仍其事以前、早速可レ被二發遣一歟云々、依二此事一不レ被レ憚二彼穢一歟、末代事、以二人意一推二萬事一、神慮奈三何之一、今度勅使驛家事、偏院御沙汰也、是殊有二思食事一之故也云々、且又爲レ省二人煩一、云々、而期日近々被レ責二諸人之領一、遂成二人領之煩費一、又爲二神事之擁怠一云々、

六月

一日、戊戌 勅使延否、并穢氣無音、仍不レ堪二不審一、內々以二消息一、達二攝政御許一、返事云、三日延引了、其旨兼光定令レ申歟云々、仍此後參院之處混合了、

二日、己亥 辰刻許、自二兼光之許一、送二消息於季長朝臣一云、依二一日御使來申一、則內覽奏聞、三日勅使延引之間、彼基輔、行賴等、觸レ穢之後不二參入一、不レ可レ有レ穢之由、於レ院爭申云々、以外事也、依二不審一所レ令レ申也云々者、余態召二彼兩人一問レ之、各申云、彼廿八日不レ知二穢之由一參院、退出之後、參二此御所一、其後廿九日朝、爲二勤番一參院、於二其後一者不レ參二此殿一、是難レ穢條無レ疑、待二上仰一之間、爲二用意一暫不レ可レ參之由、依レ有レ仰也、但於レ院無二尋問一、仍又不レ及レ申二此子細一、況於二爭申一哉、勿論事也云々、基輔申云、兼光只今於レ院相逢、依二尋問一申二開子細一了、各令レ書二申狀一、遣二兼光之許一了、凡此間事恐懼多端、殘節依二穢氣一延引之條、深可レ被レ恐二神慮一之處、遂以令レ申二穢子細一、被レ處二奇恠一、是偏兼光之結構也、不レ能二左右一可レ哀之世也、

四日、辛丑 申刻兼光示送云、日時定明日可レ候也、但當日則可レ問二外記一之由、有二殿下仰一、仍遣問了、自レ是可レ申二左右一、又三日延引之由、可レ載二辭別一之旨、內々告二內記之許一了者、報曰、明日申刻可レ參、但當日有

例者可宜、左右早可示送者、
五日、(壬寅)早旦兼光申云、外記勘申當日例不快之由、猶今日可有定之由、所被仰下也者、則大外記、大夫史等之許仰遣了、賴業之許密々問例、注送曰、保延長寛如此、當日被勘日時、共以不快、永久五年兼日被勘之、爲最吉例、又被奏宣命草云々、因之所被仰歟、以消息、日時内覽可被免之由、并宣命草、卜串等、可有今日歟之由、申攝政了、未見返事、申刻著束帶參内、兼光未參、仰隆職令遣召、又賴業問云、若今日儲候卜串哉、申云、永久只被奏草、當日被開卜串、依彼例今日不儲卜串者、所申可然、(已上率等作立陣後所召仰也、)即參御所方、(于時及秉燭、)兼光猶未參、度々蒙催適以參來、太以奇怪、此人以如泥爲先、(○先或失)余責遲參之旨、無所遁歟、次余著陣外座、令敷軾之後、召兼光仰日時事、則持來、見訖、兼光退下、次召外記筥入之、召兼光仰可奏之由、申云、於内覽者申請了、抑宣命草奏任永久例、今日可候之由被仰下、仍存其旨之間、只今攝政渡給宇治云々、爲之如何、余云、内覽事申請哉、兼光云、不然、余云、上卿更難進止事也、宣命草者、非可奏下之文、或先奏聞、次内覽、間有其例、今夜如可有草奏之由有仰者、追内覽不可有殊難歟、但兼不申請、又不被免者、奈何後咎、就中幼主御時、以内覽爲宗、一説惣以不奏聞、只以覽攝政爲奏云々、而攝政不被坐之間、奏宣命草之條、尤可有思慮、左右在職事最、兼光云、仰旨可然、不必當日奏之、若有乖永久例之咎者、以此趣可披陳者、即奏日時了、歸示返給、問云、宣命辭別、去三日依何事延引之由、可被載哉、居穢氣之由歟、答曰、然也、次召賴業下日時之次、仰曰、使々事可下知神祇官者、退下了、次大内記光範退下了、次余退出之次仰兼光云、明後日如法辰刻可參陣、上卿雖早參、奉行人遲參、太以難堪、爲之如何、兼光卷舌不答、余即退出了、
七日、(甲辰)天晴、此日被發遣伊勢公卿勅使也、去三日可有此事、而依穢氣延及于今日、此由被載宣命辭別也、
　勅使、(内大臣兼右大將源朝臣雅通、)
　行事、
　　上卿、余、

辨、左少辨兼光、藏人方事、同以奉行、但當日幣物事、被仰右少辨親宗、兼光神寶之間事奉行、依可假忩也、
外記、中原廣元、廣季子也、一臈外記也、
史、○一本無史、
職事、兼光、　六位左兵衞尉源雅頼、
已一點著束帶參內之間、於大炊御門町辻逢內大臣、彼人扣車下前駈、余又下前駈隨身等過了、經陽明待賢等門、先欲參御所方之間、兼光相逢云、攝政候御前給、事皆具了云々、則著陣、先奥、次端、此間右宰相中將實守於宣仁門下氣色、余目之、則著座、余仰官人令置軾之次、問內記參否、申候由、則仰可召之由、官人退召之、大內記光範參軾、余仰云、宣命草持參哉、退去則持參之、入別紙入之、入筥、辭別注余各披見了、神寶員數具不載之、只內宮其物、外宮其物と註也、仍余云、雖草尚具可載也、然而粗有如此之例、隨又可遲忩、仍不改直之、內記退了、次以官人召兼光給之、仰云、內覽、執柄被坐里第、居直廬之時、以內記內覽也、而今日被候御前之由、頗聞之、仍付職事內覽、或說雖被候御所、尚以內記內覽、內記付藏人云々、不知執柄在所之人、此儀可然、兼隆聞此旨之人、理不可然也、江次第云、執柄坐里第者以內記可內覽云々、就此說或被候禁中之時、有不內覽直奏(人)之云々、此事尤非也、永久四年六月十八日、臨時伊勢奉幣之時、故殿上卿、知足院殿雖候御所給、草清書被內覽、仍隨後儀也、兼光取之退了、良久不歸來、此間招外記、大外記頼業來、豫問卜串儲候哉否、申候由、此次頼業云、長治大夫外記、開卜串、永久五年不然、今度可依永久例之由、被仰下、若隨永久之例、以六位可令開歟、余云、長治不可處不吉、五位外記開之、何事之有哉、但偏可依永久之例、六位又不可有難者、頼業退了、長治上卿知足院殿、內覽右大臣也、今度隨彼例、以五位可令開、然而殊被逐永久之例上、保延元年故殿上卿之時、大外記雖出仕、六位開之、仍強不逐長治例也、頃之、兼光歸來、置筥於余前、次召大內記給筥、取之退立小庭、余經小庭軒廊東二間階下等、內記欲經階下、仍余示可經階前之由、先例依持無止事宣命不令經階下也、進弓場殿、立軒廊西第二間北面、此間頭辨長方朝臣來、向余搢笏於腰、取宣命筥付之了、此間內大臣在殿上座也、頭辨經上戶鬼間等參朝餉奏之歟、余搢笏取之返給、內記拔笏立、小時歸來返授之、仰云、可令清書者、經本路還著陣、內記置筥、即返給、仰可清書之由、次以官人召外記、六位外記廣元也、行事參進小庭、仰云、卜串持參哉、即持參之、直進著膝突進筥、余取出卜串、透見之、返入給筥、仰可開之由、外記開之、開乙下合丙合二也、不合卜串、筥內下方橫、本自置之、或說開進之時、取出自筥置前云々、若有兩說歟、進之余、此度不取出、乍筥見了返給、仰可遣乙下合懷言王之由、外記稱唯退了、次外記歸來候庭、申云、使王申請馬者、余目之、外記唯退了、次大內記光範持來宣命清書、入筥、余見了、內記退了、以官人召

左少辨兼光、數刻不還來、又依他官人不候、以隨身尋之、則兼光來軾、付之內覧、此次依度々例、不載使大臣名也、若有事尋者、可達此旨之由、含兼光了、則返來置筥於余前、次召光範給筥、取之退立小庭、次參弓場奏聞、其儀同奏草、此次、奏使王申御馬之由、即返來返給之、次仰云、使王御馬事、聞食了者、余取筥給內記、此間兼光在弓場殿、仍早速可向八省之由仰之、兼光申云、八省事、親宗奉行之由、假被仰之、兼光依神寶之間事奉行也、親宗候八省、令奏幣物之由所申也者、經月華陰明〔修明〕等門到嘉喜門外幔門下相待、勅使尙遲云々、大外記、大夫史等相從予也、仍不能相揖入幔門、先是右少辨親宗行事史等、列立嘉喜門西掖、史平伏、辨深磬折立、先々居地、今如此、依爲外見之禮歟、可嘲々々、余向辨相揖、入自嘉喜門、隨身等相從、自砌西行、著昭慶門東廊第二間兩面端半帖、隨身以弓袋幔、據置小筵爲軾、兩揖了、直沓之後、居向東、以召使召辨、辨親宗經砌參軾、余仰云、幣物奏了哉、申云、奏了候、即退了、次召外記、奉行外記廣元參候砌、仰云、使等參哉、申云參候、又仰云、使王可給御馬者、稱唯退了、此間、勅使內大臣入自嘉喜門、經砌幷座末奧座、著奧兩面半帖、脫沓於蘺〔○一〕作席外地也、次余召辨問云、刻限至哉、申云到候、次以召使仰內記可持參宣命之由、次內記捧筥進嘉喜門壇下、次余、勅使以下經砌移著東廊座、余、勅使、經座北間也、其座共西面、本座頗絕隔數之、而內府欲著座之間、仰奉行史、於下數階者、可引違仰之、仍數績了著之、可尋事也、其行列、余、勅使、內記、捧宣命筥、勅使可立前之由雖示、然而余可奉勅使後辨前之由仰之、仍內記不進、辨、外記、史也、著座了、內記置宣命草於余前、著上官座、次余仰辨令取幣物、辨傳仰史、以召使令催之、或上卿直召召使仰之、先例不定、隨宜也、次中臣神祇權少副大中臣朝臣定隆、忌部等、入自東福門、經幔門、列立大極殿北庭、西上北面、迫砌立、次忌部昇自小安殿南面階、入東一間、取外宮幣於階下授卜部、卜部取之復列、次取內宮幣退出、今度先忌部、次卜部、次中臣、了之後、余置笏於左取宣命少開見、先々强不開見、然而元永元年故殿開見給、仍所見也、今案、必可見事也、以右手及賜使、內大臣置笏於右、以左手取之、副笏揖著沓、沓在筵外也、仍更起到筵端、又跪著之也、向座南面也、座北頭也、揖自杜內南行、同經南廊杜內、出自東福門了、隨身等、內府著座了、出自嘉喜門、經廻廊外、入自昭訓門、到東福門外也、宣命給使王歟、或給中臣云々、次余仰內記令取筥、內記取筥立座、北間、次余返座、經本路歸著北廊、親宗、內記、外記、史等、到東廊、如恒、余相揖過也、以召使令見使出自待賢門哉否、頃之、歸來申出了由、仍余出自嘉喜門、辨親宗五位外記、史、以下出立如恒、五位外記二人、史一人、六位外記一人、史一人、

皆平伏、親宗偃跪如初、予相揖與辨出䡾門、取尻退出、召使前行到待賢門下、近代無待賢門出立也、予退出之間、小雨則留了、後聞、今日御前儀被止了云々、長治永久、共有之、嘉承無之、不吉例也、尤不審事也、或人云、右少辨親宗辭退、仍被仰兼光、領狀之間、尙被止了云々、

「九日、丙午」醫師定成來、問病之間事、又遣賴輔之許、令見所勞躰、歸來申云、大事歟、又僧等兩人來、各相逢遣之、寬珍已講來、三論宗要文先日依尋也、一反見了、」

「十日、丁未」参女院御方、入夜雨降、夜深雷鳴、」

十二日、己酉雨降、申刻参內、依御物忌不参御前、於二間謁女房、左少辨兼光祗候、余問勅使之間御前之儀、答云、攝政殿自前夜令参給、日出之程上給、衣冠、先是御湯殿了、次右大辨俊經持参宸筆宣命草於朝干飯緣讀申之、攝政被候、次召淸書之料紙筆、兼光持参之畢、蒔繪硯筥二面、墨一挺、水入、土、小刀、檀帋五枚綴一面、三枚綴一面、各有禮帋、已上置柳指筥、持参朝餉方、主上自令淸書給、堀川院御時、寬治七年、初有自御淸書、鳥羽院御時、永久二年、初行此事、是皆自萬機行之後也、復辟以前未有此例、然而御入木之體已以堪其能、事出自新請、縱雖無例、自令書給、更何難之有哉、時儀如此、仍令書給云々、上卿奏宣命淸書、返給之、次頭辨奉勅召勅使、頭辨歸出仰勅使、在殿上、勅使經上戶、跪候年中行事障子下、隨御儀動起、不揖、入自前第一間、依御物忌、垂御簾、給宣命出、自無名門、於同門外改紙入懷中、袋二了、著紐經陰明修明等門、被向八省云々、抑今度不被具御前、其子細不吉、仍問之、答云、先去月廿日比、內々謁勅使之次、被示奏事由可催由、仍相催之間、親宗領狀、臨期今月四日俄辭退、仍被仰兼光、領狀外記史、五位、各申障、仍六位等勤之、少納言信季参之間、五日参向內府第之次、被示云、先例不被供御前、爲吉例、有御前之度、尤不快之由、大外記賴業勘之、申殿下之由、奉之、尤有恐、一切不可具云々、仍兼光申殿下之處、仰云、全以不聞事也、但執柄專不可知御前之條、只可在大臣之意也云々、至于當日不止之、勅使参入尙觸申、且又傳殿下仰旨被示云、內內有奉樣、仍不可具云々、然而事起院宣催之、仍儲東廊邊、被示可止之由、仍各止了云々、內々所奉之、中宮權大夫時忠密々和讒不可被具

之由二云々、內府內々被レ觸云々、此事尤理也、大臣具二御前一、只可レ在レ意事也、全自レ上非下可レ有二沙汰一事上也、專見苦事也、或云、賴業密々勘二先例一、見二時忠卿一云々、所レ爲之旨不當歟、長治、嘉承、仁平、皆具二御前一、永久五年無二御前一吉例也、然而御前之條、偏大臣之進止也、尊不レ可レ及二上御沙汰一歟、近代之作法、皆如レ此云々、又語曰、去年伊勢幣上卿內大臣、辨兼光、東廊出立如レ恒、上卿於二嘉喜門下一留立、令レ出二上官一等、恒例也、而不レ被二立留一、辨已下不レ能二出立一、只五位上官等、列二嘉喜門外一云々者、此事也、未レ知事也、或伊勢一社之幣之時、不レ可レ逗二著北廊一之故、無二東廊出立一、或有二出立一之時、留二內大臣一、令レ出二辨已下一是例也、未レ聞下有二東廊出立一、無二嘉喜門出立一事上、秉燭之後、攝政被レ參、兼光申二攝政一云、明日可レ有二止雨奉幣一、戌日如何、但其後連々無二日次一、不レ可レ憚歟、攝政云、百千事無益、雖二一日一以二早速一可レ爲レ先者也、早明日可レ有也者、藏人可レ爲レ使云々

余問二申攝政一云、勅使入レ自二第一間一、居二何處一哉、被レ答云、只入レ自二一間一、直進給二宣命一〔也、〕又〔問〕申云、給二宣命一之外、有レ被レ仰事一歟、被レ答云、給二宣命一之外、無レ被レ仰事一、成人御〔之〕時、隨二御意趣一有二其詞一、幼主御時〔强〕不レ然歟、我候二御帳北邊一云々、余又問申云、宣命草幷清書內覽事、執柄或雖レ候二御前一、以二內記一內覽、內記付二職事一、或進二弓場一奏二聞之一、次先可二內覽一之由、示二職事一云々如何、被レ答云、其不レ可レ有レ難、但進二弓場一之次、內覽事頗省略歟、未レ見二慥例一云々、申云、於レ陣以二職事一內覽、如何、命云不レ可レ有レ難、理尤可レ然事也、

十三日、庚戌、或人云、昨日快修前大僧正入滅云々、日來煩二不食一云々、役夫工事、頭辨長方朝臣奉行、而依二此事一爲二服暇一、左少辨兼光可レ奉云々、快修者長方之叔父也、

十四日、辛亥、天晴、今日祇園御靈會〔也、〕馬長自レ院殊有二御沙汰一、仍其數多レ自二例年一云々、但八條院、高松院、自二今年一停止云々、此女院、年來御出家以後也、無二沙汰一、而七八年之前、自レ院被レ加レ催、其年被レ騎レ之、以停止、以レ之爲レ例所々如レ此、

十五日、壬子、今日月蝕也、余殊依レ可レ愼自二今夜一○一作去始修二一字金輪供一、信助阿闍梨也、又修二一字金輪念珠一公舜法印弟子〔僧〕三口也、

十七日、(甲寅)今夕有レ行二幸閑院一也、

廿日、(丁巳)(凶會、)早旦女院御方被レ仰云、攝政殿有二御產氣一云々、仍獻二使者一了、歸來云、未レ成、自二昨日晚頭一有二其氣一、然而非二火急之體一云々、其後數刻無レ音、仍晚景又進レ使、歸來云、日沒之程平安成了者、仍又以レ使申二悅由一、使歸來云、修法僧七口、各給二單重一、(僧綱織物單重、凡僧綾單重、)此間驗者二人、(三井中納言阿闍梨覺寬、(雅兼卿子、)山階成房阿闍梨俊寬、(下省者也、))各加二給馬一匹一云々、又顯智法印自レ院被レ獻、同給二馬單重等一、此外給二野劔一腰一、(入レ袋、)云々、陰陽師五人、(陰陽頭在憲朝臣、大膳權大夫泰親朝臣、圖書頭周平朝臣、縫殿頭宣憲朝臣、主税助時晴朝臣等也、)連二居寢殿南簀子一、醫師二讀二中臣祓一、成了之後、各降レ地、次第給レ祿、(絹單重、)醫師二人(典藥頭重長朝臣、施藥院使憲基朝臣、)又給レ祿、(織物單重、)各退出云々、五條中納言邦綱、藤中納言資長、堀川中納言忠親、源中納言雅賴、大貳重家、以下殿上人、諸大夫、濟々參入云々、後事暫遲々、仍諷誦祈禱、小時、平安成了、其後又產婦聊被レ損二心地一云々、仍僧等又加持、即被レ復レ例了云々、」

廿一日、(戊午)參院途中、公卿車相逢、(八葉車也、)不レ知二誰人一、而不レ押レ車、遣二入前駈之中一、尤以奇怪、仍前駈等不レ下レ之過了、余車與二其間一二三丈許、而始押レ之、前駈遙行延了、更召返不レ能レ令レ下レ馬、余車過了、院有二孔雀經法一、東寺長者法務權僧正禎喜勤レ之、番僧廿口、此內僧綱四口云々、以二寢殿一爲二其所一、法住寺殿也、邦綱卿候、只今參二故殿御墓所一由所レ示也、次余以二中將定能朝臣一申二入兩院御方一了、次參內、依二御物忌一不レ參二御前一、謁二女房等一、主上被レ仰云々、連句等、女房持來令レ見レ之、尤神妙、移レ刻退出、

廿二日、(己未)自二攝政許一被レ送二消息一云、七夜必々可レ來、先日返事深以相二憑之一、枉可レ蒙二芳恩一也云々者、返報云、必可レ參由存思給、而昨日參內退出之後、所勞發動、不レ能二參入一、彼日以前、若得レ減者可レ參、如二只今一ハ、不レ可レ叶者、

廿三日、(庚申)此日攝政產三夜也、其儀中納言注二送之一、奉行朝親云々、此夜事惣攝政沙汰也、

廿四日、(壬戌)五夜也、此夜事前太政大臣沙汰也、今朝下官參否、重被二相尋一、申二無レ術由一了、定(有二)不快事一歟、所惱更以非レ傍、約見レ病力不レ及事也、自二去五月之比一、不食相侵是每夏事也、仍不レ然之間、此六七日增、然而無二殊事一、仍出仕之間、自二去廿二日一俄以倍增、一切不レ食、神心不レ快、辛苦惱亂更不レ可レ堪、仍申二此旨一也、

廿六日、〈甲子、〉今日、有二孔雀經法結願一云々、又有二小除目一、宮内少輔親經、〈俊經子、〉刑部少輔隆雅、〈隆季卿、〉僧事、法眼隆曉、（禎喜僧正孔雀經法賞讓云々、）今日七夜也、下官送二兒衣一、衣筥二合也、其色目自二本所一被レ注二送之一也、使太皇太后宮大進源行頼、〈正五位下、皇嘉門院殿上人也、〉納二長櫃一合一、衣冠下家司一人相二具之一、赤衣仕丁二人舁レ之、秉燭之後進レ之也、

廿七日、〈乙丑、〉去夜儀或人語云、先勸學院參賀、次人々參集、盃酌三獻之後、自二所々一有二兒御衣一、先建春門院使判官代木工頭親雅、女院被レ忌二卅日一、不レ昇二堂上一進立二中門一、家司資泰朝臣相逢、申二事由一、即家司二人傳取進レ之、可レ有レ祿哉否、有二沙汰一云々、然而依レ被レ忌不レ給レ之、依二權議一、兼雅卿下逢二中門一、謝二遣之一云々、件衣筥二合也、所々皆同前、而籠二下机一褁レ之云々、尤失也褁レ筥置二机上一也、次皇嘉門院御使、別當中務權大輔經家朝臣、〈四位也、〉給レ祿、〈褂、〉件御使事、重家卿内々伺二攝政形勢一之處、承暦三年堀川院誕生之時、自二陽明門院一有二養産事一、御使四位別當有宗朝臣也、仍准二彼例一、別當可レ宜云々、仍先被レ點二季長朝臣一之處、爲二本所家司一、所レ傳二獻兒御衣一也、仍難二兼行一之、所レ被レ改二定經家一也、余倩案レ之、所々御使、依二産所之僚皋一、可レ有二沙汰一歟、專以二帝王降誕之例一、難レ准二臣下養産之儀一歟、康平、承暦〔之〕例、自二后宮一有二養産一、皆是大進爲二御使一、准二彼等一者、五位判官代可レ爲レ使歟、但執柄産之儀、古來所レ不レ見也、仍今度爲二新儀一、依二時宜一所レ被レ用、尙不レ被二甘心一、

次皇后宮、〈御使、大進信國、〉次下官、〈其人在二昨日記一、〉次太相國北方、〈使散位高階泰定、〉次四五獻云々、事了聚攤之後、有二絲行之興一云々、康平、承暦、只雖レ有二觴詠一、不レ及二管絃一歟、是又殊被レ專二威儀一也、

卅日、〈戊辰、〉今日下官所勞今日頗宜、今夜有二小除目一、紀伊守藤弘家云々、光能朝臣知行〔給〕國也、

右承安二年春夏、此一冊褁付八拾五枚者、以二三條院道敎公眞跡、松殿右幕下道照卿被書寫之畢、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陶化翁（花押）記之、

玉葉卷第九終

玉葉　巻第拾

自承安二年七月
至同十一月

承安二年秋冬

七月

一日、戊辰 法皇幸二鳥羽一、依二明日故院御忌日一也、

二日、己巳 今日最勝寺御八講結願也、

三日、庚午 今日法勝寺御八講初日也、有二御幸一云々、

五日、壬申 晴、長光朝臣〔來、〕呼レ前談二雜事一、此次語云、南都僧等密語云、先例 藤氏后宮御産之外、無二與福寺參賀之例一、仍一旦雖レ申二此旨一、依二別仰一所レ參也云々、執政家産儀、先蹤不レ詳、今度始儀也、仍毎事被レ用二權儀一云々、康平、承暦吉例共執柄以前也、仍一等可レ勝二彼等例一之由被二結構一云々、世人不二甘心一歟、又云、廣季爲二全經之儒一侍二浴殿一云々者、此事又天子降誕之例也、專非二人臣所レ生〔之〕儀一歟、但可レ尋二先例一、

七日、甲戌 今日法勝寺御八講結願、無二御幸一云々、是則南都僧等、參二賀于殿下産一、以二其身一參二法勝寺一、法皇忌二産穢卅日一給之故也、白河鳥羽兩院共雖レ被レ奉レ崇二熊野叡山等一、除二御參詣之時一外、未レ忌二給産穢卅日一也、而至二于此御時一者、〔傍〕祈兩所之靈祉故、有二數日之忌禁一歟、謂二其歸敬已越二先代一者也、抑依二式文有一レ限、於二内裏一者、不レ被レ忌二七ケ日以後一、然而至下于參二禁中一之人上、不レ被レ憚二院參一、只直向二産所一之人、不レ參二院中一也、是依下御信心之餘、雖レ有二卅ケ日之忌一、更非二式條之所一レ載、又非中法令之所上レ指、仍被レ略二丙穢一云々、是又頗權議歟、近世事不レ存二首尾一、

八日、乙亥 小雨、昨今物忌也、或人語云、攝政産七夜、自二建春門院一、被レ送二兒衣一、時忠卿奉レ仰調レ之云々、而一合二ハ納二細長一、一合二ハ納二綾小衣一、〔如二小宿衣一、〕后宮産、寛弘以後未レ見二此例一、臣下産、康平、承暦又無二此儀一云々、前〔大〕相國見レ之興言云、成人之後可レ令レ奉レ着、早可二割置一、太能治之沙汰也、尤神妙云々、其語自達二法皇之御聞一、仍時忠之識者、太異様之由、有二不快之御氣色一云々、但時忠定有レ所レ見、致二其沙汰一歟、尚普可

尋見先例也、
九日、丙子、或者語云、伊豆國異形者出來云々、國司（頼政朝臣知行國也、）注進子細、去比當國出島鬼形者五六人許出來、乘珍重之船一艘、（以栗檀赤木等之類造之、）來着件島、島人等暫成怖畏之思、雖不近之、只有希異之容貌、未有非常之所行、仍漸近寄粗言談、然而敢不返答、又或者進寄、勸以酒、于時雖不出詞、有許容之氣、仍與酒、如此之間、彼鬼類等乞弓箭等云々、島人惜而不與之、爰各太怒、以三尺許白木、（件木自本指屐云々、）打突島人等、即時五六人終命、殘七八人僅雖存命、其疵太重云々、仍島人等發人勢、帶弓箭、欲射留之、鬼等敢不恐怖、自其腋出火、所耕作之畠等、悉燒失之、則乘船逐電、指南海逃云々、疑是蠻夷之類歟、緋希代也、仍粗注置之、國司付藏人右少辨親宗奏之云々、
十二日、己卯、來廿一日攝政若君行始、可被參女院云云、院中經營殆可及陪從之祿云々、是攝政被存可然之由歟、但扈從公卿可預纒祿云々、
十四日、辛巳、法性寺兩堂送瓮具如恒、
廿日、丁亥、去十五日多武峯恠異占形、自攝政許以職事能業被送之、可愼病事等云々、
廿一日、戊子、此日法皇有御移徙、新造三條御所（別當成親卿造之、）一夜儀云々、余依物忌不參、今夜有勸賞事云々、成親卿從二位、丹波重任、越後重任、遷任國司、又追可被仰之云々、五ヶ事之賞未聞事也云々、資賢兼雅等卿被超越了、兼雅卿權門之人也、今被越之條、世以傾之云々、
今日攝政若君被參女院、余依物忌不指出、其儀以傳說聞之、
唐車、（出紅衣、）車副六人、（白襖上下、濃打衣、）出車五兩、（檳榔毛、出女房花衣、）前駈侍各二人、衣冠、檳榔出車太過差事也、否云々、（不可云々）前駈、殿上人四人、（經家朝臣、顯信朝臣、宗雅、行雅、）地下召遣二人、（定家、兼能、）家司職事十七人、（四位二人、五位十五人、無六位云々、）後騎、（左少辨兼光、）衞府長左府生中臣季近、在車後、（不禮、白襖、濃打衣、紅單、）扈從公卿、（檳榔毛、）
中御門中納言、（束帶、）花山中納言、（直衣、）藤中納言、（同、）源中納言、（束帶、）大貳、（直衣、）藤中納言（八）（淺黄指貫、）大貳（八）（薄色指貫、）云々、
寄車於寢殿南面、（兼雅卿候之、）此間公卿隱居閑所云々、下自車之後、公卿等著殿上座、（兼居饗大盤上居之也、進物所預勤之、）次有贈物手本、（道風手、入銀筥、以錦裹之、以玉結之、付銀松枝、）自簾中女房

被レ出レ之、院司中御門中納言取レ之、召二本所家司一授
レ之、次一獻、經家朝臣勸盃、殿人箆行取二瓶子一、可レ有二三獻一之由、雖二相
儲一、不レ可レ過二一獻一之由、人々被レ示、仍略レ之云々、次
給レ祿有レ差、納言、蘇芳襯物單重、參議、女郎花單重、女院殿上人等取レ之、次
還御、今日事光長奉レ〔仰〕行レ〔之〕、判官代行賴奨行事
云々、

廿三日、庚寅此日有レ行二幸于院御所一、新造三條御所也、不レ知二何
事一、秉燭之後有二行幸一、明日可レ有二還御一云々、抑厲二萬
機之餘假一、有二一日之臨幸一之時、先例必專一事、被
レ行二其事一者也、或詩歌〔之〕會、或管絃之興、隨レ境依
レ時歟、今度無二指事一、〔又非二御方違一〕又非二朝覲一、已似
レ無レ所レ據、如レ此事無二申行之人一歟、

廿四日、辛卯今日還御云々、昨今無爲無事、太以冷然云
云、識者定傾奇歟、

八月

一日、丁酉今日釋奠也、上卿藤中納言資〔長〕參議平相公親範云々、

六日、壬寅今日法皇被レ供二養御塔、幷木像、法華曼陀羅
等一、長光朝臣俄奉レ仰作二御願文一云々、是御沒後料云
云、

十日、丙午此日攝政若君五十日也、今日滿日、即相二當吉
日一云々、公卿直衣、三獻云々、或人云、豫可レ有二御遊一
由、有二其沙汰一、所作之人々、被二催儲一、當座俄停止、不
レ知二其故一云々、後聞、宮達五十日百日之外無二先例一、
而如レ此被二結構一、已蔑二爾朝憲一歟、太爲二奇恠事一由、
有下申二入院邊一之人上云々、仍召二兼光一條々被二拗發
仰一、凡今度產間事、每事過差〔也、〕已忌二先例一、偏汝奉
行由聞食、頗不二穩便一事也、就レ中行初之間事、未曾有
云々、又今日可レ有二竹肉之興一由聞食、太異樣、〔慥〕可
レ陳二申子細一云々、兼光無レ所レ于二披陳一、馳二參殿下一
告二申此由一、仍停止云々、

十三日、己酉昨今物忌也、今曉山僧五六十人許、下二向祇
陀林寺邊一、件寺別當家散々打破歸昇了云々、此事根
元、熊野別當湛快子、法眼湛宗之從者、與二山僧一去七
日有二濫行事一云々、山僧一兩被二殺害一了、依二其事一
自二公家一召二湛宗之從等一、給二檢非違使一了、其後山僧
等猶爲二報答一、俄下向欲レ伐二湛宗一之間、誤破二他人之
家一了、嗚呼之極也、此事大衆等不レ知、下法師原所爲
云々、或云、依二此事一自二公家一、山僧等被レ召二下手一云
云、

十六日、（壬子）今夜法皇渡御北殿新造小御所、非御移徙之儀、只如常之御行、密儀云々、

廿日、（丙辰）今日欲渡竈神於此第（九條、）北町六角第（本竈神令坐之所、）爲他領之故也、而至于今年北方相當大將軍方、可憚哉否問時晴、可憚之由所申也、仍延引了、去十七日內裏（閑院、）蛃二間許群集、事太希代也、而無其沙汰、及今日俄召陰陽師等（兼光奉行、）有御占、云々、申云御藥殊重、又兵革口舌太以可恐、今日之內可移他所給云々、（在憲朝臣、泰親朝臣等、一同令申云々、）仍今夜俄還幸新造院御所、（三條烏丸、）件蛃集南殿云々、

廿一日、（丁巳）朝間雨降、午後天晴、此日小童有着袴事、（於女院御所有此事、代々例相准行之、今度用略儀也、小童今年六歲也、京極殿以來皆六歲着之、承保三年三月、知足院殿、於四條宮着袴、久安四年三月、故攝政、於高陽院有此事、彼兩度之例相叶、今度之儀、仍粗准據之、）自去十八日始裝束之、光長行其儀、寢殿西庇（當時常御座也、）自南第二三間二ヶ間、爲着袴所、（母屋庇幷南北障子、皆懸廉垂之、）南間敷繧繝端疊二枚、（南北行、）其上敷東京錦茵、爲其座、副北障子敷高麗疊一枚、（東西行、）西廣庇南第二間南北、立燈臺二本、（各居燭、）上下庇不敷筵、西卯酉廊西四ヶ間、爲上達部、殿上人座、（日來女院殿上也、而今日儀、依無其所、暫被渡北廂、抑、久安記云、殿上人如元、其外別儲月卿雲客座、是皆賀陽院御沙汰也、仍今度准彼例、殿上之外別被儲其座也、又故入道殿幷故攝政殿、此御所御同宿歟、女院之時以北庇爲殿上、此所被儲尋常之上達部座、同准彼儀、暫被渡北面也、是依御定也、）南西二面懸廉上之、東北等垂廉副之、立〔亘〕四尺屏風、敷弘筵、（有差筵、鋪子等、）其上敷高麗端疊五枚、（二行對座、但此內、東第一間奧疊敷東京錦茵、爲余座、件座無對座、仍敷五枚也、抑余座敷茵之條、豫有議、承保三年四條宮幷大殿御沙汰也、而彼日左右大臣被參、即被敷茵、大殿幷內大臣、（二條殿）御座不敷茵、依此例者、余座不可敷歟、〔而〕久安四年、偏爲高陽院御沙汰之故、依知足院殿仰、故殿御座被敷茵、（今日他大臣不被參、今度殊相似久安之儀、仍所敷茵也、彼承保之例依被尊左右兩府、被卑我子歟、理可然、今度無他大臣、一向被摸久安之例、））爲公卿座、其末（不絕席、）敷紫端疊二枚、爲殿上人座、此座南簀子敷筵、（或說云、無高欄之所、不敷筵云々、然而座敷筵之時、無廣庇之所ハ、必簀子敷之、何依高欄之有無哉云云、仍所敷也、）當日先居饗饌、（判官代能業奉行之、）上達部座、朱塗高坏各三本、（余料四本、但追居之、）殿上人座、懸盤二脚、各兼居飯、申刻陰陽頭賀茂在憲朝臣、主祝助安倍時晴朝臣、（共四位也、）參上、令勘申日時、（吉時〔戌〕剋、兩人連署、承保以來召陰陽師二人被勘之、仍所召二人也、）秉燭以前、源中納言雅賴卿、相具息男大夫忠、（今夜殿上人不足、仍可相具之由、豫以光長所示也、）參上、暫言談、納言即參女院御方了、（余座茵事示合納言、光可敷〔之〕由所答也、）相次余參上、此間光長來申云、大貳〔卿〕申云、三獻勸盃當其仁（本ノマヽ）歟、而脚病殊無術計之間、進退難堪、更非對捍所役之儀可然者、納言勸盃可宜歟者、余〔云、〕於所勞者非此限、但乍置參議散三位等、納言勸盃先例不分明歟、何樣可有哉、有先例者、不可及沙汰、可被相計、

者、則參二女院御方一、此間、光長覽二日時勘文一、入レ筥、先余見レ之、次伺二女房一經二御覽一、即返給了、刻限余已下着レ座、余、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源中納言雅頼、大貳重宗等也、〔次殿上人着レ座、左近中將定能朝臣、中務大輔經家朝臣、大夫兼忠等也、〕次余起座到二着袴所一、此間、藤中納言資長參上着レ座、次小童出來、出レ自二南障子一也、着レ袙、次余召レ人、則光長參來、仰云、中御門中納言此方に、又可レ召二定能朝臣一者、光長進ヲ寄公卿座長押下一、告二納言一、則兩人〔來〕入二簾中一、納言居二高麗〔端〕一疊一也、先レ是、置二裝束於座北邊一、薄物直衣、濃打衣、生蘇芳衣一領、青單、濃張袴、帶二筋、扇等也、不レ具二指貫一、先例也、直衣、筥盛之、赤色裹也、抑、治暦以來至レ于二久安一、皆自二他所一被レ送二裝束一、治暦自二上東門院一遣レ之、承保爲二四條宮御沙汰一、自二中宮一遣レ之、〔堀川院母〕康和爲二殿下御沙汰一、姬君裝束、自二四條宮一遣レ之、若君裝束、自二中宮一遣レ之、久安爲二高陽院御沙汰一、自二美福門院一〔于時皇后宮院后〕遣レ之、上件例等皆依レ爲二親昵之院宮一、有二此事一歟、今度自須レ自二皇后宮一遣レ之也、而先々偏雖レ爲二親昵之故一、又自二貴所一被レ遣レ之儀也、但承保、久安、爲二院宮之御沙汰一、自二后宮一遣二裝束一、頗乖二此儀一歟、然而彼等皆爲二時之〔宴〕后一、頗依レ可レ爲二事之防一、殊有二此御訪一歟、今度爲二女院御沙汰一、自二皇后宮一被レ遣レ之條、強非二珍重一、加之、下官着袴〔之〕時、本所儲二裝束一、仍且ハ依二祖父之例一、且ハ隨二當時之便一耳、次定能朝臣、不レ解レ劔宗家卿等令レ着二裝束一、下官結レ腰、其次第下レ袴、次衣、次直衣、龍尻如二束帶一、不レ異二〔主〕上御引直衣一也、着訖、兩人退了、次供二前物一、陪膳定能朝臣、取二打敷一參上、不レ解レ劔如レ初、進居二南第二間長押下一、小局ヲ上レ簾一供レ之、臺〔上〕六本、第一臺資泰朝臣、第二臺秀長朝臣、第三臺顯方朝臣、〔已上四位三人〕第四臺信國、第五臺光綱、第六臺定長、御飯信季、御湯能業、酒番居ヲ加臺一、承保、久安之例也、康和自レ腋供レ之、不二分明一云々、定能次第取居了退下、即垂レ簾、次余含レ之、件膳不レ撤也、次相ヲ具小童一出ヲ居上達部上座一、定能朝臣、扶持也、小童居二端座上頭一也、無二其座一只疊上也、小時歸入了、定能朝臣扶持如レ初、次居二余膳一、陪膳資泰朝臣、役送四人、〔藏人五位〕次一獻、季長朝臣持ヲ參盃一、泰信取二瓶子一相從、余取レ之擬二宗家卿一、端第一座也、巡行如レ恒、次二獻、定能朝臣、取二續酌一、瓶子賴高、次催馬樂、已上三也、席田、更衣、余先示二人人云、先々有二催馬樂一、今度可レ然歟、人々云、尤可レ候、余云、拍子無二便宜一如何、宗家卿云、只可レ打ヲ鳴扇一歟、余云、召二殿上人笏一如何、人々相議、雅頼卿云、攝政若君御五十日之時、有レ議被レ用二他人笏一、然者、被レ召二殿上人笏一、有二何事一哉、宗家卿云、同公卿笏ハ定事也、殿上人之條如何、雅頼云、共於レ用二他人一者、雖二殿上人一有二何差別一、隨又連レ座有レ便歟、重家卿云、召ヲ上地下召人樂器一、是定例也、被レ用二殿上人笏一可レ宜、余云、尤可レ被二准據一者、則召二經家兼光等笏一、兼光一獻之間參上也、〔于レ時〕定能未レ復レ座之前也、無レ之、次居二熱汁一、余陪膳如レ初、納言手長、藏人五位二人、參議手長一人、殿上人座役次五位、居了、重家卿申上、余以下下レ箸、次三獻、重家卿經二奥座後一、居二余座上一勸レ之、取二續酌一瓶子兼忠、次朗詠、中御門中納言、令月、德是、北辰、人々助音、次湯漬、役同、不レ待二居了一食レ之、次菓子、同前、次先殿上人起レ座、次公卿起レ座退下了、次余參二御所方一、小童於二御前一着ヲ始指貫一、光長

申云、所々御裝束翌日可レ撤歟、將可レ過二三ケ日一歟、余云、吉事過二三个日一定事也、但先例有レ所レ見者、可レ隨二其趣一也、次歸レ家

今日無二女房銜重、所々饗、長食等事一、御前物(女院進物所預紀久明勤レ之、給二料才一、○才恐材誤也、)打敷蘇芳二重織物也、上達部、殿上人饗、(女院進物所預重宗勤レ之、同給二料材一、先例院司家司之中、可レ然之受領勤レ之、今度無二可レ然之人一、仍進物所〔々〕レ調也)

公卿直衣、殿上人已下束帶也、

公卿、殿上人、自二女院一被レ催之役人等、余方職事等、催レ之、其不足、女院殿上人、(藏人五位、)被レ催レ之、

立明官人、自二余方一催レ之、(左右各五人、并十人也、)

余隨身着二褐冠一、立二〔変〕立明官人一、(○此間恐有脫字)

抑事訖、給二立明官人祿一、(疋絹自二女院御方一給レ之也、余隨身不レ給レ之、承保、殿下、內府、御隨身不レ給レ之例也、余仰レ之也、但久安、故殿御隨身給レ之云々、)

今日事、一事已上、皆女院御方沙汰也、

今日、〔朝〕雨下、夕天晴、天地相應、可レ謂二吉祥一也、

廿三日、(己未、)昨今物忌也、女房自二去十七日一發心地、然而一昨日薄發、仍參二彼御方一、是又可レ謂二佛神助一歟、自二今夜一始二藥師供一、自二一昨日一始二觀音經一、五口、一昨并今日驗者同人也、一昨日聊有二其驗一〔故〕也、

廿日、(丙寅、)自二今日一於レ院有二御念佛一云々、

九月

六日、(壬申、)外記來催云、可レ奉二行例幣一者、依二咳病不一レ快、辭申了、

七日、(癸酉、)今日院御念佛結願云々、自二去廿日一被レ始二行之一、

九日、(乙亥、)今夜御書所作文云々、序者式部少輔業實、題菊開二聖德中一、俊經朝臣出レ之、主上有二出御一云々、

〔十一日、(丁丑、)長光朝臣數刻談、退出了、〕

〔十二日、(戊寅、)儒士兩三人不レ期而會、有二少連句事一〕

〔十三日、(己卯、)參二女院御方一、入レ夜定能來、良久談二管絃事一〕

十四日、(庚辰、)藏人左少辨兼光來仰云、可レ奉二行太神宮文書事一者、申二承了由一、但今一兩日之間、可レ請二取文書一之由、相含了、此事去朔比有二其催一、而以二恐昧之微質一、難レ行二嚴重之神事一、仍辭申了、而重又有二此仰一、仍愁領狀、日來上卿內大臣也、而依二服假一辭退替也、左府左大將等可二奉行一之由、雖レ有二其仰一、各以辭遁、下官先年有二此催一、因以遁避、依レ爲二末役一、殊所レ被レ仰歟、今

明依爲物忌、兼光於門外、以人所令申也、自今日立神事札、家中佛經併奉取出了、又月水女、重輕服之輩、又出郭外了、先祖之中、無奉行此事之人、仍萬事不審、且以消息問送左大將之許、件人度度被奉行此事也、以使者可示送之由有返報、凡神宮上卿事、上古不定其人、堀川院御時、源太相國殊爲上卿行之、其後間有之、而自二條院御時連綿不絶、又神事之躰、人々所爲不同云々、

十五日、辛巳、早旦沐浴解除、爲致潔齋也、須昨日修祓、而事忽而今日所修也、今朝重以書狀尋左大將許、返報云、

神宮文書事、不知子細候、且故左府不被奉行候けるにやと覺候、仍每事不及爲例事也、且其恐候歟、

一請取文書事、出納一人相具候、家司一人請取之、敷淨物置其上、披見之、合目錄了、〔取〕置淨所候歟、置文書之所、殊洗潔テ玄めも引廻候、是も不知先例、只所推行候也、

一禰宜等座事、神宮禰宜者、おほろけにて、入洛事不候歟、依別仰被召上之時、若入來上卿里第候者、或立中門、或召上中門廊候歟、內宮禰宜忠良、元滿、神主、來候之時、令上中門廊、尋問文書不審候き、但此條不知先例候、又外宮禰宜申云、着座例不覺、郎下立地候、

一寄人事、近年ハ上卿辨之外、別寄人不候歟、

一佛經事取出郭外候也、

一輕服人、除服之後可憚否事、日數之內、尙可憚之由、官人等申候也、

以前條々以之不可爲證候、爲恐々々、有雅來候之時、可言上候、恐々謹言、

九月十五日　　師長

又以上總前司基輔、問遣神事之間〔事〕於〔前〕太相國之許、入夜歸來云、

一置文書之所、不引注連、除置文書之所外、於別屋者、佛經僧尼等不憚之、只置文書之屋許に、不置佛經、不入僧尼也、

一內大臣旬日被修祓之由承之、强不可然之由所存也、

一灸治之人、可忌三箇日云々、而女子所惱之時、於前令灸之、而無程夭亡、依其事辭退、是尤不

吉之例也、
一殊潔齋之日許、不逢僧尼、不然之時ハ、於別屋聽聞說經、何況〔逢〕僧尼、更不憚之、但內府之神事之體、如公卿勅使精進屋云々、是不存知事也者、
送書狀於兼光許云、明日十六日可被渡文書者、承了之由有返報、
十六日、壬午、早旦召肥後守光經、前出羽守尹明等、文書事可致沙汰之由、仰含之、先是沐浴解除、申刻出納盛俊右衛門志、相具文書來、家司光經着衣冠、相逢受取之、件出納不召上之、候中門平板敷、豫造三階棚一脚、取置文書櫃等、四合云々、委合目錄了、賜請文、光經書之、侍民部大夫貞親又仰付之也、余着衣冠、出居上達部座、披見之、先第一櫃一合、光經持參之、此間、中御門中納言自然來會、問神事之間事、故內府依被奉行此事也、答云、內府奉行之時、殊神宮訴訟事、可計成敗之由、殊有勅定、仍被申寄可然之輩五六人、評定此事、神事之條如此、文書沙汰之時外、強不密、月水女、僧尼、皆在家中、不被入置文書之座云々、誓言談被歸了、置文書之所、豫洗潔之、但不引注連也、依前相國、兼康等說也、件文書之中、多是僧尼申文也、引注連之條、還可嗚呼云々、理可然歟、
今日神祇權大副卜部兼康來、依昨日遣召也、神事之趣條々尋問之、
一齋月事、
二月上十个日、四月上十四个日、六月上中十八个日、九月同六月、十二月同六月九月等、
已上御祭日、幷初日可有御祓、
一旬日事、
每月旬日三个日、一日、十一日、廿一日、但前三後一御精進、自八日至三日、但當日早旦可有御祓、但是神官等令潔齋之次第令申也、必不可然歟、且在御意、又前三後一不可必有之、當日齋宜歟云々、
一月水女忌事、
七个日以後、自初日計之、沐浴了可參入、若尙有其事者、出止後過三个日、可參入云々、
此事不審尙殘、仍猶問云、自出始計之、以七个日爲限、第八日沐浴參入、是古今之通例也、又舊記等之所注如此、而今如令申者、若七个日以後、尙有其事者、出止之後過三个日、可參

入二云々一、此條不レ得レ心、若出止後、必可レ過二三个日一者、若一日二日而出止之者、何强可レ待二七个日一哉、又不レ謂二日數之多〔少〕一只自二初日一以二七个日一、可レ爲レ限者、過二三个日一之儀、又不二相叶一事歟、重分明可レ令レ申者、

申云、以二七个日一爲レ限之條、世間所二用來一也、然而所二習傳一、只自二出止一以二三个日一爲レ限可二參入一也、然者若七个日有二此事一之人ハ、第十一日に可二參入一、若一日有二此事一之人ハ、第五日可二參入一、不レ可三必待二七个日一、而憚二七个日一之條、依レ爲二世間之流例一所レ令レ申也者、

此申狀、雖二會釋相當一、非レ無二不審一、尚問二祭主等一可レ決レ之〔也、〕

一灸治者忌事、

七个日可レ有二其憚一、但召仕輩、齋月旬日之外、强不レ可レ憚歟、

覆問云、入二來家中一之者、皆召仕之輩也、若可レ憚者、何依二召仕一哉、

申云、總雖レ申二七个日由一、是參二神宮一之人事也、當日之外、更不レ可レ忌〔歟〕者、

一火忌事、

不レ顧二旬日齋日一、常可レ被レ尋二誡之一、

覆問云、家中障人不レ可レ有レ之、而食二他所之火一之人、合二食淨火一如何、

申云、正ク不淨之人ト不二令レ同レ火御一者、於二轉々事一者、一切不レ可二知食一、但就レ重ハ、總於二御料以前一〔者、〕食二他所火一之人、不レ可レ食レ之、但是非レ所レ見、只以二今案一所レ申也、於二御料以後火一者、更以非二此限一者、

一參二公所佛事之座一事、

旬齋日等之外、何事之有哉、

覆問云堂舍如何、

申云、於二堂舍一者可レ憚、

一女事、

齋月旬日、幷神事御沙汰、日外不レ可レ憚レ之、

覆問云、即時必可二沐浴一歟、將必雖レ不レ然、臨二潔齋期一可二沐浴一歟、

申云、不レ可二必然一歟、臨二潔齋之期一行水可レ宜歟、

追案レ之、尙即時可二沐浴一歟、若率爾殊可二潔齋一之事出來者如何、

一輕服之人、除服之後、服日數內可レ憚哉否事、
尤可レ憚不レ可レ依ニ除服一、但於ニ除服以前一者、消息尙可レ憚歟、但是齋月旬日〔之時〕事也、
一御讀可ニ取退一否事、
齋月旬日、幷殊潔齋日、可レ被レ渡ニ棟別之所一、其外不レ可レ被レ憚也、
一非ニ潔齋時一、僧尼住ニ別屋一事、
齋月旬日〔之〕外、何事候哉、
一同時、不レ可レ忌ニ僧尼消息一、幷佛事沙汰一事、
更以不レ可レ被レ憚、殊潔齋之時ハ、消息可レ憚歟、抑於ニ不吉之佛事一者、總可レ被レ憚レ之、
一潔齋時、席蛩、幷御衣事、
尤可レ被レ用ニ新淨物一也、他時强不レ可レ然、
一針灸事、
非ニ潔齋時一、於ニ別屋一者、不レ可レ憚レ之、但其後可レ有ニ御沐浴幷解除一〔也、〕
一產穢日數事、
七个日也、但其身三十个日不レ可ニ參入一、（是近代儀也、）使者往反、七个日之外、不レ可レ憚歟、
一姙者、着帶後不レ可ニ參入一歟事、
更以不レ可レ憚レ之、
一輕服之人、除服之後、不レ入ニ家中一、奉行雜事、全不レ可レ憚レ〔之、〕
一置ニ文書一之所、〔可〕レ引ニ注連一哉否事、
不レ可ニ必被一レ行レ之、自ニ今夕一女房障出來、渡ニ別屋一、於ニ妻室一者、別屋不レ憚之故也、

十七日、（癸未、）晴、早旦沐浴解除、依レ爲ニ御祭日一也、（衣冠、）午刻許、左少辨兼光來、（奉行辨也、）余出ニ居上達部座一、（本日着ニ衣冠一、不レ改〔之故〕也、）兼光進ニ來前廣庇一、余目レ之、兼光進ニ昇長押上一、與ニ文書一、（本解一通、宣旨書二枚也、一枚ハ、神宮致ニ濫行一之輩、可レ被ニ停止一事、（在ニ本解一）一枚ハ、大宮司修ニ造外宮破損一、可レ被レ遣ニ覆勘使一事、無ニ文書一、）余披ニ本解一、結ニ〔申〕之一、（如レ恒、）兼光示ニ氣色一、余卷レ文、兼光云、於ニ仰詞一者、不レ可レ返、預先々被ニ返下一、同辨之時、被レ留ニ上卿御許一也者、余留ニ仰詞二通一、返ニ下本解一、兼光取レ之下レ自ニ長押一、居ニ廣庇一、捲之後、結ニ申之一、（於レ前結申之後可レ退歟、但定存ニ先例一歟、若相ニ准官奏之儀一歟、）余目レ之、兼光奏レ文、此後談ニ雜事一、兼光云、所レ被レ渡之文書等、皆是二條院御時文書也、彼時經ニ沙汰一之文、或未定文等、代代如レ此雖レ被レ渡レ之、敢無ニ其沙汰一云々、余云、於ニ事切文一者、或可レ在ニ官庭一、或可レ給ニ本主一、何徒可レ留ニ上卿許一哉、尤可レ被レ撰ニ分事一歟、兼光云、可レ然事也、此

間、召三具隆職宿禰一參上、可レ致二其沙汰一、余云佳事也、早相具可レ來者、余問云、此間殊爲二大事之沙汰一、何事哉、申云、當時被レ遣二覆勘使一、外宮修造懈怠事也、此間事等、子細繁多、不レ遑二記錄一、此事内大臣奉行之時被二申定一也、覆勘使二人（神祇權少副大中臣定隆、（祭主子也、）前神祇大祐卜部兼友等也、）又申云、昨日奏二神宮恠異事一、奏聞了、今日經二内覽一、須レ奉レ下也、而依レ爲二初度一故憚レ之、怪異頗非二吉事一之故也者、又語云、自二大宋國一供二物于法皇、幷平相國入道等一云々、其注文云、賜二日本國王一物色、送二太政大臣一物色云々、賜二國王一頗奇恠、仍可レ被二返遣一歟、將可レ被二留置一歟、有二其儀一、然而事體不レ可レ被レ返歟、又不レ可レ及二返牒一云々、異國定有レ所レ言歟、可レ耻々々、今夜太神宮司公俊來（修造使也、）申、不レ誤（謂イ）二子細一、今日初參也、余云、一切不レ知二案内一、如レ此事一向付二奉行辨一可レ申、不レ可レ有二越奏一者、今夜以二有雅一條々問三送左幕下許一、

十八日、（甲申）今日不レ祓、今夜泰山府君祭也、仍今日精進恒例事也、入レ夜有雅來示二昨日左大將返事一、

灸治人忌事、

灸了後、或忌三个日、或忌七个日、就レ重忌七个日了、

月水女忌事、

或自二出來初一七个日忌也、或其事止之後七日忌也、是又就レ重止了後七个日忌也、

六齋日精進事、

神事之間不二精進一云々、

祭主來時事、

某爲二上卿一之時、祭主未レ昇二公卿一、然而召三上同長押一對面、依レ恐二神宮一也、於レ今者爲二公卿一、不レ可レ有二異儀一、

火忌事、

此事能々可二誡仰一、抑、神宮之習、不レ用二火打一、用二火切一云々、是能問二禰宜等一、可レ致二沙汰一也者、

十九日、（乙酉）晩頭或人云、公卿聊有二御不豫事一云々、以二藏人國行一、尋三遣子細於邦綱卿許一了、

廿日、（丙戌）雨降、午時許參内、依二御不豫事一也、依二御物忌一、候二二間方一、女房相逢云、去十七日未時許、有二御浴殿事一、其時始奉レ見三付之一、御腰上脊骨右方有二御二禁一、（其勢圍碁石頗小稱也、）仍召三遣醫師等一、（重長、定成、憲基、）此中憲基早參、（于レ時酉刻許也、）奉レ見レ之申云、今夜可レ奉レ付レ蛭、（實措二大黃於レ蛭、奉レ付レ之、而君之御療治、輒不

可及針灸、以大黄爲至極之治、仍申大黄由八、忽可恐思食之故、今夜先申可奉付蓋由、隨今夜體、自明日偏可奉付大黄云々、御寢之間、可奉押帖云々、入夜定成參入申云、藍帖專不可然、際大黄於麥門冬、可奉付之、不可及見今夜之形勢、太以辨息也云々、其後重長參上、申狀大略同定成、仍一向奉付大黄被止押帖之儀云々、十八日夕、醫師申有小增之由、其中憲基申云、奉付之人若令相替歟云々、果以然也、頗自讃云々、其後不增不減及于今日、余召寄憲基、定成等、相尋子細、各申云、殊事不可御、自今朝聊有御減云々、定成語云、鰛魚、石榴等共以爲禁食、而憲基注申可好聞食之由、太以不覺也、仍注出本文、令見人々云々、秉燭之後、攝政被參、暫余退出、

廿一日、丁亥、甚雨不止、申時許、藤中納言資長卿來、余相逢問神事之間事、件人度々奉行神事之人也、仍所問也、答云、月水女事、不依日數之多少、只自出來始日計七个日、第八日沐浴解除、入家中、止以後過三个日事、專不聞事也云々、又云、六齋日精進事、雖居交魚味於臺盤等、實不食也云々、此事尤可然、可遵此儀也、入夜兼光來、下宣旨四枚、官寮占申犬產穢事、仰致祈請、且令注申神事違例、祭主卿言上外宮松木顚倒事、同正殿上葺生事、同正殿棟持壁柱等、仰下可奉差棟木事、已上三个條、仰令勘例、子細在目錄、又覽復奏文、遠江國司陳申部自御厨事、具旨在目錄、余留怪異解狀三通、爲下勘外記也、犬產穢卜形返下、兼光御厨文返付之、爲令覆奏也、此次余問云、外宮修造事、宮司公俊相具覆勘使、被下遣歟、將被留置歟如何、兼光云、今月神嘗祭之時、宮司尤可隨其役由、內大臣再三被申、而更不可下遣之由有院宣、其後右少辨親宗私有相觸事、仍重以經房取御氣色之處、尚不可下遣之由、有御氣色云々、余云、度々御定切了、不可及沙汰、但覆勘使修造相共下向、注進勤否者、不被殘後愁緖、爲後沙汰宜歟、憶事理、尤可被下遣歟、但非上卿推擧之儀者、此次問公家御事、今朝又聊有御減云云、兼光又語云、維摩會辨別當俊經朝臣、不可下向、申事由、可催他辨之由有殿仰、仍奏院、仰云、隨關白被申可催者、長方、重方、經房皆辭申、而俊經云、全不申有可下向之由云々、次第尤爲奇、今日依爲旬日、早旦沐浴、巳刻解除、參親朝臣、依雨於堂上有此事、余及陪膳役送皆衣冠也、

廿二日、戊子、天晴、巳時許、大外記賴業眞人來、依昨日告也、余着冠直衣、出居上達部座、去夜兼光所下之宣旨三通、（留宣旨、

者ヲ下次第ヲ辭一也、）卷紙一殿紙結申、召二賴業一、參ヲ來前廣庇一、余目レ之、賴業來就二余座下一、余下レ之、賴業取レ之、指レ物取之、拔レ物取ヲ副文一、候二氣色一、余仰云、令レ勘レ例與、賴業稱唯退去、余目留レ之談ヲ仰雜事一、其次賴業語云、自二大唐一有二供物一、獻二國王一之物、幷送二太政大臣入道一之物、有二差別一云々、其送文二通、一通書云、賜二日本國王一、一通書云、送二日本國太政大臣一、此狀尤奇怪、昔朱雀院御時、大唐贈二物于公家幷左右大臣一、左大臣貞信公、右大臣仲平、於二公家御分一者、自二西府一被レ返了、有二返牒一、左右大臣分者留レ之、各有二返牒一、後一條院御時、異國供物、其牒狀書二主上御名一、但仁壇、書二聞違一歟、仍不レ及二沙汰一被レ返了、承曆之頃、又有二此事一、其牒狀書、廻ヲ賜日本國一、因レ之、殊有二沙汰一、兩度被レ問二諸道一、遂經二兩三年一被レ留了、時人謗レ之、今度供物、非二彼國王一、明州刺史供物也、而其狀奇怪也、尤可二返遣一、上古相互送レ使贈レ物、其牒狀、自二大唐一ハ天皇に送上と書、彼國王ヲハ天子ト書、自二我朝一ハ又送と書、相互無二差別一、而今度之所爲不レ足レ言、而無音被レ留之條、異國定有二所存一歟、尤可レ悲事也云々、尤可レ然、今日參內、御二禁煩有二御減一之由、醫師等令レ申云々、然而未レ及レ被レ止二御藥一云々、攝政ハ被レ參、余入レ夜退出了、

廿三日、己丑、賴業眞人持ヲ來昨日所レ給之神宮解狀三通、各副二勘例幷六通一、令二肥後守光經傳進一入レ宮、見了返ヲ給宮一、則召ヲ遣兼光一了、入レ夜來、余相逢下レ之、留二勘例一、兼光結申、余目レ之、兼光如レ本卷結、又令レ見下可二覆奏一之文上、神宮禰宜等請文、神事違例事、見レ之返給、爲レ令二覆奏一也、兼光又結申了、退出、

廿六日、壬辰、參內、女房等語云、去廿三日聊有二御增一、是定成暫被レ止二御藥一、奉レ倦可レ奉レ針之由令レ申、仍聊被レ綏二御療治之所レ致歟云々、然而則殊被レ付二御藥一、令レ復レ例給了云々、又廿四日、少增氣、疑御邪氣歟、仍房覺、昌雲、顯智之人相替奉二護身一、昨今無二御增一云々、定成可レ奉レ針之由令レ申、人以爲レ奇云々、

廿九日、乙未、昨今物忌、然而輕不レ忌二外人一、參內、自二一昨日、廿七日、夜一被レ止二大黃一、被レ付二鹿角一云々、大略御平腹、仍今日召二定成、重長等一、有イ被二勸賞等一云々、各讓二子息、加階、云々、憲基一人漏二其恩一、又昨日被レ召レ院預勘發云々、其事起二定成讒言一云々、今度憲基無二殊過怠一歟、獨漏レ恩、長被レ斷二人之道一、實不便事也、

十月

三日、戊戌、今日左少辨兼光、右少辨親宗等來、下宣旨、子細在目錄、兼光云、軒廊御卜日次、內々相尋之處、八日之由令申、重問之處、四日而重日也、雖有例如何、余云、申事由可隨仰、若明日可被行者、早可告之由相含了、入夜無音、仍遣消息、申八日可被行之由、

四日、己亥、參內、先參院、主上自去朔日、每日申刻聊溫氣御坐、仍此一兩日被止灑身、自今夕被始孔雀經御修法、（仁和寺宮、）今夜依御惱可有御占之由、有其沙汰、不聞左右退出、今日被召醫師二人勸賞、（重長、定成子等、各叙一階、）上卿別當成親、辨親宗奉行云々、

六日、辛丑、大外記大夫史等、明日可來之由仰遣之、

七日、壬寅、今日依昨日告、大夫史隆職宿禰來會、召前仰明日可被行軒廊御占、可催儲官寮之由、如法午刻許、此次暫仰雜事等、今年未被行公事等、大粮申文、官所宛、位祿定、吉書奏、此外恒例事等、仁和寺最勝會、東寺灌頂、大乘會等也、小時、藤中納言、中御門中納言等來、相逢、中御門中納言即參院了、藤中納言暫言談、此間、左少辨兼光來、下宣旨、（具在目錄、）又賴業來、仰軒廊御占事、申云、參議近代凡不出仕、如何、仰早可催之由、中納言出了、

八日、天晴、此日軒廊御卜也、神宮怪異三个條、（一外宮內院直會殿北方所在松樹一本顚倒事、一內宮正殿并豐上茸生事、一內宮正殿東方棟持柱并堅柱朽損低下事、）已上勘官外記覆奏了、昨日左少辨兼光所來下也、早旦沐浴、次解除如恒、未刻、相具文書（入車中、）參內、先於陣腋問兼光云、神祇官陰陽寮誰々令參哉、申云、神祇權大副兼康、陰陽助宣憲、爲官寮之貫首者、又申云、今日可有他事、（被召返流人等云々、）上卿花山中納言者、則余着陣奧座、（于時皇居三條烏丸新造院御所也、）中納言兼雅、參議家通等着座、次余移着外座、令官人置軾、次召左少辨兼光、令奏軒廊御占候由、歸來仰云聞食、則仰可敷官寮座之由、兼光申云、神宮士宮士代破朽、可被調獻之由被宣下了、先了、（內大臣上卿之時也、）而今日令勘申日時、如何、余云、早可令勘申、但先被行御占之後、可有此事歟者、兼光退歸了、則掃部寮敷座於小庭了、（神祇官東上南面、陰陽寮西上南面、此座左仗也、以西爲上、以東宿屋爲其所也、前有立蔀、）次余以官人召外記、外記參進小庭、仰云、神祇官陰陽寮可能寄座者、外記稱唯退去、則官寮官人參上、自西各着座、（神祇官權大副卜部兼康、（四位）權大祐正五位下卜部兼貞、權少祐大中臣爲定、（五位）陰陽寮助賀茂宣憲、圖書頭同周平、主税助安部時晴、掃部頭同季弘、（已上四位）權暦博士安陪廣定、漏刻博士菅原季親等也、）置占卜之、

雜具、并水火等之後、余召云、（不向座奥也、）爲定朝臣、（依爲伊勢事、召中也、）爲定參就膝突、余賜本解文、（在續紙、）勘例等、（卷籠一禮紙也、）仰云、可令卜申吉凶、爲定取之復座、次召云陰陽助朝臣、（依四位召官也、不用訓詞、抑、件宣憲雖爲縫殿頭、依爲本寮官、召陰陽助也、）宣憲朝臣來就軾、余仰云、祭主卿言豐受宮々々々、（子細在端、）吉凶可令占申者、（依不下文書、以副付細々所仰也、）宣憲復座、神祇官令傳見文書、於寮官卜之、寮占之、此間經時刻、各成勘文、次第加署、先爲定進卜形、（副本解等、置板筥蓋、）（占形指筥上、假入之、本解下方橫入之、）余取之置前、爲定復座之後、宣憲進占形、（借用官板筥蓋、）余取之置前復座了、各披見之、（先卜、次召本解等、）其趣見占形等、次召外記、外記參小庭、仰云筥可持參者、外記持參之、余入占形本解等於筥、（官寮各加禮紙、不撤之、或撤一通也、禮紙卷籠令一通、）以官人召兼光、仰云、攝政被參歟如何、申云、未參給、余云、然者以外記進內覽、其間可令勘申日時歟、兼光云、只今勘日時、相具兼光、可參內覽歟、占形等只今雖被內覽、今夜不可被下、明日可奏院之故也、於日時者、今夜可被下者、余云、若有覆推事者如何、仍相待內覽之間、官寮可候座也、然而今夜院奏不可叶之上、近古以來專無此儀、仍官人等可令退座也、其後隨仰可令勘申者、兼光退了、（此事近代內覽奏聞之間、官寮候座事、絕而久、然而依爲未行之初度、爲守其體、一旦令見其由許也、不可乖近代之例之上、夜漸欲除、仍令退座、且又陰陽寮依可勘日時、可離候座右、）即撤座了、次召兼光、仰日時事、則持來披見之處、而所有誤、仍返給令改直、（一ハ調字者僻字、一ハ宣憲朝臣之着所書宣草等也、）則進之、余見了、加入筥、付兼光、早可持來之由相含了、（兼光云、經時刻可有煩、明旦可持參御所歟、余云、尤可無使、尋不可然者、）此間良久、余示兼雅卿云、可有他公事者、移剋之條、似無心、暫罷起座如何、兼雅云、神宮事有恐事一度可行者、兼雅之所答可謂存禮、余爲聞報旨所示也、仍相待之、亥刻、兼光歸來、日時許也、（入筥、）即返付、仰可奏聞由、持歸下之、余結申、仰如恒、余卷文返下辨、（不入筥、）兼光結申、則退了、次余召外記給筥、起座參前、攝政被候、談雜事之次被示云、相具文書參陣之人、着座之後、以官人召文書置前、若仕隨身之人、同隨身置之、余問申云、雖番長尙自可持來歟、以官人令傳取歟如何、被答云、此條未勘見、但計之、雖番長無憚歟、又被示云、本解勘例等、多分覆奏之文也、而奏占形之次奏聞、專無其理、而近代皆如此、尤有疑、但我爲不奉行之公事、又不尋見先例、只依不立所聞也、余

云、事理不當、仍粗伺二見先蹤一、大略被レ奏レ之、又傍輩皆奏レ之、仍只所レ付二恒例一也、尙勘二撿說一、可二一定一歟、兩度奏聞意疑付二占形一、若有下可レ備二叡覽一之事上故歟如何、攝政云、此儀可レ然、但不當歟、重有レ召者、其時可レ進也、進二兩度奏聞一、惣奏書之中無二此事一云々、余申云、官寮者中召二外記一催レ之、上代近古〔弁〕官催レ之、而尙仰二外記一召レ之、理不レ可レ然歟、攝政云、尤可レ然、仰レ辨可レ召歟、余云、近代之例皆以二外記一召レ之、雖二理不當一、近代之儀以二外記一所レ召也、攝政云、然者不レ可レ背二近代之例一者、余之所レ案尙不レ可レ然事也、尋二見撿文一、可二左右一、攝政又被レ示云、大臣參宮以前密密參二春日一、爲二不吉之例一、法住寺太政大臣爲光有二此例一、時人爲レ奇、始終無二指事一、仍以二彼例一、處二不吉一云云、（此事余先年申合、仍所レ被レ示也、）此後經二數刻一退出、

今日、女院入內云々、又五節定云々、於二攝政直廬一有二此事一、又主上御惱平愈之後、可レ浴二御湯一之日次、醫家申來十一日之由、然而尙被レ問二陰陽師一云々、尤可レ然、

十一日、此日參內、依二御物忌一不レ參二御所一、於二鬼間一逢二女房一、建春門院以二女房一有二被レ仰事一、可レ申二皇嘉門院二事一也、小時退出、今日、太上法皇令レ補二阿闍梨一給、前大僧正覺忠（圓城寺）放解文、一身阿闍梨也、上卿左大將師長卿、職事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仰レ之、被レ仰二左大辨實綱卿一云々、希代之珍事、上代未レ有二如レ此事一、是自二來十五日一、法皇已下、仁和寺宮、山七宮、凡僧綱、凡僧一千口、於二福原一被レ行二法華法一、可レ有二加持一、入道太相府依レ可レ爲二其大阿闍梨一、殊有二此事一云々、事躰非二言語之所一レ及（カ）、今日兼光云、神宮怪異事奏聞了、而扶木事々切々後、一度可レ奉二宣下一云々、

十三日、法皇今日向二經輪田千僧一給云々、今曉請印云云、

十五日、自二今日一被レ修二千僧一云々、

十九日、今日、上皇還三御自二福原一、鳥羽南殿修造之後渡給、非二御渡儀一、

廿日、今日、稲荷祇園行幸御祈、奉二幣口社一、上卿五條中納言、

廿二日、兼光來、公俊外宮修造覆勘文持來、仰下可二覆奏一之由上返付了、又來下二宣旨等一、子細在二目錄一、

廿三日、今日、稲荷祇園行幸、上卿邦綱卿、（宣旨追可レ申二請之一、）宰相家通、（正三位、）辨親宗、（宣旨同二邦綱一、）史隆職、（追可二申請一、）外記賴業、（同、）今

日行幸無人云々、仍上皇六借給云々、祇薗別當顯眞任僧都、

廿五日、今日左少辨兼光來、外宮修造覆勘文持來、仰云、於官底可令注分勘否云々、扶木事如神宮申請、可奉差强扶木待遷宮之期之由、殿下院有仰云々、余云、早可下知、但件一度之占形（今雨水松木倒事、茸生事、）等皆持來、爲書寫留之、抑、奉差扶木事、不可有事危之由、兼友令申者、無左右事也、若尙可有其恐者、尤可有御口入、但尙可聞兼友申狀事也、明日可召進之由、兼光令申也、余云、仰切了、更以不可有異儀、早可被下知之、但召問兼友可被示、又自是も可問之者、兼光退了、今日又下宣旨、指昇正殿事也、

廿六日、今日除目也、今朝兼友來問正殿事、申云、被差扶木者、一切不可有事危云々、仍其旨示遣兼光之許了、昨日爲書寫所留之文等返遣了、返事云、早可下知云々、又昨日所下之宣旨旨（下イ）、大外記令下勘例勘進、仍又遣兼光之許了、

廿七日、今日有軒廊御卜云々、余依物忌不出仕、中宮權大夫時忠爲上卿云々、見昨除目聞書、殿少

將基通被任右中將、實敎任少將、尹明敍從上五位、依下官申也、高松院未給也、今日下名也、又攝政被向宇治、（相具室家也、）又法皇入熊野精進屋給也、

廿八日、見下名聞書、大和守宗季解官、除目任之、下名解書、依凡卑之者也云々、

卅日、兼光來覽文書等、（子細在目錄、）此次申云、爲奉差扶木、可被差遣官使、而史歟、史生歟、官掌歟、又官使歟、隆職宿禰申云、余云、上卿可計下知事也、然而尙可被取御氣色歟、兼光云、豫申殿下幷院了、仰云、史、史生ノ間、撰器量可遣也云々、余云、尤可然、早仰隆職宿禰可令計申其人者、又余云、公俊下向事如何、兼光云、院殿等仰切了、仍於今者無異儀、余云、不可及沙汰、一夜不審申之趣、若被取殿御氣色哉、兼光云、廿六日除目、廿七日御出宇治、仍不能申、又殊可奏聞之由、不蒙仰、仍不申院云々、余云、御定切了之上、上卿更不可抑留、只爲後恐一旦令申也、便宜之時被聞食殿邊歟、兼光云、公俊明日可下向之由令申留置、後可令申歟、將下向以後事次可申入歟、余云、其條可被相計、何樣にても可有事也、院御定切了御、御進

發於レ今者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事歟、只爲二後恐一申置事也
者、兼光退了、今日修レ祓、來月二日爲レ奉二劍於神宮一、
自二今日一致二潔齋一也、（漏刻博士浩明、）

十一月

一日、猿怪卜形等、以二消息一兼光之許遣了、又越賀御厨事、同以二消息一遣二親宗許一了、可レ覆二奏文一也、今日行水祓如二昨日一、（陰陽助宣憲、）
二日、今日祓如二一昨日昨日一、（陰陽大允泰茂、）今日獻二劍二腰於神宮一、（一腰內宮、一腰外宮、）共野劍也、今日於二庭上一遙拜也、如レ此潔齋之時、敷二新疊一着二淸衣一也、各有二解文一、聊述二意趣一、長光朝臣京進、余加署、或又云、王臣已下輙莫レ進二幣帛一者、仍不レ指二幣紙一、只入レ櫃相副、又志之至也、更非レ破二我文一、又近代之作法云々、且是此上卿之間、有二其恐一之故也、
四日、自二兼光之許一申云、宮司之間事、於レ殿有二其沙汰一、參上可レ申云々、
五日、今日奉レ進二神宮一之劍可二奉納一也、昨日可二參着一、而日次不レ宜、今日可二奉納一之由所レ仰也、自二進發日一至二今日一、殊潔齋、但進發之日之前二ヶ日同以潔齋、又一昨日昨日不レ祓、是先日依二兼康申一也、今日修レ祓、（權曆博士賀茂憲直、）先レ是沐浴如レ恒、酉刻、左少辨兼光來覽二文書等一、（子細在二目錄一、）此次、宮司下向之間事相二尋之一、申云、先日奉レ仰之趣、則可レ取二殿下御氣色一之處、宮司公俊、已自二上卿一賜二身暇一之由令レ申之間、非レ無レ疑、殆徒經二一兩日一了、而之間、一昨日自二殿下一爲二朝親奉行一被二仰下一云、宮司着任、先日御定、下向者、不日可二罷上一之由、早可二下知一、若又未二下向一者、暫不レ可二下遣一者、則馳參令レ申二御旨一申上了、仰云、上卿內々被レ傾之趣、理可レ然、自所存已以如レ此、仍所レ尋二下向之條一也、于レ今不レ令二下向一之條、尤神妙、更不レ可二下遣一、先度相二具覆勘使一、可二下向一之由令レ申之時、再三自レ院有二御抑留一、今度自レ殿事發、下向之條、尤有二後恐一歟、加レ之、一日參院見參之次、勅語及二神宮破壞事一、其天氣不レ可三必下二遣宮司一由歟、然者至二還御之時一、更以不レ可二下遣一、但扶木之間事、若宮司不レ候ハ、可レ及二事恐一歟、其條如何、兼光申云、件條專兼難レ知事也、但不レ候ハ定不法事出來歟、但雖二在國一去春扶木不法、然者只可レ在二御定一歟者、仰云、殊仰二遣子細於祭主之許一、其上指二遣史生二人一、（於レ史者、多相二具辨官一所レ下也、史獨下遣之條不二分明一云々、）殊

加殊二検臨一、能々可レ奉レ差之由、可二下知一之由、可二仰下一者、於レ今者仰切了云々、余云、御定切了、尤神妙、抑、宮司公俊之次第、先日被レ尋二光經之許一之時、其返事光經委令レ申歟、其外更以無二別事一也、又件公俊修造之間、覆勘文於二官底一令二注分一了云々、則所二副覽一也、爲二披見一撤二留之一、加之、兼光明後日曉爲二春日祭奉行一可二下向一云々、仍八日夕可二歸洛一、其時可二返給一之由、所レ申也、余云、還御之時可レ有二沙汰一歟、將又此間經二其沙汰一、還御之時可レ被レ申歟如何、兼光云、還御之時、定有二沙汰一歟、兼被二沙汰儲一事不レ可レ然歟、又先日所二來臨一之饗庭薗田等御厨文書、返二與兼光一、薗田御厨事ハ可二覆奏一、於二饗庭御厨一者、有二不審事一、可レ問二官之由仰了、其故外宮權禰宜依二氏行訴一、可レ問二同禰宜元忠神主一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了、而今度以二元忠陳狀一、神宮可レ被レ進之處、以二件元忠陳狀一遮二問氏行一、以二彼是申狀一、禰宜等計申氏行有二陳由一、事體頗和讒、若爲二先例一者、非二此限一、不レ然者、於二今度一者、氏行陳狀者、尤可二返給一之文也、以二元忠陳狀一重可レ問二氏行一之由被二宣旨（下歟）一之時、可レ申二子細一也、兼光云、理尤可レ然、以レ之可レ問二隆職宿禰一也、同八日歸洛之時可レ申二上一者、

九日、召二遣兼光父納言一、五節經營之間、忩々不レ可レ來之由令レ申、力不レ及、

十二日、此日五節參也、主上始出二御帳臺一、後壁〈時イ〉以前寛治四年例也、今日御衰日、幷凶會、雖二初度一不レ被レ憚之也、〈御衰日寛治例也、〉又今日御物忌也、然而被破了、承久例云云、依二先日催一、亥刻、着二直衣一〈出二唐綾柳厚衣一、去年不レ出レ衣、今年主上初出御、仍顯可レ刷歟、申二合攝政一、非二宿老之人一可レ出之由被レ命、余雖二年少一官已高、然而先年二條院御時、故攝政被レ出レ之、宿老之朝〈朝カ〉不レ可レ過二執柄一歟、仍所レ出也、綾指貫也、〉參二大内一、經二陽明、華德、南殿御後、明義、無名等間一、參二殿上一、無レ人、仍直經二上戶一、參二御所一、相次攝政被レ參、〈不レ被レ出レ衣、〉暫左府被レ參、余經二下戶一、着二殿上一談話、小時、左大將參、其後經二時刻一、仍下官參二御所一、〈經二下戶一、經二大將後一也、不レ經二沓脫一、〉五節參了、於二朝餉一召二御裝束一、〈邦綱卿、〉〈實守等候レ之、又時忠卿候、〉攝政、余候二大盤所一、御直衣也、〈御指貫、紅打御衣、實守卿申二攝政一云、令レ引二上御指貫一御之時、出衣ハ可レ籠レ前歟、可レ出レ後歟、攝政被レ答云、出レ後無下之疑事也、自昵立ハ前ニ引籠テ引出也者、〉次藏人自二五節所一參上、申二女房等昇了由一、仍出御、其路出レ自二母屋北第一間障子一、經二御帳北間一、〈此間余欲レ着二殿上一、而實宗朝臣〈召二〉左大臣以下一、仍人人漸欲レ進、仍候二廣庇邊一立加也、〉左大臣、余、左大將、平大納言、中宮權大夫等列二立廣庇一、〈北上東面、副二長押一也、〉主上於二額北間一召二御沓一、〈實宗朝臣獻レ之、攝政奉二扶持一之、御指貫ハ踏入給也、攝政已下居レ之、殿上人等取二脂燭一、候二簀子一、兩

貫首已下大略直衣也、五位職事等束帶、自二廣庇一斜行、經二假長橋、攝政於二長橋一被レ着レ沓、經家朝臣持二參之自一庭、左大臣余於二橋西頭一着レ之、余沓定能朝臣持ニ來之一、承香殿南縁同馬道、已上無二莚道一、后町廊等一、攝政於二宣寧殿壇上一被レ脱レ沓、左大臣以下刻二階下一一級、脱レ之、經二馬道一入ヨ御自二大師壺禰妻戸一、殿上人等取二脂燭一候二前後一、攝政、褰二御簾一、實宗取二御沓一給二藏人一、攝政、左大臣、余已下皆入二妻戸內一、主上西御座中立二屏風一、東間敷二疊一枚一、攝政已下皆列居、此一間太狹無二便宜一、必不レ居レ疊也、此間、舞妓等昇了舞了、殿上人等於レ廊亂舞了歸參、舞妓等下了、次還御、其路同レ前、着レ沓之所同レ前、余參二御所一暫候退了、抑、隨身等臨期以二藏人國行一告レ之、令レ廻二瀧口方一、參列之間、進二后町廊邊一也、還御之時、於二廊邊一受レ沓、殿上人、人々皆如レ此也、

十三日、今日中宮淵醉云々、平大納言、新大納言、中御門中納言、花山中納言、本宮權大夫、右衛門督等參候、三獻、亂舞二反後庭二人舞、宗家兼雅束帶云々、殿上人三十人許也、

十四日、此日童女御覧也、未刻、着二直衣一出二薄紅梁竪文織物厚衣、竪文織物海色指貫一、參內、經二化德門御後等一、參二殿上一、先レ是左將軍、平大納言等被レ候二板敷一、余入レ自二無名門之間一、兩人降二立小板敷前一、余示二氣色一、昇レ自二小板敷一着レ座、兩人出レ自二神仙門一着レ座、于レ時殿上淵醉了後、未レ撤二其饗一也、左大將云、雖レ不レ撤レ饗、公卿着二此座一歟如何、余不二覺悟一、但必無二定法一事歟、且ハ近年間如レ此、將軍諾、此間攝政被レ參、小時、時忠卿來レ自二下戸一着レ座、大將出二唐綾柳厚衣、綾指貫一、重盛加二禮色厚衣一、(而唐物也、殊勝々々、)時忠不二覺悟一、次頭中將實宗朝臣入レ自二上戸一、告二御出之由一、余已下參二御前一、經二上戸一、中行事障子西一、件障子引レ南也實子等也、敷二厚圓座一枚一、余着二次圓座一、以二自レ南第三間一爲二御所一、攝政被レ候二御簾中一、南第二間也、二間有二打出一、北間一間也、紫匂紅打、無二裘着一、實宗朝臣在二小板敷一、次童〔女〕參上、先新大納言實國童、侍從公時、公衡付レ之、當二御座間一西面居、黃紅葉柏、下仕二人經二行臺西一、付藏人經レ束、當二童女居間一居二庭中一、付藏人國行、敦重候二仁壽殿西庇一、次信濃童、少將高房、盛賴付レ之、高房出二裏款衣厚衣一、次〔第〕並居、下仕同レ前、藏人惟賴、尹時付レ之、各居了、攝政被レ示二可レ取レ扇之由一、于レ時日入之後、未レ秉レ燭也、則付人等取レ之置二各前一、頭之、被レ仰二可レ令レ持レ扇之由一、又各取レ之令レ持了、次第起テ到二南一間一、右廻歸レ北退下如レ恒、下仕退下了、公卿自二下﨟一起レ座了、歸着二殿上一、左大將被レ問二明日之參否一、答二可レ隨レ體之由一了、又被レ問云、內辨奏二宣命一歸立之所、母屋第三柱歟、第二柱歟、答二第三柱之由一了、定事也、余參二御前一、攝政被

候、余問云、不供御膳之前、入御之時、不供之定例也、供初中間入御之時、可止之歟、將又可供了歟、先例不同、說々樣々爲之如何、被答云、不覺悟、引勘可示、又人々訪五節所之間、且可居公卿座物歟、將可待歸着歟、答同不分明、可勘、又供白酒黑酒之時、一度供兩種了、更催臣下白酒歟如何、答然也、暫退出了、

十五日、天晴、入夜陰、此日豐明節會也、早旦自左大將許被送書狀云、今日出仕如何、又中間入御之時供御飯之由、保延左府記被注之云々、去夜余問此事、入御之時止由被答、仍今有此狀歟、返報云、今日可出仕、中間入御之時、說々不同、共多其例者、自攝政許被示云、去夜不審申事等、

一白酒黑酒事、
先供白酒、次給臣下、次供黑酒、次賜臣下、見元永御記者、

一訪五節所之人、歸着後、可居物歟事、
不待歸着、且可居、

一中間入御之時事、
保安御記云、中間入御供御膳、內辨花園左大臣、入御之時、不須供者也云々、

今案、此事不審尙殘、供初之後入御哉否、不見歟、尙可尋申也、

秉燭後着束帶飾劍、魚袋如恒、參內、經陽明化德等門、着仗座、先是左大將獨在座、則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來奧座、仰云內辨、余頗居向座下方承之小揖、光雅退了、次余移着外座、下重裾與垂下白長押、故實也 此間、大貳重家卿參着橫切座、先示氣色也、次余召官人、官人參候小庭、仰云軾、官人唯退、持參敷之、此次令直沓、又余仰云、宰相候者可仰可寄座由者、官人唯退了、次余召官人仰云、外記召せ、官人唯出召之、次大外記淸原眞人賴業參軾、經柱外砌內如恒、余仰云、諸司ハ候哉、國栖酒正ハ候哉、小忌ハ候哉、外任奏ハ候哉、外記每度申候之由、余仰云持參れ、外任奏最末問之、仍仰此詞也、 賴業稱唯退了、次賴業眞人持參外任奏、入筥、置板敷端、余置笏於奧引寄筥、披禮紙於筥中取文見了、如本卷之入筥、載上野守藤季一人、賴業退了、次余取笏召官人、仰云、藏人右衞門權佐此方に、此間、皇后宮權大夫定、三條大納言實、花山院中納言兼、別當成、左大辨實、等參着、次光雅參軾、余已持笏於左手、以右手押遣筥、光雅取之

參進了、小時歸來返給、余結申之、其儀如恒、光雅仰云、令候列、余微唯卷文入筥、光雅退了、次取笏以官人召外記、則賴業參進、余給筥、賴業取筥、余仰云、令候列、賴業唯出了、余問左大辨云、宰相又被候哉、申上云、六角宰相候、余可被寄外辨之由、示左大將、左大將已下起座了、次余起座於宜仁門外着靴、令押笏紙、此間、以隨身一人令見近仗居胡床哉否、歸來申云、內侍已進之由、光雅令申者、余取笏經宜陽殿壇上、（隨身褰暢、）着宜陽殿兀子、（先揖如恒、件兀子南第四間立之如恒、）則內侍出居東階上簀子、余起敬折微音稱唯、右廻自砌上北行、出軒廊東二間、（此間留立廊內衣裝等、）斜到左仗南頭、（去南一許丈、進西四五寸、自櫻樹巽練始、依夜陰頗進南、白例、）向乾揖再拜、又揖大輪右廻、歸入初間、（於練始所練留、）昇自東階南頭、（先爲左足、不歷階、）經母屋東一間、自兀子下方立前揖居之、（今日兩面兀子立二脚、）次顧座上、催開門、（其詞云、開門仕れ、）則開之、次問闈司着座哉否、左近廳頭範直申云、着座了者、次余正笏召舍人、（二音、）大舍人四人於承明門外同音稱唯、次小忌少納言參入就版、（顧知之也、）余正笏仰云、刀禰召せ、少納言稱唯出召之、次外辨諸卿爲先小忌、參列立定、（廳頭申立了之由、上首以咳聲可驚、不聞如何、）仰云、志木尹、謝座謝酒了、昇殿着座、小忌着南庇座、（上卿中御門中納言宗家、宰相成賴卿、件座東第三二間立之、）着端座人、（左大將、皇后宮權大夫定房〔件人大歌別當也、〕三條大納言〔實〕、新大納言〔實國〕、參議〔家通、實綱、共三位也、〕）着奧座人、（別當成親、花山中納言兼雅、源中納言雅賴、大貳重家、）次陪膳采女進撤御臺盤帊、此間、余問大將云、被訪五節所歟如何、將軍云不可訪、將軍密示定房卿歟、則件卿已下起座、經東庇北面戶、向五節所了、（小忌不前行、任位次立也、）左大將、別當、左大辨等留居、此間供御膳、（迎々〔之〕時、內辨仰參議催之已了、今夜不懈怠、）采女令史就版位稱警蹕、采女等迎取供之、此間余已了立座前、八盤供了居、（件御膳盤自南階返給、仍可給自西階之由示之、然而不承引、）次供殘膳、此間、余問采女云、粉熟供了哉、（粉熟在晴御膳八盤內、然而爲故實問之也、）采女申云、供了、次余自座前合眼實綱卿、仰云粉熟、實綱下殿催之、則內豎等先居小忌座、次居余已下前、余云、可居入着所也、隨命居之、（小忌故誰人不着〔之〕、居之也、詳見寬治二年匡房〔卿〕記、）居了、實綱復座、太以爲遲々、實綱申上之、余乍居向御所方候天氣、主上鳴箸給、（以御扇鳴給之也、）余以下應之如恒、次問御飯供否、未供云云、則供蚫羹御飯等、余又問之、申供了〔之〕由、又問云、進物所御厨子所供了哉、申云供了、又申云、御厨子所未供、余仰實綱催臣下飯汁、一度催之、（或說供御

飯了盛之、供御汁物了又催之、然而此說不習傳事也、仍不用之、實綱又下殿催之、則居之、先飯一巡、次汁菜等爲先小忌、居了、實綱申上、余候氣色、御箸鳴、臣下應之、箸ハ內、匕ハ外、他人箸ハ外也如何、此間、供御厨子所等了、次余仰可供白酒之由、此間入御、余已下立座前、左大將稱警、內侍出來取劒璽等歸入了、余已下居、余仰采女云、入御了、於今者不可供之、然而至白黑者尙供之了、余仰參議催白酒、則居之、不待居了食之、次催黑酒、又勸之了、尙欲一獻、仍余仰不可然之由留之了、采女申云、可罷出歟、余不可然、只一獻已下不可供之者、采女尙數刻居草墪也、此間、諸卿歸着座、各建箸匕了、黑酒居了、余仰實綱云一獻、實綱起テ催之、余仰乍座可催由、仍以內竪催之、則勸之爲先小忌、次余拔箸取笏下殿催國栖着罷兀子、如恒、仰外記也、一節了、復座如本建箸了、次二獻、同催之也、次御酒勅使、〔使〕其儀拔箸取笏、家通卿在座哉否問大將、被稱在座之由、召云政大夫藤原朝臣、進立余後、仰云、大夫達御酒給へ、家通退作法了復座、次三獻、次大歌別當定房卿降自殿、出承明門了、小時發歌笛、余拔箸取笏、問實綱在座哉否於大將、召云左ノ藤

原朝臣、三位也、仍不召名、實綱進立、仰云、キサイノ宮ノ司源朝臣召せ、稱唯退進南欄、如御酒勅使、召之、下殿着陣官告之歟、復座、此間、舞妓自西方進出、余仰早可退之由、已再三、然而敢不承引列居了、高聲尋職事、雖召仰、職事一人不候、不足言事也、次大歌別當參着〔座、〕次余仰實綱令改大歌座、歸着申改之由、又仰令下小忌臺盤、實綱仰內竪令下之、上卿宰相起座下殿了、復座了、元在第三間也、今令下立一間也、次問大歌參進哉否於實綱、申參進之由、次余女官取脂燭可參進之由召仰、又以無聞入、雖職事敢無之、違例之甚何事如之哉、小時女官一兩取脂燭出來、舞妓等起テ舞、大歌無音、大辨申移着座之由、而今無音、〔凡〕不得心、仍仰大辨、大辨下殿催仰之、于時調發歌笛、仍又舞〔妓〕舞、大畧二反歟、左賀唄也、舞了尙不動座、仍余舞了者早可退之由仰之、仍退了、凡此間違例無雙、職事等不尋行之所致也、近代事皆如此、庭弱之上卿何爲哉々々々、次小忌起座爲舞妓拜也、余觸大將不可立此拜、直融軒廊東一間幔間小庭等著陣、乍著靴懸片尻、如恒、次以官人召內記、內記參軾進宣命、指杖余拔取テ見了置

前、內記取笏杖退了、次以官人召外記、外記數刻不見來、東西尋求、官人等分散尋之、經數刻之後遮出來候小庭、余目之、不稱唯參上、此卿相在軒廊咲之、外記參軾進文、（指杖、余披取見之、見參二通、祿法一通、）見了卷加見參二通、再三通、（加宣命祿法、）給之、於軾令指也、外記調歟、凡不知故實、仍余數喩令指之了、尚候軾、仍可退小庭之由仰之、外記退立後、余經本路並階下等進弓場殿、立北廊西第二間、尋職事、又以不見來、已經時刻、適六位藏人光重出來、須以彼可奏也、然而上﨟等數人乍候不見奇恠、仍遣仰可召出之由、則頭中將實宗來、余問之、實宗申云、節會光雅奉行也、仍定相存歟之由存之、而不候不敵々々、余付見參等了、次光雅出來、予問子細、此次舞妓之間事責仰、敢無所陳退下了、尤不足言事也、良久、仍進居小板敷、小時實宗朝臣來、仍余總退立本所、返給之、（不指杖、取副也、）召外記給之、如本令指杖、相具立東軒廊西一間石橋下、指笏（實憚中、）取文等返給外記令奏、慭取之副笏、（見參卷籠也、宣命別也、）參上着座、問六角宰相在座哉否於大將、召之、（其詞如初、）進立余後、余乍持笏再見參等於左手、以右手給宣命、（以文下爲使方、如恒、）家通取之復座、次召實綱給祿法見參等如初、直下殿向祿所了、次小忌宗家成賴起爲宣命拜也、余已下相從於軒廊、委大將經宣仁門逐電、但密々經御後參御所方、爲勞脚病也、節會儀了、於御前廣庇〔座〕殿上人等有亂舞會、余此間退出了、今日節會違例在舞妓事、職事之不覺云而有餘事歟、

十八日、此日重家來、余相逢數刻談、亥刻以後歸了、今日未刻許、大夫史隆職宿禰來、今日兼光可參會由令仰、仍所參也、是先日所令下之文書目錄相具參也、代々被度之文書目錄也、其中或事切了、或未沙汰文等相交、仍撰出、且下官或爲返給本主注付子細可進之由、先日仰兼光下官也、爲申其事也、此次余問仰云、爲外宮扶木事、檢知官史生二人可差遣之由、去五日事切了、定下向歟如何、申云、五日承此由、而于今不被書下仰詞之間、數日逗留、于今未下向也云々、此事尤懈怠也、又仰云、饗庭御厨事、禰宜祭主等所爲頗不當、而官取進、若有先例歟之由被尋仰、于今未申上如何、申云、則申子細於兼光了、凡以件事付辨之時不似先例、何

様可レ候哉之由申上、而無二左右一被二取進一也、凡事次第不當、尤可レ被レ返二神宮一、但神宮事非レ可レ無二思慮一、以二元忠陳狀一被二取上一、於二氏行陳狀一可二返給一歟、余仰云、申旨偏可レ然、但神宮事以二次第一解所レ申也、仍祭主禰宜等申狀、副二氏行陳狀一之由已以載レ之、仍不レ可レ止二彼狀一、又以二彼狀一進覽者、已事可二違亂一、仍只偏可二返給一歟、又爲二先例一、只可レ奏歟、但事理尤奇恠可二返給一歟、申云、仰旨至極之理也者、文書事且令レ致二沙汰一也、申刻、兼光參上覽二文書等一、（子細在二目六一）返下了、余又給二文書等一、（子細在二目六一）此次余仰云、史生等定下向歟、（未二下向一之由、雖レ有レ所レ聞、不レ仰二其旨一也、）申云未二下向一、仰云、以外懈怠也、去五日殿下仰切了、於レ今者殆差二扶木一了可二上洛一之程也、而于レ今不二下向一之條、次第如何、陳申云、件史生、院廳官也、仍不レ給レ假之由令レ申、例觸二泰經一了、今明之間可二下向一也者、申狀不當事也、又陳云、凡ハ懈怠に候、爲二春日祭一辨下向、又五節事偏以沙汰之間、自然遲怠仕了、余仰云、於レ事不レ切事者、〔忩々之上遲々、〕一旦可二遣（罷イ）申一、於レ事切事者、只則時可二下遣一也、尤懈怠也、又兼光申云、隆職宿禰申云、奉レ差二扶木一之時、若有二事危一者爲レ之如何、又本所奉レ差之扶木可レ被レ寄歟、將可二差副一歟、仰云、發勘使兼友〔歟、〕召問可レ左二右事一也、但且ハ又可レ申二殿下一、又件間事、祭主、禰宜、工等能々評定申上了、且ハ令レ奉レ差之時、臨二其庭一、隨二當時之體一、可レ有二沙汰一事也、於二京途一雖レ被二定仰一、全不レ可レ依二其事一也、隆職申云、尤理也、兼光云、兼友召二殿下一問レ之、可レ申二殿下一者、又神宮工等尤以不堪、仍差二木工寮工二人一可レ遣、先日殿仰云、延暦、仁安之火事之時、遣二木工寮工一之由見レ之、而今度遣レ之時、不快之例也、不レ可レ遣、但於レ有二他例一者非二此限一者、隆職申云、先例不レ可二勝計一、加之、以二神宮工一偏可レ造之由、或文無レ所レ見、彼等不堪之間、且ハ御殿不法如レ此之事出來也、尤可レ遣者、仍今度木工寮工二人所二差遣一也、又先日下官外記所レ令レ勘之犬死穢事、可レ有二軒廊御占一、仍近日問二日次一可二申行一之由、仰二兼光一之處、申云、牝鷄事自二神宮一付二光雅一之由承レ之、今明定奉レ下歟、一度被レ行二御占一宜歟者、依レ可レ然、件穢解狀、勘例可（許イ）二〔留〕置一也、來廿五日宜日之由、豫所二見給一也、

十九日、參二建春門院、內等一、今日光雅來下二牝鷄解狀一、入レ夜歸レ家、

〔承安二年十一月十九日、（〇年月日恐衍、）此日、吉田祭也、奉幣如恒、申刻直衣參建春門院、先是中宮大夫隆季卿參上、暫言談、以藏人申入、則參內、入夜退出、今日參內以前、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來、下神宮解狀（牝雞鳴事也、余結申、仰云、勘例行卸下、）〕

〔廿日、〕此日、賀茂臨時祭也、下官雖有催不參、申刻大夫外記頼業眞人依昨日召來、爲下牝雞狀也、召癈行（〇行疑外誤）下之、仰令勘例、余着冠直衣也、依物忌不出癈外、依不進直下云也、凡神宮事隨堪不可輕、此次談雜事、語云、陽成院暴惡無雙、二月祈年祭以前、自拔刀殺害人云々、依如此事、昭宣公奪天子位、授小松天皇也、于時諸卿出異議、事不一揆、融大臣深有此心、伎議大濫吹、愛參議諸葛懸手於劔柄、見御服云、今日事偏可隨太政大臣語、若於出異議之人上、忽可誅之云々、于時諸卿止異議、相率參小松親王第、奉迎之云々、昭宣公之外孫爲親王、以彼可奉吹噓之由、人以疑之、而以老椆之舊王、令踐天子之位、賢之至也、此事委細記先年所見也云々、又云、八幡之火事之時、大外記實俊、而右大辨公能有論事、實俊申旨雖似有理、以殷周之例、合蜀魏、豈叶時儀哉、無斟酌歟云々、又云、定頼卿入公文道、不執公事云々、又云、正家朝臣令申遣けるは、俊房公每事不可及父大臣殿、而於仗座被行事之體、玄隔被勝云々、仲平大臣無才富人云々、又云、四條大納言公任、容器進退頗凡也云々、又云、安和之比天下亂云々、小野宮殿雖爲關白、不預政務、兼家等被行云々、又云、西三條良相爲執政臣云々、〕

廿二日、昨今物忌也、未時許侍等申云、北門內在物骨、其長六七寸許、無上下節、其上無皮肉、又頗白云云、其中赤キ（ヨリ）自上下〔顯〕見云々、穢否之間不審、仍以使者問遣明法博士許、此次以書狀問遣藤中納言許、如此穢之時、神事之間不審事等也、秉燭之後歸來申云、明法博士兼俊不候、逢、範貞申云、如奉（承カ）者不可爲穢歟、但又可在御定、又被問兼俊、可被一定、獨難左右云々、申狀頗不足言、納言云、依神事不進御返事、穢之條若可爲穢者、明日御奉幣不可候、（大原野祭奉幣事、可立自河原歟之由問之、）又文書若可被渡他所歟云々、此間大夫史隆職來立門外、依遣召也、以人問此間事、申云、左大將之時三十日穢出來、過穢

限一如レ元奉行、又故右中辨爲親奉行之時、連々有レ穢、
其時承候ハ穢之間文書不レ動之由、又官中文書如レ此
被レ渡二他所一之儀不レ可レ候事歟、文書已穢了之故也、
又穢否之條、範貞令レ申歟、但强不レ可レ爲レ穢歟云々、
穢事尙不審、仍明日業倫兼俊等尙可レ來之由仰遣、又
範貞可レ來之由仰遣了、
廿三日、今日奉幣事、穢條不定之間、幣等不レ取二入家
中一、而陰陽師兼親無二左右一參入着レ座、男共可レ告也、
此由而不レ告、尤不覺也、巳刻、範貞來問レ之、申狀如二
去夜一仰云、申旨具可二書進一者、申云、退下可二書進一、仰
云、依二申狀一定二穢否之條一、可二奉幣一也、退出者可二遲
遲一、令レ申レ旨令二書進一、更以不レ可レ有レ煩、尙可二書進一
者、申云、乍レ候ハ不レ能二書進一、枉可二退出一、則電逐云
云、業倫今朝死去了、兼俊稱レ病不レ來、仍以二書狀一遣
問、申云、可レ爲レ穢、件骨卽烏咋レ之飛去了、此同問
レ之、申云、雖二烏咋飛去一尙可レ爲レ穢云々、此條範貞同
令レ申也、重兼俊之許遣問云、先例腰已下二足、尙有二
不レ被レ用レ穢事一、何況六七寸骨、豈可レ爲レ穢哉、申云、
雖二六七寸一於二生骨一者可レ爲レ穢也、先例如レ此、近則
神宮有二申事一之時如レ此也者、今日奉幣留了、由祓幷

二百四十

自二河原一立之儀同留了、陰陽師穢之故也、召二遣光經一、
了、穢一定了、仍爲レ遣レ觸二辨之許一也、此次可レ示二子
細一、依レ爲二淨人一遣レ召也、今日範貞注進之狀、如二參上
申一、頗不二分明一、
廿四日、早旦光經參來、余云、遣二辨許一云、穢出來且ハ
兩明法博士申狀如レ此、先例或奏二事由一隨二御定一、今度
嚴重神事之間、就レ重可レ爲レ穢歟、且又北上可レ被二相
計一、抑、此上卿再三雖レ令二辭申一、度々有二勅定一、仍奉行、
殊以恐申、加之、穢出來了、尤可レ被レ仰二他人一歟、凡旁
故障等子細示遣了
廿五日、早旦光經來云、只今相二逢兼光一、申二子細一了、
申云、早可レ申二殿下一、院等二云々、又云、公俊事、先日仰
旨申二殿下一了、尤可レ然之由有レ仰、仍下二知官一了者、
明日可レ奉レ渡二竈神於此第北町一、而北大將軍方、仍女
院御所南御倉傍（自二余家一當レ西）申請、可レ安二置之一、而明日尙
爲二穢中一、仍廿九日（晦日也）可レ奉レ渡之由仰レ之、神祭同件
日可レ有二吉日一也陰陽師勘申也、
廿六日、奉レ置二文書一之所、一切不二開闔一也、今日大外
記賴業與人進二二字一、依レ穢不二參入一也、
廿八日、穢至二今日一、

廿九日、今日修祓、穢過日爲致潔齋也、此日申刻許、自兼光許送使者云、上卿御辭退之事、先申殿下之處、可奏之由有仰、仍奏聞之處、仰云、他人無可奉行之人、尚可令奉行歟、且又殿可被計申者、申殿之處、任院宣可令申由有御定、仍穢日數過了、今朝可參啓之由、存知之間、去夜七个日之服氣出來了、(故資賢女、)仍勿論且以使者所令申也、可有忩沙汰之文書所令進也、

一大宮司公俊辨申、外宮修造遲怠事、(副次第文書等、)

一祭主親隆卿言上、禰宜等宣旨請文事、(去夏比馬蚫事出來、仍宮番直之做、可科下被之由被宣下、又任御下知可祈請之由、被仰下事也、)

已上可覆奏文、

一內卿言上、內宮正殿以下差檜皮葺萱等、烏群集頻昨拔事、(此事奏否之條不示送、又無仰詞、仍遣問了、)

一薗田御厨事、神宮陳狀等也、(副次第文書、)

仰任度々綸旨、於〔官〕底令遂對決、(是又不注遣仰詞、仍同遣尋也、)

又云服暇之由觸遣頭辨了云々、

答云、服事尤不便、文書等賜了、仰詞等早可注遣者、送書狀於頭辨許云、神宮辨兼光故障之由、觸申旨示送、其間被仰誰人哉、依不審所尋申也、返事云、未承及長方服日數內也、仍觸他職事歟云々、仍則以件返事、遣兼光之許云、頭辨如此令申、令觸他職事者、早問其人可尋之、又仰詞等可注送者、

酉刻許大夫史隆職來、依遣召也、呼前仰雜事、此次申事等、

一公俊請文事、未修之所分、追修造之注文副進之、而見合先日覆勘文、未修之所々之處、不及九牛之一毛者也云々、

余仰云、件請文且可覆奏也、但扶木事又被尋問之件條宮司禰宜等請文進覽之時、一度可有沙汰事也、而件事爲奉差扶木之實檢使、史生二人下向之時被加仰了、而奉差扶木之間、可經日數、〔仍〕件請文到來遲々歟、來月々次祭、宮司尤可備其事、去九月祭嘗祭之時用代官了、今度又沙汰懈怠之間、宮司不候合之條、尤可有神慮之恐歟、件請文且史生上洛以前可令進之由、可仰遣祭主卿之許歟、此事早速有沙汰、尤可宜歟也、

隆職申云、尤可ㇾ然、早内々可二仰遣一也、又申云、於二凡之末修之事一者、宮司在京歟、又依ㇾ爲下被ㇾ問二一人一事上、直以書二宣旨一問二公俊一了、仍請文早速到來、於二扶木事一者雖ㇾ爲二同事一、沙汰已二重、禰宜等同可ㇾ申二子細一之由、被ㇾ牽ㇾ差二扶木一之次被二仰下一了、仍爲二彼一具一以二左辨官宣旨一、仰二遣祭主之許一之間、于ㇾ今懈怠歟云々、

一馬鞚事、被ㇾ仰下可ㇾ行二科祓一之由上了、件請文去比付ㇾ辨了、件事、外宮正禰宜各一人、不ㇾ令二加署一、疑若爲下當二番直一之禰宜上歟、是事承暦之火事之時、有二其沙汰一之刻、禰宜等令ㇾ結二小番一之由令ㇾ申、而或又禰宜ハ可ㇾ爲二長番一之由、已以分明、無二指宣旨一、任ㇾ意令ㇾ結二小番一之條、奇恠之由有二沙汰一、被ㇾ行二科祓一被二停止一了、何令ㇾ有二此儀一哉、此條尤可ㇾ被ㇾ尋事歟、

余云、一定令ㇾ結二小番一歟、將又若有二他隙一、不ㇾ令二加署一歟之條、先可ㇾ問之事歟如何、

玉葉卷第十 終

玉葉　卷第十一

自承安二年十二月
至同年閏十二月

〔承安二年　冬〕（十二月○安榮按、自十二月一日至四日、閏十二月他本重出、以屬異文、姑併載之、）

十二月

一日、乙未、終日雨降、早旦兼光返事持來、去夕所遣也、其狀云、（大内火事、御返事遇々、件火事、藻壁門（西面中御門末門也、）燒失之也、イ、）服假事、先觸遣光雅之許、始了、有可申沙汰之報、昨日重遣尋之處、依有産者、不能奏聞之由申送、仍申遣親宗之許了、又觸院之近臣泰經朝臣了、又昨日所送之文書等事、注折紙送之、其狀云、

一祭主卿言上、上野國園田御厨司、訴申新田莊司義重妨事、
仰、任度々綸旨、慥令遂對決、
一大宮司大中臣公俊、辨申修理遲怠之間事、
一祭主卿、辨申馬斃穢事、
件事、番直者可科祓之由、被宣下候了、而禰宜一人當番之由、本官相存候歟、尤以不便候、神宮式、禰宜長番之由、顯然候之上、承曆火事之時、正禰宜等令結小番之蹟、被處科了、其後不可爲長番之由無宣下云々、所行頗以自由候歟、
爲後日、申上子細候、

又示送云、去夜宮城西面門（談天門、）幷大垣二町許、燒失候了云々者、爲昨披差檜皮等事、不示左右、仍以書狀重遣問、深更使者歸來云、被向日野了云々、余驚火事之事參内、先是、晩頭可來、又仍明曉可遣尋也、

兼光故障之間事、令申沙汰哉否、幷其間可仰誰人哉事、又晩頭可立過事、以書狀云遣右少辨親宗之許了、辨事不示左右、晩可來由有返報、午刻許參内、依門火事也、（件門、非談天門、藻壁門云々、）禁中無人、申刻歸宅、秉燭之後、藏人右少辨親宗來、余相逢、問辨之間事、答云、兼光去夕雖觸遣服假之由、忽可奏聞之由不示遣、仍只承此由許也、更不能申沙汰、但今朝於御前、粗奉及此事、頭辨長

方朝臣參上、以泰經朝臣、條々奏聞、此次泰經申云、兼光服假事出來了、日來奉行事等、(神宮役夫工事、文書事、住吉遷宮事、)何樣可候哉、仰云、日數不幾、其間暫可相待歟者、疑是頭辨令申沙汰歟、將以兼光申狀、泰經直奏達歟、左右之間不奏聞云々、申狀頗勿論、仍余云、於今者、只以上卿申狀可被奏達也、其趣神宮辨兼光、服假出來了、其間何樣可候哉、日數不幾、其後如元可令奉行歟、假雖然、彼故障之間、雖一日片時、文書上下事、可下知誰人哉、取御氣色、明旦可告者、又示云、神宮怪異事、有可下勘之文、而辨逆亂爲之如何、抑、長方朝臣、非日數之內也、重方所勞之後、出仕不輙、經房御堂事奉行、定被當其仁歟、隨又如此怪異事、雖片時不可遲怠、隨宜欲奉下如何、親宗云、尤可然、雖辨示定、不默止、早下給、可急勘上者、仍下給解狀了、(外宮、牝雞雄鳴事也、先日藏人佐光雅來下之文也、則下勘外記、而觸穢之間、空所送七八箇日也、)又可覆奏之文一通授之、宮司公俊辨申外宮修造遲怠事也、此事材木不法之條、又被問宮司禰宜等了、彼陳狀等到來之時、一度可有其沙汰事也、雖然、神宮事、不可經片時、隨又濫觴、

雖爲一事沙汰、已以兩端、仍隨進請文、且所覆奏也、以此趣加含了、(此事、職事兼光奉行也、然而自本所職事云、不被定其人、過彼服日數、忩可經數日、仍且所付親宗也、)馬驚事、此次雖可覆奏、神宮請文之中、有不審事、仍先爲尋問宮、暫以留之、園田御厨事、可下知之文也、仍辨被定之後可下也、隨文非急事、親宗退去了、

二日、丙申、物忌堅固也、未刻許、自親宗返送公俊外宮修造之間文書、仰云、相具彼請文等、重可奏聞云云、又仰云、辨事、可被計仰下候、暫可被相待歟由候也、入夜、兼光返事到來云、(兼光向宇治了、仍便者近邊所之間退去、)烏怪事、仰云、且勘例、且行御卜者、服暇之後、不懸手於文書之間、自然懈怠候了、爲恐々々者、明日可來之由、仰遣大外記賴業之許了、明日有無術之故障、可催進六位外記之由令申云々、

三日、丁酉、申刻、六位外記中原廣元參來、依物忌堅固、立門外、以職事信光、給烏怪解狀、仰云、可令勘申例之由、可仰賴業眞人、今朝賴業、注送宮城御門燒失之例、內々相尋之故也、

四日、戊戌、自右少辨親宗許、送牝雞雄鳴綴文、須持來也、無恠了、

未刻許、大夫史隆職、大外記頼業等來、余不相逢、隆職爲令沙汰神宮文書事所來也、頼業持來神宮怪異、（烏咋拔檜皮事、）勘例、（入筥、）以家司顯行進之、返給宮了、頼業退出了云々、此後隆職申云、先日所被仰下之材木事、宮司、禰宜小請文事、内々仰遣祭主卿之許之處、公卿責出可進之由、所令申也、又申云、軒廊御卜事、問日次之處、來八日十日宜由所令申也、辨未定之間、參上之次内々所申也、何日可候哉、仰云、雖一日可被急行事也、八日可宜、但辨未定、退可仰也、且令催縁事所司等、有何事哉、又仰云、馬鞍事、當番直幷馬主等、可科祓之由、雖被載宣旨、不見子請文狀、如何、申云、件條依爲一具、仰詞載宣下了、然而別差中臣下部等遣之、仍先々強不載請文也、件祓使中臣爲定上洛之由所奉也者、又仰云、件馬鞍事、神宮請文、内外宮彌宜各一人、不加着之、令結小番歟之由、兼光不審申、尤可然、但又依他故障不着歟、此條内々可尋問件使歟如何、申云、尤可然、早相尋可申上也者、烏怪解狀、遣親宗許了、留其例、且其於怱事者、雖誰人可被仰下、無陪辨歟、仍下之、此次、兼光除服可令出仕之由被仰下哉否、問遣之、如先日之御定者、暫可相待之、是兼光障之間事歟、然者如元可奉行之條、已以無異儀歟、」

十二月

一日、早旦兼光返事到來云、依大内火事、御返事遲々〔也〕（件火事、藻壁門、（西面中御門末門也、）燒失也、）示云、服假之由、先觸光雅、而有產者之間、不能申沙汰云々、仍觸遣親宗之許也、

又注送仰詞、（當田也、烏咋拔事、不承左右、）仍尙以書狀問遣了、深更使等歸云、被向日野了云々、余驚（怖カ）火事之事參內、先是、曉頭可來、又兼光障間事、令事沙汰歟、可被仰誰人哉之由、以書狀示送了、返事申云、申刻可參者、

余參內、無人、晚頭歸家、秉燭之後、親宗來、余相逢、親宗云、兼光雖觸遣障由、不示遣可申沙汰之由、仍只奉之許也、而之間、今朝於御前、粗承及候之樣、秦經以頭辨申狀條々事、令申之中、兼光服氣出來了、奉行事等、（神宮事、役夫工事、住吉遷宮事、）何樣可候哉、仰云、被

レ仰二他人一之體にて、日數以後、可二沙汰一歟、日數不レ幾之故也、此由承レ之許也、余不三申沙汰二云々、事頗勿レ論、仍余云、於レ今者、只以二上卿申狀一、可レ被レ奏二事由一也、其狀には、神宮辨兼光、七ケ日、服氣出來了、何樣可レ候乎、日數不レ幾、若可レ歸二奉行一歟、假又雖レ然、彼際之間、雖二一日片時一、文書（穢）上下之事、可レ下二知誰人一哉、可レ隨二御定一者、親宗曰、早奏二事之由一、可レ申二左右一、余又云、神宮牝鷄雄鳴事、外記勘二上例一了、於レ今者、可レ下レ官、而奉行辨穿寵、然而事不レ可二默止一、仍可レ被レ下二勘之一也、他辨等故障也、頭辨服日數之內、重方不二出仕一、（所勞之後、尚不二尋常一云々、）經房、御堂事奉行、無二便宜一歟者、親宗云、早〔下〕給、可レ令三下勘二者、仍下給了、又覆奏文一通授レ之、是公俊辨二申外宮修造事一也、此事扶木事、陳狀一度可レ有二沙汰一事也、仍取具テ、雖レ可三奏聞二、神宮文書、一日も不レ可二默止一、隨又雖レ爲二事一事一、沙汰已兩端、仍當時隨レ進二請文一、且可二覆奏一之由仰含了、（是昨日兼光所レ送之文內也、）馬䉼事、請文之中有二不審一、仍尋問之後可レ奏、又非二急事一、仍留レ之了、薗田事、可レ下レ文也、仍辨定了〔之〕後可レ下也、於二彼怪異事一、依二急事一且下レ之也、烏咋二披葺萱一事、兼光未レ示二左右一、仍不レ下レ之、親宗歸去了、

二日、物忌堅固也、未刻〔許〕、親宗送二消息一云、辨事奏聞了、仰云、暫可レ被二相待一歟、又於二急事一者、雖二誰人一可レ被二計仰下一者、又返二送公俊一事、文書相具、彼請文等、一度重可二覆奏一之由、依二御氣色一云々、返報云、文書返給了、辨事可レ存二此旨一也、〔今日、自二成賴卿之許一、供二送小記欠奏等七卷一也〕、今曉、遣二使於日野一了、入レ夜歸來云、兼光〔朝臣〕向二宇治一、仍持二向宇治一之由、遲々返事云、烏事、仰云、且勘レ例且行二御卜一者、服假之後、不レ懸レ手之間、自然懈怠、爲レ恐々々、仍則召二遣大外記賴業一了、返事云、明日有二故障一、〔仍〕欲レ進二六位外記一、如何者、

三日、申刻、六位外記中原廣光來、依二物忌一、立二門外一、以二職事信光一、給下烏咋二披檜皮等一之解狀上、仰云、給二賴業眞人一、可レ令レ勘二申例一者、賴業今朝注二送宮城諸門燒失之例一、內々、尋遣之故也、

四日、早旦、右少辨親宗之許、送二牝鷄雄鳴官續文一、未刻、隆職參上申云、軒廊御占事、內々尋二問日次一之處、八日十日云々、何日可レ被レ行哉、仰二八日可レ宜之由一、但辨未レ定下兼光除服以後可二出仕一之由上、被二仰下一者、

二百四十六

服日數、明日許也、自明後日可仰之、若又出仕遲々者、可仰右少辨親宗也者、且可催縁事所司之由仰了、又馬瑙事、神宮請文、不載科祓事、如何之由〔問之、申云、件事宣旨加載了、仍引〕載其狀、然而、別々差中臣、卜部各一人遣之、令祓也、仍禰宜等請文、不載祓了之由也者、隆職且爲令沙汰文書等事參也、沙汰了退出了、又大外記賴業、持參鳥怪勘例、仍以書狀、遣親宗之許了、是且可被計仰之由有勅定、仍仰無障辨也、依急事、不待兼光也、此次兼光除服了可出仕之由、被仰下哉否事、今朝問遣之事所尋聽也、

五日、(己亥)早旦、持來親宗返事狀云、早可令下勘云云、又云、兼光事、依一日仰、除服可出仕之由令下知了云々、爰知、日數以後、兼光可奉行歟、則兼光之許、明日可來之由示遣了、但不示神宮事、至于今日、爲服日數之內之上、近代事、猶難一定之故也、返事云、今朝被下除服宣旨了、明旦除服、可參入者、入夜、藏人國行告送云、右中辨重方、可奉行神事之由被仰遣云々、(親宗奉事、)但神宮事、遷宮事、不聞披云々者、非無不審、

六日、(庚子)未明、送書狀〔於〕親宗之許云、神宮辨、如先日者、〔無示者〕兼光若可遷沙汰歟、今日可出仕之由承之、若如本可下知歟、而重方朝臣奉神事旨、粗以傳承、何事哉、(此事、重〔方〕雖不及問、近代事不審、仍所問也、)欲承分明之仰、仍內々所尋申也者、返報云、神宮辨事、今日可申定也、重方事、役者工事也、然而、令申有憚之由、(此返事者、又神宮辨事未定歟、若就先日返事、不問者如何、)巳刻許、送烏怪續文、凡勘上之文辨必可持來上卿之許也、就中、於大臣者可異他、公事之陵夷、逐日如此、但此人一切不辨知如此事、不足言歟、未刻許、自親宗之許示送云、神宮辨事、猶可被仰兼光也、十三日以後、可被仰他辨之由、御氣色所候也者、則左少辨兼光來、余相逢、下文書等、

一上野國薗田御厨事、(此文、兼光憚出來之時、所渡與之文也、非急事之上、辨未定之間、予令返留、)

仰任度々綸旨、令遂對決、

一志摩國越賀御厨事、(此文、親宗所下也、)

仰、同庄無指證文、任仁平宣旨、停止庄妨者、

又令覆奏文、

遠江國郡田御厨事、(此文、先日兼光所來覽也、而穢氣出來、又相續兼光假、雖須付他職事、非急事、仍相待兼光〔出仕〕所付也、)

兼光申云、昨日、被宣下除服可出仕之由了、仍今朝除服、先參院之處、〔以〕親宗被仰云、神宮文書事、役夫工事、住吉造營事、三ヶ條、如元可奉行者、令申云、嚴重神事、三ヶ事、一身兼行、深以恐懼、少々被仰他人宜歟者、親宗又仰云、然者、神宮文書事、可被仰重方、而至于來十三日、有不淨事之由、所令申也、其間、可令奉行、早參上卿御許、可受取文書〔等〕者、仍所參仕也、余仰云、軒廊御卜事、來八日可申行也、可催緣事所司之由、可仰官者、此次、余、辭申此上卿之間事問之、申云、先申院仰云、殿下可令計申給、者、申殿下之處、他人可被仰之人候ハ、被仰尤可宜、又無可然之人者、如元奉行、何事之有哉者、欲申此旨之處、假出來了、仍不申沙汰者、余云、如先日使者申狀者、如本可有御奉行之由、有院宣、其旨申殿下之處、早可申此由之旨、被仰下云々、今被示〔之〕旨、已以相違如何、兼光云、使者僻事也、但件事、院仰未分明云々、又兼光申云、馬驂事、神宮存旨、尤不審、何樣可候哉、余〔仰〕云、件禰宜等令結小番之條、實否如何、祭主卿在〔京〕又使爲定上洛、被科祓之蠲、可注進夾名之由、可被下知歟、其後一度可奏聞也、又不藏件祓蠲之條、隆職雖申先例之由、尚不穩便事歟、但爲恆規者、非此限如何、兼光申云、暫下給件文書、可尋也者、仍馬驂請文下給了、一度可覆奏故也、明後日八日可有軒廊御卜之由、仰遣大外〔記〕大夫史之許了、

七日、辛丑、自夜雨下、未刻許、右少史行元來、奉行史也、申明日官寮參否散狀、其中、中臣官人不注之、仍問事由、申云、自神祇官催之間、官不知給、但不可事闕之由、彼官所令申也者、令仰云、今注申之中、卜部官人、已裁於神祇官人者、中臣卜部、皆奉官所催也、而藏卜部、不入中臣、申官不知之由、尤不當、申云、仰旨官可然、自神祇官隨注申所申也、而中臣官人者、散狀懈怠之間、依可遲々、且所申也、更不可事闕之由所申也者、又申云、雖甚雨可有御出歟、仰云、急事御卜不可依雨、但於暴風雷雨者非此限者、又中臣官人事、慥致沙汰、臨期及闕如者、可爲奉行史之過怠之由、仰了、

八日、壬寅、天晴、此日軒廊御卜也、未刻參內、閑院第、於陣

腋一、招二左少辨兼光一、問二官寮參否一、申云、皆參、次着二陣奥座一、以二官人一、召二左少辨一、辨來二奥座一、余仰云、伊勢事御卜候之由、可レ奏者、兼光歸來、仰云、聞食、次余移二外座一、（此間、宰相中將實守、着二橫切座一、）召二官人一仰云、隨身之所レ持之文書取テ參レ、即官人持二文書一、置二板敷端一、（件文書、路之間、入二車中一、三ヶ條、怪異解狀、外記勘例等、卷二籠一禮紙一、結レ中、）余取レ之置レ前、此次仰二軾可レ敷由一、則置レ之、次以二官人一召レ辨、兼光來レ軾、仰二座可レ敷之由一、次掃部寮、敷二座於陣小庭一、（依二其地狹一、逼レ砌敷レ之、下敷レ筵、其上敷レ疊、官寮兩座之間開レ之、但下筵ハ敷連也、如レ恒、）次召二外記一、仰云、神祇官サ陰陽寮等、可レ罷二寄座一者、次官寮官人參着レ座、神祇官、（權大副卜部兼與、（四位）權少祐中臣爲定、（五位）、權少祐卜部兼衡、（六位、宮主也）、東上南面、）陰陽寮、（頭賀茂在憲、助同宣憲、圖書頭同周平、掃部頭安倍季弘、（已上四位）、權曆博士賀茂憲定、（五位）、西上南面、）置二水火等一之後、余正レ笏、（不レ向二座奥方二也、）召云、爲定朝臣、（依二五位一召レ名、依二伊勢事一、召二中臣一也、）爲定經二座後下等一參レ軾、余置レ笏給二文書一、（不レ撤二結紙一也、）仰云、吉凶卜申セ、又牝鷄御占別可レ書レ之者、爲定徵唯復座、次召云、陰陽頭朝臣、則在憲來レ軾、（經二兩座間一、）仰云、伊勢太神宮正殿以下、差榆皮等烏咋拔事、豐受宮犬死穢事、同宮牝鷄雄鳴事、吉凶占申セ、又牝雞事可レ書二別紙一之由、同仰レ之、在憲朝臣、稱唯復座、（牝雞事、光雅奉行也、今二ヶ條、兼光奉行也、仍各爲レ令レ付レ之、可レ書二別紙一之由仰レ之也、或又雖レ爲二兩職事之奉行一、付二一人一恒例也云々、）次各占卜之時剋差移、此間、兼光持二文書等一來二膝突一、余取レ之披見、可二覆奏一之文等也、去六月、內大臣爲二公卿勅使一、參宮之時、條條訴訟令二言上一、各有二其沙汰一之中、且三箇條奉二請文一也、則示下可二覆奏一之由上、返二給之一、又進文披見之處、依二馬斃事一、被レ〔科〕レ祓之者夾名也、是先日禰宜等令レ結二小番一之條、依レ有二事之疑一、仰下可レ進二夾名一之由事上也、今已正禰宜一人依レ當二番直一令二祓淸一了、令レ結二小番一之條、已以實也、尤非二穩便一、兼光申云、件事、神宮請文、可レ令レ注二申馬斃之由緖之旨一、被二宣下一了、尙不レ載二其事一、仍返二給祭主一了云々、（此請文、先日覽二上卿一、而依二此事等不審一、返二給官一也、）余云、件請文、令レ進之時、一度相具可レ進、其時可二覆奏一也、又下二宣旨一枚一、大中臣清定令レ補二御服機殿修造使一了、而有レ障、被レ罷二其職一、故障已過了、如レ元可レ被レ補之由、申請申文也、余結申、辨仰云、令レ勘レ例與、余則文卷返下レ辨、辨又結レ之、仰詞同レ前、辨徵唯卷レ文、辨又申云、瀧名御厨論人等申狀、被レ下二法家一、可レ勘二理非一之由被二仰下一了、仍自レ宮下二知上﨟博士兼俊一之處、數日取二籠文書一、注二付樣々之事等一、稱下有二所勞一、不レ能二勘申一之由上、返上事、尤奇恠、然而依レ不レ可二默止一、下二範貞一之處、申云、無二指故障一

之、兼俊辭申之條、尤可レ被二尋問一、尙範貞可三勘申一者、可レ隨レ仰者、官申云、兼俊申狀次第不二穩便一、爲二傍輩一、向後尤可レ有二其沙汰一者、余仰云、早申二殿下一、又可レ奏二事由一者、兼光退去了、良久之後、名成二勘文一、先爲定入二卜形、幷本解於板宮蓋一進レ之、余取レ文返二給蓋一、次在憲朝臣持參之、(借二用神祇官宮蓋一、)同取レ文返二給給蓋一了、官卜形二通、(一通牝雞事、一通今二ケ條也、爲レ先二太神宮一書レ之、不レ依二怪異日月次第一也、)寮占形三通、(三ケ條、各別書レ之也、)官寮所爲相違、雖レ非レ無二不審一、先例或書二一紙一、或書二二紙一、共爲二恒規一、仍强不レ尋二問之一也、余各委見レ之、牝鷄事、本解卜方等卷二加之一、別置レ之、二ケ條本解、(在二外記例一、)如レ本卷結レ之、卜形三通、(一通神祇官、二通陰陽寮、件二通卷二一通紙一、仍凡爲二二通一也、)幷三通、座前置レ之、召二外記一仰二宮可一レ進之由一、則持參之、入二件本解占形等一、召二兼光一付レ之、仰下可三內覽奏聞一之由上、兼光云、今夜不レ可レ被二返下一歟、而至二于歸參之期一、可二令レ候レ陣御一歟如何、余云、今夜不レ可レ下者、早可二退出一、兼光退去了、次又以二官人一、傳下仰外記可レ持二參宮一之由上、小時、外記持參之、余入二牝鷄占形、本解例等一、以二官人一尋二光雅一、歸來云、不レ候云々、仍召二外記一賜レ宮、仰云、可レ持二向藏人右衞門權佐〔第〕一、依レ爲二本奉行之人一、可レ付二被人一、而當

時不レ候、仍所レ遣也、慥罷向可レ示二此由一者、外記稱唯退了、次余自二官寮一、各起レ座了、次掃部寮撤レ座了、次余起レ座參二御所一、(先レ是、實守起レ座了、)余於二鬼間邊一、召二兼光一仰云、祭主卿在レ京云々、外宮修造之間、幷扶木事等、尤可レ被二尋問一也、而無二其仰一如何、雖レ然、早申二事〔之〕由一、可レ召二問之一、且者去春扶木之間、祭主聊非レ無二過怠一歟、爲二總官之身一、神宮中事一事已上、尤可二尋行一也、申二不レ知之由一、頗不當歟、且又公俊修祓勤否之條、當時事危之條、旁尤可レ被二召問一也、來十一日可二下向一、明旦申二殿下一、可二忩沙汰一者、兼光云、尤可レ然事也、早申二殿下一、隨レ仰、則於二殿下一召問、可レ申二上申狀一、明後日(十日)、相二具隆職一參上、且可レ致二文書之沙汰一者、余退出之次、逢二邦綱一、退出了、余參內之間、自二別當成親卿之許一、以二檢非違使朝忠一示云、近日、京洛狼藉、仍可レ行二夜行一之由、殊被二仰下一、九條殿御領之中、令レ書二夜行一之間、住人等暗令二削除一了、事尤不二穩〔便〕一、何樣可レ候哉者、答云、此事一切不二聞及一、無二左右一令二削除一之條、尤奇怪、早可二尋沙汰一、但此事先年有二沙汰一之時、故法性寺殿殊被二申入一被二免除一了、仍其後一切無レ勤二如レ此事一、只於二夜行一者、別シテ所

レ被レ行也、此御領内如レ此使等亂入之條、一切不レ候事
也、此子細令レ聞食一之後、尙以二新儀一可レ被レ破者、隨二
御定一可レ有二左右一事歟、先一旦、可レ申二此旨一者、此
事云三合邦綱〔卿〕一之處尤不便、早以二別使一可レ觸二大
理一之由所レ示也、抑今日軒廊御卜經二時刻一之間、與二
實守卿一言談之次云、前大納言實定卿日記多相持云
云、其中一切不二披露一之記ハ、花園左大臣記八十餘卷
四條戸部記百餘卷、殊祕三藏〔之〕一云々凡此外、漢家本
朝之本書、抄物、其數及二萬餘卷一云々、
十日、甲辰、早旦、送二書於兼光許一云、昨日被レ召三問祭主一
歟如何、又今日光臨之有無、問三遣之一、返事云、依二神今
食事一參レ院、及二午後一可レ參、昨日被レ召三問祭主一了云
云、酉刻許、祭主三位親隆卿來、以二季長朝臣一條々事
尋三問之一、祭主不レ居二公卿座一也、只候二中門邊一也、先例不レ昇二公卿座一、白河院御時有二沙汰一事也、
一公俊修造之間事、
申云、去年十二月晦比被レ補了、其後至二于今一、見二其
勤否之體一、不レ似三先之無二殊過怠一歟、至二扶木懈怠
之條一、尤無レ〔所〕二避申一歟、宮司、禰宜、又皆有二其
咎一云々、
一正禰宜等令レ結二小番一之由、有二其聞一、實否如何、若
〔事〕實者、承暦火事之時、有二沙汰一被二停止一之後、
若被二宣下一、可レ結二小番一之由歟、禰宜長番之由、或
文明者、若此條如何、申云、年來之間、禰宜等令レ結二
小番一也、不レ知レ始レ自二何比一云々、
一彼扶木事、　不法奇怪之由、可レ令三宮司、禰宜、工等
辨三申子細一之由、被二宣下一了、其請文等早可二召進一
歟、就二其狀一、公俊之過怠之有無、罪科之輕重、可
レ有二沙汰一也、
申云、件宣旨一切不二見給一、親隆上洛之間、於レ路參
着歟、昨日、男定隆自レ國申上之時、〔初〕奉レ及二件
申狀一、則付レ官了云々、
又申云、宮司尤可レ被二下遣一歟、爲レ令レ指二扶木一也、
仰云、宮司下向之間事、能々經二沙汰一被レ留レ之
歟、但尙宮司不二〔下〕向一者、奉レ差二扶木一之條、
無二先例一、不レ可レ叶者、定又有二沙汰一歟、其條如
何、
申云、件條強不レ可レ然、只於レ被レ宥二其罪一、同クハ可二
下向一之由令レ申也、依二宮司不一レ候、令二扶木遲留一、又
神事違例之條、一切不レ可レ候者、
一月水女忌事、

申云、只自二初日一計レ之、第八ヶ日朝、沐浴可二參入一也、止以後、過二三ヶ日一之條、不レ可レ然事也、但至二于第八九日一、尚有二其事一之人、止次日可二參入一也、
今案、相二逢兼康申狀一、但此申狀、相二叶江記一、又爲二中臣一爲二祭主一、神宮事、尤可レ據二此說一者、

一旬日齋日、參二所々一事、
申云、雖下有二堂舍一之所上、若ハ雖二尼法師御許一、於二公所一ハ、一切不レ可レ憚、但不レ入二堂中一者、又於二旬日一者、祓以後可レ參也、

一家中、輕服日數之內、除服人可レ入哉否事、
申云、不レ可レ入也、但自二脇門一、參二末々枝屋一、强不レ可レ苦、

一旬日齋事、
申云、御祓以前ハ、不レ可二御行一歟、又無二遙拜一者、當日齋可レ宜、自二先日一可レ止二女事一者、

一佛事沙汰、幷僧消息事、
申云、共以一切不レ可レ憚、雖二旬日齋月一、更以不レ可レ憚、但於二不吉事一者、可レ被レ憚レ之、

亥刻、自二兼光許一、送レ書云、欲二參入一之間、神今食幣物闕如之間、依二其事一、幷復辟事一、度々往反之間、不二參上一、且所レ令レ申也、官申狀如レ此者、其狀、定隆宣旨請文也、可レ奉レ差二扶木一、而本宮自レ本所レ令レ申者十二本也、而木工寮今二本可レ被レ加之由所レ申也、又注文如レ此、就レ之問二次第日數一之處、可レ經二十餘日一、仍增二人數一、可レ縮二日數一之由令二沙汰一云々、又扶木事、先例被レ勘二下日時一哉否事、被レ問レ官〔之〕處、不二分明一云々、
予答二申事之由一、隨レ仰可二下知一歟、又凡扶木事懈怠之由、仰二遣之一抑、公家聊有二御風氣事一〔云々、〕兼光所レ申也、

十一日、乙巳依二旬日一、沐浴解除、今朝遣二消息於邦綱卿許一云、御前邊御風氣之由奉(承カ)レ之、御有樣如何者、返報云、昨日申時許、有二御咳氣一、今朝御減、又今日申時許、頗不快御者、

十二日、丙午晩景參內、勞二風病一之間遲怠也、相二逢邦綱卿一、又女房等云、今日別事不レ御者、兩日不豫御之時刻過了云々、近日上下咳氣更發也、偏其御事歟、少時、兼光參上、余召寄、神宮上卿辭退之間事相尋、未二奏聞一云々、兼光申云、一日召二問祭主親隆卿一、申云、公俊修造之爲體、猥勘使定令レ申歟、但隨レ分有レ勤之由所レ承

也云々、又去春扶木不法事、其間有二卅日穢氣一不レ能二參宮一、總於二祭主一者、朝夕不二參宮一之者也、仍其間事委不二知給一之由陳申云々、又當時正殿事危事、今度被レ差二扶木一者、强不レ可二事危一歟云々、已上申狀申二殿下一了云々、一日下官之所レ申之者、申二攝政一尤可レ然之由被レ示、仍所二召問一云々、〔又云〕、明日參上、可レ見二文書等一云々、余云、必可レ被レ召二具隆職宿禰一〔者〕、余退出之間、光雅來云、一日御占形奏聞了、〔仍〕欲二持參候一也者、余云、可レ給者、光雅取出與レ之、依レ無二便宜一、不二結申一、間二仰詞一、卽取三出自二懷中一與レ之、余給二前驅一了、其狀云、且注三進神事違例不淨一、且任二御卜趣一殊所謝者、退出之後、光經可レ來之由遣召了、

十三日、（丁未、）信範卿來、余相逢、談話良久語二舊事一、此次談云、去比、於レ院前大納言實定卿物語之次云、去豐明宴會內辨殊神妙之由承レ之、再三被二感歎一云々、申刻許、左少辨兼光來、（此間、信範在レ座、）呼レ前、兼光下二宣旨一、

一官寮占申、祭主卿申內宮正殿以下差檜皮烏咋〔拔〕事、

一同占申、同卿申外宮犬死穢事、

已上仰、且令レ注三進神事違例不淨不信一、且任二御占趣一、致二祈謝一者、

一大中臣淸定申レ障、以後如レ元、被レ補二神服麻績兩機殿修造使一事、

仰、任二結文一、依レ請者、

余披三見之一、相三加牝雞卜形本解等一下レ之、件仰詞同レ〔上〕、兼光結申如レ恒、此次、兼光申云、神宮上卿辭退事、〔今日〕院中被レ問之間、不レ能二申進一、追可レ申云々、隆職來、爲レ令レ沙三汰文書等一事也、兼光相具終日沙汰、兼光等申云、此文書大略皆可レ候レ官之文也、然者、申二事之由一可レ有二沙汰一歟、余云、先撰下調可レ有二沙汰一之文、不レ可レ有二沙汰一之文等上之後、可レ申二事由一、抑、左大將上卿之時、少々文書等、被二撰退一之由聞及如何、申云、件文正文等也、依二本主望申一、返給了、此外無二沙汰一云々、余云、代々相次傳來之文書也、恐臣上卿之時、稱二下官一之條、非レ無二思慮一、於二事切文一者、尤可レ下也、於二未斷文一者、暫可レ留二上卿之許一也者、兼光云尤可レ然者、今日大略撰分了云々、仍一日參上、委可レ取二目錄一云々、

余問云、兼俊事如何、兼光云、申二殿下一奏聞之由一有レ仰云々、而便宜不レ候、未レ奏二聞都田御厨事一、同可レ伺二便

宜、來十七日可出御自蓮華王院云々、余仰云、皇
嘉門院伊賀國御領等役夫工事、
〔當時被半減了、而其上尚所存所濟之外、如申請
可被減之由、所被申也、凡此御方御領等、沙汰之
最前、少々可抽申之由有御定、而併可令勤仕旨
申請了、其上非法過分事、可有裁許旨、所被申
也、隨又有勅許、而於此庄々者、最勝金剛院領也、
從(○從一作泥)此所濟、佛事斷絶之間、追被申此旨也、偏
非被優免、可被減其員也、更重奏此由、可申
沙汰歟、(○安榮按、當時以下至同十二月二十九日九條本間有脫文、今據他本悉補之、)
抑如被申請、被減之上、重被申此旨條、以恐
申而依爲堂事乎、所被申請也、可存知此由
者、兼光退出了、信範又退出了、
兼光又云、神今食上卿花山院、參議賴定、少納言斷家、
又復辟事、來廿二日、作者永範卿、可有御拜賀云
云、前駈廿人、扈從公卿五人、殿上人少々云々、
今日、信範云、殿中將近日可被拜賀云々、又平胡
籙、弓不被相持、候子御所、可被申請、是明年
朝覲行幸供奉料也、
申云、此條一兩凶徒之所爲也、爭庄御定哉、早可令
執行、(○自申云至下文拜殿造給、九條本收十三日條末、而他本無所見、)
一欲凌礫氏院雜色事、
申云、此事已無實也、若有非常之心、如此被下向
之御使可申子細也、何與凡下之者可致口(敵カ)反哉、
一尙不召進張本、不令進僧綱者、可沒官所
領、又承法相一宗僧徒官途昇進可斷思事、
申云、一宗之滅亡時已至歟、不可依惜申、只任天
運、但一事無過怠、其上如何、先此申上被申上之
後、可有左右事也、於奉乖勅定者、不可遁申
罪科、如只今者、一切無過怠、爲之如何、(已上院宣、)
一長者宣云、大衆尙蜂起之由聞食、早可止之、何故
哉、
申云、山門可寵寄由風聞、爲對面也、
一　不可押領多武峯領事、
申云、去比衆徒書起請、籠御社、其中書載此事了、
定有風聞歟、然者無禁制之仰以前、更以不存事
也、但於惡僧等之所知者、可成荒廢之地之由、
令下知了、於佛性燈油者、爭致其妨哉者、
一可被造多武峯諸堂事、
申云、於聖靈院幷靈塔者、早可被造立、於妙樂

寺一者、一切不レ可レ被二建立一、是惡徒衆會之所也云々
者、
爰光長申云、此條如何、如レ本可レ被二造立一者、爭可レ被レ除二妙樂寺一哉、一之所之間、多武峯之解狀及怪異之時御占形等、載三妙樂寺所二言上一之由、凡殿中氏院皆不レ稱二多武峯一、只以二妙樂寺一爲レ號、無二件寺一者、多武峯又如レ無歟、今如二衆徒申狀一者、已乖二長者宣之本意一如何、
僧綱等襲應云、此條衆徒申狀、以外僻事也、不レ可レ申云々、大衆尙不二承引一、吐二喧嘩之詞一云々、
此外大衆訴申云、別當僧正解官停任、幷被レ止二寺務一之論、法相僧綱已下併被レ止二公請一了、是已非二先例一、承保、天仁無二如レ此之沙汰一、今度之刑可レ謂二過法一、若是依レ燒二失靈堵廟院一歟、此條偏專寺所爲也、證人證文爭不レ被二信用一哉、縱又雖レ爲二當寺之所行一、不レ可レ及二此罪科一、先條如レ令レ申、延曆寺燒二失薗城寺一已四个度、雖レ爲二一宗各別之所一也、不レ恐二朝章一之條、豈非二謀叛一哉、又燒二拂清水寺一過、我與下攻二多武峯一之罪上、故何者、清水寺者、洛陽之畔、仙洞之傍、王化滅亡、只在二此事一、是又一切無二懲肅之法一、就レ中於二今度事一者、源起レ自二妙樂一、延曆兩寺之暴惡、非二於七大諸寺之過失一、而所レ被レ行之罪偏在二當寺一、謂其愁鬱過レ居二心肝一、此上猶可レ被レ弃二三論法相之學徒一云々、宗佛法滅盡在二此時一、具達二天聽一者、我君爭失二道理一哉云々、十六日歸洛、卽參二殿下一申二此由一、爲二御使一參レ院、付二重方一傳奏、仰云、衆徒申狀一々聞食了、僧綱可レ令二參洛一事、所司寺務不レ可レ妨事、已上兩條尤以神妙、廟堂靈堵等、本寺僧燒失事、暗難レ知二眞僞一、早可下召二進證人一被上レ尋二子細一之後、可レ有二沙汰一、重可レ被レ仰二遣此趣一者、歸參二殿下一、申二院宣旨一了、仍爲レ仰二遣子細一、被レ召二遣興福寺所司一了云々、又語云、去十日家司長親下二向多武峯一、檢下知可レ奉二安御體一之所上、中乃寺是也、其所異樣無レ極、更以不レ可レ叶、而經藏適免二餘焰一、承保安二置講堂一、今度奉レ安二經藏一、尤可レ宜之由申二上之一、仍件所レ加二修造一、去十五日、爲綱爲二家司奉行一、奉二安置一了、拜殿造給、

右承安二年戊辰秋冬此一册者以三緣院道敎公眞跡松殿右幕下道昭卿被書寫之畢墨付八拾三枚

慶安二年己丑正月仲旬　陶化翁〔花押〕記之

十四日、戊申、自一昨三箇日、建春門院、密々三箇日被參籠八幡云々、近代之事如此、太見苦事也、

十五日、己酉、參女院御方、今月雖爲齋月、於參貴所、更以不可憚云々、是齋主親隆所申也、

十八日、壬子、今日、源中納言雅賴來、數刻談、入夜歸了、

十九日、癸巳、入夜藏人國行來云、內聊有御不例事云云、

廿日、甲寅、早旦參內、依聞御不例之由也、申刻許退出、今日、故攝政殿中將拜賀也、可被來下官之許之由、信範卿兼所告送也、仍頗致用意、秉燭之後被來臨、家司（四位）前和泉守季長朝臣申次之、予出居客亭、中將於中門再拜之後來着、（殊不議定、只尋常上達部座也、）則引牽出物馬、（仁平）前豐前守能業、（藏人五位、束帶、）隨身番長重武、（褐衣冠、）等牽之、（隨身下﨟立明、）兩廻之後引出、（須三返也、然而依略事、二返而令引出了、）於中門下、前駈季佐光兼等受之、一人可受取也、二人受取、失也、此間給隨身腰指、政所沙汰也、下家司給之、今度、下家司皆所勞、出納參役不可爲例、太奇怪事也、臨時客等之時、諸司官人取之、如此數事不然也、四人各六丈國絹一疋也、則被參女院御方也、口共信範卿、顯信朝臣、（先々、公卿不居從、信範依彼乳母夫、殊爲扶持歟、）前駈三人、先例也、（信國、光兼、季佐、）抑引馬人、不檢得先例、只今案所爲也、寬治二年知足院殿、少將中將等拜賀之時、被參大臣家、（堀川左府、六條右府、）各雖被引馬之由、不記子細、故法性寺殿不向大臣家、宇治左府被向花園左府、其例又不宜、寬治五年正月十六日、知足院殿三如拜賀、被向大臣家、各被馬䭾、諸司勞五位、並衞府等也、今度雖可追彼例、彼者依爲公卿有答拜、又被儲其座、仍准臨時客等例引之、今度不相叶、只隨身布衣烏帽可引之由、相存之處歟、然而事頗凡卑、仍各令着冠也、自今以後、尙尋勘先例、可爲隆也、今度、殊依有饗應之志、撰英花之藏人五位、令引者也、拜賀次第、內、院、下官、女院、皇后宮、白河殿云々、不被參攝政許、尙依存故殿宿意也、

廿一日、乙卯、爲犯土、向賴輔朝臣甬家、此家北町被立僧房也、

廿二日、丙辰、申刻參內、入夜攝政殿被參、今日吉書奏也、右中辨重方候之、余於閑所容任見之、抑、今日可有復辟也、而俄延引、來廿七日云々、其子細問兼光、申云、去夜、俄明年自（叙カ）叙位儀、可有御前議云

云、因之、今夜有復辟者、官奏之條、頗以有煩、依不可有准攝政儀也、是天永例云々、此事太以不被甘心事也、寛仁、寛治復辟表各兩度、相加三上表五度也、則被收之、其後有准攝政之儀、隔一年、復辟之後、第三年、自(ヨカ)除目有御前議、天永知足院殿無准攝政儀、是白川院御今案也、彼例已最吉、仍大治、久安如此、次年有御前儀、今度、自讓位之始、偏被逐寛治嘉例、而至此事、被弃寛治、被用天永、如何、就中於天永例者、大治、久安被逐用、卽不吉、仍御元服之時、此沙汰出來、隨又八歲踐祚、十一歲御元服、次第已相叶寛治例、忽弃吉例之條、太無由事也、如此事、如時忠之所行也、君不知食子細、人又不令申實、衰世也、又天永後復辟表、只一度也、寛仁度也、今度尤可被逐寛治例、但永祚又一度也、何事有哉、今日、參內已前、兼光之許、送外宮修造口(脱カ)撥勘使大中臣定隆申狀、披見之處、去十六日、奉差植木了由也、返事云、更可奏、但官使參洛者、神宮請文可有之、如何云々、於內裏兼光云、官使持請文、今一兩日之間、所參洛也、且使所走參也、相俱彼請文可奏也、且其旨申殿了云

云、余退出之次參院、

廿四日、(戊午)南都衆徒蜂起云々、其事趣、伊賀國住人與春日神人有鬪諍事、而之間、神人被殺害了、仍件輩可被行罪科之由訴申、無裁報、送日月、因之、大衆可上洛由有其聞、去廿一日、光長爲長者御使、下向南都、爲留上洛也、昨夕歸洛云々、今一兩日延引、尙遂可上洛云々、件殺害神人之輩、重盛卿之家人云々、頗依執申無沙汰云々、大衆之訴、道理之又道理也、

廿五日、(己未)自攝(兵カ)政之許、被送多(○多下恐武脱)、峯占形、御墓鳴動之餘、歲當也病事云々、職事能業爲使持來也、

廿六日、(庚申)

廿八日、(壬戌)昨日、攝政復辟云々、秉燭之後、作者永範卿參上、淸書伊經、(伊行息、)書損之間殆遲々、亥刻有上表之儀、(使左少將顯行朝臣、)勅答、(使右少將泰通朝臣、作者兼光、大內記病、仍儒者辨作之也、)其後拜賀、先院、次內、有宿侍者、元是勅答之後、先於家有吉書等、

官方重方、藏人方親宗、政所兼光云々、前駈十二人、(永久例、寛治廿人、仍初其定被催、而被改天永儀之故、減其數了、)雇從公卿、中御門中納言宗家、源中納言雅頼、花山中將兼雅、三位中將兼房

云々、此外、民部卿親範、大貳重家等雖候上表座、不屈從云々、詔書、又兼光作之、今夜、俄其儀變、尙可依寛治之例之由、議出來、卒爾有准攝政之儀云云、上卿中御門中納言、被（〇被下恐有誤脫、）官外記、（官々奏事、外記叙位除目事、）是則十二歲復辟、十三歲被覽吉書、近來、院之外、更以無其例、件例頗以不快、仍忽又被歸寛治云々、自本中間異議、甚異樣事也、近代朝務如反掌、朝成暮敗、實此謂、

廿九日、癸亥、申刻許、左大史隆職宿禰來、植（扶カ）木官使參洛哉否問之、申云、去四日到來、即付辨兼光了云々、則左少辨兼光來、余相逢、來覽文等、

一植（扶カ）木事、（逆文書等、）爲覆奏返付了、

一馬鞚事、依爲光雅奉行留事、

一內宮怪異事、甘生事也、爲下外記留了、

一園田御廚事、爲覆奏返附了、

已上子細在目錄、

此次、神宮上卿辭退之間事問之、答云、付泰經朝臣申入了、御氣色不分明之由申云々、大略無許容歟、尙可相尋之由仰了、兼光申云、女院伊賀國御庄々役者公事、先日被申了趣、委申入了、有裁許被減云々、定員數可申云々、廣定不過廿石云々、其內、本所濟十三石之、（由カ）然者、今七八石歟云云、此次余問之、糟屋點地事、先日如仰詞者、可被下法家云、可被問注日也、而先日、權禰宜來云、可被下法家之由有其聞、此事爲無術事由觸辨處、爲上卿仰之旨、所令申也、如何々々、此事不實、辨云、件事於此御所、下隆職宿禰之間、僻事令申歟、隆職可下法家之由、下知旨所申也、今一箇條、御廚事、可被〔問〕法家、其條混合間謬歟、因之、件禰宜如此申也云々、頗無四度解事歟、如何、兼光此次語云、先日饗遲（由カ）御廚事、神宮之所爲、頗不當、仍返給了、其事氏行訴申院、爲泰經行被問兼光事次第令申了、其申狀之旨、以外事等云々、凡如此事之間、逐日如履薄氷也、不肖之上卿、太無答事也、入夜參女院御方、

閏十二月

一日、乙巳、天晴、參內、此兩日、御不豫平愈云々、但未浴御湯給、女房等所談也、邦綱卿語云、復辟事、去廿一日議出來、被問人々云々、（左大臣、左大將、前相國等歟、）各可

レ依二永久之例一由令レ申歟、但不レ聞二其申詞一云々、忽改二寛治之跡一、廿六日夜、明日復辟、則可レ御二覧吉書一之由、被レ定之刻、邦綱和悦云々、

抑、御元服之間事、偏可レ依二寛治一之由、事切了、而今始被レ改之條、子細如何、就レ中十二歳而復辟、覧二吉書一、十三歳而始被レ行二叙位除目御前議一了、是則久安之例也、其外更無二先例一歟、彼時、國綱爲二藏人一之間、粗所二覺悟一也、但不レ知二是非一、只依三不實所二申出一也云々、爰女房等猥可レ被レ忌二久安之例一之由骨張、時忠等又彌可レ然之由、被レ問二外記一之所、果以然也、仍又忽被レ復二寛治之例一了云々、本自被レ改二寛治一之條、未二曾聞一事也、左府等之申狀、太以異樣也、近代朝務朝成夕破ル云々、

光雅語云、廿七日復辟之時、酉日可レ覧二吉書一哉否事、其有二沙汰一云々、永久之例、廿七日復辟、廿八日覧二吉書一、是廿七日、依レ爲二酉日一也、今度則酉日也、而廿八日（○恐日字脫）次不レ宜、（○恐廿字脫）九日又同前、晦日頗宜、而晦日ハ吉事歟、仍有レ憚之由、在憲朝臣所レ申也、被レ問二左大臣一之處、申云、晦吉事、定有二先例一歟、依二酉日一被レ止二廿七日吉書一、即永久例也、乍レ見レ彼、倚酉日御二覧吉書一、不レ可レ然事也云々、仍被レ待二晦日例一之間、倚可レ依二寛治之儀一出來了云々、

親宗云、復辟之後、被レ宣三下准攝政一之由、上卿中御門中納言宗家云々、大治、久安、祖父殿親被レ勤二此役一、尤可レ被レ仰二他人一歟云々、頗可レ然事歟、然而余强不レ可レ捧歟之由答了、

光雅又語云、來六日内侍所御神樂、可レ有二出御一云々、寛治六年始有二出御一、（四年復辟、六年除目、始被レ行二成人之禮一也、）永久復辟以前出御可レ然、何例哉由奏レ院之處、此條强不レ可レ被レ遂二寛治一之由、左相府被レ申云々、又攝政同被レ申二其旨一云々、仍被レ用二永久之例一也、且五節帳臺御出來、雖二復辟以前一無レ憚二于御出一、内侍所御神樂只同前也云云、余之所レ案寛治同帳臺御出、雖下有二復辟一以前上内侍所御神樂御出、在二御前儀一、以後偏被レ遂二彼例一、有二何憚一哉、但永久之例、又最吉也、如レ此之程事、不レ有二大事一、何事之有哉、及二子刻一退出了、

二日、（丙寅）大外記賴業持下來先日所二下勘一之神宮怪異解狀、（副二勘例一、非二生事一也、）呼レ前仰二雜事一、多是叙位除目之間事也、此次、賴業語曰、去廿七日復辟夜、被レ宣三下准攝政一由、上卿中御門中納言被レ仰云々、

叙位除目雜事、令關白准攝政儀行云々、先例被仰除目雜事、寬治除目なとの雜事と被仰、而今度被加叙位字、頗違先例、仍內々尋頭辨之處、只任例可書下之由相示、仍存先例了云々、又被仰官之時、左大辨實綱召寄座前仰之、起座之後、實綱傾云、尙被下文書之時、可召寄歟、不然之時、乍本座可被仰歟云々、又云、宇治左府云、公卿分配、只經內覽、不奏聞之文也、是書右說也、而後日見東記之處、令奏聞、仍就彼說、令奏聞云々、是雖成人之時、尙覽關白、不經天覽之由、書右被執云々、又幼主御之時、奏聞文、不可奏聞之文、相交云々、宇治左府、並花園左府被注分云々、又云、諸司者、經廿年載勘文、外衞者、經十四五年載勘文、而近年叶年限之輩、併候院北面、或權門、仍各不載勘文、然間、纔至七八年之輩、皆載勘文、不便事也云々、

又云、一加階者、外記相計可載勘文去也、而近年自上被仰下、敢非外記進止云々、凡除新叙之輩、入勘文也、謂新叙者、可浴恩者也、仍暫被劉置歟、匪君達吏藏人巡年諸大夫等之類也、經廿年入勘文云々、

又云、大臣入勘文事、外記之所習、經十一年入勘文云、土御門右府、承保之比、被叙之時、天曆御記、十年而可叙一位之由、有所見、仍十年而雖不入勘文、以大臣勞被叙了云々、或又自第十二年入勘文云々、又云、大二條關白以大臣勞階、以息山井大納言後、下﨟勞年至之時、臨時被叙一位云々、又云、宇治殿始爲攝政內大臣時、可列左右大臣之上之由、被宣下了、後爲關白左大臣之時、可列太政大臣下之由、被宣下了、下等云々、是始則依爲攝政重任也、自是、關白攝政書位署事出來云々、昔不書之云々、是則以內大臣身、列左右大臣上之條、頗無其謂、仍書載攝政字改云々、後關白之時、下等之條、關白劣自攝政之上、又太政大臣爲重任故也云々、又或說云、攝政之時、除目叙位御申文、不書名字、用刻（○刻恐印誤）云々、關白之時、書長名云々、是等未知是非云々、又云、當時左大辨執筆之時、行瓦硯云々、經數刻退出了、

三日、丁卯晴、早旦、光雅送書狀於季長云、昨日欲參仕之處、爲院御使奔走之間、不參仕、今日又於賀

茂社一、可レ被レ行二御神樂一云々、爲二其奉行一參向、今日又窂暮了條、尤有レ恐云々、雖レ非二今日一、今一兩日之間、可レ來之由仰遣了、是爲レ奏二馬䮃事一也、光雅爲二本奉行之職事一之故也、

七日、辛未、四箇日御物忌也、閇門禁二外人一、入レ夜左少辨兼光來、余相逢、下二文書等一、具在二目錄一、又仰云、外宮植（扶カ）木之間事、攝政被レ奏云、今夜植（扶カ）木、無爲奉レ差之條、殊以神妙、但去春植（扶カ）木不法之間事、宮司禰宜等、其罪難レ遁、尤可レ被レ加二嚴刑一事也者、院宣云、件植（扶カ）木之間事、次第條々、罪科不レ輕、殊以可レ有二御沙汰一、其趣上卿可二計申一者、

下官申云、宮司禰宜條々過怠、尤可レ被レ加二炯誡一事也、沙汰之趣、偏可レ在二勅定一、但如レ此大事、假雖二是非分明一、先可レ有二仗議一歟、隨二其趣一、可レ被二計行一歟、

又仰云、都田御厨事、院宣云、此訴也經二年月一了、尤可レ有二沙汰一、但今一度可レ被レ問二國司一歟、將又何樣可レ被レ行哉、關白、幷上卿可二計申一者、關白被レ申云、及二群議一可レ被二裁決一歟、

下官申云、件御厨事、先於二御厨條一者、更不レ可レ有二異議一、國司稱二規模之證文一、保元宣旨、尙可レ爲二神領一由、已分明、永保、永久、保元、仁安、嘉應、五箇度宣旨炳焉、非二沙汰之限一、於下可レ便二補御封一哉否條上者、彼是申狀、各非レ無二由緒一、所詮可レ有二勅定一、但永保以後保元以往、傳二御厨一、一代而無下命レ濟二御封一之例上之由、見二神宮請文一、件條、證文有レ限、雖レ不レ及レ疑、殆尙一旦被レ問二國司一、何事有哉、其上可レ被レ行二仗議一歟、偖又度々被レ問二國司一了、於レ今者、於二官底一被レ注二分彼是申狀一、其上可レ被レ行二群議一歟、將只以二彼是申狀一、可レ有二陣定一歟、三箇條々間、宜レ在二聖斷一、

抑、仁安嘉應兩度可レ停二止御封一之由、被レ下二宣旨一了、其上雖レ不レ可レ及二異議一、被レ下二彼宣旨一之後、更可レ問二國司一之由、沙汰出來、仍於レ今者、只被レ尋二盡理非一、可レ有二沙汰一歟、

余問二兼光一云、明春可レ有二臨時客一歟如何、兼光云、被レ取二御氣色一、未レ奉二左右一云々、

又云、去夜、内侍所御神樂、依二閏月一無二出御一云々、余命二兼光一令レ奏云、神宮文等、代々相傳、數多在レ之、或未斷文、或事切書等也、於二事切了書一者、尤可レ候二官底一歟、可レ然者、少々可二

猶退一、又代々如レ此、傳二上卿之許一不レ動歟、可レ隨二勅定一、又神宮火事之間、諸道勘文等、在二職事之許一云々、尤召取、可レ被レ置二官底一歟者、兼光取更可レ奏也者、火事文書事、兼光申行也、理可レ然、仍所レ奏者、

兼光語云、來十四日可レ幸二法住寺殿一、十七日可レ有二還御一云々、若有二仗議一者、定其後有レ之歟云々、

又十二日奉二幣十二社一云々、余云、件次、若植(扶カ)木之間事、可レ被レ載二辭別一歟、兼光云、尤可レ然、但宮司禰宜等事、未レ被レ定二其罪科一、其事切了後、一度別可レ被レ申今(令カ)存レ之、且是寛治之比例也者、所レ申可レ然歟、但尙勘二見先例一、重可レ示也、兼光又云、今夜有二小除目一云云、是則近江守實範、殊寵之間、可レ被レ相二轉江州一、於二孰國一歟、信濃(前相國知行)、出雲(朝方卿知行)、等應二其撰一云々、未レ承二一定一、奉行親宗云々、即歸了、

又云、神宮上卿事、院仰云、申者尤可レ然、且ハ無心思食、然而無二殊故障一者、尙暫可二奉行一云々、

八日、壬申、大外記賴業來、依二昨日遣召一也、令三人傳二給荒祭宮恠異解狀一、(仰具二勘例一)、此次仰云、左馬允奉。(奉或秦誤、下亦同、)賴可レ入二勘文一云々、去春依二御定一被レ除云々、今年若無二殊御定一者、令二相稱一哉、爲二朝夕召仕者一、頻歎事也、令レ申云、去春無二別御定一、只注二折紙一、令二重覽一之處、可レ給レ爵蠲、被レ下二御點一了、件奉(奏カ)賴依レ漏二彼御點一、所レ除二勘文一也、而今年無二指御定一令レ除者、若被レ問二子細一之時、無(○恐脫所字、)于披陳一歟、大外記師尙、朝夕爲レ祗二候于御所之邊一者之間、勘文之得失、必被二尋問一云々、而之間、吹毛之咎、更以難レ遁難レ堪無レ極事也、然者、若被レ尋レ仰之時、依二御定一、令レ除之由令レ申、何樣可レ候哉、且者、先年大外記師業云、依二大臣家之仰一、令レ除レ之、有二先例一事也、又宇治左府之時間、有二此事一、如何、隨二内々之仰一、可二左右一者、令レ仰云、以二自レ此之下知一令レ除之由、尤無レ便事也、只去春被レ除二御點一了、仍若有二御優免一歟之由、存知之旨令レ申、如何、若事尙可レ無レ便者、又非二此限一、如レ此切之(○之恐々誤)被レ仰、尤有レ憚事也、且ハ可二相叶一之者、令レ申云、早可レ存二此旨一也、如レ仰可レ令レ申、若被二尋出一者、又可レ及二沙汰一事也者、

今日荷前云々、午後小雨、近日連々霖雨、世爲レ愁云云、

九日、癸酉、賴業眞人、以二六位外記一、勘二進荒祭宮怪異事一、

十日、甲戌、終日降雨、雷發レ聲、參二女院御方一、

十一日、乙亥、今日、依二旬日一沐浴、解除如レ常、女院御方
有二犬死穢一云々、仍閉二中門一不レ通レ人、而不レ知二案内一
之者、参二女院御方一、門内、不レ昇二堂上一、〇門以下六字恐注文、来二此
第一、然而依レ不二昇殿一、不レ為レ穢之、荒祭宮怪異解状遣二
辨許一、昨今可レ来之由令レ申、仍相待之間、遅々也、
十二日、丙子、陰晴不定、明法博士範貞来、依二昨日召一也、
尋問事等、
一甲処有レ穢、乙入二其所一、雖レ入二門内一、不レ昇二堂上一、件人来着之所、専
不レ可レ為レ穢歟、而神事之間、有レ異二他事等一、此条
如何、
範貞申云、雖二神事之時一、更以不レ可レ憚歟、不レ昇二
堂上一、一切不レ可レ為レ穢之故也、
一於二文書一者、古来無レ忌、但於下有レ軸之文並入レ筥之
文上者、可レ忌レ之云々、無二軸表紙一、不レ納レ筥之文、
被レ綴二三枚一、可レ憚哉否、如何、
申云、至二文書之条一者、無二指明文一、但於二巻軸之文一
者、憚レ之、於二消息一者、不レ可レ忌レ之、雖二両三枚綴一
レ之、至二消息一者、強不レ可レ憚歟、抑、如レ此御神事
之時、不慮之外、有下通二穢所之消息一之事上、於レ此可
レ有二此儀一、縦雖レ無二其忌一、神事之人与二穢人一、令
レ通二消息一之事、専不レ可レ然事也云々、
今案、所レ申旨所レ然、但両枚綴レ之、不レ可レ憚之由、
令レ申、有二不實一允亮勘事也、
一或書云、卅日穢、於二甲乙一者、其日数同前、至レ丙者、
可レ忌二七日一云々、此儀、理不レ可レ然、近代所レ用如
何、
申云、専謬説、更不レ可レ被レ用事也、
一軽服人、除服之後、日数之内、可レ従二神事一哉否、先日被二
尋問一之時、尚可レ有レ憚由令レ申、而允亮勘文云、除二
凶服一之後、可レ無レ妨二神事一者、随又先例不レ被二相
憚一、例太多、如何、申云、先儒之説、雖レ非二乖申之儀一、
尚日数之内、不レ可レ憚之由、更以不レ存二知之一、仍神
事之間、尚尤可レ被レ忌二避之一者、
一奪情従公之輩、指二何人一哉、
申云、重服之人、十三箇月之間、挙レ哀不二出仕一、而
被下可二服任一之宣旨上之後、従二公事一之輩、謂二之奪
情従公一、於二軽服一、専無二此儀一云々者、
一假令、服親死去之後、経二日月一、聞二付之一、自二聞初之
日一、可レ有二服限一歟、或半減云々、如何、
申云、於二重服一者、無二其假服之差別一、仍自二聞付之

日、全不滿本服之日數、於輕服者、假日數半減
之、（假令、卅日分、假ハ十五日、十日之假ハ、五日也、）至于服日數者、不可半
減、只自死日計之、自聞付不計之、
一先例、或重神事之時、可忌丁穢云々、如何、
申云、先例雖相存之、尚不可然事也、縱雖神
事、不可有丁穢者、
申刻參內、先參白河高松院、謁女房、於內裏、謁
攝政、今日、十二社幣也、是御不豫事、被謝申云
云、辨料諸國難濟、仍及秉燭、被立幣云々、上卿
實鄉、辨兼光云々、於南殿有御拜御束帶、攝政
着直衣被候、余存奉幣立之由、着直衣參內、
而未被立、仍隱候女房之中、
十三日、丁巳、秉燭之後、兼光來、余出逢、兼光仰下事等、
一外宮修造遲怠、幷植（扶カ）木等之間事、仰云、可被行仗
議、執柄同被申此旨也、件事、先日被仰可計
申之由、仍申可有仗議之由也、殺奏其旨之
處、重仰旨、今所來仰也、卽下件文書等、（在日錄、）此
中有可具之文、而不見、相尋兼光之處、申云、
召官了、而依遲怠、自所持參也、隨到來、明旦
可令進者、

一神宮文書事、
仰云、此事、先々無申此旨之人、可被撰下之
條、尤可然、遣留要須文、早可被下官底、又神
宮之間、大事之文書等、在職事等之許、併召取早可
被下之者、件事、先日付兼光、奏事由也、
一都田御厨事、
件事、雖奏事由、無分明之仰云々、
一神事違例、神宮諸文事、
件事、先日依怪異、被仰可注進神事違例等
由、仍所注進也、（注申四箇條、在諸文中、）具依爲可殺奏之
文、返付兼光了、
此外、談雜事等、
一行幸事、御逗留之間、不可有別御遊云々、只咒
師、鷄合等之會許云々、
一昨日奉幣事、上卿三條大納言、宣命兼光草之、依
幣物諸國難濟、及深更被立幣、是御不豫之時、
被行御卜之處、方角相當神社、被謝申之、伊
勢、石淸水、賀茂、稻荷、大原野、日吉、祇園等也、
一旬日祓、可用卜部之由、見中御門右府記云々、
一神宮假殿之地、被立心柱之時、奉移御體於御

膳宿一、被レ修二造正殿一、去比見出了、嘉保之比云々、先日沙汰之時、若有二此例一者、可レ被二計行一之趣、下官示レ之、而延暦仁安等之火事之時外無レ例由、神宮申、又官不二勘申一、仍被レ定二植（扶カ）木之儀一了、仍兼光事次令レ所二相語一也、

一近日改元之由、（萬平）、天下風聞、其事之濫觴被二尋問一之處、余邊之云出云々、此旨親宗所レ語也、

余仰二兼光一事等、

一仗議之間、可二參仕一之人々、早申定、可レ被レ觸二外記一可レ被レ廻二文書一之故也、

申云、早存二先例一可レ仰レ之、

一同日次、可レ被レ問歟、

申云、早相尋可レ令レ申、

一軒廊御卜日次事、如何、

申云、十七日行幸、還御以後之日次、可レ尋二問之一、

一臨時客事、

申云、廿日八日者不レ聞、若不レ可レ候歟云々、

一近江住田事、

申云、國司遷替之間、不レ能二急申一、早可二申定一、以下國司之所二申下一之宣旨上、更不レ可レ被レ破二位田一之、所二申下一之宣勿論事也、云々、

一伊勢園村役夫書使事、

申云、早可二起便一由仰了、于レ今不レ起、不敵事也云云、

一先日續文事、（未不二勘上一云々）、

一文書等、何日可レ下哉、定其日召二具隆職一、可レ被レ來歟、

申云、十八日九日之間、召二具隆職一、可二參來一也者、

即退出了、

十四日、（戊寅）、今夜、爲二御方違一、行二幸法住寺一、來十七日可二還行一也、下官不二參仕一、今夜爲二方違一、乘レ車立二門外一、遣二召大外記頼業一了、返事云、明日可レ參云々、入レ夜兼光申送云、植（扶カ）木事文書、官申二不レ候由一、且可レ被レ廻二文書一歟云々、件文書、今度植（扶カ）木之間具書也、強非二要須一歟、

十五日、（己卯）、午時許、大外記頼業眞人來、呼レ前仰二雜事一、下下給可レ有二仗議一之文書上、（修造遲怠、幷植（扶カ）木等文書也）、來廿二三日之間可レ有レ定由、並可レ參仁之上達申、直觸二職事一可レ令レ廻由等相含了、抑、故二條殿初申二行仗議一給之時、殊被レ撰二日次一、但馬國條事也、今度以二被例一、須レ申二行條

事定事也、然而事已急速大事也、又第爲神宮上卿、彼定以前、强申行條事定、頗似無便宜、仍今度定、以吉日可申行也、御佛名日、(來廿一日)、有神宮、何樣可有哉由、仰賴業、申云、初爲御奉行者、異日尤可宜也、於先例太多者、仍廿二三日由召仰了、賴業、漢家本朝事等、多以相語、余又尋問之、

一奪情從公事、

賴業申云、於重服、不可有此儀、輕服人、日數之內、除服令出仕之者也、但於法家不學道也、可被尋道者、

先日、範貞所申、重服之者、復任之後、出仕之名也云々、兩人所申、已以水火、尙可尋檢也、

一一條院御元服之後、自官奏初有御覽云々、

此外細々有申事等、不具記、

今夜、同乘車立門外、

十六日、(庚辰)未刻許、着直衣、參法住寺殿、主上御院御方、有鷄鬪事云々、余謁于女房等、今夜可有還御云々、日來爲明日之儀、而卒爾被縮云々、日收之後、退出、

兼光於內裏令申云、明後日(十八日)可參入云々、又楠(扶カ)木之間事、並修造事、子細令申、有長之時事、同所令申也、

又云、有長所進申文、自殿下賜之、被仰可加伎議由、而奏院之處、未承分明之仰云々、

十七日、(辛巳)參女院御方、申刻許藏人右衞門權佐光雅來、平明告此由、卽退直廬、召光雅於前、付馬甃穢、神宮請文、此次奏云、自官申上云、彼請文之中、正禰宜抽一人、不令加署、又自神祇官科祓之蹟、注進之、其內同着一人科祓了、事尤有疑、當番蹟可祓淸之由、被下宣旨了、於正禰宜者、作七人爲長番、抽一人科祓之條、若令結小番歟、於令結小番之條者、承曆之比、殊被加嚴制、造意之蹟被號科了、其後不待後符、令結小番者、所行尤自由歟、何樣可候哉者、官申旨如此、早被加奏此旨、可隨仰事也者、光雅云、急奏聞、可申御旨、卽退出了、次余歸參女院御方、入夜行向賴輔朝臣南直廬、依忌犯土也、今夜、女院御方御佛名也、皇后宮同被修之、佛具僧侶不被改云々、御佛名了、隆季卿已下卒爾有闕佛名、卽事了、作四韻詩(檢)云々、後朝見之、御佛名奉行、別當經家朝臣、判官

代能業也、上達部、左大將、女院御佛名了、皇后宮御佛名以前退出、皇后宮權大夫、中宮大夫、五條中納言、大貳、平三位等也、

十九日、癸未、外宮禰宜代權禰宜等來申、贖銅之間事、刑部卿非法云々、如レ此事、付二行事辨一、可レ令レ申之由仰了、

廿日、甲申、長光朝臣來之、也カ次、問二孫情從公之罷事一、中宮同二範貞申狀一、

廿一日、乙酉、今日、內御佛名也、皇后宮權大夫已下十餘人參入云々、瀧口所衆遲參、仍瀧口三人被レ下レ陣云云、

陰陽頭在憲朝臣來、依レ召也、相尋事等、

一二條富小路頭、爲二惡所一之由、先日令レ申云々、有二證據一哉如何、

申云、度々被レ始二作事一、或不レ遂二其功一去レ任、或又依二惡所之聞一、被レ棄レ之、本家保卿造レ之、待賢門院御座、其後炎上、女院御座之間、惡所之由所レ奉也、承カ但此外、指證不二奉及一、

一仗議、並軒廊御卜日、以レ事廿四日休日、廿五日公家御衰日、廿六日復日、此等間、所レ用二何日一哉、

申云、於二仗議一者、廿四日廿六日吉、休日之條、先例多、復日之條、可レ依レ事、至二于仗議一者、强不レ可レ忌レ之、若非二吉事一者、今度始令二申行一給、頗可レ被レ憚歟、於二御卜日次一者、一切不レ候、廿四日子日、廿五日御衰日、廿六日支廢日、件日、依二忌日一不レ用レ之、其後、凶會、缺日等也者、

一避二土氣方一、郭外者十五丈、郭內者廿七丈、是定事也、而或說、以二家之一郭內一、爲二郭內一、町之內郭之外、忌二十五丈一、於レ隔二大路小路等一者、不レ忌レ之、或說、不レ謂二墻之內外一、於二一町之內一者、忌二廿七丈一、以レ夾レ路、忌二十五丈一、兩箇之間、是非如何、

申云、此事度々有二沙汰一事也、然而所詮可レ依二後之說一、但或說、以二一保四町一、爲二一郭一、仍不レ依レ隔レ路、皆忌二廿七丈一、一保四町之外、忌二十五丈一云々、是說非也、依レ隔レ路、不レ忌レ之說、是依下隔二阡陌一不上レ忌之文上也、理雖レ可レ然、古來不二用來一事也者、

一忌立之時、或晝不レ忌レ之、夜忌レ之云、如何、

申云、不レ論二晝夜一、只令二犯土一之時許也、夜可レ忌之條、謬說也、

一切懸、不レ用二犯土一、八タ板同事歟如何、

申云、於二八タ板一者、可レ忌レ之、切懸者、昔ハ不レ立

㆑柱、仍不㆑忌㆑之、今世雖㆑掘㆔立大柱㆒依㆑云㆓切懸之
名號㆒不㆑忌㆑之、雖㆑乖㆓道理㆒古來所㆑用如㆑此、
今夜、神宮怪異解狀一通、（節事互絶久、外記勘例、）並犯土入之怪
異、外記勘例（於㆓解狀㆒者、爲㆑令㆓披文㆒、下㆓兼光㆒了、未㆑勘㆓上之㆒、）等、遣㆓兼光之許㆒
云、廿三日以後、連々無㆓日次㆒歟、若急被㆑行㆓御卜㆒
者、仗議以前不㆑能㆓參入㆒、早可㆑催㆓他上卿㆒、但御衰
日、重日等、共多㆓先例㆒、件條近代殊被㆑撰㆓日次㆒、可（御卜日次事、官相計令㆑申）
㆑隨㆓御定㆒、兼又廿四日可㆑申㆓行仗議㆒者、（也、而數日無音、仍所㆑示之、）
返報云、御卜日次事、來廿六日之由、所㆓撰申㆒也、
早催㆓他上卿㆒、可㆑令㆑行㆑之、每年明日可㆓參入言
上㆒者、
今案、支廢日之條如何、
又賴業之許令㆓仰遣㆒云、仗議廿四日午刻可㆑被㆑行、
又公卿參否之散狀、早可㆑令㆑申者、抑、廿四日休日、
然而多㆓先例㆒、但初申、
行㆓御卜㆒、有㆓他日㆒者、可㆑避㆓休日㆒歟、但强不㆑可
㆑忌事也、何樣可㆑有哉、
返狀云、奉行外記爲經致㆓懈怠㆒、太奇怪、早可㆑召、
仰、休日之條、白河院御宇、承保二年十二月廿四
日、初有㆓勿議㆒、此外多㆓其例㆒、歲暮仗議、强不㆑可
㆑避㆑之者、
今日、沐浴解除如㆑恒、主税助時晴來勤㆑之、此次示㆓
天變事等㆒、今日、參㆓女院御方㆒、
廿二日、丙戌、大武重家卿來、數刻談語、今日參㆓女院御
方㆒、法眼道快被㆑參、良久言語、今日、中宮六位進兼綱
來催御佛名之由申㆑障了、太冷然也、今日、兼光不㆑來、
如何、
廿三日、丁亥、晚頭、兼光來、條々申上事等、
一神事違例、神宮請文、（去十一月廿一日、葺生事、任㆓御卜趣㆒可㆓注申㆒之由仰事也、）
外宮無㆓申事㆒、內宮申㆓園田御廚事㆒、
件文、依㆑可㆓覆奏㆒、返付了、
一祭主親隆卿申事、
件文、不㆑副㆓次第㆒解返給了、仰云、相計可㆑申㆓
上之㆒、
余尋問事等、
一可㆑被㆑加㆓仗議㆒之植（扶カ）木文書事、
申云、尙不㆑尋㆓出之㆒、
一可㆑參㆓仗議㆒公卿事、
申云、五六人被㆑參、其外又遣㆓御教書㆒了、

一仗議趣事、
申云、公俊被レ仰三下三箇月之中可レ終レ功之由一、而于レ今遲怠旨、其過怠何樣可レ被レ行哉、又去春植木不（扶カ）法、宮司禰宜等、各有二罪科一、同何樣可レ被レ行哉、大略此趣子細、具不レ能二記錄一、
余仰云、於二仗座一可レ被レ仰レ之、上卿使言、有二事之恐一存故也、
一臨時客事、（引二見先例一之處、初度定二申非二吉事一之文上之趣不レ見、仍申云、不レ可レ依レ之、仍相計可レ被二沙汰一、申示）遣了、
兼光申云、節會之時、弁奏二目錄一事絕久、而藤中納言、少辨之時、度々勤二此役一、兼光欲二勤仕一、如何、余云、尤可レ然、
兼光申云、攝津國條事、新大納言奉行、未レ被二定申一云、若明日可二全申行一者、取二返文書一、可レ令二進上一者、是先日有二可レ然條事一者、可二相告一由、令レ示之故也、
余云、他人被二奉行一者、太無骨歟、此間、攝政被レ示云、今度始令レ申二行仗議一給者、此定非二吉書一、尙可レ令二申行一、無二足文給一也云々、仍彼條事文事、不レ可二無骨一之體、可二相計一、且爲二先々一、初度定有レ被二申行一、如レ此事例哉否由、勘見之後可レ示者、兼光退出了、

先レ是、外記爲經來申云、參入公卿、左大臣、前大納言、源中納言、民部卿、宰相中將等也、按察被レ申レ隨レ體可レ參之由一、左大將、中御門中納言、中宮權大夫、藤宰相等申二所勞一云々尋向云、文書如何、申云、文書令レ廻之間、各數日被二取籠一之間、于レ今遲々、左大臣最前持參之處、人々廻了後、最末可二持參一之由有レ仰、仍今一兩可二持參一之後、明旦可レ進二左府一云々、仰云、明日未刻可二參內一、其以前、可二持參一者、外記退出了、
廿四日、戊子、此日、仗議也、（豐受宮修造之間事）、自二兼光許一、送二條事定文書一、早旦仰三遣大外記賴業許一云、奉行外記爲經、未レ廻二文書一之由令レ申、今日未申刻許、可レ有二御陣一、其以前可二持參一之由、雖レ被二召仰一、若尙可レ及二夜陰一者、可レ持二候陣頭一由、可二召仰一、是雖二非例事一、御參陣之間、有二參著事一者、彌懈怠之故也者、賴業返狀云、爲經今朝來二門外一云、觸二產穢一了、於二文書一者、候二左大臣御許一云々申狀勿論、仍權少外記俊康、早參二左府一、賜二文書一、早可二參仕一之由仰含了、未レ見二返事一、但若及二遲々一者、可レ持二候陣頭一之由、可二召仰一者、晩頭參內、（雖二相待一、文書尙以不レ見、仍不レ具二文書一、參內也）、於二路頭一、（入條高倉）外記俊康參來、以二前駈一進二文書於車中一、披見之處、目錄無二相違一、但

散々取亂、仍責二仰之一、無レ處二于陳一、早仰下可二參陣一由上了、即以參內、文書置二取中一、陣頭無二卿相一、仍先參二御所一、按察新大納言在二御殿南廣庇一、余以二藏人一招二新大納言於鬼間一、示二條事申文之間事一、答云、直不レ蒙レ仰、頗以非二本意一候云々、暫而中御門中納言參入、於二殿上小板敷一言談、中右記永久外宮修理之間事一通、取二出自二壇中一、被レ見レ之、加二一見一返與了、此間、左少辨兼光參來、申上云、只今自レ官付二公俊申文一、若可レ被レ加二仗議一歟如何、又先日紛失扶木之間文同（書カ）、只今自レ官所レ進也、則以覽レ之、余仰云、植（扶カ）木文書、當座仰レ之、詞之次申二自レ官令レ進由一、可レ進也、又公俊申文、不レ申二事之由一、爭加二仗議一哉、只今參二法住寺一、歸參者、可レ及二除夜一、仍今夜不レ可レ叶事也、雖二又隙申之旨無一レ所レ據、只申二有長訴不當之由一也、今度仗議、彼有長文書不レ被レ副レ之、仍彌不レ可レ備之文也、則以返給了、此間、民部卿親範參入、余與二宗家卿一相議、且有二條事定一之由、着二仗座一、相次民部卿、着二横切座一、余召二與座一、召二官人一仰云、令レ持二隨身一タル文書取テ參レ、則持二參之一、自二端座一突二進之一、若左大臣在二外座一八、自二座下一可二突進一歟、可レ尋二問之一、神宮文書一結、條造文書、植（扶カ）木文書等也、攝津國條事一箇條申文等也、卷二籠一禮紙一、結レ中、條事中文、有二續文一、永榮任也、余引二拔條事申文一、別置レ前、仰二民部卿一、令レ催二人々一、親範以二官人一令レ傳レ之、相次、按察、公通、新大納言、實國、中御門中納言宗家等着座、則左大臣參上、直着二端座一、召二官人一令レ置レ軾、余相觸云、今日始申二行仗議一、先々初度定二申無レ障之文一、仍先欲レ定二申條事一、左大臣諾、又云、可レ被レ參之人、少々雖レ被レ候、可レ及二深更一、且令レ定二條事一如何、左大臣稱レ善、此間、右宰相中將實守參入、着二横切座一、余與二條事申文於左大臣一、大臣取レ之披見返授、余如レ形披見了、而按察自レ是以下不レ見、而直レ下之、余請答、左大臣云、參議一人候、兩役相分可二勤仕一歟、然者、以前之定、上﨟可レ書歟、大臣云、可レ然、取二下文一之間、未二到參議座一、仰二可レ召レ硯之由一、實守仰レ史召レ之、置二參議座前一、使二持參一置レ之、余仰二親範一云、可レ有レ定之先、上﨟可レ被レ書歟者、仍引二遣硯於親範前一、申文在二實守之前一、仰二請答一、左大臣示下可二早讀一由上於實守上、實守讀了候、余又氣二色于大臣一、示下可二定申一之由上、皆示二氣色一也、實守發レ語云、攝津守有光朝臣了、一日條事、任二續文一被二裁許一、何事之候哉、但至二寬德以後新立莊園、加納停廢一者、於下有二先例一之所上者、可レ被二裁許一歟、宜レ存二勅定一者、民部卿已上至二左大臣一、皆以一同、其後仰下可

書之由於親範之（書カ）、取申文置前、取續紙一箇（在硯筥、）之由、返招聚、副紙於笏、氣色、余目之、親範書之、此間、源中納言雅賴參上、余問大臣云、有遲參人、定事可令申歟、大臣云、如此條事定、先々只向同傍人令問之、又書入者、雅賴問實守、實守答子細、則稱同之由了、此間、左大臣云、仰詞如何、余答云、職事當座可仰下也、大臣云、然者、早召寄可令問歟、余召官人、招左少辨、則兼光來、余云、仰詞如何、兼光稱有可進之文、退歸了、則持參之、（植木文也、）（扶カ）余取之問云、被下文歟、令進文申云、自官所進之文也、植（扶カ）木之間事文書、日來申不以官底由、今日所撰進也、余取文置前、兼光委以仰之、（子細不遑記、）余示人々可被聞由、次兼光退出了、次親範書定文了、進上之、次第取上之、余口（云カ）烏宮可令見于大臣由、大臣稱不可見旨、仍余披見之、無失歟、此間、實定卿參入、余示大臣云、有遲參人、於今者、不可及沙汰歟、大臣云、不及沙汰者、仍以官人召兼光、付條事申文定文等、（卷籠一禮紙也、）兼光取之、不結申、余云、今夜被下之條、不可叶、後日可持來者、兼光云、明日奏院、可持參者、次余氣色于大臣、欲令與文書、大臣稱不可見由、余云、有不被廻文書、可御覽歟、稱尙爲同事之由、仍直下按察使、次第取下之、到親範之前之比、余云今度上臈可讀、下臈可書之歟、仍傳實守、更取返之、親範正笏候、余問之、親範申云、兼光可讀何文哉、余云、可讀修造文、讀殺勘文端少許、令讀了、被余與大臣相議、示云、於今者、不可讀、於其書等者、可讀之、（稱向公役之諸文、共恭所中并等事、然也、）各讀之、中不爲要須之文等、尙以令略了、次欲讀修造文書、左大臣直爲同事、被示不可讀之由、是尙可令讀少々歟、余爲上卿、須仰其由也、然而夜漸爲深、仍大臣如此被下知、強云々讀者、近代之作法、頗無骨歟、仍不示左右、次余示左大臣云、可爲兩條歟、可爲二箇條歟、左大臣云、可爲兩條者、仍仰其旨於實守卿、目可定申之由於實守卿、則實守發語云、子細在定文、各自下臈申所懷了、先修造事、一巡定申了、次更定植（扶カ）木、次了、實守則書人々申狀、書了讀上了、左大臣退出了、次實守備文書、此官人々退出了、大略、人申狀不同也、次余退出了、

廿五日、己丑、入夜宰相中將實守來、余出逢、（實守束帶、余冠直衣、）實守返與文書等、（在定文、）余披見定文之處、大略無相違、但余申狀聊有相違、仍令改直由仰之、實守明旦可令進者、讀訖退出了、

廿六日、甲寅、早朝、遣書於實守之許、是則令雖（○令雖恐倒置）直之、中聊有不相違事、爲令問其事也、申終、持來定文、其後召遣兼光了、明日早旦可來之由申、

廿七日、乙卯、申刻、兼光來覽文書、先下之、子細在目錄、此次申云、宮司頻好下向、自官申上事也、仍可奏歟、余云、爲人訴早可奏之、仗議定文、付之爲令奏也、

廿八日、丙辰、申刻參內、秉燭、兼光參來、示云、昨日則參殿下、內覽定文、御命云、早可奏事由、但如諸卿定申、召上祭主已下、可有沙汰歟、又如中御門中納言定申此問事、殊可被訴請歟、又宮司下向事、（不載定文、別自官申上也、）事理不可（巾カ）下向事也、然而、可問例者、深更尋先例於官、官勘事云、康保云了三箇度、元三宮司不候逢宮中、但是皆重服云々、今朝以件條、申殿下之處、仰云、可奏事由、可在事由、可在御定者、則參院、付經房朝臣、奏事由之處、仰云、如關白被申、召上總官等、可有沙汰、又祈請奉幣、明春早速可有沙汰之（由カ）、宮司下向事、重服例雖相當、今度宮司依沙汰未決、于今在京、不事切之前、無故下向、頗以無其理、但偏關白相計可被沙汰者、申殿下之處、御定旨之由、本存知事也、不可下遣者、於今先事切了、明日可成宣旨云々、其趣禰宜等工等可參由、可下知歟、

廿九日、丁巳、入夜自兼光許、又注送宣旨仰詞、（副定文返遣了、）又送官勘申、宮司不下向之例書、寫返遣了、

二百七十二

玉葉卷十一　終

玉葉　卷第拾二

自承安三年正月
至同　六月

承安三年癸巳

正月〔大〕

一日、（甲午）天晴、雞鳴拜天地四方、（如恒）午時許、自院爲中將光能奉行被仰云、今日拜禮、殊以可被忩行、早可參仕者、仍午終許參院、（法住寺）參議散三位等僅五六人許（岐）候、余招光能朝臣、示可入見參之由、小時時忠卿參入云、關白御參、頗以不定之由、側以承之云々、卽（云）參女院御方了、相次隆季卿參入、付光能令奏之、參關白拜禮之間、依有召忩參上、仍彼參否不奉左右、當時余爲上首、何樣可候哉、仰云、關白許遣人可尋一定者、光能欲獻使者之間、關白參上、相次左〔相〕府參仕、各被座西對代南東庇邊、余自本在此所、（件所、二行敷高麗〔端〕疊、垂庇簾、）先是、人々漸以參集、申刻、關白已下列立中門外、（東上北面如例、此間、左大將參上、自列後立加之、）先院〔拜〕禮、（申次成親卿、弟少將盛頼朝臣取沓、）其儀如例、（關白去砌一丈七八尺練始、左大臣不練、例年雖爲第二人、尚練之、今年不練〔也〕、）次女院拜禮、（申次時忠卿、少將時實取沓、其儀同前、但今度關白不被練、抑今日拜禮、參議列于後、是前庭狹少、人數繁多、不可叶一列之時事也、今日頗立上、猶一列哉、關白有被傾奇之〔氣〕、尤可然、）兩院拜禮了、暫昇殿、關白已下、徘佪中門廊邊、先關白退出、左大臣示余云、早可退出、暫可候云々、仍余退出、先參關白第、（於路飛燭、）是依今朝之告也、當腹小兒、爲令藏餅云々、康和法性寺殿御藏之時、內大臣（雅實）被參仕、以彼例被請大臣也、余先着尋常公卿座、此後數刻無來告之人、良久、隨身等參上、立明、其後、少將顯信朝臣來云、可令渡此方給者、則以參上、其所、寢殿東妻南庇二ケ間也、垂庇簾、南面二間、懸几張、東面妻戶不懸之、二行敷高麗疊四枚、（各二枚、）副母屋簾立屛風、余入自東面妻戶、候東間端帖、主人座、西間奥疊、次主人召顯信朝臣、令抱出小兒、（自母屋東間簾下、抱出之、女房在簾中屛風、頗押帖附其所也、）民部大輔兼定取餅、（件餅、入手筥蓋、敷檀紙、在福井齒固、以薄樣褁之、餅三枚也、）關白被示氣色、余申云、三ケ日料、一度可候歟、將各別歟、命云、一度之儀不可然〔歟〕云々、余置笏起取

餅、作三枚取之、不取盃、令戴若君頭上三度、（俗有祝（詞）歟、不可出言、）又忽不覺悟、如元置盃中、取橘并歯固等各三、置東面妻戸上長押上、是定事也、次若君抱入了、次關白被示可出居初座之由也、仍余着上達部座、（皆有二枚、若次皆也、）次關白出來、着座上圓座、次引馬、（主人留身二人、（番長府生早出歟）引之、）一兩廻之後、依主人命引出之、於中門內砌外、余前駈行賴受取之、次余參內、先參御前、相次關白被參、主上御裝束之間、經數刻、此間、言談與關白、此次問申事等、

（一）此內宴節會、雨儀之時、內外辨等參上路如何、

被命云、放緣、若可作假屋歟、

余申云、是兼日案也、臨時甚雨、爲之如何、

命云、頗難治事歟、但置臨時處分者、不可及儀、或只可用笠也者、

余申云、仕隨身之人、有便宜、不然之輩、以陣官可令指歟如何、

命云、然也、

一押笏紙之所如何、又爲着兀子、進行之路、尙必可經陣前小庭歟、前例粗如此、如何、

命云、押笏紙之所事、於陣座下立蔀外、可令（押）之、又着兀子之路、可經陣前庭也者、

一小朝拜列如何、東上歟、西上歟、

命云、永長元年皇居閑院也、則東對爲御殿、彼間、日記不分明、但粗注云、依其所狹、不列了云々、疑是西上歟、爲東上者、雖何人盖列哉者、

一殿上座、上臈著之時、下臈不可用上戸歟如何、

命云、頗無骨歟、下戸可宜、

一除目御申文、攝政時用作名、關白之時、長名云々、如何、

命云、不依攝政關白、只有兩說事也、只大臣も有此例（云々）

此間、御裝束欲了、仍余著殿上、依關白命、不入上戸、經中門廊東緣、入自殿戸、着端座、左大臣已下人々十人許、自本在此座、次關白着座云、御裝束已了者、則關白起座、經殿上西第一間、出自殿戸、更入自中門廊南妻戸、於中門內板敷上、被着靴、左大臣、余等出第二間、於同廊東緣着靴、須下庭着之也、而中門（門）外庭上、殊以狼藉、仍隨宜也、關白已下列立中門外、（西上北面、如例、）頭中將實宗朝臣、（中次之）次關白已下列立前庭、（檻間（○間一本作南）去一丈余、當階東柱立也、）其

後、左大臣經二關白後一立レ西、當時便宜、若爲二西上一者、依兩三人可二立列一也、太無二便宜一、仍左大臣無二左右一立レ西歟、次頭中將已下殿上人七八人許列立、次六位一人、又後立也、公卿一列、殿上人一列、六位一列、拜舞了、關白已下右廻退下、或俳二佪中門邊一、或昇レ自二中門外方一、或昇レ自二內方一、余昇二中門外一、直參二御前一、觸二所勞之由於關白一退下、但密々隱候、內辨謝座儀粗伺二見之一、

其儀、先著二宜陽殿代兀子一、在二中門北廊間一、西面、次內侍出、次內辨起敬屈、揖斜進行渡レ橋、則歸二渡本橋一、須下到二軒廊之下一更進出上也、但軒廊前遣水、暗而不レ見、仍臨二便宜一歟、進レ西二三丈許練初、到二左仗胡床南頭一一揖、向レ西歟、向レ乾歟、不レ見二分之一、乾向再拜、以二左膝一先突、一揖右廻、如レ元經レ橋、入レ自二軒廊東間一留立、坌二陣官秉ロ燭、取出次第一見、卽昇レ殿、副二東階南欄一、欲レ經二東庇一、一間覺悟、入レ自二母屋一、一間著〔座〕、次開門、內辨謂レ之、次待二闈司著否一、次召二舍人一、と字短、ね字頗長、り字太長、次少納言參入、內辨宣上一句フサ巳、君主キムタツ一句召戈一句首字突揚被レ仰レ之、余之所レ習不レ然者也、又フチ字ツサト可レ召也、但有二說々一事也、次公卿列立、外辨上左大將、內辨宣云、シキヰレ、是同上詞規、下詞長也、不レ見二此後事一、遂電退出了、于レ時亥終許歟、

今日、院拜禮、參入公卿、

關白　左大臣　余　大納言左大將師長(皇后宮權大夫)定房(平大納言)重盛(中宮大夫)定隆季(三條大納言)實房實國
中納言(五條中納言)邦綱(中門中納言)宗家(別當)成親(源中納言)資賢(三條中納言)雅賴(右衞門督)宗盛(中宮大夫)時忠
參議(右兵衞督)賴盛(平宰相)教盛(民部卿)親範(六角宰相)家通(右宰相中將)實守(新宰相)賴定
散三位左中將兼房(左兵衞督)成範(藤三位)朝方(修理大夫)信隆(平三位)信範

今日、忩出仕之間、歸レ家有二手水事一、又着二節供一、又出仕以前、乙童有二戴餅事一、如レ恆、上達部、辨少納言等少少來云々、飯宅之後所レ聞也、

二日、乙未天晴、手水如レ恆、未刻許、頭辨長方朝臣來、余相逢、問二去夜節會之間事一、長方答云、供膳了、一獻以前入御、卽內辨、左大臣退出、三條大納言實房乞二取笏一、行二其後事一云々、又云、叙位來五日、左大辨物詣之間、民部卿可レ勤二執筆一云々、除目日次豫來十九日吉之由、在憲朝臣令レ申云々、小時退出了、此外辨官殿上人等少々來、余不レ逢レ之、申時許、參二女院御方一、又參二皇后宮御方一、晩頭歸來、入レ夜政官列參、進見參如レ恆、賴業眞人以二光經一申云、先日所レ被二仰下一之左馬允奉賴僞事、如二只今一者、所二相構一也者、今朝關白被レ送二書札一云、昨日光臨爲二本意一云々、又云來五六日之間可

來、云々、返報云、五日敍位可出仕之由存之、先可參仕、但昨日數度拜禮之間、脚氣不快、若不勞得者、惣難出仕者、不知何事之間、且難申一定〔也、〕退案之、若君戴餅三ヶ日料、可終其事之故歟、若是先例歟、

三日、丙申天晴、手水如恒、源中納言資賢卿來、良久談話、又右大辨俊經朝臣來、右少辨親宗來、各對面、資賢語云、明後日、五日、上皇可渡御宇治、密々事云々、今日不出仕、

四日、丁酉今日、攝政被向宇治云々、是若明日御幸之間事經營歟、入夜外記進十年勞勘文、入筥、留勞帳返〔給〕筥了、

五日、戊戌今日、敍位儀也、下官欲參仕之間、自已刻許、風痺發動、及未時殊以倍增、仍不參敍位〔議〕、又關白雖被呼、不能參向、以書狀令申子細、返報云、十五日之內、只以來臨之日、可爲其期云云、入夜中御門中納言被來、依所勞殊重、示〔不〕能面謁之狀、尙被稱隔物可入見參之由、依苦請、憖隔障子談話、神心苦惱、不能盡心緒、舊年似儀定文被借、仍取出與之、此次語云、去元日宴會、內辨左〔相〕府、早出讓或卿相、而三獻幷立樂等、總以無音、太爲奇、希代事也云々、事若實者、未曾有事也、今夜敍位、余之參否、人々被不審者、可被沙風病之由、旨相含了、小時被參內了、又行幸料馬、示可借與之由、當時依無可然馬、答可相尋之由了、今夜執筆、民部卿親範云々、

六日、己亥披敍位聞書、永範、實守共依坊官賞敍正三位、左大辨實綱、去年晦、參熊野、未還向、更被超越下臈了、若無神感歟、但坊官賞異他事也、件兩人已兩度浴〔此〕恩了、如何如何、先例雖粗存、入別如此、爲奇爲奇、入道大納言光賴、昨日薨逝云々、父納言卽同日也、父子同日薨去、其契尤可哀事歟、兼光、問送明日節會之參否、依所勞不能出仕、夜間得減者、可參之由答了、宗盛卿少童、四歲、敍從上、童加階不聞事也、抑、少納言源信康留四位、希代事也、古來纔兩三人、皆是才能相兼之輩、華族英雄之人也、信康之爲體、豈應此撰哉、非權門、非英華、無才學、無藝能、不備一能、不擧片善、足驚足奇、未曾有事也、

七日、庚子此日、白馬節會也、余雖有參仕之思、所惱不

快、默止了、此旨以二消息一奉二攝政御許一了、不レ見二返事一、依二所勞一、今日修レ祓、不レ洗レ手、仍陪膳（○一本依レ從）、人令レ撫二大麻解繩一、

八日、（辛丑）御齋會初、幷諸寺修正初也、法皇幸二法勝寺一給云々、大內記光範敍二四位一、而去七日被レ止二位記一、辭申故云々、

九日、（壬寅）自二宗家卿許一、去五日敍位事、粗注送之、其狀云、戌刻許、源大納言、參二着仗座一、新大納言、（實國〔公〕）別當、（成親〔卿〕）戶部、（親範〔卿〕）亥刻許、殿下令レ參給、同四點許、頭辨進二昇奧座一、仰二敍位召仰之詞一、（敍位之儀、可レ有二召仰諸司一、）先レ是、藏人右少辨辭書三通（每文被二結中一、）懷中、被レ遷二着端座一、召二官人一、被レ置レ軾、次以二官人一召二外記一、大外記賴業眞人參進膝突一、先被レ仰二敍位召仰一、不二稱唯一、次被レ下二辭書一、被レ仰二々詞一、今度稱唯退歸了、頃而藏人左少辨（兼光）來二膝突一、召二諸卿一、次源大納言召二外記一、被レ仰二筥文一如レ常、其後數刻、外記不二列立一、仍何所列乎之由、被レ尋二戶部一之間、持二筥文一、列二立部內一、其後出二仗座一、下二妻戶一、引被レ參二直廬一、人々從レ之、權右中辨、（經房）藏人左右少辨、（兼光、親宗、）取二筥文一、次殿下召二執筆人一、（御氣色許、）戶部稱唯、參二進圓座一、先居二圓座前一、執筆作法、覽二十年勞一儀、存二先規一歟、頃而居二火櫃一、其後密退出了云々、不レ見二其後次第一候也者、又被二示送一曰、七日、內辨左大將、外辨上卿重盛卿、無二殊事一云々、自二今夜一企二少湯治一、

〔十日、（癸卯）行幸料馬、送二中御門中納言許一、依二先日被一レ乞也、有下可二騎用一之報上〕

十一日、（甲辰）今日旬日也、仍修レ祓、依二所惱一、不レ出二庭上一、於二簾中一行レ之、但衣冠如レ恒、圖書頭周平朝臣來勤レ之、

十二日、（乙巳）今日有二僧事一云々、（奈良僧都信圓任二大僧都一、僧正覺讃任二法務一、座主明雲蒙二車宣旨一云々、）

十三日、（丙午）此日、朝覲行幸也、下官依二所勞一、不二參仕一、昨日相二觸子細於資賢卿許一了、午刻臨幸云々、右大將尙依二所勞一不參云々、關白乘車供奉（云々）、預翌日雖レ可レ有下還御之議上、尙今夜還御云々、勸賞、（從三位參議藤賴定、（院）正五位下同公時、（女院）、（資賢卿子侍從也、））

今年、前太相國不二出仕一、左相府勤二三衣筥役一云々、爲レ（問）二所勞事一、召二泰茂一、巳刻許參來、先身固、其後問二所惱事一、去五日巳時、今日巳時（來問）、共神事不淨所レ致之上、巽方神成レ祟、又靈氣相加云々、湯治護身共吉

也、十九日廿日爲二減氣之期一云々、此次余問云々、金
神七殺方可レ憚哉否如何、
申云、更不レ可二忌避一、但百忌暦文云、犯二八〇八一本作レ一、神一
殺二七人一云々、因レ之、賴隆眞人已下彼家之輩、申二可
レ有レ忌之由一、然而陰陽道〔所〕レ不レ用也、當道之習、以二
新撰陰陽書一爲二規模一、而金神方忌事、不レ載二彼書一、又
惣如レ此之諸忌不レ可二勝計一、悉忌避者、何方可二造作一
哉、度々雖レ有二沙汰一、遂以被レ弃了、就レ中上古保憲、
晴明之時、全無二此沙汰一云々、今日奉二幣帛於神祇官一、
是依二所惱祈一也、内々送二神祇大副兼康之許一也、仍
無二奉幣之儀一、只致二潔齋一許也今夜、女院密々有二御方
違事一、法性寺殿御所也、
十四日、丁未此日、御齋會、幷諸寺修正結願也、上皇幸二
法勝寺一云々、今日又有二小僧事一云々、
十五日、戊申節供如レ恒、陪膳季長朝臣、下官依二所惱一不
レ着レ之、
十六日、己酉雨下、自二兼光之許一、示二送季長一云、〔有〕二急
速宣旨一、今日、依二貴布禰遷宮一參向、晩頭、又指合、節
會内々欲レ介レ進如何、内々可レ被二計仰一云〔々〕者、仰
云、早旦可レ〔介レ〕進、兼又爲二文書沙汰一、此間可レ來之
由、可レ被二仰遣一者、季長示二遣此旨一了、入レ夜兼光送二
宣旨一、
　祭主卿言上、豐受宮正殿、幷西寶殿南西方、鞭懸木
　各一支拔落事、　仰介レ勘レ例、
兼光申送云、十九日除目以前、遮々公事指合、十七日政始、十八日射禮、射遺所可レ咨、仍十九日以後、除目三ヶ日、過二廿二三日之
間一、可二參入一云々者、
十七日、庚戌召二遣賴業一了、申云、今日政始也、仍不レ能二
參入一、明日可二參仕一云々、
十八日、辛亥早旦、賴業眞人參來、下二給神宮解狀一、外宮鞭懸木拔落事、仰二可レ介レ勘レ例之由一、及レ晚六位外記進二闕官帳一、
返二給官一了、
十九日、壬子此日、除目初日也、執筆左大辨云々、小壷
參二詣吉田、祇薗一、密々事也、
廿一日、甲寅除目入眼也、
廿二日、乙卯除目、日出之後議了云々、被レ見二聞書一、左衞
門佐平保盛賴盛卿子、叙二四品一、佐如レ元云々、希異事也、兵
部卿從三位信範任レ之、納言之中、非人甚多、最末之散
三位拜任如何、依二女院御傍親一歟、
廿三日、丙辰今日下名也、

廿四日、丁巳、下名聞書無二殊事一、今日、兵部卿信範、爲二拜賀一來、職事一人、衣冠申次、〈稱二出行之由一、例也、〉信範二拜、直參二女院御方一、來月七日、小童乙、可レ參二詣春日社一、而依レ爲二戊日一、相ヲ尋在憲朝臣一、申云、承保二年四月廿三日〈甲申〉、代始賀茂行幸、二條院應保二年八月廿日〈甲申〉、代始稻荷祇園行幸、雖レ有二此等之例一、用捨在二御定一者、尙最前、參ヲ詣春日社一、撰ヲ用戊日一之條、非レ無二事憚一、仍殿遊有二如レ此等之例一哉否〔由、〕尋二信範卿之許一、返報云、知足院殿御時、殊被二禁忌一、於二次々度一者、强不レ被レ憚云々、又示ヲ合雅賴卿一、如二余案一、仍延引了、但於二次々度一者、不レ可二强憚一、於二當社一、爲二初參一、仍所二忌避一也、

廿五日、〈戊午、〉未時許、大夫史隆職宿禰參〔來〕申云、兼光今日可二參會一之由依レ令レ申、所レ參也者、是爲二文書沙汰一也、晩頭兼光來、召レ前依二所勞不快一、不レ出二簾外一也、兼光來下二文書一、

一遠江國濱名神戸司職事、〈仰、令レ停ヲ止俊成之妨一、〉

件事、先可下令三明法博士勘ヲ申理非由一、被レ下二宣旨一、了上、而令レ〔被〕二改仰一之條如何、先日兼俊返上之時、被レ下二範貞一了、令レ被二召返一歟、太似二輕々一、仍此旨問二兼光一、申云、此事、自二神宮一再三訴申、殆依二此訴訟一、禰宜等可二參洛一之由風聞、仍所詮可レ隨二本宮申請一、早可レ被二宣下一之由、被二仰下一者也者、雖二其理不當一、神宮忩速訴申、加レ之、御定有レ限、不レ能二是非一、下二內辨一了、又申上文等、

一祭主親隆卿申、大宮司公俊愁申、祈年祭之時、可二下向一之由事、

余云、此事、去年九月神嘗祭之時、幷今年元三等、有二其沙汰一、雖二先例不詳一、尙以被二拘留一了、今至二此時一、何及二沙汰一哉、但自レ官申上事也、先取二關白御氣色一、可レ隨二彼〔御〕命一歟、

一官勘ヲ申外宮正殿寳殿等鞭懸木拔落一事、

件文、相ヲ加外記勘例一、伺二兼光一了、爲レ〔所〕二覆奏一也、先日仰詞云、令二勘例一者、仍所二覆奏一也、近代或且勘例、且可レ行二御占一之由被レ仰、仍更不二覆奏一、令二勘例一、一度行二御占一也、但尙有下令二覆奏一之說上歟、人々所爲不二一同一、

余問二兼光一事等、

一祭主〔已〕參洛、禰宜等參上事、何頃哉、御熊野詣以後歟、〔如何〕、兼光申云、臨二御還向之期一、可二上洛一之

由、可レ仰旨、殿下有二御氣色一、仍內々告二親隆卿一者也者、

一七日節會事、
申云、兼光奏二目錄一、其儀、內辨爲レ見二宣命見參等一、下レ殿之次外記與二〔祿〕目錄一、兼光取レ之、進二彝蕚艮角一奏レ之、其儀、大略同二宣命使作法一、奏了返三〔與〕外記一、了、獻二內辨一、內辨相二加宣命等一、奏聞云々、仍於二祿目〔錄〕一者、兩度被レ奏也、兼申二內辨一云々、抑、辨官奏二目錄一事、七日、幷豐明等許也、西宮所レ注豐明、北山所レ注白馬也、近代常無二此儀一、師能、範家、資長等奏レ之人也、兼光爲二資長之息一、父現存之時可レ奏之由相存歟、尤可レ然可レ然、此次、和泉合人事、可レ奏二事由一旨仰付了、兼光退起、隆職光經等爲レ致二文書沙汰一也、小時、合二光經申一云、文書二合、三四、兼光隆職相共欲レ合二目錄一之處、文數太多、今夜難レ終二其功一、仍〔兼〕〔光〕隆職相具退出、聞合二目錄一若有二相違一者、可レ令レ申二其旨一、又可レ書三進請文一者、仰云、合二目錄一了、可二受取一也、然而賜預心閑致二沙汰一、又何事之有哉者、兼光隆職相共退出了、件文書等、事切了、當時不レ可二備沙汰一、仍可レ候二官底一也、而代々上卿相傳無二其故一歟、文數太多、且非レ無二事之恐一、仍奏二事由一、撰三下官底一也、但此中文書、正文一兩相交、此旨同仰二兼光等一了、申云、本主若尋申者、早可二撰下一者、於二一二櫃一、當時可レ有二沙汰文一也、仍所二留置一也、

廿六日、己未、自二今日一、法皇令レ始二熊野御精進一給、建春門院同以被二參仕一云々、

廿九日、壬戌、泰親朝臣來、密告示云、去頃、春日〔御〕社有二怪異一、件御占、下官歲相二當口舌病事一、重可レ愼レ之、

卅日、癸亥、法皇今日令レ起給、女院御方、有二呰咒子一、下官依二所勞不快一不二參仕一、重家卿參〔上〕云々、又三位中將被レ參云々、

二月

一日、甲子、天晴、申刻、藏人左少辨兼光來、余逢レ之、兼光申事等、

一宮司公俊、祈年祭之時、可レ被二下遣一事、
申云、先以二祭主申狀一、內覽之處、如二下官申一、忽不レ可レ及二沙汰一、去年事切了、重不レ可レ奏之由、有二御氣色一、其後、去廿七日參二御精進屋一、付二泰經朝臣一、外院殿舍

為正遷宮壞退事奏聞付之、被仰下云、公俊事、依修造懈怠、有其沙汰、而件殿舎等壞退了、於今者、强不可及始終之沙汰歟、又被行陣定、度々經沙汰了、尙被召置其身、禰宜等參洛之時、可被尋問歟、縱雖可然、祈年祭之時可從神事由令申云々、此度被下遣沙汰之時、可被召上歟、將又不可被下遣歟、此等之間、是非左右、偏關白相計可被行者、則歸參殿下、申此趣、被奏云、先於壞退外院殿舎事者、非臨時事、正遷宮之時、定例人、皆存知事也、依此事、可無其罪科者、素不可及次第沙汰、只可被宥其科也、而度々有其沙汰、被〔行〕仗議、隨其狀被宣下了、今更默止之條、其理如何、又雖有其沙汰、被下遣之條、去冬元三之間、依申可下向之由、被尋先例、經沙汰、尙被拘留了、今被下遣之條、首尾不相叶歟、愁意之所及如此之上、是非可在勅定者、同廿八日雖參仕、不得便宜、廿九日早旦、參御精進屋、御幸今日吉、今熊野等、相待還御之間、〔為〕親宗奉行被仰下云、〈御教書也〉、親宗則伺候御精進屋云々、

宮司公俊申狀如此、祈年祭之時、申可下向之由、當時無指沙汰者、被下遣、臨御還向之期、沙汰出來之時、可參洛歟、申殿下幷上卿、可令致其沙汰給者依　院宣、執啓如件、

正月廿九日　右少辨親宗奉

謹上　藏人左少辨殿

付之、關白殿被申之旨、具申付親宗了、還御之刻驚聞、歸出仰下云、尙今度被下遣、〔乃〕沙汰之時、禰宜相共令參洛宜歟者、而之間、本奉行泰經參上、欲申殿下御返事旨之處、答云、以親宗被奏、隨御定切了之上、泰經不能奏聞、加之、公俊無指過怠及大事之沙汰、甚不便之由、件人内々傾奇事也、旁有憚奏達云々、次第勿論、然而御定之上、重不能申返、歸參殿下、申此次第之處、事體不穩歟、而綸言有限、早可下遣之由、有御氣色者、

下官云、只如關白御消息、可被下知之、

此事、太見苦事也、去年九月神嘗祭之時、雖無先例、被拘留了、其後、殺勘使下向之時、尙可被下遣之由、粗雖取御氣色、尙以被留置、又去正月元三之間、必可候宮中之由、頻以歎申、仍元三之間、宮司不候宮中之例、仰官令勘申之處、重服之輩之

外、無二其例一由勘申、而仰云、其例雖レ不二相似一、於下不二候逐一之條上者、已無二差別一、仍尚在レ京、可レ待二禰宜等參洛一之由、被二仰下一、度々如レ此事切了、今無二指由緒一、被二下遣一之條、次第之沙汰、已失二首尾一、如レ此事、君不レ知二食子細一、傳奏之人存二道理一、可二申沙汰一事也、末代之事皆以如レ此、見二此等之次第一、不肖之者大事奉行、彌辭遁之思太切、爲レ之如何々々、

一官外記、勘二申外宮鞭懸木拔落一事、仰令レ行二御卜一、件文須二留置一也、而當時風病不レ快、不レ能二出仕一、仍御占日次、若在レ近者、可レ催二他上卿一之由、仰含返賜了、

一刑部省、并申二外宮禰宜忠倫、光忠等訴申贖銅一辨之間、〔省〕納非法事、

申云、未レ奏二聞内覽一、先以二禰宜等申狀一、申二殿下一之處、可レ問レ省之由有レ仰、仍相尋之處、申狀如レ此者、

余云、早可レ内二覽奏聞一、抑、此申狀之中、長治年中、祭主親定卿已下致二贖銅一、辨皆以二色代一辨レ之、彼例可二注申一之由、可レ被レ仰二祭主卿一歟旨令レ申、頗雖二和讒一、事理可レ然歟、只省陳申旨如レ此、此事可レ勘二申先例一之由、可レ被二仰下一歟〔者〕、

一祈年穀奉幣事、

申云、十八日也、兼光奉行也、下官可二參勤一歟如何、

余云、先可レ被レ申二左大臣一、如レ此事自二上臈一可レ催也、隨當時〔有〕二所勞一、隨二彼左右一、重可二告示一、其時可レ申二左右一者、

一下官申二上卿辭退一、并灸治事、

申云、奏二事之由一之處、仰云、於二上卿事一者、忽可レ被レ仰二誰人一之由、不二令レ存御一、於二灸治一者、早可レ令レ灸者、

此上卿於レ事有レ恐、付二内外一、過失難レ遁、恐頑之性、不レ足二器量一、仍度々固辭、尚以無二許容一、是又可レ爲二無緣之者所役一歟、左府左大將等内々被二申入一了、凡不レ被レ仰云々、何爲、

下官尋問云、神宮文書、下二官底一、請文早可レ進、予レ今遲々如何、

申云、今日參上之次、可二持參一之由相存、尋二隆職一之處、未二沙汰了一由令レ申、仍且所二參啓一也、來四日大原野祭奉行、其後五六日之間可二持參一者、

又問云、犢庭御厨事如何、中云、去年付泰經奏之、未被仰左右、元忠已夭了云々者、

此後、覽談雜事、退出了、

二日、乙丑、中御門中納言被來、言談之次語云、去十六日節會内辨左大將、雨儀之間、毎事無其禮云々、内辨參上之間、依無雨路、隨身指笠、外辨參列之時雨止、仍不用笠云々、内辨奏宣命見參了、復座之時、忘却件文等、欲著座之間覺悟、更下殿召之云云、又去七日内辨、同左將軍也、而入御之時、内侍取御劔即居座、不待取璽云々、此事不定也云々、又供御膳之間入御、内辨被仰采女等云、於三節者、雖入御可供之、獻已下〔人〕不可供云々、然而采女等逃亡、不供三節云々、又御膳遲々之間、内辨仰新宰相頼定被催之、而頼定敢不聞入、不催之云々、此事未曾有也、縱内辨雖行非例事、爭不傳催、更不可爲參議〔之〕失錯事也、末代事、〔下〕不從上、毎年如此、況無權之上卿可用心事也、頼定之所存、於御膳〔者〕、藏人方沙汰也、何被催仰參議乎○乎一本作哉云々、道理雖可然似守株、内膳別當、〔公卿〕參候之時、下殿催之、不候之時、内辨仰參議催之、古來之流例也、或又内辨直尋催職事、頼定偏守此儀、不知彼説也、左相府被執仰職事〔之〕記云々、受彼諷諫歟、又被語云、除目竟夜、筥文之外記不足、仍外記史生可取之由、諸卿相議被仰之、上卿三條大納言、而大外記頼業與人申云、外記不足之時、史取之、定事也、於史生者、依有所勞、不能列立云々、大略所存申、件役史生之中、闕官所之史生勤之、自餘之者、先例不從此役云々、上卿被尋史、大夫史隆職宿禰申云、初中兩夜、史勤代官了、先例、史生爲外記之代官、不可勝計、史生不候之時、史勤之、希事也、雖然依別御定、於二ヶ夜役之了、至于今夜力不及、史生乍候逃避、太無其謂云々、仍上卿付藏人辨兼光、被申執柄、執柄被仰云、史生惜可能寄、若不勤仕者、重可有勘當者、上卿召大外記、頼業參議座下、奏仰云々、被仰此旨、而尚申無術之由、上卿〔重〕又被申事之由、于時關白大怒仰頭辨、史生被下陣、爰隆職、訴成塾、○一本成熟、訴史勤此役云々、〔史〕頼業、辭遁理運之役、頗損面目云々、人々不爲可歟、〔云々〕此事、又頼業申状、似

守一隅、又內辨之間、有被問事等、少々示了、數剋
之後退出、
三日、丙寅自源納言之許、送大間抄一卷、
四日、丁卯此日、大原野祭也、上卿邦綱卿、辨兼光云々、
下官奉幣如恒、（陪膳季長朝臣、奉行職事家季、幣取雜色平基業、）異姓之者取幣事、
尋先例之處、其數不可勝計、仍所用也、於奉行
陪膳者、不撰姓事也、向其社方奉拜如恒、隨身
一人、褐冠帶壺胡簶如恒、
五日、戊辰或人云、明日於內裏可有盡兒師云々、
六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也、精進都狀加署（如恒、）
七日、庚午申刻許、源（中）納言雅賴來、良久談話、深更歸
去了、此次被相語云、（去）元日節會內辨左大臣一獻
已前早出、第二人、皇后宮權大夫定房下殿、押笏紙
行雜事、而不可押笏紙之由、有㧞難之人、太無
其謂、康治之比、宇治左府早出之時、中院入道押笏
紙行之、謬難太無術之由、令鬱陶云々、此事、余案
之、押笏紙非難事歟、又一獻已後、三獻可被行
之由、讓次人、（實房卿）著仗座、見見參奏聞之後復座、
不被行三獻云々、實房卿云、無內辨、行三獻
事、何年例哉（云々）、此事太不當、縱內辨雖存失
儀、依其讓被行三獻、何事之有哉、何況略事之時、
三獻以前奏見參常例也云々、余案之、三獻已前、
奏見參等例、凡不覺（悟）頗以早速歟、先日、三條
亞相被讓（得）內辨之由、兼光令相語、已僻事歟、
是則、以定房（說）、雅賴所談也、後聞、實守卿在
座云、此事見土御門左府記云々、三獻讓次人、見
見參事也云々、又除目事等、多以令談、其次云、西宮
文章生外國所有云二度掾、三度介事、依不審尋
師元朝臣之處、答云、文章生ハ外國シテ、秩滿之後、
依散位之次第、任京官敍爵也、而辭退敍爵之輩、
自散位又代令外國、謂之二度掾云々、於三度
介者、師元之令答旨、不分明云々、
（八日、辛未今日、發遣春日幣如恒、陪膳季長朝臣、奉
行賴高、陰陽師權助濟憲朝臣也、）
九日、壬申今日、春日祭也、又太神宮御祭也、沐浴解除如
恒、
十日、癸酉己母遠忌也、布施取等、遣法性寺堂如恒、
不從神事佛事、定事也、
十一日、甲戌依旬日沐浴解除、陰陽師周平也、作事了
地、令占吉凶、一、二條萬里小路、（當時領也、）二、土御門高

倉、（土御門宰院御所可也、本主定隆卿、俊家卿、可二相憚一之由也、）以二今月五日酉時一、令レ占
レ之、一不吉、二吉云々、又泰茂來、同問レ之、占趣同事
也、此外、在憲朝臣、時晴、濟憲等之許、以二占形一問二遣
之一、在憲濟憲等、共以レ二爲レ吉、時晴獨占云、一不レ宜、
二不吉云々、四人爲レ吉、二、一人爲二不吉一、於レ一者、五
人皆爲二不吉一、仍雖レ〔欲〕レ相二傳邦綱卿一、有二示事一、仍不
レ遂也、
十四日、丁丑 女房俄損二心地一、仍所々修二誦經一、亥時許事
也、則復二尋常一了、
十五日、戊寅 依二昨日召一泰茂來、令二卜筮一、無二殊咎一云
云、又五輪房法印來、令二護身一、余相逢、雖レ爲二神事一、
於二他所一不レ可レ憚之由、兼康所レ申也、加之、先々如
レ此云々、自二去九日一、爲レ避二犯土一、渡二居賴輔朝臣南直
廬一也、但護身之時、尚渡二別棟屋一也、〔此日、祈年穀奉
幣定也、上卿左大臣、辨兼光云々、今夜、以二泰茂一爲二
女房一令レ修二土公祭一〕
〔十八日、辛巳 此日、祈年穀奉幣也、上卿左大臣、〕
十九日、壬午 此日、乙童（生年五歲）、參二春日社一、密儀也、行頼、盛
房、貞俊、信光、賴高（藤氏職事爲二帶刀一也、）等、騎馬在二車後一、此外、
侍六人、乳人車一兩也、女房、幷祖母、尼上相具也、則

件人車令レ參也、宿所松殿、兼日相二觸僧都一、仍借請、
被二借與一也、件人、南都事有二相違等一、一條院依レ爲二法
皇御領一也、仍儲事等不二相示一、竹林院禪師覺乘致二其
沙汰一〔也〕、自二陸地一參也、卯刻出京、申刻着二宿所一、乘
燭參社、其間甚雨、無二便宜一云々、昇二放車一、昇レ之如
レ恒、賴高着二衣冠一取レ幣、神主時盛申二祝詞一云々、次
參二若宮一、預申レ祝云々、各給二大褂一、今日、故殿御忌
〔日〕也、於二女院御堂一、女院、皇后宮、下官、三人佛事、
一度懸並有二供養一、如二去年一、
廿一日、癸未 今日、物詣〔之〕人々歸洛、辰刻、參二南圓堂、
東大寺等一云々、午正中、出二奈良一、乘燭入洛、今夜歸
宅、
〔廿一日、甲申 依二犯土一、向二隨身所一忌レ之、沐浴解除如
レ例、〕
〔廿二日、乙酉 昨日物忌也、忌出如二昨日一〕
廿三日、丙戌 酉刻許、左少辨兼光來、先日所レ下二官底一之
神宮文書請文持來、兼光依二持來一、不レ書二副請文一、仍尚
書加二可レ送之由一、示仰了、明日可二書進一之由令レ申、又
有二令レ下之文等一、
一官寮、占二申外宮鞭懸木拔落一事、

官卜申云、依神事違例不信不淨所致歟、
寮占申云、公家御藥、怪所病事、
件御卜、去十一日、新大納言實國卿參行云々、下官依故障也、
仰、任御占趣、宜令致祈請、
一神祇權少祐大中臣爲定稱勘言上、正六位上大中臣清定、修造神服麻兩機殿々舍事、
仰、令候、
一同注進言上、外宮馬斃穢之間、科祓之狀事、
仰、禰宜一人令科祓、疑殆尤多、他禰宜等、若不參會歟、有何故障、闕怠長番哉、宜令辨子細、
已上三ヶ條、即返下兼光了、
件事、光雅奉行也、而依遭喪、渡兼光也、仰詞、即光雅注送云々、
此次、下官問兼光云、刑部省贖銅之間事、如何、
兼光申云、可問祭主之由有仰、非宜旨、只以消息內々可尋問也者、
兼光語事等、
一祈年穀奉幣、去十五日定、十八日可發遣、而依平野社穢氣延引、廿五日定、廿八日可被發遣、上卿左大臣云々、
一去比依神宮怪異、有御卜、而無御參陣、依不審、問長方朝臣（件人奉行也）之處、承御灸治之由、申殿下之處、可催他上卿之由有仰、仍可催實房卿也云云、
余案此事、被置神宮上卿、偏來觸、隨處分可催他人也、不肖上卿於事如此、長方之所行、怪也奇也、爲之如何、
一一昨日、禁中有連句、永範卿、俊經、通親、隆房等朝臣、親宗、兼光等、〔候之〕、於御前有此事、尹範藏人執筆云々、〔支〕字三十餘韻〔云々〕無興云々、
一去元日節會、左大臣退出、三條亞相、受取內辨而之間、皇后大夫候座、仍被行內辨云々、此事太不審、乍置上臈、不可被讓下臈、兼光聞誤歟、不審不審、
又云、三獻以前、被見見參等、立樂已欲默止、仍賴業等申行、令行立樂了、於三獻者、無內辨行三獻之例、不見之由、實房卿執之、仍內辨歸着之後、被問實房云々、答此旨、定房不語、頗有論云々、
余問兼光事等、

二百八十六

一女院御領舟木庄役夫工事、如何、申云、今朝相逢盛光、於田數六十町者、可濟所當之由令申含了、盛光承諾了云々、

一女院御方、殿上人世間役事、申云、忽可被催仕世間之役之儀不候、只外記知所之殿上人、可催除之故云々、

少時、兼光退出了、

〔廿四日、丁亥、參女院御方、逢公舜法印、上皇今夜入洛給云々、〕

廿五日、戊子、入夜參院、女院御方女房相逢、神宮上卿事辭退之趣、粗令申了、又明日灸治之由、同令申了、灸治之假、御熊野詣以前令申了、而無日次之間、于今遲引也、欲參內之間、內裏自去夜有七ヶ日穢云々、五体不具、仍不參、歸家了、

廿六日、己丑、施藥院使丹波憲基來、加灸治、卅餘所也、今日、先十九所灸了、

〔廿七日、庚寅、今日、依血忌日不灸也、自今夜、女房祈、始藥師供、法印公舜也、〕

廿八日、辛卯、今日、又加灸治、今朝、兼光神宮文書、下官底之隆職請文進上了由、消息書進之、今日、憲基來、灸治了、依爲恒事、只賜一重、御衣也、

三月

一日、癸巳、今日、密々有和歌會事、遣清輔朝臣許、令付勝負、此日、最勝金剛院執行泰寶、依謀書事、被上所帶、被追却在所了、其事、濫觴法眼尊忠、同御堂撿校也、以現存之阿闍梨證玄之解文、被補全範、慈德寺阿闍梨、件法眼放解文之所也、其事、法眼一切不被知、偏泰寶之結構也、事及公家之沙汰、被尋法眼、仍以泰寶證文等奏聞、爲親宗奉行、停止所帶、可被追放之由、被仰下云々、件僧〔本自〕不善者也、然而父法橋泰詩爲重代奉公之者、仍少々之過怠、被相宥之處、今有此事、可彈指事也、今日、灸治三ヶ日內也、仍不修句祓、依兼康申也、

〔二日、甲午、今朝、關白被向宇治、宗家被相共也、依明日一切經會也、〕

三日、乙未、自今夕、女院有御不豫事、是御灸治之間令居給也、令卜筮之、占云、土公、鬼靈、靈氣之所崇云々、依此事、相勞灸治參上、攝政昨日相共室家、被向宇治、依一切經會也、

四日、丙申女院御不豫、今朝御減、申刻許、又令更發給、依灸治殊痛、今日不參入、未刻許、兼光來相逢、灸治之後、未解除、仍不取文書、只兼光令讀聞之、內宮二禰宜元滿逝去之替、以權一禰宜忠定神主、可被補之由、祭主卿推擧申事也、仰依請、權第一禰宜非重代之者、件忠定爲重代之禰宜、仍所被抽補也、此外無別事、暫談雜事、退出了、

五日、丁酉今日、女院御不豫、令減給、但依御占、自今日三ヶ夜被行土公鬼氣祭、（時晴勤仕之、）今日依日次宜也、

今日、大夫史隆職宿禰來、仰文書目錄之間事、賜目錄、申可書進今一通由、仍此事、昨日仰兼光了、而隆職參入、〔有〕事次直所仰也、隆職申云、今日有行幸奉幣日時定、仍所參陣也云々、自今夕、被行大般若御讀經、是恒例事也、而依御不豫、被忩行也、

六日、戊戌今日、女院御方有御沐浴、然參上、其後殊事不御、晚景頗有御更發氣、入夜御平愈、及深更退出、

七日、己亥自今日三ヶ日、公舜法印參上、奉授戒、又自今夕、同人令始修不動供、又被始法華經御讀經、是下官沙汰也、今日爲勞灸治、不參女院御方、今日無御更發事、

八日、庚子參女院御方、今日事宜御坐、自今夜令修施餓鬼三ヶ日、（寬殷闍梨、）是下官沙汰也、又招魂祭自今夜三ヶ日、（周平朝臣、）今日、祈年穀奉幣定也、上卿左大臣、參議實守卿遲參、仍奉行辨兼光書之云々、

今日、隆職宿禰持來神宮文書目錄請文、

九日、辛丑左少辨兼光來、昨日遣召也、余相逢、申神宮上卿辭退事、（依女院御不例也、）明旦奏事由、可示左右之旨所申也者、今日兼光來、下文、祭主卿言上、六畜五體不具穢事、

仰令明法博士勘穢否、即返下了、

件事、先例有沙汰、於六畜者、不被用五體不具之穢云々、而神宮裁奏狀、申三ヶ日穢之由、仍所被問法家也、兼光語云、十四日臨時祭、十一日祈年穀奉幣、十九日八幡行幸、（上卿別當參議實守、（六位）辨重方、外記俊康、六位史隆職、撿非違使、）來月十三日、賀茂行幸云々、又神宮文書請文等事、先日可下知官之由、仰兼光、而昨日隆職宿禰申不聞由、仍問兼光、兼光申云、偏懈怠也、無避申方、昨日、

於陣頭逢隆職、欲下知之處、令申次第、皆所承也、深以恐申云々、又和泉國舍人事、仰付了、申時許、長光朝臣來、良久退出了、今日聊有所惱氣、仍不參女院〔御方〕、今日早旦、定成督來、問女院〕御不例之間事、申可進御藥由、退出了、〔云々〕入夜、邦綱卿參女院御方云々、

十日、壬寅、參女院御方、昨今別事不御、但御不食、凡不令減御、今日、伺候院之入道法師、（名西光、左衛門尉入道也、故信西乳母子云々、）淨妙寺領立堂、令供養云々、上皇渡御、公卿、殿上人、院北面人等、濟々行向云々、可彈指之世也、導師三井寺前大僧正、依院宣被請云々、

十一日、癸卯、沐浴解除如恒、今日、祈年穀奉幣、上卿左大臣、辨兼光、辰刻、上卿參八省、未時使立云々、

十二日、甲辰、自朝參女院御方、主税頭知康參入、奉見御灸治腫、申御瘀治等、未時、兼光來、下官依候此御所、卽參上、余於便所相逢、兼光云、上卿御辭退事、十日、上皇渡御西光堂供養、終日不能奏事、十一日祈年穀奉幣、今日參院、付泰經奏聞之處、仰云、度々雖辭申、依無可被仰之人、默止、今女院御不豫、尤不便、早可被仰他人、但關白相計其人、可被仰、是暫之間事也者、只今參殿下、欲申此由、且爲御不審、所參入也者、此次、明後日臨時祭、陪從賴輔朝臣、被相催、不能參入事、云付兼光了、件人奉行也、今度殊密有其沙汰云々、兼光云、上卿事、明日奏聞、關白御返〔事〕、卽可參啓者、明日隆職宿禰可來之由仰遣了、

十三日、乙巳、未刻、兼光來云、上卿事、關白被申云、女院御不豫事頗有煩由所承也、辭申旨尤可被據用、暫可被仰之人難計、仰須在勅定者、今朝奏事由之處、仰云、可催皇后宮權大夫定房卿者、只今可仰遣、且所參啓也、余云、縱被仰人未定、於辭退條者、已以許容、然者、今日、可遣出納、可渡文書也者、且是文書等撰下官底之間、有相違事等、給出納、可仰子細之故也、又納目錄之覧筥中、可下文有兩三通、仍取出給兼光了、兼光暫相待隆職之處、遲參、仍退出了、今日、兼光語云、去年所有沙汰之異國之供物事、有返牒、永範卿草之、敎長入道可淸書云々、件狀、只偏褒進物之美麗珍重之由云々、尙一筆可注進先例之由歟、宋朝定有所思歟、答進物等、法皇遣物、（蒔繪厨子一脚、納色革三十枚、同手箱一合、納砂金百兩、）

入道相國遺物、（劔一腰、手箱一合、在物具等）件物等之體、偏新儀歟、色
革納廚子、頗以荒（○荒下恐脱凉字）也、又武勇之具出境外、
專不可然事也、如此大事被問人々、殆可及彼
議歟、又返牒狀、以法皇稱太上天皇、是又辭尊
號入佛陀之道、豈稱上皇哉、尤有不審事也、如
何、保安返牒之草、（在頁草之、清書定信也、件正本草也、）取出令見、將兼光
退出了、
施藥院使丹波憲基、依昨日召參上、余相具、參女院
御方、先是、知康參入、退出了云々、憲基奉見申云、
此腫、偏御灸治計也、非別腫物、然而可付御藥
云々、即進御藥、入夜歸家、沐浴解除、是解齋之祓
也、亥刻許、出納右衛門志盛俊來、光經相逢、計渡文
書、委合目錄了、又取出納請文櫃二合、覽筥一合、
也、持人出納所相具也、抑、今日、女院有穢觸之疑、
被尋法家之處、不爲穢云々、
十四日、（丙午、）自今日、爲下官沙汰、於春日御社、以六
口僧、始行大般若御讀經、云遣僧都許也、有可始
之報、日來、於御所、被行同御讀經、今日結願也、又
今日、自攝政之許、被始御修法、（不動、法印公舜行之、）云々、今
日、又知康參入、來此第、召前問子細、殊事不御云
云、此次問聞灸治口傳等了、
〔十五日、（丁未、）自夜深雨、今日、不參女院、隨日漸々
有減也、〕
十六日、（戊申、）參女院御方、御氣色吉御座、爲悅々々、入
夜關白被參御前、良久言談、關白被語事等、
一元日節會內辨左大臣、一獻之後、退出之間、三條大
納言實房爲家禮、降向大臣、被讓內辨、實房卿聞
次第事、歸昇堂上之間、定房本自爲上﨟、存知行
之云々、此事太不審、乍置上﨟讓下﨟之、未曾
有事也者、
一同日節會、定房讓三獻實房卿、二獻以後、爲奏見
參等着陣、其間、勸三獻、而座中沙汰出來、無內辨、
行三獻之例不見云々、仍追歸了、內辨歸着、尋之
處、答此由、定房頻鬱云々、其時、實守卿云、大二條關
白爲內辨之時、讓三獻於土御門右府云々、覺悟彼
例、定房行之、僻事也云々、此事雖不覺悟、縱內辨
行僻事、已次人只可隨彼命也、末代公事不便云
云者、
一同節會、新宰相賴定、依內辨命催國栖、而乍堂
上放聲呼之、萬人解頤云々、是以傳說聞之、是

不レ被二信受一云々、
一傳大納言道綱、後一條院幼稚御時、參內、申云、金千兩打散テ御覽ハ、尤有レ興事也、早召二納殿一可レ被レ散云云、仍召二金千兩一御覽、更無二其興一之由有レ仰、于レ時、道綱實無レ興ク候けりと申テ併二稱說（○併疑）懷中一、退出、時人惡レ之云々者、
余問申事等、
一御膳遲々之時、仰二參議一催レ之、定事也、而賴定卿、凡〔不ニ〕傳催一云々、左大將內辨之時、如レ此云々、如何、
被レ命云、仰二參議一、定例也、
一上卿在二奧座一、召二外記於軾一哉否事、
命云、不二打任一事歟、不二覺悟一云々、
暫而、余依二窮屈一退出了、
〔十七日、己酉、入レ夜重家卿來、余相逢、良久言談、件人、日來煩二目病一、近日頗有レ減云々、〕
〔十八日、庚戌、參二女院御方一、自二今朝一、御腫所口出來云云、神妙事也、〕
十九日、辛亥、自二今日一、被レ始二御懺法一、（朝懺法、夕例時、）三七日、僧三口也、

廿日、壬子、此日、八幡行幸也、上卿別當參議實守、辨重方、外記俊康、（六位、）史隆職、（大夫、）檢非違使能成、（大夫尉、）藏人方奉行親宗也、辰刻出御、關白乘レ車供奉、左大將參仕、右大將所勞之後、未二出仕一云々、諸衞二三分、依二新制一、從類七人之外留レ之云々、行幸、今夜還御云々、
〔今日、憲基來、談二醫家事一、小口（心時カ）退出了、〕
廿一日、癸丑、今日、淸輔朝臣來、談二和哥事等一、去年冬、故長入道結二構和歌合一、件判者、彼朝臣也、而作者道因、（敎賴法師、）和哥五首之中、二首負、三首持、因レ之大怒、以下自歌、無二〔其〕難一之由、書二陳狀一送二淸輔之許一、件狀之間、（○一本作レ旨、）太嗚呼〔也〕云々、余粗見レ之、一々不レ得二道理一、淸輔云、雖レ可二陳返一、論敵還可レ有レ恥、仍如レ不二聞入一、後代人定見二理非一歟云々、尤可レ然事也、但淸輔之許、破二敎賴陳狀一、樣々令レ加二難之落書出來一云々、則持來、披見之處、次第理非分明、一々有二其謂一、無レ疑二淸輔之所爲一也、件朝臣、於二和歌之道一、不レ耻二上古一之人也、可レ貴々々、
廿二日、甲寅、入レ夜參二女院御方一、今日事外有二御減一、爲レ悅々々、先レ是、〔中將〕定能朝臣來、來月院中可レ有二鷄合一云々、公卿、殿上人、北面分方、或人云、明後日、

別當成親可ニ鴉合一云々、

自ニ去十四日一至ニ于廿日一、入道相國、於ニ福原一被レ修ニ護摩一云々、件之間、自ニ宋朝一送ニ使者一、入道不レ合レ眼、以レ人令レ逢之間、唐人大怒、歸了云々、凡異朝與ニ我國一、頻以親昵、更々不レ被ニ甘心一事也、

廿四日、（丙辰）今日、上皇令レ幸ニ石間一給云々、御夜宿云云、

廿七日、（己未）此日、奈良僧都信圓被レ來、暫言談、自ニ一昨日一被レ寇ニ候女院御方一也、法文事等相談、經ニ數刻一被ニ退出一、

〔廿八日、（庚申）參ニ女院御方一、今日甚雨、僧都被レ歸ニ南都一了、朝間雷鳴、又雹降云々、〕

卅日、（壬戌）參ニ女院御方一、關白被レ參、今日、佛殿聖人來、嗜闍窟山事、都遮雨音之間事問レ之、子細談說、尤有ニ其謂一事歟、件人說、可レ用ニ都音一云々、入レ夜、實嚴阿闍梨來、今日、時晴、持ニ來雹降奏案一、又有ニ熒惑犯一歲星一云々、

四月

〔五日、（丁卯）中御門中納言來、數刻談ニ雜事一、臨レ晚被ニ退飯一了、〕

〔七日、（己巳）本命日、泰山府君祭如レ恒、〕

八日、（庚午）此日、灌佛也、依レ相ニ當神事一、公家無ニ灌佛一、公家之院宮、皆有ニ此事一、女院御方、別當光長、（依ニ四位故障一、五位別當奉ニ行之一、）判官代信國、藏人範行也、今日、法印公舜、阿闍梨實嚴、信助等來、各相逢謝遣、依ニ先日召一、陰陽頭在憲朝臣來、爲レ問下姙者着ニ着帶一日次上也、申云、來十五日丁丑時午、件日爲レ祓、可ニ參仕一之由召仰了、此次、相ニ尋在憲一事等、

一有ニ姙者一、憚ニ犯土造作一哉否事、

在憲申云、本文云、門戶井厠憚レ之、於ニ自余作事、犯土一者、更不レ可レ憚、但近代、或以ニ今案一忌レ之云々、未レ知ニ可否一者、

一假令、人有ニ家二一、以ニ甲家一爲ニ本所一、（一夜留忌、）以ニ乙家一爲ニ旅所一、（四十五日留忌、）而於ニ乙家一、经過ニ四十五日一了、仍已留ニ其忌一、然者、自ニ件在所一、大將軍、王相方、犯土造作、可レ憚、爲レ之如何、

在憲申云、犯土之所爲、他人之預（○一本作レ領、）者、爲ニ他人沙汰一行レ之無レ妨、又旅所、縱雖レ付ニ四十五日之忌一、其後又一夜も宿ニ本所一ハ、件忌卽可レ付ニ本所一、不レ可レ有ニ二

忌一也、於二旅所一、全過二四十五日一、未此後不レ宿二本所一之間、其恐在二旅所一、而更宿二本所一、件忌早移二其所一也、定二置本所一、此故也、若不レ持二本所一之人ハ、一所ニ留二四十五日之忌一ハ、又他所同ク宿二四十五日一テ、移二彼忌一也、於下（〇一本作レ懺）定二本所一之人上者、他所之忌、極易レ移也云々者、

一金神七殺方事、

申云、度々有二沙汰一、近代都被レ棄了、不レ被レ忌レ之云云、

一三寶吉日事、

中吉之中辛未、下吉之中庚午、共不レ用レ之、又雖二下吉一、戊寅、〔丙寅〕、爲二次上吉一用レ之、尙勝二中吉一云々、又申日雖レ憚二佛事一、戊申日入二吉日一、用捨在二時議一、但多分强不レ用レ之、又白川院御時、壬申日、不レ入二吉日一之、申日被レ供二養御經一、是希有事也者、

一竈神、憚二方角之忌一哉否事、

申云、尤可レ憚、泰親朝臣申二不可レ憚由一、是不レ知二案內一也、公家御竈神、毎二行幸一奉レ渡レ之、因レ之所レ令レ申歟、彼者別事也、更不レ可レ准レ之、行幸之每度爲レ奉レ動レ之、本自不レ染レ地（〇一本作レ添）也云々者、

今日、有二小除目一、山城介三善有康、（今夜敍位之史也）此外、諸國椽〔一〕此外無二別事一、

九日、（辛未）僧都宗覺來、眞言事等談、今日晩頭、按察使公通假葬、宿病之所レ致也、分段之理、不レ嫌二老少一、可レ哀可レ哀、

十日、（壬申）今日、女院御方、御懺法結願也、余獻二小捧物一、

十二日、（甲戌）佛巖聖人來、談二法文事等一、數刻歸了、又令レ見二佛舍利等眞僞一、件人能見知之故也、午刻許有レ火、院御所七條殿云々、以レ人遣見、一定云々、仍營參、依二所勞一、日來籠居、然而、事不二默止一、相勞所二參入一也、院御二參-籠今熊野一、女院、新院御在所也、當院共渡二給法住寺殿一、余參二彼御所一、火焰不レ及二七條殿御所一、巽角之萱御所許令二燒失一了、平大納言重盛卿參入、令レ壞二中廊一云々、余以二藏人一申入、退出了、

十三日、（乙亥）今日、賀茂行幸也、兩大將不レ被レ參、右大將、日來籠居、左大將、卅日穢氣云々、關白車供奉、

今日、前豐前守能業男、於二家中一令レ加二元服一、件人、女院御乳母子也、仍於レ前有二此事一、以二四位侍從俊光一、爲二加冠一、以二家季（高松院殿上人）光能（皇嘉門院殿上人）兩人一、爲二指燭一、共諸大夫也、依二當時上臈一令レ役レ之、以二大宮大進行

類（正五位下也、）爲理髮、又職事下﨟取置物具、是雖不可必然、依爲御前役、令勤仕也、以西出居廣庇、爲其所也、

行幸賞、上卿別當成親、（叙正二位、）參議實守、（追可被仰、）辨重方、（讓子實親、叙正五位下、）外記俊康、史隆職、（追可被仰、）檢非違使能盛、（追可被仰之、）

十四日、丙子、長光朝臣來、〔數刻談故事、〕

今日、吉田祭奉幣也、其儀如恒、奉行光能分配也、

十五日、丁丑、天晴、此日、有着帶事、（帶家中儲之、）早旦、以駿川（阿イ）權守盛房、爲使、遣東寺法務禎喜許、依吉例、殊遣件人許也、盛房依無障用使也、（着布衣、）卽歸來、吉時午刻也、陰陽頭在憲朝臣、（衣冠、）參候、施藥院使憲基、（布衣、）同以參上、進御藥等、（仙沼子十五丸、此中、一丸別加之、）以件藥、縫裹帶中、卽帶之、（向吉方辛方也、）次有祓事、（陪膳盛房、役送保行、藏人五位職事也、件人又無障也、）其儀如恒、次醫師、陰陽師等退出了、今日、憲基呼前、仰醫書事等、有千金秘髓方云書、令見之、憲基申未見由、此中有云、年月日、神事、件事、於月神者、一〔切〕無之由、丹家之最所申也、而定成貞時等、申有月神之由、而今此書有月神、仍問憲基、頗有不審之氣、尤有興事也、

〔十六日、戊寅、聞五輪房所勞之由、進訪、自去十日、如瘧病云々、〕

十八日、庚辰、今日、五輪房法印入滅了云々、顯密棟梁、惜而有餘、就中、多年相憑之人也、可哀々々、

〔十九日、辛巳、覺知法印來、〕

廿日、壬午、自今日止念誦、雖無齋王禊、爲恒例事、

廿二日、甲申、此日、關白賀茂詣也、其儀不齊、仍示可注送之由〔於〕源納言之許、仍大概注送之、其狀云、

巳時、參大宮亭、以寢殿南庇爲公卿座、裝束如常、有打出、（牡丹敷、）五條中納言、別當中御門中納言、花山院中納言、余、左大辨、大貳等、參集之後、殿下令出座給、人々家禮如常、卽令敷穩座、自階間東邊以西敷之、人々退座、殿下令移着給、（南面、）五條中納言已着圓座、（北面、）源中納言、宰相中將等參加、舞人爲先上﨟東渡、神寶已下西渡如常、今日舞人馬、舍人居飼等不被渡之、人々起座、殿下自南階令下給、人々到中門外北腋邊、無御揖、御車後左少辨兼光、御共檢非違使盛國、（大夫尉、）路、大宮三條、（令通院御棧敷給、室町東三條北、）一條大納言、西洞院邊、被參會云々、午訖出門、申時令着下社給、祓儀如先々、殿下入西腋

門、廻北、自前令着給、自北腋門出、令參社頭給、依座狹、公卿不盡着、陰陽頭在憲朝臣修御祓、資泰朝臣爲御手水陪膳、季長朝臣爲御禊陪膳、御奉幣儀如恒、但兼光取進金銀幣、入第一間、如例、祝資光獻葵桂、先令指桂、次令懸葵給、大武卿、後日云、先例先令懸葵、次桂也、事了、令着座給、人々候座之後、東遊、先廻御馬、舞人重進、依所勞退出、御琴持遂其馬、舞間、社司等獻神酒、禰宜祐季初從此役、殿下御酒只一度、欲退、依人々咳氣、更終三度了、他事例令出給、陪從任例唱也、遠止女一哥、源納言資賢卿、放音和之、其聲叶時、其曲優美、上下皆稱有興、漸進馬場、欲止之刻、聊唱秘說云、好方近久等止音側耳、是神伏歟、於馬場令馳御馬了、令參上社給、余依所勞、自此退出了、已上、雅賴朝臣注進旨也、後聞、季長、自下社退出、仍資泰一人、上社兼兩陪膳云々、又一條大納言、自川原邊退下、不參着下社云々、又三條大納言實房申可參仕之由不參、仍上皇御不請、令恐懼云々、

廿三日、乙酉、此日、賀茂祭也、近衞〔府〕使右中將通親、中宮使左少將維盛（權亮也、）云々、

廿九日、辛卯、高尾聖人文覺參院中、眼前所望千石庄、依無許容、吐種々惡言、殆放言朝家云々、仍北面輩承仰搦捕之、凌礫給檢非違使云々、是又天魔之所爲也、

五月

二日、癸巳、此日、院中有鷄合事、公卿、殿上人已下、北面、上下、僧入道等、左右舍人、其數繁多云々、左打錦幄、右作黑木假屋云々、各其風流、盡善盡美、但右殊依有禁制、不用金銀錦等之類云々、然而甚優美也、摸臨時祭舞人指頭花等云々、左乖制法、盡金銀云々、凡此經營、其費不可勝計云々、左頭大納言重盛卿、左頭中納言邦綱卿云々、左右舍人之外、餘人所不見云々、子細尋參仕之人、可記置之、絆希有也、

〔三日、甲午、今日、北面鷄（切イ）合、內々事也、〕

〔七日、戊戌、今日入夜觀性法橋來、數刻談法文、今日、女院入內給云々、〕

九日、庚子、昨今甚雨、鴨河洪水、

十日、辛丑今日、比叡小五月也、有二競馬五番一云々、季御讀經、同時僧名、史所二持來一也、留レ之返給了、
十二日、癸卯參二女院御方一、來月下旬、關白於二法性寺一、可レ被レ行二八講一、鴨院御八講例云々、女院、皇后宮可レ有二渡御一云々、
〔十三日、甲辰自二今日一、始三行恒例大般若讀經一、覺智法印率二吾伴侶一所レ來、〕
〔十九日、庚戌參二女院御方一、恒例御舍利講如レ恒、〕
廿一日、壬子〔長光朝臣來、〕文章生宗業、經尹子、稱二宗光朝臣息由一、云々、被二方略宣旨一、而依下爲二非據一事上、被二召返一了云々、兼光奉行云々、仍被二勘發一云々、儒中、稱二職事矯餝之由一歟、
〔廿二日、癸丑南北衆徒大發云々、〕
廿三日、甲寅今日、大般若經結願了、覺智被物相加、自餘只一裹、依レ爲二恒例事一也、自二今日一、被レ始二最勝講一云云、小童有二發心地一所勞、後聞、今日、左大將以下公卿濟々、參仕云々、朝座敎緣法印、證〔讃〕、問者榮禪山、夕座、澄憲、少僧問者良有興、澄憲說法珍重云々、今日、頭辨仰二御願趣一云々、
〔廿四日、乙卯第二日也、朝座顯眞僧都、問者勝詮、興、夕座覺憲、律師、問者惠珠、東、公卿三人參入云々、〕
廿五日、丙辰天晴、凱風頻扇、炎熱自散、此日、最勝講第三日〔也〕、未刻、着二束帶一參內、關院第、下官日來有二所勞一、不レ出仕一、猶雖二不快一、相扶所二參仕一也、候二殿上一、先レ是、六角宰相家通、修理大夫信隆、新三位基家等在レ座、上﨟卿相等未レ參、余召二行事藏人光重一、問二事具否一、僧等未レ參云々、即余起レ座參二御所方一、小時、藏人左少辨親宗參仕、申云、左相府、左大將等參二候殿上一、僧等又參集、被レ相二待殿下御參一也云云、頃之、下官歸二着殿上一、左府、左大將、源中納言資賢、平宰相敎盛、左大辨實綱等在レ座、良久、跕、中一、親宗入二上戶一、氣二色左大臣一、左大臣即被レ示二可レ奏之由一、先レ是、被レ問二事具否歟一、親宗今告二殿下御參一歟、即歸來、仰二可レ始由一、大臣便被レ仰レ鐘、親宗經二小板敷一、向二中門方一、仰二小舍人一、太奇、可レ仰二圖書寮一也、左大臣密語云、大辨藏人頭、仰二六位藏人一、中少辨五位藏人、仰二圖書寮一者也、未レ聞下仰二小舍人一之例上云々、即槌レ鐘、出居暫不レ昇、仍大臣揚レ音被レ催レ之、次左中將定能朝臣已下次將六人着座、對南簀子敷也、東上北面、次左大臣以下經二上戶一、并年中行事障子北一、件障子、爲レ風被二吹顚一、仍大臣仰二藏人一令二立直一、又令レ引二簾方一、着二御前座一、北上東面對西簀子也、立二日隱一、次僧侶參上、其路、經二中門廊椽一、并對廣庇等一也、證誠（讃、下同）（○一本作證）三人、山階寺權別當〔前〕權僧正覺珍、權僧正公

頭、法印権大僧都教縁等也、已上入二西面南第一間一、(要月放レ屏)經二佛前一、着二證義者日座一、件座、東上南面也、講師、聽衆入レ自二同間一、各着座、〔次講師登二高座一〕講師権律師範玄、讀師忠珠、(○珠恐珍)各先着二禮盤一、禮佛之後着レ之、講師經二御帳後一如レ恒、次威儀師、僧告着之後、聽衆座第一也、若二打レ磬、公卿置レ笏、次唄、次堂童子着座、左方、左衛門佐信章、宮内少輔棟範、右方左少將成經、侍從雅忠、次分二花宮一、次散花行道、北路、經二南第一間一、可レ經二二間一、未練歟、次講師啓白、此間、威儀師置二御經二卷於講師座前一、經机立二御帳南邊一、威儀師起レ座經二簀子一、更入レ自二第二間一取レ之、經二佛前一置レ之、歸二着之一、次說經了、論義、問者昌俊延暦寺、(○一本作二建曆寺一)次依二證誠命一打レ磬、次衆僧退下、次公卿退下、爲レ先二下臈一、次出居退出、次左大臣、以二藏人一召二親宗一、奏二事由一、即仰二鐘槌一、鐘之後、出居參上、今度、通親已下也、次公卿着座、次僧侶參上、次第同二朝座一、倶無下分二御經一之儀上、講師知海法橋、山、問者相覺、興、知海老耄之間不レ聞、得二疑難之詞一、仍顯眞僧都於二下座一、粗示二聞之一、證誠覺珍答レ之、顯眞無レ所三于陳二酬陶之趣一、講師問者證誠之外、下座〔之〕僧侶、專不レ知(加イ)レ詞事也、尤狼藉也云々、事理可レ然、又二重疑了之後、蒙二證誠命一之後、問者加二重難一者也、而不レ待二其命一、相覺出レ詞、仍更證誠勘二發〔之二〕相覺弟子也、論義了、僧侶、公卿、〔可二〕出居退下一、如二朝座一、下官不レ着二殿〔上〕座一、參二御前一、奉レ拜二龍顏一之後退出、次參院、以二信基一入二見參一、又以二同人一申二入女院御方一、此一兩日、聊不例御坐之由、有二其聞一、仍申入也、次退出了、今度、新聽衆一人也、貞敏、貞慈法師子也、東大寺、小童、今日猶發了、修二百座仁王講一、

〔廿六日、丁巳 今日、朝座藏俊法橋、問者貞覺、山、夕座道顯已講、問者信性、山、云々、〕

廿七日、戊子 今日、最勝講結願也、下官依二所勞不快一、不二出仕一、朝座弘雅、問者貞敏、東、新、夕座明遍、問者顯忠、後聞、貞敏所作優美也云々、小童又發了、

廿九日、庚申 又小童發了、一昨日、今日、同驗者也、件兩日事外宜云々、仍尚明後日、可レ請二此僧一云々、今日、又始二觀音經讀經一也、南北大衆蜂起、凡無二可レ止之期一云々、或人云、長者御沙汰懈怠之故、及二大事一云云、但南都不レ用二長者宣一〔力〕不レ及事歟、

六月

三日、甲子 自二今日一、乙童有二不豫事一、兄童祈落了、

四日、乙丑 今日又發了、不レ能二左右一、

五日、丙寅 自二今日一、小童祈、始二修藥師供一、行慈、

六日、丁卯 關白可レ被レ迎二新妻一云々、入道太相國娘、世號二白川殿、故攝政殿室家也世間遍謳哥、不レ知二實否一者也、

八日、己巳本命日、秦山府君祭如恒、或云、大衆事、南北相共有和平之氣〔色〕是、山座主、廻祕計、鎭山上事故云々、

九日庚午今日、乙童祈落了、周防阿闍梨、猷勝、範隆子也、院被召仕者云々、

十日、辛未參內、近日、主上好犬給、仍相具參上、太有許容、退出之次參院、則退出了、陰陽頭在憲來、方角之事相尋、有申旨等、

十一日、壬申今日、乙童又發了、兩人同時病惱、今年勘文云、子息愼云々、此條相當了、或人云、關白邊事、來廿一日、若廿六日之間云々、是偏法皇御結構云々、萬事狂亂之世也、莫言莫言、但實否未聞、

十二日、癸酉今日、六波羅二位供養持佛堂云々、導師全玄法印云々、

〔十三日、甲戌今日、法眼尊忠被來、面謁之〕

十五日、丙子乙童、今日殊增、仍以實嚴阿闍梨、令立願三个事、今日、欲始佛、而或人云、祇薗祭日也、仍神事、若可憚歟云々、此事未知、然而依俗說止之、追可勘先例也、

十七日、戊寅今日、奉始三尺藥師如來、宗寛僧都、加持之、今日頗宜發、自今日、以猷勝闍梨、令始修不動供、

十九日、庚辰兄童、此六个日平減、日來、新僧行雲、今日滿二七个日、仍結願、退出了、自女院御方、給小綱頭云々、今日、女院御舍利講如恒、〔余參入聽聞〕、明日入秋節、仍爲方違、向賴輔朝臣南家〔宿侍〕、

〔廿日、辛巳歸自賴輔之家〕

廿一日、壬午今日、山僧綱等、皆悉被召院、座主已下、可制止大衆發起、若倘蜂起者、僧綱等皆停止所帶、可被逐洛陽云々、

廿三日、甲申或人云、南京衆徒、一昨日燒拂多武峯坂下在家等了、倘昨今爲燒本堂等發向云々、凡此事、山僧等成牒、遣南都之所領等、仍自公家被召張本衆徒、申云、南京押取多武峯領六个庄了、件事、何無其沙汰哉、加之、打多武峰御墓守了、件兩事依無御沙汰、爲發事成遣牒了、全無可領知之意、仍件庄之請文等、座主取進之、仍雖不進張本、以件請文、遣南京了、即打御墓守之犯人搦取、去十六日進之、仍爲被召對彼是、召件御墓守、而多武峯申云、興福寺衆徒等固關、往返不通

〔了〕、不レ能二召進一之云々、又件六个庄事、同可レ進二文書一、可レ有二尋沙汰一之由、被二仰下一、同依レ不レ令レ通レ人、不レ能レ所レ進旨令レ申、如レ此之間、徒送二數日一已、爰奈良大衆等、依二綸旨一、無二左右一召二進犯人一了、而多武峯不二召進一、敵人縦雖レ困レ闕、依二勅定一爲レ召二進論人一、令レ進二文書一、往反之時、何故可レ止哉、只山上凶徒等、籠二多武峯一、勵可レ燒三拂七大寺一之由支度、因レ之、守二護其通路一者也、更不レ可レ止下自二公家一被レ召之者上、寄二事於左右一、不二召進一、尤可レ有二懲肅一云々、如レ此之間、時論嗷々、遂以燒二多武峰坂下四郷一〔了、〕仍山僧等停以可レ向二南都一之由結構、奈良大衆等、同可レ向二叡山一之由發起云々、自レ昔以降、南北大衆蜂起之中、莫レ勝レ自二今度一、只佛法之滅盡也、五濁之世、可レ悲々々云云、

廿四日、乙酉、今日、日向守定長爲二關白使一、下二向南都一、是可レ燒二多武峯一之由、依レ有二其聞一、爲レ制二止其事一、可二下遣一也、於二坂下四郷一者、先日燒了、尙可レ燒二拂堂塔等一之由、風聞也、

廿五日、丙戌、御使下向以前、昨日、東西金堂堂衆等、寄二攻多武峯一、已燒二峯上房舍等一了、但未レ燒二堂塔、聖靈院等一云々、

廿七日、丁亥、〇據二曆并六月朔壬戌一、當二廿七日戊子、廿八日己丑、廿九日庚寅一、而本書干支有レ誤、或誤注レ日歟、或者語云、相共定長下向之者也、一昨日、定長進發、昨日曉下着之間、多武峯燒了之由、下人云々、未レ聞二實說一之間、先向二別當僧正房一、僧正被二對面一、條々仰旨等、具以示レ之、僧正云、召三具僧綱已講等一、早可二參洛一、抑、多武峯燒了由、〔雖レ有〕云々之說一、實否難レ知、仍遣二所司二人一、於二一人一者、見二事之實否一、早可二歸來一、於二一人一者、子細記錄可二參仕一者、則一人歸來云、悉燒了者、仍定長此上不レ能レ仰二衆徒一、忩罷上、可レ申二此旨一之由、示二僧正一、僧正云、可レ然者、仍定長揚レ鞭上洛之間、大衆呼歸云、尙可レ承二仰旨一、又有下可二申上一之事等上云々、仍定長歸二宿所一、大衆抑二入宿所一、如二追捕一、先衆徒申云、可レ承レ仰、定長云、爲レ止二多武峯燒失事一所レ下也、而已燒了、於レ今者無レ由三于傳二長者宣一、早可レ承二衆徒申狀一者、衆徒抑レ鼻云、依二勅定有一レ限、召二進犯人一了、其上、多武峯全不レ召二進其犯人一、此條爲レ訴之上、招二入山上之凶徒等於峯上一、伺レ隙可レ燒二失七大寺一之由結構、因レ之、堂衆、并國々兵士等、少々爲二守護一固レ關、而惡僧等下向テ散々射レ之、堂衆中失レ命者不

知幾多、爲報此暴惡、堂衆等重又寄戰、自然燒拂了、是更非大衆之所爲、天之令然也、抑、本寺僧等凶惡之餘、聖靈院付火、而大衆等滅消了、所令守護也、於今者、此條不可爭申、定被召張本等、又被召上僧綱已講等歟、雖然一切不可令進、其故令燒多武峰之條、更以無過怠也、延曆寺衆徒燒三井寺、已以數个度、是有其罪科哉、又先年燒淸水寺了、此又無其刑、何興福寺令燒多武峯、可有其咎哉云々、定長則歸京了云々、

廿九日、（庚寅）今日、參內幷攝政許、於內裏、女房等云、大織冠御影堂已燒了云々、實歟如何、余未聞此事、已未曾有大事也、承保三年、天仁元年等、爲南京衆徒被燒多武峰、是只近邊在家少々許也、未有如此事、總一天〔之〕大事、別我氏之歎也、悲哉悲哉、則參攝政、以朝親申入了、歸云、兩三日有腫物、雖不及大事付藥、又止浴湯、仍不能指出、適光臨、不見參、遺憾（恨イ）、隔物令申無便歟如何、申云、不可及沙汰、依（恨イ）多武峰事所馳參也者、關白被出逢、（隔簾イ）被示云、恒有小腫物、當時付藍、（○藍恐藥誤）雖不及大事、醫師等暫可愼之由令申、仍不指出云云、又被示云、此事已大事也、只今、別當僧正被云送云、分手寄多武峰、而於一方者、如支度、在家房舍等燒拂、歸下了、今一方攻上常行堂近邊之房、付火、其餘焔及聖靈堂了、仍自然事也云々、余申云、事已大事也、人々參上可有僉議歟、命云、明日少々相招可議定云々、小時、余退出了、

卅日、（辛卯）薩摩守重綱來語云、昨日參殿下、山階寺別當僧正、停止所職、被止寺務了、俊經朝臣遣長者宣、俊經申云、何樣可書哉、仰云、只此由內々可遣告也者、或人云、山僧等議云、下向南京、可燒藤氏氏寺等云々

今日、六月祓如恒、陪膳季長朝臣、（衣冠）〔役信光〕同、陰陽師漏刻博士安陪經明、御贖物二前、輪二具進之、女房、余於一所有此事、祓只一度也、兄童候女院御方、陪膳基輔、乙童在北之賴輔之許、日來依渡物氣、所渡彼家也、賴輔渡住南家、所借進之、陪膳同人也、

攝政之許、進消息、申此間事、返報云、昨日、人々僅一兩來僉議、只遣使隨注申狀、可有沙汰之由云云、

或人云、明曉、朝覲可レ持ヨ向告文ニ云々、

玉葉卷第十二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72
SS号=14664072